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二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二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二八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春秋因是三十卷

〔明〕梅之煥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金閭孝友堂刻本

一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

〔明〕施天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三二八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附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一卷

〔明〕劉城撰
泰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五五三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四十一卷首一卷附八卷(一)

〔明〕張岐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君山堂刻本

五八八

春秋因是三十卷

〔明〕梅之煥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初金閶孝友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因是

三十卷》提要

春秋因是叙

千古文章洪纖高下



之不視其才不視其學要視其

意思所在可是以見識為文

者一家之書也以經濟為文者

月叙一

家國之書也以心地為文者天

地之書也夫諸子百家之見識

賈誼晁錯之經濟豈盡不如

聖賢而文章不能同聖人之

言經日月而行江河者所繫其

下筆時有名想有功想而未
必盡作世宙想此便是不及聖
隨處只今制義一道若但舒寫
性靈發揚古意亦儘有快活
處唯發豪之始即主張於名
利之想而春秋一經又多一牽
合附會之若高才生有一題不
能記雖餘祇天華不能入彀
即倖而盡能記能憶而題與
傳無情亦何處措手夫文章

唐叔二

所以謂之好者謂其能寫古人
之相貌寫古人之口角寫古人之
意思也今古人之意思不在題
中雖盡態極妍祇剩牽強亦
何以謂之好乎昔霍渭崖為
主考春秋四題皆出單題可謂
光明正大者矣然題有盡而取
給於題者無盡勢不能行不
得不用傳用舍夫聖人之意
遠矣豈謂康侯之書盡符聖

唐叔三

意第後人見地未必遂遇康
侯而借康侯以寫胸中寫得到
像康侯時亦自有快活處而惜
臨本勝真本古人往之有之者
友惠連能於極拘極板之中掀

康侯

翻飛動又終於極影響極糊
塗之處尋認道真像數百載
之康侯鬚眉躍之欲動初見十
年之內麟業中必有奇文蔚
起振聵江父子溫陵虞山之

奇縉以黼黻當世者皆惠連

之文章也吾嘗竟夜挑燈反
覆其書喟然嘆息以惠連之

鴻才廣學若欲置身青雲則

緒條而可及願垂名後世豈

康侯

別無著述藏諸名山而疏常

年以成此書哉蓋此經自來通

弊每之自身沒在苦中至明顯

之題不能記憶而又造一種無道

理之題以陷後人使新題日益

鬼之題日益無使後來之士飄
墜若海無可控訴惠連凡一
傳一題必為習經者討一不
其無下落可討者必其不可為
題者也是即如來救苦眾生

唐張七

嘗如已想之素故知此書不易
得此創心腸尤不易得此書
所摹寫者康侯而其意思則
不止於摹寫康侯而已自今
以後凡麟家文字皆有惠連

之心地以行乎間然則惠連
心地其與是經並行於天壤
矣乎

崇禎壬午除夕西吳社第康侯
書於能仁寺

唐張七

法華會上



序

五經制科獨春秋為難四經
以經為經傳以經為春秋
傳為經無傳即無經是以
廢漢美刺悲古文定之季文

王序一

宣以千百世五六編千百世
之事不遇曲意揣摩強指
賈賂切其典制重家乘於隔
一紙皆生以周人目擊時事
無妄筆為不能與公穀一

表裏而此又亦如也若司馬子
長修史常以筆涉恩怨失
為信書夫豈多一私尚難
執簡則憑空撰撰又豈
言其強從文定公之為此

王序二

孔為也欽少年編輯已半
尚未能以不世而節堂先生
復著其以函自以羽翼父本
籍溪仍採詢伊洛諸篇補
其不逮直至再舉公志之

成始與皇五六征以十卷同然
之真宗則四公之世之政訂之
未久而不詳元明興取士首
重五經則文宣一傳五如山岳
不可劣將洪武以繁簡典四

主唐年

種宋儒故青田劉太史初增
為傳跋又復廣為比則大約
明白正大不過少著五條西
有濫也海內法者子因以雅
廣多窮以被案以繁其目

是若黃克仁、程年而白皆
浩氣者有之且人著一言亦
成一帙如新易舊唐書等
較之士不能購求為書之至
題以是故從未理思在之使

有之若班固、陳壽、西漢史十
年如就惠達、愍、後漢之史、
算、經、傳、解、注、子、求、本、末、法、
而著為因是一書者加以
數卷之訂校簡明精切指

壯劃於人一展此症則全
開覺半生在睡夢中今
振一棒喝醒耳宦居心事
得文定公謬露文定公心
得惠遠懼不惟有功於文

手書

定而且自幼於宦居是法
儒等宗傳學有開揆將見士
遊灑灑之身榜名就席之
是見天不心有勇于宦居文
宦而益有功于

廣府乞願曰因是或亦因乞
而有所作乞乞乞乞乞乞
廣川以表執三年不步園圃
得自相武事江考相則重
述一編為其廣川之上川

手書

是且夕書相台是書之福澤
故未有父也余將持此帳之
長安乞刊布以為深志
津

陰王麟標圖公父題

於吳署之滿綠堂



龍眠齋作潘竹人父



五十七

重訂春秋因是序

春秋夫子二百四十二年是非之書也曰吾志在春秋鄉令是者非之非者是之在魯且不足稱信史而况微言與義寄一字之嚴或筆或削無一辭之贊之聖經也哉故以傳言文定合者十之九有不能盡合聖意者矣卽以題言傳居十之五其他如比如合有並非文定之意者矣

國家制科取士各取一經而明之乃意見橫生索隱拾僻以爲奇牽摭變換以爲巧茫無定局對者汪洋是故

春秋列五經之一而成進士居十八
房之一蓋難之也天下以爲難麻邑
獨攻其難非欲攻所難以矯天下之
易也譬之土田有上上錯中錯下錯
先祖承之不欲棄去父兄之教不得
不嚴子弟之率不容不謹也今語天

主序二

下以麻之春秋天下信之語麻梅劉
周李王董諸家世人業春秋天下信
之信其世魁天下不爽毫黍也余友
梅惠連置兩廕潛心鉛槧求湛攻苦
名聞海內所著因是一書海內宗之
乃尺佛丈魔廣刻繼起則是已據其

腴復取瘠田之租雜而稅之也縱主
人不爭天下不其餒而惠連懼真似
之淆也刻去因是之名欲加更定而
時勢支離遂高閣於虎丘僧舍真壁
旣藏廣焰亦息年來惠連復去儒業
習枯禪身隱焉文刻埋塵土自頃干

主序三

戈欲息四壁有書聲余過僧舍見而
泣之不揣謬荒飽殮首荷與兄平石
細加參閱糠粃脫落一一補完間有
疑義輒趨庭校正之仍名因是用布
同人是惠連當年之衣鉢卽槁木

釋

今日之棒喝也使天下信所信勿

惠連

氣所疑且不致非者是之而是者非之也其於因是二字命篇之義不更大彰明較著也哉

順治庚寅桂月西陵王承時象先父書於吳趨之尊經閣



生序四

自敘

語曰畏聖人之言安有聖人之言可以連引類比牽附強合射覆藏闔如春秋之傳題比題者哉况以此

制科錄士

朝廷鄭重其事儼然反以爲尊經抑又何也

國朝春秋一遵胡氏而崩薨卒葬不以命題其有傳可

以試士者纔七百有奇耳
國初連二比或三比四比而
義多不可強通于是傳題
比題之例起凡義可以強
通者人人皆得以臆撰至
不可窮極童而習之者不
以爲怪業他經者見之莫
不掩口而笑甚且動色相
詈謂作始者爲不祥夫有
傳之可以試士者纔七百

有奇旣患其太寡連比又
義多不可強通傳題比題
之設蓋亦不得已也孔子
作春秋是非褒貶之旨未
嘗明以示人將取正於三
傳如尹氏卒或以爲尹氏
周之卿士也或以爲君氏
魯之夫人也其爲男子婦
人且不足據况能得聖人
褒譏是非之旨乎聖人往

而微言絕士生數千年後
自不能盡合聖人作經之
意卽不爲傳題此題胡氏
之言其能盡當於聖人作
春秋之旨哉苟不乖於大

通序四

義雖不得聖人之旨固可
以立教垂訓舍聖人之經
不爲傳註自吐一辭自發
一論亦經也乃取聖人所
筆削之書絜彼度此叅稽

互攷曲求當日褒譏是非
之所在以爲不可則余不
知其說矣歐陽永叔謂論
語其首必以子曰門人進
記其言所以別夫子與弟

通序五

子之言也易文言夫子自
作不應自稱子曰其先言
何謂後言子曰者乃漢之
講師自爲問答之言也以
漢之講師所言皆列而爲

經莫之或非焦貢易林每卦變六十四總四千九十六伏羲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止已文王周公孔子皆因之焦氏卜筮之書取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之所不敢增者互更重叠不以爲嫌亦莫之或非乃據聖人所筆削之書絜彼度此叅稽互攷務曲求其褒譏

是非之所在又重之以功令而或笑之或詈之則舛也凡有當於發明聖人之旨者存之無當於發明聖人之旨者去之庶幾爲全書矣而力未能也相沿既久姑就其牽附強合者一遵其說於胡氏亦曰因其所是者是之云爾
崇禎壬午蜡日

麻城梅之煥惠連父
書於白門之萍廬



序

春秋因是發凡

一經書制義以未嘗畱心學問之人。徒以科目故。欲其辯析天人。微叅性命。暢發聖賢未盡之旨。解漢宋諸儒所不能解之惑。身在地。下。仰望百尺樓上。先自氣餒神索矣。惟春秋制義。身坐堂上。列古人於堂下。而功罪之。可以引滿大叫。可以拔劍砍地。又不拘以八股。或如論。如解。如辯。如議。如奏。疏。如爰書。皆無不可。此至快事也。而業是經者。每以爲難。何哉。蓋題多影響牽強。可以那移更換。而學者凡例一

又抄錄老學究庸談。以爲定本。不敢參以己見。如沙彌讀梵語。了無所得。但期強記。每一繙閱。輒頭岑岑痛白。晝欲瞑矣。于是工力愈專。反愈苦。記誦愈久。反愈忘。及遇大小試。慮經稅失旨。先期呻吟。數過。而舌本間強。神趣枯澁。求其臨場揮灑自如。其可得哉。所以獨以業是經爲難也。余是刻。但因本旨之是不襲前人之非。使人知老學究庸談。非定本也。人人皆得參以己見。當簡閱題比時。固快心自得。不期強記。而題已爛熟於胸中矣。然尚多

從舊說不能一一易以已見。毋論義理無窮。非一人一時所能遽為收盡。且止宜以一二指示規則。留餘地以遺後人。使之觸類引伸。自為探索。若一

一無遺。致他人無下手處。則又余之定本止堪強記。能不依然頭岑岑痛。白晝欲瞑乎。

一春秋題旨。自匡解梅林臆見而後。惟指月無可駐議。是刻多遵其說。次則潘昭度之推。徐二孺之說。虎田叔成之傳翼。尚可採用。近日廖旨定。其中亦有苦心處。但前後重複。或急欲付梓。未及商榷。張

本例二

德仲屬同社推為磨經主盟。有功經學不小。猶不免疎漏。況其他乎。

一傳題作法。不可與此題相似。如元年葵丘。文情在故字而字。單扼此二字。則君相便有低昂。然對作而不失傳意。猶可。如元年春王正月。文情在所謂祖二帝。云云及乃立法創制。云云數句。若兩翁對作。便全是比題。竟抹煞此一段傳語矣。

一兩傳有必須相通者。有不必相通者。如祭伯傳正本。指王朝對列國言。直到友如陳傳發明。與祭伯

傳以有二心為朋黨之原意。無干。牟婁傳正本。皆不以亂易亂。宜請於天王以正疆里言。即在本傳發明。與汝陽傳考土地之所自出意。無干。皆止宜。炤本傳發揮。不必牽扯他傳。如會伐宋傳。意不在會伐宋而在會伐鄭。紀朝傳。意不在紀朝而在糾聘。滕朝穀鄧朝。邦牟葛朝。厥愬傳。意不在厥愬。而在盟。扈涇淵單。鮑傳。意不在卑鮑。而在召陵。侵鄭單比亦宜。炤料客比乃不失傳旨。

凡例三

傳語有專求之本傳。則外參看他傳。乃明者。如曲傳輕重權衡句。求之本傳。便以輕重字。謂晉罪輕。秦罪重。惟參看師還等傳。乃知春秋例以主及客至此變以主及客之例。蓋輕重權衡。謂不拘拘執定一法。如權衡稱物。與物相為輕重也。有兼看他傳。則詳專求之本傳。乃明者。如初稅畝。本字。參看饑饉傳。煩於朝會。云云便謂務農重穀為本。細玩本傳。乃知凡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必求先王當日行法之本。而徹法之行。則上下相親其本也。傳題有可此可彼者。如鄭伐宋會救鄭。本伐鄭

可作吳叔陳傳題伐却伐宋舊屬盟宿今載入許亦可作總傳內題之類又傳題有可作此題者如稅畝立甲本圖轉傳題亦可作田制兵制此題之類此題有可作傳題者如觀魚部鼎亦可作庶其奔傳題突救宋楚平亦可作弑卓傳題之類任主一說皆不爲失旨今皆註明本題之下然有不及盡載者閱文者宜因註明者以例其餘毋輕以失旨斥人也

一題多易此者須兩比相類方可配搭如弑卓傳明凡例四

義比與立節比同出而功倖成比與死倖免比同出乃爲正理若彼此互搭便令作者費力扭合行文定不滿志且於傳旨終難脗合至於主司出題專擇隱晦怪誕易比立意難人反失真才使榜上無知名門生坊間無必傳墨卷亦不善自爲計矣又客經主司入場宜向通經者謀一善本勿致多比誤減少比誤增如萬曆丙子江西出蔡丘敗賊則四比減爲兩比天啓丁卯湖廣出城邢于師則二比增爲三比又萬曆辛卯應天出前止蔡

丘會號平丘則以賢用人以世用人減去世一邊矣令場中猜度不出皆主司所宜痛戒

一傳語屬胡氏發明書法因以搭題者則破題便當用聖人春秋字若胡氏引他比比昭便與聖人及春秋不相干涉如語盟高子屈完三比題舊破云比事以辯前定之盟而尤惡夫寵之者焉是經作孔子以高屈比昭鄭語非胡氏以高屈比昭鄭語矣又傳語有斷罪者有借以垂戒者破題中議駁罪惡等字不得混用如圖長取長下陽執虞四比凡例五

題止上邊是斷罪語而下邊則垂戒語舊破云皆詳其始終以見罪焉便皆認作斷罪語矣有傳語寬說與本比似難粘連然必須昭管本比如宣榭火傳爵有德祿有功題要着意在詳明宣榭二字獻戎捷傳諸侯有四夷之功三比題要在獻者下奉上之辭上運意合着書獻以抑齊侯爲得舊本破題總不昭管破題如此行文可知此等處作者皆當細心毋踵故習

一單比有經無傳者自合借用他傳一以胡氏爲主

匡解指月皆然。惟衡庫間錄小註。其凡例云。與其
苛擬傳題。不若明出經文。第恐影響之傳題。不能
盡芟。而無傳之經文。濫及小註。法無盡一。各本
差。使換房主司。客經督學。訛爲失旨。遺禍無窮。不
若盡芟小註。一遵胡氏之爲愈也。

一諸本題比。有誤搭不爲改正者。如荃蔡桓傳忠孝
題。舊搭屈建伐吳。春秋總無此比。凡季孫仲孫叔
孫比。舊俱搭戰鞍。或伐莒。戰鞍乃臧孫許。公孫
齊。無仲孫。伐莒乃叔弓。非叔孫。惟哀二伐邾。則三

凡例六

家俱在。反獨不搭。傳中字。有誤錄不爲改正者。如
無水傳。本慎微。乃與符郎比。俱作謹微。救邢傳。以
雍榆爲慢。救成至遇爲怯。而次郎傳搭雍榆比。誤
爲怯。城費傳。本止有履霜堅冰之戒句。與邢丘比。
乃云漸字萌字。借漢梁傳兆字微字對。而本傳并
無漸字。蓋誤戒字爲漸字也。夫經文傳文具在。開
卷卽睹。亦無簡對改正者。又安望有解釋傳義。研
究題旨者乎。

一有題比未確。而傳語冠冕。場中可出者。指月錄

刪去。遂不載破題及作法。初學茫無所據。一遇此
題。遂至闇筆。今仍載破題作法。止以小字註宜刪
等字。而傳語不甚雅馴者。則概以小字附記於諸
題之後。凡傳語冠冕。題比切當。可出者。甚多。一切
已註宜刪者。儻更妄出。徒欲以影響怪誕爲奇。此
亦足以觀斯人之心術矣。是刻增錄破題作法。正
防此輩厄人。勿以余之增錄破題作法。遂謂可出。
乃欲分謗於余也。

凡例七

一諸本作法不同。是刻必單遵一說。餘說雙行小寫。
不令並列題下。使人無所適從也。

一辯駁舊。非數語可了。若如諸本。與正說一概大
字。使閱者一時急於應試。何暇及此。今止將正說
大寫。餘俱以小字雙行。附錄於正說之下。令閒時
可以細玩。而忙時不致混入目中。疎漏冗瑣之患。
庶幾俱免矣。

一單比年號。列之題比之上。傳題比題年號。俱列每
比之下。使初學與客經主司。便於翻閱察攷。

一題旨既一遵胡氏。則胡氏序題。亦當備載。但敘秩

襄東四段與公好惡五段題比俱未切且諸本俱刪故不復錄

一如麻城安福諸邑習春秋者十有八九子弟通經甚易或一邑無一人習是經聞有全記春秋經文不及胡傳者有通本全記并音註無遺者胡左二傳宜皆有定本使後學有所遵從而耿克勵懸遺失之太略馮猶龍衡庫猶覺過繁余欲梓一圖註全本胡傳其不必讀者止用筆勾斷若徑刪去恐行數那移讀者將此本記熟則他本難於簡閱矣

九 衡八

左傳則稍芟衡庫之繁盡去胡傳而公穀史記管子諸書仍附載左傳之後容嗣出公之海內一春秋程墨房稿社文已經廣雅備載但宜有刪本令貧士易購俟與德仲商之

麻城梅之煥惠連父述

春秋固是

參訂姓氏

熊世懿	完常	周世垣	拱一
陳儒樸	漸山	王都命	在新
周延齡	大年	鮑子知	心貴
曹胤昌	石霞	鄒思捷	凱甫
劉怡	和徵	周損	遠霄
周禮	在魯	王元晉	進公
董璋	公朗	魯元公	東伯

姓氏

王國章	平石	黃欽翰	文忠
周長流	子謙	王元凱	預公
黃文焯	煜蒼	鄒知新	師可
喻勳	文止	王汝霖	用肅
王尚志	君備	黃年封	亭亭
董珍	季瑞	項始震	方中
鮑修吉	四合	王自東	右之
楊會	濟之	毛祈華	公實
弟梅渾然	于木		

定民志上重仁字下重禮字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嫡家始生即

書于策

元年 家父傳桓 正一心擇 相而若職盡矣 上云體元者人

君之職下云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上天地合德舜典商訓下

君相一心帝歌陶庚 下易糾聘桓同

元年 公即位文 體元之用改元之禮 下用大舜月日之格大

禹期旦之受

元年 無冰元 春秋紀元紀變明君職備王事也 上體天地之

用周易下觀陰陽之變洪範

元年 滕子朝桓 述帝王之文以明大用垂帝王之法以正大

春秋即是卷之十

元年 戰獲獲五 明大用於分皆非有所作也 二傳俱有

述語上比用總傳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云 對下堯以天下

命舜舜亦以命禹云

元年 春王正月 元同生六札聘上九 兼述作以立文兼禪讓

立法 比同生傳兼字是此題主腦須痛發人何得言兼帝王

本破題下句供云春秋兼帝王之道殊覺可笑

且梅神應見久為發明猶復託傳至今何也

元年 春王正月 元同生六札聘上九 兼述作以立文兼禪讓

參文贊焉 比年卒四傳 又比南朝劉勰或謂命也則何

春王正月 聖經正時尊王而深顯夫擴立者焉 上二段亦春秋

始例須多發 或至三平破云聖經尊王之始蓋大法明

始例須多發 或至三平破云聖經尊王之始蓋大法明

始例須多發 或至三平破云聖經尊王之始蓋大法明

始例須多發 或至三平破云聖經尊王之始蓋大法明

始例須多發 或至三平破云聖經尊王之始蓋大法明

子而時月皆不改乎夏仍謂之冬十一月聖人志在行夏時故

作春正其紀月一依周月次序則就尊周朔中即寓行夏時之意

矣 大一統意在書王上不立書正月上須就正朔推開說蓋一

統之世傳庸命討制度文章惟王所統凡奉正朔者不得僭亂非

單指奉朔言也 造端意要透蓋惟宜立者輕若父之命為不足

有無而後不宜立者可以內無所承上不稟命而恣其所欲矣故

曰與爭亂造端云

春王正月 春正月已卯燕桓 春秋正時之意即於尊王朔中寓

焉 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俱在本比內說完後將燕以仲冬

宜書冬十一月而書春正月作一驗 此題從或曰一段發源示

春秋即是卷之一

無其位句正應上無其位句其旨微矣四字亦不可忽過

春王正月 昭茂元 行夏時以垂法從周文以尊君 俱自聖人

意上發 統領三正周建子而書春爵列五等魯侯爵而稱公

春王正月 秋七月 酌古今之宜以立法合天人之理以示義

上正時下法天夏時周月天時王月

春王正月 九星 聖經之作有所以法後世而公天下者焉

改周朔變周制殷格之乘詔武之用胥命之善蕭魚之美 下易

石門 殷建丑周建子殷作書周作會 又易胥命三行夏之時

聖人語類固以信易食聖人答子貢

春王正月 滕子朝桓 春秋垂世之典明天道正王法也 上以

春王正月 滕子朝桓 春秋垂世之典明天道正王法也 上以

春王正月 滕子朝桓 春秋垂世之典明天道正王法也 上以

春王正月 滕子朝桓 春秋垂世之典明天道正王法也 上以

春王正月 滕子朝桓 春秋垂世之典明天道正王法也 上以

春王正月 滕子朝桓 春秋垂世之典明天道正王法也 上以

夏時冠周月無位而改正朔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下信

五刑四而無諸侯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

春王正月 閏不告文 春秋紀時月建正置閏之義明矣 周正

商正孔子告顏淵序典周制孔子告子貢

春王正月 歸闕元 春秋立文立名皆示尊王之義也 須發得

加王於正的王字係王於天的天字明白上自無世為君言下自

繼天為子言上用元年傳制制立文對下制制立名

春王正月 剋敗蔡十 春秋大一統於王朔王號致意焉 下用

嬰齊伐鄭 六傳大一統以存周句 此題宜仍就嬰齊伐鄭

春王正月 克敗蔡 擅立薄恩者皆首治以示戒焉 上首無云

春秋國是卷之一

六下首誅云

盟茂 內君貴盟公天下者之所惡也 稱公稱字提過重惡盟作

私字對公天下公字有弗獲已即總傳小國之於大同不得已而

要盟意

盟茂 南季 蔡季 桓十 蔡季 桓十 蔡季 桓十 蔡季 桓十

復有變而不失其中者焉 總發中正二字變即在當中看出侯

父稱字是側之當宜側重當達方主客不系

家父 桓十 蔡季 桓十 蔡季 桓十 蔡季 桓十 蔡季 桓十

制制本是如此非聖人自立例也中點四股而後總發 下二此

易盟折 桓十 盟進 桓十 同

凡伯 蔡季 桓十 紀季 莊 字人之例備尊尊貴貴親親之義焉

此題單去中國附庸比作文將三段隱昭本比為妙 以尊尊親親

公只扣手肅叔以尊王貴華分 三段題

隱昭本此便有通單指出二此便無味矣

南季 九女叔 莊二 兩字大夫皆尊王之書道也 上與列國大夫

異下與諸侯私命異俱重尊王上發道之正 上凡伯 蔡季 桓十

下祭仲 桓十 單伯 元 俱同

突叔 六城奔 昭 兩變例以待人不越乎道之中也 緣當道起轉

到變上後又見變者亦道之中發意不可像合 誠比用紀季傳以

公子不當去國言 下易宋辰 定 同辰以挾卿去國為疑 或加

南季 蔡季 作王臣貴戚之例引起

春秋國是卷之一

盟茂 蔡丘 傳 望國要盟之私異乎春秋所以惡之也 講信

脩睦 以大公天下言 即敬信之風也 只借比發意 加盟邦 九

主盟有弗獲已句 蔡丘此或係前命雖不

盟茂 歸昭 元 君號王號之隆而從與制威宜矣

盟茂 瓦屋 元 春秋紀盟示尊君復古之旨焉 從周文變周制

尊親敬信

盟茂 盟昭 莊十 經於君號君名而文質備矣 從周之文從帝

之質比年卒 襄 傳

南季 九女叔 莊二 宰周公聘 傳三 華元聘 成 經之稱字稱公一尊

工之心也 比州公如曹 桓十 或謂四稱字見春秋稱呼不齊

上亦是一見然不

南李隱晉命三突救六北杏莊十春秋之字人先人皆有嘗有變

焉比鄭伐宋五傳

盟會鄭桓經談信好皆為世道計也公世經世上欲字下

懼字是眼

盟入莊六大義公天下故私盟爭國者均貶焉俱有大義

公天下句上講信修睦下選賢與能

盟戰鄭桓經談兵好以其皆非不得已也講信修睦誅暴

禁亂上重私字下亦有私忿字

盟齊平昭望國之盟與平得已不得已皆譏焉上魯非

春秋之字

弗獲已而汲汲欲焉下魯不得已是以無汲汲之意

克段強國志於剪弟盡詞以誅之焉志字固重資字亦重緊要

只在故授之火邑上故字與誤字對看書法重專目鄭伯餘依傳

過例

克段夾谷定誅強國剪弟之志律以王政也重本北將下比

斷之須發揮資字

荀吳伐鮮虞昭夾谷定而觀以善養人者而薄倫者不容誅矣

克段中丘成莊宣春秋紀事而親親仁民愛物之意具矣

克段如紀宣剪弟誅小者經皆誅其意焉皆有欲取同與意

俱有志字及誅意字王者以善養人王者與滅繼絕

克段河陽僖二強國薄恩誅其意伯主誅義原其情

克段弗克納文十悉力以賦恩與不悉力以從義子奪慈矣

兄弟二百乘書曰不念鞠子哀長幼八百乘易曰乘其牖

克段立晉隱春秋中之義孝純忠可以風矣愛其母施及莊

公孝子錫類惡州吁而厚與焉太義施覆

秦立僖九夾谷定睦鄰待人之道惟在義與善而已上重善字下

重善字上義利舍公私意下善惡含觀諫意比輪平隱傳

咄明經以天道望人君尤重相君者之責焉稱天不但尊之望

其合天也提過從天王拂經倒歸責相以紀法之守而所與聞之

謀所專掌之事一毫無差乃所謂宰也今乃承命以聞則宰

春秋之字

不以宰自處不得為宰矣故曰特設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宰

非宰春秋自不以宰之皆側待之矣加宰周公聘形溝洫

單昭若出諸昭會要立祭公逆八祭叔聘莊二盟莊能八劉夏遺莊十異詞以紀王臣而序

爵之意明矣依爵次書例講名分所立故打本比宰以非宰

書名為妙如咄明經以四比作例辨起側單

歸昭歸合昭經重嫡妾之分故以禮禮貴君相焉以嫡妾

總起要見君相同責前後三史意

歸昭逆王昭崇君后之稱明有尊也君道母儀下用季安

歸九桓傳

歸則 歸三田 定 隆君號序已續皆以天自處也

歸則 突救 莊 王臣責禮伸義皆不以嘗例拘也

盟宿 得聖人惡盟之意則知韋盟之旨矣 呼箇盟以結信

信安在乎通傳只發明凡書盟者惡之一句蓋結信即不信之

即宜惡矣見得下一盟字便作不好的看了總只辯論盟之一字

若一粘叛盟失信見盟之可惡則長安在東向西指矣非先王所

欲一段亦須體傳模寫出悲惋之情果掌於司盟云總是凡書

盟者惡之的凡字內波瀾正以見一籠統都是惡的亦不可不入

講中挑剔凡字

度宿 伐邾 伐宋 隱 姑兩舉盟之不足恃者觀之而知春秋

春秋固是卷之一 隱上 九

惡盟之故矣 二伐只指出以證明盟之不足結信耳可惡全在

盟上蓋此毒即伏於盟時矣若指此為叛便非他原未嘗信何得

言叛 加踐土 二只以問官有司盟問起

度宿 望人自信故兩惡夫要盟者焉 渾作如單 此題若如

單比則度比為贊若寬講又是凡盟皆惡四比題矣必須擒定今

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句以歇後體含蓄發之為得

度宿 石門 瓦屋 春秋之惡盟以盟即可惡也 凡書盟

者惡之通一經說四比略點總講宜寬

盟宿 踐土 二 觀公者猶不善則惡盟不獨以其私矣 依傳

倒作 下子虎要言或搭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

此代盟宿又以毫北嚴書

盟宿 會防 志古崇王故盟會皆不與焉 非古道非王事司

盟行人點起私盟不義畧帶一謂之盟即可惡不獨宿也可母

問其私不私叛不叛矣一謂之會即可識不獨防也可母問其假

不假義不義矣如此講方發得凡字出

盟宿 會防 九 盟貫 蕭魚 襄十 春秋之於盟會一於惡與議而

已 雖制外不幸而猶然盟也盟則皆惡矣雖服內不幸而猶然

會也會則皆譏矣 舊說用大公大禁云宿傳雖有志大

盟宿 遇清 春秋重信與禮故惡惡夫結信託禮者焉 託言

周官有司盟而曰盟以結信盟固不信之尤者也故凡書盟者惡

春秋固是卷之一 隱上 十

之託言古有遇禮而曰不期而遇遇固無禮之尤者也故凡書遇

者惡之

盟宿 救邢 元 惡盟善救公天下仁天下之心也 下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

盟宿 城中城 九 縣惡夫結信固國者以所恃當不在此也 凡

城之志皆譏 盟非春秋所善而况私相要誓城非春秋所貴而

况中城

盟宿 鄭人伐衛 二 志大公重權故尤惡夫私盟修怨者焉

下雖有言 三 對上其載果掌於 云

遂伐楚 四 踐土 二 兵信之公者猶無善焉其甚者可知矣 即

上題脫母 起綴處各要叫出本比正講先揚後抑方發得微

盟宿 城郎九 結信非公與役非時其為春秋所不與無疑矣

下役不違時 云以龍見四句對祖祝四句 出踐土 十八城成

周十二係脫母

盟宿 朔入 志公天下故於私盟爭國者尤貶焉 雖以正取

國云

立晉 踐土 不與正取司盟皆志公天下也 上題脫字

妥含兩本此况字意

符命 踐土 札聘 去疾入 昭元 大義公天下

故於司盟正取猶無取焉 此歇後題也須含兩本此發

春秋是卷之一

盟宿 長句 聖人思盛德之世而盟與戰皆譏焉 二於善陣

云

踐土 盟戲 以古道王師論即司盟善陣已不足貴矣

上發果字猶字含下又况意下發至字已字含下而况意

踐土 清立 聖人志古道王德故

甚惡夫私盟詐戰皆焉

祭伯來 春秋一人臣之心而斥夫盟者焉 全重杜朋黨之原

上二心字正明盟者之意

祭伯來 會盟 謹大分大防而惡下交外交者焉 黨禍夷禍

各有二段後患

祭伯來 盟唐 內臣交外正其本內君交外謀其端 下亦有

三段後患

祭伯來 白狄來 春秋而禁其來慮黨禍夷禍也 皆不與

其朝杜朋黨正本懲淫惡存防

祭伯來 王所 經於來朝就朝者皆示正本之意焉

祭師卒傳

友如陳 茲如卒 不與貴戚之卿重王命也 以古者皆命

於天子論起印點明貴戚之卿句何不書官混作 上加餘年

下加敬殺徐 凡公子公孫服皆可搭 無職卒傳亦有

為大夫四句只引起未竭其已 題後傳公選重在世官上論其諸侯之子

春秋是卷之一

友如陳 單伯至 制其命於私以其與命於公者異也

借單伯原古者皆命於天子倒下私命發揮 於天子句即所以中

明程頤意原非兩項况又以友易益師 此見無中如此易比於義理外宜刪

觀魚 五舍至 經著忠節者之終明恩數之厚以昭薄也

卒書辛巳含卒書戊辰

入極 單伯至 兩稽官制於古而私與世皆非矣 此無稽

應傳古者置卿不以世官

會諸 夷夏必分而後安聖人權之於王道焉 外夷難通例然即

此見其不當會諸戎書法亦在戎字上看 將君子小人不

會諸 長岸 概夷狄於小人宜外明矣

不○能○安○其○所○說○得○痛○切○形○發○中○國○當○內○戎○狄○當○外○繞○於○猶○字○有○情○
出○盟○義○元○會○潛○倚○如○奔○盟○屈○俱○成○同○破○云○內○夏○外○夷○之○首○一○傾○
否○之○旨○也○

盟○屈○成○十○長○岸○昭○十○擬○否○泰○之○事○亦○徵○於○其○所○而○已○要○根○中○

國○夷○狄○來○發○猶○字○意○方○妙○上○內○行○父○外○倚○如○下○內○無○極○外○屈○巫○

元○年○隱○會○潛○經○譏○交○夷○正○所○以○全○其○覆○載○之○體○也○重○王○道○之○用○

上○句○不○過○形○起○須○從○體○中○發○出○用○意○出○藏○甲○宣○十○黃○池○
哀○十○同○

會○潛○比○或○易○夾○谷○却○萊○夷○與○行○王○道○無○當○或○如○泰○王○正○月○

盟○義○元○會○潛○益○稱○王○大○一○統○自○奉○天○子○正○朔○言○非○包○夷○夏○也○

盟○義○元○會○潛○論○王○道○之○用○惟○內○外○各○安○其○所○而○已○總○起○

總○收○中○略○分○要○發○王○道○之○用○下○易○會○祖○蒙○同○

盟○義○文○八○會○宋○宣○十○五○會○中○昭○四○位○上○內○外○之○防○無○可○容○其○泰○者○也○

只○借○以○發○明○三○說○勿○以○三○項○作○會○戎○流○弊○末○比○易○盟○蜀○二○黃○池○

三○但○同○須○知○朝○諸○夏○乃○呼○韓○朝○漢○而○崇○其○禮○也○會○申○則○以○夏○

朝○夷○只○用○位○上○失○序○則○可○傳○中○雖○引○漢○晉○故○事○

會○潛○盟○唐○經○於○望○國○之○交○戎○譏○其○會○謹○其○盟○也○各○有○三○段○

引○語○盟○比○會○更○添○故○止○言○駁○夷○下○則○戒○結○夷○夫○

會○潛○狩○郎○
四○議○外○交○以○明○王○道○遠○狩○以○全○王○德○各○安○其○所○

每○謹○於○後○

盟○義○元○會○潛○首○止○傳○蔡○丘○傳○內○夏○外○夷○尊○君○抑○臣○

會○潛○戒○邢○
二○議○交○夷○貶○廢○親○所○以○明○王○道○立○人○道○也○天○子○

與○天○地○參○聖○人○與○天○地○合○德○

盟○義○元○會○潛○戒○譚○非○戒○邢○
二○上○體○用○重○用○字○下○仁○義○重○義○字○

容○裡○有○箇○內○外○所○以○與○天○地○參○不○然○則○鄉○愿○矣○愛○裡○有○箇○親○疏○

所○以○與○天○地○合○德○不○然○則○墨○子○矣○

盟○義○元○會○潛○次○隱○于○師○傳○夾○谷○歸○田○定○內○外○有○別○人○已○無○間○

上○春○秋○天○子○之○事○云○王○道○之○用○下○春○秋○夫○子○之○筆○削○云○以○天○

自○處○

會○潛○浮○來○
八○夷○夏○君○臣○內○中○國○外○四○夷○王○道○之○用○稱○物○平○施○君○

子○之○謀○

會○潛○黃○池○
三○取○戎○禦○夷○有○道○全○中○國○之○尊○而○已○重○聖○人○意○

思○作○上○內○中○國○外○四○夷○下○治○中○國○禦○四○夷○各○有○引○語○三○段○春○秋○依○

否○之○書○春○秋○撥○亂○反○正○之○書○體○用○天○人○

入○向○入○極○直○祀○內○外○虛○小○而○上○下○之○失○胥○見○矣○只○發○明○逆○而○

不○順○而○為○逆○縱○逆○之○不○君○不○臣○自○明○兩○義○字○兩○事○字○三○見○字○要○理○

會○只○入○向○須○緊○就○案○上○作○斷○宮○稱○人○小○國○也○亦○須○一○點○只○入○

極○不○氏○稱○諸○客○點○起○

盟○唐○謹○華○夷○之○辯○即○謹○以○不○辯○之○日○焉○重○一○辯○字○書○日○是○謹○其○

辯○雖○悔○於○終○亦○將○奚○及○二○句○正○對○謹○之○也○一○句○加○茂○宿○元○

案○二○石○門○
三○只○昭○他○盟○不○日○書○法○

盟○唐○戎○伐○
七○鄭○伐○三○謹○華○夷○之○辯○故○特○嚴○交○夷○之○信○焉○加○茂○

盟唐 密石門 以四頭吊起書法即以二伐發謹意
秋伐那 三鄰伐許 猶夏效夷有不務將而執謹者也 加茂
伐九伯 七泰伐晉 同 又出戎伐九伯 七泰伐鮮虞 同
此非純夷不可捨 盟有不必謹者以防之未慮也 前此
後此正吸獨字文中要領會
盟唐 會五 十一乞師 傳二會號 元 謀交夷之信以弊不可長也
會五 傳二十一乞師 傳二十六會號 元 應觀交夷之禍而知陸
之當謹矣 三段作前後挽盟唐當謹意 此亦不切二應俱宜
盟唐 瓦屋 交夷參盟經皆致其謹焉 中國難於夷世道民
乎古上謹辨後世乃有 云 下謹始其末至於 云 韓愈教果
盟唐 晉伐鮮虞 昭十 貶交夷效夷者皆謹嚴之旨也 各有謹
嚴字上以久居東郊起後世乃有 云 下以楚滅陳蔡起末世至
於 云
盟唐 盟唐至 獨日非同類也獨至非同惡也夷夏君臣韓愈
氏云語云謹之也危之也 加茂宿 元 起 元 稷 二 只昭書法
有脫出宿 元 石門 三垂 元 稷 二 者
盟唐 會首止 五 特詞以謹大防殊詞以嚴大分 此日不是
非自盟之自此人不是尋常等輩之人 加宿 元 石門 三 于洮 八
麥丘 九 同

盟唐 城項 傳十 獨不言取亦主夷夏君臣 加茂宿 元 稷 密 二
石門 三 鄰伐許 三 鄰伐許 元 同
盟唐 如齊楚如 聖筆有特嚴於防與分致謹焉 書日書
華夷之辯君臣名分之際 加茂宿密石門春如齊至 十 同
盟唐 歸三田 獨書日謹類之異獨言來表心之誠 加茂宿
密石門歸濟西 十 歸濟西 八 同 謹辨原情比無大味
履綸逆 伯姬歸 經譏小國之變嘗重人倫之本也 夫婦人倫
一之本句極重歸紀只作事實 去歸紀同
伯姬歸 莊二十五歸紀傳猶書歸以別於大夫之自逆也據猶書
歸紀出不親迎同綸逆作 舊單主歸紀傳云志內女之歸
以辨分也今都出本傳意發為是
歸紀元履綸逆 正嫡妻之分最大婚之禮皆重人倫之本有夫婦
至末一段字字不開
履綸逆 石門 三 上書可變乎下變可嘗乎文王則世子而親迎
韓侯則諸侯而親迎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而民
敬
盟密 闕文自不容解即以不解解之可也 此傳全為說經者發
只順傳成文
春王正月 元 盟密 疑觀聖人之闕文學者當自得之矣 以九
文句總起依有字口氣點入二比總作串重本比 加春正月 三
夏五 四 同

此在中候出要錄字亦字况字意

不若以此出賣無何齊孝伯略起重衛之師不與上

報功易止

石門 胥命三 聖人志公天下故盟者駭之而不盟者去之也

命之文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教而民敬聖人以信
易食君子以信易生

石門 狩即桓 經於講信講武惡其非常典而謹其非常所焉

上王法敬信殷人作普周人作會下王德威順秦有原圖鄭有具

石門 齊鄭如紀桓 王者敬信之法王者與繼之義外相四特書

外相如亦書

石門 入櫟桓十 盛世之思衰世之意於其筆削見之矣

來告書而弗削公天下之心虞夏厲公復國削而弗書家天下之
義衛楚各以孔子語證

春秋因是卷之一

石門 晉宋伐鄭元 以兵好著王法維衰亂也 在春秋亂世於

聖人之王法在春秋衰世論春秋王法

石門 城虎牢 惡結盟而示公世之心罪失險以見守國之美

上孔子語證下孟子語證

葬宋穆傳

公如晉 公如楚 不書葬晉景諱止公之辱親親也不書葬

楚康避僭王之號尊尊也

春秋因是卷之一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隱公中

甥 劉 譚聖初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取中夢 取非其有經如其惡而著之焉 重強奪斷罪然必本王

制方發得出或曰一段借以煇看亦可末段固見舊之玩法而猶

惡亦有感慨時事意 加入向 同但玩法意稍重仍放在末

取長葛 隱公以鄆入 莊三 觀凌強凌弱之迹可謂亂矣 如此被

亂意舊被云諸侯之柔制於兼地制地見之 傳意重在罪強取

矣將全段意抹煞止是斷章取義有何滋味 惟強者多兼故弱者日削須有低昂 此題須含著下文復故地

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里意微見得恃強者既不知有王制以至

春秋因是卷之二

多兼日削則失故地者正當急將王制去壓服他必不可以亂

亂若只死死在強者多兼二句上發意便錯認仙人手申屬了

入向 牟婁 濟西 傳三 汶陽 成 兼地之惡反覆之而益明焉

此題宜昭公傳總斷傳中借復地以申明天子之權且挑明取字

耳或曰一段正是將牟婁做個惡的定則若那復故地而不請於

天王其惡也與他一般了可見牟婁之惡且若規矩之方員矣末

句入向以嘆嘆之文氣已斷後起有感慨時事意若曰時事一

於此乃有惡如此者總之反覆波瀾以斷之

牟婁 濟西 傳三 汶陽 成 以復地而不免兼地之罪則兼地之罪

益明矣 玩傳夫豈不可須以擅取之罪起次謂兩者辯論宜

○猶不可則王制重矣復地者本以復削之後而求以免於侯
○別猶等於兼併則兼併者何以解免乎木用一二語收歸首上不
○宜用倒傳法 傳雖因本股推出復地然反借以解看亦文家法
也

齊西○傳三十一汶陽○成二嚴素制之弊即復地者而已然矣

夫豈不可并與奪人之有與字末云噫春秋於疆理之嚴如此
彼非故地而責奪人之有者何如哉 本字當從不以亂易亂

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我復地之本自正而擅兵爭之便是以

易亂以亂的亂字正是不正本處 本字當作地所自出謬甚不

說如以上下論便要上自正上者下之本也以外論便要內自

正內者外之本也以人已說便要已自正已者人之本也何得

春秋是卷之二

此傳本字以爲地所自出也如此傳正本意指不以亂易亂正
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說即在此發勇矣其說雖考土地之所自

出無干而祭伯來傳正本意指王制對列國言直到支如陳傳

明與祭伯傳以有二心爲開塞之原意蓋于故此處以正本爲考

地所自出與祭伯傳以杜明塞之原意蓋于故此處以正本爲考

是不能會通全部胡傳止向一傳中左章右親頗爲難

取長 六 鄆入 三 同

牟婁 以四國伐 恒十 泰王制而奪地用兵皆弊也

牟婁 會曹伐 恒十 春秋紀兵好若兩揭王制以示人矣 班

班爵祿因五等之位大司徒爵有九儀之辨大司馬 脫出政長

爲 以鄆入 三 會鄆 莊十五 盟曲 莊十六 許 泰地制

泰附次

取濟西 傳三 取汶陽 成二 取鄆 襄十 取鄆 元 經於復地兼國均以

取鄆意焉 故地書取正其本滅國書取諱其惡 比取鄆防

傳 取鄆 成同

祭伯來 元祭叔 昭 十三 取濟西 傳三 取汶陽 成二 議下交復地之

皆正本之意也 深貶王臣以明始亂正其本之意復故地書取

不以亂易亂正其本之意 比友如陳 莊二 傳 此題舊載祭伯

來 友如陳傳傳明且不然 友如陳妻書取亦好此解

牟婁 城邪 元楚丘 傳 同詞以紀復地異詞以紀封國

上正本下正法俱不請於王春秋之要不以亂易亂春秋之法是

小惠存大節 比楚丘傳

牟婁 濟西 傳三 吳伐我 襄十 同詞示正本之意同

春秋是卷之二

詞示省躬之意 比國書伐傳

遇清 托禮以簡禮其心不可訓矣 私爲之約句甚重欲簡禮欲

字正對恭肅之心心字看君字亦重想到人君身上一意草率成

何模樣收書及

遇清 遇垂 內外私期而簡禮兩致其說焉 要觀其所遇之

故方見無不期者二書法依傳總收彼此尊卑要挑剔正見其

主處須知不是責其不行古之遇禮直推究到隱微發其直微

禮之心所以可惡處 出魯濟 莊三 梁丘 莊三 同 又全出清

盟 垂 莊八 垂 莊四 殺 莊二十三 營 莊三十 齊 梁丘 莊三

○齊 防 莊十四 同

胥命三 禮展乎古者可據信近乎古者可予 古者不期

而過古者結言而退 有能能字與直欲欲字相對特起特字與

凡書凡字相對 或出入極遠清以公越近古

通 弗過 知禮與信之重而過不過皆譏也 看直欲二字

或有主意了看中變二字式沒主意了總是到禮與信上萬分輕

觀

四國伐鄭 首序大國嚴誅黨之法也 州吁弑君之罪已極而

兵脩怨之罪可以勿論蓋弑逆之罪人人知之惟先治黨與使爲

惡者孤此是春秋真實經濟 匡解云誅殤正所以誅吁 傳末云

云全在誅吁上發指月云勿論可也指云姑且勿論正以其其

春秋圖是卷之二十 隱中

君之罪皆拘泥之甚豈世猶有人謂吁之罪未甚而尚有待於

之耶世人誰不畏虎有識者偏其虎穴以虎穴既去虎害永除若

諄諄告人曰虎可畏也不爲饒吉乎不誅吁而誅殤如不誅趙穿

而誅趙盾不誅公子宋而誅歸生類也若如匡解指月則將抹去

趙盾歸生而大書趙穿公子宋而後謂之刑書矣

四國伐 觀魚 從邪說違忠言孔子告哀公晏子告景公

四國伐 下陽 兩有所先而黨惡貪利之戒昭矣 州吁主

兵以朱首惡晉獻主兵以虞首惡

師帥師 假權於無君者不能早辨其心也 重早辨意發須自不

義請來方見無君况軍已使何宜玩 加四國伐 只作不義事

義請來方見無君况軍已使何宜玩 加四國伐 只作不義事

實

餘丘 高子盟 閔 茲侵陳 四國佐聘 宣 卿有親疎之辯則知漸之

當防矣

會四國伐鄭 春秋有贊詞情嚴於討賊也 雖以合黨定賊及極

字爲主然須在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及聖筆寫其意

數句上描寫有光景 加四國伐 師帥師 俱隱 總敘同卑

伐鄭 隱會伐 首止 首止 俱傳 特詳於美惡之大者皆爲大倫

計也 主其中必有大美惡句上定州吁孔子討陳恒下定襄王

孔子美管仲 出會伐鄭三師城邢 俱隱 同再書三師正與再敘四

一國昭看

春秋圖是卷之二十 隱中

會伐鄭 秋七月 討賊以意而知聖筆一化工也 出六月雨

楚子入陳 宣十 同 又討賊比易春正月 桓此題怪

會伐 盟暴 八 繁詞以紀兵好爲大分大防計也 上以詞簡而

義精問起下以紀約而志詳問起

伐鄭 隱會伐 會宋 盟宋 俱隱 二 兩觀春秋複詞而黨惡系防

之罪著矣

伐鄭 隱會伐 平丘 平丘 俱隱 十三 繁詞以紀兵好示黨惡競力之

戒也

伐鄭 隱會伐 圍許 遂救許 俱傳 惡之極善之尤

會伐 有年 三 兩觀春秋之化筆而誅討嚴矣 傳俱有善筆

會伐 有年 三 兩觀春秋之化筆而誅討嚴矣 傳俱有善筆

會伐 有年 三 兩觀春秋之化筆而誅討嚴矣 傳俱有善筆

工語

立晉 罪與國專立而君父之義明矣 傳首說個晉雖諸侯之子

未結末有爲子未有爲諸侯中云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若不專在明倫垂法上着脚只一粘斷罪便差

子嗣生恒 小邪朝七 親兩有所受者而知義不可干矣 此借題

發意爲子爲諸侯兩爲字極有味未有字亦要發 上或文即位

下或會城濮莊二 踐上信二 同或出成三 公如晉成公嗣守不朝 傳意十八 踐上信二 同或出成三 公如晉成公嗣守不朝

立晉 歸初入隱 有妄置君委地者而受之者非矣 上義不宜

立下義不可入爲子不受之父爲諸侯不受之王有無君之心有

春秋圖是卷之二 隱中

無親之心

觀魚 禮不能克非事之遊經所識也 諸侯以有事出則出亦隨

政也隱以無事出便是慢棄國政便可識不必專指定不朝王不

勤民責他以略地爲解正是他不能自克處欲心一縱不能自克

不至危身如鐘玉不已須說得激切

河陽信二 如京成十 觀巡狩述職之事而知慢遊非也 只借以

發巡遊之義見人君不可無事慢遊或出城濮朝王所 王所信二 入部昭十 觀兩君所以出則知出不可苟矣 不在爲

此事出上講全要在不爲此事則不出上講

王事易比

晉侯伐衛 文二 朝

公如京成十

或出衛母主通王賁黃父主謀

下室本傳明指朝王二比俱謬

民事易比

城楚丘信二 衛文星言風

衛人伐邢信十九 衛文星言風

歸三田定十 景

觀魚 御鼎信二 讓二君之縱欲寵賂示守身理國之訓也 上將

書下謹書上云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下云是教之習爲

夷狄禽獸之行也玩縱字有惟恐身不危意玩數字有惟恐國不

春秋圖是卷之二 隱中

亂意故一接云能無云 一接云公子牙云 二諫意只點入

使諫比非傳意此題 亦可作應其刻傳意

觀魚 咸丘信七 逸遊淫獵皆經所識也 伯益成舜罔遊於佚周

公告成王母淫於田

觀魚 觀社莊二 經讓兩君之出以禮法繩之也 上應伯王事

民事下曹劇受命受事 出伐邢信十 罔許信二 伐秦成十 有事

武宮信十 係脫母

觀魚 寧母信二 二君之聽言其得失分矣 下齊桓得納言之道

德伯悅物皆仲禮信信二 不重復讓上

觀魚 夾谷歸田 文過謝過倍伯晏子

陽歸入。遺忠言而辨其害政一也。重國政。責於守。失魚獻鴈。鍾巫。社宮。

衛師入郕。君道不重傷。與國之用衆可罪也。重君道。發。變。州。吁。句。極重。書。師。要。體。貼。加。四。國。伐。鄭。立。晉。只。昭。繼。吁。句。

入郕。次郎。入郕。元。滅。陳。昭。蔡。昭。十。歷。觀。稱。師。之。義。而。知。與。國。之。暴。矣。以。三。比。稱。師。例。輕。提。於。前。倒。單。

次郎。入郕。元。滅。陳。昭。蔡。昭。十。三。紀。用。衆。而。立。義。異。焉。只。登。明。經。例。不。重。事。實。三。段。作。總。以。師。字。起。末。繳。本。比。

城郕。元。滅。陳。昭。蔡。昭。十。經。紀。用。衆。一。矜。其。盛。一。著。其。暴。也。上。不。稱。師。不。足。張。其。倚。角。連。衡。之。勢。下。不。稱。師。不。足。表。其。悉。力。厚。逞。

之毒。矜字。對者字。看。是。春。秋。張。大。之。也。入郕。城郕。以。用。衆。意。起。一。肆。患。一。恤。患。

入郕。滅。陳。昭。蔡。昭。十。經。重。用。衆。暴。人。自。暴。均。罪。也。以。著。其。暴。總。起。下。分。別。出。二。暴。字。來。

入郕。昭。蔡。昭。十。皆。師。書。至。各。有。三。義。形。比。是。暴。是。危。却。與。那。暴。那。危。有。差。別。處。

立。等。入郕。即。位。丘。甲。俱。成。赤。棘。二。兩。君。嗣。統。之。初。均。失。國。本。之。道。焉。

考。官。定。祀。禮。之。名。存。罪。案。也。當。從。書。法。上。做。體。出。夫。人。衆。妾。三。句。意。非。謂。全。重。嫡。妾。上。非。論。廟。制。也。亦。不。當。泛。論。嫡。妾。須。發。隱。全。

探先君之邪心。以成仲子而定桓公。方切蓋正仲子爲妾則隱。桓。公。明。文。中。要。識。此。意。

歸。期。考。官。兩。因。事。而。正。名。以。定。分。也。總。在。聖。人。正。名。上。重。發。定。分。不。必。分。作。兩。因。其。正。是。聖。人。隨。事。正。名。傳。首。惠。公。隱。公。聖。人。字。堪。味。故。因。故。字。應。上。欲。以。爲。三。字。要。發。傳。未。隱。公。攝。讓。二。意。出。

考。官。夫。人。至。桓。首。止。傳。蔡。丘。傳。別。嫡。妾。別。君。臣。上。二。比。存。改。事。獻。羽。經。以。侯。樂。爲。創。舉。正。大。典。也。傳。中。曰。明。曰。正。無。斷。罪。語。作。文。重。聖。人。正。典。意。爲。是。加。考。官。只。昭。別。宮。句。如。單。不。必。以。禮。義。合。

春秋圖是卷之二。獻。羽。假。許。元。上。是。成。王。過。賜。後。人。奈。何。猶。相。沿。書。初。明。前。僭。也。因。事。以。正。大。典。下。是。成。王。特。賜。後。人。奈。何。不。世。守。言。假。有。歸。還。焉。諱。惡。以。許。改。過。

獻。羽。王。所。傳。二。一。因。用。樂。而。示。正。典。之。意。因。修。禮。而。示。正。本。之。意。獻。羽。楚。子。圍。鄭。二。一。明。前。之。僭。原。前。之。善。正。大。典。正。大。倫。

獻。羽。稅。畝。五。一。大。典。當。正。因。損。樂。而。明。前。僭。或。法。當。守。因。加。賦。而。謹。變。制。俱。在。初。字。上。發。上。追。其。用。八。下。度。其。取。二。俱。有。流。弊。獻。羽。作。三。軍。一。一。正。大。典。謹。大。權。樂。制。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兵。制。入。國。三。次。國。二。小。國。一。

獻。羽。合。中。軍。五。一。降。者。別。宮。之。故。未。革。僭。也。舍。者。中。外。之。策。非。復。

古也

入邾益來夏明其前之僭彰其後之改

邾鄭伐宋兵先小國惟其主也以因事之變發明聖人書法有

因變而不泥於嘗者則首惡之罪自明

四國伐邾邾鄭伐梁丘莊三變嘗例以紀主兵非撥亂之法可

例也梁丘辨班序論過重邾主兵作以州吁告鄭事辨一段在

後仍繳首邾班序比易齊鄭如紀桓同是盟會以上首先矣

梁丘莊三盟貫二陽穀三侵蔡伐四循禮序國尤因事以重主者

焉以班序先講倒下三比重變上作蓋傳意重變上也遇時

莫適主正與以主者先反

春秋因是卷之二

垂八會救鄭莊二序有嘗變可恭先小之故矣嘗變分作登

得禮字事字透則嘗變自明不重事述梁丘莊三遂伐楚四同

出齊命伐鄭莊二齊命齊衛皆侯若論同制異姓焉後則齊反

不當先衛矣伐鄭雖曰宋主兵然宋之班序合在齊先二比無嫌

戰不如齊宋相形

盟貫二陽穀三侵蔡伐四變嘗序以紀兵信以事有所主也

敘問起即以禮有嘗事則有變提明盟會征伐作三段後總收

盟會征伐皆大子大權自諸侯主之便是變下勿入王伯等語

出伐宋莊二戰紀莊三北杏三盟幽莊十六同此題亦不

必兩開莊二或主先紀者非只伐宋北杏同

四國伐邾邾鄭伐春秋先首謀惟撥亂之法異焉此與城濮莊十

傳之徐奔同看皆錄本傳推出不可倒作亦不可兩開須依傳相

生下來起處以事同發問

邾鄭伐宋戰鄭異詞以紀主兵同詞以責黨惡上不先鄭

而先邾下不首鄭而首齊各以州吁事入作辨語加四國伐邾

四國伐邾邾鄭伐章羽奔莊三黨惡與自絕者并不得以變例待焉

遇垂孔父執祭仲桓十會救鄭莊二錄主兵重臣責皆有

泥於禮之嘗者焉禮從其嘗事因其變正道其嘗權語其變

遇垂四會救鄭莊二變滅邢莊二變二序與名有嘗惟首事

變夷者異焉上下俱有嘗變字

春秋因是卷之二

經紀物異重國事也重災上發國之大事以是為三主當究

一部胡傳是文定一篇條陳大義疏此傳闕安石天變不足畏

之說作者識得此意便於以是為三主有咀嚙矣

城中丘隱七告羅莊二即民食所係之重而知聖人紀災之故矣

要將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想去幾於本字天字會看小發

二比遂相連講側重食邊

民為本易此

入邾隱五明察

師還莊八久役

三國伐宋莊十四節兵

楚子伐鄭昭九

築鄆固昭九

食為天易比

大無麥禾莊二十八

盟葵丘僖九

入鄆昭十八

昭卒傳

觀魚隱莊二

作

伐鄆圍長葛 重兵加而不得其罪適以自著其惡而已 誅亂討

齊景公莊二

賊不指州吁只甚言圍之慘毒不宜輕以加人況以忌馮之故乎

然勿露出忌馮只昭何罪乎口氣虛發而忌馮意自含蓄在中矣

圍彭城襄十

臣蔡般賊子借題發意全以本傳口氣為骨

圍彭城襄十

圍之慘立意重本比為主借下比形之試非圍也易於誅

亦勝

圍長

亦根圍來若曰城守經年必取之而後已如單作

圍長襄六

春秋紀事暴之惡彰而貪之害著

失以善法比僖九

罪與

圍長升陞僖二

圍齊襄十

輪平經 經記利交杜禍本也 貶鄭在一輪字上防防事須渾舍入

講春王室正是義正與利成反看垂戒意亦須發

宿元清僖四 會伐鄭僖四 伐宋僖五 圍長僖五 輪平僖五 歸防入僖五

強國以利釋怨春秋所以貶之也 以上五比敘起納成之壽

即以末二比昭破利字如單斷 去末二比同

輪平僖五 歸防入僖五 貶強國之結內以其成於利也 下二

齊景公莊二

事敘起處便說明孫後事皆以利往來見得今日是以利相結非

謂今日之平即以二事許魯

歸防入僖五 伐宋僖四 部防僖五 強國兩委地於內利交可知矣 全

以輪平為主斷他平以利不以義

輪平僖五 盟幽僖六 結成者之非所主非也 倒作 修睦即是平

字義字方與輪字相反 上加歸防入僖五 部防僖五 下加首止僖五

洮僖八 信

新修於蕃王可為利交者案也 通王貢外

夷俱是蕃王室蕃字可味 出盟葵丘僖九 踐上僖二 同 太公夾

輔之勳文侯捍難之積僖九 或主僖二 傳僖九 知僖九 一段

蔡丘傳九河陽傳二十八晉文盟文十五紇奔襄二十三

盟利修睦定四大修睦當以義窮利之弊而益見矣

輪平會防春秋尊王利成私會者均既焉上非善王室以

入防部防證下非奉王命以中丘部防證

輪平盟柯怨可釋而貶之不可釋而許之律以義而酌以

善平雖所善盟雖所惡不以平而掩其利交之罪不以盟而沒其違文之

輪平笑救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

輪平楚丘經貶結成與專封明道義也

春秋固是卷之三

歸防入部防伐楚江黃伐利交謀外之實皆即事知

之也比陽穀易為知何以知是知則知四知字呼應

歸防入部防濟西宣下則知請會以路矣驗濟西

諸侯比行父如宣傳

歸防入部防取何以知諸侯之與其立平

崇恩比展與奔取何以知諸侯之與其立平

盟文定交以舉交經惡其結信之私焉齊僖平魯鄭為他日伐

水之謀此是此等是此等

七月備紀時月聖人合天之學也只講天人一理而法天意

自在其中天道王道俱在不息上四時兼說稍重秋上傳中前

後兩引易會出聖人意思最宜玩

春正五夏四二秋七三冬十五同單但四時平講春令

布德和令行廢施惠夏令贊保遂良行爵出祿秋令選士厲兵法嚴刑冬令固封備邊命將講武

秋七月家父聘經紀時事而望君責相之意著矣書時又

書月見天人一理而無殊觀責糾不責家父明君相一心而無他

諉周易虞史加糾聘同

秋七月三不雨六月兩三法天同民之治攷聖筆而見焉

春秋固是卷之二

天人一理君民一心俱自聖人書法上發揮加春正夏四冬十

同

秋七月完盟歸三田定合天人於一理會人物於一身

秋七月獲麟天人相合天人相感

秋七月狩即因時謹微上德不可不備下德不可不全

秋七月不告月欲君法天以立政欲君奉天以謹禮上德不

可闕下禮不可廢

秋七月無冰春夏秋冬悉書兩書永雪悉書上以行四德宜

下以全土德言而郊之迎北陸之

取長葛大因玩法兼地并玩天理矣王朝列國鄭人只提過

通斷罪而以王法插入不善之積積字最有味收直書於策
王法行不行可測天理應不應不可測故小人有時不畏王法無
時不畏天理特無人爲之點醒耳傳末不誣二字與傳首三不
相應然言其是夜半鐘聲

四國伐鄭莊十五圍長隱取長詳大國構兵之迹逆理甚矣

以天理說起將上二比紹傳輕輕提過見宋罪重鄭罪輕倒置
斷罪自伐至取完全一箇積字序鄭於首以鄭罪輕也不是重
鄭亦是責宋蓋宋有恨於鄭故鄭聽鄭之請也

取長入許隱十兩紀用兵而尊尊親親之義明矣上以王
法以天理等語下以人事以天道等語俱有不善之積句上重

本意用是卷之二十隱中

馮下重無王

取長言汝陽人一取一與之非以其逆理徇命也上以王

朝列國鄭人點過劉宋逆理下以齊晉韓穿點過倒置徇命

經歸紀內女之歸而護禮褒德之意皆寓焉總以議論書法

爲主而兩意點化在內加伯姬歸二要在所以書之急上登

揮志其失非貶叔姬只謹禮於微之意

伯姬歸二叔姬歸歸鄭二以原始著其禮之失要終表其人

之賢對作

叔姬歸歸鄭二全要發位不可以廢賢而待書意全婦道只

作得書之案耳

三國伐宋莊十楚子伐鄭九即用爲養二君知以民力爲重矣

管仲節兵魏降息民但是愛養民力楚子伐鄭此指月改爲行不

爲息民則此處市宜用十二國伐鄭

城中丘不城向時城向隱十六城費義七城成周昭三十時義之合否皆

書重民力也總敘以時義二字略分二股總發勞民爲重

本意用是卷之二十隱中

城中丘城費七城成周昭三作文先說上二比次倒成周然後

總發成周城於冬正是時且義上二比易城成鄭義十五和

主時義胥失

城中丘城費七違時義而與役輕視民力甚矣不義比易後

洙義九城虎牢義二城杞義二十九作門觀定二俱同

城向城邢春秋重民力即當用者致慎焉俱就人君之

心上發揮要點雖字口氣後微云况非時義者乎收本比

易城諸防義二城平陽宣六

築郎昭十城成周昭三以創始完舊點過同上作城於冬之勝

昭子猶以勸民爲戒城王之邑士彌牟猶以量度計議爲兢兢

台義一處... 是

城丘 鄒都 勞民之役不一而民力深可念矣 須在城

第二字上發出民意而耕耘之時由荒之時意只從中點入

完舊制而四字細想而勞民之景宛然在目蓋一創始便有許多

更張難也有一番聲援

城丘 災咸丘 經紀役民取物而君心寓焉 失仁民之道

失愛物之道 兩便心俱喫緊處

中丘 浚洙 達天時務地利俱重勞民

城丘 蒐呂 譏用民訓民者而教養之道備矣 主養

民教民合上重心字下重本字不時不地俱襯入

東園是卷之二

年聘 經貶私弟者為私弟者慮禍也 寵愛重平日上而來聘則

從寵愛來先將母弟之義講徹後將敬禍意重發揮收不稱公子

而稱弟言不以公子之道待之而以母弟故私之地

年聘 語 鉞奔 權待弟之道而私與薄

皆識焉 絕倫緊之私則人倫正篤友恭之義則天理存重垂訓

上發禮恭分引憂事不可除萬端底其本根

公伐邾 即子內兵以所托之詞以云云 只如傳辯論伐

字之義而皆罪自見不必着斷罪語

公伐邾 邾鄭伐 公伐邾 即小國無可討之罪而歸詞之非見矣

公伐邾 邾鄭伐 公伐邾 即小國無可討之罪而歸詞之非見矣

公伐邾 邾鄭伐 公伐邾 即小國無可討之罪而歸詞之非見矣

公伐邾 邾鄭伐 公伐邾 即小國無可討之罪而歸詞之非見矣

上二比渾講同卑 或去公伐邾只作無詞之案

公伐邾 齊人伐衛 託詞者之非恭之奉詞者而自明矣

重本比只將伐衛有詞形講 下易遂伐楚 同

遂伐楚 會見伐陳 義兵不舉見而紀伐之例可推矣 題雖

出有言可執有罪可討仍要發非皆有意執言討罪亦不必分屬

出齊人伐衛 齊人伐鄭 同 又公至伐齊

九宋公伐邾 同 兵為人與虐小讐大皆非也 皆以舊好

為案皆無名但為宋警邾託詞而往故曰伐本與宋好姑掠境以

塞晉命故曰侵

東園是卷之二

凡伯聘 主伐傳承王命句 若曰今之衛命而來以及報命而往 凡

為過賓之地當以官正 云 如秋官所云者而伯亦可以無虞矣

末繳衛不救 時有伐傳承王命 云 如秋官所云者而伯亦可以無虞矣

伐凡伯 王臣被患而失節經重失職之罪焉 罪凡伯提起即就

以歸易詞轉到衛失職重發伐字是事實 加凡伯聘只承承命

句

伐凡伯 飲入衛 與國縱寇而致寇國之災 同卑 見衛

不能自強無怪乎其陵夷以至於滅也

伐凡伯 桃丘端 經於與國之息義失信皆因地以著罪

惟連丘為衛地故衛不得辭其責惟桃丘為衛地故衛不當

辭

伐凡伯 桃丘端 經於與國之息義失信皆因地以著罪

惟連丘為衛地故衛不得辭其責惟桃丘為衛地故衛不當

辭

伐凡伯 桃丘端 經於與國之息義失信皆因地以著罪

惟連丘為衛地故衛不得辭其責惟桃丘為衛地故衛不當

辭

負其約

春秋固是卷之二終

隱中

三十

春秋固是卷之三

昧城 梅之煥忠述著

甥劉輝聖初較閱
同社工承時象先重訂

隱公下

遇垂 宋以幣請衛侯許之便見得非不期而遇矣收稱爵

歸祊 入祊 強國委分地而受之者亦與有罪矣 主斷鄭罪本

體非我有句原鄭來斷魯不順收書法

歸祊 君親不可以假人委地者之心可誅也 傳中謂字敢字是

誅心之論心字要發無書法

我入祊 非分而有之望國之於義強矣 講魯非義却正是罪鄭

無君親非我有三字可味非我有言鄭先人所受特賜惟鄭子孫

春秋固是卷之三

隱下

得而有之此外皆非其有也通篇全以書法行文不必收

輸平 隱歸祊入 假許 桓 詳易地之事而昧倫之罪見矣 如傳

將數比序明 倒歸祊斷罪無書法

輸平 隱歸祊 強國欲踐易地之約其獲倫之心甚矣 昭歸祊卑

股作輸平只作敘事言請地輸總一項事不可分 或加入祊綴歸

此比若此又

歸祊入 假許 桓 春秋重大倫故兩讓委特賜者焉 以兩傳比

作兩邊俱重特賜上發揮不用書法 兩傳心字是眼 去入祊

同

入祊 假許 桓 望國取與平分地皆經所惡也 入鄭之分地我

為不順易我之分地。我為大惡。書法各有二層。如歸師會。兩邊各以鄭起。

歸師入。以四國伐。桓十。以地相與。以兵相用。土地甲兵。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司馬旅。賁氏。虎賁氏。

宿男卒傳

石門。生不名。堯頑如會。襄七。諸侯之或名或不名。禮之中也。

以天王不名提起。諸侯生則不名。二句申講。重名之一邊。示尊卑之等須發。下易過伐。襄二。權卒。公會吳伐齊。同。

瓦屋。八髡頑如。重信。正分俱變。周制古者不盟。周官設司盟。古者不諱。周人以諱易名。出胥命。桓三。蔡丘。小白。踐王。襄二十八。

春秋固是卷之三

蕭魚。美。係脫母。

蔡丘。踐土。十八。垂隴。國佐。成。雖桓文之盛。猶別於太上。雖齊

晉上卿。猶別於命大夫。比曹殺。莊二。

瓦屋。謹參盟之始。志大。公也。須融會傳意。發聖人志。大。公。以變

周制意。勿泥定瓦屋死。講始是春秋中參盟之始。說云。蓋始。非

參盟而謹其始盟之始也。玩一其字。便見。參。字。宋。王。對。數。簡。然。後。字。及。至。是。字。而。言。說。雖。字。繁。亦。謂。一。見。

聖北伐宋。一。華向奔陳。昭。觀盟與質之不足恃。而知聖人謹

參盟之意矣。一直做下方得傳中其末至於猶有口氣。下比

宋元與華向交質于殺質而攻華氏。上比。易武父。同。

瓦屋。胥命。桓。蕭魚。襄十。聖人志大。公。故屢致意於邦交焉。當

渾發聖人大道為公之志。只以三件點之。傳中以信句。車承蕭魚。胥命。三。蕭魚。襄十。春秋兩有所取。有合於公世之志者也。以信相諭。以信待人。總以公世意起。分作講善美處。須象足謹參盟句意。

瓦屋。胥命。桓。謹參盟而善不盟。志古道也。穀梁曰。謹參盟。荀

卿曰。善胥命。

瓦屋。會防。隱。謹參盟以挽世道。謹私會以扶王道。

瓦屋。人樛。桓十。謹參盟乃大公之志。盛世之思。戒設險。乃小康

之事。衰世之意。

瓦屋。黃父。昭二。如出仍主以信待人。以正待人。只得借用。或出

春秋固是卷之三

黃父。上是美。晉悼以信待人。下是春秋以正待人。亦難比。

瓦屋。胥命。三。城邢。元。楚丘。傳。革薄從忠。貴王賤伯。以信待人。今

古之威。以正待人。王伯之辯。以信句借用。終歸不

浮來。識非禮之謙。而謙德明矣。莒小國人微者。二句。下句較重。

講失禮處。要將謙字辨明。

浮來。長檣。傳。卑與謙異。內君為失禮矣。借晉形講如卑。悼。公

辭。晉首。在君臣之分上。見得他好處。

蔡丘。傳。叔弓如晉。昭。禮固有以卑為尊者。而太卑者非其倫矣。

單主謙光。桓無忘下拜。弓無敢為賓。下易舍如晉。昭。却却夷並

坐同。

。浮來 戰泓^{傳二} 稱物平施君子之謙順事恕施王政之本

。浮來 處父^{盟二} 屈尊抗尊

。浮來 會蜀^{成二} 兩讓失體之信好而謙忍之義明矣 屈千乘之

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易曰謙光以中國諸侯下與夷狄之大夫會書曰有忍

。浮來 庚辰夫盟^{成三} 內外講信而卑與抗皆失也

。浮來 札聘^{襄二} 謙讓之過易中庸

。無駭卒傳

入極^{隱二} 友如陳^{莊二} 茲如牟^{傳五} 別貴戚之稱昭公遜之法也 主

傳前一設

春秋固是卷之三

。聲逆女^{桓三} 茲侵陳^{傳四} 行父如^{文六} 仲蔑如^{宜九} 經於貴戚之卿而私

與世皆謙焉 以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為總斷曰公子

公孫則但計私親而不求賢德矣曰季孫仲孫則不但不求賢德

而且世之官矣傳末二句是正意不可忽

入極^{隱二} 卿伐莒^{傳十} 春秋別內臣之稱其官有身世之異也 總

以公遜意起分作稱名稱族非書法 下易戰^{襄二} 同易三卿伐

邾^{亦同} 三卿伐邾^{亦同} 三卿伐邾^{亦同} 三卿伐邾^{亦同} 三卿伐邾^{亦同}

此何說也

入極^{隱二} 度如^{宣二} 聘^{襄二十九} 會號^{昭元} 城成周^{昭三十二}

秋中官人始近古而後遂以私也 昭傳以古者起即以無駭

近古講數語轉下四此分講末以先王之禮總斷帶做後意

。茂如^{宣九} 聘^{襄二十九} 會號^{昭元} 城成周^{昭三十二}

。上論世官之非不宜於四字上主枝節 字比或易戰^{襄二}

。世而公遜廢矣 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分貼

。祭伯^{隱三} 祭叔^{莊二} 三卿伐莒^{昭十} 以襄內諸侯不嗣立案重大夫世

官非禮作而以襄內諸侯昭斷之

。入極^{隱二} 胥命^{桓三} 兩觀事之近古者亦春秋之僅見也 古者置卿

不以世官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入極^{隱二} 蔡丘^{傳九} 古道猶存見於官人明禁者焉 比曹殺大夫^{莊二}

。入極^{隱二} 單伯伐^{莊十} 用人命官皆近於古 亦比曹殺大夫^{莊二}

。入極^{隱二} 救徐^{傳十} 望國之官與兵其初猶有古制也 比作三

。南季聘 王禮加於不肖之國失正甚矣 刑不舉遣聘渾講總見

失威福之柄亦要見舉魯則天下可知意 加此同

。兩朝王^{宣二} 公如京^{成十五}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兩朝王^{宣二} 公如京^{成十五}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兩朝王^{宣二} 公如京^{成十五}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兩朝王^{宣二} 公如京^{成十五}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兩朝王^{宣二} 公如京^{成十五}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兩朝王^{宣二} 公如京^{成十五}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兩朝王^{宣二} 公如京^{成十五}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如京^{宣九}

魯以繫列國而慢王之罪可誅矣。全是舉魯以該列國不泥魯上未見政令自大夫出意仍原到天王。

南季聘 遂伐楚傳四公如京成十作三軍襄十主王之不王四句。

遂伐楚傳四侯、澳、梁襄十六國、郕定十黃池襄十三柄之漸移。蘇王

者之不操也。以王失政起如傳遞下總於其原皆自天王句。

只公侵鄭定八黃池襄十三主陪臣二句。

震電雨雪 經志陰陽之逆而感可惕矣。要發明於天人相感之

除三句而精神尤在聖人所書之意意上。

城郎 非時而與役意不在民矣。全在意字上發他與民漠不相

關的情景大作二字亦不可放過。傳首城者禦暴保民之所。最

有味。加城中丘隱同。

中丘隱城郎 城費襄七墮邱費定十違時制以勞民無愛民之意

矣。總發無愛民意中以時制小分非制邊亦只見輕於勞民不

重禮墮邱費只驗其非制城郎補入。只城郎城費同。

城郎 城費襄七城成周昭三役民有道而違時制者之罪甚矣。

要禮又當然後可也等字總發得愛養斯民之意意字出

城郎 狩郎昭三非時非地君心王德龍見火見原圖具圍。

城郎 浚洙昭九望國城池之役均可為勞民之戒焉。二傳俱有

會防 從例以識始好者明其非王事也。勿直煞斷罪只以非王

中丘等比同。但以下比奉命入斷。

會防 召陵襄十四行私之會非伯事所不及也。重本比召陵在中

渾斷雖字不及字要別請召陵只重仗義責楚見有關王事。

會防 中丘 伐宋 敗管 取郕防隱十諸侯兵好出於私所

以讓之也。雖有三段意在會防上做防鄧已三字正形王都

會防 中丘隱十謀好兩出於私議之以無異文焉。同單畧分私

謀私期總是書會不異文。

會防 伐宋隱十私謀以凌大經從凡文以識之焉。總敘總論中

畧小分點綴倒書會書伐不異文書法。上易會中丘同。

會防 楚丘傳二春秋尊王故私會專封者均貶焉。上非王事故

不異文以讓之下非王命故無美詞以讓之。

會防 黃父昭二非王事不與文勤王事無美詞非諸侯所得為。

持臣子所當為。

會防 蕭魚襄十謀大服小召陵不及是城濮不越。各比事見

得失一正一反須比昭得活。加召陵隱十城濮襄二同。

會防 召陵襄十四下主桓文之功補矣向上重王事下重王命。

會中丘 卽師期之訂斯師可知已。重私為師期私字方與王事

相照例書會不異文書法勿涉盟上。

○十

伐戴取以奇兼敵殘民其矣以奇勝爲案以殘民爲斷甚乎全

在兼字上論殘民兼人已在內奇勝亦自平日用兵料出要重發

奇勝之禍以定善戰之罪
加克段四國伐隱四國伐隱許一從王

伐！
五桓
倒单、

伐鄭圍新城。僖觀兵有奇正，可以定用奇者之案矣。

以奇正立論、而事迹點綴在中、亦須得主客意、

又五國伐鄭成司鑿齊襄十同
正變或搭伐楚大信

前次醉矣，崔可，

隱十王戌桓
量現金國奇兵而兼牧可

元四國行四入詩一 從王仁五 風靡強國音兵而來商夏

久矣 要在能

以奇勝可矢矣今上常食東門之園不待夏

先帝因是第之三

黃帝曰困州

宋五
五代
新城六
縣父十三
紹興和兵而育正信

比侵宋傳

陽穀三伐戴取三用奇以殘民可罪用奇以制夷可予

伐戴取盟戲擊奇勝善勝。又有伐戴取書救六趙以善戰殘

民不戰全比 書救不遷
非全民宜刪、

齊鄭入郕 經有不順之詞而討違命之說不足據矣 借不書入

炤入字斷罪、矯假指伐宋、非指入郿、然知伐宋、非王命、則知入郿

非計違命矣。全要根伐宋來不順之詞。湏發透。

會防應九〇子 伐末應十〇子 入廊觀私逞之迹、則知討小之進

倒本比作收入字忌馮事亦須點出加中丘敗管政部防

再四加四國伐隱鄭伐隱圍長隱取長隱亦同

下是以王事討小與上假王命虛小比加

會防
伐宋
會臨
王所
供傳
二回

薛朔交義朝禮之夫下尊王也王制總起勝薛不朝焉而朝

不特見而受病見疏水溝皆當以天子字爲頤卦賁曾志

是月計...

嘉何對真陽館述可十二字

如晉復三

重不報屢往俱責曾要舉曾以見列國發感慨意

聘七年聘三

朝元邦朝定十貴王禮於列國而私朝聘者

我聞是卷之

主缺述職一段作俱責來朝聘者收一切書而不削穀粥

朝桐荀庚良夫聘成三同又杞子朝僖二韓起聘昭一同

諸侯系邦交之制而慢王之

以奉制起炤傳倒來朝聘者斷罪收書而不刑

薛朝會同會同集經重朝會之禮於旅見竝使皆譏焉上上

滕與曾皆在旅見上賓主皆非使介俱失只發議論不重斷罪

白狀來葉十兩議朝禮之非爲大分大防計也天上

見○

入許 辭志以犯兵好而望國不臣之罪矣 以言會書
及叫破即就魯志倒不臣作本前四惡來方與積字相合

時來 強國責內以圖小春秋於講好者其志焉 只辯其為鄭志
而罪自見不必復用斷罪語會字是事實非書法 未要以惟代
是鄭志含着魯上

入許 所欲在虛小而惡積於不臣矣 當時防既 防既取公
所以強助鄭須體結今又 聖發務字為國以禮禮字亦不可

凡作聘 南李聘 數內君不臣之罪當首問其親禮矣 須在
罪一上合下積字 此題或主南李聘然前

伐邾 伐宋 取邾防 觀伐國取邑之事而不臣之惡漸積
矣 奈兵制奈地制 下加入防 同

伐邾 伐宋 內君兩因人而懷兵而不臣之罪著矣 舊以此
又此題亦可作絕傳內題

入初 取邾防 假許 望國兩奈地制無臣禮矣 不必大分
假許雖在桓公時然隱已許之矣

入防 入許 內君之不臣於取地兼國益見矣 上以疆界論下
以封建論

時來 入許 會垂 盟越 兩原志以紀事而尤罪夫 魯
意者焉 上以鄭志起倒魯志作下以魯志起倒鄭志作

時來 會垂 上莊知隱有德鄭之心因資之以陵許下莊知
有畏鄭之心因挾之以易許

時來 入許 平郊 宣伐萊 各以外志提過皆歸重魯上斷
秦王正月 墮郕費 十國書伐 統一於王而國政道術得

一矣 大一統作一項國政歸一道行歸一二脚挽上 木此易
獲麟 拾作春秋 又春王正月 墮郕費 主聖經倚而

一統之義明聖道用而一統之義行 補去道術
臨郕費 十國書伐 政與道有所歸一統之義明矣 仍以

一統意起同上 出襄歸 郕丘係道
荆敗蔡 莊十戰 戰 宣十一 執樂祁 定六國書伐 京十一 知天

不定於一者則知一統之義矣 有出旅甲父 襄郕出政
盟茂 盟宿 盟黃 恒十七 盟郕 恒十九 兩惡內君之要盟

情非不得已也 加伐邾 伐宋 主盟不足貴作 既非出於不
得已則是魯自欲盟也自欲盟而自背之盟尚可恃乎如此發方

與二盟二代頗有別
克段 元四國代 衛鄭歸 三 衛茂親之罪而養惡者抑又甚矣
重莊志斷下二比挽上形講 去克段 俱惡其爭利而數倫木

繳歸克段
年聘 辰奔 定 義不勝恩 恩不掩義
歸昭 祭伯來 元 經紀禮私交之事兩嚴其責於王臣焉

昭三 昭三 昭三

惟文有公私而情宜察矣 齊臣應却缺

雖黨意如要發迹同情 異首尾用祭伯 出盟 成十六 范會

厄 昭二十七 范同 又出若 成十六 御盟 成十六 范會

盈 昭二十一 范同 曲沃 成二十三 同

敗 昭三 昭三 昭三 兩觀 汲引之公而君子之情見矣 此單就

汲引一邊出作文重在情上發掘 要繳出祭伯之交 為情之私

汲引易比

小白入 昭九 昭九 昭九 昭九 昭九

昭九 昭九 昭九 昭九 昭九

秦人伐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秦秋用是卷之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滅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昭十五

或落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入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昭二

秦秋用是卷之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春秋因是卷之四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甥劉輝聖初較閱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桓公上

元桓

元年 述古編年法之可久者也 通論帝王不專指魯編年可久
自後人見得如此非夫子故編以垂法也祖述意不可遺

元年 公即位文

編年改元上久遠可行之法下情義得中之

俱是從古如此漢文孝武舜禹

公即位 深絕逆君以明禮所以抑邪也 從來禮不明則邪得肆

甚至反以邪為禮者桓弑立之罪非特惡其彼實讓而此弑之乃
使禮者明於後世而一切邪不得肆也 加文即位昭不嫌阿詞

春秋因是卷之四

桓上

句 加春王 桓春王 桓十昭備書終始 云

踐土 僖二札聘 襄二

起綴中借叔武諸樊辯明攝讓之義仍以周公堯舜貼

會垂 春秋紀好而貪利者之志著矣

發盟起傳只講鄭伯棄機

脅求之意而其罪目見體欲得許田的欲字 是以二字當味有

非欲得 云 何以使為此會隱隱見鄭人利令智昏他無所顧忌

假許 婉詞於國惡而垂訓之意亦寓矣

利字乃便利之利指利
字近字說只圖便利雖君親有不暇顧者其無君親之心的本源
只是個為利此所以為纂弑之漸所以為國惡 一假字內隱惡

許收二意而許收亦無非展轉致意於國惡耳傳中許人改過註

字極妙言怨般大惡聖人原許你收所以訓人改過自新也若改

為望字便與垂訓意不合 加會垂 桓只作事實 再加歸防

只昭明加壁 并加入防 入主台主上鄭不當委而魯不當受下鄭

不當要而魯不當與

下陽 僖三執虞 利 彭城 次都 俱義 計義利之終則知惡委分地

之意矣 以義利總起兩分繳歸本比只論理不重事迹 元傳

必至而後厭則推之而可行十一字有流通歸束之意非判然而

開 放利正義一念中分看兩邊如何結局怎敢輕下念頭 出

下陽 僖二荀吳伐鮮虞 昭十 同 又歸俘 六齊母 七同 義邊易夷

春秋因是卷之四 桓上

谷歸田 定或伐楚次來盟于師 四 俱傳 利邊易輸平 隱六 傳或伐

衛 莊歸俘 六 莊俱同 國象 兩觀正義之效益知何之不可放

矣 單就正義一邊

假許 伐鄭次都 義 諱望國之放於利子霸主之放於義 談虎云

者論理上善惡無待不可作合彼云惡委分地以放利不如

正義也此云惡委分地明有放利放義字此善惡作傳通未是

假許 亦取濟西 經於內地他屬兩變文以致嚴於義利焉

二傳俱有義利字及孟子戒言利語上無君無親下亂臣賊子皆

法俱變文

假許 別聘 莊二 諱望國之放利嘉遠人之慕義上許人改過下

與人為善

假許納提舊文十四

許改過與改過總是重絕人意俱在諱詞

書法上見

假許以和益來

隱顯內惡重改過也隱內惡許其改不勝

內惡彰其改下此易歸抑

假許國書伐哀十

自新自省

假許定位之志遂而黨惡之罪不容誅矣

昔及只作事實然就

魯志中發由鄭罪方有味收無俟貶絕

假許元假許桓

辯志以紀信好而著強國黨惡之罪焉

用賓主文法辯起鄭魯之志即承魯志上斷鄭定位之惡假許此

春秋圖是卷之四

帶在會垂內辯志字

假許桓盟越諱易地之惡著黨逆之罪

此作魯狗鄭欲而與之

地鄭狗魯欲而與之盟俱重君親意

會桓盟越戰鄭桓戰宋桓

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

盟魯志也故稱及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

十宋是也

會桓盟越暨平及平定

比暨平傳齊求於魯而許之平故

暨魯求於齊而欲其平故曰及

大水觀道德之微而知天變不可諉矣主宜字講便見不可

引竟為解宋發凡變必有所致致變者當視諸魯桓以為反觀之

則勿自諉為解免也

及孔父與效節之臣立大開也

賢孔父在能為有無而處命不

渝只見無愧於平日只入在講中示後世云要重發收書及書

大夫以書名帶殺

及孔父歸鄭

春秋崇節義以臣道婦道勸天下也兩傳

皆有節義字汲直孔融共姜令女

及孔父哀奔

兩取外臣之忠知其義與道足取也

及孔父行父如齊

大節所關素行皆不足拘也効忠濟是

上以十一戰而不能改起下以相三君而無私積起

及孔父蒐紅

兩著亂臣之奸萌欲人君知所防也必光

春秋圖是卷之四

其所忌必先為非禮以動民上欲人君崇獎節義之臣下欲人主

無昧履霜之戒

及孔父舍至

內外忠君之臣皆國之衛也

滕子朝失侯賁者即昇之以不侯之名焉

先字朝字是罪案春

秋為誅亂臣一段是正意或曰以下亦申明所以黜滕之意作文

全在書法上顯發傳意皆實實賁而舉例稱子決矣加勝

朝一只昭書法倒單

再加滕子朝六昭終春秋不復解侯

再加杞朝桓殺鄭朝七執戎轡于

昭先鄰國及秋之書法

是子入陳黃池以災焚為

因王法而退周王命而進總之為天子之

滕子朝小子朝七

因王法而退周王命而進總之為天子之

事、小知千與仲尼

盟、滕子朝、臣子之詞帝王之法從周文假魯史比作然起敬

要見進退諸侯意、臣子之詞帝王之法從周文假魯史比作然起敬

滕朝、刑聘、內外修禮、進退諸侯、前稱侯爵、今

降而稱子帝王之法前以州舉今進而稱人天地之心、下易

聘、文同意但俱就稱子說

滕朝、吳伐鄭、經、然侯伯之爵其行與名當諱也、終春秋之

世、滕不復稱侯吳不復與以本爵兩傳皆有實字、加滕薛朝

一、黃池、哀十、同、又出滕朝黃池、哀十、大意亦同、下傳云吳

王夫其稱子正名也

滕朝、是魯之

滕朝、盟、齊、開、黨、惡、親、夷、之、端、者、其、罪、大、矣、下、主、鄭、伯、

朝、句、俱、在、朝、上、論、收、以、鄭、列、其、下、書、法、

滕朝、楚子伐鄭、宣、聖人重討賊以禮先者黜之而以兵先者予

之也

滕朝、踐土、僖二、黜諸侯而扶王室、無非為大倫計也、按其

以定名明王法去其實以全名維王道、滕名為諸侯實則夷狄、

名為天子實不及諸侯

滕朝、吳入郢、定、春秋奉天討於黜小國遠入見之也、名實

罰四字要透

滕朝、城虎牢、哀二、不繫鄭、貶爵削地虞之下陽等句對室尤等句

滕朝、歸三田、定、黜爵序續嫌不足避也、春秋天子之事

人以天自處上何疑於云、下亦何嫌之有就書法上議論不重

事實

滕朝、多廢莊十、王者之法王者之心禹黜防風周公殺管蔡

放龍蛇周公遠東

滕朝、陳災昭、以帝王之法垂後世以帝王之心公天下奉天討

舉王法歸民心合天德黜陟封建

滕朝、陳蔡歸昭、垂天子之法歸天子之權黜陟封建

滕朝、獲麟、哀十、經修而帝王之法行經成而帝王之瑞應上

豈九四凶防風管蔡下圖書鳳鳥麟趾騶虞行法垂法其事雖殊

滕朝、是魯之

其理一也後天先天其應雖殊其理一也

會稷成宋亂、惡成於貪春秋特筆以罪之焉、受賂而立督焉

其罪浮於不討與黨之者故曰甚曰極收特書所為於春秋之後

取御鼎之前而不書立華氏用雖字帶之

會稷成宋亂、澶淵宋災故三、兩詳外會之實以所闕者大

君臣父子義利輕重要說得兩事一般不必大開書法總重特

書以為、定公失席孔子沐浴

取御鼎二齊取濟西、桓、按內外得路之迹而成惡者之罪著矣

比行父如齊、宣、傳

取御鼎納廟、惡逆昭之章謹亂萌也、取亂臣之路以明示百官

只一。意。要。發。垂。訓。後。世。意。只。取。部。鼎。單。就。得。非。其。有。說。并。入。就。逆。之。勝。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將。安。所。置。意。加。季。子。歸。公。子。不。

取。部。鼎。意。如。至。昭。十。以。路。教。而。以。利。勸。皆。後。世。之。至。戒。也。俱。有。能。敗。人。國。家。句。上。教。字。下。勸。字。皆。絕。妙。文。字。

取。部。鼎。執。勝。部。倍。十。納。賂。虐。小。均。不。可。聞。於。義。士。矣。滅。夏。伯。曰。武。王。遷。九。鼎。義。士。猶。或。非。之。子。魚。曰。桓。公。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

祀。朝。僅。怨。求。援。者。益。見。誅。黨。之。嚴。矣。委。曲。辯。明。所。以。無。貶。而。進。已。在。必。不。可。恕。了。此。是。祀。之。出。案。即。諸。人。之。入。案。也。全。用。言。外。意。

發。存。天。理。正。人。倫。之。旨。桓。立。二。字。最。重。當。時。賦。於。仲。子。之。故。皆。以。桓。為。當。立。凡。聘。者。朝。者。皆。為。其。立。獨。紀。非。為。其。立。故。不。得。已。怨。之。則。為。桓。立。而。朝。而。聘。者。可。勝。誅。乎。加。勝。朝。二。糾。聘。四。殺。鄧。朝。七。和。半。葛。朝。五。倒。本。股。大。意。同。單。要。發。討。桓。意。透。

滕。朝。二。糾。聘。四。親。惡。之。誅。無。所。不。嚴。其。獨。寬。者。必。有。故。矣。須。會。皆。有。貶。三。字。含。吐。獨。怨。紀。意。天。理。人。倫。要。發。

祀。朝。紀。朝。六。小。國。兩。冒。親。進。之。迹。特。其。情。可。恕。也。上。以。王。與。諸。侯。形。朝。桓。之。失。起。下。以。昭。公。鄭。伯。形。主。桓。之。失。起。俱。倒。傳。本。意。作。

祀。朝。如。紀。五。兩。紀。朝。禮。而。原。情。誅。意。之。法。昭。矣。兩。邊。俱。用。據。

其。迹。反。起。

祀。朝。次。厥。務。十。怨。親。內。而。誅。從。外。論。其。志。而。已。上。以。勝。殺。鄧。和。半。葛。證。下。以。宋。鄭。陳。證。

會。鄧。不。懼。外。有。道。以。懼。外。失。之。者。可。傷。也。舍。却。莫。大。莫。強。只。以。力。與。地。分。勝。負。所。以。可。傷。會。盟。離。合。之。迹。指。事。述。言。觀。他。汲。汲。於。此。會。便。是。述。合。春。秋。中。觀。之。合。一。番。離。一。番。彼。一。番。此。一。番。而。其。迹。可。考。矣。總。只。牽。率。以。會。盟。為。事。也。不。必。說。所。以。會。盟。與。迹。字。不。合。且。迹。字。正。見。他。不。在。實。處。用。功。去。從。天。理。信。義。上。着。脚。只。到。形。迹。上。張。皇。了。所。以。莫。能。相。尚。傳。末。四。句。雖。通。一。經。說。却。正。暢。明。前。一。段。傳。意。思。須。體。此。作。文。在。蘇。字。道。字。上。發。揮。得。安。中。夏。之。道。自。無。所。懼。得。待。四。夷。之。道。自。不。懼。他。

會。鄧。敗。蔡。十。非。侵。陳。宋。元。侵。衛。二。觀。懼。外。之。無。益。而。知。守。國。有。所。本。矣。滅。鄧。事。補。出。蔡。鄭。亦。聯。絡。下。不。必。分。股。說。鄭。處。要。見。終。春。秋。之。世。

敗。蔡。十。大。棘。宣。三。受。鄭。師。伐。宋。張。二。外。患。卒。不。可。免。徒。懼。何。傷。矣。陽。穀。三。夾。谷。十。觀。停。信。循。理。之。事。而。強。大。在。我。矣。借。齊。桓。孔。子。發。傳。意。不。要。實。講。事。迹。加。召。陵。四。歸。田。十。同。上。比。或。用。圖。朱。信。定。王。十。伐。原。會。鄧。北。杏。三。盟。齊。九。踐。土。十。八。觀。春。秋。子。季。會。盟。而。雖。自。

之勝也。 體傳觀春秋四句意發四比皆自離而合但道有

或謂即因之盛衰。或以會鄧盟齊為據。此亦誤。上焉。加盟

蜀。或謂魚一。同雖借齊桓晉文晉仲作目却不重。

北杏。莊十。盟齊。九。蕭魚。一。會申。四。同上。但上則自衰而盛。下則

自治。此則自盛而衰。不自治耳。

會鄧。北杏。莊十。蕭魚。一。會申。四。中國之盛衰無嘗自治之得

失可據矣。此題兼前二題之意。上二比。自衰之盛。下二比。自盛

之衰。

盟函。莊二。蕭魚。一。盟宋。襄十。會申。四。大意同上。但盛衰兩關耳。

以進退于奪抑揚分貼。舊說上難於夷而合於夏。下難於夏而合

於夷。於本題儘說得去。然於會鄧則不可。

厥務。文十。新城。文十。盟宋。襄十。會號。元。傳進退于奪抑揚。皆就中國

說謂中國能自治以禦夷。則進之予之揚之不能自治而懼夷。則

退之奪之抑之不謂予夏而奪夷抑夷而揚夏。如此題作文宜

幹旋下二比於抑素防之中。猶楊守信之武安夏待夷之道。於此

益明矣。

城邢。元。楚丘。二。綏陵。四。椒聘。文十。札聘。雙十。上三比。安

夏之道。下三比。待夷之道。將六比點過。只將聖人安夏待夷之道

總發大意。却又不與三城三聘矛盾。方妙。終不肖。燕。子。如。剛。去。

會鄧。台陽。敬。三。備。懼。外。子。諸。亦。以。信。義。等。句。比。出。

求車。桓十。為世道王道處。而兩謹其所以衰者焉。下云

見王室衰亂之跡。而知興衰撥亂之法矣。莫大莫強二句。以不至

有求不至。求來求二段對。

會鄧。北杏。莊十。徒懼夷而輕戴伯。經兩慮其始焉。世道王道

始懼楚其後滅鄧。云。夷夏盛衰始戴齊其後宋襄。云。王伯升

降。

會鄧。三國伐宋。莊十。內治有得失。經之于奪異焉。滅鄧等語

與南推等語對。上不善用。云。強與大者故莫能相尚。下善用其卑

與少者故莫能與爭。

會鄧。楚人伐鄭。元。志內弱外強之事。而經世之慮遠矣。上始

懼下浸強滅鄧。云。會中華。云。

會鄧。滅舒。襄十。經世之慮於內懼外橫示意焉。以安內據外

作骨下用是時。疆舒及滑洧盟吳越對其後滅鄧。云。

會鄧。盟齊。傳十。懼外交外。聖人深為中國傷焉。上始懼楚其

後。云。下楚始與中國盟。後二年。云。上傷之下謹之。

會鄧。邢丘。八。治道微權不可不謹其始也。下比委政之始。後

此浪梁。云。夷夏對。

會鄧。盟宋。襄十。中國而懼外宗。聖人於其始傷之矣。兩傳

俱有傷字。下交見之始。用伐吳滅頓會申事。

會鄧。歸父。會宋。宣十。觀懼夷各夷者。而印盛衰有跡也。皆有

○春正月 畧歲首之文。傷王法之弛也。以桓無王起。重傷王法之

廢。而以王朝司馬。鄰國大夫。魯之臣子。三者點諱。

○齊命 待起近正之文。懷古情深矣。有能字。獨爲字。與待起字相

作。昭應須發。透易生一段。正是善齊命意。不可道。加蔑宿等比。倒

○齊命 季子昭公 貴信而旌賢。行古之道也。古者不盟。結言而

退。古者親親尊賢。並行不悖。虞夏光周。

○齊命 召陵舊 思古與王。因有取於近之者焉。古者不盟。王者

不戰。荀子春秋善齊命。楊子春秋美召陵。

○齊命 蔡丘舊 取相喻而美威。喻者均不貴盟意也。不盟。不戰。

○齊命 是卷之四 桓上

○荀子孟子

○齊命 書救成 不盟不戰。斯亦古道。王事之僅見者矣。全要在

末世多疑貳食。功賞上形出兩邊好處。

○齊命 盟宿元 于鄆甲氏 春秋之時。習有見於兵好者

焉。比書救成 六傳各要於此。比有情。

○齊命 盟蒲元 不盟而信者近正。不信而盟者昧本。虞夏

齊命 鱣元 相信守信者。皆春秋所予也。荀卿殺梁

齊命 夾谷元 人固可以信。論理格無事於盟與戰矣。兩心相

謝信於鬼神。無事於盟而愈於盟。一言之重。威於三軍。無事於武

而愈於武。

○齊命

○齊命

○桓 日食既 紀天變之甚。憂王道之微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點諱。

重食之既。爲變之大作。出從王伐鄭桓 五荆敗蔡莊 發滿變大矣

○桓 意

○桓 逆女 譏望國之失節。重大婚也。禮之正。通貴賤。言節即在禮

中。所以使無過不及者。依傳將此意起。重魯失節上作。加展

逆隱 二分紀魯作。以遠近大小別之。紀小於魯。魯近於齊。皆當親迎。

送姜會謹姜至。禮有所當。重與所當謹者。望國均失之矣。以要

夫人國之大事。總起將公之行。不重姜氏姜氏之見。不能防閑。相

承發。後以禮字。渾束之。收詳書。不言以至。是事實書法。加逆女

○桓 三同

○桓 是卷之四 桓上

○桓 送姜 大國之過於禮。雖內君之不及於禮。致之也。加逆女

○桓 會謹 望國不以婚禮出。失輕重之宜矣。加逆女桓 大意同。要

既字。乃字。見得到底。未嘗親迎。

○桓 姜至 經紀嘉禮。深示防微之意焉。

○桓 有年 聖經存反嘗之瑞。所以昭天道也。以有年爲異。而特存

所以明天之以歎焉。嘗也。作文以存異。起重天理不差。作借偶然

之異。以顯十七年之嘗。而天理不差之妙。宛然在目。聖人非以

此爲天理少差。正以顯不差之妙也。前半傳是來龍。率國以後。方

是到頭一穴。從來憤憤。

○桓 有年 六月雨傳 大有年宣 獨存二逆君之祥。以存異也。六

○桓 有年

○桓 有年

月兩比不重傳公只證他有年皆不書耳。昭傳倒重二有年上。異

有年。宋人謂曹傳九。兩讀聖筆皆決其為化工也。發天道之

微發人心之隱。兩傳皆有畫筆化工語。

有年。公不與盟。昭十。以祥為異。以辱為幸。所以為聖也。

不修春秋則為廢祥聖人以為異故特存。自衆人嘗情必深。出

聖人以為幸故直書。

○狩即。欲全王德而不地非微矣。諸侯田狩不過郊。魯郊在大野。

謹微微字指不地對上戎祀大事言玩每字然後字則有謹有不

謹仍不得全謹微須說得免非地之狩狩一端耳。

○治兵。大事太廟。文。事雖關於國者大而微固不容忽也。

○宋。傳二十七。立武宮。成。同。

○威。順。威與順合又當稱王德於微矣。只備威

順字眼皆兄不在淫獵之驕意。或出大閱。桓六。此滿。昭十一。反

上題。傳威順。指狩一事言。分調不

狩即。大閱。桓六。講武而農物傷轉為民思王者矣。以武幸意。總

起不地不時分作。陽農傷民之農事害物害民之物稼俱重民上。

○狩即。築臺于郎。莊二。講武與役之遠不念民矣。俱有遠字上

疾首蹙額等語下欲與借亡等語形容民怨甚切須痛發原圖具

同。臺。時。臺。

○狩即。王所。傳二。兩紀非地。示謹微正本之意焉。

○狩即。下陽。傳二。春秋紀事易地利與乘地利者皆譏焉。如原圖

具圖皆嘗所也謹微之意猶誼關劍樹皆國之門戶也待衰世之

意。

○狩即。大水無麥苗。莊七。全王者之德存王者之心。

○狩即。無水。成。王德王事無微經示謹微之意焉。舊破總用

兩微字不同上指非地對戎祀大事說下指無水對經邦大制

說全在聖人意上發。想到民舉疾首蹙額而相告人亦知謹微

起於違害所遂至此人便不知謹。說到天象極而亂莫能制人亦

知慎。但要他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虛虛消息人便不知慎。

○於微之意慎於微之意。兩意字是如此。

○狩即。執仲幾。元。兩致意於非地知微與初之當謹矣。

○同生。桓六。威。順。威與順合又當稱王德於微矣。只備威

順字眼皆兄不在淫獵之驕意。或出大閱。桓六。此滿。昭十一。反

上題。傳威順。指狩一事言。分調不

狩即。大閱。桓六。講武而農物傷轉為民思王者矣。以武幸意。總

起不地不時分作。陽農傷民之農事害物害民之物稼俱重民上。

○狩即。築臺于郎。莊二。講武與役之遠不念民矣。俱有遠字上

疾首蹙額等語下欲與借亡等語形容民怨甚切須痛發原圖具

同。臺。時。臺。

總作

桓則糾聘 兩嚴相臣之責皆以正大倫也 俱重書名上未發
或爵或不爵而已封未封亦就書官稱爵料之須用待活

糾聘 突救 寵惡恤患王法廢而不能詔王命微而能伸降從
中士之例超從大夫之例

糾聘 執祭仲 桓十 兩貴相臣之深惟任重也 俱有任重責深
句俱以相為主而以已封及王命重之上君臣下嫡庶

糾聘 禮聘 義二 因任而貴之重國賢而貴之備 下易秦人使
晉文同

桓則糾聘 河陽 僖二 錫命 元 經別君相之稱皆以重其責也
桓上

糾聘 戰郊 宣十 責相責將

春秋因是卷之四終

春秋因是卷之五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甥 劉

桓公申

五桓 春正月甲戌巳丑 聖經月日之紀因章見矣
以大義起創下甲戌巳丑着兩戌曰上故 對作亦可

齊鄭如紀 國小者其志惜存之者誅之也 志惜只是案遺重傳
末着齊滅紀之罪二句蓋後齊紀侯去國未明所去之諱必存
此相如乃知齊實滅紀異於與繼之義矣如此說方是聖人在
不削之意 加大去 莊 大志同重發誅意之教句 再加還三
元以鄭入三亦同

春秋因是卷之五

如紀 遷三邑 莊 春秋重與繼故於陳小迫小者教誨
俱有與滅繼絕意上詐設下暴

如紀 城邢 僖 誅陳小者之志以其與與繼之義悖也 下比
實作與繼只是使之不至於滅絕是得與繼之義作文以小國
大國安靖已意起以城邢形發如單 或主以與滅繼絕論走不必
義誅陳小

如紀 州公如曹 桓 存假禮以謀人依人者皆為後案也 何是
外相如上曹之為滅紀張本下書之為案來案本

如紀 侵崇 宣 志惜心逆者於修祀未成而畢露矣 上以專下
朝早大不朝小難起明滅紀之餘下以求成非道難起見欲君之

朝早大不朝小難起明滅紀之餘下以求成非道難起見欲君之

端

如紀 取須句傳二 非與滅繼絕之義非崇祀保小之禮

如紀 升陞傳二 誅謀小之志著輕兵之害亦異於與滅繼絕

之義矣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脫出城耶與傳元同傳八須體二本傳

如紀 叔弓會陳傳九 春秋與繼之義兩篇意外事焉兩邊須

提明得書之錄轉下存而弗削俱有傳二意故梁存陳外相如不書外災告則書

如紀 狩河陽傳二 以大事小禮雖似而志惜割敵誅意以下致上事雖逆而情忠嘆助原情

春秋是卷之五

桓中

如紀 從祀傳八 春秋于內外假禮而皆誅其心焉上志惜下情逆

何叔聘 官以子書著王室之狗也童稚及子弟之弱句正解之

子二字重徇私不能公引周衰以戒後世意亦要透

李子歸傳元 令狐傳七 下陽子謂趙盾能乃以將中軍須借題振

起不以賢不以能意又三國伐宋傳十 射姑奔傳六 同

如宣歸父如父傳八 取鄆傳元 舍至傳二 故本不足以累公

選而徇私則非也借比發傳就聖人意思說世故易觀氣

五都鼎傳二 同只歸父奔傳八 舍至傳二 同又缺放傳九 書傳六

同又敗箕傳三 晉侯伐簡傳元 同

世被易比

晉侯伐衛傳元 先且

盟新城傳四 或肩救陳傳元 趙

行父如傳五 或連友如陳傳二

鷄澤傳三 或連會就傳元 祁

上召聘傳八 士

韓起聘傳二

如傳元 非越后往事要齊如叔駘不食宣麻何世故可

用人不食

父故易比

春秋是卷之五

桓中

敗箕傳三 或缺入蔡傳十五

赦如京傳八 教復已氏子傳元 立

如夏伐陳于發未得罪于國未償又會宋會傳二 此

世故或作父不知趙氏已滅武非世家而同指皆武之

城漢傳二 新城傳四 滅甲傳八 鄢陵傳十六 有合于公

選則將相皆可世也趙世相范世將上以伊陟貼下以丁公貼

新城比易盟傳七 同

會號傳元 軼伐衛傳五 親與營弗避稱公選矣祁奚薦祁午內舉不

避親王生薦張柳朔外舉不避營主惟其公而已句上比易

澤傳元 會宋傳二 盈奔傳十一 皆奚午事若易韓起二無忌厲其

起 又季子歸則元 小白人莊九年 傳作親親尊賢又或上集

祭伯來元于洮 歸父奔宣十 舍至昭二 尊王命而明公遷而位

與類弗計矣 貴故賤故重命而不計其位父故世故重賢而不

計其類

仍叔聘 季子歸則元 用人關治亂視乎大臣之意與國人之思

已 上徇大臣之私伊陟三 下不緣宗親之故充元 九族

重兩傳末國家治亂意發揮

仍叔聘 初稅畝宣十 官制廢而田制變均足為志十 者慨也

仕者世祿帝王不以私意害公選耕者九一君子不以天下事

然然後夷狄 其後丘甲云 下比易用田賦三 十國

聚視丘 典時義胥失之役輕于勞民矣 夏則非時助紀長

則非義總見無愛民之心

從王伐鄭 端本以責君因寓正分存防之意焉 一頭兩顧三顧

句最重三意總為軍政之寓皆自聖人書法上發 加歸期

提過稱天同單

大雩 因變而誌僭祀精義見矣 諸侯原有雩入雩則僭矣 書

為記早謂之大是紀實都不見是書法惟因早以書而特謂之大

本是紀實本是記早而義自見此豈非性命之文乎性命之文本

祁子在聖人修經無所容心上就義自見之我即傳末明乎春秋

所書郊禘大雩之義義字在僭祭的說縱不知諸侯不得祭天地

大夫不得祭山川難道不知庶人不敢把別人的爺娘認做自己

的父母諸侯而祭天地譬庶人混扯別人爺娘而祭於已之幾矣

可乎不可乎在所祭的說泰山勝林放幾萬倍矣上帝又勝泰山

幾萬倍矣林放且看得一時僭侈的不像意了故問禮之本上帝

又怎肯與你胡亂厮混如此想春秋所書之義可見事物物都

有一箇恰好處是混亂不得的治國如指掌之說豈不了然特開

句孫氏汪氏註其頭而指月云國史原有此文此何所據不知大

說從何處見魯原史也書法既宜總收因早以書而信謂之大九

大雩 禘太廟八 四卜郊十一 屢存望國僭禮禮正而義亦寓矣

因事而書又有其失者也因早而書無失者也總重僭上傳來一

段要邊

吉禘四卜郊 三 享帝享親皆因事志僭焉 以辭為主而以

在喪于瘞不時過卜點明因事而書書法 清廟之頌于威之舞

羽毛之執大略之乘孤獨之載陶匏之具

大雩 吉禘四卜郊 三 隆二邑元十 觀聖人辨分之義而治

國之易可識矣

大雩 義歸二 僭祀苟免者正之以禮焉 性命之文惟會

之理上明此治國云 下其說行天下定云

州公知曹 行例不得存之述為後事本也 稱公提過重錄本意

以度其國厄遂不復作案以將有其求必先錄其本說聖人善如
 之意虛講將半宜味加寔來六大意同仍收本傳勿犯下
 如曹 葵丘九曹南九國君得從尊爵之稱意其嘗相乎王也
 以幸周公與宋公論起周制制州公作或保產或入相俱不可知
 要說得活
 會葵丘九曹南九兩精尊爵可以交通國者之稱矣天子王
 者字樣最直當就此發揮幸周公只就三公言勿兼宰說出幸
 周公聘三華元聘四或祭公八齊納幣八亦同
 如曹 會葵丘九以父師保釐以刑罰入相以幸臣兼師保以三
 公行端接須因周公而想州公之稱方得傳志
 春秋圖是卷之五
 紀外交以著夫國之跡存時記以彰實禮之實
 梁丘三葵丘九毛伯錫元召伯賜八君就臣爵同異之義各有
 屬也
 追戎一梁丘三葵丘九敗狄文十 稽公與夷之稱而尊王樂
 夷之旨見矣九此下通通王所宜切戒
 寔來 名託肉之君訓保國也今在商度夫子所以待州公者上
 發正名意自取依或字活點為自暴棄之戒意要發 加獻舞十
 和益七曹陽八大意同或棄賢三句一總活用
 石門寔來 派那二諸侯有尊尊而失地履親者非其會矣
 以諸侯不生名起制下分二服總發正名經世之本一句去

石門同只輕入不名意
 寔來 獻舞十譚奔十弦奔五異待託國之諸侯而勸戒昭矣
 以託國之禮辨起遂以失國不同說破昭傳側點小二段後大發
 勸戒意 加溫奔十益來七陽歸八同
 石門寔來 獻舞十譚奔十弦奔五以不生名起託國之禮二
 段中仍以不生名句一昭餘同上
 石門寔來 譚奔十變例以名諸侯以失國之非不幸也石
 門辨起譚奔比斷 加弦五溫十同
 大衛二楚丘二曹陽七陽歸八諸侯有自強自棄之殊足備春秋
 之勸戒矣 末二句搭
 春秋圖是卷之五
 寔來 譚奔十滅邢十滅姜十六 最大地履親之罪故獨有所
 名焉 以失地滅同姓則名何傲王上辨自取異于不幸下辨中
 國異于夷狄 下出執虞五滅邢十二同俱原情俱以有罪無罪
 為辨寔自取異于譚故寔獨名邢非自取異于虞故獨名
 寔來 譚奔十滅遂三滅遂七歷觀春秋所紀而勸戒備矣
 一有罪一無罪于託國之爵待以不齊之禮善惡勸戒也一不
 義一不服以亡國之餘能行不測之事強弱勸戒也
 寔來 戰韓獲五春秋正名故致意于失國君國者焉 上書
 名下不書師敗績兩邊皆有正名二字皆以孟子語辨起
 寔來 納頤十二 經于失國之君有不與其託與納者焉 諸侯

禮起重失政下以違時易地起重失權詩戒未雨易戒履霜

同生
入陰
荆聘
札聘
兼帝王之道以上法體天

謂二心以待吏，子可繼賢可繼威以刑接以繼。比刑聘傳。

札聘第二十九取節聘仲幾元酌神繼之宜泰文賢之中首

有兼帝王之道意比午卒四傳

同生札聘第二十九取節聘仲幾元酌神繼之宜示命討之公可繼

可繼忽褒忽貶全要說得活比入郢傳

冬紀朝未拔於大元所主矣宜以志不在朝桓得免於貶

便傷其失所主傷之中寓惡桓意加會郢再加大去元

只帶貽嗣意

鄭延五乞置八孫齊十五乾侯三

鄭不聽孔叔失親之戒魯不聽子家無信之言榮辱成敗分

紀朝大去莊新城文四葉林伐元主人者有得失而成敗

陳靈公棄楚從晉晉伐鄭以救陳也

春王正月十四城濮十八新城文十盾救陳元觀二國得主之助

主之所係非輕矣上晉文主秦而後國致賜下陳靈從晉而楚

侵晉救

紀朝戰紀十求援非人勝敵非策上以晉鄭證下以鄭蔡

證脫出鄭迷五侵蔡八取郢元鄭蔡元係失主倖勝之禍

焚威丘欲推愛物之心而紀淫亂以寓意焉此時亦可火附但

焚林則盡鳥獸草木兼誅薛中心字重

焚威丘滅甲氏六雨惡盡其類者仁愛之心也以愛物

民立意上物無遺類引易禮下秋無遺類引伯禽宣子

焚威丘肆大青十二取物過於忍愛人過於縱皆可訕也

數鄧朝望窮於黨惡者而討賊之請愈迫矣二意俱從違字發

須將二意渾融提明即以罪二國自違違來朝以絕天下用刑之望

流小一直做下後依傳總收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加石門

秋七月六只發例起脫出石門三秋七月六主編若爵以明

分備天時以明政仍舍本傳做

鄧朝獻舞莊城邢二十五違國親惡直比之失守覆親者焉

須說得失地滅親之惡極大方於比殺鄧有力加石門三只作

例起

春秋左傳卷之五

滕朝桓二殺鄧朝建鄧半焉朝桓十五不無惡之誅不一而足

存人類也總論總作三或字見無所不用其誅非謂罪有輕重

衛朔奔桓十小邾朝七命與討咸備大之道也上雖茂職逐

之寔莊王斥之下雖桓公請之寔惠王命之信題發意不重事迹

要見命討不可偏廢意又須緊貼天道法方與去秋冬相關出

齊人伐衛莊二十八踐土莊二十八同上比舊用會元下易滅甲氏主元

糾聘四殺鄧朝兩絕討罪之望而寄慨於天道焉總問起書法

上只罪王室下通刺諸侯去二時意要發書名依傳帶收加

秋七月六亦主賞罰說方附

春秋經傳集解 鄭玄 卷之五 十 執意如 昭十 召陵侯定

意惡食利者賤之無所不至焉 下或畧而不序 云 比朝歌

已卯 辨內祀之為時而聖筆之志有為矣 只以傳末非以不

時二句作而合時自在講中然須以春秋用周正紀魯事點出合

已卯 下丑 合時之祀為禮禮紀也 以上比為

祭在中發之辨其為再祭之禮而青一申說下

特即 已卯 即魯戎祀之期而見周之用夏時矣 分單禮

禮須發夏時得天百王所同其符其否所以當從與周不改

意遂 已卯 以益求 不削時祀以彰後 不諱國惡以彰後

加丁丑 益 八 同

家父聘 有所不責者備相責也 文中不宜板罪幸糾但發明相

所屬之重相一壞百凡倒置百執事固無論也論相意極重體以

此見三字從學者討出聖人意義來前後虛發意而以書法點在

中 加糾聘 同但兼糾書法耳總叙同德發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糾聘

古書聖人書法上看不重事實

已卯蒸八丁丑蒸三不雨二禮勸民皆屨書以見取貶焉

丁丑蒸乙亥皆桓十望國之祀讀與慢皆非也

祭公逆輕使之而致其專徑所譏也重王輕使上祭公專行

王致之只人在內購收不稱使速字只作事實

祭公逆劉夏逆五禮自有節輕使大臣為失矣以卿逆公

為得禮之正起將靖公合禮不書證明如單發

季姜歸示婦道于王后之稱教化原也須從化天下以婦道句

發揮勿太著季姜

逆王后桓季姜歸桓有抑揚之詞而毋備婦道耶矣同一后也

季姜歸是案之五

自逆者云自歸者云此意要疏達正始二句總其分歸

季姜歸王姬歸莊十于王后王女無尊詞謹婦道也

季姜歸歸鄭莊十抑王后而推內女皆化天下以婦道也

季姜歸會首止五抑揚王后王儲之稱一以婦道律之一以君

道尊之也自逆者而言自歸者而言自天王而言自臣下而言

下易葵丘九同破云婦道臣道之訓垂於抑后與相之書焉

逆后桓姜歸河陽十八賜命八君后之道具於春秋之異稱矣

各兼分與恩二意然各須重下邊

射姑朝急修禮而忘危祖賈兩有所歸矣責父子皆以宗社為

重無書法何急于朝桓兩邊俱用此句本非王事來或十終生

齊母桓十鄭盟洮宣八國儲之山凡以動王事也上通

王貢下謀王室二此非朝于

盟洮桓八盟威成十五維澤襄三會申昭四禮固有序嗣

君者其急於出必有謂矣上二比已誓下二比未誓先將典命

提明後體世子固有出會以下至急述職也一段意作按同生降

必皆已誓者先與佐皆稱世子可謂未誓者若以繼子為未誓

此以為已誓未誓之殊乎此題亦未妥

射姑朝秦人伐晉宣十主孝子盡道以事其親云搭下用魏

顯嫁父妾事

射姑朝仲孫冰二修好之急者交實其父子省難之役者交責

射姑朝是案之五

射姑朝高子盟二責從命非義美哉命得宜子道臣道下易

首止五同

射姑朝鄭逃五狗父命狗君命俱在世子上意此題或主

射姑朝盟危莊二下主狗母命上世子君之或下夫婦倫之本

春王正月以盈數正大惡明管理也天人懸遠要就盈數內發

出紀官意

桃丘弗遇與國負約春秋所惡也就初約中變變字內便處

涵信亦可指所變必是好事意後以書法挑明於則字蓋字物

審地意輕收弗字

桃丘戰桓十 失信而見惡於春秋合之後事之譏而

無疑矣 此就說經者悟聖人之意說將二書法推出惡失信

弗遇追弗及僖二 兩以還詞紀兵好失信失正之罪明矣

弗遇弗克納文十 約信而失信者可譏聞義而徙義者可予

桃丘會彘伐桓十 約信而終于失信疑義而果於不義

戰郎誅外兵之來誅其以逞忿來也 不知類意遂發誅而不

以聽句正是汲汲誅討意書來戰正以三國為主首齊即在內抽

出的帶收 加侵西 伐北僖二 同只辨起來戰書法 再加

四國伐僖二 盟桓二 會桓二 同

同國齊僖十 大鹵昭元 兵之可用者惟誅暴應敵而止矣

事發傳以重兵意起然後分講上邊雖講誅暴禁亂却要影射得

道縱欲下邊雖講不得已而應却要影射得已不巳而先之 出

滅庸文十 楚子入陳宣十 同只倒轉誅暴換禁亂 加本比倒作

盟越桓二 會桓二 戰郎 隱大義而逞小忿春秋所誅也 以上二股

翻斷其不知類意收來戰書法 親桓桓尚有疑端之心至惡相

而徒以小怨恒益無顧忌矣

盟越桓二 會桓二 三 二國急於好逆君宜不復有兵內之日矣 則首

則繼四字有結好恐後意定字濟字俱是有氣力字須狠發

含天下之惡無人於此者釋此不討更無可討意

四國伐鄭隱 戰郎 同詞以變主兵之例重大義也 體箇字中

重討桓上方與州吁緊貼 要知場從吁固是定惡而齊伐桓亦

是定惡有此私忿一伐便使他自家看得止有此私忿惡禍身子

十分潔淨十分堅牢無復有惴惴不安之意矣

戰郎 同國齊襄十 紀兵有兩特筆書所以甚其罪也 未有書

求戰者未有書同者 搭國書伐襄十 亦是特筆至諸侯來伐無

有不書四節者

戰郎 山戎莊三 舍大惡而逞小忿舍近政而貴遠畧

戰郎 楚丘僖二 陳大義修小怨斷大節市小惠 方伯之職天子

之權

春秋四書卷之五

戰郎 澶淵宋災襄十 春秋重討賊而兩敗夫不知類有焉

戰郎 執意如昭十 戰者之所以戰者非執者之所以執者非

下貪上恃昭十 下貪以昭十 云 俱不能修方伯之職

因是卷之五終

春秋因是卷之六

麻城 柳之煩惠連著

甥 劉 輝聖初校閱
同社王承時篆書訂

桓公下

惡曹 示貶於齊曹惡其固悖道之黨也 須本戰即來發他爲盟之非

戰郎 惡曹 好講於悖道之後經惡其以悖道終也 不以道

字即前傳悖道道字指討桓說須體既又二字串作大收二書法

于後

執祭仲 以相臣而見脅經使之還領其任而自愧焉 重不能

忽之位勿與立突平看此身保君就事權上說

執仲 突歸 忽奔 命臣見脅而不保其君失職甚矣

同卑以下二北入講內却不可平書法卑倒執仲 加孔父

伯元 同美惡同詞經權并用只繳處一證

突歸 忽奔 即二君之廢置而命臣之罪見矣 不可兩

總叙總發不能保君意仍倒執仲書法

孔父 祭仲 經于見脅之臣必變嘗例以大其罪焉 雖昭傳

起倒單作而輕重權衡意須發透

執仲 會蜀 祭仲行父俱不能使其君尊榮一以天子命去

一爲國上卿

突歸 庶君爭國之易經正其不當立焉 以不稱公子絕之起大

發不當立歸者易詞用在後辨其非順 馮曰玩突不稱公子絕之也而即繼之以小白入于齊 蓋小白亦不稱公子傳亦曰以王法絕之但小白係國而突不係國於此辨個順逆出來可見內無承上無稟例不得稱公子其斷罪只不係國一書法時說把絕之也便作正意則義不可過於小白矣

突歸 小白入 莊 子奪嗣位者辨其分也 只重不係鄭與係齊

上嫡庶長幼作眼以不稱公子總起大發明 字正字難易各帶

突歸 忽歸 許叔入 歸入之義不盡以理衡

也 歸入開作要見詞同而意異難易以勢言順逆以理言說易

處須見出不順說難處須見出非逆

突歸 易 入 樛 五逆 入 夷儀 五難 行歸 六順 詞有理勢之殊

於二君之再復辨之矣 亦主歸入出但只就突衍二人身上看

突勢易而理逆衍勢難而理順總叙後即以歸有二義

先提明然後分作

祭仲 穀丘 逆君而扶之者衆無煩于易詞置疑矣 內

則權臣二句搭雖說他易却要隱隱與順詞折辟

忽奔 以宜君者而不能君自取可知矣 須本分正上發不能君

意不獨仲罪非關失援總發明其自取也欲人日強爲善意末要

發揮

祭仲 忽奔

強國君臣之不振皆自取之也

統仲一忽奔一伐陳二會號昭君相之不自立有愧於賢臣矣

忽奔一伐陳二會號昭嗣君不能自固禮諸當強者而有憐矣

依傳問倒忽上說明子產之不待助而忽之自取自明

忽奔一會號昭強弱存乎其人不在援之有無也例舉以子產

形講

國新城倍宋伐鄭二晉秦圍鄭三入滑三楚子圍鄭宣十伐

陳二會號昭積衰而復振賢臣自強之效也或本注註加

計執仲忽奔以國強而困內難

伐陳二會號昭賢臣之當兩強皆以自也要摘寫變其害度

意以鄭簡總起馳詞就禮重禮上禮固自立之本志士仁人須

發傳中自立自取自強相應總辭不宜借助大國此意不可忽

自立也俱當晉主襄二二傳却卻朝事一朝楚而有廢之役以

晉不禮也再觀蒙而有蕭魚之役以楚申禮也迨至石孟討而洪

梁之明年與嘗耐矣東夏靖而二年之四月總會期矣明有變

今于產語中遙搭四股是左傳題外尋珠也

當晉易比

盟平丘

爭賈

會平丘昭十三○問學乞事在昭十九年有平丘之會

公即位昭元○以填館恒事在襄公薨之月也

當楚易比

舍之入陳二二十元○陳為楚與而鄭敢報之

楚陳蔡伐鄭二二十元○鄭不服楚○當晉邊無壞節而明

執仲一會號昭兩觀鄭相自取自立與矣俱在相臣上論不

用援之有無意上以事權起下以侯制起

突歸一忽奔一伐陳二會號昭同上上二比影祭仲

蔡丘一會號昭齊鄭之君臣能振于亂與衰之後者也上以桓

形塞下以產形忽此諸兄莊傳加乾特九良齊一十同

會號昭國蔡二元○觀于強國復國之臣皆自立之動也此

遂一莊十傳有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句

會號昭歸三田一定強國顯君之臣可以愧不能者矣上有則不

能立爾能字下有必能以其君能字此行父如元傳

振楚丘二會號昭亡可存而弱可強保夫自立與自強矣上易

越入吳三主勾踐比至晉六傳

伐楚四戰韓二伐陳二會號昭天下有至強者制與禮也

上天下莫能與之爭下卒莫能屈指召陵楚盟昭元

號昭元盟平丘三昭十比三國伐莊四傳

真伐八晉伐九會號昭平丘二昭十背晉招內外之兵用發亮內外

之患比貞伐八傳只侯蔡獲八伐陳二同

盟戲九會號元昭 屈人而不屈于人謀與詞得也 上楚師遂屈下

卒災能屈

統良霄一 伐陳二 會號元 昭昭 善詞當內外之強善謀成
內外之功 比蕭魚一 傳主知盤 出伐鄭蕭魚伐陳會號同

十二國伐鄭一 會號元 昭昭 子產以禮當楚楚莫能屈悼公以謀駕
楚楚莫能爭

伐陳二 會號元 昭昭 昭昭 舍至昭二 魯鄭之賢臣皆能抗內外之
強者也 只會號舍至俱以禮當強

伐北鄭二 夏伐陳二 觀賢臣却敵當強而失身失國者可傷
矣 比盜殺三卿十 傳

聖賢是卷之六

伐陳二 會號元 昭昭 夾谷定 聖賢於內外之強皆抑之以
禮焉 當晉當楚變齊變魯 比邱陵六 傳

伐陳二 會號元 昭昭 定定 聖賢於內外之強皆抑之以
用禮以華強都 鄭自五伯之後魯自三桓以來 只會號十 傳

伐陳二 會號元 昭昭 定定 聖賢於內外之強皆抑之以
同或主此慶父奔一不待後而立一 觀二國強弱之錄而賢之係

十國重矣 子產當國勢強伍員去國勢弱上以五霸之後益以
侵削起下以戰勝諸侯威服天下起 比長岸七 傳

盟折 夫鍾 闕 虛 龜 會盟之無可恃詳存之而世可以悟
矣 全重屢數字上發屢字數字從不削看出春秋之志數句重

盟折 紀內臣之結盟將以明其不可恃也 屢盟屢字即在數會

上見蓋會亦以申固其盟也 只出一盟雖不見得屢亦要含蓄下
文柔書名蔡叔書字點起

一盟四會 武父 戰宋俱桓 詳盟會之不足恃而公世之志著
矣 叙處就將末二比證明離叛然後發意

武父 伐宋戰宋俱桓 觀內外兵信盟會之卒事固然矣 武父
之盟正為伐宋之地兩條原是一串意總叙渾發盟會不足恃意

武父 即內君謀大之盟而往事皆虛矣 不必斷罪只據此離叛
之迹以見盟會不足恃而前日之盟會非也 宋辭平故有是盟單

聖賢是卷之六

指宋離叛說玩下傳屢盟句便見不可因此盟謀伐宋添出會罪
叙與宋對

伐宋戰宋 於二國正人之兵轉以正二國焉 惟宋可伐而不能
伐正見魯鄭不能治人處合二書法總描為得

會復 鄭鼎俱桓 執仲 突歸俱桓 一盟四會 武父俱桓 伐宋戰
受兵者未嘗無罪然兵之者亦甚不反已矣 宋責賂非指執仲

公之時乃突歸之後執前言而需索無厭也公欲平宋鄭正為鄭
求免於宋耳事本一串敘要明白

鄭鼎俱桓 突歸俱桓 二國自處於不正則非發罪之人矣 加會復
二執仲俱桓 同

齊人伐衛莊二取須句僖二主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句上奉命討罪下專命存小

齊人伐鄭僖二晉侯伐衛元俱用賢治不肖本責楚朝溫來說

戰郎桓紀內外之兵而罪各有所在焉皆變以主及客之

例卑者罪於客此特筆也總起分作透發來往二字魯固可來但

一來之故則非也宋固可往但往之人則非也

盟越桓會稷僖二鄆突歸桓十上題兩傳脫出鄭則首盟齊

則繼會取賂者桓資力者突舍其大何以畝其細有諸已何以非

諸人

戰紀 保國有道以戰基禍者非兼矣自治二字重要發得勝與

滅相倚伏的機括緊切須寓傷紀意及為他設處意勿板責他為

援非人只帶人加大去莊四同只作不能保其國

鄭人伐衛僖二伐北鄙僖二滅江文四同圍齊襄十歷觀應敵之道

不以勝為嘗者也以紀為主借列國以比斷之從彼為無道

句起至已亂之道乎幾箇轉折極要體會

黃躬易比

晉侯伐秦文四穆

秦伐晉文十河曲傳前年秦師來伐晉不

辨喻易比

秦人入滑僖三十三

強高詞

會戰昭元

上訴易比

救江六三晉以

召陵役定四蔡告於

下告易比

圍宋昭二十七宋使

狄侵西文七公

行父如晉文十五以齊

楚鄭侵宋成十八華

豹如晉襄十六以

秦人入滑僖三十三

石買伐齊襄十七齊

取鄭昭元晉人

入鄆定四包

傳多已引衛傳多彼為無道句引咎此此宜用鄭人伐衛

方安

侵秦獲貞伐俱舉定四圍蔡元觀兩國見禍之繇自治貴矣

要發禍福相乘意透而小國大國處亦要醒豁

戰紀 彭衛文二春秋兩惡應兵以其失應之道也二傳俱有

引咎三項宜總用起見小國大國待敵皆當如此意

戰紀 鄆陵成十倖勝之當戒無小大一也上非已亂之道乎

非持勝之道

無水 歲有膏燠可以觀政矣 須玩一察字

春王正月 君于茂 朋于鄒 歸開 俱隱元 觀大訓之載而其所察

者不可忽矣 一經說乃於開卷連出四凡不成通刪

夏五 觀經有不益之文徵聖心之慎矣 是學者因此以見聖心

非聖人傳之以示慎視此為鑒意要發

春王正月 夏五 聖經所以稱作在義不在事也 須即此二事

以見脩經大義勿專就二比說上比兼筆削言 宜如傳例下本

可對 亦可作

語盟 紀實威尊盟而特著悖義之私焉 前定點過倒非友于之

義作 有寵愛之私反非友于之義然有議論其所以書各

寵過必不能全其弟故不以兄弟之管例待之以其勢必不能保

其膏分也 任之所以為私 魏云書名兄弟雖親而分則臣不得以

此供非

語盟 許叔 桓十 蔡季 桓十 高子 二 屈完 四 經於貴戚前定之盟

而變例以罪夫寵之者焉 將高屈比出前定叙起以許蔡挑書

各重私愛斷作

許叔 桓十 蔡季 桓十 高子 二 屈完 四 上隆具分之威於君者形語

私親下明其權之定於臣者形語前定 經重不倫而許叔蔡季

諸盟 高子 二 屈完 四 攷諸未定之盟之書而知貴戚之盟為前

定矣 主傳前一段作 或主以前定未定辨起仍倒私上作收書

可類見矣 時文破有云春秋辨貴戚前定之盟而懸其君之私

是以稱使為惡私書法非以書名為惡私書法矣又有云此事以

辨前定之盟而尤懸之者為是孔子以高屈之盟非前定

以高屈之盟為前定之盟此則謂者甚多姑舉此以例其餘

高子盟 二 屈完盟 四 略舉二臣之盟以其非前定也 體特未定

句以紀實議論發之其裁命處只將來作案予其能權固非然亦

勿涉擅權

語盟 肆大青 莊二 親親而至於私非所以親親矣仁民而至於

縱非所以仁民矣 垂教意 加新作門觀 定如傳例單 以教忠然傳有明文不

御原災 略望國當新之役 示重本之意也 全自聖人書法上

比在後發之 御原災 築臺于郎 莊十一 奉先異於自奉所以略之也 同單下

御原災 作南門 傳二 役有不必紀者皆國之先務也 新御原

不書宗廟以祀其先也修泮宮不書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也

御原災 楊李 定十 經略與役報怨皆以孝教天下也 上以為

嘗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下削而不書以為嘗事也其肯微矣

御原災 滅陸渾 莊十 略與役而怨用兵亦因其事而已 下與

開土服遠以圖強伯者異 出伐山戎 莊三 築臺 莊三 係脫母

乙亥嘗 特志時事之嘗以其失禮甚也 欣嘗以物成薦新為美

舉於周正之八月則物猶未成周官每戒期日而享舉於災後
之四日則禮多未備事字心字宜發亦要體弱則字有云不
敬處施於事者其發於心者如
此申請於兩則字之神不貽矣

以四國伐鄭春秋謹兵制而私相用者罪焉列國之兵云
兵為天子所統非可私相用者大亂即在私用上看不說向私用
後面去宋與四國交股斷罪加武父戰宋俱桓只作修怨事實
再加勳仲突歸俱桓亦同

以四國伐以楚伐以吳伐以王制論兵故造譏夫私相

假者焉總叙後同單作三怨字要玩正私之責
齊人伐衛莊二十八召陵侵定四公與會兵制有統下焉者不得

以私亂之矣主兵皆統乎天子句

以伐鄭會賈伐兵制禮制以意亂之皆罪也弱假強小
加大二傳俱有意字俱重杜亂上發大司馬九伐大宗伯九儀

求車謹王使之下徵欲上以無求風世也通傳在求之流弊上
發揮傳末見王室二句重看

齊母傳七黃父昭十五稽諸侯之職貢知王室不必下徵矣
主各有職貢句起繳要見桓王

求車盟尾文十祁犁定王室征利而下皆效尤矣
盟尾文十會尾文十召陵侵定執執樂神定一下謝於利王為之謂也

諸侯大夫分都歸宿王者身上只盟尾執樂神同出歸終

莊六○會夷儀定十五公圖成昭十八梁丘據又五國伐
衛非五齊人伐鄭中侯同

突奔正出君之自取以本理天下也自取只體貼君實有國而
出於臣語意虛虛翻論本正而天下之事理句要玩加衍奔
四款奔昭主凡諸侯之奔數句自取事實要別衍蔑家卿款多內
變大意如單

突奔入標桓十紀諸侯之出入端本謹禮之意寓矣祭仲送
君沒而不書正本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謹禮上端本清源之教下

強翰弱枝之義
忽復歸紀嗣君返國著其不能君之實焉惟君位已亡故為既

繼而復歸二書法非判然兩意也只在明字謂字上取意以直書
其君位之亡與既絕行文方妙若根奔傳來狼斷他不能立便非

傳意矣末一段是因諸侯而難及大夫耳觀加忽奔桓十大意
然字可見著主義所當復作非是

忽復歸桓復歸桓二別返國之稱酌以世不世之義而已以
稱復總問兩邊事實不重只借以明諸侯大夫之義耳加忽奔

桓十桓奔桓十同官與國異故有世有不世焉只借題發可
子同生桓盟折桓十

復不可復意下比易無不入二同

許叔入復國而舍復國之義春秋難之焉義正是易處不以義

復國而因亂禍入則進退觀望不勝其疑畏是事本易反自何難
處做了孰能與之爭正與難字對看 加入許 只原起無罪
事實 再加突奔忽歸 俱相主因亂句
邦卒葛朝 小國慢王以黨惡所以狄之也 不奔喪而朝弑逆中
講要看皆字相率字

入標 則據強部有復國以謹禮訓為國也 既入於標則其國已
復矣句極重作文全要就書法上發聖人垂戒意謀國之誤句當
玩

克段元入標 衛奔 比歸 墮邱費 不戒而貽患
禮者致垂戒之意焉 以莊公不戒制京之禍而城標貽患重
者其為是之方

次入衛楚引到墮費隨以墮費體出則屬公復國之意大發垂戒
克段元入標 庶君有復國之藉忽前戒者所貽也 依傳如卑於
克段內兼點出制邑

入標 衛奔 比歸 著昧義之戒以強都之必貽害也 引
二段末大必折有國之害既以証上文謀國之誤又以起下文於
屬公復國 云書法之意宜會傳意行文

衛奔 比歸 墮邱費 豎必然之害而謹禮聖人之處
國已然矣 昭故字口氣做下上二比只証明末大之必折故未
子云 雖聖人為國亦不能外禮也

衛奔 比歸 昭十 害有必至衛楚其明徵已 以謹禮提起分

作須看末大必折一必字要即二事以決理勢之必然不貴泥定
事實上講 出會滅 楚子伐徐 同 楚邊或滅陳
滅蔡 昭十 武陳蔡歸 三 俱同 武邊近衛陳或單搭滅蔡俱非
入標 墮邱費 聖人示越禮之戒觀其謹禮於魯可知已
如傳即夫子行事以證書法之意

入標 滅下陽 示戒於設強都棄險邑者皆待衰世之意也 破
強都字是向 強都所以稱國故不可設險邑所以守國故不可
云設險非也 復國不書者標既入則其國已復矣取邑書滅者
棄衛楚秦蜀 下陽既舉則其國已滅矣 下易城虎牢 同衛有蒲戚楚有陳
蔡孔子行季孫虞之下陽趙之上黨孟子語滕君

入標 城中城 內外之設險非謀國守國之道也 國不可不
謀莊不謹禮而城標則謀國何其誤國不可不守成不謹禮而城
中城則守國何其微

入標 洪梁 設險貽患委政貽患孔子行季孫周公戒成王
人標 叔弓會陳 上刑而不書居重馭輕小國之事下存而弗
準與滅繼絕大公之心

陳蔡歸 昭十 柏舉 不能謹禮勸費均非所以為國也 上城陳
蔡用昭十一申無字語下葉伍員用襄二十六蔡聲子語比長崇
昭十 傳

衛奔 比歸 昭十 歷觀據險取眾之禍而

衛奔 比歸 昭十 歷觀據險取眾之禍而

俱主助突說。蓋立嫡立長。乃王法也。當惡附奸而宴然飲。正足
莫之禁處。如此方與書至貼合。加會費伐。只作事實。或升
似伐。

冬城阿。新重勞民。即合時之役猶謹也。

朔奔。名失國之君。以其兄絕於王也。雖以王命作主。只重絕類

之。陷其兄使至於死上。須含不可復入。與諸侯不當納意。

盟。要盟於大見小國之不得已矣。主隱總傳小國於大國不

得已而要盟句。平齊紀且謀衛故。

戰奚。特諱內兵之挫而擅兵之禁嚴矣。主鄭人伐衛。隱傳內兵

書敗曰戰句。殺梁曰吾敗也。然隱更一時之告安得為勝。

蔡季歸。所貴乎歸國者其無爭之心足貴也。須從歸上說。

陳為妙。末以劉敵四句總發之。不可分貼。收稱字而書歸書法。

蔡季之去。非憤心於國之不得。知封人意屬獻舞。而不欲以次及

拂其心。其歸非親心於國之可得。聞封人不祿而奔喪。不以不立

已故而忿然忘情。故曰以道以禮。一說以禮禮字。即孔子達以禮

或謂指奔喪說。不知春秋非美其歸。要其不違歸也。有既歸何以

不。行國獻舞。而矣。句。自明意有歸則先。去。心。持誠舞已立而後歸

申。看。總是不字。一意此說亦好。但前說則已。

蔡季歸。華元奔歸。成十。春秋于二賢。以其得去就之善焉。上

始終以不爭為心。下始終以討賊為心。俱串在歸上方。妙。劉敬菴

徹。比履奔。主去就兩得。進退兩失。

蔡季歸。季子歸。蔡季以不欲拂君兄之心而去。以盡送往之

誠而歸。季子以力不支而去。以見思而歸。下收曰季子曰來歸。李

之出。方以為耻。只歸一邊好。與

蔡季歸。舍至。經於內外之賢。皆因其歸國而予之也。以

道以禮稱字。以忠以禮稱氏。各側重以禮句上。重不爭上。看。下重

衛社稷上看。

蔡季歸。宣即位。代宣十七。貴戚之責於春秋。其善於去就出處

之際者也。智足以云。力足以云。是以見貴於春秋論情。

云。言義云。所以取貴於春秋。

蔡季歸。歸奔。二。兩臣之去就。皆有當於春秋焉。下云。歸之

蔡季歸。歸奔。本。

去合乎春秋。只去一邊對

蔡季歸。哀奔。歸國以禮。去國以智。下云。書曰子哀貴之。

下。只去一邊。對上去與歸。不整。將上比

蔡季歸。桓傳。

蔡季歸。桓十七。鄆陵。成十五。樂。愛君父以禮。可以言忠孝矣。

要發是為孝。是為忠。以極尊稱非禮起。徹歸蔡季。出蔡丘。下拜

秦人伐晉。實十五。魏。同。出貞伐鄭。出蔡丘。下拜

却。同。又貞伐吳。同。屈建滅計。同。亦同。下此。出蔡

之。無此。股。俱。相。不。可。蔡。一。哭。

春王正月。以王法正逆君之終。以永無救理也。加平州。元。教。

成十 同全要體貼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意
公與姜氏如齊 內君失開家之道特治其本焉

春秋因是卷之六終

十九

春秋因是卷之七

麻城 梅之燭惠連著

同社王承時錄先重訂

華公上

春王正月 紂內君擅立正大倫也 無承父不稟一申丁無承

不可加貶無字不字原有斟酌

子同生 桓 春王正月 擅立之罪不可以嫡嗣爲解也

孫齊 經於國母之山權恩義以示法焉 愚輕義重是爲過

待母之法全據書法斷之只收孫字 加孫和 只主表表去

弗返至義重矣一段重本股作

義重 宋人國曹 內君待母之義宋許之詩其細也

姜氏如齊 莊二傳上諸禮夫人職職下宋襄公母賦

聖人錄於國風 意斷於然 題此九切

逆王姬 畧內臣之主體婦立人道也 只重義不可受一意吾字

我字與兩齊字相應

義不可爲主上當表意串在內玩有父之警方居苦境何可見

本本字指辭而弗主說惟起初不曾辭得所以今日隨你安而

就終是不妥

原叔錫 王室追寵大惡春秋譏其違天也 追錫爲諸侯也當有

甚矣二字 出錫命曹伯歸 成六 一僭賞一失刑上傳天命

也 典滅國繼絕世誅亂臣討賊子 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入不

若贅庸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特書誌亂之所繇稱人謹其始

黨讐以虐親春秋所深貶也以釋怨爲主而以況與

甚之不稱公子忘先公之讐不得爲先公子也

奉命以存祀。未有悖於人臣之義也。先將不書。亦不書名。并提挑明聖人意思。後將季所處時勢如此。而承命爲不得已。

之計、渾融發桓加如紀桓紀朝桓遷三邑元只原起重本比無罪

一意作
加庶其奔襄二
鍼奔昭元
夷奔昭五
辰奔定十
只作用地

書奔去國書名之例辨起
 再加許叔五
 蔡季七
 亦同

庶其奔十一 鐵奔十一 元十一 年夷奔十一 辰奔十一 觀夫貶用地去國者而知

與戚之見諒於春秋矣
俱重在人臣之義上
雖做大夫亦得

云云
公曰此一役而意不
要於至今季不事年
教同上

用云地必加艮一段而意去其艮不在云云

以庶其安局
桓季人
威命昭定
歷觀待貴戒之例

則中涼存祀者之清矣，只到不書名半邊重存祀上而有命亦

不可盡

待貴賤之異論其所以去

全在書名書字上見出貶不貶意許蔡亦在去國上論

無罪、
賊懼、
選出、
奔辰、
挾卿、
去國、
須本、
無闕、
宗社、
之存、
亡而、
輕於、

去國方與本比相昭

叔入桓十 蔡季歸桓十 兩字貴戚皆以其無可恥也 夢子是

還以膏例無子意只要影紹書法連無罪意亦輕救迫於齊耶之勢而去季避乎獻舞之嫌而去須點出不得已意方賄射本比

不貶君臣之去國酌之以情與道而已

祀以公子不當去國問起下全民以諸侯世守問起俱收不書名

奉命紓患申命恤患上不得已下不幸上不

名下書字

城邢元僊奉命存祀者以情恕之桓命存小者以權予之

天下無道云則季爲無罪故無貶中國衰微云則桓爲有

功故與之

內君之駐師亦不勇於義矣 只重義字以救紀爲主而以

○見○子○只○是○故○也

莊公何嘗見義來謀侮見義不爲退身乎只太清

宜○救○抑○也○宜○抑○兩○邊○都○洗○一○牽○破○手○風○事○生○云○縣○祭○月○一○品○此○

前以員名香。去需基矣。當時借道界之。以逢君之惡者。必以聖

人下肯扶之說。定借次補發之。作文須識此意。春秋之所

○不好不意好不敬切○

次重信信駐師之懷貶其怯與慎異也，以次字總起重代。

按二字分作俱以義字斷須看傳首春秋紀兵傳末領義何如耳

兩句、

見義不爲放義而行之師。非代鄧之師。合作爲是。

○又次國次師事主伐而次以
大為善以據長計非作戰更惡
使蔡伐楚四次鄧元利用伐左次无咎
書救成六偏陽○進○墮費○勇○吳救陳○法○兵視諸義不專
退怯勝也 要歸重進與勇上此借題發意勿涉贊詞 墮費主
仲尼命申句須樂頌下伐句 玩傳此段首尾只有勇字蓋進即勇
曰吾請退以為子名何獨非退而必謂
之怯耶當讀則出亦當總用勿分貼
退比或易楚子圍鄭宣十二或士句侵齊宣十
勇比易夾谷定十國書伐哀十一○冉有
怯比易弗克納文十
大隱 召陵四俱倍 圍新城 遂救許六俱倍 同上但俱就齊桓說
左傳師進次于陘師退次于召陵 出我楚次四吳救陳宣十上
退以義下以恤患而救以安民而還勇怯以義 出追解○
戰鄭宣十二伐秦哀十四至遇○怯○主進退勇怯失宜 圍伯
迎鄭弗及主進退得
宜勇怯失宜失進
次滑 遂救許六以義酌救而勇怯者之得失見矣 退怯進勇
分貼上下各有兩善意
次滑 弗克納文十見義不為聞義能徙上重救紀而抑齊帶之
下重齊長而置君帶之謀六五同人九四
次滑 戰鄭宣十見義而怯於進知難而勇於進見字知字有味
次滑 書救成六駐師怯義還師近仁
次止 以國母而出享外君非禮之甚者也 既非人又非地卑下

方得甚字意
遇垂 辯所遇之君得已亂之言矣 以鄭伯實庸公提明按下即
以能君俱不沒其實問起云儀為國人所立何僅與蔡等例皆
不與重已亂作 重子儀邊以已亂立說為是蓋已亂是春秋大
旨文定所以有取若突之篡而不與則誰不知篡不宜與吳待
氏立此論而文定善之也作文要在皆字莫適字主情見雖立
因人而僅與篡立者相等方得已亂之旨
入標和十遇垂 執曹成十衛奔哀十四澳梁哀十六札聘哀二
二國之爭立縣不能讓也 玩莫適與句雖無偏重然亦須申在
儀制上方與下文血脉貫 不可備遇垂作子儀只空補可也
去入標澳梁同
入標和十遇垂 衛奔哀十四澳梁哀十六以已亂救天下故於爭國
者皆不與焉 須有低昂串在儀制上 子儀仍虛補 或出宋
滑莊三公會于儀 冬會鄆莊十四○是同盟齊哀十八會宋
滑莊三十七 同此立意應釋以難入場內出此等題
衍歸與會 今人揣摩不待反失其才宜痛戒
執曹成十札聘哀二能讓國如二賢而國無亂矣 以鄭衛之亂
問起體如字可字發各入不如是則亂不止意徽山儀制札讓以
光弼僚之府言 子臧比易逐伐秦成十三曹成十盟戚成十俱同
札比易會向哀十四○諸樊既 吳救陳哀十俱同
遇垂 比歸昭十爭國昧義取國昧權如子臧季札可也為曹子

臧魯叔盼不亦善乎

召陵傳城濮傳盟成五成札聘襄二襄歷觀用兵變國之事而解

紛息爭之道得矣比救江文三文傳齊桓晉文

子哀奔文十襄齊如成六襄執曹成十襄札聘襄二襄致諸辭襄辭國者

於白處者也比洩治宣九宣傳子哀叔盼

書救成六襄執曹成十襄偏陽襄十襄札聘襄二襄明於將權臣節而任讓威

美比戰襄二襄傳樂書荀登

城楚丘信二襄執曹成十襄札聘襄二襄越入吳哀十襄臣得處變之節君後

處困之道比至晉六十襄傳衛文句踐

宋華宣十襄衰成二襄盟成五襄札聘襄二襄謀國讓國之臣其忠

足以僇人矣比吳伐我襄八襄傳華元國佐

大去不貶外君去國權以道也與不與俱以太王昭有玩傳只

無貶勿以與其不爭與字重看蓋不與之意即在與中大字是

實只收不名加宛來六只點與於失地之君而不名

大等恒五恒大開六大去大無襄二襄大危昭十襄稱大之文惟去國還

道者無貶焉三段辯過書法倒單作

大等恒五恒大開六大無襄二襄大危昭十襄經之以大書者皆有妨於君

國者也如傳分二段臣道君道借過只一比同

大等恒五恒大開六大危昭十襄經於望國襄記皆特詞以譏其晉焉

總敘略點三段以表記作目而總斷其情鬱也以迎神祝報

受釐燔柴以通氣南郊之壇祝敵之作鼓鐸之以大銅鏡之以

坐作之以法后表之旗斬牲之狗艾蒿以爲防置旃以爲轅焉

以爲門列陣之卒疏數之節去未比同

大去臧黃二參道義於去國守可予而去亦可恕也下股

只借來引本股勿兩開曰道口義曰則當曰亦可字面俱有斟酌

大去歸鄭二國君能去不能存春秋與而不盡與焉下比

只紹不錄其卒書法不爭不存都任大去內看出勿分屬宜總釋

於前收二書法於後加宛來六恒同

大去哀奔文十襄經於去國之君臣恕其合道而責其存道焉

以道字爲主上愛人太庄去邪下愛身微子去紂

大去札聘襄二襄效太王去國恕其能權效泰伯讓國借其通

晉道王命

符籙 國蔡 刺釋怨人心 怨後晉天理

如蘇師 卽國母之莫制而知禮不可不謹於其微矣 制字對

字看重不可復制句謹微就莊公說要發聖人書此垂戒意

鄭來朝 以禮予夷從其所自進也 書名只引起書朝耳能修

朝禮謂朝時能成朝禮已能字亦須玩含下從齊尊周意鄭特

夷禮表等語勿用

盟 鄭朝 蕭朝 莊二小邾朝 葛盧來 傳二 別附庸之類

嘉夫進於禮者焉 以書字書名引例問起倒書朝上作小邾帶

誦

盟 鄭朝 附庸之類有辯貴賤夷意也 只主書字書名

例上分作要見貴華賤夷意二例字宜玩 加蕭朝 莊二 葛盧來

傳二 同

鄭朝 葛盧來 傳二 例以名夷屬卽進於禮者弗易也

鄭朝 小邾朝 夷屬能進於禮而庸命宜矣 一順做下不必

總敘收書朝進於禮推開說勿泥定朝禮

盟 鄭朝 會首止 傳二 會蔡丘 傳二 兩稽春秋之異詞貴華尊王

之旨也 比會首止傳

盟 鄭朝 城邢 傳二 城楚丘 傳二 名字詳畧之殊而夏土伯辭

矣 比魯陵 傳二

盟 鄭朝 葛盧來 傳二 單伯至 文十 意如至 昭十 舍至 昭二

獨有所字貴中國尊王命也 比單伯至傳以儀父單伯爲主餘

比相形借盟茂傳中國附庸列國命大夫二例

鄭朝 小邾朝 傳二 吳伐鄭 威黃池 哀十 旌遠人脩禮終以王命進

之斥遠人脩制終以王號抑之

小邾朝 杞子朝 傳二 以禮分夷夏而人貴普變矣 比杞子卒

傳三 傳以聖人黜爲杞子封上王命爲小邾子上補前此黎來 云

下補前此成公 云 杞子杞子是成公杞朝杞 云 杞子是桓公桓公成公弟也

五國伐衛 深貶諸侯黨惡以其逆命也 朔爲王之罪人黨之即

是迎王命人公蓋人諸侯而公亦與其中也 加朔奔 桓十 只數

走春秋因王命絕朔故書名非夫子以王命絕之也

五國伐衛 圖宋 傳二 兩人諸侯黨惡附夷之罪著矣 下傳云

信表秋以伐中國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

突救 不計功以褒恤患者重王命也 褒救衛全重王命上而中

王命又全重理上要有感慨激勸意 傳意全以王命故嘉突行

法侯命一段是辯駁餘意若作正講便左 或加南李聘 九 紹起

大夫之例句 加從王伐鄭 桓五 原王威之發而因諒王臣之無功

要發傳中雖字况字

朔奔 桓十 伐衛 莊五 突救 朔人 莊六 知抗王之惡則納者宜貶而

者宜褒也 以王命絕朔起斷其無可入之理納者非拒者是而

總發聖人不以成敗論事意○去湖公至下傳無辨矣

伐衛莊五突救 春秋重王命故予奪兵之順逆焉 總以朔陷其地

一段傳意論起小分後總體貼成曰以下傳意渾發之勿板板焉

五國與突事迹

突救 盟挑傳 兩以王命進徵者見春秋之法矣 俱從聖人

發皆下士之微上不計功之成敗以申王命而褒之下不計位之

貴賤以奉王命而尊之二命字不同上乃廢朔之命

突救 齊人伐衛莊二 申命恤患奉命討罪

突救 城楚丘傳 經重王命為予奪而功非所論也 申王命以

恤患無功亦復專王命以封國有功亦貶

突救 城濮傳二

正以恤患無功必褒謂以懷小育功必畧

突救 楚子入陳宣十 王臣恤患經不計其功外夷討罪經不計

其食 俱以或曰云 辯起

突救 宋楚平宣十 春秋之褒貶不計功之有無也言命字下傳

無命字今總用春 上王命申傳云君子行法以俟命故褒貶如

此下臣義隱傳云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下兼元反

說稱字稱人正相反此題亦可作賦

突救 書救成六 兩子恤患之師皆不計其無功也 上重王命下

重民命俱就無功辯起

突救 沙隨成十 春秋重理義而功與勢不足言矣 計理不計

功榮義不榮勢

突救 厥慝昭十 兩不計恤患者之功論理而原心也 以王

霸業立說重理命心力字發議論上褒之下恕之

突救 黃父昭二 重王命王事故褒循理而畧僭職者焉 申王

命者以管理褒之勤王事者以管職畧之行法俟命以正待人

突救 召陵侵定四 兩紀有命無功者而事之褒貶異焉 申王

命上王命上沮於勢下沮於利

突救 稻舉定四 能申王命達王命者而功與心可無論矣 論理

則不計其功重申王命上本五國逆命來論功則不計其心重達

王命上本晉人隕命來

突救 入郢定四

于恤患而惡肆淫皆不計其功焉 下有功不

以掩之及聖人心無毀譽因善惡而施褒貶焉 加五國伐衛

柏舉定四 褒貶全出

突救 會申昭四 褒恤患而責宗夷見俟命立命之旨矣 行法俟

命以義立命上有王命當申毋計其功矣下有人事可為毋諉諸

天矣

突救 黃池哀十 幸不幸命也守義徇理者法也行法俟命存亡

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以人勝天

突救 公至 經於逆君復國嚴詞以見罪焉 主明逆王命以取

國斷罪大義一段重發而魯不當黨惡融入其中二 云并發於

後總歸到朔上。玩傳起處即判明入字之義。又云春秋大義。云春秋之情宜在聖人書法上做。不宜斷罪其勢二字。與其惡二字亦相呼應處。

朔入。經著復國者之惡。重王命也。須本爭國之心。發逆命之罪。大意同上。

公至。誅惡之情於內。君返國而亦寓焉。體故字內則字及春秋之情見矣。句要在罪魯上。發出誅朔意。書至乃著其黨惡附好之例。

許叔入。桓十朔入。書入之義有辯。以勢與理也。主人有二義。句上理順勢難下勢易理逆。上比易小白入。莊同。

伐衛。突救朔入。逆君藉勢以復國。經深惡其抗命焉。主五國距王官一段搭大意與朔入同。須貼勢無難意發揮。只收書人。

春王正月。元伐衛。五突救朔入。公至。札聘。襄二。春秋以天

下為公故詳貶夫逆爭者焉。以書入開起將隱札順傳發意。雖以正取國猶未之責。即就逆賢與能句看出。今添責隱公無命豈傳本言乎。此題還宜去春王正月。只知札聘為是。

朔入。札聘。襄二。倒作與上題同。札聘選賢與能。亦在聖人書法上論。故曰春秋大義。

立晉。四札聘。襄二。只在聖人大公意上做。總起中分未繳本股兩邊都是論理。不重子奪上或隱正月或莒去疾入。昭同。出小白。

入。莊札聘。襄二。同。或主選賢與能句。小白能札聘。小白能。

春王正月。元朔入。昭傳。渾作體。渾字况字發。

伐衛。五突救朔入。公至。深惡夫以逆取國而必詳致其意焉。以春秋惡朔之甚。無所書而不致意。總敘過以朔罪重。當拒不當納意。融會成文。詳倒四書法。總歸到朔上。

伐衛。五公至。經致嚴於內外之黨逆。所以罪逆者至矣。公之罪亦在伐時當總叙混作。而分疏書法。大意與公至卑比同。玩外則內則語氣甚周。密甚緊切。都吸在朔上。

朔入。衛鄭歸。襄二。春秋以天下為公。兩聚夫爭國者焉。俱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句。難以伯兄殺弟作目。然上重逆命。

朔入。盧吳歸。昭十。於爭國封國者。兩示公天下之意焉。釋公天下選賢與能不拘世及之禮。封建公天下。與成繼絕。限於自私其身。

歸衛俘。得黨逆之驗。而罪正矣。端字重看。未發垂戒意。加伐衛五突救朔入。保莊同。再加公至。莊亦同。再加朔奔。桓十亦同。

歸俘。獻捷。莊三。因分利而正黨惡之罪。因於功而抑畧遠之非。前之黨朔貪今日之利。前之遠伐貪今日之功。一有貪心。遂為利所迷。一有侈心。遂為功所使。

歸衛俘。取賄。昭十。兩紀納賂。皆正其黨惡之罪也。上喪心失。

志迷惑之端下其禍乃自不知以義云

恒星不見星隱微於星變而知王道之微矣經星隱沒皆經天

滅之象眾星奔流諸侯放恣之象

伐衛莊五突救莊六北杏莊三踐土莊二逆王命專王政上天變為有

自下天變為有微只北杏踐土上天變之微

五閔伐衛莊五北杏莊三大雨雪莊十傳十人事應天變天變應

人事比陽穀莊一傳前此云後此云先乎云後乎云

秋大水無麥苗經謹天變王者之心見矣重心字發揮曰畏日

重皆在聖人書法上看玩國之亡無日矣句要得悚動人君意

宋大水莊十六月雨莊三土畏天災下重民命只借題發王者之

大水無麥苗六月雨莊三長天火重民命王心懼天災恤民

道皆有國之亡無日矣句

無麥苗無水成存王者之心備王者之事

大水無麥苗陳火莊九志內外之灾皆王者之心也畏天灾重

民命歸民心合天德

姜氏會穀國母肆行其惡益遠矣魯地也齊地也有味即不連

春會防出亦重一歲再會意

次郎侯駐師無名求其義不得也宜就或曰兩段上看出無故

勞民斷其非義書法只重一侯字

次郎次齊北傳元次陞傳四次兵無名考書法之得失而聚見矣

曰善之曰讓之末段直駐脚曰深貶之原有個主客須歸重本
三意俱從次來加莊五傳十雍榆莊二同只次郎侯次陞傳四與

慎分莊二師究其所以次宜於討而不

宜於師也如傳分二段繳云若夫侯而次者則又云非惟不

可與慎戰並論且不啻與緩師同罰矣只次陞次匡慎與急分

只次陞雍榆慎與慢分莊二而諸本於此傳搭雍榆比皆相沿為快

者誤也莊二只次陞莊二北次陞在莊二雍榆莊二次之用於救者其意概可識也皆是

不勇於義宜總論總繳中分三段惟緩師故長敵若勇於義雖

亦不畏若不勇於義雖齊能無畏乎

次郎侯追濟西莊十敵未至而侯之者無名敵已去而追之者

無備

次郎侯莊十駐師兩無所指經貶其意誅其心焉上驢眾或

曰二段乃不可知之詞下覓夏藏禍心三字乃不可測之詞俱用

次陞比斷

甲午治兵師久役而簡之無解於驢武矣要在治兵于郎上討

意驢武者譏其不班師而復治之方且欲用而未已也加次

郎莊二倒單莊二治兵于為將伐鄭而于庚治兵于浚今莊公於出與之

賡而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

小註擬通之說何意宜審辨之

治兵 浚洙八 因整兵議其黷武因設險譏其勞民 威天下不

以兵革之利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治兵 追我八 莊一 武事之黷武備之弛

治兵 肆大青十二 兵失於黷刑失於縱皆經所譏也

圍郕降 無功之役而惡備者於春秋之直書矣 傳意是據經

文分解非以黨魯虐親為無義作文只斷他親魯虐同姓與不能服人總以見莊公之惡傳末著字根上傳無名黷武來

郕降 內君黨魯以虐親春秋直書其罪也

郕降 卽小國之屈於大而內君之非義見矣

圍郕降 宋人圍曹九 用兵失服人之義用兵失省己之

圍郕降 平官不肯七 宜

以強人 用兵非義者無以服人平怨無

圍郕降 夾谷歸田十 非義無以服人順理有以化敵

師還 立重衆之義因其輕之者權之也 至是師爲重矣向當宛

正見權衡害人人字指本國之人說卽勞民罪衆意垂

可遺此就聖人書法上發蓋聖人平日重君至今日君輕師至此

便就重師了千金之子擲百金之璧於地旁觀者目不覺其驚愕

張皇取而捧之重茵之上也不必論到脫巾之變方見師

公至伐六 師還 君與師互重權衡審矣 宜從書法上作君民互

發方是輕重權衡意 上比易公伐郕七 同 出大滑三 次郕八

同

次郕 治兵 圍郕八 師還 內役久而後班經所以者重衆之

義也 昭傳將左氏語問起不書公書法混作總倒治兵附次郕

內 去治兵同 加公伐郕七 同

次郕 圍郕八 藉用衆之久其勞民甚矣 從不至不服字發

出人意勿以無名黷武二句分貼

師還 戰韓獲五 酌師與君之重以固本而明分也

師還 郕陵敗六 君親與役沒而不書重在師也師亦敗績

而不書重在君也

公伐郕七 師還 戰郕十 戰鞍二 兩變例以紀兵示不君不臣

之戒也 此戰鞍傳上君將不稱帥師此獨稱師下將稱元帥

其副此并書四卿 只師還戰鞍同

公伐郕七 師還 單伯伐四 三師城郕元 酌君將與師之稱而

王道寓矣 比大棘二 傳兩邊皆有王道輕重之權衡句下將尊

師少稱將不稱師云 皆在書法上發

師還 燬滅邢十五 下春秋原情定罪而斷燬獨名蓋輕重之權

衡也

公伐郕七 師還 執虞五 滅邢十五 於重衆權其分於殺親據其

罪

師還 河曲二十 下傳亦有輕重權衡句君將不稱帥師重君之

肯也。至是師爲重矣。故不書公。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處已之道也。今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

公伐邾七師還七彰河曲文十權君師之幸權主客之罪

師還七袁二紀用師待敵見輕重曲直之辯焉上輕重之權

衡下曲直之繩墨重者有時而輕輕者有時而重如權衡然而不

膠於一定直者則直之曲者則曲之如繩墨然而不浸爲推移

上加公伐邾七下加于師召陵四同八又上加次郎圍郕八

下加戰鞍如師二俱成亦同

齊無知一畧不道之貴戚著失尊賢之道也亂本字重尊賢意要

發胡氏割裂經文爲傳此與齊神加年聘七同

齊無知一畧不道之貴戚著失尊賢之道也亂本字重尊賢意要

年聘七季子歸元春秋戒寵弟示親親者貴尊賢也借題發意

一不重事述二傳俱有親親尊賢及堯周等語上稱弟下只用不稱

公子舊主傳題而本傳古者與季子下切止兩傳對待亦豈從比

以兩公孫昭出不書公孫但季子歸題既不主傳則此題宜刪矣

季子歸元盟蔡丘九主無知諸兒脫合上寵親屬而急尊賢比責

齊信下親賢人遠小人比責齊季子歸比從傳則脫合更誤宜刪

祇諸兒傳

孔父桓仇牧二北杏三蔡丘九臣節伯功足爲効忠用賢者

勳矣孔曰滅仁孟曰取義彰實石孔曰一匡孟曰爲盛彰襄公

盟蔡丘九傳興亡在所任即一齊足鑒已總以齊之強大論

起略分後總相形發意傳以身亡對國興不必撰出國衰門作

之強無謂

北杏三兩鄆十四兩郕十六會稽元首止五寧母七蔡丘九

伯主功成九合則得人之效也總敘事迹倒所以興作賢人

兼管仲隰鮑遠小人虛補

小白入九盟蔡丘九傳即伯主之所繇與知得人要矣主桓公

至所以興也一段上比作用賢

盟蔡丘九傳五蔡丘九秦人伐晉三國勢人材惟在所用矣上

一齊國也棄用之不能保身桓用之九合下一百里奚也虞不用

而亡秦用之而霸

蔡丘九長岸七二國之興衰緣用舍有得失也各兼用舍

云以齊之強桓能親賢而所謂便嬖私昵遠矣卒之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管仲諸人之方也以楚之強平不能勸賢而所謂策士

才去矣卒之七國皆敗幾於亡滅無極諸人所致也

蔡丘九戰一得於任相失於任一任官仲而便嬖私昵

者遠矣下任林父以剛懷不仁者參焉

春秋因是卷之七終

春秋因是卷之八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切劉 輝聖初較閱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莊公中

盟既 以重德忘親無人理矣 不是要莊此時報怨只不宜施此

重德耳德重從深四字要發透及字齊字俱重收公及齊大夫

鄭人伐齊 德二○ 鄭人伐齊 德二○ 鄭人伐齊 德二○

德怨之辨而忘親之罪可定矣 要體兩有字專在本比上發

縱妙下三比異於以德報怨願奴失主甚誤

德輕易比

鄭人伐齊 德二○ 鄭人伐齊 德二○ 鄭人伐齊 德二○

德重易比

楚丘 德二○ 楚丘 德二○ 楚丘 德二○

盾救陳 宣元○ 盾救陳 宣元○ 盾救陳 宣元○

德淺易比

小白入 莊九

侵曹伐衛 德二○ 侵曹伐衛 德二○ 侵曹伐衛 德二○

德深易比

會澤 德二○ 會澤 德二○ 會澤 德二○

入郟 德二○ 入郟 德二○ 入郟 德二○

那狄伐衛 德二○ 那狄伐衛 德二○ 那狄伐衛 德二○

德怨之報無失其平可矣 然則如之何

五字不可忽邢人以德報德楚昭以直報怨 近有訓德一

上泰穆良馬車出曰氏春秋下楚莊絕穆季出說莊公

今人讀德○須記此傳無以怨報德以怨報德唐十八伐衛傳

以德報德包那狄伐衛比在彼傳則直復在此傳則重那

直報易比

戰韓 德十五○ 戰韓 德十五○ 戰韓 德十五○

射姑奔 文六○ 射姑奔 文六○ 射姑奔 文六○

德報易比

師救齊 德十 師救齊 德十 師救齊 德十

戰鐵 德二○ 戰鐵 德二○ 戰鐵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盟既 德二○

一經

小白入 經示立長之義，故予當立者於法之外焉，只重當立而

以無承稟挑之後，引管仲證，難詞作事實，然亦非逆詞也。

納糾白入 取糾九葵丘傳 定國嗣之邪正於其子奪二臣見之

也 同單但仲忽事略重點耳引仲忽只據孔子成語不可復自

生議論

取糾九葵丘傳 卽聖人素許二臣者而爭國之是非定矣 題雖

管召是非却在糾桓上下易葵丘傳 同

小白入 救邢元伐楚四首止傳 審母傳 取嗣君之正於其與相

國者微焉 須體認聖人稱仲語意點綴諸比在中 末比易葵

丘傳同

殺邢元伐楚四首止傳 葵丘傳 義相臣之功則其所相者可知已

玩傳中故字須在相常立上着精神勿在仲上板講 末二比

應去一比易審母傳 同

小白入 葵丘傳 會夷儀義二夾谷定十 管仲從義以成霸君

之功晏子權義以成霸君之功俱就不成上說 比仇牧一十傳

乾時敗 既內君無復警之心持榮其躬以示意焉 言敗者爲與

警戰雖敗亦榮全是虛設以引下而不言公以聚莊意勿着實諸

書法以敗字先提以詳公收之 與警戰自不計成敗不詳敗者

正者其與警戰也戰者警而戰之故則謀定其國家故諱公以重

正者其與警戰也戰者警而戰之故則謀定其國家故諱公以重

正者其與警戰也戰者警而戰之故則謀定其國家故諱公以重

正者其與警戰也戰者警而戰之故則謀定其國家故諱公以重

既 加納糾九只作事實 再加戰矣桓十或升陞傳二亦同

辨書法起

乾時 升陞傳二沙隨不見成十平丘不與三 變詞記內劄而

終不以直詞榮之也 如傳先挑敗字沙隨平丘用在中婉轉辨

之收不書公 去升陞同破云不以直詞榮內所深貶其志親也

取糾 恐於戕弟不仁甚矣 置而不問設箇曲全親愛之法然後

快於心正是一人心防後患意俱要重看二書法重稱子惟先公

之子所以不當取而殺之復字要點出 加納糾九以稱子不稱

子分

不浚洙 以勞民固國不圖其本矣 係字與固字同意極字正極

及本末字緊關首尾三本字相應收書浚洙

浚洙 追戎莊十 設險以極民心弛備以啓戎心 兩邊都在國

上說一云固國云 一云爲國云 上傳輕字妄字下傳不覺字

不知字都是着力處

浚洙 告羅莊二 經責望國君臣以其不務本治實也 務本不

務本治名不治是

浚洙 城中城九 失固國之本昧體險之用

浚洙 長岸七 國之本有二保民與得賢而已 固國以保民

爲本爲國以得賢爲本雖長江巨川不足憑雖廣土衆民不足恃

浚洙 昌間昭二 望國之守國訓民皆昧其本矣 固國以保民

浚洙 昌間昭二 望國之守國訓民皆昧其本矣 固國以保民

浚洙 昌間昭二 望國之守國訓民皆昧其本矣 固國以保民

浚洙 昌間昭二 望國之守國訓民皆昧其本矣 固國以保民

爲本三綱軍政之本

漢沛 滅下陽二傳 兩議設險善險者而守國之道備矣

守國二字洞庭彭蠡潼關劍嶺

長勺 望國之挫敵去王事遠矣 重接刃而用詐帶之不言伐

言敗正以爲主非兩書法重發已亂寡怨意

長勺 伐北鄙二傳 入滑三傳 盟戲九 使齊還九 夾谷十 以

事律挫敵者爲無庸於挫敵也

伐北鄙 書救六 盟戲九 會號九 會郎二 却敵有道善戰者

矣

長勺 伐北鄙二傳 書救六 盟戲九 貴望國勝敵以王事律之

以長勺問起即以下三比論起待敵之道

伐北鄙二傳 書救六 三駕伐一 大函十 歷觀制敵之道而知

戰者之罪矣 意亦同上大函即長勺替股然不宜以大函起只

合順傳做去首尾仍點長勺

長勺 盟戲九 蕭魚一 士句十 侵九 澶淵二 夾谷十 歸田俱

惡望國之挫敵以其去王事遠也 以長勺問起即論待敵之道

見其與善陣者遠矣與善師者又遠矣進而求之不有不師者

此乃所謂善爲國者矣而乃兵外相接又以云倒本股作

伐北鄙二傳 書救六 盟戲九 應敵者有差然均之息兵也 三

通下總說已亂寡怨數句歸到長勺此只借事論理勿粘定諸人

夾講

召陵傳 書救三 夾谷十 深求夫應敵之善者而王事明矣 同上

題但倒搭召陵比左傳有陳諸侯之師句出次陘 同傳有厚

其陣句舊以此爲

盟戲九 蕭魚一 侵齊還九 盟澶淵二 夾谷十 歸田俱

而不師發善爲國處敵長勺

齊救六 伐鄭盟戲九 夾谷十 此題次序錯須以王事

起以善不陣悼不戰雖善而猶未盡善必如孔子之不師方是善

爲國之善何處敵俱根長勺

長勺 伐北鄙二傳 書救六 盟戲九 貴望國勝敵以王事律之

以長勺問起即以下三比論起待敵之道

伐北鄙二傳 書救六 三駕伐一 大函十 歷觀制敵之道而知

戰者之罪矣 意亦同上大函即長勺替股然不宜以大函起只

合順傳做去首尾仍點長勺

長勺 盟戲九 蕭魚一 士句十 侵九 澶淵二 夾谷十 歸田俱

惡望國之挫敵以其去王事遠也 以長勺問起即論待敵之道

見其與善陣者遠矣與善師者又遠矣進而求之不有不師者

此乃所謂善爲國者矣而乃兵外相接又以云倒本股作

伐北鄙二傳 書救六 盟戲九 應敵者有差然均之息兵也 三

通下總說已亂寡怨數句歸到長勺此只借事論理勿粘定諸人

備。寔有所恃以應敵。王者原非迂腐。無能如後世之偷安。素藉口不師也。玩兩則字中間又用一而字。度下可見文告守禦。俱是臨敵時不可少者。外諭敵以理。內自壯其威。便可不戰而屈人兵。無庸於戰矣。大分便非。出秦晉圍鄭。信三十。徐越伐吳。昭。吳早設備。同出伐北鄙。信二入滑。信三亦同伐北鄙。比主晉言。不主展禽。蓋公使展禽犒師。使受命於展禽。則行使者公也。入滑比主鄭言。不主弦高。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與也。則守備者鄭也。

文告易止

伐楚次。信四。敬仲責楚。且傳云。按兵於展修文告之詞。正是守備。

納提

文十四。解人辭曰。齊且獲且長。趙盾引師去之。

會扈

文十五。晉侯不見鄭伯。子家使執訊而與趙盾會。

伐陸渾

宣王。王孫滿。天未改之。劉清楚莊寃之邪心。

夏伐陳

義二十五。子產。號詞。當晉仲尼日會師。吳召季康子。

會師

吳召季康子。

索舉

貢。即吳季康子。

如屈完。盟。與修詞不同。即舉收他緩詞。亦非文告。要與國任責。即詞難正。然已發。救復借一便。非傳。故難。漢士。何告。齊。九與。應。敵。無干。平。山。爭。貢。是。一。時。語。非。行。使。文。告。也。此等俱不可格。又須知。若出會。師。平。山。則。有。忍。難。也。

守禦易止

午代鄭。義十八。子西。子長。定。守。八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四國災。昭十八。子產。授兵。登。門。日。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

如。成。陳。晉。黎。楚。非。自。已。疆。場。之。備。陳。陳。其。弘。勤。劉。子。散。夫。欲。獲。陸。渾。之。遺。非。應。敵。也。二。比。俱。不。以。戰。事。公。告。諸。史。與。日。事。至。而。戰。與。不。戰。相。反。亦。陳。陳。宣。叔。命。孫。守。備。曰。我。折。與。吳。盟。云。云。其。志。在。戰。伐。北。鄙。圍。成。速。來。海。陸。光。云。而。孫。子。述。之。便。非。不。戰。國。師。民。有。請。一。子。守。二。子。從。正。是。諸。戰。文。陳。敗。季。孫。命。修。武。備。曰。小。勝。大。禍。也。本。公。新。勝。之。故。五。比。俱。背。傳。難。出。

長句

盟。戰。義。九。不。戰。者。猶。未。盡。善。而。其。甚。者。無。所。逃。罪。矣。玩。傳。當。以。上。比。形。下。比。方。得。至。於。字。已。字。而。况。字。口。氣。出。三。駕。伐。鄭。一。大。鹵。昭。同。

長句

乘。丘。莊。兩。惡。勝。敵。非。道。示。王。者。之。事。也。兩。邊。俱。就。詐。上。比。上。曹。劇。下。公。子。偃。上。非。王。者。之。事。下。乃。小。人。之。道。

長句

敗。鄭。元。望。國。君。之。捷。皆。悖。于。王。者。也。俱。重。接。办。而。詳。事。亦。即。是。卷。之。本。

長句

召。陵。傳。惡。善。戰。予。不。戰。明。王。事。也。比。下。傳。庶。幾。乎。王。者。之。事。句。

長句

彭。衙。文。以。王。事。望。天。下。故。兩。股。應。兵。焉。各。以。應。兵。問。起。倒。受。伐。爲。主。上。文。告。守。禦。王。者。已。亂。寡。怨。之。事。下。引。答。辨。論。王。者。息。爭。遠。怨。之。事。

長句

大。鹵。九。勝。敵。非。王。事。據。外。非。王。師。上。以。長。句。魯。地。而。齊。師。至此。問。起。下。以。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問。起。迫。人。以。所。不。欲。經。直。著。其。惡。焉。非。其。所。欲。句。極。重。就。此。覓。

得利害安危不仁之甚。全在民情上描寫。只倒不再取句。其曰。是。宿。是。事。寔。玩。通。於。橫。通。句。連。通。字。也。在。民。情。上。說。肆。行。莫。之。顧。五。字。攙。着。在。宋。人。狠。毒。心。腸。上。說。不。要。發。這。字。是。錯。誤。時。文。史。作。此。題。或。從。大。國。字。小。之。道。論。起。便。覺。泛。如。胡。氏。直。從。懷。土。大。情。運。國。重。事。論。起。何。等。緊。切。有。從。運。國。重。事。上。此。去。危。難。可。發。題。且。大。辱。則。之。

還宿 還夷儀城邪傳 予奪迫小存小者以仁義律之地 上一

迫字落下莫之顧句下一緩字落下卒有 終有意味

還宿 秦狄伐晉成 迫小資夷者均甚停於仁義矣 皆有甚字

雄連害云 猶或恐云 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盛與五還

事。是。之。不。入。中。

次郎乘丘 念兵而詐挫之兩俱失矣 昭傳語意通講後將事理

二字透發交識意 加長句公使宋俱莊 敗部莊 十同

齊宋次郎 以忿駐師其事不足道矣 齊報長句宋報公使大衆

深入字亦要挑剔後如誠有罪也句虛釣警意 加長句公使俱莊

只作事實

乘丘 望國之禦敵分敵之識者也 詞令便是理小人之道從痛

出情景上描來 加敗部莊 主積忿句 再加北鄰莊 二影昭奉

辭令

次陘傳 伐北鄰傳 十六 審事與理而用兵禦敵有道矣 雖口徑說

一着以事以理却要心下想向本比不以事不以理上去 出次

乘丘 敗莒傳 君臣詐勝皆失待敵之道矣 各有辭令等句上

云此小人之道下云此強國之事

敗蔡獻舞歸 絕國君之下敵為有國者傲也 平時非就業之主

將失國辱身卻看得輕了臨難自不能不服重看一服字蓋聖人

之絕之者正以其平時不能就業以至富貴一失遂甘心屈降也

荆敗蔡 僭夷復夏因其始見而斥之焉 楚人伐鄭傳 本其僭

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正王法也荆聘莊 二傳惡其僭夏不共故

狀之兼用二傳 熊通稱王在春秋前此能實

有辭令者之入

獻舞歸 豹歸定 陽歸定 三君以有罪見俘春秋深絕之焉

獻舞不實息焉豹盡俘楚邑陽用公孫驥寔來莊 傳或棄賢保侯

三句分貼雖恰當然亦要用得活不必坐殺一椿傳 前且若

君歸云 豹歸莊 三比正合原

獻舞歸 譚奔莊 滅黃傳 二 獲歸傳 二 失守而獨絕夫有罪者參

之不名者而益明矣 以黃與譚論起蔡之臣屬轉下獲不名而

蔡獨名重發 加石門莊 只將不生名書法問起

獻舞歸 譚奔莊 滅黃傳 二 第國君之是忠而屈服者宜在所犯

矣 主國君成社稷正也三句倒作重失節於然從平日危溢之

行上順 出誠述莊 正 弦奔傳 五 陽歸傳 八 順傳大意同

起微見本比

獻舞歸 譚奔 莊 經於被患之君罪失節而恕有耻也 主逆猶

有耻焉 焉甚矣二句然串作覺草薄宜以不承社稷總問起分無

耻有耻作有罪與不幸略點入

獻舞歸 蕤歸 傳二 絕國君之自辱以其異於無罪者也 叙戲

舞過即以蕤亦臣屬難起說明蕤無罪幾句倒獻舞獨名上玩獨

假之爵假字蕤子原該名只要借他責那自取的故假之爵耳其

定爵非蕤子所宜得也 加石門 反昭所以書名

蕤黃 傳十 減蕤 傳二 經於國君失守猶寬夫守正守義者焉 黃

永社稷正也獻舞處甚矣蕤無罪見討可原也獻舞自取宜矣

蕤歸 傳二 徐奔 昭三 以義衛失國者辨之服不服而已 上有其

辭初不服句下有既已屈服而後奔句服不服是兩進要緊眼目

獻舞歸 譚奔 莊 蕤歸 傳二 徐奔 昭三 同上須體因蔡譚論及蕤

徐意勿倒本傳

減譚譚奔 恕失守之君以其義無可絕也 善奔不書出是事是

書法重已無取滅之罪一句斷他義未絕故不名文中須就春橫

中發出恕譚為妙 加小白入 莊 只作見滅事定

譚奔 弦奔 傳五 溫奔 傳 屢恕失守者皆以義未絕也 溫不事楚

溫不能於狄各就他所以見滅事定辨出他無可滅之罪總叙渾

譚奔 章羽奔 昭十 異待小國被患其義之絕否異也 重發本

比後以徐奔獨名辨難出徐無與復之志未發春秋之義 云如

此一段須知此通與獻舞歸蕤歸 辨難出徐無與復之志未發春秋之義

奔 傳五 溫奔 傳 同并入上邊 冉加進來 亦貼上邊昭不比於失

地書法

降郭 莊三 有疾復 昭二 義嚴於強而復不怒於弱可以攷其書法

矣 上云扶弱抑強明道義也下云自強而後能為善又云無懷

耻自強之心於傳中春秋之義數語甚切

敗郭 攷積忿之效可為不以理勝者戒矣 主秉丘 莊 傳積四郭

之忿句左傳云宋為乘丘之役故使 敗為主 以詐欺一意詳在本

宋大水 於外災之志見春秋之心矣 重聖人謹恤之心上做須

在志外災上著精神 人只知在王者之事上體會不知通傳的

宋大水 會救鄭 莊二 恤病救急交隣之義也 主水火兵戎句

魯恤病救急分貼須知借題發義不可是議 加齊大災 莊二

同張氏曰齊人來告而魯往弔之

恤病易比

歸栗于蔡 定五 左云以周急於無貨莊氏

歸栗于蔡 定五 左云以周急於無貨莊氏

歸栗于蔡 定五 左云以周急於無貨莊氏

平子反念國德雖是兵火然即係楚
兵於恤病更說不去矣俱不可提
救急易比

遂救許傳六○傳
有急字

宋大水 四國災昭十 卽災之恤不恤有得失而志災之心可
矣 就平者是不平者非上見得災之當重以明聖人志災爲
恤之心

宋大水 六月雨傳三

春秋敬天動民於其志災祥可識矣 見
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宋大水 叔弓會陳昭九

兩志外災見聖人之心矣 上謹天戒
使隱異於許之不弔四國下歸民心合天德異於秦之欲私一人

王姬歸 經訓婦順故以嘗詞紀王女焉

玩又豈所以爲治
須說關係得大重垂訓上 同詞不異只一歸字上見 加伯姬

歸隱 昭嘗詞

從王伐桓十 五以四國伐桓十

首止傳五 葵丘傳九 歷觀以異詞尊君當別
求嘗詞之旨矣 主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句搭軍禮實禮分以奉

此起繳

伯姬歸隱 王姬歸

會首止傳五 會葵丘傳九 以婦道待王女不以
抑之例施焉 以下二比挑同詞不異意倒單 或主對作如王姬

可

王姬歸 會首止傳五

同詞以正夫婦之倫異詞以正君臣之分

王姬歸 會葵丘傳九 兩致嘗詞婦道臣道昭矣 上以禮亦隆矣
問起下以其職任重矣問起

王姬歸 叔姬歸莊十 抑貴女以訓婦道錄賢女以勸婦道
不以貴故廢婦道周姬不以亡故虧婦道共姜

伯姬歸隱二 王姬歸 遂乞傳十六 錡乞成十 上下同詞以謹大倫
內外同詞以明大義 尊君抑臣重內輕外各問起 出首止傳五

葵丘傳九 升陞戰泓 俱傳二 係脫母

王姬歸 會黃父昭十五 無異詞以謹婦道無美詞以明臣職 上
自秦而後昭十五 下後世昭十五 云

歸鄰 錄內女之節承以婦道勸天下也 重爲後世勸意書法只

春秋困是卷之八

存而不削歸者順詞作寔謙 加以鄰入莊三 只昭宗廟在鄰內叔
姬當歸意 記錄其節對作未終

歸鄰 仇牧莊十 特表忠節以示勸也 婦道共姜令女臣道孔
父荀息

歸鄰 叔孫文十 婦全節而臣見幾其道義足錄矣 守義共姜存
道微子

仇牧 紀大夫殉難屬臣節也 義利二字 看以不畏強禦爲
案以立乎人之本朝一段爲斷末發垂訓 敬書而弗削太宰督

點出 凡避灰者多託言殺身無益以自見聖人取牧全在明知
無益而不敢愛灰故曰足爲求利焉而過其難者之訓矣又曰以

六

北杏 城楚丘傳 責戴伯專封正王法也 以諸侯主會盟之政

責四國自相推戴以諸侯擅封建之權不與桓專封俱正王法

北杏 盟齊傳 會盟繇侯而及夷經皆謹其始焉 諸侯主天

下盟會自北杏始王伯升降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夷夏

衰各有流弊

北杏 新城又 惡戴伯而予外夷皆為王道計也 有伯則無

王故戴伯則貶有楚則無周故外楚則與

北杏 初稅畝宣 責戴伯者以其啓迭伯之迹議變制者以其

啓屢變之禍

北杏 邢丘義 諸侯大夫專政皆謹其始焉 下以大大而主會

春秋用是卷之人

北杏 盟宋義 責戴之者下責委之者俱稱人

重交見上自是 國諸侯 自宋之盟始也

北杏 盟柯義 于糾伯而怨平恐皆酌其時也 糾於衰世釋

於易世時字為上上以無君問起下以無親問起皆書爵皆有安

中國

北杏 盟幽義 子糾伯從伯者皆臣世意也 皆上有上無天子

四國與魯略點

北杏 盟幽義 糾伯圖成伯業上將安攘之功下已有安攘

之勢

北杏 城邢傳 兩子伯事維世之權也 二傳俱有權正字俱以

無命問起上倒上無天子有能云可也下倒天子不能正有能

云可也

北杏 伐楚次 糾伯主會專兵春秋酌詞於罪之外焉 盟會

征伐俱以無命問起上倒有能云雖子之可也下倒尚志於善

斯善之矣

北杏 盟首止 糾伯美定倫皆為衛世計也 俱有免氏左

征句上安中國懷夷狄下正父子定君臣

北杏 伐沈沈 以權維當世以正示後世 兩傳權正字比

北杏 辰陵宣 不得已而與伯進夷為世道計也 兩邊有功

春秋用是卷之人

於世全在上無天王及中國不能令句上以四國二國問起

北杏 入陳宣 子伯與夷皆不得已之心也 則雖與之可也

雖曰予之可矣以專與貪問起

北杏 楚子圖鄭宣 子伯怨夷皆憂世之心也 大意亦同俱

有上無天王等句以無主猶夏問起

滅逐 覆小者不仁惡專其責焉 須以滅者之不幸形滅人者之

不仁發天下歸心句為始伯之時當聯屬人心說 奪人土地

至莫之忍為一段極慘憺擒恐為二字可以立論

高子盟二楚丘信 與繼舉而民心洽就語可類推也

三止是桓 滅逐亦是桓須冷語隱刺方與題情有會 日何可發

且華丘成於公之
志與民心何干宜則

盟柯 以時許釋怨志憾也

作文體當其身及今易世矣句見至

今日不得不平含追憾意 傳全是答應他當身不報非寔以釋

怨為宜而許之也傳首曰可乎憾之詞也末曰可也嘆悼之詞

也可也二字是到了如今也只索罷休的意思玩可謂孝乎句只

為能當面錯過失去了警人此時隨你怎麼那孝也補不出了總

只索是怨不為復咎把來掩塞做孝不得

小白入 北杏 盟柯 不貶釋怨者以其非怨之時也 如卑

北杏比該得專撫等在內上二比總見非報怨之時勿增出義字

去本比當在時已無及上發追憾意便舍下可平

盟柯 盟幽 莊十六二十 救邢 閔元 伐楚 傳四 首止 傳五 不貶平

怨以其在嗣君圖伯之時矣 仍在易世上論勿添功字義字

北杏 莊十 救鄭 莊二十 伐楚 傳四 蔡丘 傳九 大國圖伯之日非復

望國報怨之世矣 此題亦只在易世上論處怨之理如此如以

勢而已假令當衰之世合諸侯 云可與之平乎 出盟幽 莊十

城邢 傳元 召陵 傳四 寧母 傳七 同

長句 盟柯 酌兵信之時為忘警者言也 總叙開總發如單收

二大書法須知此題全在理上論蓋莊之戰與盟總未得昭管父

盟戰固非為復父讎也盟亦非為釋父怨也 加小白入 莊北

杏 莊十 只叙起 加莊 姬元 莊會伐衛 莊狩 莊八 納糾 莊九

叙失時不報意

長句 盟柯 行父如宣 歸父如宣 怨惠皆不必論於易世貴及

時也 報怨報德皆欲得當車中之深怨當報亦既釋矣而欲報

於桓晚矣定位之小惠當惠亦已甚矣而再報於頃過矣只借題

發意 報下二比有主信實 報下二比有主信實

盟柯 圖蔡 元 兩怨平怨報怨者復讐自有所宜也 上重不在

後嗣句下重不共戴天句總是以直報怨

三國伐宋 用兵以制而民賴之威天下有自矣 傳統論桓兵制

勿泥着伐宋講繫于桓仲收稱人 此題雖在節兵上說全重賦

于民薄意惟民有餘力則何敵不可推抑此是伯業根本處若泛

泛說節兵有何意味 以管理論之將專則權重師多則兵強威

厚則餉足然後威震天下此傳却一箇單字一箇少字根原又是

一箇薄字接下故能 云莫能 云然有議論 內政之法五家

為軌孰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

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軍而帥帥之十五鄉共出三萬人而三軍

成凡有征調更番用焉 加北杏 莊十 只作事定 舊主恒臣天下

節兵只是一箇事 莊十 下且以桓仲分屬之 莊十

滅譚 莊十 代宋 賢臣用而兵制定伯業所繇基也 昭傳創作 舊破

國自賢臣之用而兵有制 久矣不反歸重上比乎

伐宋 完盟 莊十 戰轉 莊十 伯主節兵故能制勝于天下焉 舉三

強服而弱者可知故曰天下莫能爭此意須會 加代部五

齊六 伐徐 莊二 同 再加滅譚 莊同

伐鄭 莊十 伐徐 莊二 救鄭 莊二 救亦 元 歷觀節制之兵伯臣善

其民矣 如單作伐救略點眼即此數比以蔡二十餘年之事議

意當活

伐楚 僖戰韓 僖十 伯主威加天下節兵之效也 此題不宜兩開

宜總叙總作事迹不重只重節兵之效 戰韓比言秦晉自為戰

而不敢橫行中國也 出召陵 僖會蔡丘 僖戰韓同但添蔡丘

戰韓只屬秦晉雖強盛亦赴會之不遲秦僅勝晉不敢過遲于中

國 只先盟 僖會蔡丘同

伐宋 伐楚次 僖 以制用兵以律用兵

伐宋 盟首丘 僖 息民匡君皆伯臣力也 二傳皆有管仲

伐宋 歸三田 僖 春秋中二名臣君賴其顯顯之功矣 下比晏

子顯君借行父如齊 僖 出代楚 僖戰韓 僖十 夾谷歸田 僖十

同

伐宋 戰鄭 宣十 相得其人而用兵有制將失其 而王兵無權

伐宋 作丘甲 元 民以兵為利害而節與益之得失可攷矣 節

兵以息民益兵以困民事寔要分明上重賦于民薄句下重重困

農民句

伐宋 伐楚 僖戰韓 僖十 稅亂 宣十 丘甲 元 成 圍棘 成 取民不可無

制而外內之服叛較然矣 上將卑師小賦于民薄矣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下稅亂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故棘不順為之狀

伐宋 書救 成 齊晉之將相其制與心足取也 仲未嘗遣大

未嘗用大衆而能使秦楚披靡則薄賦而愈於重賦多矣書未嘗

折賦未嘗執俘而能與桓楨頑頑則無功而愈於有功多矣 師兵

全民書未嘗不 遠戰非全民也

伐宋 盟戲 成 兵以制謀勝二伯得之矣 管仲一匡知登三

制國為十五鄉與三分四軍事俱要說得詳明

伐宋 蕭魚 僖十 息民服貳之久則定制與推誠之故也 當兵

爭之時到只是箇薄賦其意在以休之之道用之也當屢叛之後

到只是箇不疑其意在以威之之道收之也 以制用兵二十年

間未嘗用大衆其賦民薄矣推誠待人二十四年不使背晉其威

人至矣

伐楚 僖戰韓 僖十 執良霄 僖十 會申 昭 南推西抑服內駕外上天

下真能與之爭下楚不能與之爭齊之得算在節兵而賦于民薄

晉之得算在不與楚戰而息民上是一策下是兩策上管仲下知

魏兩自字不可遺正見非一日之功

伐宋 大南 昭 兵有制可予兵變制可說

伐宋 召陵 僖戰韓 僖十 國家 莊二 滅濮 踐土 僖二 兩 踐土

上主兵專征亦須還他明白 出三則伐鄭莊十三師城邢魯同

又下北易北亦同或加北亦同或加北亦同或加北

伐鄭莊十伯兵不得從專征之例以有待也 以伐鄭問

盟幽莊十七而以盟幽作二比于後須體然後字要發得虛活緊攔到

伐鄭莊十加伐楚同下二比一申說至於盟幽以後始得專征也

問虞便將伐楚叫破 再加鄭鄭伐莊十同以主兵專征如傳起倒

倒下或再加兩鄭為天

盟幽莊十七伐楚莊四得衆而後可專征伯業蓋未易矣 此題亦主

申作起繳用伐鄭

伐鄭 圖成至定十兩即兵事見伯業聖化之猶有待焉 上桓

春秋因是卷之八 莊中

公人心未與二十七年云下孔子國政未專越明年云

鄭人侵宋 直紀奇兵非義所係也 先儒認書侵伐為優貶之文

不知侵伐皆兵法所有而有名無名則存乎其耳只活活辯論

不可入斷罪語亦不可死講奇字

伐鄭莊十侵宋 兩紀用兵之變而奇正可案矣 以先儒之說辨

起同單 出侵宋三國伐鄭莊十同 又侵蔡蔡潰莊十伐沈沈潰

大 同

侵宋 伐鄭莊十次陞 江黃伐莊十合參兵法與謀而奇正備

矣 比陽穀莊十傳法有奇正謀有奇正通在用兵上論不涉子聲

語

伐鄭莊十侵宋 侵蔡 遂伐楚莊十歷紀兵事而奇正著矣

兩邊俱整野致討正也潛師掠境奇也

侵宋 肆六莊十二兵刑有變體當深求其說矣 帝王不能去

兵而有侵有伐故正為正奇亦正也考之易書書司官大司馬乃

知侵也者潛師掠境之謂也以御牧臥鼓出人不意乃無名與師

則非矣帝王不能廢法而有刑有放故大德為德小惠非德也考

之易書典呂刑周官司刺乃知肆者落將瑕垢之稱也至安天

前廢國典而姑息為政則非矣

三則伐鄭 即討賊之舉而兵制伯業司察攷矣 借伐宋莊十伐

鄭莊十二傳或主伐宋侵宋二傳按三伯主討罪之兵用之以制

春秋因是卷之八 莊中

之以正未是且以正對制說是以

奇正分是非與侵宋傳意有停矣

荊伐鄭 經黜僭夷以猾夏也 見荊聘莊十二傳惡其僭夏不恭故

秋之也與入蔡莊十同

盟幽 致意於從違伯信者以伯為世重也 齊桓始伯宜用總起

即中講亦不可遺失信是就後日詹遊見出要講得活切不可於

同欲內說詹之未同詹之叛乃既同而叛之也故曰失信近說以

盟斷起始其曰同盟何也盟下發上無明王一段宋侵宋漢魯之

不重信被云內君失官之發季之同欲可知也說傳前使使說詹

此說甚是但以此法一開通解無復 加戰宋莊十以伐鄭莊十

唐唐莊十分莊兩邊上二比主列國交爭說

獨以奇正著信也 同欲提

盟幽詹邇同者主非

幽
詹
莊
會
檀

無方伯對下揆夷狄安中國

幽會煙花傳

幽
盟
幽
十莊

舉一鄭云

幽
新城
四

春因是卷之

本上無天王

無入

同惡比

聖人待之之意

晉侯伐衛

盤仁音突

卷三十三

興仁矣

惜恒之意。

宋人國曹

盡義不能自反。

使曹伐衛

宋不朝問起下以

衛侯奔楚

青備賢者之意句

之始期望都非

林因是卷之八

秦人伐晉

事實秦穆責已死

宋師圍曹

自盡自治責已

盾免侵六宣

反已之道盡道重

理著於餘民

字要玩國餘民

鐵迹

伐罪一畧總用一

經 128—98

追戎 告羅莊二 兵與食交用魯君臣之咎也 天生五材其何

可去農有八政食居其先等生之君竊位之臣

追戎 伐山戎莊十 聖人重武事而志與好皆議也 武備武功

追戎 滅舒蓼宣八 兩紀兵事皆欲謹未然之防也 為國者不可

無備經世者不可無謀

有豎 經紀惡氣之應示人君動天之易也 即惡氣之應如此而

善氣之應也總是這一個道理把這感動咎徵的機括反照出去

感動休徵都是一般極容易的事春秋書此欲人主有感於此

所為以勸天使諸福之物畢至然後可試玩肅詔二句俱在好一

邊說當重欲人主之懷所感也句發若在魯莊上呆講便差

春秋圖是卷之八

多虞莊七 同 加獲麟莊十 合作

札野哀二 獲麟 兩稍竭應人君宜知所感矣 王肅詔作二句要

見不足怪意季札贊詔與鳳凰

滕鄭及盟 以禮律內臣人已胥失矣 失已失人碎講輕重字要

透透字就帶失人內觀大夫輒與句可見書公子書爵是事實正

起下而曰句而曰下方是正書法然滕陳人之婦是直書透字是

特筆

滕鄭 為禮而失已惟不的於輕重也 結自以庶女往滕原無甚

命與一事出而專繼事者不同

遂及盟 內臣專盟兩大昧體之罪無辭矣 以抗為王申入專意

而以利國家云 辯一段在後

北杏莊十 梁丘莊三 稽兩君之尊知其不可抗矣此題亦可作

受辭三 搭 重本比作後要比斷有情 加伐西鄰莊十 盟召

受辭三 屈完盟四 惡大夫之專以權命者律之也 主受命不

受辭三 搭 重本比作後要比斷有情 加伐西鄰莊十 盟召

四同但見危國安國意 下易高子盟句侵奪非

善救鄭成六 吳救陳哀十 二臣能權君命利與法不相妨矣 上三

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崇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

如還也武子遂還下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出屈完盟四 國位

春秋圖是卷之八

如師成二 同

遂及盟 遂伐楚傳 經謹大權於專信專兵者譏焉 盟國之大

事伐王之大權上從無命斷下從不請命斷以遂者專詞總論起

遂及盟 宋楚平宣十 兩罪大夫之專命明人臣之義也 主比

作總以專之可也句問起上云可者謂本有此命下云可者謂地

外或主傳雖有利國家

遂及盟 庚良夫盟成二 識內外臣之盟為其專以成抗也 上從

盟國之大事論起下從盟非諸侯之禮論起

遂及盟 遂入鄭襄十 大夫因事而專兵好皆春秋所譏也 駁

禮大夫云 古者命將云 上重無命斷下重境內斷

伐西鄰。伯討有詞，有招之者也。奉詞曰：伐是事，寔非特書此，只明魯罪，非予齊也。失已則取毀於人，故亦足招寇。然玩齊桓始伯二句，宜倒重失人邊，加勝鄭及盟，三下同，亦不當以失已失人平講。

春秋因是卷之八終

莊中

三

因是卷之九

麻城 梅之烟惠連著

甥劉 同社王承

莊公下

莊公如晉 國母越禮之甚，罪在縱之者焉。

責莊公不恤

垂戒意作

莊

齊人伐我 伯勢震於夷，可以觀同欲矣。

借盟幽莊二傳有據夷

狄之勢句 或在徐州最近魯故先治之

莊

突卒傳

突歸 忽奔 俱桓 突奔 忽歸 突入 俱桓 遇垂 四 詳辨逆君之

寔而警君正者之意亦可窺矣 通傳只辨遇垂之鄭伯傳末其

春秋因是卷之九

莊下

始終書爵 云是文氣已結後復帶餘波嘆數語 作文亦宜只

與遇垂辨透後始傳將始終書爵 度下居正不能保 發揮一段為

是須知始終書爵 做書法取不得蓋辨明儀突乃傳者口吻從中

向始終書爵上想出 聖人為居正不能保之戒 亦從傳者想出 則

這一段發揮 正要始終書爵度下 若將此四字作書法取而通篇

以突忽能君不能君比 所以為聖人示不能保之戒 則引忽數比

原為比 燭子儻不為比 始突且與傳中其始終書爵其字亦可為

亦字俱不貼矣

突歸 忽奔 俱桓 突奔 忽歸 入燭 俱桓

示戒也 以忽突能君不能君對起 倒居正而不能保之戒作

出上四止
似未完

突歸 突奔 俱桓入標 桓十遇垂 莊 不沒竊位者能君之寔以能
不能君者也

肆大青 以刑爲惠幾於實惡矣。書法全在大字。舜典易象呂刑
周官之語亦只爭得一個大字耳。惡人者華人之賊。縱有罪必至
虐無辜矣。須說透。姦宄之不敢虐良民者。賴有刑耳。刑失則虐
人者無忌憚矣。縱有罪虐無辜。一句讀猶言縱使有罪者以虐無
辜之人也。

肆青 救邢 元 以兵刑仁天下。於縱惡恤患者致意焉。
肆青 城楚丘 二 經重大德與大節而小惠非所論也。以大德

不以小惠累小惠存大節。周官周制

肆青 戰泓 二 內外之兵刑。敵於小惠小名者也。下飾小德
妨大德。

肆青 邢丘 八 經於政刑皆無取於姑息焉。周官三赦三宥。周
公立政立事。

肆青 大南 元 兵刑有書法。開縱惡崇詐之端。昔非也。周官司
刺掌放有。周詩六月美薄伐。後世姑息之弊。後世變詐之害。

之廟爲無人心。斷總收二書法。傳中辨字要貼要。雙女說若祭
講齊字。則與盟柯矛盾矣。只盟防破云。漢婚警女。春秋深諱之。

只納幣破云。內君親行娶警之禮。春秋直詞以見罪惡。
叔聘 正王臣私交明臣義也。只重內臣句。發正人臣之義。
亦人君明此一段。須重發於後。

祭伯來 元 祭叔聘 春秋息黨禍。故不與內臣之朝聘焉。總發大
意。朝自無王命。故不言朝。聘必假王命。故書聘。不書使。

友如陳 莊二 會林父于戚 襄十 臣交私而君容私。皆不明於義。
也。下易宿如晉 昭同。

觀社 內君不法之舉。魯臣有合於聖人之旨矣。非故業。屬往觀
言天子一段。正解此句。故承云不聞云。惟非故業。即是不法。前
後一串意。齊棄法意。只輕引起。無書法。傳全用曹辭語。勿便作

聖人意說。

會伐秦 三 有事武宮 昭十 兩觀會祀之嘗。可以參內君之不法
矣。上成子受。服于社。下叔弓蒞事。俱就題發意。只泛論其嘗分
比昭莊會祀之非。加本比倒作。

荆聘 進變夷者之慕義。見聖人之心矣。就聖人想待變夷上。發
出與善之心。後世之君一段。後亦要發。叔人須知樂與人爲
善。以前是正意。待變夷一段。是餘意。只好文末發揮。

敗蔡 莊十 伐鄭 六 荆聘 以素所斥者。驟進之。與善之心
宏矣。不必分順逆。作宜渾融。發聖人與善之心。不念字。遂字。形
容聖人之心最快。上三比。隨出一比同。

敗秦莊荆聘取舒僖伐莒文伐鄭成會戚襄伐吳昭入吳定經
於變或者皆因順逆而待之異焉一操一縱總是天地之心無
非欲化之於善

樂與人爲首於慕夏豫夷者均予焉
上以逆起

下以專起 或連出于師召陵俱備同

荆聘 晉侯伐衛僖二 爲善改過皆聖人所樂與也 下此在衛
諸盟上論

荆聘 弗克納僖十 欲人爲善改過故慕義從義者皆予焉 上
聖人樂與人爲善叛則云來則云下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
不改云過而能悔云亦可作季子歸云傳內道善諱惡題

荆聘 滅蕭宣十 變夷假仁者順逆功過不相掩也 下與人爲
善之德宏矣 加入蔡莊十伐鄭宣六入陳宣十圍鄭宣十同
荆聘 栢舉宣四通與僞皆不足計樂與人爲善也 稱人稱子俱
是進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九

入蔡莊十 荆聘 栢舉 入郢僖四 聖心恕而公故不令順逆善
惡相掩焉 上不以惡掩善聖人樂與人爲善下不以善掩惡聖
人心無毀譽刑禮命討

荆聘 會齊昭二 進脩禮而賢守禮原其類也 聖人與人爲善
聖人善善也長俱有後世云

遇殺 期遇以圖失時之婚兩辰平古矣 主遇清盟屈二傳以圖
禮失時對作古有遇禮云諸侯十五云或以遇提是倒失時
論起重叔朝非其所上撥亂意未要見亂字就蔡亂禮制上說
應當字 一傳精神只消殺齊地一句便勾蕭叔朝公在齊之殺

新叔朝 誠非禮之朝可以知止禮之意矣 以爲禮必當其所
論起重叔朝非其所上撥亂意未要見亂字就蔡亂禮制上說
應當字 一傳精神只消殺齊地一句便勾蕭叔朝公在齊之殺

公字齊空是句中中之眼 加過殺莊二只作事寔

蕭叔朝 觀用幣莊二 爲禮而非所非物皆失也 只就二事上
論不重責蕭叔與莊公上撥亂之義下正始之道

蕭朝 夾谷僖十 聖人譏朝禮之非所即卻野互之心也 主傳故
禮非其所云搭以責蕭做起而以孔子如傳發揮於後或曰此
容悅明禮非嘉禮且以杞梁妻對孔子皆未妥

蕭朝 王所僖二 兩於朝禮非所者示撥亂正本之意焉
蕭朝 白狄來宣十 春秋撥亂謹防兩子脩禮者致意焉 上以
嘉禮不野合起下以諸侯不得通起禮非所君子有不受德不及
君子不享其貲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九

蕭朝 內君圖婚失時不孝甚矣 傳中兩時字相應及時正身
而義乃決斷以從禮者取詳書只盟危不爲詳書然是詳書中之
一書 加遇殺莊二同昭詳書書法 再加子同生桓亦同昭三
十六載昭三又出盟遇楚鄭侵衛下此主楚子強冠蔡
許二君昭三又出盟遇楚鄭侵衛下此主楚子強冠蔡
今若作此是又出盟遇楚鄭侵衛下此主楚子強冠蔡

蕭朝 內君崇後以誇仇女其心可誅矣 傳中三心字二正字前
後相應宜重看全在警人之女四字上發收詳書斥言桓宮是禮
寔 加丹楹莊二同

行父如晉成叔弓如晉襄 卽事以論僉修得失懸矣 要在御
孫口中體認若板板只在僉僉上發論便是隔靴搔痒 上此勢

行父如晉成叔弓如晉襄 卽事以論僉修得失懸矣 要在御
孫口中體認若板板只在僉僉上發論便是隔靴搔痒 上此勢

○成十同 又易邢丘 襄八○改命朝聘 同 又出城楚丘 文倫會平丘 昭十三 虎祁修則

○逆女公至 志婚禮之嘗以婚於仇為非嘗也 齊字重嘗事要

大零桓五 符稷莊四 不視朔 文十六 壽納幣 成八 迭紀嘗事 示

禮之戒也 就嘗事中要說他非嘗重發將以為戒意 加即位 文即位 宜以變之 必書形嘗之失禮而後書作 武宮主人道終 元雖有緣始終緣臣民緣先祖 宋卒子然下此代叔子卒宋安

○氏入 惡內君之妾仇女而特詞以著罪焉 不正始提過重忘 作不勝其母至末一段只當味嘆文後書法直入字書人便

不致詳書亦附一句 經用幣 經於見小君者兩明其不足以為禮也 以所見非人所 將非物分股上是追原意下是慮後意下可斷罪上只論個不可 為是上書法是親字下是詳書 加姜氏入 莊二 昭傳卑下體則 字

○我侵羈奔赤歸 春秋大居正而於不能居者示戒焉 攝服全在 平日味何緣而起句可見歸者易詞作事定只收難以國氏而不 攝服 只羈奔同 只赤歸大意亦同全借赤之易以形羈之不 立不收書法

○我侵 突歸 忽奔 十一 我侵羈奔赤歸 兩端制於人而責歸

○示戒也 總做總收大意如單 只二奔同 郭公 卽國君之自出而知君道貴斷矣 以用舍分斷重在不能 行其所知上

○觀魚 五 棄師 閔 善惡以知寢無望此知矣 借題發傳不必處處 魯隱鄭文君子所以高舉二句要發 出城濮 傳二十八 戰 歸 昭十 同但倒轉 下易公如晉 昭二十八 亦同 五 同但倒轉 下易公如晉 昭二十八 亦同

○減譚 莊 十六 月雨 三 二君之於善惡有貴於知矣 雖說能用能 仍要倒下不能用不能去將正意發傳齊桓齊僖只好作兩邊 論其頭耳 出入曹界 傳二十八 晉 秦人伐晉 文五 秦 季子歸 元公如晉 成十八 影 又齊母 七 盧打 成十 同 九 又齊母 七 盧打 成十 同

○師 隱 四 哀奔 四 同 君子退而小人張君有以致之也 出焉 師 隱 四 哀奔 四 同

○女叔聘 於命臣之脩禮循例以字之焉 主盟 茂 元 傳列國 大 夫例稱字句在倒字上發嘗者道之正

○鼓用牲 鼓非禮忽天甚矣 傳意是把鼓社用牲發其非 俗言之實不重非禮上說玩又字鼓用牲宜串講 社陰神日 陰勝陽也鼓有聲舉陽聲以壓陰氣天子鼓伐鼓於社以 諸侯卑故伐鼓於朝以自責 用牲不是誦亦是忽半必在 月三月之後方成牲衣災用牲取其歸時耳

信如歸紀 紀內女之歸志圖婚者之失也 以不言逆點起重止

親迎之禮作婚姻當事不書故事歸為志失

歸紀 歸紀 慶逆 莊二固逆五 詳畧外臣之圖婚

謹禮辨分之意俱昭矣 總叙以二歸為主順傳分作 只二歸

同 去本股倒辨分一邊

伐戎至 內若舉攘夷之師而夷患可知矣 主伐徐 莊二傳戎

作說或須如傳合兵句映帶徐出來然只可體必字作料想語勿

着實孤征久役未免危殆之憂故書至末帶之以孤征久役故

至似

晉殺大夫傳

晉殺大夫傳

軍伯伐 盟葵丘 觀春秋之命討有出之自王者有歸之

王者 軍伯雖與古者無干然春秋之初猶有未盡染強悍之

者少不得尚根着古初制度來作文上邊勿添出聖人意思來只

說於單伯而見古制於葵丘而見明禁俱是不敢專便了

說於單伯而見古制於葵丘而見明禁俱是不敢專便了

說於單伯而見古制於葵丘而見明禁俱是不敢專便了

城濮 諸侯命討之專無王正矣 主及春秋時

一段頗頡頏肅舟之僑文專討先且居臣臣卻缺義專命傳

皆字宜玩 或加入曹界 以殺頗頡頏事屬入曹故也 或此

買成衛 及莊郭 文九滅路 戰二同 念此未

宣下二比晉實士伯之縣當賜 又垂隴 文放甲 宜同 此命

三師之服與命官亦不切尤縷 或加單伯伐 莊十 蔡丘 九以命討之公引起 此題已

放代專 莊十 蔡丘 九以命討之公引起 此題已

其豈卿大夫事耶尤縷 又單伯伐公命 茲如平 私命

公討放微 莊十 蔡丘 九以命討之公引起 此題已

蔡丘 九垂隴 二以刑賞歸之王故于明禁而抑私命焉 全在

人意上發明書於策句在再書盟蔡丘上看與下止錄其名氏相

對 出蔡丘 九垂隴 文二侵陳 宣六 無妻 宣十五 伐莒 昭十九 同

齊晉各一比亦同

垂隴 文二救陳 宣元 無妻 宣十五 伐西鄙 定七 抑二國執政之臣

著擅命者之罪也 當渾發聖人意只就上卿發文政 只見

得業已私命儼然而卿大夫矣如此方與下見殺討

垂隴 文二放甲 宣元 命向 伐秦 俱聚 專權委政皆諸侯之過也 此

浪梁 六 傳命官討罪上侵天子禮樂征伐下委大夫

委隴 文二放甲 宣元 命向 伐秦 俱聚 專權委政皆諸侯之過也 此

已 歸命討於王歸命討於天俱有明此可以司賞罰之權句自

說經者發聖人意不可寔講

伐徐 不致內君之用兵以其不必致也 役不淹時則非久齊人

同會則無危不致無可致也 玩傳時勢不平說個公獨親行

其有可危下緊接其不致者句可見齊人同會句又應上公獨親

行而役不淹時只一句或串或聯須有低昂

三十二 伐徐 不致內君弭患之兵以其無可致也 就魯而
上信得公獨親行之故問起不致書法如單作
伐徐十六 伐徐 內兵送舉可以想內君親行之故矣一只用八
親行以上一段傳

會洮 春秋謹禮於偏愛者致警焉 非事非民事也禮字在過愛
一上論不指非事言觀惟不節之以禮云可見傳意重謹禮土葬
事只起下特字耳 加遇防 傳十 如傳發在後

祭伯來 隱 觀魚 隱 五河陽 傳二 上下非所出而出無一可者也 來
傳論不可妄動三股皆妄動者只借發其拘事迹禮字不相干不
即 或出蔡丘 傳九 衛人伐邢 傳十九 河陽 傳二十 係正搭

祭伯來 隱 觀魚 隱 五河陽 傳二 上下非所出而出無一可者也 來
傳論不可妄動三股皆妄動者只借發其拘事迹禮字不相干不
即 或出蔡丘 傳九 衛人伐邢 傳十九 河陽 傳二十 係正搭

祭伯來 隱 觀魚 隱 五河陽 傳二 上下非所出而出無一可者也 來
傳論不可妄動三股皆妄動者只借發其拘事迹禮字不相干不
即 或出蔡丘 傳九 衛人伐邢 傳十九 河陽 傳二十 係正搭

祭伯來 隱 觀魚 隱 五河陽 傳二 上下非所出而出無一可者也 來
傳論不可妄動三股皆妄動者只借發其拘事迹禮字不相干不
即 或出蔡丘 傳九 衛人伐邢 傳十九 河陽 傳二十 係正搭

祭伯來 隱 觀魚 隱 五河陽 傳二 上下非所出而出無一可者也 來
傳論不可妄動三股皆妄動者只借發其拘事迹禮字不相干不
即 或出蔡丘 傳九 衛人伐邢 傳十九 河陽 傳二十 係正搭

祭伯來 隱 觀魚 隱 五河陽 傳二 上下非所出而出無一可者也 來
傳論不可妄動三股皆妄動者只借發其拘事迹禮字不相干不
即 或出蔡丘 傳九 衛人伐邢 傳十九 河陽 傳二十 係正搭

原在齊宋身上講方有味 下易鄭會九 同
晉南 傳十 毫北 一 即強與疑者而知同欲之紀矣 惡反漢而
書同勉強而不書同只說例如此不必說及反覆與迫脅者之
會鄭 莊十四 侵宋 莊十五 盟鄭 莊十六 執麇 莊十七 伐西鄭 莊十九

伐西鄭 莊十九 伐戎 莊二十 伯勢兩盛而貳國之畏服有繇矣 要在
字上發出一段能協服人心意不可此著二比講 上易盟鄭 莊
六 會救鄭 莊二 下比易伐徐 莊二 或伐山戎 莊三 俱同 勢須在
鄭伐山戎 莊二 比 有出盟鄭伐楚 則首止 傳五 襄丘 傳九 主於是而後

授之諸侯 又有盟鄭 莊十 盟鄭首止 傳五 襄丘 傳九 主視他盟為愈
授之諸侯就人心說與伐楚等比何當視他盟為愈
說得寬獨搭數比亦欠通且易混人二題俱宜刪

盟鄭 會救鄭 莊二 伯主之安據於服貳而見其勢於恤貳面見
其事 勢盛在盟鄭以前事顯係一鄭以見大無講須斟酌 伯中
國借作安 據未安

盟鄭 盟賈 傳二 春秋紀伯信得眾與結遠者可予也 在鄭貳終
齊江黃服於楚上生議論重眾字遠字勢盛處周講在盟前上視
他盟為愈下許是盟 上安據之勢高一層配下不通況上乃伯中
國事說不得安只說有其勢故未得用於處

盟鄭 召陵 傳四 伯主服內外之盟皆盟中之勝事也 上以鄭服

盟鄭 召陵 傳四 伯主服內外之盟皆盟中之勝事也 上以鄭服

盟鄭 召陵 傳四 伯主服內外之盟皆盟中之勝事也 上以鄭服

勢說起倒齊得泉下以完服義說起倒齊柔楚視宅盟為愈盟於斯為盛

盟幽 盟葵丘 伯勢盛而人心協王禁明而人心孚 主諸侯咸服乎桓公之勢咸喻乎桓公之志

盟幽 新城 春秋樂人心之從伯故皆志其信之協焉 諸侯之從齊與否伯業之成否所係諸侯之外楚與否周室之隆替所係上同欲下同外楚

盟幽 莊十 盟幽 書救成九國救成 請信協錄伯勢之盛恤患錄夷勢之張 二傳俱有前此 上有幸之意下有憂之意

秋友如陳 不敗大夫私交正本意也 通季子之私行在直書矣 春秋國是考之九

原仲上既曰如陳則亦必請命但以私事出即有命亦私耳未應上表不正 加祭伯來 祭叔聘 莊二作表不正事定 再加

莒慶逆 莊二 高固逆 宣與季友並斷 友如陳 盟蜀 成 不敗私交外交正本正始意也 下乃從同以見聚非以盟蜀為盟齊 九 之流變而專貶齊也講須斟酌 上無讓以著效下不諱以從同

杞伯來 內女不當來而來經所以致嚴也 重違禮斷罪男女往來句要重看 加會洮 莊二 同

莒慶逆 辨分紀內女之歸而以非禮責內君焉 稱字是大夫自逆之例只提起倒何以書作 加綸逆 應只辨稱字書法就借書

莒慶逆 辨分紀內女之歸而以非禮責內君焉 稱字是大夫自逆之例只提起倒何以書作 加綸逆 應只辨稱字書法就借書

給逆為說不親迎問起下何以書句 或止用尊卑之別也以口發辭分意不必如卑亦以口

會城濮 經紀伯好而知討罪之有自矣 以伐衛與起中用逆體然須本王賜命請伐衛請勿涉齊奉命方與齊人伐衛有繳不可抗意 按左氏二句並非添城濮之下而城濮為討衛事而不可作 出於小註翻舉之語四傳俱無城濮之文則其無而不可作 題甚明矣

伐衛及戰 與國抗命而亟戰其罪大矣 重逆命上伯不可拒正以其奉命也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戰即上段不徵詞請罪而直與交戰之意但於書日上描寫聖人深疾衛人之情非謂其亟戰之罪又浮於約日而戰也當時即約日而戰罪可減乎聖人之情自尊王說 或加會城濮 莊二 只作奉命之案 此庄已其

齊人伐衛 伯王奉命討罪師不可抗矣 賜齊侯命命之為伯也此句輕下奉王命命字乃伐衛之命也只要描寫衛當服罪意勿干齊

戰即 莊十 伐倫 莊二十六 伐衛及戰 戰 莊二 及 紀抗伯深疾之也 客比只作變例引起同輩 不言日易耶人伐衛 應 或伐鄭 莊十 及者 易乾時 莊九 同

伐衛及戰 桓舉 四 誅抗伯討而善成伯功者皆重王命也 上逆命下達命

刑伐鄭 會救鄭 勤義於夷曠之時想見伯事之始焉 無援何重看提楚罪起隨舉以出舉書法轉下桓得救恤之義即在此

刑伐鄭 會救鄭 勤義於夷曠之時想見伯事之始焉 無援何重看提楚罪起隨舉以出舉書法轉下桓得救恤之義即在此

刑伐鄭 會救鄭 勤義於夷曠之時想見伯事之始焉 無援何重看提楚罪起隨舉以出舉書法轉下桓得救恤之義即在此

刑伐鄭 會救鄭 勤義於夷曠之時想見伯事之始焉 無援何重看提楚罪起隨舉以出舉書法轉下桓得救恤之義即在此

中發安撫之事見意只極書救

○大荆伐鄭 盛兵得夏經所以狄之也 單主罪楚亦須隱隱是也
據之事在此可一見意

○大會救鄭 有足為伯事徵者恤鄭之兵是也 以恤患為主就中

安撫意收書救書法 救急恤鄰須切根鄭人將奔桐丘而楚

夜通發 或加伐楚 恤盟葵丘 九作安撫之事 又有脫出後山

戎 莊三會程 九者 據春秋安中國節在 元者 本此如此出題父通

○大救鄭 盟貫 九 事見義者伯主之安撫偉矣 上安撫之事見

安撫之義著文王桓公之通 武王牧野之誓

○大會救鄭 盟葵丘 九 伯事兩著而中夏與王室齊類之矣 九

○大之事實見戴之事實 九

○大荆伐會救 楚伐遂會救 九 兩於外夷無故之橫而子奪內義之

勤怠焉 以子元范山起而兩傳皆有無故字倒桓公趙盾上

急恤鄰折衝消息

○大荆伐會救 盟齊伐九國救 七 春秋惡夷憤而深善兩伯之安撫

焉 兩傳皆有原夷狄安中國句桓公主兵晉景親性 或以馬

勞益張王兩傳見字作目破云 四外却

而見出華之而四動而見美勢之

○大祭樂 用饌民於得已之役非人君之心矣 余在不視歲三

寫他與民漠不相關之心不必為意要祭邑而書樂是事定其法

是書法 不必為正應創作邑制字原濟有邑無城尚是不可

完者原無邑是特立祖宗之所求有邑不可少則祖宗生為之

矣中丘傳完舊也下接云城中丘使邑不以時云 此則云繼用

民力於所不必為云 可見城不可少但當以時繼則既非其

又所不必為也

○大城鄭 九祭館 九祭臺 九一祭園 九 大小之役有異文然未可憐

也 叙明紀實之例在大小字上運意小字內須含不必為

須云大之中有不同者不得不同於小意勿着斷罪語須知祭用

於館與臺固則小而用於邑則非小矣小字只起下制字耳勿

以為小曰祭也 加祭鄭制作

○大告 九 役民非時者無人君之心慈痛無是者失大因

○大之 九 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廢藏少民勤於食則且

事廢焉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廢無三年之蓄曰困

非其國 加大無麥禾 九 與告繼此俱作義節之証同單

○大祭鄭 新作南門 九 兩議輕用民力者以其不必為不當

上鄭邑而書祭者制作邑也下言作者制始也上君道下臣

大無麥禾 國不應墮而墮不教本甚矣 書大無於冬形容

人不計盈縮忽然告匱光景甚妙收下書告繼以病公不教本

字即食者養民之本本字敦字即民事古人所急急字意 加丹

○大禮 九 三刻桶 九 祭鄭 九 二同 再加告繼 九 二 只紹書法

○大天無 告繼 九 國用竭而望濟於人貴在履矣 全要體下

若止云書告羅則彼傳書法却是責辰的病公病字有斟酌不與下傳書法相妨書王若臣合作上重後字與本字及下重名字與定字反然病公書法乃在厥孫告羅于齊上

大無大有宣十紀國計之登耗按其故而可怪焉人事之失天道之變在大無大有四字上取巧上忽然而歎也不覺其至此也下忽然而豐也不意其至此也

丹楹莊二刻桶莊二藥廊莊二八如齊宣行父如宣歸父如宣會宋宣十二君竭財於內外皆非致本者也脫比饒宣十傳二

傳俱有致本字及戒後世意亦俱有三年耕等語上修於宮室臺榭之末下煩於朝聘賂遺之末

國書卷之九

大無告羅莊二平丘平丘俱昭內君忽養民之本可謂伯也

失服賦之道可貶下邊亦有宮室臺榭云而以示威對乞糶收如下文所貶

大無告羅莊二盟戲九蕭魚一內君忽養民之本可謂伯也

明制敵之法可予莊公務未不務本下書告羅以病之知楚勞心不勞力下書蕭魚以美之

告羅內卿急紆思之名春秋責之以寔焉其情急字即急痛

急字情即請往之情大臣二字重看蔽是蔽於名惟一味務名歟不肯向寔上做工夫

告羅六月兩三信以急病為名者失大臣之道以勤民為志者得

人君之道以儉公儉以足用實以愛民務農重穀此出

告羅伐山戎莊三以君相之道示後世故於微名微功者譏

務名者責以治實喜功者責以治本食者國家之所甚重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相所當知也兵者國家之所甚重強本治內柔服

遠人君所當知也名與功皆人情所易趨故春秋借以示戒告羅遂乙師信二以兵食實於人魯君臣之過也辰不能移

借食於鄰非大臣任國事之實禮不能省也借兵於夷非人君安社稷之義

新延廐非時而悉民力其不念民勸亦甚矣時字最重勤於食是急於食也用民力為已甚矣兵樂新廐二役并合大無告羅

方盡悉字之意首呼何何以書承其後此處要會加築廊大無告羅信二同

城中丘信新延廐稅亂宣十民勸有三忽之者非君道矣信

詔原倒勸食上雖三段作宜如傳落重本股出城郎信築郎信一用田賦信十同

城中丘信用田賦信十不惜民之財力非君道也

新延廐作南門信二春秋重勞民而非時非制者均貶焉上

重悉字下重輕字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魯人為長府闕于魯城諸及防志合時之役示民力之當重也主中丘信傳雖時亦

時巧挑成文為妙

降鄭 經抑逞強明道義也 齊未必加兵但足以兵威脅之耳只

發透脅服二字而急事功之心自見道義事功正王伯之辨須

鄭降 兩紀服小而罪各有歸焉 玩脅服之詞句凡是降

都是脅服者有罪不書齊師降鄭而書鄭降蓋意在責齊故變文耳今直言降鄭則無他意而專罪齊矣總起中分後歸重本比仍

要比斷 突救六滅譚莊 明道義而不急事功故於恤患覆小者致意焉此

或易國師費無道義字下比或易選三 邑齊齊事與伯者之政無干俱不可搭

降鄭 伐山戎 伯主齊小而略遠急功好功之心也 上柳

強扶弱之意下治內柔遠之意明王道正王法

於魯齊以山戎之故為齊謀謂之不期可乎 志內外之期過惡無禮也 見過清四傳齊以山戎之故謀

伐山戎 正畧遠者以法為好功者飛也 譏桓之遠畧全在困民

上強本治內柔遠服人便不至困民要看好武功好字垂戒意須

重發 傳翼云看傳全是恐開後世困民之患不專指譏桓上蓋

致惡通責亦是方伯之職但不責修文不王修德序成不至於是

伐宋 伐鄭 伐鄭 伐徐 十六山戎 獻捷 十一伐楚

詳春秋伯兵而略遠獨識者示柔之道也 實破

以例其降 以簡兵稱人辯起即以獻捷証明倒畧遠作伐楚

形請於後仍昭稱人 伐宋 伐山戎 獻捷 十一 驗春秋形畧遠之文知其非節

例矣 同單 加伐鄭 五 伐鄭 六 伐徐 十六 同

伐宋 四 山戎 春秋重內治故予節兵戒勤兵也 比作但轉

要把將早師少問一句方像傳題 上重賦於民薄下重困吾民

之力 伐宋 莊十 召陵 伯兵節而慎皆非畧遠倫矣 兩邊俱要在

比縮 治內柔遠可分貼 伐山戎 獻捷 十一 參之紀矜功者而知譏伯主之畧遠矣

叙即喝明書法如車重講末復於獻上發出畧遠之非只收稱人

原主業二傳總述東中參分上就不當伐上下就不足獻上俱從

多皆兼用兩傳意合作耶 伐山戎 伐楚 召陵 俱係

分作轉處仍昭然則 云 強本治內柔遠服人總承不可分貼起

束總用之 去伐楚以勤兵畧遠不務交兵服處合作 加獻捷

莊 同單 止講若此書法又不消傳以次並從單取是

伐山戎 迷伐楚 四 經於伯主操外勤兵專兵皆譏也 上以

燕賁問起下以徵楚賁問起北伐南征

山戎 獻捷十一 楚子伐缺救九 經之罪累夷猾夏者皆於爾詞

見之焉 伐山戎亦稱人安知云 以下云 九年亦稱魯

之乎以下云 上加伐宋十 下加楚子伐四 宣同

獻捷十一 江黃伐陳四 議遠累善足誅兩有以驗之焉 上驗書

法下驗事是 脫比賜穀三 傳

伐山戎 楚丘二 以王法正伯主略遠專討皆議也 兩邊王法

一強本治內一明道正義上獲夷狄無文德云 以伐楚昭 下安

中國施小惠三 以城邢昭

義儀 城邢元 伐楚 召陵四 俱傳 經紀伯事獨取存小柔處者

焉 上題脫母 楚丘累矣城邢詞煩而不殺何也邢未滅也以

然則伐楚何以美之對

山戎 伐楚 召陵四 俱傳 伐鄭國新城六 伐宋圍十三 俱傳 用兵於

夷夏者事皆不可例論也 各昭然則三 問起然後比斷

伐楚 召陵四 俱傳 伐鄭國新城六 俱傳 兵有兩用兩宜者可定淫名之

案矣 上題脫母

伐山戎 侵蔡八 兩議貪功示服遠保國之道也 脫比貞伐

鄭八 傳 兩傳俱有文德武功句上強本治內所以服遠下任賢

明政所以保國

伐山戎 夾谷十 觀累遠之稱與化強之事而知文武不可偏廢

矣 上武功無文德下文事有武備

伐山戎 大鹵昭 譏勤兵崇詐者繩以王法王師也 上云則猶

開後世云 下云使後世云

伐山戎 白狄來八 不與中國之事外夷所以強本不與外夷

之通中國所以防

伐山戎 荀吳伐鮮虞昭 兩即加兵於夷者而見春秋之意

累焉 治內柔遠之意用兵禦夷之略俱有見字

築臺于郎 以自樂而役民於遠經所譏也 去國遠築故知其不

緣占侯而為游觀重厲民自樂斷罪 加于薛于秦十一 俱傳 三同

築郎 六月雨三 君道在同民二君之樂有得失焉 厲民自樂

與民同樂各發傳意泛論蓋下傳無子信明文 上加築薛築秦

三築臺 三不雨 備書厲民勤民之實示子奪也

築郎 不雨至七月二 憂樂不與民同二君不君矣

獻捷 抑伯主之矜功意以戒事外者也 須在誇示上模寫他好

武功桓本誇示非獻也聖人欲抑之故書一獻字諸侯有四夷一

以正引起獻字為特書也

獻捷 踐土十八 戰車成 攻獻功之有體而知春秋抑矜功之失

吳成 破諸餘功之有體而矜勞遠者尤特焉如此

吳成 破諸餘功之有體而矜勞遠者尤特焉如此

論起獻捷之體制書獻抑齊如單絲 加邢丘八 同只上題於

不相遺停句虛說此則以邢丘比入獻體內與上二、同論

微異耳

戰土倍二戰戰成二邢丘襄觀獻功有得失可以思書獻之義矣
以諄魯齊獻為抑問起緊接獻者下奉上之詞即以踐土得體作
一頭戰戰非所獻而獻邢丘不當獻而獻分二脚仍收本傳

夷俘獻王易比

滅潞宣十五趙

滅甲宣十六七

鄆陵宣十六七

諸侯相道易比

春秋國是卷之九

宜申獻捷信三

五國伐鄭成二〇鄭

九國救成七〇鄭獻

夏伐陳宣十五

斯何忌如晉定六或公侵鄭定同

山戎三獻捷城濮踐土上二以敵愾之例紀矜功抑之

也。都是夷俘須在下奉上之詞句逆意只獻捷踐土同

踐上信二邢丘襄觀獻功之得失則知春秋之文為抑伯矣

夷俘又獻於王下中國俘又遺於諸侯作文在獻體上論得失以

聖人書獻抑齊起微末云有同於踐土者以獻紀之當矣苟有

於邢丘者而以獻紀之則非聖人之抑之不至此矣出滅潞

五夏伐陳襄二同

踐土信二戰戰成二伯有戎功而奉於王乃所謂獻也要在

獻的字義上做起繼用本股襄王以駱服賜文公定王以穀免命

士會可照用又滅潞宣十鄆陵成十同

踐土信二戰戰成二獻功雖有夷夏之殊然於奉上之體則得矣

亦要體下奉上之詞句發上晉文以楚捷獻於襄王觀尹氏之命

知其於體得矣然而益昭其獻之之義下晉景以齊捷獻於定王

觀單襄公之辭知其於體失矣然而不害其獻之之名此外有

戰戰成二邢丘襄王中國則否二句又出戰戰成二九國救成七

春秋國是卷之九

同上獻捷王而捷則齊下捷雖夷而獻則晉二題俱不可出蓋三

一得一失然俱下奉上正好起本比獻字即猶夷功獻王諸侯捷

捷二比一足得下奉上之體一足失下奉上之體亦好起本比獻

字惟此二題若說一得奉上之體一失奉上之體則與傳辭中

則否何得矣若說俱失則以中國之俘獻王未嘗不是下奉上之

最難比解

獻捷執虞公信五經兩有特詞示貪功貪和之戒也獻者下奉

上之詞其曰公者猶下執之詞

獻捷宜申獻捷信二兩紀夷俘以抑詞誥詞著罪焉抑其不

當暑遠諱其不能攘夷

獻捷黃父信二功出暑遠者不足矜功在勤王者不足異後

世宰臣有不賞邊云得之矣後世有以釀賞報臣子云失之

矣

獻捷

用田賦哀十

春秋之抑外而譏內其意足術矣

後世

臣

得春秋抑戎捷之意近世達時政者欲先省國用

春秋譏田賦之意

梁丘

序爵從禮之嘗志遇惡禮之簡用過清四邾鄭伐宋

傳

齊為荆伐鄭故請會諸侯宋請先見故過謂之不期可乎

公

公亮傳

餘丘

盟莊二

縱大權而昧大倫非保國之道也

主大倫不

明

二句出成王散主兵權大舜不告而娶可分証

慶父如齊

即逆臣越境之安見縱權者之失矣

書如亦是紀變

然就

此不奔而如便見得出入自如出入自如四字要描寫重

垂戒意

加餘丘莊二書法總結

慶父如

戊辰即位元定

著強臣無所制以謹兵權者內若有所

以重國本

兩邊俱以成王事証俱重垂戒上發

春秋因是卷之九終

春秋因是卷之十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同社

王承時象先重

齊人救邢

善兵之以恤愚舉者見聖人之情矣兵期於無兵

重兵之意

說得聖人之情懇透則救邢之善自見書法只書救

天下之兵

故屢于救兵致意焉以救邢提明總發聖人之情不

必制單

突救莊六救莊八處父救文三屢因救而責棄義者仁天下之情也

突救

六救莊八處父救文三屢因救而責棄義者仁天下之情也

各就罪

不救中發出善救意勿倒罪上

狄救齊

僖十吳救陳哀十兩善外救罪諸夏也總發罪諸夏意

傳題

借兩傳意合作許之易為不稱人罪宋而責諸侯也救果善

讀法慢上發善救意識性慢。全是欲其勇往直前。不可專于慢。快上死講。至者至於此而畏縮不敢復往。次者欲往而怠緩不以爲意。姑次於此也。

師選八救邪。重用兵而復善用兵。息天下之情也。以重衆帛起善救書法而融會二比意思。總發聖人之情。上加次郎圍鄭。

八下加救成至。五。救晉次。三。大意同。

救邪。聶北救。兩於伯救而善與讓異。其情皆可見矣。俱有聖人之情見矣。句兵固不可輕用。非所論於救。兵有利用次者。非所用於救。節兵盛兵略點。

救邪。盟賈。重兵惡盟。獨不廢於恤小結遠者焉。兵者救邪。所爲國是者之十。

之所甚重。盟雖春秋所惡。各須重發意。

救邪。既齊平。兵有時不重。而平有時不貴。以其安內附外也。

兵者春秋之所重。平者聖人之所貴。

救邪。季子歸。善救而旌賢聖人之情見矣。樂急人之難。樂道人之善。俱有聖人之情見矣。句。

救邪。邾莒來。欲人之恤患還善。其情見乎詞焉。兩傳皆重聖人之情見矣。句下以諱惡同起。

四國伐鄭。伐邾取繹。救成至。救晉次。兵莫急於討恤。觀經所屢貶者可知矣。此取釋傳在書法上發聖人急於討恤意。上二比就微舒一事說。下二比則兩事矣。兩傳語又。不見整處。自難搭題。但以相沿既久存之。

落姑。好講於國人之思。而見思者賢可矣。已。就請復上。見得國人之思。就國人思上。見友之賢。曰國人見得公心。曰安社稷。見倚賴甚重。豈不是賢。

季子來歸。經於內臣歸國。深致賢賢之意焉。只重魯國方危。云賢也一段融會四書法意。成文聖人因國人之思而賢之。因國人之喜而至之。不書奔恐累其賢也。不稱公子恐蔽其賢也。總是

一意安社稷三字重。善字要描寫。加落姑。元同。只作事實。再

加慶父如齊。十二亦同。高子盟。二。河陽。十八。推道善諱惡之意。而聖德宏矣。樂道善惡。稱惡都在書法上論要味。孔子也。三字微明本股旌賢諱耻。

樂道善易比。荆聘。十三。大陘。傳四。二比傳俱有樂與人爲善句。遂救許。傳六。善之尤。會奔。昭二十。善善及子孫。歸益。善之愛。惡稱惡易比。文十四。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爲納捷。文十四。須詳諱他置諸侯之非上發擇若賢宅聞義能徙。又是樂道。人善矣。宋公伐邾。昭十九。不書國與取。以擇其取邑之罪。

踐土傳二處父盟文十春秋諱賢之意與尊尊親親同也。擒諱賢發以尊親配入總是欲入為善之意。

從王伐鄭五桓公六莊十。春秋之尊尊親親有見於諱詞者焉。尊者諱所以成其尊不然則體益以衰非所以尊尊矣。然後知諱

即吾王日月之更為親者諱。正所以成其親不然則愛無所施非所以親親矣。然後知諱即吾君韋弦之助。出踐土傳二取郕六

同。或出城費襄七佗偃奔陳定十。變桓上責賊任事之私下棄親用羈之失。玩此義行云云豈可擬題

季子歸高子盟特筆以旌二臣以魯難所歸也。魯之復安者內仗季友外仗高侯其功一也故皆以子稱叔牙仲孫可形

季子歸納捷箇文十靖難徙義之臣皆因賢而諱之也。上是諱其耻下是諱其過友在見思上見得賢庸在弗克上見得賢俱

勿說開。季子歸宋公伐邾昭十聖人賢賢之意皆隱顯其詞以見焉。樂道善惡稱惡善善長惡惡短

季子歸諱來聖人有諱有不諱情可通乎德與權矣。賢者而諱其耻明此可以蓄納汗之德親者而不諱其惡明此可以行

賞罰之權皆有聖人之情見矣。季子歸華元歸成十兩紀靖難之臣著其賢與正焉。上去慶

父逃哀姜下殺蕩山出魚石上為國人所與下國人許之計。季子歸哀奔文十紀二臣之出入子其能靖難與遠難焉。下

書曰子哀貴之也。季子歸會奔昭二子歸國去國之臣皆賢賢意也。稱子稱公

孫皆特筆聖人樂道人善聖人善善也長充親九族急親賢舜禹弗及嗣賞延于世。季子歸舍至昭二兩臣見賢于春秋以其皆社稷之臣也。上

其曰季子賢之也下獨書其姓氏賢之也上有安社稷句下有社稷之衛句。仲孫來略詞以紀伯使著君臣之失也君臣聯講俱重討賊上

仲孫來高子盟昭二子齊伯國二臣以忠義訓人臣也。就事君不以忠與明人臣之義上生議論。

仲孫來札聘襄二望國兩感外臣見禮樂之重矣。主周禮周樂在魯足以感人。或以此題作納幣知禮知樂題上此與志敬辭具無干

仲孫來韓起聘昭周禮有碑于王侯得二臣之論而益明焉。仲孫知魯未可動韓起知周所以與俱是周禮

古語于莊公。望國借祀因事以著其失焉。聖人因喪未三年與于寢之失而書然本意則以借禮為重二意末後帶講書法總結

傳末使慶父殺惡一受意最重略字意亦要講見桓仲之不能為魯有無也。

仲孫來高子盟昭二子齊伯國二臣以忠義訓人臣也。就事君不以忠與明人臣之義上生議論。

仲孫來札聘襄二望國兩感外臣見禮樂之重矣。主周禮周樂在魯足以感人。或以此題作納幣知禮知樂題上此與志敬辭具無干

仲孫來韓起聘昭周禮有碑于王侯得二臣之論而益明焉。仲孫知魯未可動韓起知周所以與俱是周禮

古語于莊公。望國借祀因事以著其失焉。聖人因喪未三年與于寢之失而書然本意則以借禮為重二意末後帶講書法總結

孫邦 紀國母之行而忘親者之效著矣 以不去姓氏輕提過卿

以稱孫喚起哀妻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重發絲於莊之忘

親作不收書法 舊以不去姓氏為薄黃家妻以歸葬莊公之志

殺夫家妻我子罪不同故也此解是已至謂書法全重厚書不諱

上未是書不諱指莊公忘親事說豈孫邦亦在不諱內耶只恐

作孫邦之案如何 伯逆元叔弓如晉昭 經惡忘親崇修者防其效也 脫比會平

丘昭十 傳皆有治於未亂二句孫邦屢書不諱書法在前文平丘

書法在下文 此題不佳又書法前文章理且難於端 慶父奔 內賊之失計內君貽之也 作文紹傳又字口氣串重縱

權上譏失賊起處便點破 加季子歸元高子盟元春王正月元

季林國是卷之十 以季子成功之遲起倒委權上

伐餘丘莊 溺伐術莊 交政而忘仇自貽其患者也 上舍難制意

下舍則象意小小點二股仍體傳串發 加孫邦二奔苦如傳混

作 季歸元 夾谷 定十 使賢臣無近功所以貽此者

甚非策矣 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終矣胡氏原推尊季子季子

資人而當此此字須重讀猶言這個難題目豈易卒辦除是尋個

過化存神的家或者對伏得他過全不說季子之不能只說此時

此勢之難於措手處追咎莊公以警戒後人也要說得人心勝俱

然總有此題斤兩舊以聖賢分量說苦若向季子邊費盡回復全

不把莊公致下的危症候去調攝一切養生者却徒向當年

上較量真隔萬重山矣 去夾谷同 慶父奔 圍成至 定十 得政之淺即聖賢不能成功也 上執政

未久下得政未專 高子盟 裁命以安鄰其明義可予也 不稱使是事寔稱子乃

筆二命乃因不稱使料度出的須說得活美高子在明有美利爾

途而獨出于義故曰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 加春王正月元

主定信公句 高子盟 盟首止 信 齊君臣之定侯位王位功在一國天下矣

上定信公國人賴焉以為美談下定襄王民到于今受其賜 下

易鄭逃 主裁命明義初命棄義 高子盟 宋楚平 宣十 裁命以成靖鄰之功者可予專命以成平

國之功者可議 下此命令終 高子盟 士何侵 九 二臣之裁命行便將之道矣 此題或載

外題錄 秋人術 夷橫之能肆與國授之也 傳全說詩只秋何以能入乎

以上數語屬春秋似是因春秋引起說詩然却是說詩以影射出

春秋來作文此意須會 要體何以能入四字使衛不淫亂秋即

極強橫極兇暴何所施之則非秋之能入衛也衛自棄其秋不能

入者耳再玩末有不至於 則衛已自處於必敗必亡即最

弱無為者亦如走無人之境矣此狄之所以能入也

鄭棄其師師為遠好之資則君臣之咎也重棄師發言不當以

一人之故而棄其師君臣聯謀

人曹界修二放胥甲父元戰邱宣處奸之道非一惜鄭君不之知

也晉文以燕負羈按誅類類晉靈以軍門之呼黜遠胥甲父晉

景以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禮遇林父

按誅易比

及箕鄭父文九○扶私恩以許

華元歸成十五○為山莊

圍成至定十二

春秋因是卷之十

驅遠易比

六月雨傳三○放

公如晉成十八○晉

禮駁易比

敗穀傳三十三○秦大夫左右皆曰孟明之罪也必殺

秦人伐晉又三○若子解秦穆

晉侯伐鄭又之諸也○為鄭故也○為鄭而還林

滅潞伯以瓜分之縣羊古職曰士伯庸中行曰若信二秦穆之

明德矣

棄師于孟執伐傳十二列卿列侯之無能春秋以同詞著罪焉

五季之末秦維翰一制書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而二三執政畏一
商克不能退之以道故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君臣同責也渥池之
會蘭析始一奮其氣秦雖虎狼猶不敢動而五國之君不能得者
於荆楚故楚宋公者楚子而以同就為文分惡於諸侯也

春秋因是卷之十

春秋因是卷之十

九

春秋因是卷之十一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甥劉 輝聖初較閱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傳公上

春王正月

昭內君擅立正王法也。當時內無可承。若請命於外。誰得而非之。乃以妾母私屬人臣。據立。遂儼然侯位。可乎。故他公皆云正人倫。此獨曰正王法。不朝事。雖在後。然須合看來。方是他未嘗請命的透頂處。

歸則元春王正月。衛所受於有位者。而王度愈當寡矣。必字而後字。須體兩邊俱從位字論。欲保固你天下。便須回到想到受國受天所自上去。說到天。必有箇近容。不得一毫意見。而後謂之。

春王正月

衛所受於有位者。而王度愈當寡矣。必字而後字。須體兩邊俱從位字論。欲保固你天下。便須回到想到受國受天所自上去。說到天。必有箇近容。不得一毫意見。而後謂之。

若說到王必有個度容。不得一毫僻差。而後謂之謹守。出此。

聘七小白入元莊同。下易立晉。去疾入。元俱同。又或出傳七。不知此數命。非即位也。

春王正月

城楚丘。兩貶專立專封者。皆正王法也。信亦宜立。衛亦宜封。但專則非。兩邊俱重。不告上。

春王正月。圖彭城。元春秋謹王度於爵位。土田致意焉。致意於。

之定之之義焉。

比去疾入。昭傳。末比易立晉。同。

春王正月

經為天下國家計。示解。

春王正月

經為天下國家計。示解。

春王正月

經為天下國家計。示解。

春王正月

經為天下國家計。示解。

春王正月

經為天下國家計。示解。

春王正月

經為天下國家計。示解。

一申說。禮是時鄰之禮。急字有味。正對次字看。

次晉北

次陘。以次論兵。不可以恤患。而可以討罪也。合救。

與伐論

方見聖人之情。不可大開。出晉北救伐楚次。同。

晉北次

伐楚次。遂救許。取。得聖人于牽駐兵之情。

而功罪可推也。

以二次起用聖人之情見矣。句。昭故字。過下救。

取作二比。

仍挽二次。出伐。取。伐楚次。遂救許。次。雖偷。

莫二同。

舊出此。四比。皆竹。倒二次。作既。不願。傳若。以。傳。未。回。句。

十三同。

主。澤。然。則。二。次。反。轉。且。以。義。論。代。晉。北。大。其。今。願。歸。出。

明于奪二大之意。

今又添股終屬難宜。勸。

遂救許。

取。推聖人仁民之情。而救取之功罪定矣。以。

聖人之情起。

昭故字。落。下。分股發意。未。仍。綴。歸。聖。人。之。情。下。發。

減甲。

取。取。俱。同。或。易。街。義。舉。

伐楚次。

遂救許。以功罪衡。攻恤之兵。伯主兩得之矣。慨。

進兵。

可以免好。攻樂殺之罪。急於進兵。可以言救患。分災之禮。俱。

要貼。

晉北。未。綴。云。次。陘。之。次。善。矣。未。有。救。而。可。次。者。也。故。許。之。救。

急矣。

未有次而後救者也。兩比俱順。搭已。誤。况。一。

次晉北。

遂救許。經。於。伯。主。恤。患。以。緩。急。異。褒。貶。焉。主。救。患。

分災。

於。禮。為。急。句。比。出。總。起。分。作。兩。邊。要。相。形。

晉北。

開。新。城。傳。子。奪。伯。主。恤。討。之。兵。皆。以。其。有。道。力。也。俱。從。

兵力。

有。餘。上。邊。從。討。罪。上。論。不。與。全。民。命。相。干。亦。無。書。法。

晉北。

結。結。結。力。本。有。餘。而。不。急。於。禮。可。議。力。非。不。足。而。能。

制於義可乎

韓北 宋師伐滕宣 經重恤患討罪皆惡其不用力焉 上力本

有餘不速而次下力非不足不於陳而於滕

韓北 厥愬昭十 待恤患者有嚴怨亦視其力而已 濟之不速

其可譏處在力有餘晉之不能其可怨處在力弗加可怨處不速從善說也

從善說也

韓北 召陵侵定 勢盛而墮於安懷兩伯之過也

夷儀 城邢 伯主功成於卒其志義可予也 緩不及事提明

志義上發而以無命挑之邢以自遷為文見國未滅乃救患而非

專封二書法申收 遷徙奔亡亡字乃逃亡之亡非滅亡之亡

春秋國是卷之十一

加聶北救元 同但緩救處實講幾句

遷夷儀 小國不能自固急義者之所詒也舊疏云伯義之急事

次何待夷儀之遷而後彰也今 須體認見字勿實用責語要與

韓北有別末亦要含有救患之功意自遷為文是通下語只文本

帶一句邢實相遷但以邢之所欲故以自遷為文楚丘傳云則其

遷出於已意亦是如此 加聶北救元 大意同

城邢 志義於義廢之時則當權其功矣 本自遷說來以志義為

案重發聖人權子之意收再書三師書法 加狄伐邢莊三 救邢

問上傳夷狄猶夏一段

韓北 城邢 經於伯主恤患始識其息而終美其功也 既去夷

儀少中間縮脉須通對而不失傳意

齊人伐衛莊二 城邢 兩子用兵不以正廢權也 權正小分後

講須知正止論理權方就聖人書法上說勿以權正都認是書法

或謂以上此作與師之正制重本此其得以振王靈必如齊人之

奉命城濮而後可顧當此華風城濮有能來義旅以懷親睦亦

內一機也安可過督乎 故春秋權以予之也

突救莊 城邢 參權正以立法故於王伯之師均予焉 大意同上

但上此正亦在書法上說 突雖口無功桓雖曰無命 或脫出

突救莊 齊人伐衛莊二 只主以上命與師者正句 或疑或作此

以中命奉命對下傳無 子亦意亦未見整處

城邢 遂伐楚僖 於伯主專兵子之以權而奪之以正也 諸侯

春秋國是卷之十一

有救恤無征伐故並專而子奪異下此須就貶其不正上發出以

王命與師者正意 中國衰微有患而不救是衰而愈趨於衰微

而愈趨於微矣城邢之美其功蓋能救而與之者權也楚雖暴橫

不請命而擅合諸侯是彼暴而我未始非暴彼橫而我未始非橫

矣伐楚之譏其專蓋以王命與師者正也

夷儀 河陽僖二 立自遷自狩之文全二伯也 須於立文上主

情若實講便似城邢河陽題矣

城邢 次陘 于師召陵僖四 兩子伯主安內貼外之事嘉其意

也 志義志善美其功序其終

城邢 河陽僖二 恤小者美其志愛君者原其情或加夷儀

城邢 厥愁昭十 恤患無命者權以美其志恤患無功者恕以厚其心

城邢 盟首止傳 經於伯主恤患定倫皆權以予之焉下用

城邢 起書法再序三師再言首止或用鄭述傳書變字對上權正字亦可 加會首止

城邢 鄭逃傳 以權變定是非不係王命之有無也 無命而

城邢 黃父昭二 美恤小不美勤王而權正見矣 上以無王命

城邢 執仲幾元定 於恤討之專而子奪異者以時與地論之也

城邢 不以王命與師以王事討有罪上重天子不能正句下重天子之側句

城邢 楚子入陳定十 經美恤討之功不計其專與貪也 上布

城邢 中國衰微句下有重傷中國句未滅復封畧點

城邢 楚子圍鄭宣十 經重恤討故專者子其功而暴者滅其罪焉 上重天子不能正句下重諸夏不能討句

城邢 宋公伐邾昭十 經有不計其專與貪者以恤患討罪為重也上重志字下重意字

城邢 桓桓定 內外成恤討之功專與僞皆不必計也 上重天

子不能正下重天王不能達其命

城邢 圍蔡哀 下復警不計其暴禍及宗廟辱逮父母對中國幸微夷狄猾夏上王命下天理上權以與之下恕以待之

楚人伐鄭 猾夏而人之著浸強也 會中華四句正是侵強之實作文就楚勢證而經世意隱然自見為妙稱人見其漸不安於夷

意 加荆敗蔡莊十 荆聘莊二十 荆伐鄭莊二十 只辨書法起 再加盟齊昭十 會孟執昭二 公如楚昭二 會說昭二 亦同

荆敗蔡莊十 荆聘莊二十 荆伐鄭莊二十 詳攷經之待外夷者而知非義不進矣 順僑點明總蔡聖人未嘗輕以人假楚之意此傳無十六

荆敗蔡莊十 荆伐鄭莊二十 兩正僭夷之名正王法也 雖初見於

自當正其僭竊之罪莫義稱人之後舉兵伐鄭自當正其僭夏之罪然楚本非夷以伐鄭而待以夷狄猾夏之條亦本其僭竊也玩

復以號樂復字總主著王法為是原主僭王僭夏分用正大法對屬此主固非即俱主著王法亦不成題蓋僭語原走馬下來

荆聘莊二十 荆伐鄭莊二十 許其通夏不許其兵夏待僭夷則然也

傳中乃字復字要體貼上影與於來聘不可稱人下影同於伐國不可稱人

荆聘莊二十 楚人伐 外夷非慕義而人之者謹其強也 體亦字制

荆伐鄢莊二 楚人伐 以兵夏而有異稱若浸強也 至是又伐鄢

又字有意味蓋得夏自不須說更有漸可虞耳

楚人伐 盟齊僖十 會孟執僖十一 公如楚僖十二 會執昭元 外夷浸有

莫強之勢所以謹之也 只以伐鄢問叙中實以四股說他浸強

不當截斷

盟齊僖十 會孟執僖十一 公如楚僖十二 會執昭元 外夷之強所

者漸矣 四股輕點總發其來有漸收本比齊桓既沒晉伯中衰

可點入 或指出盟齊會執主與好主好說有淺深題面欠

楚人伐 盟齊僖十 經於外夷之兵好而皆有無窮之感焉

邊俱有諱字但漸字與始字微別觀固已強矣句則知漸非

楚人伐 滅舒蓼宣八 夷勢強而益強皆所宜謹也 上浸強下

強俱要發未然之防上漸會中華云下已疆舒蓼云

楚人伐 楚子伐宣九 欲著外夷之強暴故兩有稱異焉 堵敖之

世來聘稱人進之也至是書人豈許其伐罔乎歸生之亂伐鄢荆

爵予之也至是書爵豈予之乎 加荆聘莊二 楚子伐宣四 同

荆聘莊二 楚子伐宣四 經於外夷惟慕義可進而舉義可予也

上題脫母

楚人伐 盟宋宣七 夷勢之盛衰各有其漸焉 於外暴肆而謹其漸於外信講而謹其始

自是盟齊云 自是會申云

會輕 敗僂 繼兵於好內君無輔伯之誠矣 同協謂同協於安

懷也不誠則非真同非真協也誠字重看既又二字要體貼詳

只作事實 只敗僂大意同兼收敗之者為主 加楚人伐鄢

見謀鄭意

會輕 內君同恤貳之好當無復自異矣 謀救鄭是安懷大勝

事志同謀協俱就安懷上說要體貼傳則是字今既字含苦下

舊上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 然不若即主本傳尤為顯明

會輕 敗僂 盟齊僖十 伐黃僖十一 虐同會者無安懷之誠棄同盟

者失安懷之義 既會于輕又敗于僂既與之盟又不能救

敗僂復 內臣以戰屈人愧王師矣 此傳非惟責其詐全重不

屈人上蓋言以賁賂而來曲本在莒正好以詞喻之何庸於兵須

將莒屈發透引醒本題 書法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以季友為

主應兵刃既獲書敗應用詐書獲應擒其主將故曰責之備也三

者挑剔斷罪方見強國之事方是責之備

敗僂 伐北鄙僖十六 待敵自有道而內臣之待敵非矣 傳無北

鄙明殷通篇只做季友如單而以展禽喻齊事做箇禦敵則例既

季友禦敵非道如此方安對作 與倒作俱未是

盟召陵僖十六 兩觀待敵有道者而知賢臣之非矣 借二北

敗莒 楚丘 傳 詐戰者責之以王師專封者正之以王法
敗莒 召陵 傳 貶其非王師予其近王事 以戰不戰比在理直
力強上發出非字近字

敗莒 入曹界 傳 內外之挫敵虐小皆有愧於王事矣 抑鋒
止銳論以詞命親文匿武修其訓典

敗莒 秦人伐晉 傳 經貶敗敵報怨者責以王事也 抑鋒止銳
懲忿窒慾上重戰而詐帶之下重忿而貪帶之上不能修詞下不
能修德下比王事意在晉侯伐秦 傳 內 齊主責備賢
敗莒 札聘 傳 責禦敵讓國者以其與王事中道異也 強國
之事匹夫之節 本此責之簡句非責備賢者之說勿
以此句與札聘傳責之簡句並對

敗莒 大鹵 昭 經議內外挫敵皆律以王者之師也 禮義
王者用師之道革車虎賁王者用師之法以莒狄喚起
敗楚丘 春秋微伯功歸其權於王也 全重衛已滅上斷王法即
王者建國之大權桓惠甚大對君臣大節看則小矣道義功利須
重發揮 加狄入衛 同

敗楚丘 楚丘 傳 專封與恤患異故正之以王法也 此原以那未滅
來明衛已滅故彼為救患而此是擅封因之端此正道義功利不
可不辨之際故曰春秋之法仍如傳總問創重發其有功於中
並一段意 加狄入衛 同 夷儀 只作已滅未滅事實

楚丘 城濮 昭 略二伯安懷之功皆律以道義也 王傳無道

桓文之事句明道正義語二傳俱有全重此發揮俱以宜有美詞
發揚問起總束責王賤伯意

楚丘 遂伐楚 傳 經重王命而專封專征兩譏焉 上要把存衛
之功揚起下要把伐楚之善揚起木瓜之詠錫履之命上正法下
正名

楚丘 盟葵丘 傳 抑擅權而予明禁皆尊王之意也 五伯三王
之罪人五伯桓公為盛

楚丘 盟薄 傳 不輕以大權與人欲人奉法而申義也 上
不言桓公不與桓專封責桓下不言楚子不與楚專釋責魯
楚丘 戰泓 傳 譏二伯之事正王法明王政也 全以太小字

楚丘 踐土 傳 封國建侯之權雖伯主不可擅也 俱是衛事
重在衛國已滅衛侯未絕上論木瓜之詠弧矢之錫
楚丘 王所 傳 擅封建之權違巡狩之度上正法下正本上惠
之小下禮之變

楚丘 河陽 傳 抑存小而全致王專與忠之別也 討楚之符
上雖有大功下雖非當禮正義不謀利明道不尚功原情為制以
誠變禮

楚丘 敗役 昭 略有小者以其專是譏小者以其貪 木瓜美

桓而此畧之意豈異乎秦晉夫穆而此狄之其詞何以異乎上王法下存天理

楚丘 秦人伐晉三 專封者功不足計正以王法貳過者德不修貴以王事正義明道德忿室怨亦用木瓜秦晉與其有功不若無功不能修德何貴知德

楚丘 楚子圍鄭二 春秋重大節功過非所論也上存大節畧小惠以正道明義為重雖桓之有功中華亦深沒其迹下取大節畧小過諱亂討賊為重雖楚之憑陵上國猶從末減須說得桓為大惠楚為大過纔有波瀾

楚丘 宋楚平五 不與擅封國平國者明道不計功也下只

用子反對齊桓 須記下傳無正

楚丘 沙隨不見六 春秋重道義故不予大功不諱大辱也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

楚丘 圖彭城元 因封亡國而正王法因討叛邑而謹王度木瓜美桓公而春秋不書桓公不與專封也略小惠存大節以正王法

楚丘 城杞二 兩議伯役以其專大權味大本也上不稟命下不恤周闕木瓜載馳葛藟湯水謹王度戊以三千人寔以五大夫

楚丘 城杞十九 兩議伯役以其專大權味大本也上不稟命下不恤周闕木瓜載馳葛藟湯水

楚丘 大南昭 專封律以王法詐戰律以王師上以詐美木瓜

起下以詩美六月起

楚丘 叔弓會陳昭九 易兩致意封國見權不可專制不可廢也載馳賦而衛亡矣桓城不書若非城自齊者正天下有周正義明道春秋之法也鴉火占而陳亡矣陳災復書若未滅於楚者示天下有陳與滅絕仲尼之心也

楚丘 陳蔡歸昭十 春秋重封建之權兩因事而致意焉上以諸侯擅天子故不與桓公之專封下以夷狄制諸夏故不與楚平之得封

楚丘 厥慙昭十 以正待人不錄有功者以恕待人不貶無功者上道義畧而不書下仁智序而無貶上以正待人句用緣陵

楚丘 黃父昭二 以正待人故封國有貶而勳王無殺也戊甲

楚丘 入郢四 不以小惠廢大節不以小善掩大惡春秋正義明道正王法聖人誰毀誰譽奉天討

楚丘 城邢元 楚丘 首止五 蔡丘九 不概加以繁詞殊詞者正義正分

楚丘 城邢元 楚丘 首止五 蔡丘九 不概加以繁詞殊詞者正義正分

楚丘 城邢元 楚丘 首止五 蔡丘九 不概加以繁詞殊詞者正義正分

楚丘 城邢元 楚丘 首止五 蔡丘九 不概加以繁詞殊詞者正義正分

楚止 三不雨信三 春秋兩賢君有得於與邦勸民之道焉

文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衛風方中諸詩皆儉用愛民務農重穀節過求已理寬放佐醫頌大田諸詩以去

滅下陽 經於貪利并險者而重致戒焉 玩傳兩此義字及上陽

法字下段意字正是借以垂戒不可死責虞公 失險是責其不

能有與虎牢傳同意非唇齒之說武云失險從貪利末事本 加

鄉鄭伐宋應五滅遂 只昭二書法

千同生桓五滅遂 兩為保邦慮示定儲修備之義焉 以天下

為家以成廓濟池為固

下陽 城中城九 明保國之道致意於棄險設險者焉 示棄

險大戒明體險大用 下易城虎牢二 俱是棄險

下陽 執虞信五 滅巢昭二 入郢定 虞楚危亡皆一邑為之始也

宮之奇沈尹戌

盟貫 伯主之服外周於慮者也 慮周要本服鼎楚來說若是嬰

勝楚也不消服得江黃惟要他不戰而自服故須結江黃使之

無所恃而後可義著意重若不是懷夷之義則其處則亦不過戰

國相攻之術未必為美作文以慮周作案而就中發出義著意來

力好然周者二字總在今日原書上說蓋服楚之慮而後求之

功即此可見非到功成而後為義者也 此盟只是服之尚未與

盟貫 入曹信二 結遠以制外其楚周唐小其謀

謂此是與陽穀差別處獨言遠國者義係於遠國也許是盟計他

如此纔可盟也

盟貫 陽穀信三 伐楚 召陵信四 伯主以服外結遠其慮周

大意同單下三比只當服荆楚三字與懷夷狄免民於左班

字耳慮周義者俱仍屬本比說蓋勝楚滿盤局陣俱於此盟打

已定後日之謀楚伐楚屈楚其慮即於此已周義即於此已著

為慮周義者不知傳旨玩傳中兩字明楚之謀於左班

此題不必關或主將三股納入盟貫中作楚人失右臂一出

三股清頭矣 加敗蔡莊十 伐鄭信元 只作楚強事述

盟貫 盟宿信元 盟貫 伯主於慮外者不可以惡盟例也

雖春秋所惡句倒作 上二比去一比同

盟貫 陽穀信二 伯主之機外緣定交定謀得也 一主於服江黃

一主於用江黃故二會皆獨言江黃要見不戰意

盟貫 召陵信四 兩紀伯主服外之好而義與續俱昭矣 以未

已服立意慮周義著許其盟念深禮謹序其續

盟貫 侵陳信四 伯主得於制勝而失於持勝也 慮周義著武土

伐商誓師入國德義政教成湯勝夏不罪萬方

盟貫 盟葵丘信九 兩于伯信以定交明禁也 義著於慮周帶之

信喻於明禁帶之

盟貫 入曹信二 結遠以制外其楚周唐小其謀

以後日之戰不戰為案

盟黃 侵崇元 結與國以制外者其慮周攻與國以求成者其慮

逆 江黃楚東方與國也崇在西土秦所與也

盟黃 楚子伐宋 三 結所與以制強其慮周攻所與以致寇其

策失

盟黃 宋楚平 宣十 以義律服外攘功者盟與平皆不足計也

盟雖所惡平雖所欲夷夏君臣上其慮周下其功專

盟黃 秦狄伐晉 九 子結遠以制外者譏黃夷以發夏者 二傳

俱有武王事

盟黃 盟戲 九 二伯之所以制外皆春秋之所予也 上伐交以

孤其勢下分軍以疲其力就兵法上發揮只用桓惲勿以管仲知

登對

盟黃 伐鄭 三 宣十 經子二伯以慮外之周駕外之善也 江

黃知魏牧野之誓城濮之績

盟黃 蕭魚 二 二伯伐交推誠其服強服成之道得矣 上以

楚強起下以鄭不可信起

楚人侵鄭 觀外夷凌夏之勢而攘斥宜矣 見城濮 傳重近

在王畿上見其為門庭之寇本照桓惲之不極其兵力發出滅

三不雨 詳天時之變著君心之勤也 惲雨憂其不雨勤雨欲其

雨也志字極重傳從詩稱 云 想出倍公惲雨之情須用得法

三不雨 二不雨 文十 紀災有詳略而二君之勤怠見矣 有

無志都從平日行事想出每時一書歷時總書編排他勤怠絕

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說得絡絡索索便覺得

一片心腸無刻放下手忙腳亂的光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

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一籠統打發過去便覺

得有人模大樣絕不在意的光景

公州形起束

盟危 文十 會危 文十 備稽內君之志其無志

於民害矣 事神治民作目總驗其無志乎民也以不憂雨與德

知矣 畧分三股總發要見無志乎民亦審矣句意審字須死

徐人取舒 進翬伯之遠人論其世也 並見荆聘 十二徐越伐吳

五傳以與善為主就世類中發出聖人待變夷意徐取舒為桓通

伐楚之徑以不救徐作束

六月雨 志喜雨之文示君道也 傳無子儉明文不當以美僖公

死謂須以垂教意為主 懼與恤正其所以喜處

三不雨 六月雨 憂樂同民君道宜然矣 事發大意如單

六月雨 歸三田 天人協應而知君道聖結大也 君民一心

人物一身與民同樂以天自處

六月雨 陳災 昭 經志災祥公一國與公天下之美備矣 懼天

夫恤民。君國子民之道。異於自樂其樂。不與民同者矣。歸民心。合天德。與滅繼絕之法。異於以天下自奉。罷侯置守者矣。

六月雨。獲麟。君民。天人。憂喜與同。氣志相感。

陽穀。用而謀弗用。善於握奇者矣。謀伐楚。是與江黃謀。奇正。說則重奇上。據傳意。揣摩當時情事。方妙。蓋謀定秘密。實謀便。京。此傳不出。

陽穀。伐代次。召陵。執陳。伐陳。伯王定謀以攘外。之而知其善也。敘本股過如傳問起。即以伐代次之與不與。講奇正之謀。而歸重奇上。以後三比驗明奇兵。繳本股書法。陽穀。伐蔡伐楚。大。觀伯王兵好之迹。而制敵之謀善矣。

春秋圖是卷之十一

同上。但少一驗耳。仍重奇兵上。陽穀亦不可另講。

伐代次。召陵。執伐。伯王資遠之謀。驗之敵服之後。而可知也。以奇正低昂重講。以召陵執伐驗之。須以陽穀點起。不必實講。

召陵。執陳。伐陳。即伯王所以用遠人者。而奇謀驗矣。

只重驗江黃之奇。非以此兵為奇也。

陽穀。伐陳。伯王攘外之謀。驗之而知其善也。

陽穀。伐蔡伐楚。定奇正之謀。用奇正之師。出伐蔡伐楚。

陽穀。召陵。經於伯王善其謀。序其績焉。以未服既服立。

上奇。正重在奇上。克敵制勝之謀。下律。禮重在禮上。用師待敵之道。

陽穀。伐代次。召陵。執陳伐陳。伐陳。詳伯王行事。制勝。不能持勝也。與盟貫。同意。只陽穀。伐陳。同。

陽穀。遂救許。伯王之攻恤。其謀與義得矣。克敵制勝之謀。救患分災之義。

陽穀。陽穀。兩紀講好。而見伯謀之善。伯業之急焉。後此伐楚而不戰。本此後伐黃而不救。本此桓伯之盛也。遠如江黃。亦以勢為之援。自為犄角。其衰也。賢如僖。亦不能以禮佐。俱肆寵。樂。加伐楚。伐黃。同。

春秋圖是卷之十一

陽穀。盟。二伯之勝外勝之以謀與法也。加召陵。陽穀。

陽穀。伐代次。侵宋。毫北。伐宋。援夷致伯。謀之得失。異矣。揆楚之謀。聚正而分。致晉之謀。既同而又叛。

陽穀。伐鄭肅魚。二伯之制外以謀勝者也。聚而厚集。分而不動。內而息民。外而不戰。江黃知魏。

陽穀。蕭魚。謀以克敵。誠以服貳。攘外服內。

江黃伐。盟蔡丘。伯王攘外尊王之美。兩國事而可驗焉。角明。戴信矣。加陽穀。肯止。五同。出陽穀。肯止。定謀明倫。奇正管變。

𧯛
i 文
同

江黃伐僞國取郾昭元資遠崇惡攷其前後而可驗也比展與奔元兒

傳

江黃伐信二卿伐昭定謀專兵兩驗虐小之役而知之矣

江黃伐修費三觀伯兵與內役可爲善謀越禮之驗焉

城費七卷傳

伐楚 伐陳 俱僖 平州 濟西 俱宣元 資遠濟惡皆卽後事以驗焉

比行父如齊宣元傳

伐楚 伐陳 俱僖四 入鄆 襄十 鞅聘 襄二十九 伯謀用奇兵權屬私即事

秦張固是秦之十

而可驗焉。比作三軍襄十傳民不屬公可知矣。

會
元億
次
陞億

勤於鄭振中夏之威下用陽穀傳厚集其陣震中國之威振謂振

起其積衰之勢、震開震耀其全盛之勢、上補云威震矣而又敦信

於遠邇焉。何其念之繁。庶下輔云。威震矣。而又伏奇於境內焉。何

其謀之善哉、

楚人伐鄧。夷兵橫加於上國。其罪誠可討矣。老下師。闕章方旋。

荆尸復逞、聊伯未釋、溱洧復兵、楚之暴橫甚矣、雖然、上奉命、孰敢

檀討乎、
加伐鄭一、侵鄭一、
僂一、同一、
舊上役陳、傅從思上指宮、
公方

暗擊射侵陳意然云被外患而履內德見伯致之勤矣○愚指

侵蔡伐楚。次陞。子奪伯兵。以其事之專而忘之善也。奇正只於

牧中點過以事之專志之善分傳中序謂原總丈陞來盟召陵說正見桓之志善在不戮勝楚退令

禮樂是序也。參看召陵傳自明。若以攘楚爲序。續以志於尊周。爲志於書。而并不戰意。則只消化楚一役。便見績矣。何必

漢河三戰，乃爲序績哉。且以來盟召陵楚服罪，爲齊周之績可矣。大聖與尊周何與也。本傳序績，竟不覺明以詳註下，婢故也。與遷

重上六議于儀而詳在笑辛傳相同本曾與召陵傳序續安見不

千之望。自詞窮矣。又云。使非尊王。卽不職。有何請可序。此亦似

是向鼎城、湖、崖、魚、同、長、朋、楚、一、美、一、謀、只、有、一、心、耳、便、也、微、王、
首、而、逆、溺、如、城、濃、去、侵、蔡、同、只、不、點、奇、正、

伯王用奇正之兵以專正存秋幾之焉以奇正提

也、劉專一意作、

遠兵不與於京小、而作禁衛、是以侵字是過、用賜設事工

是月是年之十一 億上 二十

前不與明也。以川工貴之奇作。

貴不與問者以用汝責之音作

經、今、自、主、真、矣、而、時、序、具、讀、焉、讀、字、金、在、服、楚、罪、上、見、所、

以吏之安兵參同也安兵參同比饒達之力所以我友昔父

以使之用。擢其角。言也。擢其角。言此指禁之功。所以用其禁。其

國爲府其緒

以鄭伯侵鄭二伐鄭三逐伐楚譏伯主有名之師以其專也以

楚暴引起師則有名句與遂伐楚單凡同雖字要玩

于師召陵四經於伯主攘外譏其尊而序其親

馬總敘後與伐楚大陣同下邊勿犯律禮字 加楚使伐比同

召陵傳

會首止 曹會奔 昭二 知春秋正名與善則知所以紀伯事矣

此因事見得春秋大法如此勿拘拘於定事述下易相舉

大隱 于師召陵 序伯主棄遠之績善其志也 春秋所最

者以戰屈人有不戰而以意責人人自屈服之績安得非善安得

不與與之

楚人伐 遂伐楚 于師召陵 外橫而專以懷之可議外服而

禮以待之可予 上專王命孟子下近王事楊子出遂伐楚召

陵同 此與全傳通但後多太隱則主

遂伐楚 于師 譏專王命以懷夷嘉權君命以服伯

遂伐楚 遂救許 譏討罪之事 美恤患之急 兩遂字不同一

是心欲獲夷無所顧忌意 一是心欲安夏不及躊躇意

伏安中因者 伏安中因者 伏安中因者

遂伐楚 取須句 攘外存小而皆不許其擅者重王命也

齊不請命擅合諸侯非義魯不請命擅取人國非禮

遂伐楚 入曹界 兵雖正而失之專功雖高而失之諱

有孟子異於天吏之伐異於王者之誅

代楚 次隱 于師 召陵 入曹界 城濮 踐土

兵爭而績有可嘉功成而道不足尚 比入曹界傳 重戰不

立案踐土只帶入城濮內

大隱 于師召陵 詳界伯功以其戰不戰異也

城濮 踐土 詳界伯功以其戰不戰異也

其志誅其意次隱三比序績正與下所書如此其界相對

遂伐楚 城濮 不滿二伯之懷夷以王命王道律之也

以楚橫重起下重志戰上 此與秋江傳題不同致江傳須也

遂伐楚 河陽 兵正而事專春秋譏之事逆而情順春秋

之 春秋以義正名春秋以誠變禮

伐楚 次隱 河陽 事專者取其志事逆者原其情

曰春秋無義戰仲尼曰以臣事君不可以訓

遂伐楚 遂圍許 罪用兵與受兵者無非尊王意也 征伐

天子之大權朝觀臣子之大禮

遂伐楚 大庸 譏伯兵擅外以其專王命非王師也 各以

是心欲獲夷無所顧忌意

代楚次 于師召陵 援曹伐 援衛 惡專忿之兵尤示

與人為善改過之意焉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春秋

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 只伐楚次侵曹伐同

制敗蔡 伐楚次 于師召陵 於齊楚行事皆致子奪

之意焉 下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

伐楚次 柏舉 與人為善故序伯績而錄外功焉 皆有樂與

人為善句以專與僞引起

代楚次 召陵 入郢 春秋尊王奉天而功過善惡

定矣

新臣幸傳

滅偏陽意如至 十 漏祀苟免之失知命者不為也 都是

死貪生而亂於禮全重命字此亦借題發意句假請桑林之禱

如此時河之館 出裏歸信二十八 還帝丘信三十一 國夢欲死相

止信十二 吳伐陳信六 楚子不替死之

是知命而不亂於禮者須知前題點題處即是以不知命一段

論處此題却要緊傳將不知命發論是落下一二此以知死生之

說一段行文庶題與傳不相悖 上易執叔含信十二 下易滅偏陽

或四國災信十八 不用瑣事王壞俱同

于師召陵 經於外臣服義之盟 伯王近王之績焉 以完

提超隨以楚之且請且辭且承且對見其介於抗順之間轉下

而桓公云 作 以律以禮俱就今日退師而盟上說序續全

他不戰而成此績故序之

盟師 外臣奉使而服義春秋特進之焉 不解使與來盟俱是紀

實稱名氏是特筆 須知冷次陞召陵看則完盟亦是序結只

盟一比只好說嘉服義了他服義在包茅不貢句就本尊王說

可 加則伐鄭信二十八 楚人侵信二 只以楚大夫無名氏之

個引起

召陵 序帖外之績以其近王事也 兵力強矣句與不遂句相應

見桓之勢可遂而楚只服其義不服其力桓卒不以力之可遂求

勝其可勝之力故曰庶幾王事

侵蔡伐楚信四 于師召陵 春秋序伯績以其得制敵之道也 以召

陵先制起即以師強敵服說在前後倒不暴不驕二意渾作皆

盟上條揮信九 加火

伐楚次 于師召陵 執濤塗 伐陳 侵陳信九 子奪振外

向之師以績之美德之哀也 近王事於王德上下俱主驕暴

側重驕暴 出召陵侵陳同 出召陵執濤塗大意亦同以昭外

臣虐外臣立說信九 去此楚次

召陵 盟首止信五 桑遠定儲皆伯信之美者也 掩夷尊王正

匡天下處實征夾信四 分點 加伐楚信四 會首止信五 以非王會非王

志起

召陵 會處伐陳信九 經善二伯以其近懷遠招撫之道焉 下自

反有禮禮字對上以禮下之禮字上有庶幾字下有幾字完服義

陳背義各提起 上只舉有個服的意思即與之盟下必割得公

然不來緩以頭伐

召陵 入盟界信二 均據夷而不戰致勝其得失懸矣 上律

禮重禮上卒與之盟而不遂庶幾王事下恭誦重誦上欲致楚師

而與之戰三王罪人

于師召陵 城濮信二 經於二伯據夷序其不戰而舉其志義焉

以屈完且順且抗及得臣未有必戰之意起召陵之美在可以

盟戲九襄

伐鄭蕭

蕭魚

家園是未上之

金陵
盟葵丘

金陵戰亂集

晉侯伐

城蕭

減甲氏

卷之

大鹵
元鼎

收稱人以執

江黃伐陳

時四字古者

桓公楚之政不如
三又使有明傳

執陳伐陳侵陳 經於伯威之還而惜其量焉 傳首引起思教
其不足以服人而當自反意桓公識明至末發彈他不能自反意
德之衰器量主承藉處說方楚未帖楚方受盟二句并已字一嘆
字猶未字形容淺陋人為境所轉稍稍得志便承藉不起的觀感
經首 桓公受楚時一味深謹似乎少懦却算他是盛此時恃力
恣行強狠莫敵反道他是衰如脾胃好的許多飲食儘容受得去
豈不是壯盛不濟的些些落肚便覺飽脹豈不是衰憊一句桓德
于是乎衰矣說得那一段重天勢却是他衰極景象真可痛惜
桓公二字頻點宜重桓公仲只帶言 只侵陳同要將執伐來

春秋圖是卷之十一 僖上

蔡出深責意

楚人伐鄭 執濤塗 伯政思於人而輒教不能久假者也 思本
指周公以齊桓代出只得借致勤於鄭句昭孔叔齊方勤我之言
用全傳假之不久而還歸意蔡 不如此去
執濤塗 韓起聘 即人心之思教而王伯之責我見矣 以幾
字立論不重事述 下此王傳雖有周公之責 或上高子盟 周二
人 或書教之德在民 主功德繫人思 又高子盟 韓起聘
主伯政王政 高子盟 楚人伐鄭 思齊之君臣 楚人伐
鄭 齊人伐鄭 但孔叔思齊 思出思一處承主盟

思邊

落姑 元或季子歸 同

仲孫來 同二〇魯

十三國伐秦 秦十四〇士鞅對秦伯曰武子
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

華元齊 或十五〇魚石
曰彼多大難

數邊

盟葵丘 僖九〇宰孔
曰晉侯勿會

會淮 僖十六〇後
人至丘味

楚伐 會檜 陽穀 三 次陘 召陵 俱僖
終息之迹而德衰見矣 此全傳題也順題講下收本傳二書法

去楚伐同

春秋圖是卷之十一 僖上

會檜 陽穀 三 次陘 召陵 俱僖
深謹及何其二字要描寫正與一謀云 相反禮謹根於念深不
可分貼 以王者居功意論起重楚未帖而齊以為愛意輕點厚
股用念深禮謹及才識之優總結末重存此心以進善云 念德
不終意

會檜 陽穀 三 帖外念深於威信伯主於始勤則得矣 一以張
我勢一以離楚勢要描寫他勤結江黃一段精神周匝不收淺露
不敢輕逞方似念深

次陘 召陵 俱僖 伯主帖外謹於初於修詞結禮徵焉 題就未
帖說而召陵雖是完來盟後事然完語頗有不降心處亦見他未

桓欲從陳陳不果納楊子曰仲尼用於齊齊人章章歸其僎

侵陳晉秦圍鄭三兵出於驕與私者均失自反之道矣上

反仁反智反敬下反仁反禮反忠

侵陳晉侯伐秦三即責人與自責之異優劣見矣桓不自反

穆不責人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雖聖賢語命不越此矣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

侵陳會扈伐陳九予奪伯兵無非欲人自反也下主幾於自

反而有禮句以陳戚之當討不當討引起

侵陳盟蒲九議伯國之兵信示自反之道也上不反政職之

失齊桓管仲器量不足以周公成湯證下不反二命之失晉景十

春秋固是卷之十一

變信義不教以子鄒季路證

侵陳邢丘八二伯之德政失反已愛入之道焉楊雄口恒公

云是矣蘇轍曰悼公云非也不反求諸已而厚以責人驕溢

之失也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姑息之過也成湯勝夏周公成成

王

侵陳會平丘三二伯失反已服入之道德業皆廢矣政教

所致又不自反而尤人崇侈所致又不務德而矜威桓公管仲皆

昭叔向

殺中生傳

歸則元陽生入八重亂本發番戒意上證驪姬下證奚卓易致

夫人八立子朝三同內龍並后三句即起下

會首止王儲下會特殊詞以尊之焉在書法上看即再證示不

可得而抗也一句想發便有議論使事臣得伸其效乃揚氏自

正分義微聖人武出滅項七公在楚十九主抑強臣扶弱主

會首止于洮八會葵丘九獨有所殊會而上下辨矣三

傳問起總發尊抑之旨須就抑臣內發出尊君意方於辛周公與

王人同敘意相協且得聖人殊會肯綮九只前首止會

會首止盟洮八春秋尊王故王儲王命無不尊也都是聖人

尊君意王儲本尊不得以弱故抗王命本重不得以廢故輕

會首止會葵丘九仲抑王臣尊王命護臣禮也如傳總論趣書

春秋固是卷之十一

法即以王人雖不殊會而序諸侯上作一股辛周公只比王人而

不殊會作一股總束尊君抑臣意

會首止踐土十八殊詞以明嗣君之尊諱詞以全大君之尊

都是君弱臣強之時都在書法上論名實姑以分義對分長是分

對名實終

會首止河陽十八正儲君之分全伯主之忠皆尊王也若曰

世子在是而諸侯咸往會不可得而抗也尊君抑臣所謂抑強扶

弱撥亂反正者也若曰天王自狩而諸侯咸往朝非晉所得召也

尊周全晉所謂原情為制以誠變禮者也上加會葵丘九下加

踐土十八辨尊卑權名實大意同

會首止

黃也

三

示尊王扶伯之意道其嘗也

上是君弱臣

強之時而春秋抑臣以尊君使上有尊尊而下不敢抗下是夏時
夾強之時而春秋抑夷以扶伯使內有齊治而外不敢橫上是以
以會下是會以及天地冠履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減項

七

取郭

六

尊君抑臣之旨天下與

中均焉

上在庶序之禮說下在隱諱之禮說上撥亂下謹微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衛

明

俱

文

君臣夷夏之際經極其

焉

真有受世

三

上異詞

下贊詞

八

君臣夷夏之際經極其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臨國而獨尊王臣

此舉伯至

三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會首止

會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九

蔡丘

盟首止此只昭春秋與之者句要就聖人所以褒貶之旨發
不必大分

會戚執曹俱成夾谷歸田俱定觀守嘗盡變之殊而知春秋

所以待從違王命者矣只會戚夾谷同又札聘義二夾谷同

守嘗盡變傳原就父子君臣

會首止五札聘義二聖人貴中道故予定儲而貶讓國焉上重

義字下重時字上王志下父兄之志上以雖衰世之事反起下以

有補於衰世反起賢守嘗聖盡變大舜湯武賢守節聖達節季屬

武王俱就書法上論觀兩傳俱以聖人修春秋結之可見

鄭迎札聘義二讓有君命違父命者以其失中也大意同上

上以諸侯行匹夫之事下以賢智殉匹夫之節近有盟首止會

葵丘題俱主桓裁命以左合胡

會首止鄭迎俱傳踐土河陽俱傳二春秋重大倫有盡其變

者有存其名者上嘗變下名實俱有父子君臣俱就書法上作

文

會首止鄭迎俱傳會溫俱傳二河陽兩於君臣之變而酌之義與

情焉上權於義而變之中下原其情而變以誠

鄭迎辰陵俱傳事有關於大倫者不以所從為褒貶也兩邊

俱有父子君臣大義所在雖從王必正大法所在雖從夷無貶

鄭迎陳述義二兩責諸侯之棄會為大倫大防計也鄭述義

不可以背義背德分上周公之召下二慶之告

滅弦弦奔恕小國失守以義之無可絕也主滅譚義二傳以不事

楚不設備見其無取滅之罪

執虞公貪以覆國者重貶以垂戒焉以書法提在前以趨利者

義於國敗家意泛發不必死就虞說貪利在前傳此是樂始終

觀見貪利未有不亡意書法只重滅而言執見其為獨夫之賤

其曰晉人曰虞公不書以歸總是明其向為國君今為獨夫而至

於為眾所執無所歸耳

滅下陽義二執虞公顯著貪利之禍垂後戒也滅下陽所以執虞

公擒住相連發重垂戒上止收書滅下陽於始義二

伐鄭圍新城圍許遂救公至伯主兼得討恤之義春秋

之焉二善俱在即解圍移師上見傳首之意不過欲見其力足

以取新城以起下即解圍以救許所以為兩得也二意中作不可

大分書至帶收只辨其非貶詞耳去公至同

伐鄭圍新城伯主無克敵之功知其有遺力矣討恤之義都

即解此題只虛舉個有遺力者矣便了不必多入贊詞有遺

力亦只就圍而不舉上看出虛描不必添出服之以道意加召

俊義二同

圍許遂救許深善伯主以移師之義多也二善俱在遂字上

故此題仍主二意自其即解鄭之圍而不迫鄭可謂得討罪之義

自其移代鄭之師以救許之急可謂得分災救急之義善之尤正謂一舉而兩善併非單指救也然須申講略見低昂不可兩開遂救許伯兵當急而急可以見其善之尤矣當急而急句有非急急救許一意而已人多於速於救患上着脚便隔一紙千里矣

公至自伐鄭致內君之返國以其久也書至有三例此傳既言善之尤已非著其罪已非誌其危則何以致而應之曰久也蓋魯君從齊桓一舉而下鄭楚圖許又置之不救則可一出而遂還矣何以去國輸時之久夏出冬還哉今惟其圖鄭不舉而許忠又往救之此所以久于外也久字亦正是好處

春秋圖義卷之十一

召陵伐鄭圖新說 圖許遂救 召陵此昭傳揚起驗明有遺力倒下發師同單作

救鄭十八 救那元 遂救許 經紀恤患於善之中又有善焉 注凡言救者四句善之尤全在卽解圖移師上此適有討罪之事故形容出移師之美來作文只說尤善便了却不可說前二救爲善小 出救那遂救許同卽以救速救略分亦須低昂二股如一股方妙 召陵四 遂救許 伯主之服敵恤患禮義胥得矣 退師移師上以兵力濟起下有遺力起上邊卒字下邊卽字要分 遂救許 伐黃二十 兩以義衛伯主其得失相去遠矣 得分災

救急之義失救患分災之義更歷三時援師不出正與卽移師相反

圖許遂救 伐宋圖緡十三 以義律用兵者而得其美惡之尤上云善之尤下云尤義之不得爲

遂救許 遂圖許十八 兩紀繼事之兵急恤患而重尊王也 具自聖人意思發揮見小國當恤王室當尊庶爲渾融

圖許遂救 狄侵齊 秦晉圖鄭三十 紀二伯安攘之事而勸分矣 圖許以救鄭也桓能移師救許侵齊問鄭虞也文不能移師卻狄 上加圖新城下加覆泉二十九 同

遂救許 執曹歸京五十 恤患之勤者深善之討罪之當者齊之 各有兩層意以春秋義諸侯者衆矣 云對上凡善教者云

春秋圖義卷之十一

齊人伐鄭 貳國致伯討繇其有從夷之罪也 傳中背夷即擊原以起下不知自反句宜主罪鄭作而未合當自反意未離字復字當玩未離本新城之圖來稱人只作事實曰伐亦是事實然

齊爲聲罪致討則鄭之有罪當討可知矣 加伐鄭而新城六 同破用木離復治意再加鄭五 同

小邾朝 邾人得錫爵於王 邾進於禮者素也 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要活看蓋邾來自向者來朝後大約每事都好故稱邾王命爲小邾子非因朝魯一節而得命於王也無書法亦不必作盟

人本王命進之

寧母 伯王講通貢之好而尊王之美見矣 用左傳通貢事借盟

柯莊十傳會諸侯尊天王句發書以忠孝分主左傳通王室之貢却子華之奸疎杜悺

于洮乞盟 經紀伯信明大義而謹大節也 兩邊俱重君字發尊

字卑字是兩邊眼目王人非本尊也而貴重一至於此該是人知

大義所在不可忽矣鄭伯非本卑也而遜屈一至於此該是人知

大節所在不可忽矣 上邊明矣下邊於以見要在垂訓垂戒上

發

盟洮 紀盟而先奉命之臣尊君之情見矣 全重聖人尊君之情

發揮此命是襄王告難之命

乞盟 貳國求成於伯繇始之不慎也 孔叔曰國君不可以輕傳

意即此體於以見舉發垂戒意 加鄭述傳同

祭伯來隱祭叔聘莊二于洮 經紀王臣而不計其位者重王命也

昭傳以本比問起即以祭伯祭叔王人抑揚點明倒在不係乎

一勾中特係乎王命上總發聖人尊君之情傳本以客形主不可平

單伯至文五春秋尊王故特貴夫奉命受命之臣焉 兩

命字不同須發上奉命來盟下受命為大夫 加祭伯祭叔

十意如至昭十至昭二同

于洮 會號昭元先王伯之臣重其命與信而已 先王人不計其

爵之尊卑先趙武不計其秋之先後

禘廟用致 議望國僭祀尤著崇妾之非焉 禘僭只提起重私恩

崇母作收不稱姓氏用致只作事實致者致之於廟也成風尚存

而曰致者禮非夫人不與祭成風妾也今始與祭成為夫人耳

禘于太廟 望國行王者之祀非禮甚矣 說誣僞不誠而非所以

祀先正見亂名犯分總是譏其僭舊添出不夫子志之是案夫事

傷之是斷二段亦不平

敗莒僖元用致 內君於私勞私恩皆以非禮報之焉 事實相關

總敘以私字為案以越禮為斷大夫不世官諸侯無二嫡私門

則公室卑矣妾母重則宗廟輕矣此正是罪處 加季子歸元春

王正月僖元歸文城實襄同

敗莒僖元行父如人文十宿如世卿 越禮以報私勞君之罪也

主私勞一段重世卿上勿以賜邑賜氏分股 下邊只行父如

陳文七亦可舊出如陳無公子與氏何干加

敗莒 舍中軍昭五不賞私勞 觀私勞之實不賞而君臣之得失見

矣 此意如卒昭五傳 筮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筮曰以總人入

卒以餒死

會祭丘 經紀重臣亦以臣待之而已 會首止傳以宰孔形世子

此傳則以世子形宰孔可進可退可出可入正是無常尊處無常

尊自不得殊會非故抑孔以尊世子也用則進不用則退以立身

言故曰節出而效勞於外入而效勞於內以事君言故曰義引義

見自古有案幸兼三公

會首止

傳

會蔡丘

踐土

傳

王下勢晉侯創而不書以全名也

桓下拜登受文出入三觀無

點起此得父使宜則曰或主文二

會蔡丘

會黃父

傳

臣無嘗尊有嘗職故俱不以非嘗之辭得

之也上先以貴說起倒不書會上下先以功說起倒無美詞上

後世有以位加王世子之上者非人臣之嘗矣後世有受當爲之

賞者非人臣之正矣

此比傳二十九翟泉子明余讓讀公以

事孔與會不與盟

傳無此語不成題

盟蔡丘

伯志足以喻人春秋深美之焉傳中美之大只在桓公

以是爲盡禁而諸侯咸喻上模寫美大意思東往不歎不過把來一

證咸喻不重以是爲三字蓋桓公之所禁皆天下國家之公玩傳

原無明天子之禁及志於尊周意須斟酌母泥常說此禁是周

蔡丘

傳

平丘

傳

明大禁備大惡皆復詞以紀

之焉主大美惡句格宜總敘須備說五禁五惡方見得大處

要發得深切者明言之不足而再言意出只明蔡丘盟平丘

取糾

傳

告羅

傳

季子歸

傳

召陵

傳

首止

傳

盟蔡丘

傳

五命而志喻於諸侯春秋之所深美也取管仲得士不遇魯

賢季子彰德禮楚無忘賓族定襄王無易樹子去本比破云

主所申之五命可按而致也末須側發首止而敘五禁處重在

上不在事上蓋傳無明股故也或指出告羅召陵主讓諸侯

封過羅更不通

會首止

傳

伯主定倫之功觀盟之首禁而益信焉是

盟禁以驗定儲一滾做下加盟首止五同再加盟洮入同盟洮

蔡丘

傳

蔡丘

傳

致伯業於人心而萃渙之故可知矣以明禁

恤患爲綱而就諸侯咸喻上見其美就諸侯不協上見其急或

有張氏註蔡丘之盟云云將此題載下比後馬本凡小注題

事必謂失言我輩當垂此失毋悞後人

定倫從夷皆即事而可驗矣加首止五厥蔡

蔡丘

傳

正倫崇惡功罪之案昭然矣此展與奔

蔡丘

傳

下易三都代官或再加首止五合中軍五俱驗專兵易墮

定十此比傳更傳驗越禮或出蔡丘叔子如常明禁使人必之

殺受齊傳

會首止

傳

王室不能徇私以建儲見人心之

公矣要發天理根於人心不可以私害公意子弗于二邊俱有

吳救陳哀十○季札請退
申務德安民之計

卓自魯說從陽穀之先後看來可見天之於人若一毫不爽伯業

盟黃二代黃 入滑 敗殺傷侯三十二 忠言有預警其終預憂其終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甥劉 同社王承

僖公

黃 守正之君其不幸可傷也 曰於時為不幸

曰使小國賢君云 說他得正處正在痛恨諸夏之弱與方伯之

不修其職也若只單單說箇得正便差以千里若撇却得正只單

說他得正方伯亦差千里 夷狄之強 蘇諸夏弱也故罪之然

諸夏之弱又蘇方伯之不修職也故責之總是時之不幸處 在

慕義上見他賢 加滅江文同

茲奔五溫奔十厥黃

茲奔五溫奔十厥黃

守正者為善焉 總敘後以滅國之罪則一 提過隨點以歸出

二段倒江黃作 此數此在是未傳則謂強溫以非罪言故每

在茲奔五溫奔十厥黃 以服為臣亦本自取滅國以有言

茲奔五溫奔十厥黃

焉 以不處位為罪之總倒有望無望上斷其輕重起敘用江黃

秋侵衛

二字文中宜洗領之緊跟急流二句來 雖有光景不是以正誠責

他是說若王者愈見與頭那得這沒體面不好看相張颯的光景

出來通傳是嘆詞絕無實詞 惟其行荒是以

陽穀 伐黃

陽穀 伐黃 伐伯主之行業外窺有自矣 惟其行荒是以

業心總作不可大分一陽穀也昔以制楚今以寵樂一黃人也昔

以咨謀今以委楚 傳是以此一事恰在侵衛之先狄人窺伺又

恰在此二事之後自然見得出來所謂默識於意言之表也要提

起侵衛含蓄然後二字發意

侵衛 會賊 侵鄭 中國之多事 蘇伯德義也 總述

作大意同單三比二節深一節然後字及今年明年近在亦來不

是等字不可放過 加陽穀伐黃 只侵衛侵鄭一串左

見今年明年意一

秋侵衛 秋侵齊 兩召外侮在伯德同應爾已 齊桓晉文

句搭俱重啓慮上下比重秋間晉之有鄭虞句 傳中若此類者

秋侵衛 秋侵齊

以下一段須痛發 上加秋侵鄭 下加秋圍衛 同

加陽穀伐黃 俱修 翟泉 第二圍鄭 同

秋侵衛 秋侵齊 春秋貴敦誠故於啓思愈患均貶焉 以

至誠無息句總起 加會賊 侵鄭 壯丘次匡 同

秋侵衛 秋侵齊 中國兩受夷窺有侵之隙者已 下通肩

不能折衝思為夷狄之所窺也

秋侵衛 秋侵齊 啓思繼 權皆經所識也 上意荒與於帝王至

誠無息伯益戒舜下姑息異於君子愛人以德周公戒成王

陽穀 伐黃 執勝 曹南 二伯之終始其行業威信皆

其行荒矣其業怠矣不足示威不足示信伯益戒舜孔子

告子夏然後狄人窺伺卒於兵敗身傷。

伐黃十 狄侵衛 入曹界 踐土 俱傳二 怠荒廢出

請成功二伯之事不足道矣 比入曹界傳 兩傳俱有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句

或思又有相乘而起者伯好舉而德益微矣 淮或亦來病

把而不忌亦字不忌字須體貼發之 要知此題直諫啓思覺

須將會識謀把燕殺方有題骨 處不得牽扯若只說淮夷清化

二會於鹹九字有何 味還主侵衛傳爲是

城綠陵 伯主存小之專以不序致譏焉 只以城那昭斷不當以

楚丘相紐玩傳則其事專矣句自見作文全以聖人意發不在板

春秋圖是卷之十二 傳中

板責他專傳無請命意 時文皆云把向未危 蓋當時只該恤把

而遂淮夷不合城而還之專此等重事也事字要醒蓋救患分災

是諸侯事建邦立都是天子事傳中目者悉舉之意凡者凡舉之

意 加會鹹 三 只作事寔兼昭前目後凡書法

城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起中斷敘過後總敘功和道義意未總敘前法 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入衛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城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融圖以已還未還立說 加夷儀 元會鹹 三 同

城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城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城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喪貶其得春秋之所以待人矣 比厥愆傳上功一也於衛於

皆失於損權故一則沒諸侯而不書一則書諸侯而不序惟城

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故獨再序三國之師此春秋貴王

賤伯蓋稱桓文以正待人也下罪一也於齊於魯皆失於縱惡

一則諸侯略而不序一則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惟厥

心欲政崇而力弗加焉故獨諸國循序而大夫無與此春秋明義

利害重輕以恕待人也

城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城那 伯主有功於三國春秋以義別之也 總問

春秋圖是卷之十二 傳中

吳伐鮮虞傳貴王賤伯之意用兵禦敵之略

遇防郎朝 正內外嘉禮之失以示戒也 加季姬歸節 五 同

只遇防單責收稱及稱遇 加把伯姬 七 已適 未適 只

辭遇 同 只郎朝單責部收稱使

沙鹿崩 錄大國之變欲人君省德也 加戰韓 六 同

戰韓 戰泓 十二 兩觀國君被辱地變天變之應驗矣 脫此限

石 六 傳 下易會孟 三 同

狄侵鄭 外患漸逼而伯德益可見矣 寧侵衛 三 同 要見近在

王都之側意

伐徐 杜丘次匡 救徐 詳伯義之息令人思不息之誠矣 以

楚罪起轉下三段就各段中極寫他急處而以至誠無息大體於後三書法亦是紀實而義自見宜總收須知諸侯不協亦窺振之志而不協號令不嚴亦因志之急而不嚴故始動而終息只承末段急字封境二段不是起下當速故後意凡是救自當速原不論封境形勢惟封境形勢如此而且所以見其急之甚耳凡兵而書救一段即申明號令不嚴一段意非另一意亦非總結語也總結只終意兩字不息則又息自自然然不來必至不能固其國然則有國者何可不教不息之誠也此段是因桓觸發龍統垂戒意不宜著在桓一人身上說去伐徐同但以至誠無息總論起

春秋圖是卷之十二

僖中

楚人伐徐 外夷肆暴於遠國其罪著矣 暴橫憑陵全在遠字上形容有輕視中國意寇逼患近則當急救形親勢便則又易救二意亦當重發盟齊傳稱人可作束

伯義之怠於人心軍令見之矣 勿大開只就桓公不能一衆心嚴號令措也急處使非門庭之寇而有醜賊履險之難其漢且慢又不知何如也

桓患之不協則伯怠也 只就人心解散而假盟以要之上見得桓意不可排遠亦不可苛諸侯

伯救 伯救駐師而遣將意亦甚矣 不必分次救作總收不疎不親發安攘之急總收是如云救國未有不甚然救與尤

評述若乃次止不而徐道大夫以舉責則只當速放緩失用之義矣蓋今不嚴與救不親是二意然諸侯次匡以待而徐道大夫以許

伯主恤患而駐師意可知矣 號令不嚴正是當速故緩處無二意

救徐 恤患而委之大夫伯志不復振矣 志字重看救亦有命將者但諸侯皆在而命將便有苟且塞責意

救鄭 救邢 救許 六次匡救徐 春秋重恤患於救緩者不能無恨焉 主凡兵而書救一段收救而書次

侵陳 伯救徐 伯德之漸衰量與誠之不足也 桓德益衰句此出上桓德于是手衰矣上志驕成湯勝夏下志怠伯益戒

春秋圖是卷之十二 僖中 六

加執伐下加盟次同 遲救許 伯救之殊觀而知不息之誠當救矣 始勤終怠通桓公大概論作文須提過氣發而始勤終怠意方顯若開則不整束且不得春秋謹始平一段意矣須知始謹終怠總是

他語不分手奪也 速救不速救相照最切 始謹終怠會得同齊諸侯盟於葵丘之義

伯救徐 兩觀伯主救兵而安攘之勤必異矣 此作上安攘之也下安攘之志意亦要得而終意前後直以而後人

然之惟誠則不息伯者之必急則其始之勤亦暇也 勤時便藏意時胚胎矣 桓公主兵諸主其謀也 加荆伐鄭 楚伐徐

十八 楚伐徐 十八 楚伐徐

各以楚禁起上用無故字下用通字

伐徐放救徐

嬰齊伐九國救成

經惡外暴而致意於伯義之

息焉

重親往不親往俱有振夷安中國之去二伐同

馬改及

放救徐

四國侵鄭

紀文伯之兵而善終善始之道寓矣

唐曰至誠無息誠之不教則漸深漸急不久而無以固其國易口

君子謀始始之不慎則且畏且遽不教而無以服乎人春秋謹始

卒春秋行事必正其本

放救徐

楚子圍宋

同上下傳亦有易曰作事謀始及春秋

端本句

春秋困是卷之十二

放救徐

邢丘

令終謹始之訓而示意於伯主之兩委大夫焉

大夫帥師諸侯不行志怠于終也伯益戒辭重煩諸侯大夫聽

命政失之始也周公戒成王

放救徐

札聘

春秋兩有所惜其望之者均重也於伯者

之貴而貴之以誠於賢者之過讓而貴之以中誠是帝丁之

道之不明春秋謹始而守桓公是當時第一簡也

札是當時第一簡也故聖人責望俱大

伐厲

不能戮力

伐厲與厲之

康廟

紀大夫之廟矣示天道之應也天應之也謂此乃天

人車有以感之維本展氏有隱惡句却要會天人相感之際微矣

句間開說廟制一段不用

仲孫來

戰

王伯之德有厚薄流因之矣上魯秉周

未可動也下桓方在殯四鄰謀動出蔡丘伐齊執曹

五會齊第二同德厚止易十三國伐秦

就德厚句出韓起聘

諸大夫不能救上見楚之橫以城濮問數

戰韓復春秋紀兵罪定而名正矣上以罪晉為主兇秦正所

罪晉收書及而不書伐書獲而不書歸下以重君為主輕師正所

以重君收書獲晉侯而不書師敗績

戰韓經紀交兵而專致寇者之責焉只書及不書伐一書法玩

想秦伯句則秦之來伐亦非無罪但以晉較則晉罪為甚而秦可

免耳夫代人國執人君而猶恕之則其罪晉何如哉只重背施二

幸安貪愛怨鄰皆背施中事各處書及重志戰此獨重致兵

伐宋戰宋

戰韓復

異詞以紀交兵致寇之罪見矣

只圈定罪作伐宋書及魯鄭罪浮於宋敗華書歸蔡罪輕於楚今

之書及不書伐書獲不書歸專罪晉也

大棘敗獲 明君重於師明將等於師 重在書師敗不

書師敗上發不可泛 下易艾陵敗獲 同 宋林傳亦有此

彼重將不得專乎師而此只言名分上 通認真卡收或足

公伐都 師還 大棘敗獲 重君以紀兵而師將非所伴也 以

首比重君爲主下二比俱要挽到君上必如久役之莊而後止稱

師則師次於君而不得與君較明矣即華元已獲而若必言師敗

則大夫僅與師敵而益不得與君較明矣 出晉侯伐衛 元 宋林

宣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元書敗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同 宋林傳

六月兩三同 又鸛鶴巢 同 又六月兩三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于孟執 戰泓敗 伯國身辱而師挫無消變之德也

滅項 取郢 成 取郢 三 取郢 四 攻覆國之紀而內外辯矣 在
考於經與兩未有與錄此知數字上取意

滅項 取郢 成 取郢 三 取郢 四 不以諱君者諱臣而尊抑之
明矣 以本比問起依傳一串作不可以尊抑分比 取輒題同但
不為明案比問之意

取郢 成 取郢 三 取郢 四 覆國而諱在君則然也 發事有隱
臣子施之于君父及在君則當諱矣 若夫 臣子之意

滅項 滅郢 成 滅郢 三 取郢 四 屢紀覆國而君臣夷夏不同辭
也 比滅郢傳 出滅諱 滅項 滅郢 三 取郢 四 王君臣親疎
滅項 公在楚 十九 示抑臣尊君之義所以一人臣之心也 上

伐齊 師救 戰靡敗 伏救 大國昧義經詳致責焉 全是責
宋緊要在大義二字上重奪長而伐喪帶說中國諸侯即指宋盡
對狄言耳責齊臣之不能抗宋非力戰乃理論也依傳平敘起四

項隨以私愛卒問倒宋之昧大義發揮書法俱轉歸責宋以救許
魯者若曰魯且救之宋顧伐之何也以救許狄而又不稱入者若
曰此狄也狄且救之而中國顧伐之何也齊受伐而以宋主之者

謂宋曲也書齊師敗績者若曰宋之曲若此而齊何為見敗也責
齊之以直見敗者亦以著宋曲也 有云或曰以下傳直見敗也責
齊法提過重此段作尤妙

齊之以直見敗者亦以著宋曲也 有云或曰以下傳直見敗也責
齊法提過重此段作尤妙

伐齊 戰靡敗 大國昧義之兵兩有以責之焉 只重宋人奉少
率長斷罪而以主客曲直分股辯之收二書法 去伐齊同
伐齊同無書法 只戰靡同單收及字

師救 狄救 善內外之救兵甚大國昧義之罪也 上為無虧之
殺下為四公子之敗俱挽宋襄身上須發得責宋意透不可滯
襄遺義意 曰伐者曰諸侯則從襄之諸侯亦不可遺

師救 善內外之救兵甚大國昧義之罪者矣
狄救 以扶義許遠人咎中國也 不稱人欲顯救者之為夷狄以
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此即申明罪諸夏句無二意作文繁實而
倒重宋上二書法側收

伐齊 師王命猶以義義而徇伯者之罪者矣 以伐齊
起以鄭趙昭所宋罪全重以義義之句立論

齊桓傳
首止 蔡丘 九 伐齊 戰靡 俱傳
矣 凡是功利其在人皆淺非謂桓之功利尚淺也此即責王
伯意 去戰靡同 上二比只出一比同或以北杏 莊十 為九合
之始或以會鄆 莊十 為九合之始一比皆可出或全出九合亦可

蔡丘 九 伐齊 戰靡 俱傳
所不貴也 惟功利不足貴如此所以春秋 云 敗穀比保秦
不哀 傳 蔡丘 九 伐齊 戰靡 俱傳 伯國始盛而終衰可為功利

伯國始盛而終衰可為功利
伯國始盛而終衰可為功利

伯國始盛而終衰可為功利
伯國始盛而終衰可為功利

事皆功也此乃通論生前行事今出

城郭元楚丘二綠陵四城濮十踐土十八河陽二春秋之無

溢美於伯事可以想其所繇然矣要得春秋明道正義不意退功不規小利三句意徹於字以此字不是闕字出逐伐楚侵陳

四俱入曹界城濮十八俱是貶偏出未發

突救六高子盟二遂伐楚城濮將明道正義不意近功不規小

利總括發論起輕入子突高子仍通下桓文有貶無褒作要發得道義功利融透勿着事迹

突救六高子盟二閱二觀春秋之於近功小利則知其所以待二伯矣

明道邊易執曹界八宋楚平五宣十書救六俱同

正義邊易輪平六假許元執庚公五傳襄歸二取濟西田元俱同

蔡丘九伐齊八蕭魚一會申四觀叛服之久速而知威之不

如誠也上云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下云至哉誠之能感人

也只伐齊會申同

蔡丘九伐齊八夾谷十歸田俱定即感人之淺深而王伯辯矣

邢狄伐衛進外兵之加內乃所以存人理也傳之善狄非善其

伐衛乃善其救齊故一則曰伐衛所以救齊一則曰善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其中說衛背德處是為齊不平處作文須於為齊不平處發得痛快便見齊之當將便見狄人伐衛以救齊之善矣

然詳衛之背德亦要見以大義裁之意不然安知衛人不自謂以此報德也

荆聘二邢狄伐衛援襄義之例以進遠人惟恤患之德遠也

說荆勿涉世類講德遠要擒襄義的義字生發有主襄義仗義字

伐齊八晉侯侵曹二射姑奔六以公心論報而背德者之

罪彰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春秋中無足以當此者虛提起以晉文報觀賜之耻更駢不念冤夷之戮比斷衛作加楚丘二同

伐齊八秋救俱德十八侵曹二伐二德二十八國蔡元迭觀德

德之報而知背德者之太甚矣玩傳至是人理亡矣正應上亦

春秋困是卷之十一

太甚矣句須將四比輕輕敘過後重伐齊總斷為是直報既曰

出伐齊德十八秋伐德衛伐邢德十九構李十

又戰韓德十五射姑奔文十六主公與仁二段

出楚丘二邢狄伐德入都定四國蔡元亦王公與

伐山德救邢元盟貫二歷觀伯功皆諸侯所當念也主據

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含桓德不可忘意安比易會元同

左衽比易伐楚召陵俱德四伐齊戰俱狄救狄伐俱諸侯以慈

楚丘二伐楚四召陵俱伐齊戰俱狄救狄伐俱諸侯以慈

報伯德兩托詞以見罪焉順顯講下重發諸侯背德申重衛上

而以狄救狄伐形請二書法意本連總收傳首即呼狄稱人
之也未先書狄云明救齊之不稱人乃以著中國之罪非不
狄也再書狄人云明伐齊之稱人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
使人理得存也則衛之罪為何如哉去伐楚召陵四則純至
責衛矣再去狄救八加狄入衛二同
城楚丘二盟召陵四兩觀伯德之及諸侯而知其當念矣雖分
賦而總處要見衛之受恩尤深意總收狄救狄伐
狄救八邢狄伐衛兩致意於外兵存人理也通傳總講報施
落下先書云上句以著中國諸侯之罪應諸侯不念其賜還說
得輕下句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德遠矣句應於衛為尤便說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得重了蓋伐兵人者以救被兵者其功近而伐背德者以收施德
者使人理尚存則德遠矣其誅衛也至矣或謂下此篇以不作文
如傳先敘過著中國諸侯之罪次及下段善狄以罪衛通會全傳
意大發方得
伐齊師救戰戰狄救邢狄伐主合上四股一邊內錄魯
救而宋書及外錄狄救而齊書敗下伐衛一邊不以號舉而特著
人詳構兵以罪大國之咻義託外救以罪與國之背德
邢狄伐吳入郢定功近而德遠者進之善小而惡大者黜之
執要齊經記諸小而無伯無王皆罪也責滕邲只論以小事大
之嘗理不必以慢伯生議論責宋邲只不歸京師一意勿添出紙

命對上既不事齊或主當自勝見執固宜通到宋無王上
則齊加執曹界傳二十八執曹歸成十五只辯明二書法
盟幽莊二盟貫傳執滕原小國見討之錄自取之也單主賈
不事宋就在執滕上見傳源伐齊作不事宋本是
盟貫傳宋人伐曹傳小國自外於二伯其見討有錄矣
伐曹亦只見宋襄繼起為小國者自當事大非謂當從兵也要會
三十七年及宋襄云口氣串作舊出盟南伐齊上此須搭江
千鄧桓十盟貫傳陽穀傳即遠人之與伯盛可以知小國之罪矣
單主不事齊重三十有七年句雖字相繼字都是洗發此句意
盟貫傳二伐齊傳執滕傳執衛歸京傳十八原事以見小國之慢此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事以見大國之專
執滕執衛歸京傳二春秋於伯討而事與濫皆識焉仍以苟
為有罪其見執固宜起接下執不得專亦不得濫分講二股末以
濫之非形專之非見得攻人之瑕而復以瑕自處與執不當其罪
者一般總收稱人
執滕遂國許傳二小國慢伯慢王其罪均可討也滕介齊宋
之間既不事齊又不事宋許距河陽踐土近矣既不會踐土又不
會河陽加盟貫傳陽穀踐土河陽踐土同脫出盟貫
陽穀傳三王所王傳二同舉江黃與魯正見諸侯皆與要齊介
宇近宇又出北杏傳十伐曹傳十踐土會溫傳二同

執勝 沈清文 周宜云 雖非云 勝介云 沈在云

盟曹南 大國急於要盟 操心之失見矣 非同志在要盟上見

發他急於合諸侯全不始嘗已德意

郭子會盟 小國之從伯信 非出於誠也 主盟幽莊二傳小國

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須本末兼顧心來

宋人國曹 大國威不服之國急於伯者也 要模寫襄公操心

小不能須更待的情景透操心之失即指欲迷見小觀承漢景

來可見

曹南伯主急論盟之討見操心之失矣 全在口血未

乾上描寫口血未乾而遽與討賊之師豈其人之反覆若是之速

耶須知不服與叛不同叛是既服而復叛不服是通前徹後不曾

服也

執勝 曹南俱傳 歷觀大國圖伯之事而操心之失見矣

以意總起中略點三比各寫其不自省而急合諸侯處總束不越

數端云 加戰泓傳二總做在後

執勝 曹南俱傳 威信兩歎其操心急矣 不內省德而急於執

與盟便非伯討非同志便不足示威信矣 非伯討

國曹 戰泓傳二 兩紀伯兵著操心之失與歸名之非焉 兩邊

皆有子魚文王上反仁反智下假仁假智

國曹 執曹昇傳二 二伯之治小皆失於太驟焉 上不反仁智

國曹 執曹昇傳二 二伯之治小皆失於太驟焉 上不反仁智

國曹 執曹昇傳二 二伯之治小皆失於太驟焉 上不反仁智

重急字下不修詞今重選字見小欲速事暴心譎 出執勝曹南

俱傳二 入曹昇城濮踐土 德傳二 大意同上不威不信卒

于兵敗云 下暴矣譎矣雖一戰勝楚云

國曹 衛侯奔傳二 伯者之心不可急亦不可隘也 欲速見小

心外智鑒襄急於合諸侯文欲主夏盟上不足下不勝上收推見

至隱下收端本議刑漢景東都高帝世祖 加曹南傳十 伐衛二

八同

國曹 宋師圍曹宣 虐小報怨俱不自反

國曹 皆免侵宣 圖伯主盟之道皆不外於自反焉 是不反

仁智而急於服人以示威示信對 救陳連兵 加執勝曹南俱

泰秋因是卷之十二 信中

十盾救葉林伐元 俱宜同

執勝 曹南俱傳 取汶陽二成言汶陽入盟蒲成 上失圖伯

之道下失服人之本上愛人不親云 不能反已遂以兵加之下

信在言前云 不知反已又以盟要之

國曹 會扈伐宣 討戴之得失在自反不自反之間而已 上急

字下待字 加曹南傳十 盾救陳元同

衛人伐邢 兵舉於遷怒失在不自反也 借用城邢傳二 傳衛人

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句

盟齊 外夷無制而內交春秋特謹其始焉 楚人得與中國會盟

自此始句最重乃夷夏盛衰所係一以外夷狄三句總見諸侯不

盟齊 外夷無制而內交春秋特謹其始焉 楚人得與中國會盟

自此始句最重乃夷夏盛衰所係一以外夷狄三句總見諸侯不

圖許六敗徐僞十塵上孟執伐俱二盟齊以前功有所歸盟

人音法上論下作

小國見覆略詞以著其自取焉 以秦暴起何梁自取上

傳中魚爛而亡如冰消膏形容自取其甚心與政字最要緊 好

土功見左傳滿於酒淫於色心昏見穀梁出惡政見何氏註俱

伐宋固結傳二滅江支 罪惡有最著者非明微者所務白也 須

發易見易知含春秋明微意作上易入滑下取鄭元下易滅

新作南門 勞民於不當為春秋所譏也 全在不當為上見他

用處使重視民力未有不審其所為者

城向城邢元作南門 詳紀興役之意而勞民於非制者可知矣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傳中

得時制者猶書只見勞民為重事以起下 不必於木比復

添非時 上二比易城諸及防 城成周 招三同 又出作南

門城成周同

作南門 構李 兩有所制示君道子道也 先務營事上不

事魯公修泮宮復閭宮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下不營吳子改越捷

句踐于會稽乃復公營非報怨也

鄭人入滑 二國虐小不臣之罪著矣 王為滑諸鄭不聽命地後

事借此作文罪鄭不王

鹿上 大國講交夷之言味尊王之義者也 換夷狄以尊王室盟

主合諸侯之義也今與楚盟則非義矣須本繼桓說來義字重登

盟秦 只是楚與盟之始且自列國言彼只責他不該交夷此是

宋襄求諸侯於楚自盟主而言道是責他不能換却須有分曉

命孟執伐 經紀外患而縱患啓患者均貶焉 是時楚伏兵車其

橫莫制乃責諸侯不當拱手聽命蓋天下之患皆緣於望風自

僮人人真能自奮未有不可轉弱為強者 只會孟卑責宋無

法

季子歸 閱會孟執伐 春秋為賢者諱獨顯豚義之耻以致貶焉

伐楚 召陵 鹿上 傳二合盟執伐 欲紹伯業而交夷宜其

矣 例作尊王室意就在攘夷內執伐收書法

盟貫 陽穀 鹿上 傳二會孟 盟會而借夷非所以紹伯業也

重盟主發意桓盟會要去攘夷而襄盟會反去交夷以此相形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傳中

盟貫 陽穀 重令江黃以撥楚說不是謂不與盟會也 攘夷狄

下與楚會盟對針宋襄欲繼齊桓二句如云不打帳做他那等人

猶可既是思量去學他豈可反他所為而與楚會盟

召陵 鹿上 傳二 就退舍盟楚與宋為盟上辯其攘夷交夷相

承作見襄不能繼桓上易完盟 傳中 會意不合宜

北杏 三 伐楚 傳四首止 傳五 自盟主所以合諸侯之烈而交夷考之

昧義見矣 論傳即是言伯者不當如此言破音云 事雖三件

以尊王室為歸宿蓋合諸侯撥夷狄正所以匡王室也事貫處要

知此 三 伐楚 傳四首止 傳五 自盟主所以合諸侯之烈而交夷考之

朝召陵 鹿上 傳二 就退舍盟楚與宋為盟上辯其攘夷交夷相

最易

鹿十一會孟執伐 大國交夷之禍昧尊王之意所致也 以

侯提過倒宋公交夷以啓禍作收入宋公於鹿上 云

鹿上十一會孟 伯而盟會乎夷愧伯義矣 以盟主者 云

略點盟會不可大分亦不可倒書法二股皆有子魚語 夫盟

者四字及所以句并者也二字須通篇咀嚙

會孟執 諸侯盟 經於凌伯釋賊之事 皆分惡於諸侯

先以楚晉之惡揚起倒不言楚子不言晉人皆宋自取魯不會

點入

會孟 伐宋圍緡 二 交夷殘夏者皆深有愧於伯義者也 罪

春秋圖是卷之十二 僖中

欲紹桓之烈孝承桓之餘業故皆以尊攘大義責之

會孟執伐 圍宋 盟宋 二 惡凌伯而均責夫縱之者惡凌

大而均責夫從之者 去盟宋同

季丁歸 會孟執 黑壤 平丘不與 三 經變諱賢諱親之側

而直言之義立身之道皆見矣 宋與楚盟會則不與為質所以

季丁歸 鹿上 二 會孟執伐 取鄭 六 入邪盜來 事有不繫

諱者所以既辱患彰改過也

會孟執伐 涉隨不見 示機夷尊王之義 示守身應物之勇

皆直書不諱

宜申獻捷 諱大國之俘為不能伸義者愧也 重不能申大義以

尊攘上當時楚來魯魯正尊攘一機惜魯不能所以可愧拒使二

句串說當時盟王且被擒春秋又何過求於魯拒使聲罪魯已

萬不能春秋乃因其不能而諱之非責其不為也若云責其昧義

既其昧義便非諱矣 諸侯盟 以楚桓重發起 僖中

鹿上 宜申獻捷 惟攘夷之義重而宋魯均罪矣 上攘夷秋

以尊王室下攘夷秋以尊中國齊桓遺烈周公家法

宜申獻捷 盟宋 二 兩惡望國之昧義而隱顯其詞以見罪焉

上在去宋字上見義下在書宋字上見義俱責魯

春秋圖是卷之十二 僖中

宜申獻捷 歸父會宋 二 夷不可不攘而受俘薦賄皆非也

上云其橫逆甚矣下云凌蔑中華甚矣俱要以楚罪揚起方見不

可不揆意宋先伐之後魯周公之裔

盟蒲釋 望國界大權於外夷春秋深貶之也 以天下大變引起

倒事偵作操縱俱在釋字上猶云釋不釋總憑他做主也 或以為

宋方主會句不可忽蓋諸侯所聽命者今以夷秋執之而諸

侯聽之是夷秋反為中國主矣豈非大變 兩書法宜如傳一已

一收 傳中不能 還是沒用處可恨在與飲血的與字尤可

恨在求楚子以釋之的求字上 加會孟執獻捷只作大變事

兩書法宜如傳一已

兩書法宜如傳一已

兩書法宜如傳一已

會盟成宋 盟薄釋宋 盟薄宋故 十二 詳會盟之實以其開天

下之大義也 以二會特書所為做起倒盟薄作末仍挽上二股君

臣父子夷夏作骨

會孟執 獻捷 十一 當外橫為變之大宜於此申天子中國之

權矣 重發天下大變末云發夷已為中國主乃更以操縱大權

交之而便自彼出乎

會孟執 盟薄釋 觀伯主被患之終始而縱委委者皆罪也

此作上重聽字下重求字上列楚子於上而以同為文下不

言楚子而不與事釋

宜申獻 十一 盟薄釋 兩諱望國以其受外骨界外權也 此作俱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仲中

是不能申大義各收諱詞

盟薄釋 伐宋國 十一 貶望國當外橫而委權罪大國當外張

而助虐 魯既不能 齊侯既無 云

盟薄釋 踐土 十一 春秋重大權不欲操縱自夷廢置自臣也

釋宋公 納頓子 十一 諸侯之釋與納皆不與其出於夷也 楚

納夷而執王盟魯不能 云 而求楚釋之是操縱自夷夷出也故

不楚子不與釋也陳先代而相小國中國不能 云 而使楚納

之是夷狄使義正諸夷也故書納不與納也

釋宋公 陳蔡 十一 上楚之而自楚釋之故不言楚子下楚

之而自楚封之故不言自楚

會孟執 盟薄釋 執意如 昭十 意如至 昭十 操縱歸於夷勸

出於利 如此比似以執

伐邦取須句 望國存小之專不得以禮托也 傳因左氏以崇

祀謀小案為禮故辯其不請王命而徒徇母家私意不得為崇

保小之禮非所以為禮句不是斷詞 或曰請命 取須句而反其

君使歸國只串說不可以建國封侯分還重取上玩收奪句自見

收書取

取牟婁 四 取須句 律有小者以啓疆之罪 讎桓命也

取須句 取濟西 十一 書取以讎復國邑者止亂也 俱有以亂

易亂句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仲中

取須句 取汶陽 二 土不請於王而曰明祀小案為母家報怨

反其君與收奪者無以異矣下不請於王而曰經界世守恃大國

兵力而得其故壤與得非其有者奚以異乎

取須句 城杞 十一 內外私於所親皆非尊王之義也 魯僭不

請王命而母姓是報晉平不獎王室而母族是恤

人之所甚重重字起看乃與誅暴亂句有情除是誅暴亂句

乃可用此外便是敵加於已只是一箇不戰魯以須句致寇既

申文告之詞而卑邪又無守禦之備蓋不戰只有修詞修備兩

處置今兩者俱無這次與戰此所以謂之輕用師徒也傳首兩句

總是輕用師徒之案

須句二升陞 小國之師有故而內君之輕兵非矣 以應敵宜

修詞條備發論起須重看邪人以須句故出師句使魯當日謂穆

王命邪今日何敢出師即出師亦可論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

矣惟其不然故不得不輕於一戰以貽兩國懸復矢之害也夫

寧爾卑邪不設備之咎哉 出取牟婁隱四同齊襄十八主兩

腹比土地不可擅取牟婁非矣而須句其類是取甲兵不可輕

用同圍齊是矣而升陞其異是歟

升陞 同圍齊襄十 望國輕兵以貽害於除害者異矣 倒作下

傳有抑強暴句 或加徐越伐吳四同 下易圍彭城元楚暴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僖中

石亂易伐楚召陵僖 暴亂俱指楚且於輕兵更有妨

圍彭城元同圍齊襄十 兵惟宜加於暴亂異乎此者非義已 出

遂伐楚僖四 楚子伐鄭宣四 同 又出楚子入陳宣十 桓舉定四

同 誅暴亂也事傳便有

戰泓敗 繁詞以紀伯共之鯁而王政之不明矣 襄公平日所行

都更不仁不義不獨不抑 云則是計末遺本 飾小妨大非王政

之不美繁詞不殺指言日言朔 三罪總是不仁不義不可分貼

戰字獨字有味 須知傳是破先儒至仁大義之誤非責襄公

之不當假也

伐齊戰僖八 執勝 曹南 執節 同曹僖九 歷觀大國圍伯之

事皆恃乎仁義者也 輕點三段總斷他不仁不義 加本比倒

作 加高子盟二城邢僖二及荀息僖十 同

高子盟二城邢元楚丘僖二及荀息僖十 伐齊戰僖十 執勝僖十

大國素偷虐小之罪參之齊晉之事而可知也 一會云異於

齊桓殺無虧云 同於晉獻上遼要有道曰字下遼要有所以字

高子盟二城邢元楚丘僖二及荀息僖十 此題全在宋襄不仁非義上

運意不貴實講齊晉事 襄余偷虐不但奉少奪長至使齊人云

云 方與晉事相結一比宋案

高子盟二城邢元楚丘僖二 即存小之德猶薄可案虐小者之罪矣

薄德句用子魚語在因亂取晉緩救邢衛上論 或拾錄段指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僖中

加執勝執節僖九 倒宋襄作 再加曹南僖十 只昭一會字

執勝 曹南 執節 同曹僖九 惡伯之妨大德治人暴貴人急

也 重兩德字桓猶薄德則襄德可知不自有德則德關可知以

仁義大德起 齊桓存三以爲諸侯文王軍三句而退修教此

戰泓 城濮僖二 兩不與伯兵以王政王道律之也 上仁義下

道義各先揚起倒入不予上

戰泓 衛侯奔僖二 飾小名報小怨皆妨大德者下 下比意見

衛侯歸僖三 傳 不名者罪晉侯之以小怨妨大德亦本平昔能

忍於忿怒云 宋襄

戰泓 札聘 表二 順事怨施王政達節不守聖道飾小名徇介節
先儒以為云世之君子盛稱云繁詞累詞同於鼎異於夷

戰泓 大南 昭 敵外而戾王政據外而非王師 宋襄不用詐
吳用詐正可比論文王宣王黜起

戰泓 咥野井 昭二 春秋兩紀事而知政與禮皆有本也 下比
只用昭公邈 物有本末順事怨施政之本也禮有本末正身事

人禮之本也兩邊俱本平昔行事來斷
伐宋圍緡 伯嗣乘約肆淫昧義之尤者也 惟伯國餘業故以尊

攘之義責之非徒責其乘約餘業意重發亦要發得尤字意出
又字是案尤字是斷 加戰泓 信二 同

伐楚 召陵 信 戰泓 信二 圍緡 隨先業而乘人之危不義其矣
伐戎 莊二 救鄆 莊二 伐山戎 莊三 救鄆 元 伯嗣有遺烈繼之者宜

知所承矣 全在孝公身上發伯之餘業當尊懷恤長意亦要說
只此是義之得為者 伯嗣有遺烈繼之者宜

伐鄆 圍新城 信 伐宋圍緡 信 伐宋圍緡 信 伐宋圍緡 信

解傳問起要說得事之美惡分明而不嫌于同之有自見下可兩
開 一箇是與楚合的一箇是與楚戰的正是夷夏分定處 楚

夷也鄆附之鄆亦夷矣故伐鄆即為攘夷 伯嗣有遺烈繼之者宜
戰泓 信二 同

伐宋圍緡 遂乞師 信二 乘藉夷勢以殘夏皆昧義甚矣 上承

夷之虐下藉夷之強上宋與楚戰 云 殘中夏也下乞楚師 云
殘中國也

伐宋圍緡 齊取濟西 信 乘人之約利人之惡均有媿於先業矣
上有伯國之餘業句下有盟主之餘業句

伐宋圍緡 宋師伐滕 信 繼伯後者有失尊攘之義有失誅討之
宜 上伯國之餘業以宋敗作案下伯主之餘業以陳逆作案

圍新城 信 楚子伐 信 楚子伐 信 比宜十伐鄆傳上詞同事
異下詞同意異

戰泓 信二 圍緡 伐鄆 信二 伐鄆 信二 伐鄆 信二 伐鄆 信二

肆殘中國效夷行以逞詐 下亦有二層意以信義字對上尊攘
紀子辛傳

滕朝 信二 紀朝 信二 兩黜侯爵存義體於中國也 上下俱是謹辯
不可以言臣夷夏分定名實意要發透變夷自成公始但公因之

紀朝 信二 紀朝 信二 紀朝 信二 紀朝 信二 紀朝 信二

有中國所以為中國句上變夷下效夷上重禮字下重信字
伐鄆 信二 伐鄆 信二 伐鄆 信二 伐鄆 信二 伐鄆 信二

偏與衛滑上見振其本句要發透 加鄆入滑 信二 只作事實以

鄭不王引起不可附分

出居鄭 經於大君寓外示端本存防之意焉 出字重襄王用

制夏之失上居字重聖人撥亂反正之旨上上能大發王指以

非王生更見見 加秋伐鄭 二居字點起重端本作

應益法因人道而設也忍於絕先祖之裔云正是人道不立比

滅異姓心更慘毒說透不可不弄等而衛罪自見 邢周公之

衛康叔之後 加石門 三只起生名書法 加邢秋伐衛 八只

作事迹及於中辨證

元年 元滅譚 五伐衛 八滅邢 上以仁例義下以輕例

春秋之法錄仁義行春秋原情定罪

元年 元滅譚 十滅邢 辨親疎於聖德之內而人道立矣 以元年

作聖人與天地合德 云 問起而理一分殊總在下二比發之

滅譚 滅邢 殊詞以罪覆親者立人道也 只就理一分殊一

滅譚 滅邢 滅變 二迭紀覆國而獨其與國之罪焉

以滅譚辨變之書名作正講而後以滅變辨二股收解各去

滅譚作法同 滅邢 以變以親疎之分 二股俱失輕重不成

執廢 五滅變 十六 兩不名覆親者可以定與國之罪矣 晉雖中

國而虞則自取變 自取而楚則夷狄以衛燈作骨

執廢 滅邢 與國無罪之親故其罪獨重焉 以滅親提明

以滅處比問起重原情定罪作又遣禮至云 見非邢自取輕

之權而收處要透 加邢秋伐衛 二同 再加滅下陽 亦同

或出滅下陽 二邢秋伐衛 二同 卽上題脫毋

滅邢 滅變 二 以夏覆親罪不容不誅矣

敗莘 滅變 二 原外夷僭王之惡而滅親之罪細矣

滅譚 滅邢 取邢 三 仲幾定 合字卒 四傳 或名或不名者

權仁義之等有諱有不諱者參文質之中 又或合踐土河陽

二十 仁義名實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滅邢 秦人伐晉 三 經於遷怒武過而均重責之焉 加伐齊

八 敗狄 十三 同

滅邢 棄歸 二 名覆國復國之君其義精矣 親疎辨仁義之

法立義刊嚴性命之理正

伯 二 言誠國婚之失因罪失主婚者焉 重公失禮作姑自

不致外夷使義自治意也 以陳罪提起 則諸侯上正

本自治意要重發本指中國言 使楚人納之一使字何等有力

此字從上不能又不能生來使義二字有深意存見楚當時已有

其勢所乏者義耳今得以納頓是挾勢者又能扶義中國何不自

為討至此耶

納頓 達乞師傳二 存夏報夏藉於夷遺義昧義首之罪也

秋正諸夏變夷殘中國正木自治省德自反

納頓 辰陵傳一 惟見外夷之仗義討逆中國可責亦可傷矣

納頓 陳蔡歸傳三 納君封國皆不以權子外夷為上不與納

也下不與楚子之得封也上是夷秋正諸夏也下是夷秋制諸夏

納頓 吳救陳傳十 兩抑外夷之舉義責中國也重中國不能納

與救上二傳俱有修方伯連帥之職句陳楚點起

冬盟洮傳二 春盟洮 堅黨不義寇之招矣以乞師問起須本衛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衛中

不義以見魯黨之之罪而以召兵意東之仍收乞師既又二字

不可放過

侵西追弗及 交誼內外之兵以其非正也齊憤衛衛憤齊侵

非正即在私憤上斷用詐深入皆憤心所為也弗及亦曰深入內

來深入故有畏非議其怯書法總結

侵西 大國舉私憤之兵春秋所譏也單賁齊殺滑師語意二意

入講書法重侵字而人字帶之

追弗及 內若以忿而躡敵非用兵之正也歸齊師只於起處

點破深入弗及是一串意還忿全在深入上若非有畏未必以弗

及止也

及止也

及止也

入 追弗 躡敵皆譏以馳與還皆非也 不深入全在境

內境外上體點深入仍主還忿 玩傳比書追者句及兩在字而

則字兩是也字宜虛論道理追戎追齊只體傳是也口氣點入方

有凌駕

伐北鄙 憤兵再逞誠不能為大國解矣 要體又伐其北又字與

固亦非義矣固亦字發齊師非義救起而展命作重申上矣

是齊不義發長句傳意猶可或主弱三

納頓 達乞師 望國資夷以報夏其非義自見矣 以義字為主重以夷

夏斷罪自反意略帶 加伐齊傳十 滅邢盟洮傳二 盟洮傳二

西伐北傳二 一串作數比總只致兵之舞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 衛中

伐齊傳十 滅邢 盟洮傳二 盟洮傳二 與國不義之甚而重

黨之非矣 與洮向卑比同但講衛案稍詳耳 加侵西伐北

二十 大意同須體傳故字口氣不必涉齊非義

伐齊傳十 滅邢傳二 與國非義之甚宜弗與之黨矣 要體傳又

字甚字意不可兩分 加楚丘傳一 邢秋伐傳十 同

伐齊傳十 滅邢傳二 侵西傳二 伐北傳二 衛齊非義俱用又字發

俱以魯繼上云魯其可黨乎下云魯可不自反乎

盟洮傳二 盟洮傳二 侵西傳二 伐北傳二 當非義以召兵自反而矣

玩傳故字緊承是黨衛句來則下二比亦歸重責魯上齊師固

亦非義矣句是存下語非承結侵西伐北正意也當以兩盟發之

亦非義矣句是存下語非承結侵西伐北正意也當以兩盟發之

亦非義矣句是存下語非承結侵西伐北正意也當以兩盟發之

於前而以侵西伐北承上發魯自已致寇而當內反意舊注魯意

伐西伐北徒就大國之情兵論而義誠不在大國矣

以魯之挑齊提起不徒在既又字發揮要體齊師同亦非義矣口氣含魯當自反意前用故字接下後有固亦不了語上承上起下題也須會此行文

伐北伐北遂乞師伐北戰於俱成兩親齊魯相報之事無一

義者也俱是不義須有分別齊師固亦非義矣而魯公云於義可乎齊侯之與是役非義矣魯人為較之戰豈義乎

遂乞師晉狄伐秦啓怨而資夷報之內外之失均也俱以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備中

不自反說起歸重夷夷殘夏上

滅蔡歸經於外夷覆親而特著被患者之無罪焉春秋如全

以諸侯之祀無過其祖一句律之不得與反以字有味有實實失

楚之對教然持正不偏但暴橫之夷甘心同姓故變不免耳非其

罪矣句極有精神說下故字可見說一箇非夷正見是楚之罪

獻舞歸滅邢變例以紀覆國無罪而略外夷也

將上二比辯書法問起倒本比分作從去本股

伐齊取穀公至望國用夷正春秋序之焉以者不以者也即

指失正言不必泥損與全重背華即夷方切以字取邑句對不

過見齊非可凌穀非可利況魯以伐之取之乎故云失正之

一危處亦重夷心叵測上齊怨不可深意帶用蓋春秋中伐取

獨危此役意可知矣

伐齊取穀望國用夷以取邑失正甚矣不用危意倒以字書

重發失正

公至伐齊至伐齊至九兩致用兵危其事而大其功也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終

春秋因是卷之十二備中

春秋因是卷之十三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明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僖公下

杞子朝 黜小國之用夷禮所以存諸夏也 借杞卒 僖二傳此桓公也須木成公變禮來禮在居國冠服之制揖讓之儀上不止朝禮

杞子朝

入杞 僖二謹大防謹大備

遂入杞 紀內臣專兵之迹示委權之戒也 見徐丘莊傳重垂戒意傳論仲遂全在久擅此機第一事耳須會

國宋

盟宋 春秋貶外橫而因罪夫同兵信者焉 楚一頭諸侯

宋由是宋之十年

與魯兩脚貶楚處不可略先把楚罪說得痛快而下二項自明三書法總收

國宋

外夷猾夏而諸侯從之皆春秋所貶也 楚與諸侯聯講不

盟宋

盟宋 盟宋於夷之罪其所自甘矣 無嫌意全在宋字上發

盟宋

盟宋 盟宋於夷之罪其所自甘矣 無嫌意全在宋字上發

盟宋

盟宋 盟宋於夷之罪其所自甘矣 無嫌意全在宋字上發

盟宋

盟宋

盟宋

盟宋

國宋

城濮 僖二伯主之兵刑得用民服民之道矣 定王示

伐原 示信大蒐示禮以揶揄殺顛頤以奸命殺郭靖以逃歸殺

之僑上民聽不惑而後用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下三罪而民服

也 下一駕師牛首再駕會北林三駕觀兵東門上一戰而霸下

不戰而勝

國宋 伐鄭 伐鄭 伯主之用兵得之訓與謀者善

也 下一駕師牛首再駕會北林三駕觀兵東門上一戰而霸下

不戰而勝

國宋 伐鄭 伐鄭 伯主之用兵得之訓與謀者善

也 下一駕師牛首再駕會北林三駕觀兵東門上一戰而霸下

不戰而勝

國宋 伐鄭 伐鄭 伯主之用兵得之訓與謀者善

也 下一駕師牛首再駕會北林三駕觀兵東門上一戰而霸下

不戰而勝

國宋 伐鄭 伐鄭 伯主之用兵得之訓與謀者善

也 下一駕師牛首再駕會北林三駕觀兵東門上一戰而霸下

不戰而勝

國宋 伐鄭 伐鄭 伯主之用兵得之訓與謀者善

也 下一駕師牛首再駕會北林三駕觀兵東門上一戰而霸下

不戰而勝

國宋 伐鄭 伐鄭 伯主之用兵得之訓與謀者善

也 下一駕師牛首再駕會北林三駕觀兵東門上一戰而霸下

不戰而勝

國宋 伐鄭 伐鄭 伯主之用兵得之訓與謀者善

伯主隆怨之罪矣。依傳問倒大意同。單救衛股於後發揮幾句。總收二書法。去木比同。

侵曹伐衛。救衛。伯主隆怨。托外救以甚之焉。書救非善。只托以甚晉耳。大意同。單仍昭傳收二書法。去侵曹同。亦不可專重拒盟說。

秦人伐晉。歸邾益。觀春秋所備責與者。而伯主無所逃罪矣。下比易歸譚剛。八同。出納捷簡。文十。札聘。義二。同。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秦人伐晉。歸邾益。觀春秋所備責與者。而伯主無所逃罪矣。下比易歸譚剛。八同。出納捷簡。文十。札聘。義二。同。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秦人伐晉。歸邾益。觀春秋所備責與者。而伯主無所逃罪矣。下比易歸譚剛。八同。出納捷簡。文十。札聘。義二。同。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晉侯伐衛。秦人伐晉。經於二伯。忿兵皆致責備之意焉。上用詩云。下用易辭。上以能忍於奄豎。云。求斷下以晉言來斷。從拒盟焚舟。描寫他忿處。春秋之時。春秋諸侯。俱起下責備意。

救却重二伐上。下書楚救。則責深矣。下書晉救。則知非與楚也。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楚救衛。衛救陳。下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責計貳非義。

比厥終十傳俱是下請云

楚救衛衛人秦晉圍鄭傳三比狄侵齊傳三下書圍鄭以罪晉經

忠

楚救衛衛人蕭魚一比盟戲九傳下書蕭魚之會美晉制勝

楚救衛衛人重丘二比會夷儀九傳下書隆惡繼惡念貪上晉人

弗之許下書云下晉侯許之春秋治之如下文所云

楚救衛衛人盟平丘三昭十比會平丘三傳惡魯貳亦有如下文成

貶云句

伐衛衛人救衛衛人戰鞍會蜀二俱成有容有忍不枝不求懲必至懲

二傳俱有上書救衛下不書侵魯戰鞍比易侵衛二同

春秋困是卷之十三傳下

買戍衛衛人經於望國濫刑而特著其不君焉主濫刑不君作事

是論刺通例與本題書法意無干收特書其故

楚人救衛衛人經之譏隆怨也假外恤而益深矣須於錄楚救上發

責晉意深字要體仍重忿上不與刻平

執曹界曹人即伯主虐小之迹而其悖道甚矣違字正其上於是乎

而後字相反暴誦又就違入中摘出以甚之違字進自前案為妙

無書法誦字亦就治曹上之語以此加曹則為暴若以攻楚又

為誦見其所以治曹無一可者二意須申說曹人一誦字

執曹界曹人會歷代曹人與曹人兵之謂武律以招携之禮也以序

成二句傳意其出宜用總起分作舉動不中於禮對幾於自反而

有辭看未仰晉政對晉主夏盟又嘗救陳看遺字隱字又字對往

字然後字看制小字制傳之道夫

伐北郭曹人會歷代曹人觀詞與序成之事而知虐小者之罪矣

要將於是乎三字擊出這字意序成即訓與以上此為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序成曹人會歷代曹人序成後伐二伯得之也與上題稍異單主

借對

執曹界 舍之侵宋一 兩觀致人之策而非道不信皆議也

晉文聽先軫之策欲致楚師與之戰鄭簡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執曹界 城濮二 盟戲九 蕭魚一 一戰勝楚功滿三駕敗楚

城濮 經誅伯王之意有貴於功者也 人楚是貶于王就請戰上

說點過即以及字間起倒挫楚非道義上功利道義字須發透

非道義全在戰意不必扯執曹傳誦字戰意只在許曹前說楚春上不可參入家馬等事誅其意便是略其功書及便是無美詞傳

春秋困是卷之十三

前是案後是斷非有二層 須想晉西所以不為與孔孟所以不

悔意思出

圍宋一 曹侯伐衛 執曹界二 城濮 外夷無必戰之意而

伯主之意可誅矣 主傳得臣雖從晉師至誅其意也一段以及

字間發 加踐王二 遂主夏盟句

圍宋 曹侯伐衛二 即外臣無必戰之意而伯國之志戰可

知矣 卓見楚無必戰意而誅志戰意含著之

執曹界二 城濮 上二北是先修敗戰之謀只須極

入本比內祭志戰同單

滅黃二 敗徐五 會孟執一 取穀二 圍宋一 城濮 略伯

主攘外之功律以道義也 主後半傳以無美詞問穢

滅黃二 敗徐五 會孟執一 外夷屢逞伯功宜可錄也 今

在兩箇不能字一箇不敢字描寫楚強體傳問穢本股 只滅黃

敗徐五 同當從不能恆不能救上發楚橫不可不攘末以

惜文攘之非道束之 加取穀二 圍宋一 亦同依傳入今又

字 只取穀圍宋二 在今又二字上發 亦同依傳入今又

城濮 河陽二 褒貶伯主尊攘之事論其意也 下傳

有嘉其尊王之意句俱在意字上發上以功起正義不謀利明道

不計功下以罪起緣情為制以滅變證 誠虎云明道義本

城濮 彭衙二 經於據夷應敵之兵皆不欲其戰焉 上以子玉

春秋困是卷之十三

請戰起下以孟明拜賜起各側書及上罪在必戰下罪在違戰王

者明道正義王者息爭寡怨楚暴富穢敵加當應用入辭

城濮 鄆陵六 春秋紀兵戰與勝皆不足貴也 以意字律字

對楚未有必戰之意晉之意可誅晉未有必勝之形晉之提為幸

得天射月先軫曰楚有一施晉有三怨卻至曰楚有五攻晉有五

勝二 見上邊明明是非當之功想到明道正義這一首字道理上

去怎算做是功下邊明明是非當之捷想到外寧內安這一首字

道理上去怎喚做是捷 趙他功的源頭說箇三王非人正與功字

相反到箇至極處窮他捷的結煞說箇內大亂正與捷字相反

到箇至極處

城濮 盟 伯功之予奪以其戰不戰異也 先軫知罃

踐土 十 魚 十 同

城濮 大 志戰詐戰

城濮 厥 略有功而怨無功自其意與心論也

城濮 栢 略其功而誅其意略其意而予其功

殺得臣傳

伐齊取穀 宋 侵曹伐 八曹界 城濮 二 主楚

能料敵而失馭將發他重師輕將意 去入曹界或去首二比同

城濮 戰 宣 楚成失將將之道林父失將兵之道上知其

不可云 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下知難云是棄晉師

春秋圖是卷之十三

城濮 二 敗 三 良將不可輕棄秦楚之得失見矣 城濮

而六卒亡成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般而北而三帥

曰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

衛侯奔楚 經於諸侯托外著伯主之刻焉 罪晉全在拒盟塞其

向善之心上知自私而心不廣是病源此句極重端本議刑與

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句相應責備賢者是厚望文公意當時許衛

結盟是收拾天下一箇大機括乃念不思難云只一自衛國便

紛紛生出許多事來何以主盟定霸統大舉處大事也故曰下勝

任 知伐衛 二 只作拒盟事 晉如鄭歸明晉執衛侯歸 俱

八 及瑕鄭歸 三 只帶遺禍 加楚來 恒 昭出奔未有不名

會扈伐 九 旬吳伐鮮虞 五 大衆大事可以觀人之心智矣 上

衆輯下 鄆 出盟 鄆 二 七 寧 七 同

衛侯奔 河陽 二 衛侯出奔文公爲之也 以自私之心定霸

亦鑿矣 端本議刑於衛侯不名而重文公之咎春秋責備賢者應

如是耳 大王出狩文公召之也以自嫌之心尊王忠亦至矣 原禮

爲制者大王狩于河陽而嘉文公之意春秋忠恕應如是耳

踐土 經 伯信而寓正論謀權之意焉 俱從善法上發聖人意

制下 勞是特筆稱子是紀實上只是扶植人倫意非責天下專

權自恣根行私來不是責他不請命未絕其位句乃起下立武之

非廢置都在立武上見不可分屬 加衛奔 二 河陽 昭

春秋圖是卷之十三

分貼 歸 會 於 丘 九 觀王室兩存空名動聖人扶衰之念矣 號與

祭皆名聖人因他當時只存這兩樁而入則衰微故削下勞之責

以全名也 上易 下易 公如京 成 十三 武歸 賑 定 十

同 亦 經 重存名亦維倫之極思也 去衰弱之實以

踐土 河陽 八 經 重存名亦維倫之極思也 去衰弱之實以

全君父之名正臣子之名以統強大之實只發明法法不必斷罪

亦不可不開 言天王言言正臣子之言蓋若不言符而言召

子則晉 晉子之言下言云王其名正名而實亦因以正故

曰統實 言遠蓋之意

衛侯奔^{十八}踐土 伯主攝廢置之權春秋所深罪也 雖因廢置二字搭然廢亦在置叔武上見衛侯自奔楚非晉廢之也不可分貼作文須於叙中總提後渾發晉文廢置自專意恨怨行私只入

踐土 翟泉^{十九} 君弱臣強上陵下替

踐土 河陽^{十八} 取郭^三 仲幾^元 名寔文質

朝王所 非大君受朝之所示時巡之度也 而其受朝非所總是下勞不是正本正此而已而所以非所歸非時來若依巡待嘗期而出自受朝於方獄不於衛雍矣 勞民傷財一段重發

踐土^{十八} 朝王所 按變禮之因所以春秋示意於非所也 因下春秋國是卷之十三 傳下

勞而受覲一事同車

王所 河陽^{十八} 於禮之變正其本而原其情焉

王所 如京會伐^{成十} 兩紀朝禮而時巡之度迷職之義皆背矣 因下勞而受朝則非巡待嘗期因會伐而往朝則非迷職背禮

重書法上 上加踐土^{十八} 同

王所 公如京^{成十} 受禮違管修禮過慢大意同上但書法不同

王所 翟泉^{十九} 受覲請信非地均示正本之義焉 上本字天子對諸侯言下本字王對諸侯言

王所 既仲幾^元 受覲非地正本討罪非地 書歸略點起只重書

復歸而奔 諸侯返國經著薄倫之罪焉

名上稱復是為再歸不解復而發只點文後 桓奔只作事寔主同 加衛侯奔^{十八} 只昭書法 全加伐衛衛奔踐土^{十八} 亦同

桓奔 親大夫去國之迹其不臣見矣 主殺桓^三 傳君歸則已出無人臣之禮 仲先曰本傳自元桓孫是走之晉

衛侯奔^{十八} 鄭復歸 衛鄭歸^三 諸侯出入而責之漸深者惡薄倫也 總叙以出奔不名起復國之名以初歸稱復起再歸之

不稱復分作前云以爭國為心後云終以爭國為心此正所以成思慮勿輕看 鄭復歸 叔聘^文 聖改過而嘉慕義法不過嚴也 上立法甚嚴

春秋國是卷之十三 傳下 待人以恕下嚴於立法恕以宅心

鄭復歸 鄭歸^十 入夷儀^{十五} 衍歸^{十六} 兩於復國之君皆始望而終絕焉 始殺叔武繼殺瑕稱復不稱復始蔑家卿樂失道

無刑稱名不稱名畢竟鄭之罪大於衍故一以復言一以名言 會溫 伯主講親王之好其情可原也 河陽召王事正在此主有罪而情順可定講須像箇罪中之情不必倒書法此通只講事實

河陽全自書法上發揮 河陽 尊大君以時巡之名全伯忠也 按傳首晉侯召王一設既將以臣召君說起喚助一設又以晉侯召君名義之罪入說起則單為全晉可知尊周即所以全晉為王諱即是為晉解作文重事

迎而情順就書法上發揮全是春秋忠恕設身處地體諒筆文
事加會溫只作事實再加壬申朝二主以諸侯見句
踐土會溫俱傳二河陽十八有止於諱尊者不得舉全伯之文也
踐土比乃傳借以問起全晉意當倒全晉作加壬申公朝傳三
只始朝王事實成十經重述之禮而因事以正之焉只就
河陽如京會伐成十經重述之禮而因事以正之焉只就
書法上學意不用斷罪語
河陽處父盟文二婉詞全君臣之禮諱詞正君臣之分
河陽納捷萬文十諱召君全其忠於尊王諱置君著其勇於從
義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河陽厥怨一原情原心俱是怨
河陽從祀八全伯主而誅陪臣惟其情而已上親禮事逆而
情順下祀禮事順而情逆原情為制原情制法
壬申公朝王所主河陽傳以諸侯見句又圖許傳天子再至諸侯
再朝許獨不會尊王慢王分作或單主河陽傳被立視諸侯
執衛歸京咄歸詳詞以責伯主以其抑君而助臣也神君助
臣事說書法重稱人非伯討也觀衛侯不名而曰歸之子元恒稱
復而曰曰歸無非罪賢意只乳衛歸京主為臣抑君大意歸
單但不用元恒邊語三書法以稱人為案以衛侯不名歸之子為
所只咄歸以咄逆起倒責晉三書法以稱復為案書自書歸為

斷
圖許究小國被兵之故而知罪在不臣也勿板板斷許罪宜
從序諸侯圖許之故中玲瓏指點為妙逆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
但曰繼事明非以專罪諸侯也
踐土王所河陽王所俱傳二圖許小國有不臣之罪其罪
討宜矣只出踐土河陽俱傳二圖許同主許距河陽踐土近矣
句
踐土王所河陽王所俱傳二送紀君臣之會而小國不臣
之罪著矣再會再至當體貼下加會溫俱傳二同只王所王
所同

春秋左傳卷之十三

遂圖許翟泉九地近於王宜朝而不宜盟也許距河陽踐
土近矣而獨不會翟泉近在雒陽王城之內而於此盟
遂圖許公如京成十罪許罪魯俱慢以諸侯每歲伐伐四出未
有能修朝覲之禮者對上諸侯比冉會天子再至背朝於王所以
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朝王而不能朝禮對上
遂圖許河陽踐土近矣而獨不會
經嚴利免之罪正性命之理也性之理原自箇所
欲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的在命之理原有箇趨之未必得避
之未必免的在義利嚴則此理正矣義利分途去處一毫走作
不得若略放鬆則性命之理亂矣廉耻喪而性之理不正禍患備

而命之理不正。性之理不正。則和日見其可重。義日見其可輕。食之理不正。則利日見其有權。義日見其無益矣。惟義利一嚴。然後良心現。而本性不泯。不屑為羞辱之行。死生禍福明。而知命非可以人力參。自不必為苟免之計。何也。其理正也。故理所不在。仰體主理。自所不為。而死區區一國乎。明此自一介以至天下。毫不可苟。略涉嫌疑。寧死不為。而立身行己。安國家。無往不允矣。故曰。其說行而天下定矣。作文全要發聖人書法。意不必死。斷非伯之罪。觀豈曰小補之哉。句便見玩傳首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句曹伯原有可以得國正大道。路奈何其出於此也。只襄歸同。加寬來。相減邪。信二。十五同。

卷之十三

下

主

襄歸 如京會伐。三。於復國者。正性命之理。於親王者。明君臣之義。以路得國。因伐朝王。上義利下理。欲上其說行。下其義行。俱有豈曰小補之哉。句。

卷之十四

二

以路得國。以禮立身。兩邊俱有行貨事。下易

取邪。亦主義利二字。此出。

卷之十五

三

略夷屬之修禮。其不足煩春秋之特詞者也。以書名

國。則不能自進於禮。故不書朝。反昭來發意。然不書朝。不是

貶他。只無所異於他等。自當略之耳。若此處一語。則黎來

言朝。反是書詞。不為特詞矣。書主。所以別中國作。

翟泉 上下講信於王。義均有罪矣。近在維揚。句最重。兩端於此。

都根這句來。無君之心著矣。句只屬大夫邊。而王子虎亦與焉。言亦與於貶之中。本字對外臣言。言上亦替。將何以禁下之凌乎。作文以正其本。誅其心對。

翟泉 盟誓文。兩紀講信。示正分謹防之意焉。俱重地上翟泉。

王城之內。維邑天地之中。

翟泉 執仲幾元。正本謹初。但重地上。上邊用子虎。

大雨。還紀望國。吳氣之變。著失政之兆也。發吳氣之應。為夫政

有萌。僑公即位日久。句亦不閉。

敗鄭。元。遂入杞。信二。望國失政之萌。於世官委權見焉。總發失

政之萌。以天變起束。下此或出。遣使報事。在兩邊後。不如入杞。句

卷之十三

信下

去

附援立事。在宣時。此

不介焉。虛來。與春介焉。虛來同。但以左傳事實。微點別之。

狄侵齊。直紀外患。見伯職之當修也。以所當據斥句作主。精神

却全要在移師二字上。見只此處用得兵着。舍此他無可用。師意

方與二此題有別。且不

狄侵齊。國。信二。伯兵不舉於外。失職甚矣。一申作。須體

若能移師。日氣。只罪其不攘夷。非其修怨。收上書。云。加程

是信二。同。諒代鄭。作開鄭虞事。實。不必。列舉唐懲之事。便在王伯

取舒。信三。伐楚。四。敗狄。信三。滅。信三。列舉唐懲之事。便在王伯

者矣。戎狄是膺。二句是引詩。以起下四句當撰意。當體此發

殺元順傳

衛歸 咀奔 執衛 咀歸俱傳二 以君歸已出君出已歸叙過

重講咀無臣禮收到衛侯志殺上大臣略帶加衛鄭歸傳三 倒

志乎殺咀瑕上

及暇 明貴戚無罪而忌弟者之惡彰矣 只重忌而殺之句專字

輕帶咀順是守節

衛鄭歸 經名復國之君惡薄恩也 天下為公云 所以其精疑

骨肉之罪也 恩惡義利字要明

衛奔 執衛俱傳二 衛鄭歸 復國獨名罪薄倫也 上二此起書

法即以晉文略點幾句倒衛作

春秋因是卷之十三 舊下

衛奔 鄭復歸 執衛俱傳二 衛鄭歸 傳意倒重衛侯一邊作文

以晉罪提起轉重衛之薄恩作 加及暇傳三 同 再加札聘傳二

九同

鄭復歸 鄭歸 與國兩成其弟春秋深著其罪焉 體始歸再歸

總斷勿大開故再書其名

鄭歸 實公天下於名復國存亡國見焉 遠與與能

與無絕絕六朝隆恩薄恩孤秦寵侯置守

鄭歸 晉伐鮮虞昭十 名復國而狄救夷恩信兩重矣 六朝隆

恩薄恩趙利棄義六朝變許而與與成俗

鄭歸 廬吳歸昭十 春秋公天下之心於復國封國等示法戒焉

送賢與能不以爲異與滅繼絕不私其身上爲後世戒下制秦

秋爲後法

晉秦國鄭 春秋人二君嚴忿慈之戒也 晉主憤字秦主利字結

數連兵等語只屬秦邊上以爲列國者不亦難乎對 特不厚勞

迎贈送之禮鄭以此見凌晉憤其矣徒以供行李往來之乏晉以

此見奔秦貪其矣 孟子語不重自反只見鄭未嘗以橫逆加晉

責秦不以義舉非爲其不始終助晉攻鄭只是不能以理論晉使

之悔而旋師也

國鄭 敗殺傳三 彭衡文 伐晉文 伐秦文 遠國徇利以構怨春秋

貶之也 專主責秦一顧講下收稱人 加四國伐秦文 同

春秋因是卷之十三 舊下

國鄭 敗殺傳三 春秋兩紀兵均惡強國之徇利焉 以晉之過

忿忘親起俱倒秦徇利作上聽燭之武收稱人下聽杞子敗狄秦

敗殺傳三 彭衡文 伐晉文 伐秦文 秦鄭之開爭則貪利貪功之害

也 上根國鄭來二國結欒從此始矣下根獲突來晉楚爭鄭自

茲弗得寧矣燭之武子產頌對得活 加國鄭獲突傳二 同

幸周公聘送如京如晉 列君臣報施之迹而望國之不恤其矣

以王室禮隆起倒晉不恭作中有不親不尊二意宜事連不專書

遂只是事實故曰不貶也 以送如京如晉同但除送意稍

點數語不若以專以和形晉之不恭也

幸周公聘 王室命重臣以寵內其意良厚矣 不予周亦不責晉

只泛論其禮意之厚合魯不可薄報意

祭公逆八桓結及盟九遂如京如晉十觀經紀遂事之例而望國不

恭之罪見矣十一以上二比擬起一是天王輕使一是子結抗尊例

下今之如京遂如晉乃以二事出而非專繼事者其不恭之罪不

在魯天子十二只祭公逆十三桓八○結及盟十四莊十九君輕使臣抗尊勢

如京遂如晉十五如京遂伐秦十六春秋重尊王兩謹修禮之慢者

焉十七上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下因會伐而行又不成朝禮上

雖有大不恭何下傳有不敬莫大焉十八漸主謹

取濟西十九望國復故地經以法正之焉二十重不請於王以正繼

祭以亂易亂意二十一加執曹昇二十二只作事實二十三再加遂如晉二十四

春秋因是卷之十三二十五傳下

執曹二十六二濟西二十七戰鞍二十八汶陽二十九成三十望國兩資人以復地春秋皆不

見其為故地也三十一

取濟西三十二齊取濟西三十三兩觀經書取田者而王制與天討俱重矣

復故田而言取春秋不以亂易亂魯致田而言齊取春秋不以

利為利三十四

夏四月四卜郊三十五望國僭大禮經因事以志其失焉三十六重僭上自受

賜已然不責僭公不易之定理要透不時強卜二意用况字挿入

天子有二郊冬至祭上帝孟春祈穀魯受特賜止有孟春祈穀

之郊周之四月是夏之二月矣卜以擇吉止上辛中辛下辛三卜

不吉則止四卜則讀矣

四卜郊三十七免牲三十八猶三望三十九望國僭祀因繼而僭書之也

祭明繼僭郊意而以時卜牲望如傳用或字點明因變而書

四卜郊猶三望四十以祀天祀地合俱重僭上上用祀宋下用畜

虞氏四十一

鹿上四十二一祀朝四十三二國得行享帝之禮惟其為王者後也

泛論祀宋可行郊祀非獨國之比以晉起繼宋邊易梁丘四十四

華元聘四十五成俱同四十六二比於郊四十七不相受不可作題四十八宋

不從乃免牲四十九議望國之僭因廢祀而志焉五十主上傳僭祭作見免

牲者特以卜不從之故非不僭也五十一昭本傳只解免牲事實用叙

本意因是卷之十三五十二傳下

釐成文為是五十三免牲者為之繼衣繼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

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

猶三望五十四望國之僭祀可已而不已者也五十五非所得為正見可已

要體貼猶字發五十六望因於類望因於類類崇皆祭上帝也曰因者

先祭天而後及地也望郊之細也不郊而望古未有也

猶三望五十七私朝五十八禘禮而議其不已急禮而幸其不已五十九上可以

已之詞下幸其不已之詞

猶三望六十猶釋六十一僭君薄也此皆禮之當已者

祀伯姬求婦六十二志國毋闕六十三示民取之戒也六十四只罪夫人與國事傳

中猶曰字況於字要體貼重並戒上亦是謹漸意六十五加諸伯姬

十五只引起敵而亦書倒單

杞伯姬求 合比奔昭 經兩紀事而示婦寺之戒焉 微傳引片

武恭顯等老婦之

狄國衛遷帝丘 著夷夏盛衰之迹而啓患之罪亦寓矣 夷狄夏

弱總起分作玩傳未莫不見矣則衛不能自強只就狄難推其不

能自強是以至此不宜實講如何不能自強晉邊同 衛為狄戎

賴桓公封之而僅存今又破狄難而遷帝丘乃見夷狄夏弱狄實

迫逐移侯云 亦是原起夷狄夏弱非以此為狄戎之跡

狄入衛二城楚丘二狄國衛遷帝丘 詳夷夏盛衰之迹而啓患繼

患之罪無所辭矣 以入衛楚丘帶本比叙起夷狄夏弱之迹歸

春秋國是卷之十三

罪衛成晉文作 加伐凡伯 隱同

楚丘二帝丘 即與國之安危而二伯之勤忌見矣 以安撫之要

論起總叙重桓文勤忌相形不可大開

帝丘 九國救鄭七 以安撫律二伯得失見矣 下則撫夷狄安

中國之師也

及狄盟 春秋伐晉 春秋惡其信而交夷用夷者尤更焉

及狄盟 春秋伐晉 春秋惡其信而交夷用夷者尤更焉

及狄盟 春秋伐晉 春秋惡其信而交夷用夷者尤更焉

及狄盟 春秋伐晉 春秋惡其信而交夷用夷者尤更焉

及狄盟 春秋伐晉 春秋惡其信而交夷用夷者尤更焉

及狄盟 春秋伐晉 春秋惡其信而交夷用夷者尤更焉

會中國之禮已非所貴況於云 中國自相侵伐已為不義況於

云

重耳卒傳

年聘上滕薛朝 宋大水 莊十四國災 昭十 邦交通於背變載聖

經者可致也 雖主敦交好通憂虞然却重史策不失書法仲尼

仍之云 意 下或用禿頑如 義比

秦人八滑 觀遠人之貪兵而知其不足於德矣 以襲鄭不克而

八滑叙明重貪鄭斷罪末須挽歸晉言以發春秋責備之意

入滑 伐麋 文十 觀兩國之移師於小而貪暴各見矣 貪在

鄭暴在窺宋

春秋國是卷之十三

國歸父聘 外臣見重於內而知禮之善見矣 借遂納幣 文傳國

歸父知禮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教滅文仲稱之

敗狄 二國徇利交兵均貶以垂戒焉 晉重忘親背惠帶說秦重

義鄭不哀喪帶說總收書法 此題不在襄忘親背惠義鄭不

哀喪上纏繞全要擒聖人防其流弊必至利之所在則從之何

有於君父一段重發 他傳說徇利只以義字相形此傳說到入

道天理真有不可為人不可對天者詞甚切至不可不說 加

入滑 三三 只作事實須用書序總問起 加晉秦圍鄭 三 入滑

三三 例泰一邊國鄭比昭叛盟失信

八滑 三三 敗狄 貞代 八晉代 九 徇利秉信之禍 絲聽言不審也

八滑 三三 敗狄 貞代 八晉代 九 徇利秉信之禍 絲聽言不審也

秦穆遠蹇叔聽杞子鄭簡述于展聽子羽

公伐邾取訾婁 遂伐邾 詳望國虐小而非義自見矣 重不

忿欲斷罪須令數役發方見出不勝二字來以義字為主念母

如傳辨後收直書 傳前段將忿欲並提是據有升陞事在前而

現有取訾婁事後段把報怨單屬為母意謂就是念母不為私

忿私欲難道違義以代母家報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便算你該

當的不成蓋後段又把報怨取邑擡高一層來折辨他罪亦終難

解免也 加升陞傳十二同

遂伐邾 望國復興兵以凌小而忿自見矣 只用忿字復伐正是

其忿不能勝處有掩其無備意

春秋國是卷之十三

取須句傳十三取訾婁 遂伐 屢違義以報親怨經所貶也 大

同卑但須從念母論起 加升陞傳十二同 只取須句傳十二取訾

婁亦同

禘廟用致傳八皆遂伐 內若念母之過禮與義胥失焉 越禮以

尊其身二句原側下說宜畧分點總發不可大開

敗箕 伯國挫外而尚力之習見矣 主伐秦文傳專尚威力云云

亦要見生平氣習如此末微不必待伐秦而後見其恃力也

附論敗箕此在尹氏卒傳以用卻法為奇緊○在隨傳王更

相汲引○晉臣薦卻缺○在隨傳王不以父故索缺卻丙子

○在隨傳王不以父故索缺卻丙子○在隨傳王不以父故索缺卻丙子

引文傳亦借周○在晉代秦傳王援秦秋乃其義也○在王傳

子傳主人臣侵其君之命○在晉代秦傳王計功受賞以與之

言○又弒平傳作立節宣衛火傳作有攻趙此蒲傳作君行

親前傳作惡惡

也短已辨其謬矣

李梅實 紀天道之愆謹君威之弛也 惟不殺草故李梅實不

除惡於微二句要發得隱躍

晉陳鄭伐許 伯主尚力之習又於討貳見之矣 與敗箕同敗

敗秋可照入更以秦伯比論之方於傳有情

春秋國是卷之十三終

春秋國是卷之十三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麻城 梅之煩惠運者

切劉同社王承

文公上

公即位 酌國君嗣位之時惟其中而已

緣始終

在聖人垂法上說

毛伯錫命 經於王寵之來 譏其失正焉 失正在來字上見入見來朝獻功皆是在受非來錫 文公喪制未畢不責其不朝只王室不當來耳

城濮

踐土

俱傳二

即位

文

毛伯錫

兩觀錫臣之典屈與濫皆非

也 形弓旅矢獻功於朝則可錫下勞何為黜免主其終喪入見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則可錫來錫何為

只踐土毛伯錫同

踐土

傳二

寧俞聘

文

借晉文受形弓之賜

寧俞辭形弓之賦以發

傳意不可寔講

傳無明服不可作題且辭

形弓之賦尤與傳語無干

毛伯錫

如京遂伐

咸十

上下之禮失正不敬皆譏焉

上有諸

侯終喪入見則有賜三句

下有諸侯服喪畢則朝三句

晉侯伐衛

嗣伯討試而說上可謂知本矣

發城杞

文二

傳

獎王室句

義公欲伐衛先且居曰效尤禍也

晉侯朝王于溫

先朝

晉侯伐衛

會居伐陳

九

伯國服叛招撫義而得矣

先朝

後伐衛服叛以義也

先待陳後伐陳招撫以禮也

左傳

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元

聽且若得服人之道聽孔達夫反已之

道亦次

得臣如京

見南季聘

元

傳受王寵命

即躬朝猶曰後也

况使卿

命乎

衛人伐晉

借殺孔達

宣十

傳千犯盟主句

放會戚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借歸父會

宣十

傳謹禮作文

彭衙

以王事責應兵責其戰之速也

處已二字極重大凡不能

息爭者都只向別人身上尋討過失而忘目處故以處已破之已

有罪已無罪皆所以處已皆不戰也以祭以築為他如與秦念相

倡和相呼應者然就達然二字上看出須發透

過報殺之役

或謂以昔罪夫罪之者台作殺比

可謂之

須記此傳止有報殺之役可

十三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侵曹伐

傳二十

大國

觀念兵應兵之與可以斷罪矣

文

易戰筆

同以四國及正可反以晉及應兵

晉用戰矣

然以晉及

股何與

屈完盟

傳四

晉秦圍鄭

傳三十

彭衙

召陵侵

定四

責伯國之應

敵以其非待敵之道也

全在本股上體貼以客股納入論理內

不可謂諸葛傳中

有罪無罪正是為晉聚秦非此舉以形晉

也

去末比大意同

屈完盟

傳四

同圍齊

美十

應敵先處已則三說可攷矣

仍以本股為骨

有罪作一頭無罪遞下二脚要說得與應敵相反

加召陵侵

同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文上

服罪易比

鄭人伐衛隱二〇衛

秦伐晉文十〇河衛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

晉伐秦文十〇河衛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

詞命易比

會入十七〇晉不見鄭伯以

會入十七〇晉不見鄭伯以

伐陸渾文三〇王孫

伐北師文二〇王孫

如衛人伐齊隱二〇衛

秦穆國是卷之十

文上

晉訴易比

宋文二

行父如晉文十

楚鄭侵宋文十

豹如晉文十

石買伐齊文十

取鄭文十

入郢文十

見國文十

屈完盟

文三

兩觀應敵之道皆不外此

已子要似替晉商量不重事定 舊出鄭人伐衛隱二〇衛

彭衙文四 晉侯伐秦 責以王事子以王事 重聖人意發上遽

與師與於息年寡怨王者之事矣下見伐不報合於改過釋怨王

者之事矣以祭攻祭與聖賢語命不越此矣意須發遂

彭衙文四 晉侯伐秦 應敵討罪之兵處已反已之道未盡也王

事王法以祭攻祭何愈乎以燕伐燕庸愈乎

彭衙文四 四國伐鄭 應敵以兵爭武以力皆無愈於敵與武也

下比以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

彭衙文四 國書伐我哀十 處已之道省躬之道

秦穆國是卷之十 文上

作主於內君奉先之慢而謹其原焉 要發謹微意人只慢而不

敬便不論極不好的念頭皆以為無傷而不去故曰積惡之原

及處父盟 以強臣之抗分為內耻而兩示意於諱焉 為大夫所

抗正是公難宜混作而以聖人正分存禮意大發於後二書月法要

收得分明

及處父盟 如晉文至文 下以適晉則書返國則至反上 下或

十三年如晉至同

垂隴 卽伯臣與好而伯國之私與事見矣 主無駭文至文

二傳俱在士殺上說書士見世官不書司空見事命古者近卿

云 古者大夫 云 或主南殺二傳一見襄以士殺焉司空則

云 古者大夫 云 或主南殺二傳一見襄以士殺焉司空則

諸侯會則縱橫聖人欲一國之政自諸侯出

不雨至秋七月經紀天變而著內君之意焉聖人書法以推

文公之意二意字要發憂樂碎講

躋僖公經紀逆祀所以正大禮也只重兄弟不先君臣不可以

父子對

大事太廟有事太廟望國之祫祭時祭皆有合於禮焉神祭

伯禽而下皆與焉三年一行時祭止五廟歲時一舉大事者其

禮疎疎則不以遠祖而遺是遺遠之意有事者其禮數數則僅以

五廟而止是仁親之意或云春秋凡宗廟合疏下書此皆禮而書

云兩志合禮之祀義各有所繫也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大上五

躋僖公城杞襄二害尊尊之義昧親親之本兄弟不先君臣

族不先父族

四國伐秦經微伯兵為其專恃力以結怨也報彭衙之役何與

後報復之云相應亦可已矣句與後無已二字相應而再勝復

與全不專欲等字然有判斷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正應結怨二

字不重啓患此傳無入前

彭衙四國伐款於王事過於嘗情以報彭衙之役叙起合作

王者嘗情四字要發明或主

敗殺僖三彭衙文四國伐秦人伐文伯國驢兵以召怨春秋之

所聚也同單首二股須一連說下方發得嘗情亦可已出

只四國伐秦人伐同但不叙再勝事迹或主顯於修然各於改過只敗彭

衙四國伐亦同但不帶焚舟事

四國伐晉侯伐秦文俱主晉說上以嘗情貶之下以嘗情待之

舊主以嘗情貶搆然以王事子改過

四國伐秦四國伐鄭宣復怨爭戴上全不務德專欲力爭下不

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

四國伐伐沈潰文微詞平詞豈但不務德在嘗情亦已過矣雖

不為仗義比私怨則有間矣

遂納幣圖婚於不宜婚之時其志可議也志字重看要在三年

之外句不可忽正以翻起重志意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大上六

長搏三札聘襄一舍如晉昭與之知者有三其志足重也知武

子相悼公辭魯君稽首知禮季札觀樂於魯知列國隆替歷代帝

王知樂至平公大夫欲見新君叔向曰孤斬焉衰經以吉服見則

喪未畢以喪服見重受弔也知喪以志字起分三段末繳本此

出豹如晉襄四辭魯君稽首知禮季札觀樂於魯知列國隆替歷代帝

會秦丘九會蕭魚襄十得春秋重志之首而禮樂可求之音節間

矣金重志上發揮節具音雅特敬和之義工天威不遠顛履

尺志敬矣而下拜之節自具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志和矣而金

石之音自雅出秦丘九會蕭魚襄十得春秋重志之首而禮樂可求之音節間

命下拜登受不忘咫尺之天威貽鄭衙齊晉之歌而列國之隆替

省親虞夏商周之舞而歷代之帝王如見 出葵丘九傳踐土

知禮易比

宋大水莊十一○宋公罪已得祇

國歸父聘禮成而加敬或文仲稱之

敗箕三十三○箕缺

寡命聘文四○賦湛露不敢擬天子之宮

士句聘功形弓之義克成守官之命

春秋困是卷之十四

文上

如仲孫來知同禮在魯為本江秦伯降服出次不舉有是

知樂易比

午伐鄭不穀而知楚必無功

如九國戰雖獲樂操士奇

知養易比

請父還葬

請誠不可

伐沈沈潰平詞以紀伯兵示用師之道也

其服於楚句及沈在汝南二段所以無褒比於報復句應上民

其上及師入其境二句所以無貶後世意須重發玩傳無褒

貶直分句應以其服於楚也句伏無褒案民逐其上也可伏無貶

案將非命卿也句總伏無褒貶案沈在汝南云說破所以無褒

之故蓋沈既未嘗與中國會盟則非已附而叛去者何以伐為

所以無褒不得比於新城柴林之伐鄭也師入其境云說破

以無貶之故蓋伐止是聲罪致討未有環攻戰鬪之事而遠潰是

將入其境即望風舍置其上而去矣固非以誅暴禁亂而往然亦

春秋困是卷之十四

文上

合於誅暴禁亂之實矣此所以無貶不至比之侵曹伐衛圍鄭之

役也惟非討叛故曰非義舉惟合於誅暴禁亂之實故曰比於報

復則有憫矣總接個故字應個辭無褒貶又結云示後世云蓋

不服亦有不宜討者此非可樂施必須知權而兵之所加要順民

心又必須知本之以正也義舉為非安樂人民也若以此為非義

舉則書沈潰為敗也傳首民逐其上也可明屬沈說乃欲入伐

沈者謂下云非義舉指誅暴禁亂說其用之暴則謂正用之義

無意有問焉云義舉與非義舉之難非義舉然計其服楚亦有討

服楚可以討以近楚之故未通中國而服楚則亦可以誅討世

上下之用乎且鄭為二說俱非民逐其上也可與師入其境人

民逐散句俱為開活矣三說俱非人心審究傳意無不可也

加北杏三盟陶二十踐土會溫俱傳二主未嘗與中國會盟句

伐鄭圍新城六傳四國伐秦二文伐沈潰平詞以紀討賊之兵以其

當於襄貶之例也。叙問後以上二股襄貶起例入本比依傳中

作伐鄭嚴重據楚上須要見鄭原樹中國的不重有遺力意

鄭人伐衛五伐沈潰兵非義舉而無貶焉以其與報怨者異也

義舉易比義舉句即就伐沈潰末言曰不能比於義舉也伐鄭圍新城六傳侵曹伐衛二傳觀經之襄貶伯兵知用師之道矣

傳既無明文而語復參差八不得難本比凡此類三字須死

義舉易比齊人伐鄭信七〇鄭

柴林伐寅元〇鄭楚以病中國

穆林因是卷之十四文上

伐鄭次鄭楚納魚石

義舉比必須先與中國會盟後背去從楚者方與沈之末書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反揭若鄭人伐衛則鄭國彭彭此主

報復易比

晉侯伐鄭宣十四〇須是傳中事議報怨如鄭人伐

伐沈潰代楚救江春秋紀兵示用師有本亦有法也皆重

聖人意上發雖非義舉與救江難善兩難字須會全在此字上跌

出本字法字來

伐沈潰盾救陳元因討罪而示用師之道因恤患而示用兵之意

伐沈潰威陸渾七討賊靖華之兵而兩平其詞焉比於

復私怨之兵則有闕矣與爾士服遠以圖強伯則異矣涉在汝

平與縣北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脫出伐山戎二十侵曹伐衛

伐沈潰伐莒潰九用師之本為國之本

伐沈潰荀吳伐鮮虞十用師之本用兵之畧下異於不仁不

義亦平詞以用兵禦敵對權正

秦人伐晉以知德者而逞忿是以備責之也今指人滑言白彭

需以後俱責其忿即取官鄭亦是忿也玩傳云今又滑河取鄭而

總歸之於穆公逞其忿而後悔其意自明重忿字不可用貪忿立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文上

杜晉人畏秦二句亦是責穆之忿無惜其改過之晚意若云至於

晉長不出秦忿既逞乃自是始能踐自誓之言向使秦未厭心於

晉吾不知逞忿當何如者而晉言之踐又不知在何日矣收敗而

稱人傳中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句大可味須虛虛打向穆公

悔過心腸上去教他自付度比前兩番是同是別自有光景此

入滑 敗殺俱傳三 彭衙文 秦人伐 退而後取春秋備

去敗殺同上 二比其名爲貪兵其名為忿兵本比人之稱師也何義哉稱字與兩名字正相應

入滑 敗殺俱傳三 彭衙文 欲將室而忿繼之非能修德者也

昭傳流水下後總發能悔而不遽改含不當又爲濟河之役意

入滑傳三十 食彭衙文二 迭舉貪忿之兵非所望於知德者也既

無敗殺通文違對而相承亦可以損卦總斷

入滑 敗殺俱傳三 以過而知悔申作含宜賤意

彭衙文 秦人伐 晉侯伐文四 國君改過之吝所以備責之也先

不能改今又不能改後始能改何其吝耶是以春秋於此備責之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文上

於此二字當玩傳中無實字不可添出

彭衙文 秦人伐 迭舉忿兵其不能懲亦甚矣主傳忿而又忿申

作時說多主合上責晉下責秦俱重王惠如前彭衙晉侯伐秦題

秦人伐晉 秦伐晉文十 悔過而復貳悔過而能改

秦人伐 納捷晉文十 悔過而吝於改聞過而勇於改 慎之象

同人之九四文十 悔過而吝於改聞過而勇於改 慎之象

秦人伐 入陳文一 秦穆過不能改放備責楚莊劫不可掩故未

滅

秦人伐 札聘集二 不能懲忿達節者聖人備責之焉 懲與金

非損卦之辭賢且智非中庸之道

秦殺傳三 彭衙文 益來來歸益八 悔過復貳可誠爲惡能改可

此益來傳

楚人圍江 以強夷而虐小則救之必有法矣 昭救傳虛發見

必不掃境而行救之其必大合諸侯而後可

如晉及盟 公至文門 詳內君盟伯以其無可諱也 以處父文傳

反若生無可諱作或傳公注楚傳亦可晉侯有改盟之請則

伐楚救江 伯臣之恤患關於法矣 只責其獨遣一軍而不大合

諸侯終不足以救江楚有大罪只見可乘此大合諸侯非另一意

命秦是極西之國命楚是極東之國諸侯皆在其中武關陳蔡

皆入楚之道 加圍江文三 同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文上

伐鄭傳二 盟賈傳二 召陵傳四 國宋傳七 侵曹伐 城濮俱傳二 圍江文二

楚救 伯臣用兵以二伯律之而知其非法矣 兩然後字可玩

加曹界傳二 同 只召陵城濮救江同

伐鄭傳二 盟賈傳二 召陵傳四 國宋傳七 侵曹伐 城濮俱傳二 二伯克

靖中國錄其得用兵之法也 今要影獨遣一軍遠攻強楚

結江黃許復曹衛正是大合諸侯處不重斷楚黨援只重自樹黨

援上 九國四國之師要說得張大見楚不能不震怒意 去伐

鄭圍宋同 只召陵城濮同

盟賈傳二 救江 以用兵之法律齊晉而得失分矣 共爲將用獨遣

一軍正可相形包茅絺逆二罪亦可巧點 上易陽穀傳三 同

伐楚救 盾救陳元 春秋紀救有示用兵之法有示用兵之意
俱就書法上發下只論救陳

伐楚救 荀吳伐鮮虞 昭十 下見用兵之舉

伐楚救 召陵侵 四 兩譏伯兵之無功律之以法正之以義也

二傳各有桓公上王叔桓公臨之下劉公臨之

敗江 戰 宣十 桓惠非法服貳非本齊桓晉文子鮮季路

出召陵 四城濮 宣十 用兵之法為將之道齊桓晉文樂書荀彘

召陵 四城濮 宣十 宋楚平 宣十 袁婁 比吳伐我 八傳 華元 國佐 得

謀國之道

春秋固是卷之十四 汶上

通編姜 經禮婚禮之始而交誼內外之失焉 俱就喪禮說俱

正始意責魯敗稱婦不書至責齊收不稱夫人姜氏

滅江 以滅黃 二 傳守正提前倒救江傳豈能濟乎責晉失恤忠

之道 亦可

晉侯伐秦 以王事予賈君故不貶報兵以形之焉 雖是善秦要

將晉義不足罪形出秦不報之善 若厚誅晉以不道則秦僅免

於貶而已何以寄其深嘉樂與之心故曰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

伯伐秦無入消

敗殺 三 彭衙 四國伐 俱文 秦人伐 三 晉侯伐 不繫以王事責

伯國彰賢君遷善之美也 昭傳首數句叙下倒單發前首以善

秦意 四國伐此惟此條消 四國伐此

敗殺 敗其 伐許 俱傳三 彭衙 處父盟 四國伐 俱文 秦伐 二

晉伐 詳二國之事而知春秋深善賢君之改過也 詳二國之

伐同但不叙三敗以稱人稱晉問起點棄素行見不足罪發善

敗殺 敗其 伐許 俱傳三 處父盟 文 晉侯伐 致伯國之素行可

以知春秋之深美改過矣 穆公悔過已在敗殺中今日正是踐

言亦主以晉形秦作 或單主不取晉 非傳意所重也

敗殺 敗其 伐許 俱傳三 處父盟 二 歷觀伯國之尚力而知其

不足責矣 始末重本股

春秋固是卷之十四 汶上

敗殺 伐許 俱傳三 伯國之尚力於禦夷處小見之也

敗殺 十三 秦人伐 文 晉侯伐 春秋備責悔過之君而深善其終改

焉 悔而貳貳而終改事原一串以備責起倒本此收書晉

收殺 十三 晉侯伐 春秋於賢君始與其悔過而終與其改過也

畢竟主始予其悔終予其改為是恭悔與改是兩事親傳能字可

見倒單便無味須玩仲尼定書一段重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

雖聖賢語命不越此矣何不可遺文中常用此一語洗發聖人予

秦之意 此題俱以悔過改過為 殊不中意之有也 非且文能

通而論之 言者非遠之也 穆公之所以大與秦者 亦見其

不報即聖人所以錄秦者 亦為有今之見代不報 亦作兩

作文 先以晉言引起一段見其開關謝過之法已見 亦作兩

至今始克終其志耳 不意彭衙等事而中四國伐此 見於

言外又須摘寫穆公始終
昇簡勝過的人方為能手

敗微三秦人伐三賢君悔過而復貳春秋備責之也 只主穆

公初敗於殽至備責之也一段末束到今日改過之善上

秦人伐三晉侯伐 經以王事望賢君始責之備而終善之深焉

王事只主後傳大改過二句說若主兩傳王事便非蓋此題只以

武過改過講不必別生枝葉上比王事有以王事責秦穆句可作

証此題亦可

春秋本紀各傳溫題彭所只有報微之微句四國伐秦傳八人

伐秦三秦人伐晉傳四國伐秦三晉侯伐秦傳四有則

盟柯三納提四嘉釋怨而大改過風天下以王事也 重

春秋國是卷之十四 文上

聖人意發宜就嘉字大字上發王事不重莊釋怨肩改過也下比

易歸益八同

晉侯伐 秦伐晉文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國以見之者有重貶

強國以見之者不譏晉侯以深善秦伯重貶秦伯以深許晉人

俱是改過 加秦人伐三今旅七同二比俱是題的事定

晉侯伐 楚人侵鄭三宣 春秋大改過有不貶伯兵以見之者有獨

近外兵以見之者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春秋大改過許遷善下

于部兵正獨著是人云

晉侯伐 夾谷 歸田俱定 因毀三伯德之修因謝過見王道

之化

晉侯伐 吳救陳十 不譏報怨以善改過不違恤患以傷恩義

春秋大改過嘉釋怨春秋惡首亂善解紛

晉侯伐 歸譴關定 俱托詞以予改過

秦人伐三晉侯伐 入和益七歸和益八 經於內外之改過而

欲顯其善焉 不貶晉侯正所以予秦之善不諱入邪正所以

顯其善 上易敗微三秦人伐二文主悔過復貳為惡能改

秦人伐三晉侯伐 札聘九會奔二 備責責者以非尚力守

節者可比也

壽命勝 外臣不敢當大禮其志敬足難矣 借納幣三傳知禮在

明天子之制守陪臣之分上平日禮儀之忠可照入

春秋國是卷之十四 文上

風氏彙傳

歸期元用致夫人八 惠公失夫道倍公失子道要發謹禮焉

中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二句判斷不輕

歸舍期 王室禮以亂倫微詞以謹之焉

楚人滅六 見厥十傳見凌夏之漸

行父如陳 行父季友子始見經可主致夫人八傳八世其卿而私

門八矣何

射姑奔 即大夫去國可為不密者戒矣 處父非侵官正見處父

當言以責襄之不密也重其戒焉

突奔五 射姑奔 河間文十一 三戰所遺之害而不密宜戒矣

雍糾洩殺仲之謀於雍姬。齊襄洩得將之言於射姑。史駢謀薄

於河。而得甲趙穿知之。末比易先蔑奔文同

射姑奔先蔑奔。君不密臣不悞。

閏月不告猶朝。經於內君廢禮。深致愛禮之意焉。幸其猶朝正

罪其不告。須體貼愛禮存羊意。發得悽愴。書法重猶字。只不告

月主廢禮。

猶朝十廟。聖人幸禮之不盡。愛禮之心也。聖人一段愛禮之

意。一發於存羊之說。故修經至不告月。猶幸其不已於朝廟。全是

占天時。則主手是一段意思在裏面。

閏月不告猶朝。初稅畝宣十。歷法田制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

服其辜。於野。唐典周制上惟恐民食之不給。下惟恐公田之不

殷助。周徹上不可廢。下不宜變。

猶朝。四不視朔文十。始幸猶存終傷盡廢。

令孤奔。重貶伯兵示置君之當慎也。稱人並提。即將書及同例

晉志戰而歸重廢立不愾。重垂戒意。懼秦之不肯已。此所以志

手戰也。置君何事。力已下已之權操之於人。而提其不肯耶。

治亂存亡三句。須重發。使其能慎於初。竟立靈公。秦不必。制晉

不必於謝。亦何必潛師夜起。志於一戰。然後快哉。只令孤同

先蔑奔。以背先蔑句作案。而仍以置君為斷。無善法。將焉真此

句與乃背先蔑乃字可味。正見他莫大的事情。一團兒戲。

盟。春秋紀信。而強臣意主背譏焉。而強在強諸侯上。意主在

後至上。專廢置多廢緩帶說。加不告月文六。令狐文七。

只納兩邊。

令狐。盟。伯臣威行於內外。強可知矣。內專外強。勿分一串

滾作。只昭傳不名。以見其強作。未嘗責其專與抗也。

盟。盟。盟。議專政而兼責怠政者。譏昧義而兼責怠義者。

二邊俱重。晉講而以魯帶說於後。

徐伐書放蒞盟。借斷道宣十。傳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

欲也。只徐伐莒主刺聘。十二傳作懲其逆。或主謂五傳。非同

於中。今以中國無伯。與

師伐莒。聖人復夷狄之。

盟。盟。盟。謹華夷之辨。特詳詞以示意焉。維也。天地之中。

極重。此傳謹辨不重與盟。全重內地不可雜以夷狄上。加伐凡

伯。昭記約志詳句問起。

衛。詳紀內卿之盟。伯臣而謹辨之意。寓矣。欲詳暴之盟。故先

詳衛。詳之。盟見聖人筆底。族類分明。處使中華。界限劃然。不容

混雜也。

衛。盟。盟。厥貉文十。新城文十。華夷之辨。君臣之義。俱有。謹字

衛。盟。盟。大棘敗獲宣。謹華夷之辨。明師將之。皆以詞之。替

盟。盟。盟。

衛。盟。盟。春如齊至。夏如齊至俱宣。上華夷之辨。小之

辨下君臣上下尊卑之等。上春秋記約而志謹。下文約而事詳。經也。上贊詞。下繁詞。

盟暴 伐陸渾^三 聖人每示謹於戎。所以防華也。上記約志詳。

發問。下夷狄相攻。不志發問。惟邑天地之中。陸渾王都之側。俱是惡夷之亂華。

盟暴 滅陸渾^七 夷不容亂華。故交夷者謹之。而覆夷者恕之也。惟天地之中。則與中國相盟不同。故深別之。惟密邇王

室。則與鄰邦遠夷不同。故無貶。

不穀如京奔 內臣以縱慾去。亦不能持志之盛也。重垂戒意。傳中

持志御氣字極細。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

司城奔 適臣之素。還以其官定焉。以意請不能其官起。倒置金

作守土二字。極重正與出奔昭。

司城奔 華孫盟^五 建官與世官。總之貴於得人也。守土者

至於出奔。則以寵其私。不選衆舉賢。以素有。掌兵者。專行

無若則以寵其私。不選衆舉賢。以素有。掌兵者。專行

司城奔 惟賢可任。私與世皆非也。上不選衆舉賢。乃

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下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

春秋因是卷之十四終

卷之十五

麻城 梅之煩惠連者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文公下

毛伯來金 不與相臣之擅命。謹權也。以當喪未君。辭起。

妻氏如齊至 致以明小君之重。示防微意也。明小君之重。正

不可使之不安也。文公無正家之法。敬肅於寵。外比而為奸。庶子

奪嫡。將萌而不悟。此出姜所以不安。加會稽。幸祝丘。莊如善

逆婦姜^四 如齊至 以至與不至。總問起。今作誅意。防微。俱責文公

及其鄭父 若權臣用刑之私。以無黨。圖後世也。重私上作而事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與刻皆所以逞其私意也。收書及 加令狐。盟尾。俱文。只昭晉

初立政在趙盾

鄭連會政 啓患之舉。深於忌。以其為所窺也。以楚罪請起。歸

重中國內有忌患。啓患二意。須順傳串講。以啓患為主。貪得還復

句。專指楚子不必兼說范山。故書敗而稱人言。書校未有不善

而此獨書人非。謂善校亦既詞也。

楚人伐鄭 外夷無故。憑夏。春秋之所恥也。只憑夏便了。勿分食

楚軍。無故未以故字。合下。盾。啓患。意蓋不在諸侯。乃楚子憑夏

之故也。

連會政 經於中國忌患。而重啓患者之責焉。以忌患。意在

歸重趙盾啓戎上如云今之不恪固可罪苟平日能折衝消息
三何至有今日耶且待其來而姑與列卿遷延觀望提一旅以應
責是盾之罪又浮於列卿矣收書救而稱人

踐土第二十八盟文七楚伐遂會救忘世業而啓思伯臣之

罪也范山所云不在諸侯即以晉君少言而胡氏則原其罪於

富國者爲夷狄所窺即就范山之言說非指伐鄭也窺在伐鄭之
前去遂會救同加城濮傳二同去盟危同去城濮踐土

只用盟危亦同蓋盟危比便該得主盟

伐鄭會救侵衛會同成啓戎辱君皆富國者之過也范山後

漏子重陽橋

春機圖是卷之十五文下

伐鄭遂救伐救馬慶七先事啓思後事防患

楚人伐鄭滅庸文十范山倡謀師於狼淵凌夏以圖晉可此

賈定謀師於臨品獲小以圖存可原或主趙盾啓

遂會救戰邲宣十伯區之啓戎挫師相與者之罪也趙盾不

能折衝消息以啓戎心誰之過乎林父不能專制闕外是棄晉師

於誰責乎

板聘變夷修禮而進之聖心之恕也以其類本善故因事而進

之非其事司進乃原類而進之也聖人宅心忠恕故於聖賢之後

不忍重絕亦非以此尊崇聖賢也此與荆聘傳小異彼重聖人樂

與人爲善世類意差經此見聖人重絕人世類意極重彼然其類

夏故曰叛則懲其不恪此之嚴於立法只在僭王上須辨加華
元聘成四白狄末襄十八以謹華夷之辨同起如單作收處仍用

元聘中國昭比於中國句成格盟會會或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荆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三叔聘宣十

心文黃帝
之道更整

荆勝十三椒聘 入夷儀義二 衍歸義二 本忠恕以待人而進善

范惡皆以漸焉 入夷儀傳亦引曾子忠恕語各重不輕絕人善

椒聘 盟文十 夷狄慕義進之同乎夏中國棄義黜之等於夷

其君書爵其臣書名遂與中國比句正與下傳夷狄君臣同視

及略之等於夷狄相反 椒聘 鄭伐許成 慕義進之於夏利斥之於夷上自世類說來

下自素行說來 椒聘 晉伐鮮虞昭十 以夷慕夏者進之同於夏以夏效夷者

之等於夷 上忠恕慎用刑重絕人下謹嚴制治未亂拔本塞源

歸聘 因事而正妾母之名示于道也 僖公平日尊崇故秦人厚

致其禮以微惠書法只僖公二字 歸聘 元歸從 夫道子道分重惠公僖公上

秦伐晉 核狄外之義而善悔過之意亦寓矣 須重秦不當報

於不當報內顯出晉悔逆雍而改立靈終不遂非之意 通傳俱

是活詞作文亦須說得活 今似秦伐晉 伯國反正而遠人修怨其褒貶可推矣 同舉令

伐晉 楚人侵鄭宣 兩美反正者皆寓意於所貶焉 許

于反正一自秦報復內寫出一自楚侵掠內寫出 女嬰 見鷄澤義三 傳主王臣將命二段皆蕪蕪斷然須體貼不待

同意方妙 是時頃王新立蘇子若悼信明義則挽羣后百辟而

宗周不難也何侯要一魯以示親督侯若尊主奉法則躬朝覲

職以番王不暇也安敢盟王臣以取於哉 狄侵宋 即大國被兵而從夷之情可原矣 將方有狄難含蓋有

不得已者意作 次厥貉 混夏附夷心志皆足誅也 上重師無所指誅其心書次

於伐慶之上下重無四境之虞誅其志創三國書蔡侯楚本歸侯

宋宋竟之先為聽命楚楚無所洩而移之赴歸之慶耳下書伐慶

以若其罪非罪其伐慶即伐慶以顯其包藏禍心以危宋之罪也

加伐宋文十 同只邪下書伐慶書法 加狄侵宋文十 亦同 新

滅江文十 滅六文十 伐鄭文十 伐慶文十 外夷恃積威以叛夏

秋誅其心焉 北上題只少狄侵宋比專主楚一避

滅六文 兩觀外夷覆小而憑夏之志有自矣 宜捕寫楚

之積威見其志猶未厭末繼云至於餘威著於陳鄭而其謀遂及

宋矣孰謂厥貉之意不在宋哉 滅江從奔故降服出次秦伯

爲懼也滅六即東夷故庭堅不祀文仲所爲嘆也

伐楚次四厥貉 伐慶一十 駐兵之情異而子奪因之矣 全在

伐而次次而伐上捕寫其善惡次而伐雖指伐慶然罪在伐宋

只伐楚四伐慶在著其美著其罪上發聖人意只次陘次厥貉在

修文告藏禍心上發他美之可善罪之可貶

伐鄭遂會救九狄侵宋厥貉 獨惡小國之從夷論其志也 原

三國之不得已只倒蔡邕獲夜事盧補收削三國書蔡侯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伐慶 新城文十 憑夏從夷者其罪均可驗焉 比新旅傳與慶

穆軍題同但俱出驗比耳

伐慶 缺救九 惡外夷憑夏兩於攻侮之紀以見罪焉 上以次

陘形下以討歸生形

伐慶 文十 書救成 兩書憑夏之罪其屬詞可考也

伐慶 文十 蕭魚一十 憑夏舊外俱下書 此厥貉盟戲九脫比也

各加本比同

厥貉 盾救陳元 筆削從夷筆削恤患 削三國書蔡侯以蔡

不得不從之情也書救陳不書救宋以宋無不可不恤之義也

厥貉 辰陵一十 兩怨從夷者釋之於情與義也 上情非得已

下義有可從

伐慶 經書虐小之兵驗禍心也 下書下字重正應上次而伐既

是少而伐而下書個伐慶則其始藏禍心以憑夏之罪見矣 故

下書伐慶以著其罪九字文中須刪得出方像書法題

承筐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借無要五 傳發當有以正之意

公子遂如宋 言復蕩意諸因賀楚師之不害主重耳辛 傳三傳敦

交好通慶慶句發鄰國禍福相關末以史策錄是得詳列國之事

收之

敗狄于鹹 內臣所挂之敵放於春秋而名定矣 只辨其非長狄

見春秋正名之書定分別種類使後人知所考信必不以長狄爲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狄非謂聖人於此特正狄之名以示後也制禦之略尚落下一層

傳未及

敗狄 敗狄 夷狄之名放於春秋之稱而定矣 西方曰戎北

方曰狄分叙二股而以正名意總發 全出追成 若十八伐山戎

及姜戎敗狄 傳三十三 伐陸渾 宣三 赤狄侵齊 宣四 白狄

伐晉 成九 敗狄人幽 昭元 同

於中夏使人之來畧而不氏

河曲 既交兵而變及客之例以曲不在主也 舊疏云敗二國交兵

此題單主晉說傳首將兩單源頭差錯處提明總承是

而凡戰以下便單說晉矣。將不書晉及同起。即收明不書晉及書法。忙用一惟字渡下。又收賤晉稱人書法。兩書法總屬晉無一屬秦者。雖傳首其稱人。秦晉雙起。然收處未云賤秦。人則起處亦只陪起明矣。不以晉為主者。想晉也。稱人者。想而不諱。想也。想處在能自服上。服其不謝秦而禦秦之罪。是肯認錯了。恕而不盡。想在不禁止人上。但只自家認錯。不奉詞令。使秦亦知錯而止其戰也。晉只說前次服了罪。於我無愧了。他又來伐如何。忍耐得不知你只服了你的罪。秦的罪。他自家還不明白。晉不慈。沒詞令去止得秦。若奉詞令。使他知道起初不獨晉錯。秦也有錯。在裡面則戰自止矣。晉乃不能故不為無罪也。想與不恕在服與不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不止。可見猶然一寡怨之心矣。但不執定一以主及客之書例耳。輕重權衡俱主秦重晉輕。大謬。權衡二字。原是不膠於一定。意謂凡戰皆以主及客而河曲不然。猶君重於師而師還不然。君前臣名而祭仲不然。滅同姓則名而執虜公不然。皆以變例之故。為輕重何嘗以罪之輕重為輕重哉。書法收不以晉為主。而與秦皆賤。而稱人須知說明不以晉為主一段。固是為晉解釋。即說明賤晉與秦同。稱人亦是為晉解釋。猶言因他也有這此微罪。過所。以也。稱人又須知兩段為晉解釋。處都是極罪秦處。作文只做為晉解釋。而秦罪在其中。

今孤七秦伐晉。河曲。同單。不可以令孤與伐晉對。始。

今孤同

今孤七河曲。兩紀交兵。各權其罪之甚者焉。合作兩邊以各稱

人提起。倒書及不書及上。還主傳

彭衙二河曲。紀兵之例有皆變而主客之罪耶矣。主凡戰皆以

主人及客句出。俱是晉受伐為主。但上以晉及下不以晉及。上

比易伐衛及戰。莊二同。

秦伐晉。河曲。戰。袁婁。俱成。春秋之權衡繩墨。於紀兵信

凡戰以主及客前年秦師。云。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

主。輕重之權衡不膠於一矣。來盟於師者。國佐也。而魯衛之使

云。則欲盟者晉也。反以晉人主之。曲直之繩墨不其則矣。只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河曲袁婁同

城諸及鄆。王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一朝城二邑。又用兵以城俱

挑入

世室屋壞。紀內廟之毀。見不恭之甚也。以致魯國衰削之錄句。

要發透。加正月不雨。文十同。

大事太廟。世室屋壞。立武宮。成。魯廟之異稱。於春秋可考矣。

只就廟號上發。後舍子孫當謹事。意不必入斷罪語。

會晉。及盟公還會。公至。借公在楚。傳。文子能答子

家之風。鄭衛共協平晉之謀。

同盟新城。子朝國外夷之信。謹君臣之義也。須重發君臣之義。

勿謂晉能尊王而諸侯從之爲能懷楚也恐與未大相遠句相背
聖人之心惟恐諸侯從僭王之楚故見其從晉則子耳傳末謹字
要玩蔡不與盟只作事實帶入加伐鄭救九狄侵宋厥貉十俱文
以忽三國罪蔡證明過仍倒外楚同軍

厥貉十新城以君臣而別夷夏子奪之所歸嚴也總敘總問總
發和單不可以從楚從晉開作蔡果於從夷正在新城不與盟上
見而傳中別楚僭王一設原繼承子奪而發非偏言也

伐鄭文九厥貉十河曲文十二新城將伐鄭河曲作晉楚行事

不人相遠問起倒厥貉新城作出晉侯伐秦文楚人伐鄭九厥

貉新城於題面更順出敗狄伐許俱備三滅江文伐鄭九厥貉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十新城亦同

圍宋從楚二十七日新城從晉會危宣九盟宋從楚二十七日總敘混作

從晉則二從楚則奪總歸尊王上發

新城辰陵宣十子外夷以謹大義恕從夷以正大倫惟楚不

當從故晉當從惟中國不足從故楚亦可從從晉以外楚則君臣

之義存從楚以討陳則君臣之倫正

新城馬陵上同外楚君臣之義存下同病楚安撫之善若蔡

背華即夷鄭背夷即華帶說

新城鷄澤三兩觀諸侯協盟而謀外之得失見矣

新城盟局子外夷與宗俱明大義

新城四國伐楚子伐僭晉兩致意於夷夏之間爲上
道伯道計也以楚僭王對晉尚力不必用晉尊王上論晉楚終
是不同下則無愈於楚矣

厥貉十新城會號取鄭元俱昭從夷崇亂者其實可參驗也

星卒北斗紀天象之變示感應之理也

梁丘莊三梁丘踐土僖二知三國係中天下之大則知天變所

歸感矣主宋先伐之後齊晉天子方伯要見爲中國紀綱不可

違道失德意

納提雷力屈於義如其勝私之情而善之焉八百來重看惟力

能克而以義不克故爲美收弗克而稱人帶之諱其置君之失正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以全其不果納初之美也

觀魚五歸益八親聖人致意於處過者而知其大改過之意矣

此題大同便是合了不傳傳宜以聖人以改過爲大一句作主論

理發揮二比首尾都要紐着趙盾私欲不行二句發正見聖人所

以美之之意

遷善易比

晉侯伐秦文四○秦穆見伐不

秦伐晉文十○傳云深許晉人悔過

楚人侵晉文三○鄭從晉文正

楚成五○見書校錄鄭能

晉華即夷是夷過遷善

夾谷歸田定十齊景

晉侯伐秦又夾谷歸田俱定

上是得過能改下是不文過遂非總要在聖人意上發以改過為大上。要見使其武過則無遷善之美下。要見使其文過則右佑終之刑一刑一美只係於改不改故曰改過為大改與不改只在欲之行與不行故曰可以為難矣。

盟國註十納捷菑春秋之諱詞在內為聚而在外為善焉內以

諱為聚非聖人以諱聚之從聖人之諱而見其聚也。

納捷菑哀奔文十春秋於外臣子其從義貴其存道也秦齊

列百篇之末易曰象蟠微子列三仁之首易曰見幾。

種稂莠是春之十五文下

納捷菑四國侵鄭二以力觀伯兵而知從義棄義之得失矣。

非力不能納義不克也同人力非不足以理曲也。

納捷菑宋公伐邾九經兩紀事見隱惡揚善之法焉上書

弗克而不書邾盾下書伐邾而不書邾邑聖人大改過故於一事

之前非後改者美其善諱其非聖人善善長故於一人之意是事

非者取其意釋其罪

納捷菑滅胡歸四知過能改過知命不立命

益來哀七諱外善改過不諱內彰去惡

十哀奔經貴愛身之臣動在幾先也只重一幾字昭無道危亡之幾已元封人猶可託於史隱至為卿便有國家之責偷生避禍

是禍已及而迎之正與幾字相反加履奔主偷生

哀奔札聘二貴去國責讓國者皆以道權之也上貴受其

身以存道也下全身自牧則可矣繫諸聖王之道則過矣微子秦

伯君子見幾聖人達節

執單伯大國辱內臣略詞以罪其私焉以已執之已字情單伯

公羊所謂以單伯道淫之事執之非以魯事執也然單伯實無道

淫之事全重商人忌魯齊人意欲辱魯而誣之以罪作加執叔

姬文同

執叔姬國姑辱而罪累大國治黨之法也執母須本執君說來

春秋因是春之十五文下

罪齊人黨惡要發懷私惠惡

華孫盟春秋孫外臣示世政當慎也全在華晉之孫上發意比

他傳譏世官者不同故國豈無世臣世臣豈盡不可委政乃委

兵柄於弒逆之後可為破膽

華孫盟戰戰二比誣外臣之為世官而世之者非矣猶不孫

之類正謬明書華孫乃世官之文也見逆賊之後不可世視

季孫輩又不同矣下比多三卿伐書同新伐書孫以子無

季孫行父如陳叔孫得臣仲孫蔑會無婁宣十滅孫許

觀赤棘元成歷階內之世而外臣之同紀者可例矣

書救會奔昭二 委政以世臣必其先有可錄者焉 與華賢

孫昭看宜重先世之功而賢上方得旨要體然後二字亦非為功

臣之賢賢者之類不可不委以政也 加城濮 信二十八 盟成

子同

賢者易比

嬰齊如 成六〇 若丘 成十六 用嬰齊

國佐如歸 成二〇 國

行父如 文十五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叔舍至 昭二十四

功臣易比

盾救陳 宣元〇 新城 文十四〇 本文亦有趙盾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會宋 宣二十七〇 趙 會號 昭元〇 武主師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單伯至 不名命卿之歸國謹臣禮也 命大夫句下接一故字以

行父如晉 因齊人侵西鄙故往告于晉可搭下告方伯

諸侯盟屈 堅實諸侯棄義嚴討賊之法也 觀傳論晉與諸侯總

問總應而魯君 云 又是另推出餘意宜依傳晉與諸侯申說而

以魯化在後總收舉而不序 加荆敗蔡 莊十二 荆伐鄭 莊二十

元 作夷狄君臣同詞側倒諸侯作不必及魯等於夷狄全在不明

君臣之義上方與君臣同詞意貼 荆敗蔡比或易荆伐鄭 文九

盟屈 四人伐宋 文十七 經段棄義之君臣而討賊之心切矣

一比之夷狄一比之賤者須說透總用孔子告哀公事 出盟

書法皆略而不序

書法皆略而不序

書法皆略而不序

書法皆略而不序

書法皆略而不序

書法皆略而不序

六 大國自絕大君毋當惡之罪彰矣 傳前段爲案後段爲

以內人爲君而不知其惡句極重

四不視朝 內君廢廢朝政之意甚矣 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朝

矣須叙明奉以告廟貼事神出視朝政貼治民心放要發透本平

昔厭政說來方切久字 加如晉有疾復昭二依傳辨倒 加作

主二不告月六不兩屋壞十三盟五先以神之主民之望提

起總信不必倒比三不雨傳多不計則

不告月六不視朝 內君之急政於廢廟廢朝見焉

四不視朝 萬入去籥八不求放心不格邪心

毀泉臺 內君揚先世之失春秋之所謹也 壁頭望先祖二字便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有服故後應以輕先祖之心心字極妙輕先祖句當重下弑父與

若句總見先祖可輕則執逆亦可爲總是心上忍得過 非安危

治亂所係宜玩雖勿居可也是處置先祖爲之非矣的道理 加

築郎莊三同泉臺即郎臺

滅庸 滅覆小之罪以其善於謀國也 以庸取滅論起重楚謀

之善作收處復串入庸罪 凡到國勢微弱時越向微弱道路上

走此衰世謀國之通病也楚此時一徙阪高已氣益侵敵勢益張

便敵人因而乘之長驅席捲楚豈復有遺種哉伐庸乃轉弱爲強

一大鼓壯我之氣挫敵之威此凡處微弱者所宜法也故春秋

滅其罪以訓後世之謀國者然亦止於列書三國楚不稱師以示

意列書三國使若不專於楚然不稱師使若未嘗有重兵之昭然

而滅之一字未嘗抹去則滅國之罪仍在矣非謂謀國之善便可

滅去滅國之罪也蓋爲買罪原只是伐庸伐庸極是滅則非

滅庸 國祭元謀國復舊之得當者經皆輕其罪焉 須以庸有

取滅之道祭宜得報起倒楚作 上滅楚之罪詞下楚楚之罪詞

遷國重事也不可不慎辱父深怨也不可不報此二傳乃文定傳

春秋主腦北狩不報南殺偏安兩節誠可憾作文須痛切言之

庸不伐是自珍其宗祀矣不然利人土地絕人宗祀罪可減乎祭

不報是自辱其父母矣不降其衆遷其國罪可恕乎

滅庸 遷州來二國之安危關於謀之得失也 爲賈以徙阪高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文下

爲非而莊聽之子驅以請遷於吳爲非而驅遷之

滅庸 入陳百十滅覆國之罪取其謀國之善滅取國之罪美其

討賊之功

滅庸 約定十書自取

弑父自傳

朔奔趙十六執曹伯成十五主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句

孔父知仇牧莊三荀息荀十滅奔文八哀奔文十以薄意諸訓

起隨將孔父三人形講重發意諸坐待其及而死後以千哀形講

見其反不如潔身去國之爲高

孔父知荀息荀十哀奔文十觀經取忠智之臣而知處變

之道矣。將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發論起分作以湯意諸為主，不能正，正與開其君相反，待其及而死之，正與見幾而作相反。

四人伐宋，刻卿縱惡，經深罪其失職焉。共天位，治天職，正說卿

之所以可貴處，與賤字相反。職字重看，復不能討，與成其亂二意相承發之。傳本大夫之後四字可味，加敗苦倍齊人伐十六

以大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辨書法起。二比易卻缺入蔡齊人侵西俱文同

慶父伐二伐洗洗潰文貴賤之稱，其職異也。大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一經通例，在例上發職字作。

春秋困是卷之十五

四人伐宋，行文如元經重卿職，兩示戒於成惡者焉。俱重卿

上蔡陣上不討宋鮑而反為成亂，下不討宣公而反為諸會。

諸侯會扈，義以君臣為重，故於無功之會略焉。重正君臣之義

上伐宋時已立文公，至是晉復合諸侯以平宋也。只如傳發聖人意，思斷罪便非。

四人伐宋，會扈，縱惡之罪，無君臣一也。雖是責諸侯與大夫

然意即重明人道之大倫上二則字要玩，見得雖是無道之君，春秋討賊之法如此其嚴，則君臣大義，凛然常存，直使亂賊無復尋

遊噴益而處

四人伐宋文十七會扈諸侯四國伐鄭方取釋春秋重討罪故

此縱惡者皆譏焉。此取經傳

通得臣如齊，內臣奉使以謀逆變文以著其罪焉。惠公立於

每作也。文公二妃敬應，生宣公敬廢變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

欲親齊之二人，前書只是起問者見事情罪專在遂也。

遂乞師第二十五敗文十一紀使將有嘗體而變文之故可

思矣。專發所以獨舉上客稱元帥之意，與題比全不相干要舍雖略其介副而大義未有所隱意。

上客易比

先蔑奔文七○遂公

春秋困是卷之十五

執良霄東十一○告絕

叔弓如滕也○太宰石葵介

舍如晉也○子服回介

如齊也○子服回介

元帥易比

戰邲文十三

新築文六

書敕文六

良夫文六

韓厥文六

慶齊伐吳襄三

舍之入陳襄二十五

大鹵鄒元

國夏伐定八

國書伐襄十一

他如大棘不書樂呂十三國伐

遂乞師僖二

謀專兵之罪著矣

會向襄十

兵者出戰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

遂得臣如會向

體者以使舉上客

起問小異

子辛傳

葵丘僖九

喪稱子綠人子之心

世之思下情文之節

孫祁僖二

夫人歸即國母歸國之無款而罪有所在矣

傳首三句乃辯正

江提起倒敬肅仲遂宜公身上斷罪故不待貶加孫

春秋因是卷之十五終

國新城 信國 卷二 三〇 同書代
六 國 經 書 附 一 錄 夷 一 錄 夏

人如 相臣之濟惡 使見之矣

賢只宜在中挑見不可與職任之重並提須發謀國之謀
人討罪意而不能討即在納賂以請會上見末段得謂其謀國如
此故雖有晏嬰之勤勞恭儉而無其名不是以其賢而備責之
加平州濟西俱宜如傳驗起倒單收不待貶須知納賂請會是一
事

如晉六如齊平州濟西俱宜如晉成夾谷歸田俱定內齊

名遜於鄭君者以濟惡也同單昭傳用不然口氣足之不可以
賢字挑起去兩如晉同只不用相三君字只如齊夾谷或如
齊歸田俱同即要對作亦須以行父配晏嬰論起而後以大節斷

是卷之十六

其賢否方像傳晏嬰此或易裏二十三伐鄭晏子不從崔杼之見
如陳六如齊平州濟西俱宜如晉成內卿奉使以濟惡雖賢
行不足取矣如單仍用不然口氣虛說不能以君顯便了勿露
晏嬰

行父如楚子伐鄭宣濟惡爭武之事經文以隱顯著罪焉下
書平州云不待傳而著者也傳稱士會救鄭而經削之兼以傳
為案者也加平州濟西俱宜同

行父如秦師伐晉宣內外忠智之臣其謀國之誤均也下易
侵崇宣同因謀國非道而著其惡以桓君無積憾斷因求其意
而詠其意以算無遺策斷

而詠其意以算無遺策斷

行父如陳文新城文十葉林宣行父如晉成考二臣之素可以
謀國之失矣上題脫毋

放甲父刑權於私使其上矣專放提起倒盾庇穿上就此論出
晉政之在私門來專政便是上侵不重在責看只重顯出政在私
門而成上侵以為後戒意稱國以放見非君放之乃當國者放之
也

放箕傳三放甲合觀伯國之命刑蔑以語正矣于箕以再命
先茅之縣賞晉臣甲父晉臣子也既又二字意本串宜如傳開
不可大分

放箕傳三河曲文十放甲原伯討之非正而伯臣之行私可矣
是卷之十六

以既又二字辨起非正即將河曲立案倒入上侵作上侵
去于箕同

放甲侵崇宣伯臣上侵之志於用刑用兵兩見焉上其志固
形于此下其端又見於此二句正相應

放箕傳三放甲會向伐秦俱秦宣專大權而委大政自國兩失
之矣命將討罪不請不告禮樂征伐弗躬弗親比漢梁六
傳

放甲映歸宣晉政之下移也操與縱皆偏矣上趙盾之建
罪晉靈下韓魏之請罪晉定計不用命則穿為首正治軍門之呼
皆貶可也而獨放云桃園之志緣衛貢之故則缺為重均始

之。一。可也。而獨歸云。靖公之廢。

千州。內君之位之好。變文以治其黨焉。重定位斷。齊黨惡。收會

字。傳首至春秋。所以作也。雖通論時弊。然所以惡其與會者。正為

此。蓋魯所恃者。會耳。今先誅夫會之者。則會果不足以定位矣。若

泛說黨惡之罪。未透。加送如行父如元。只昭舉國臣子既

之矣。加執曹。成十曹歸。六。如傳證明時弊。倒聖人意思。隱

作。遂如齊。彰逆謀之成。嚴造逆之防也。不重責逐。只著其始終

就逆謀之實。以成後世人主當杜其漸意。加送得臣如。文十

叙一始一終。混作。初請於齊。如齊拜成。正送始終成就處。初

遂。固是卷之十六。宣上。五。

邊。不是罪得臣傳意。蓋云遂為上客。首書之。則首謀已是他了。隨

送之後。又並書介使者。為得臣不能為有無這樣事。也好跟著一

同去。所以罪他。其實首謀之罪。則屬之上客。已首書之矣。成主責

不細心看。再加送逆女。元同。再加行父如。文十八。行父如。元

會尹子伐鄭。成十適歷。昭三。上宜伯內交移姜。下意如外結晉國

傳云。成後世講宜。寬勿著二比死。請。上易駟陵。或若丘。十六。個

同。取濟西。著為利素義之罪。以弭亂也。利其為惡四字。與以利之

可以為利七字。極可味。試想這貨原是拏手熟貨。旁邊有了拏頭

的來。做主。張誰不爭來鑽買。只怕鑽買的得了便宜。連拏頭的

也被人算計。也不穩當了。文定不是輕易以廉介示好。利望八。是

要人。揀不折本穩當的生意做。說到中國胥為云。其禍至於此

極。凡有國家的人。人自危。到箇顧世世勿生帝王家的田地。有其

利息。此正利之最不利處。說到然後人知云。便使凡有國家的

都是銅頭鐵腦。好不安穩。此以義為利也。兩下籌度一番。還是那

邊是利。那邊不利。其禍乃自自字宜玩。猶從也。錄也。即歸停傳

字意。千州。宣。濟西。誅惡之法。兩變文以治其黨焉。首與會。正是利其

惡而助之。宜以會為案。以貪利為斷。混作。收二書法。此題成

意。遂。固是卷之十六。宣上。六。

高子盟。二。取濟西。大國貪利黨惡。而盟主之餘業替矣。以桓形

惠。倒作。而以然後人知保義素利云。束之。加春王正月。元。平

州。元。同。取濟西。高張暗。昭二。大國兩鼎定鄰之義。皆有愧於伯業矣。

二傳俱有鄰國盟主句。取濟西。宋師伐鄭。昭十。兩國以貪忿縱惡。晉魏先業矣。齊惠不

計。魯宣而定其位。宋文不討。微舒而伐及滕。上鄰國盟主之餘業

下大國霸主之餘業。侵陳宋。貳國之不義。於其附夷凌夏者可見也。能討宋。便不是

附楚病中國不能討宋便只算其附楚病中國了意沒有兩層
字指侵陳又侵宋言要體何義乎口氣與他棄晉初心此彼一
不貴死死斷罪楚書晉而人鄭六字一連總是貶鄭的書法
書人而他所附之人書晉分明畫出他尊奉楚國像宋書侵陳
遂侵宋是直書而罪自見如傳帶用兩書法一是書法中之斷一
是書法中之案侵字言潛師掠境非聲罪之師遂字言起初還是
陳末後方到宋一攪果的肆行侵暴亟病中國豈能聲宋罪而討
之哉

伐宋 會危俱文 侵陳宋 原貳國附夷之錄而凌夏非義矣
卑既背晉則宜討宋既不討宋則何為棄晉只將此意論 加

侵陳宋 裴林伐俱宜 仍如車後二比主中國之師何景挽在鄭上

侵陳宋 盾救 裴林伐俱宜 正附夷者之昧義即正之以中國
之師焉 下二比原不是予中國乃以著鄭之不義耳蓋既不能
聲宋罪便只喚做附楚病中國他既病中國但只中國有師去加
他便要算加得他是了如此講方發得可舉矣的可字出蓋釋宋
受賂乃晉的大差錯處不是他一味病中國只累枯帶些聲宋罪
的意思晉家的兵怎指得他一指中國之師的中國字與亟病中
國的中國字相應妙在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這九字字字可味
舊微舍去中國字添出伯兵二字誠所謂點金成鐵手也

盾救 裴林伐俱宜 共可舉於中國言致中國之兵首誅之也
要重根本比來就鄭不義上翻出可舉意為得

侵陳宋 晉宋伐鄭俱宜 經於附夷惡者而皆正其非義焉
鄭棄晉以宋其附楚不以宋下晉失鄭以宋其問鄭復以宋
侵陳宋 辰陵宜十 從夷而有貶有不貶者皆為大義計也 上
義字以夷夏言下義字以君臣言

侵陳宋 裴林伐俱宜 楚鄭侵成 五國伐成 貳國兩附夷以凌夏討
之皆有各矣 比五國伐傳下傳云鄭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
詞於伐耳都在鄭上論下傳亦非予晉

盾救 裴林伐俱宜 圍彭城 次鄭俱宜 兩子伯兵明大防正大
分也 看微四處卷之十六

盾救陳 並救而筆削異以所救者異也 兩邊俱從聖人意上發
下段典刑賞法也汲汲於誅討乃聖人之書法前既以不討宋為
貶則今自不宜以救宋為褒無責盾意若責盾則與中國之師可
舉句背矣 而主重子救陳作 加伐宋 會危俱文 侵陳宋俱宜 只
兩邊分案 即裴林伐 侵陳宋 困於夷而恤之善可知矣 只子救一邊嚴夷狄
句重看正與附蠻夷相應聖人用兵之意要發透
伐宋 會危俱文 盾救陳 深貶縱惡則削救之意可推矣
只削救宋一邊晉失在不能討非在救也聖人嚴於討賊故削之

耳

肅救 圍曹

春秋治惡之嚴於筆削攻恤之兵見矣。上書救

陳不書救宋以其不當恤於人下不書曹伐宋書宋圍曹以其不

肅救陳

書伐鄭成 兩制救兵以其非所當救也

蔡林伐鄭

伯兵討武謹其微而著其美焉。二意俱在書法上微

微字就稱謂上論若列數諸侯於趙盾帥師之下便將大夫反列

在諸侯之上儼然也。像箇君子故曰臣疑於君謹禮於微謂謹君

臣之禮於書法細微之際也。美盾處根鄭之附夷來美其討罪

美其功時解楊見囚已無功矣。上邊臣不可疑於君下邊美不

書法同是卷之十六 宣上

嫌同於惡。陳新曰此傳只有書會晉師一書法耳此其地原不

其美若帶數言於後。加輩帥師四公伐鄭七會襄伐五恒十只辯

兩邊書法。或加會襄伐五十盾救元亦同上辯云均一盾耳下

晉侯伐處父救

二裴林伐 立君臣用兵之例而尤示謹微之意

焉。昭傳例下須知裴林權輕重而稱師仍是大夫將則稱師之

例非受例也。加盾救元同

晉侯伐處父救

二春秋立法而辨君與大夫之等焉。借題發

意只昭傳以二比書法同起。渾察論君臣體統如此見天下惟君

為重非大夫可匹大夫與師相等不可上疑乎君以起下臣不可

疑於君之意起微宜以本股

出鄢陵書楚十六艾陵兼書師將同

公伐邾七友敗莒元同

又楚子伐鄭九娶齊伐鄭七同

會襄伐五蔡林伐同詞紀兵以美惡之自明也。龍傳中前字

此字以上比粘發下比為妙要發無嫌於同意。觀傳前者地而

後伐四句原有墜問之意觀以為與則以及者字可見

蔡林伐獨解大棘敗獲稱師敗

立臣疑於君之防明將等於師

之義。以兵結好非逆臣無此謀矣。要與伐晉傳有分尚未說到

心事顯露亦未說到上侵只從求成而侵其所與其事之詐讓上

原穿已有逆心云然亦胡氏料想之詞玩傳意者字乎字及不

春秋同是卷之十六 宣上

然等字句可見

伐楚救四侵崇即事以參伯兵之失而逆臣之心可推矣。伐楚

攻所必救理所有者侵崇求泰萬無是理故曰異遷過倒心逆上

作。侵崇 樂書伐鄭七春秋筆削兵事上侵外比之罪明矣。下有

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句兩邊皆以救江比斷。加救江

三同救江比勿另講

救江二入陳宣十 兩觀恤討之兵而攻與滬夏非其例矣。借客

形主作方妙處父伐楚以救江攻楚之所必救也。雖獨遷一軍無

濟於事而不失為恤患。若趙穿之侵崇異是矣楚莊欲討微舒而

入陳謀中國之所不能也。雖鄉取一人終沒於利而不失其時。
若嬰齊之伐鄭異是矣。脫此嬰齊伐。傳各加本比同。

侵崇。赤棘城。求成嬰盟非道。當國者之心。皆可誅矣。上比宜。

重趙盾。本傳當國字。正與伐晉傳宜。當國昭看與下季孫當國。
是的對各用非道。推出所以崇之故。崇在西土。赤棘晉地。亦可來。

晉宋伐鄭。伯主併有罪以討。成王法矣。全以聖人之王法發。

渾。說述法不救宋而晉報自見。收攝人而伐字帶之。加伐宋會。
危。昭傳一氣作如單。再加所救。只昭已免諸侯之討。只。

會。晉宋伐亦同。

齊人伐鄭。晉宋伐。討罪黨罪之紀。當以法斷其詞也。上學。

春秋因是卷之十六。宣上。

致討曰伐。將卑師少。稱人。正與下相反。

晉宋伐鄭。宋師圍曹。三。不得伐人。不得報人。

大棘敗獲。進紀師將。示兼重也。須體大夫雖貴與師等。二句。低。

昂立說。畧借宋師華元。點綴發明。而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可帶登。

收書幾又書敗。

大棘。紀兵而主大國。見外討有詞也。見侵鄭。二傳。鄭歸生受命。

于是以伐宋。宜乎罪在鄭也。此是辨案。勿輕放過。不書伐。是畧鄭。

罪以宋主。是罪宋。楚之命鄭伐宋。猶夫侵陳宋之病中國也。但前。

此因陳而及宋。則病中國之形顯見。今只就宋與鄭戰。自然宋是。

有罪邊人。而伐之者不患無詞矣。有詞足就宋論。非就楚說。其實。

楚未嘗馳詞。下傳說楚有詞。正以起晉之曲。文中須含蓄帶晉方。

衛師入五。單伯伐。莊十。棄師。二城濮。二大棘敗獲。紀師將而。

權其詞。示兼重之義也。步驟一一如傳。以盾師師救。宜代本。

比亦同。脫出上四比。以訓兼重。戒偏重。對。或如傳兩截。還作。

數語耳。仍用自行。師而言云云。接下。

單伯伐。莊十。城邢。元。大棘敗獲。權師將之紀。示兼重之義也。

叙過。總發示人君不可輕役。二句。合三項。方見王道權衡。不可。

倒本比。出滅下陽。傳二。敗賊。文十一。盾救。元同。又大棘敗獲。

晉師宋師衛師齊師。襄亦同。但題既倒出。則以本比兼重為主。

春秋因是卷之十六。宣上。

而以下二例。皆上發明之。

單伯伐。莊十四。三師城邢。元。聚重以紀師將。其兼重可知矣。

於偏重處。發出兼重之義。為妙。專紀單伯。見以為稱將不稱師。

而不知少之不敵尊也。非師之不敵將也。政以將之重。而見師之。

未嘗不重。專紀三師。見以為稱師不稱將。而要知卑之不敵尊也。

見師之可敵將也。政以師之重。而見將之不重於師。

次郎。圍鄭。師還。俱莊。河曲。文十。戰鄭。宣十。伐秦。襄十。

輕遲均戒。而師真與將衛重矣。示人君二句。原是。承上語。豈可擬題。

三國伐宋。莊十。圍宋。莊二。明師不可輕轉。寄義於重將焉。傳起。

云。大夫雖貴。結云。又重將師之選。或曰一轉。不過明元帥之僅等。

於師意未嘗兩平 出園宋 傳 盟 敵 同 但 逆 傳 重將易

救 二 成 倡 陽 十 同 表 詳 可 謂 重 將 帥 之 選 乎

城楚丘 二 案 書 救 六 較 言 師 將 之 所 繫 其 宜 兼 重 明 矣 衛 文 訓

農通商元年三十乘 李年三百乘 得衆爲邦本也 繞角之遇 軍帥

欲戰者八人 武子遂還 衆不敢退 元帥爲司命也 昭題點過 解

依傳行文 發透當兼意 纔妙

河曲 二 文 十 伐 秦 襄 十 合 中 軍 昭 樂 施 奔 十 趙 穿 出 而 史 駢 之 謀 不

用 樂 廬 東 而 荀 偃 之 令 不 行 以 元 帥 爲 司 命 者 固 若 是 乎 陳 氏 厚

施於齊以移其國 季氏盡征於魯以奪其民 以得衆爲邦本者 固

若是乎

春秋因是卷之十六 宣上

乘師 二 城 濮 十 八 大 棘 敗 獲 經 立 師 將 兼 重 之 文 知 不 可 偏 輕 也

主或曰元帥三軍半傳 以本股書法同起 直講後點偏重之失 疑

傳以罪鄭責楚 二 句 繳 明 本 股 之 意

乘師 二 城 濮 十 八 師 將 不 可 偏 輕 鄭 楚 可 鑒 已 因 將 輕 師 因 師

輕將總是不知兼重之義 雖責鄭楚還須知發明本傳

入棘 戰 邱 二 宣 兩 紀 王 兵 無 非 重 討 賊 之 意 焉 鄭 伐 宋 不 言

伐而以宋主晉救鄭不言救而以晉主蓋兵弑逆之宋不患無詞

敵討弑逆之楚則非觀樂也

秦師伐晉 著用兵有名 所以顯上侵者之情也 大意與侵崇同

但彼就求成而發其隱 此因秦報而顯其迹 穿盾低昂渾渾須就

情上發揮方與侵崇別二情字最重 蓋逆知有今日之事 只志在

得兵不顧貽禍於國耳 書法遞倒 書伐見秦問晉爲有名 不書

焦恐似於以凌暴之罪罪秦而不見秦之有名也 上侵之意

字亦要玩 蘇來者漸從後看出 加侵崇 元 收一侵一伐而不

圍焦

新城 文 十 四 柴 林 宣 元 伯 臣 善 於 謀 國 宜 其 無 過 舉 矣 將 二 事

略點即寬說 出 今 狹 文 七 〇 救 陳 宣 元 〇 同 出 盟 扈 文 新 城

文 十 盾 救 柴 林 元 俱 宣 亦 同

盟 茂 隱 元 〇 從 瓦 屋 周 制 華 〇 變 國 宋 彭 城 書 宋 筆 〇 趙 城 虎 牢 襄 二 〇

筆制因華必有以也 語甚泛 須有舉此以舉其餘意 由元

春秋因是卷之十六 宣上

年 宣 上 春 王 正 月 俱 隱 元 〇 改 春 王 正 月 公 加 齊 宣 九 〇 齊 宣 九 〇 齊 宣 九 〇

主 宣 上 春 王 正 月 俱 隱 元 〇 改 春 王 正 月 公 加 齊 宣 九 〇 齊 宣 九 〇 齊 宣 九 〇

時 宣 上 春 王 正 月 俱 隱 元 〇 改 春 王 正 月 公 加 齊 宣 九 〇 齊 宣 九 〇 齊 宣 九 〇

秦師伐晉 四國侵鄭 二 宣 因 敵 加 於 已 示 誅 意 之 法 因 兵 加 於 人

示正本之意

秦師伐晉 楚子伐宋 三 宣 十 兩 紀 致 師 有 求 成 非 道 者 有 待 敵 非

謀者 晉 攻 秦 之 與 書 伐 而 不 書 國 宋 攻 楚 之 與 有 詞 於 伐 而 得

書

新城 文 十 柴 林 宣 元 伯 臣 善 於 謀 國 宜 其 無 過 舉 矣 將 二 事

國算無遺策 驗上侵子產當國方有令政 驗消變

四國侵鄭 卽伯兵之不競可爲不正本者飛矣 理曲六三三一

串就今日稱兵論則曰理曲原到前日取賂釋宋則曰本不正可

不慎乎與爲末流之若此也說得十分悲惋 師之老壯在曲直

句卑就晉論傳無說楚直而壯意 避字宜玩與敗字不同

大棘二四國侵鄭 伯兵不競於外夷 繇理數也 串作同卑不能

服鄭不競於楚二句俱在侵鄭上本一套事不宜分貼或添出

林伐晉宋伐仍須駕馭做重本不正意與單股相似 加伐宋

會厄俱文十七只作本不正事定 只會厄文十七四國侵大意亦同

踐土倍二新城文十救陳 非林俱文十七據主盟當國之勢宜其

所畏矣 主盟則勢尊當國則權重合諸侯之師句不可遺

春秋因是卷之十六 宣上

踐土倍二盟厄文十七同

四國侵 宋師圍曹三宣 正本端本晉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武穆

與曹之師美爲至於宋

四國侵 平莒四宣 討莒平怨之無成皆歎於本也 本失於始

無以令終春秋行事云 本失於已無以正人春秋戒後世云

上重迴字下重心字上以中國之大云 下以齊魯大國云

四國侵 楚子圍宋四宣 經貴謀始兩爲不能謀者各焉 晉靈

黨宋宋文伐陳皆始謀不藏皆有餘云云正本下云端本上

加伐宋會厄俱文十七大棘宣二下加伐宋宣十同

四國侵 國書伐一宣 師老在師之老壯

四國侵 國書伐一宣 師老在師之老壯

四國侵 國書伐一宣 師老在師之老壯

在曲直句全在晉魯上論易曰謀始書曰省躬

四國侵 袁婁二 經紀兵好而曲直之辯明矣 楚直晉曲故晉

力非不足而終避楚齊直晉曲故晉雖勝而不能屈齊

大棘二四國侵鄭 盟蒲 秦狄伐俱成九 惟棄義失信而內外胥失之

矣 晉惟云 故不能服鄭不競於楚晉既云 故諸侯皆貳秦

秋交代

弒夷臯傳

季子歸元哀奔文十 觀人臣出入之迹而伯臣之逆可按矣 主

討賊越境二段兩箇然後字要着力季不與平慶父哀不與平宋

鮑 舊出哀奔文十華元歸成十 或出立晉四宣上石磻

春秋因是卷之十六 宣上

討州吁下孫寤逐君遜伯玉不對而出 華元雖討賊非執君事不

切執且伯玉非 不復者俱不切

乃不郊 望國意在舉祀廢王禮矣

猶三望 望國舉不當爲之祀越禮甚矣 經中猶三望凡三見各有

玩望因於類對於祭句可見夫祭與望皆天子事魯不郊而猶

望只一望字便是僭了故就以其言三望持出言之

不重此處舉就三望上議其越禮然猶以所主非所主立辯謂其

於理不得祭而何爲可已也已也故亦書魯者乃可已不當爲之

記至成公三望是直論其僭天子之禮謂其分不當有

二望或書法不書祭太山而書三望竟不重僭字矣

伐陸渾 志外夷相攻爲王室慮也 謹華夷云 上句貼戎下句

貼楚俱自聖人作經意上發夷相攻不志以其無與於中國也今

戎雜處楚又云 可謂無與於中國乎混發方遶不必大分

滅舒夢八宣兩志外夷相攻爲王道世道慮焉總以夷狄相攻不志問起上自窺周上看下自將爲中國憂上看

伐陸渾昭十經謹華夷之辨兩因用兵而致意焉俱擒維處二字發上惟維處而楚因有窺伺王畿之舉此得夏之賡

所以不從夷狄相攻之例而特書下惟維處而吳是爲廓清王畿之舉此庸戎之義所以不從關土服遠之例而無貶此題亦可作文告守集

楚人侵鄭宣試國反正待著外侵以予之焉晉成初立句重看此

正鄭人遷善改過之繇向者背晉之心此番足以自白改轍最得其時鄭雖因晉伐與平然已意在反正故晉一到即平經若書及晉平只似畏伐始平不見他及時改過處所以削伐制平獨書

春秋同是春之十六宣上

楚侵方見鄭之憐然反正居然一中國矣此是春秋大改過處作

文責楚予鄭俱非惟在春秋大改過許遷善上通意方得加會

尾文十侵陳宋宣同侵比只說從楚不及病中國去會尾亦同

晉侯伐秦文四納捷箇文一大改過許遷善不必拘拘分貼只借事

發聖人意出假言假言伐秦爲是晉侯伐秦傳有春秋大改過爲大句歸鄭益傳有改過之大句則此三比皆作大改過可也而許遷善惟假許傳內有許人遷善句如此出則兩意遷不相混蓋改過遷善雖同而春秋大之許之意則異大是贊揚之意許是引彼之意若如舊題則改過遷善何以分貼若不分貼則一意又

不宜出

楚人侵宋師圍曹三鄭能反正故獨書楚人侵鄭以與之大改過許遷善也宋不能反躬故獨書宋師圍曹以罪之端木清源也

楚人侵盾免侵六成兩觀經文筆削而遷善有德之吉乎矣

及晉平不書鄭既云可知矣獨著楚罪予鄭能反正東及楚平不書晉衛加兵云可知矣盾免書侵罪晉不能反已

楚人侵嬰齊伐六成俱是鄭能背夷即華故楚不當侵而伐之獨著下書下易缺救六成同

楚人侵會吳伐齊十能反之正變之正者皆不可以加兵也鄭齊事迹須叙得分曉倒楚吳上

宋師圍曹春秋端本故獨紀大國之報怨焉二族以見逐而舉

兵非討罪也意輕不是責二族不能討罪言二族雖非討罪之師然在宋實有不赦之罪亦當自反乃所以重責宋也傳中爲爲至

春秋同是春之十六宣上

於宋句亦見因宋負大惡可悔而悔之意莫之治與反躬自治之治有別宋惟有不赦之罪二句要醒見亂賊之徒人得加之已已不得加之人終其身不敢與天下較曲直然後迎節少弭矣非謂

宋能躬省即可以無責也加伐宋會尾十七救陳晉宋伐宣

同四比俱是宋有罪莫之治

圍曹平莒鄭四報怨平怨俱責其不自反焉俱有本字治字

圍曹盾免侵六亦主自反上不書曹伐宋而書宋圍曹下不書

林父伐陳而書盾免侵陳

平莒鄭伐取私心不能平小可爲不治本者戒矣罪只在心有

所係失平怨之本。上以利心圖成。卽利且婚姻之。所謂私係是也。非指取向。傳末反求諸已。謂當去私係之心。以正其平怨之本。非責其不自反而取邑也。只書取以著其私係之罪。一書法。餘俱釋文。

平莒郊。及齊。夾谷。歸田。俱定論平怨之本。不以勢而以理也。

以利心圖成。雖強大不能行於弱小。反婦。此只統論事勢如此。不必泥宣公孔子事。

平莒及郊取向。伐萊公至大早。宣平怨無本。無以服於人。行師非義。有以戒於天。

平莒取向。盟蒲。成已不平而強人平。已不信而強人信。皆不知本者也。宣本者也。

宣
弒夷傳

會危。文十七。○子來就大棘。二觀大夫執政主兵之事。而鄭獄有歸矣。只蔡兩可以不從。意不重事。迹。上易會。蔡。文十四。○子來就。同。

秋如齊至。危內務之利。交示人。以可安之道也。惟利交是奉。便有取危之道。蔡。齊三句。要緊。後世意。加十州。齊西。

宣

俱宣。只名。齊交。事是。再加如齊至高固逆。俱宣亦同。收比年。皆至。

如齊至。如齊至。宣利交必不可安。春秋屢爲之危焉。比年如。

引何。總敘。總收。如單。勿以禮義分。加高固逆。宣同。此半。只從中。微。字。來。惟。有。高固。事。故。此。二。年。齊。至。齊。以。後。三。至。日。作。者。慢。王。之。罪。出。五。如。齊。至。寧。可。主。齊。如。京。魯。等。必。至。何。斷。不。可。主。此。傳。

如齊。傳如齊。傳如齊至。宣如齊至。宣主。皆。行。皆。至。事。不。善。或。

如齊至。良夫盟。宣事大不可保。約信不足恃。二。此。與。出。義。指。從。伯。言。

楚子伐。寓法於外夷之爵。治亂賊之黨也。兄九年代鄭。傳。諸侯未有聲罪。致討。句。極重。聖人全是責中國不能討鄭。皆爲鄭之。

故借此以寓治亂賊之黨之法。而楚師至焉。五字可味。楚子伐。辰陵。宣春秋重討賊。故猾更從夷者。皆可討也。歸生。

春秋固是卷之十六。宣上。微舒俱本。諸夏不能來。

如齊至。高固逆。逆君。猶大以取辱。可爲昧禮者鑒矣。止公。婚。強。委。禽。焉。便是辱。自爲主。特等中枝葉耳。要體是以二字。大。不。能。謹。禮。定。位。以。致。此。辱。收。詳。書。只。如。齊。至。同。但。不。將。自。爲。主。

帶說耳。昧禮。卽前傳以篡弒。云。對利交言。曰。義。對取辱言。曰。禮。其實一也。看定位句。可見收書如齊於高固逆之上。只高固逆亦同。車就強婚上斷。

高固逆。會說。元內君不能如自強之臣者。敬於禮也。將子產形宜。公全在所以取辱上。斷他昧禮。非謂不能執禮以辭也。

高固叔姬來。經紀違禮之行。而罪各有所歸焉。反馬來寧之非。

禮記通重齊惠高國失君臣之禮發大大通他國云是總綱諸字委字要體人欲已肆句根莫過不忘來

女叔聘莊二高子盟二大夫適國奉君命受公事者也觀傳

公許其臣似是有君命但非公事然細玩莫過字則總是恣行亦

不繇惠公之命矣下比易友盟三同舊出高子盟二其命

子善道長五告期公事

楚人伐外夷不以討賊與師所以罪之也見九年伐鄭傳玩與

師動衆賊則不討云即合四年伐鄭說非至此方責其不能討

也須斟酌

盾免侵伯國討武失主盟之道也責晉全在一遽字母乃云

春秋困是卷之十六宣上主

亦揣度之詞未實說何闕然已暗合不討歸生矣伐者有詞之稱

故削林父之伐而獨書侵不書陳及楚平只入叙事中加楚人

伐鄭宣五陳及楚平林同

盾救陳宣五陳及楚平林同

德不能固小故責其失自反之道焉流水講下同車去本比只

用不書伐

盾救陳宣五陳及楚平林同

國之心矣此只見晉之待陳亦不爲薄何其舍晉而去也宜爲

得當自反意出來然不可太說晉德之厚若然則是陳有負於

晉非晉闕了

盾免侵會伐宣九討貳之得失視其反已者而已上非義下

有禮俱有自反意下傳然後正與上遽字相反加楚人伐宣五

楚師伐宣八取同

盾免侵宋師伐陳宣十兩觀責人之遽者皆非義矣下傳云

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加衛救宣十只

昭書法

盾免侵盟蒲成九伯國之討貳要貳皆失之不自反焉上主盟

之道下固結之本上不反仁智下不反信義

盾免侵叔弓圍費昭三討貳討叛之兵皆以筆削示反已之道

焉上不反仁智下不反忠禮俱有筆削

春秋困是卷之十六宣上主

秋八月螽紀望國物變欲其慎所感也全是要他今日戒心天

變而脩德意致災意輕惟兵煩故賦重不可以兵賦分比十五

字

伐莒宣四八月螽伐莒旱宣七稅宣五觀虐取於民之應則所感

當慎矣

伐莒取宣四伐莒宣七稅宣五數兵而卒至困民忽天甚矣一串

下要入天災在內惟感動天變致年饑用之而收助法云也

伐莒宣四伐莒宣七稅宣五會宋宣十五望國兵好之煩致忽天

甚矣合十五年螽傳煩於朝會路遺之未句俱求到稅宣五俱入

吳氣應之句

結之慮備矣。此會平丘。昭十傳。彘頭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云。一臺面之築。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上畏天下恤民。

春秋固是卷之十六

宣上

五三

秋固是卷之十七

宣公中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甥 劉 輝聖初岐陶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長夫盟 盟不足貴。即前定者。益見焉。盟不足貴。今在前定上論。

黑壤亦非術叛魯。但比事以見。盟不足貴耳。須渾融發之。勿用罪語。又相固結。當玩見得比前更加一番訂証。而猶不足恃。

加黑壤。宣中作如單。再加公如齊。四公如齊。五只作來盟的緣故。

伐萊 公至大旱 內君偕大國虐小而召變。春秋深致譏焉。齊魯作固非齊魯雙重。亦非作文宜如傳通篇着在魯上。而句句

春秋固是卷之十七 宣中

用齊件說到。大旱一段。然後略放齊侯。只間點一二句。便是。以伐致繼字。可玩有以人之志。而我冒其危意。參看歸濟西傳。纔知此傳宜重魯斷。

伐萊 公至 內君徇大以凌小。春秋危之焉。同全單。但去大旱

一段耳。以會空起。轉下至字。落到魯上。然斷會處。即自斷齊。危字。見以我三軍。聽用於人。豈不是自履危道。

夜萊 以齊至為案。體公與齊侯與字。緊擲判斷。與上首而所與者。安得不滅。總是一般罪召。但以魯為招頭耳。

公至大旱 內兵不務德而致天變。經所以危之也。只重魯作。以不務德及危字重。而以大旱發一大段於後。誰事重魯。亦要

重如首止以春秋謹隆抑臣引起

後將爲中國憂可衆相招應見得中國於此時莫做等閒看待說

師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令人悚然舒葵濟河為疆則土地屬

吳越同盟則羽翼成所以勢益強大

城舒葵會宋宣十紀外強內屈之事而經世之謀略重矣

楚師伐陳與國因外暴而從之昧義甚矣取成而還主會宣九傳責陳背晉

春王正月如齊至宣十蔑如京經於望國行禮之失特表其無王之

罪焉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齊則先後君臣意

已括盡矣一聘再朝亦是統就宜公論起觀每行必致書法自不

專屬此題故傳首以淺言之正與傳末書君如齊臣如周之句相

應言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以顯顯而易見非意義之所在也

春秋因是卷之十七宣中

昭破君臣春夏四時而見此事可考意應到宣公事昭九年共知

有齊而不知有周明其慢王之若此而後以聘觀四句一涉重

義至於君臣義失倍畔侵陵則有不止於一時之顛倒歸附者

人於此不勝無窮之憂故特書王正月以彰其無王之罪而警天

下之為人臣子者意至遠矣豈比事之教所能盡哉早收王正月

一書法書至不必用王正月之書或云即王字末提議也或云合

至不用陳密意只君臣先後二意正是比事見意收王正月書法

春王正月公如齊至宣十表望國之事大而慢王自見矣以重外事

公知齊宣十蔑如京宣十內君慢王之惡比事而可見矣既無每行必

至不用陳密意只君臣先後二意正是比事見意收王正月書法

春王正月公如齊至宣十表望國之事大而慢王自見矣以重外事

形出慢周之罪全在王正月三字發掘不必涉大義

蔑如京望國徐遣以聘王罪自見矣主宣公事昭九年於開經

一往聘二句亦須把事齊相形無書法

如齊至宣十如齊至宣十蔑如京宣十事王不如事大其疏數可

考也重一聘三朝相形收每行必至宣十只如齊宣十如齊宣十

如齊單就事齊之數形出慢王

春王正月如齊至宣十春王正月公在楚宣十兩表月以紀事而事

存君之義明矣宣十春王正月兩邊都發揮

蔑如京宣十國佐聘宣十主忠孝合享國九年對未論年臣如對君

背叛侵凌對喪師失地宣十

春秋因是卷之十七宣中

會扈伐陳經紀兵好而近禮昧義并著矣宣十晉以于晉罪陳分作

玩傳首云經所書者予晉罪陳之詞也須知罪陳意總在會扈以

待陳而陳侯不會句內其後晉主夏盟數語特抽出言之者還是

二意渾講為當大意謂陳之平楚也人以為在晉宜忿然而與師

在陳宜翻然而改轍乃晉且會扈以待而陳竟惟楚之帥也是陳

已甘心於不義而猶得無討乎惟不得不討而後以諸侯之師伐

之晉不幾於自反有謂乎請中大都以陳罪為案而以晉有禮為

斷後將晉主夏盟又嘗放陳挑釁一段亦見陳之背義如是而晉

猶處之有禮耳總收書伐陳而先之以會扈宣十而並綴于晉罪

陳之意其曰林父帥師只是駭兼弱之理非書法但舉解意當

罪陳邊點用謂陳之不義犯衆怒也惟楚之即罪結今日不

伯國不急於討討亦義於有禮矣待之而不違加兵有

已厚責人薄之意故曰有禮義字亦要玩無書法

衆轉亦不必多講

新城文十盾救元宜楚師伐陳會扈伐原伯義之不可背而與國

之背義可討矣只至晉王夏盟一段重不會上斷罪不必牽于

春陳因楚卷之十七

舍不可到底惟楚之即意楚伐取成是即楚會扈待而不會是

推楚之即此取成而還主惟楚之即句然推楚之即即指不赴會

新城文十盾救元宜即伯國主盟恤患之迹而知其不宜背矣二

比串講含晉不可背意傳中二句原側下不可大開說晉王夏

盟則陳不當背是華夷之辭也非曰不在諸侯無所適從又當救

陳則陳不可背是報施之當也非曰民朝夕急無所控告

救陳元林父伐入陳元宋師伐元一背伯而討之有補可于

會而救陳要聘伐鄭八待陳不台然後伐之有禮伐鄭不救而

又伐之非義

林父伐韓厥伐入罪制討恤之其而昧義者之罪著矣

主盟又救陳之德不可背楚既與夷又集矢之德不足念

厄大鄭元創晉有禮放義或脫出盾救陳元鄆陵八借德有

輕重立論

新城文十盾救元宜戊陳五會鄆七與國兩背伯皆未知伯義之不

宋人圍鄆大國乘變虛小不仁甚矣重伐喪上虐小只帶之

後傳判伐喪也句自明動大衆將大夫起就點破

宋人圍鄆趙鞅帥師圍衛十稽圍國之必力而知春秋惡虐小

春秋國是卷之十七

之不仁矣主盟國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帥句下此只昭書

法引起同卑下易乘疾帥師圍蔡一昭十或士鞅帥師圍鄭

同

伐鄭缺救經舉重以惡外暴於錄伯救可推也只重凌暴中華

以重兵臨鄭不必說無罪可討書救只講在後以譏其非與之

意此題重書法上作文不單在斷楚罪上說書法以書爵爲主以

書救作證但證處多說幾句只楚子伐同但不用錄救意

救救觀經紀恤患之師則知爵外名之非與也稱爵罪楚問起

將錄救證明書法宛轉翻斷勿涉子晉亦勿死講楚罪

楚人侵宣楚子伐宣楚人伐宣楚子伐缺特舉紀外兵加示防

重兵之罪焉。倒單須知至是稱魯豈與之乎口氣。

楚人侵宣楚子伐宣楚人伐宣楚子伐宣謹辭治黨樓以一字為褒

貶焉。昭傳首問起即以大分大防立案中分四股隨股結書法

總收治黨謹辭或至四上

楚人侵宣楚子伐宣子奪外兵存防正分之意見矣。上謹華夾

之并下治亂賊之黨稱人稱子所謂一字褒貶也。

楚人侵宣楚人伐宣兩點外兵正分謹防之意焉矣。鄭反正楚

不當侵鄭弑君楚不能討上謹辨下治黨此再舉之也明與上

楚人侵宣楚子伐宣經惡外兵虐賊謹華夾之辭也。

春秋固是卷之十七

楚子伐宣楚人伐宣假之辭而隨人之其子楚之意不在楚也

宜上下相承作總發欲討賊意上此豈是望楚討賊乃借楚以傷

中國之不能討因其師之適至遂與而爵之所謂治亂賊之黨也

與師動眾賊則不討云原是連上帶下語楚意在服鄭不在討

賊前後一也非至次年之伐而後為不能討也他加兵中國不許

爵而書人以謹華夾之辭自是本等初因他加兵於弑君之國故

假之曾以傷中國他既本不是討賊便須畧見出箇傷中國意思

隨即仍還他本等不書爵而書人矣再貶之也再字與前罪之也

句相應足仍還之以三年書人故步也須知上此非望他能討賊

而予之下此非憤其不能討而奪之也蓋奪之以謹華夾之辭其

嘗而予之以治亂賊之黨其變也通篇雖重在治亂賊之黨却全

脫不得謹華夾之辭細玩再貶之也句便知。

楚子伐宣楚子伐宣兩爵外夷而褒貶異者正倫謹防之意也。以

稱爵總問起上治黨下謹辨要說明一字為褒貶

楚人伐宣楚子伐宣兩點外兵正倫謹防之意皆見矣。同是滑夏

但上自不能討鄭論故貼治黨下自重兵凌鄭論故貼謹辨作謹

辨晉侯伐衛文元公伐將楚子伐宣外兵凌武援舉重之例以著惡

焉。傳引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謂師莫重於君將若

自將則兵重自可知不必更紀師矣正起下書楚子之為九

春秋固是卷之十七

有二例也。倒作

楚人侵宣楚子伐宣志外暴以子反正錄內救以惡猾夏

伐鄭缺救宣伐鄭書救宣兩惡外夷虐賊皆錄伯救以顯其罪焉

下為鄭之背夷即華而又伐喪只缺救書救或主例

伐鄭缺救宣伐陳衛救宣經於凌夏虐賊者皆托救以著其罪

伐鄭缺救宣伐鄭貞救宣猾夏過賊之罪皆錄救以見之焉。只

二救同

伐鄭缺救宣韓厥伐宣壬夫侵宣忠有當救不當救者聖人之

筆削異焉

缺救鄭宣書伐鄭宣筆伯救以罪凌夏削外救以罪從夷

1

伐荆取郢和野虐小之兵欲其川之於言賄也 盜寧幸奉天討

罪說重者，將費卿舉大衆二句，方見舉事之慎，泛說不討賊，不
國伐，而取經，經於內外之兵，皆以棄義致責焉，以陳罪
起中，分天子不能，則方伯不能，則四都，都居大國之開
都，在邦域之中，可駭入上，比勿難入德力字。

行父如，歸父如，蓋於事大，以妄說爲得計也，初聘，都故是此
時，兩都因緣其實要事，齊與不敢不事，齊俱不在此，另懷得有鬼
胎在，妄說取人，便是不知，以禮爲國，若指舉國取邑說，使不寡
國取邑，便可爲禮乎，寡穢懼討，是妄說，而貪於取釋，又是
新開之機，故抽出言之，緣他源頭上，差了一處，應估，但遇着身上
添出些瑕，便自家驚張起來，其實取邑，然與齊無干，大看他
秦叔因是來之十七 宣中

公取邑者多矣，以堂堂盟主，尚無所顧忌，何有於齊惠而畏之耶
作文只說他沒沒事，齊謂妄說可以免討，免討指舉說，却不必說
出舉來，而貪於取釋，理曲氣微，只如傳在後，點綴一段，大意云，你
說妄說可以免討，麼却怎麼貪於取釋，便畏齊而往，但此理曲了
的氣，定然是假的，必至途途害怕，處處着驚，能無畏乎，就將他每
身上來提醒他一番，看這情景，你道妄說可以免討，不可以免討，
此正備書不削，爲後世整處，只行父如齊，根未絕也，一段意來，
體貼重行二字，登君臣同責。

冬歸父如，說人不足以自固，仰其有畏而往者，足徵矣，仍重發
宣公君臣至免於討也一段意，而以畏齊而往，理曲氣微，一筆註

明討之不可免，見得人一差錯了，便爾耽驚受怕，張皇失措，
沒安頓自家身子，處人就不來討我，我也只覺得人來討我，一般看
畏齊而往四字，只似急急去供招，蓋字延頸受戮的了，然則妄說
取人，可以免於討乎，則此多字，加取釋，同

國佐聘，大國忘親而修禮，守身之本失矣，是已前事，重未
踰年，而以君命遣使上，仁親即守身之本，非二意，加職載，養取
汶陽，俱成，同，再加斷道，七，亦同，但補天容
楚子伐，知晉外夷之非，其意在責伯明矣，從書法上發揮，意
字，知字要體書法，以稱晉直詞爲主，以不書救証之
伐鄭缺救，楚子伐，兩晉外而致責不同，於筆削伯明救可推矣，
秦叔因是來之十七 宣中

以兩稱字總問起，分疏責楚責晉，而以書救不書救証之，全要相
形發，得此事以觀意，只缺救楚子伐同，但只從二救上推起耳
楚子伐，宣，楚子伐，兩紀外夷爭戰，詞同而意異焉，大意同上，但
只收稱子，要見詞同意異，二救於文末總証一句
楚子伐，辰陵，宣，不聚晉夏從夷者，皆以中國律之也，上用
四國伐鄭比，斷下，用伐莒，莒國比斷
楚子伐，宣，楚子伐，宣，兩兩救兵，爲就力，禮利者戒也
楚子伐，代鄭次部，元，制士會之救，罪特力者，制子辛之救，罪昧
義者

楚子伐，貞救，義，書貌方，罪逼貳，一筆一削

辰陵 怨二國之從夷以令在夷也 中國不能令句

楚猶可全是汲汲計戰而重傷中國之意經之大法至若此一役極重蓋中國夷狄其防易知中國變為夷狄其防之潰有甚焉者

聖人所以汲汲於正倫也但曰傷中國尚未決矣

辰陵 伐莒 攢函 入陳 俱宣 夷可從以大義獨舉於夷也

以下三比從中為繁如單 只辰陵入陳同 加楚師伐人會

危伐 宣 四國伐楚子伐 俱宣 只以晉楚之爭問起

楚師伐 宣 八會危伐 宣 九四國伐 楚子伐 俱宣 主晉楚爭此二國若

背晉從楚是為下喬木入幽谷必非春秋之所與彭紹本此發

辰陵 伐莒 攢函 俱宣 不貶陳國從夷以中國之牀義也

春秋因是卷之十七 宣 中 十六

伐莒 攢函 入陳 俱宣 外夷獨能舉義則從夷者可恕矣 要

發中國不能而楚能意中作

辰陵 圍鄭 宣 十 起從夷猶夏者為大義也 一以其後之能討

一以其前之能討

辰陵 伐莒 攢函 入陳 俱宣 圍鄭 宣 十 予外夷之舉

義故從者恕之而敵者惡之也 比戰邲傳 只辰陵戰邲同

辰陵 曹伯歸 宣 十 起從夷而談失刑不欲天下之有亂戰也

二傳皆有難得天下不能一語皆句上重誅討論下重賞討論

辰陵 會申 宣 十 於從夷者而或想或果正大倫也 以中國人類

意總起討篡弑之夷則可從篡弑之夷則不可從

伐莒 攢函 譏兵好之能急討道也 春秋正法 云 至是

即春秋殊會之旨明中國為內夷狄為外以責晉不能討中國之

亂而求成于狄是失肩背 云 非另一意觀傳中今中國字而明

是相承說下伐莒一比雖總承中國有亂句來然所謂失肩背 云

者蓋以伐莒小事非討罪之大義比也與內中國外四夷無干

書法只是直書其事不必奉上會狄詳略字承上皆外詞句以聖

人書法上說不必別求意義

伐莒 縱惡而虐小望國之合兵俱矣 玩魯方會齊句單主責魯

莒恃晉而不事齊伐莒者齊志也以齊志而魯會伐之益見其

值

春秋因是卷之十七 宣 中 九

攢函 縱內亂而結外成不知類矣 不討弑君之賊而會所當外

之狄重不討賊上春秋詳內略外意須起處發明收直書書法

會戎 隱 二 會吳 宣 十 經屢外夷以嚴防而縱惡以求成者俱

矣 將三比發明外夷狄故略倒下本比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

則方伯之責也晉方求成於春秋之所外為甚俱作

石門 攢函 詳內略外照起同單 出會鄭 莊 十四 會溫 僖 二十

攢函 僖 十五 同 或首止 僖 九 攢函 僖 五 亦同

攢函 僖 三 縱內亂而結外夷舍大義而重小患皆不知

移

入陳 從未滅以錄夷功傷中國也 傳論入陳專說楚罪未肯稱

其功其云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者特指先言言其後時
一段說他貪說他爲利或曰一段說他鄉取一人納其亂臣何嘗
說楚之功第仲尼重傷中國故深美其討賊之功可見功字與諸
夏之罪罪字相解非以楚之功過相形也傳首曰諸夏之罪自見
以後詳論楚罪而接以仲尼重傷中國云分明始終俱是此意
且不徒口傷而曰重傷意可知已作者須於重傷處發深美於諸
夏之罪處發楚功方得末減之音觀傳末離曰與之句則此深美
句亦非直美

入陳 納寧行父宣十 主或曰以下一段傳如傳以下此說在前

既異於存亡與滅何功之有至人但深美之以重傷中國耳美楚

春秋因是卷之十七 宣中

不深則傷中國不重矣因重傷得深美因深美獲

入陳 宋公伐邾邪十九 有正倫扶弱之善者皆不可苛責其

貪也 上重功字下重意字

入陳 桓公四 正倫恤患皆不必計其心矣 上傳云楚莊意在

滅陳下傳云閻閻懷謀楚之心俱在傷中國上發

入陳 入鄧四 兩子有功之夷善惡不相掩者也 先書殺後書

入一念之頃而善惡異春秋傳心要與前稱爵後舉貶一人之身

而善惡異聖人心無毀譽

入陳 閻宣 罪所當討而怨所當復可不計其貪與暴矣

入陳 吳拔陳宣 兩傷中國以討罪恤患之自夷也

納寧行父宣十 外夷謬獎亂臣聖人爲之不快焉 楚莊非知而故
納之但不能察其反覆所以做得不盡善不快人心聖人之外之
者以毒不可再試也作文須體此發勿過作貶語

春秋因是卷之十七 宣中

春秋因是卷之十七 宣中

六偏陽十 兵之進退制於二臣則將權重也 本傳貴六
意重知難而冒進上作文當以知難見可為主歸重專制上講以
林父起微傳引此二事只見仗義臨戎權得專制其屬莫之能違
非謂得專制之宜而予之也須知貴望只是一箇知而能令盡
之

戰邲 代宋 宣十 主林父失觀變之道而挫師宋文失謀國之
而致師 上加入陳 宣十 國鄭 宣十 下加滅滿清丘伐陳 宣十 同
戰邲 國宋 宣十 失於觀變而喪師失於謀始而危國 加入陳

一 國鄭 宣十 同 再加救陳 宣十 代宋 宣十 亦同
國宋 宣十 同 再加救陳 宣十 代宋 宣十 亦同
春秋固是卷之十八 宣十

戰邲 新案 宣十 兩責主將示觀變息爭之道也 晉師救邲而以
晉主此戰何也林父從獻子分惡之言齊師使虐而以衛主此戰
何也良夫違石稷還師之言下以斷難代齊對上入陳閉邲

戰邲 邲陵 宣十 非觀變之師非持勝之道隨武子范文子
河曲 宣十 書救六偏陽 宣十 春秋屢紀兵而任將為濟之
道皆見矣 比殺先穀 宣十 傳總以戰邲起上以趙穿樂繫之

貴晉景用先穀下以樂善荀彊之權貴林父縱先穀
城楚丘 宣十 書救六偏陽 宣十 趙人吳 宣十 有見君之能振者有見將

之能制者 比公至自晉 宣十 傳
戰邲 吳伐我 宣十 責將責相上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下魯未及
虧不能少待是棄國也

宋楚平 宣十五 袁婁 宣十 書救六偏陽 宣十 觀能謀能令之臣而可
以得將相之道矣 此等題只是發意不在多用贊美之詞實詳
末須點明本股即國虧亦當自強況未及虧乎即不信亦當專制
况皆信然乎

戰邲 書救 宣十 昔楚桓悼分証上三帥不欲勸民下三卿為主
仗鉞臨戎專制閭外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林父畏罪却正是罪武
子不貪功却正是功惡可分乎贊可遷乎 有以齊桓晉悼處
春秋固是卷之十八 宣十

戰邲 盟蒲 宣十 經譏伯國君臣以其失主將主盟之道也 樂繫
荀彊子鮮季路有以蕭魚 宣十 衍歸 宣十 脫比者

戰邲 大南 宣十 兩紀用兵而皆志其變制焉 莊狗為放之策左
較右追辱中權後勁前矛慮無荀吳用麗舒之請兩前伍後專右
參左偏為前拒左傳擬通非簡

戰邲 外夷志盈於覆小傳心以罪之焉 總是其志已盈故肆為
強暴不仁作文以不仁為案而以志盈為斷全要想像雅伯使
發得不久速歸意出方妙 原不過假仁一旦驕溢頭面俱露不
能久假非至今日始不仁也聖人前日之委 不減豈不知他是

能久假非至今日始不仁也聖人前日之委 不減豈不知他是

假總是片與人爲善心腸。若依得到底也。索曲全他了。無奈他自家遮蓋不來耳。若呆將不仁歸罪。殊非傳旨。廢溢即前志盛。但未將得書之故。又於志盛中。抽出一驗耳。作文亦如傳。於末後作證。

入陳宣十 圍鄭宣十 滅蕭宣十 不盡滅外之罪。以其假仁之不終也。昭傳前行。重發其志已盈。不盡滅而書滅。正與滅書入入書。則相反。

入陳宣十 圍鄭宣十 戰鄭宣十 不盡滅外之罪。以其假仁之不終。因其矜威而驕之也。雖從傳後段。重發其志已盈。乃傳者結其矜力。指出盈處。以爲告諸侯之案。肆其意。亦不可避。未是原只傳書於魯史與聖人春秋因是卷之入。宣下

書法。作文宜以得書之故起。例下不仁。而以驕溢罪如中。傳收書滅。

城楚丘宣十 踐土宣十 盧吳歸宣十 知封建與繼之義。而覆小者之罪定矣。只借事發先王立政。所以封建仲尼作經。所以興繼意。總見再無滅人社稷而絕其祀者。擊出本題意。方好。

入陳宣十 滅蕭宣十 於外夷覆國。始恕其假義。而終罪其不仁焉。上此用傳首假於討賊而入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句以同一滅。則總問起。上改過下驕溢。點入。

滅蕭宣十 圍宋宣十 外夷不能令終。大國不能謀始。出入陳宣十 戰鄭宣十 滅蕭宣十 清丘宣十 伐陳宣十 伐宋宣十 圍宋宣十 同。

滅蕭宣十 會稽宣十 驕忿不能制者。經皆傳其心焉。二傳俱有以制心及史外傳心之要典。何上重驕字。下重忿字。

入陳宣十 圍鄭宣十 滅蕭宣十 柏舉宣十 入郢宣十 兩紀夷兵皆不以善掩其惡也。以達王命。成伯計計上討賊退師。

清丘宣十 列卿協懼外之信。失謀甚矣。書同盟是事實。惡反覆一段。乃辯論不重。只重失謀。信任仁賢三句。是一串意。須從楚勢說來。見強敵在前。不是見戲時節。斷不要發。是使伴於必不可爲之事。故曰謀之不臧。就大於是。先殺主盟。不過任人一驗耳。不重收覆人。

茂宣十 宿宣十 伐鄭宣十 伐宋宣十 入陳宣十 圍鄭宣十 戰鄭宣十 滅蕭宣十 春秋因是卷之入。宣下

立宣十 伐陳宣十 伐宋宣十 經於列卿諭信之盟。而深罪其失謀焉。以書同問起。將首四比末二比提過。後原楚橫罪其失謀。收稱人。去茂宿伐鄭伐宋。同末二比不信。仍先提過。去伐陳。

救伐宋宣十 亦同。但不用清丘載書至可罪乎一段。去入陳圍鄭滅蕭。亦同。但楚勢虛敘。玩傳口血未乾。其盟好正與於陳。傳皆謂可據。故此傳只藉陳陳爲是。添伐宋若漢也。宜刪之。

清丘宣十 救陳宣十 伐宋宣十 同。此題舊多自陳。今移載則入陳宣十 圍鄭宣十 戰鄭宣十 蕭魚宣十 諸侯當外橫而修盟。失謀甚矣。倒作同車。

戰鄭宣十 清丘宣十 卽伯國任人之非。而謀國之誤。舉見矣。主傳宋。

原殺建命數句，倒作「即任人以禁其餘勿死」，加「殺」字，
生於過失，信倒驗夫謀上大意同耳。

清丘 盟 盟 講 禮 外 交 外 之 信 皆 歸 罪 於 諸 侯 焉 兩 傳 俱 有
諸 侯 任 賢 明 政 皆 是 稱 人

清丘 會 平 丘 三 懼 外 而 要 內 皆 失 自 治 之 策 也 上 任 仁 賢
修 政 事 下 以 德 修 政 以 禮 格 心 原 殺 叔 何 點 入 各 以 楚 勢 揚 起

清丘 盟 蒲 成 上 黎 敵 無 謀 下 固 武 株 本
清丘 難 澤 三 兩 以 同 紀 懼 外 之 信 特 從 其 所 欲 而 已 上 變 變

反 覆 之 非 不 待 書 同 翻 出 同 欲 楚 既 入 陳 云 下 透 發 王 臣 與 盟
之 非 不 待 書 同 翻 出 同 欲 楚 既 入 陳 云 下 傳 無 貶 病 楚 語 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 宣下

傳 止 用 前 半 辭 書 同 一 段 亦 無 貶 失 謀 語 俱 只 辭 書 法 勿 斷 罪
龍 謂 此 題 欠 然 不 知 辭 書 無 罪 語 清 丘 前 半 傳 亦 無 罪 語 故
丘 書 同 總 是 事 實 書 法 到 斷 罪 處 便 著 在 稱 人 上 矣 與 書 同 無 干
原 只 以 書 同 比 何 嘗 不 整

盟 茂 盟 宿 俱 隱 霍 泉 傳 二 女 栗 文 觀 所 以 紀 綸 信 實 分 者 則 知
元 九 十 九

其 紀 內 外 之 盟 矣 上 發 泰 秋 不 貴 盟 誓 至 不 待 貶 而 惡 見 者 僅
繼 清 丘 下 發 王 臣 將 命 至 不 待 書 同 盟 而 罪 自 見 矣 繼 離 澤

伐 陳 救 大 國 舉 非 義 之 兵 春 秋 特 詞 以 罪 之 焉 以 衛 叛 盟 同 起
倒 宋 非 義 作 而 以 失 謀 依 傳 止 字 做 一 段 於 後 非 義 以 道 理 言 失

謀 以 時 勢 言 傳 前 云 陳 可 恤 正 見 宋 非 義 後 云 意 在 責 宋 是 收 上
轉 下 語 凡 不 足 善 衛 恐 人 定 凡 善 救 者 未 有 不 善 之 語 耳 說

透 陳 未 有 罪 繞 見 得 宋 是 主 與 妄 與 便 滋 亂 了 去 救 陳 同 但 無
書 法

救 陳 假 淪 盟 者 以 恤 患 之 名 顯 大 國 之 罪 也 以 衛 叛 盟 意 同 難
起 重 書 法 上 發 揮 此 須 與 全 卑 有 別 全 卑 兼 失 謀 此 專 言 非 義 全

單 於 宋 加 兵 上 責 宋 非 義 此 於 陳 受 兵 可 恤 上 挽 到 宋 之 非 義 全
單 於 尾 末 繼 書 法 此 專 在 書 法 上 形 容

清丘 救 陳 同 上 但 說 叛 盟 較 詳 耳 加 伐 陳
入 陳 宣 十 清 丘 宣 十 伐 陳 救 伐 宋 宣 十 圍 宋 宣 十 大 國 與 非 義

之 師 以 啓 患 經 託 詞 以 罪 之 也 將 清 丘 同 起 書 法 接 下 陳 德 楚
未 足 責 倒 宋 非 義 滋 亂 斷 罪 叛 盟 末 斷 去 清 丘 同 再 去 圍 宋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 宣下

亦 同 去 入 陳 伐 陳 伐 宋 宣 十 圍 宋 宣 十 雖 去 衛 救 作 法 亦 同 但 無
書 法

入 陳 宣 十 清 丘 宣 十 伐 陳 救 原 大 國 用 兵 之 非 義 而 却 春 秋 托 詞
以 罪 之 之 言 矣 主 陳 有 弑 君 之 亂 至 可 恤 也 一 段 搭 不 必 涉 失

謀 意 八 陳 宣 十 伐 陳 救 只 重 宋 不 能 討 而 楚 能 討 意 封 陳 意 輕 重 非 義
斷 罪 只 入 陳 伐 陳 亦 主 申

伐 陳 救 伐 宋 宣 十 圍 宋 宣 十 與 非 義 之 師 以 滋 亂 失 謀 甚 矣
只 主 謀 國 失 圖 下 半 傳 然 傳 有 且 字 亦 須 根 非 義 一 句 去 救 陳

但無書法。○加周丘。

伐陳救 伐宋 宣十 兩託詞以罪大國之兵。以其非義而失策也。

主比。總敘分作上收衛叛盟。書救。下收楚得夏。書討。

8 救陳 伐宋 宣十 兩託內外之兵。所以顯大國之罪也。因客見

主皆本伐陳斷罪。而以非義失謀分勝。救之是則伐之非。不然

知盟之術。何以書救伐者是。則見伐者非。不然凌夏之楚。何以書

討。

伐陳 會伐鄭 宣十 二國討貳於事定之後。皆失所以為義矣。俱

有兩府。意川孔達對下本孫。加入陳。宣十吳伐鄭。成同。

伐陳 侵蔡獲人 兩觀敵蒙之兵。皆失謀也。俱更怒楚上。上云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 宣下 九

則亂亦滋矣。下云自茲弗得寧矣。加楚伐宋。宣十貞伐鄭。成同。

楚伐宋 宣十貞伐鄭 宣十 大意亦同上。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云

下若能信任仁賢。云

8 救陳 厥伐鄭 宣十 單削救兵。知討貳之義不義矣。上陳威復封

下鄭感集矢皆德不貳。上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下鄭無可

救之善。出伐陳救陳。厥伐鄭。王夫使同。或主宋非義。而陳未有

義而鄭不以云云。為無可救之善。破云春秋 罪而受兵為可恤。晉放

楚子伐宋 外兵有詞授之詞者非也。非辭非平楚。只借以形宋

失策耳。傳首一帝字。承一懼字。已明知必至。乃合可以待之之

計而急於。若惟恐其無詞者。失策其矣。不必斷罪。得書得待

得之於宋。非見子於春秋。而得之於聖也。加伐陳。宣十同。只

作失策事書。

救蕭 清丘 伐陳 宣十 伐宋 大國符敵非策。晉國外夷以見罪

也。同卑全要務待字。意懼而同盟。只形容楚之可也。勿以外

橫內懼竝起。宣十與本傳合題。

滅蕭 清丘 伐陳 宣十 大國當外橫而妄動。失符敵之策矣。

大意同上。繳處仍透楚有詞意。但不繳書法。

濟丘 宣十 伐宋 宣十 雖傳主比。禦夷非謀。符敵非策。俱以楚強起

以諸侯當楚。則勢猶強處強者。計當云。而諸侯且以要盟為長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 宣下 十

策。故不戰而氣自索。以宋當楚。則勢已弱。處弱者計當云。而宋

竟以用武為憂端。故一動而國幾亡。

殺先穀傳

河曲 宣十 戰鄭 宣十 十三國伐秦 宣十 比事以觀伯兵之劬。任將

之失見矣。昭傳問起。以河曲伐秦。點明。餽歸戰鄭。見穀雖非親

信之穿。無異剛愎之壓。而乃以佐新將之林父。使敵國謀臣云。

誰之祖與。收稱國以殺書法。將非其人。則敗二句。是總題後三事

謂皆將得其人。而以匪人間而參之。使其謀不用。令不行也。從政

者新二句。承以先穀佐之句說來。與史駢之謀不用。荀偃之令不

行。相照應。非以林父為將非其人也。

○文十伐秦四伯兵兩無功，共任將之道也。有寵而士

會已如穿之難任，依修已甚，士快已知，懸之不忍。

○戰邲，救陳十二重將相之選，兩因事而責君焉。比殺孔達十

○傳先殺不可將，而晉景將之，孔達不可相，而衛穆相之。

○殺孔達四

○衛晉救陳宣十兩犯盟主，皆孔達之為，其失皆歸於君，上責

衛成下責衛穆。

○垂隴二清丘宣十同上，上比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下。

比宋伐陳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宣下

○晉侯伐鄭，直紀伯真使其失自見焉，須在此事直書四字上，據

擬勿板講晉罪，加戰邲宣十只昭事實。

○晉侯伐五國代皆鄭故皆罪晉，宜總發意，而事實界分點之。

○交子圍宋，大國被兵，始謀之失也，只重自取說，而其目取在伐

陳上，要在幾於亡國上，發他自取故曰端木，曰謀始，不可如伐宋

捉住失策說，作文須以傳凡事作始，將畢之間，發其必至，訟至師

之意，方不混伐宋楚罪，只如傳點在後，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是

將前事之賅，以證今日之為責宋，本比無書法。

○清丘，伐陳救宣十伐宋宣十圍宋，大國失謀敗患，端木以深責

焉，從傳申下傳中明見伐之跡，即端木本意，加宋楚平宣十作

○幾亡其國

○清丘，伐陳救宣十伐宋宣十圍宋，大國失謀而妄動，致危有繇矣，

之繇也，一段題此，顯然斷宜從此，○加陳即陳國繇。

○清丘，伐陳救宣十觀大國之兵信知召禍之端矣，總重始謀

不滅，依已字又字串作重伐陳上，發敗患意，書救是明見伐之繇，

不可如倒書法體，只清丘伐陳宣十同，但不用特書救陳句，

伐宋宣十圍宋，夷兵迭加於大國，自取之也，伐圍只一項事，不

必並提，只宜以見伐說起，連重圍上說，方與傳幾亡其國相應，

救陳宣十圍宋，主比上比貼非義下比貼失謀，都恨伐陳宋與前

救陳伐宋同，若衛叛盟，若蠻夷圍中國各點末。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宣下

○圍宋，會殺宣十春秋紀兵好而謹始，明漸之意備矣，上始

不滅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下自諸侯出，自大夫

出，若若贅旋，陪臣執命，其所繇來者漸矣，論曰：君子以作事謹始，

坤曰：馴致其道，至柔也。

○圍宋，同圍齊宣十兩觀國之見圍，皆自取也，兩傳皆有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句，二左可用相對。

○圍宋，胡豹歸宣十下有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句，兩邊皆是挑

楚。

○會殺，禮失而移於大夫，春秋著其以以示人焉，此就禮既失後

畫出一箇禮不可失的團來，自失於天子時，豈知有此，特今日驗

之耳此通春秋發慨不專着齊頃歸父亦不必加貶諸侯去天子其近別嫌明微正在此於此不別不明便是亂了此傳與無妻同意俱是禮自大夫出但此則諸侯與大夫會故以君若贅旒為流弊彼則大夫與大夫會故以田氏六卿為流弊此傳尚渾含未說到反之正意至無妻則傷其極弊矣此傳有春秋見諸行事及深切著明語宜着聖人講無妻只論道理不着聖人

會防會殺大禮漸出於下當謹於所自出矣以禮自天子出

提起諸侯大夫進下二股總發禮之漸移於下以致齊威云

下比出會莊十同加城濮十七作禮自天子出加溴梁十

六從記八作若管麻二句

春秋因是卷之六宣下

會殺會宋上陵下替之漸夷盛夏衰之跡然漸在諸侯自

會上不指會殺語要斟酌

歸父會宋經鄰望國之路夷示經世之畧也此題須撇脫做聖

人非特筆之於經以鄰魯而已此以觀則知云一段正宜扼

此發揮經世之畧是指聖人要中國之體實尊意對鄰宇反看畏

簡書等項分三等說其畧已明云未有體統自處卑鄙而勢不益

衰者亦未有防維管峻而精神不自振者盛衰之跡在此經世之

畧亦在此矣文定憤憾宋事說個不亦鄙乎有嘔齒穿齦握拳透

爪之意文中亦須怒氣浮於紙上加開宋昭楚橫事實

會宋召陵侵門夷夷而媚以攘夷而以利鄰陋甚矣

宋宋楚平宣十於交夷示經世之畧於桓平明人臣之義

獻子歸父父子反華元

宋楚平昭臣義以誅擅故平可畧也以平國之功揚起以如此

大功而自臣專之所以可罪反一急字元一輕字總在自尊而取

必於君內收攝人

敗鄭元侵曹伐衛十八衛人收陳宣十宋楚平戰鞍成平國

宜在所褒而反貶以其非臣義也敘本比後即將上二比捉破

難書法起隨以救陳戰鞍止人臣之案倒重本比作

敗鄭元侵西伐北十六俱傷二攷經所賊惡者而所褒可推矣要

聖人所以賤所以惡處便含得不愛其情釋怨解紛宜在所褒

春秋因是卷之六宣下

宋敘元反加本比倒作股欺詐易伐蔡取方以長夕三

乘宜惡侵伐易伐陳侵陳四同

戰鞍成難澤三兩觀人臣之義可以致忠矣惜事發傳要說得

作忠意出首尾用元反邵克曰君之制也臣何力焉魏絳曰不能

致訓臣之罪也出鄆陵六蕭魚襄十同主子反魏絳舊主

無味出難澤蕭魚同俱魏絳

善辨君易比

蕭魚襄十一魏絳曰和戎國之福也

如九合諸侯君之壽也臣何力焉

何如貞良鄭子襄共工諱曰君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與伐鄭

無下城偏陽晉以與向戌解曰若光啓

家君何如之係讓臣亦與稱言不切

過歸已易比

垂隴文二〇晉討衛也孔達衛人殺陳宣十二〇晉以故陳也將以我說罪我之縣衛人殺陳計孔達曰元計我之縣

也將以我說罪我之縣衛人殺陳計孔達曰元計我之縣

華元歸成十五〇元曰臣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

鄭陵成十六〇下反曰臣實奔臣之罪也〇此比

若丘成十六〇沙隨之會晉將執齊

戰按成難澤裏俱善稱君御克魏終

鄒朝晉衛伐齊宣十七〇會中昭四南里反昭二十一〇

要發仲尼所為懼二句意出章仲師昭四〇國齊母于季十

盟薄成二十二〇戊奔南于同

春秋因是卷之八

斷道宣十七〇會中昭四〇中君臣夷夏之例持棄世之所可懼者

也上傳有取必於君句下傳有順其所為句

高子盟閔伐北鄙宣十六〇宋楚平高子不在君側裁命專功比斷子

反展禽以大義責齊救國急難比斷華元

高子盟閔宋楚平專功有可否視君之遠近而已只例子反不

用華元子反亦有境外但近君側耳上易士句侵十同易完

盟亦同完難境內亦不在君側

突救乘丘非盟柯十侵曹伐衛十〇歷觀春秋所好惡意欲

天下之息爭也此新築二傳脫欺詐惡伐善解紛貴遠怨

戰按成難澤裏俱善稱君御克魏終

者愧矣比盟蒲成傳過則歸已善則稱君信在言前誠在公

外垂隴文二〇晉討衛也孔達衛人殺陳宣十二〇晉以故陳也將以我說罪我之縣衛人殺陳計孔達曰元計我之縣

之道焉比開費昭十傳過則歸已善則稱君所惡事上所惡

使下

宋楚平反城潞歸宣十專功者不可謂於權命窮兵者不可謂於

攘夷然則安國家云子反無奏報之難然則攘夷秋云赤

狄非門庭之寇

宋楚平救台人宣十兩譏人臣之專以其異於境外也

安國家云上子反在君之側下台在邦域之中

春秋因是卷之八

宋楚平反防道宣十經於祥怨報怨者皆惡其取必於君焉

取必於君以成其功為專責元反下取必於君以行其私為急

四卿下易晉衛伐齊宣十同

宋楚平如京迷伐秦宣十平國之專貶詞以明人臣之義親王

之慢酌詞以存人臣之禮上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下臣必

於君子必徵於父一正一反須善用

宋楚平黃父昭二平國譏之以專勤王待之以正人臣之義

人臣之職後世羊陸云後世自以驕賞云

宋楚平召陵侵宣十專命成功請命墜功

城潞歸伯其珍夷非義經深惡其不仁焉狄非門庭之寇而恃

強暴以滅之。只一意。觀書法著其暴也。昔滅者之甚不仁也。皆指不仁說。可見不義在不仁中。抽出以其罪。觀又有異焉者。句可見後重綴。所以責晉而畧狄。句亦不過文復申言之耳。不是排對兩意。宜依傳以不仁重講。而以非義。終於後。總收於晉稱日稱師於狄。舉號及氏。皆附不仁內。未嘗侵掠而殄滅無遺。有兩層意。重在滅上。後不義。但就利其土地。移山耳。利其土地。正滅澤的。子大意說。據他加兵於狄。似是獲夷狄。安中國。禦門庭之寇了。然即門庭之寇。亦不宜極其兵力。而乃生事加人。又殄滅無遺。不仁其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却他這裡。而又有怪異處。除却聖夷說。他不為禦門庭之寇。是為討罪人。然討了罪人。就除春秋因是卷之六。宣下。

了。今乃利狄之土。滅其氏。以其君歸。是豈討罪人之義乎。春秋豈得不責晉而畧狄。以著其甚不仁之罪耶。舊主不仁不義兩分。得旨以責晉。畧狄之意。破云。輕議。何國於夷。以其非仁義之師也。伐楚大。宣下。即近仁近義之師。可律殺夷者之罪矣。次

匪雖重不極。兵力須本門庭之寇。來入陳。執微舒。權諸采門。封陳而還。正可反。如全在本。股官攝。山召陵。傳四。垂隴。文二。同。代楚次。垂隴亦同。或加楚侵鄭。衛伐晉。元亦同。加本比。倒。分貼。須知代楚次。垂隴。是此傳題。只代楚。對楚。主王。札子。傳題。楚侵鄭。二。衣楚次。召陵。傳。滅諸歸。殄夷者不仁。非可例於。殄之兵也。上焉。又不極。兵力下未嘗為患。又殄滅無遺。依傳

入陳。宣十。滅諸歸。以討罪之義。律伯國。不得以義自解矣。倒傳不義一意。土其易垂隴。文同。出衛伐晉。元。垂隴。文。滅諸歸。同。

殺召毛傳。楚丘。那丘。八。命有所司。侵與假皆非也。以君所司者命也。總起後分上。侵下。假只論理。不著事迹。全要在天王不能施刑。王札子上。運意。出會防。隱中丘。伐宋。宣十。會向。伐秦。會。同。或伐餘丘。莊二。宋楚平。宣十五。同。又逐伐楚。魯四。渠。渠。委。同。

秋。重不務本。感召天變上。與前盒不同。春秋因是卷之六。宣下。公如齊。宣歸父。如齊。宣十。會穀。宣十。會宋。宣十。秋。穀。稅。宣十。紀物變。皆君不務本所致也。同。單。

如齊。宣。如齊。宣。黑壤至。宣。行父如。歸父如。宣。會宋。宣十。即內君朝聘。賂遺之煩。而務本之道。昧矣。此題飢。宣十五。傳亦有泛收為是。

無妻。即會禮專於大夫。而知辯之貴。蚤矣。此傳是以後人論春秋。時自始至終。理所必然。故當辯之於早。早辯在始。失上有兩正之。皆是欲歸禮於天子。然亦不專責天子。只虛論個理。又無以正。即一失再失意。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指齊晉分。時言。作文以私會作事實。極論一個源委。擒後。不能句。發汲汲當有以正之。

而權遂移經所以謹其始也 一直做要發得辯之於早意出

自天子出起將諸侯相會爲始失而以下二股緊緊接之見其愈

移愈下要貼傳南無以正之及然後字面未大發必反之天子觀後可

發兩無以正之

出會郵莊十四會承文十一同○蓋大夫會

諸侯自郕始大夫會大夫自承匡始

春秋困是卷之十八

會防隱無妄。諸侯自相會禮不自天子出矣。大夫自相會禮亦不

自諸侯出矣。

作三軍襄十一○三案定十三執歸六鼎陽生入哀人田氏氏理固然也四宇富亮集

分晉事在春秋後以
鞅歸陽生入代出非

會防諸侯伐宋應十會殺宣十四無妻夫大三鄭伐昭十圍郕定六

禮樂征伐之柄皆以漸而移焉 皆是自天子而下移必反之

天子而後可
台國邱十傳

○初稅畝 議變田制者欲人君之務本也 重務本爲主所以廢

一段正是務本而變法之說敬弊意未帶均一法也何以古
可○行○人○不○可○行○蓋○古○人○行○法○必○有○行○法○之○本○助○法○之○本○則○上○下○相○

是也。上惟恐民之不給，下自惟恐公田不善。自先盡力，公田入

言不薄法安得不行衰世不但不相親甚且上下交惡上不與下

第一體民又安得以公田爲已事且不獨地有遺利想他彼此

忘離德。景華氣致戾水旱凶灾所必至矣所入安得不薄成。盛

又安能永守不變哉必欲克守

俱以本字對朝會聘問賂遺之末末字看不知在上者不能君矣

一體念念着在私甲士何以興起農民急公之念雖日下勸農之

詔克勤克儉何益也且此係古今廢井田開阡陌一大關鍵文定

扶出所以行不行根原使有國家者凡一切成法到不能遵守時

節須窮究前人所以行法根源毋以更張爲得計也此又不止

何功法一端矣可將本子專向宣公一人身上尋討世裏

久矣○助○法○之○不○行○寧○獨○宜○公○哉○惟○不○向○恨○上○薄○只○向○尾○上○掉○焉○可○

罪耳古者一段收處一故字世衰一段收處所以二字而上下相

親上下交惡。又對娒甚明。何以從來憤憤。

丘甲成田賦哀十變法以救弊、不務本之過也、後二

不必大開只點在中渾融發之比斷始字意

田賦袁十兵賦之益、徂在啓之者矣、全重宣公啟之意、

不責成。要知二事俱在廢井田上來。蓋古者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丘所出十有八人耳。惟井田既廢，便任意加額，而丘甲乃從此

作古者八家爲井井有公田所主惟出粟耳惟井田旣廢便復

出賦而田賦亦從此冊文中須說得和關方妙

初稅詛 作三軍田制兵制之變其困民專君之始事矣

以初作二字立論上周頌其後作丘甲用田賦下魯頌其後昭公

還定無正下易舍中軍五務本謹謹

初稅畝 大南昭變稅法戰法者皆所以開弊端也上井田法

亡成之丘甲哀之田賦下車戰法亡魏之武士秦之戊卒上則皆

宣公啓之也下皆此等微之矣

初稅陂 盧吳歸昭十井田封建之法聖人兩因事而致意焉

專就聖人意思作文井田萬世之法封建天下爲公

冬蟄生 志重及民之災示王者之務也從秋發未息看出蠶桑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

而又爲繫政重賦以感之責責宜公非泛示敬天勤民之法也

詳志

謀生 陳災昭急民事謹天災王者之務歸民心合天德王者之

心與遇天災而不懼云者異矣與罷侯置守云者異矣

饑 困饑之遠知君之不敦本矣重平日不能敦本上傳首多字

與獨兩書饑獨字要體

戒甲 悉夷種而殄之不仁之尤者也傳不使亂中準則止矣止

字有無限意味宜痛發微傳三點而止可見且下緊接以必欲

字止應此字作又本欲語說來見一節一邑之不雷饒見其忍

然重在遺種上仁心以無不覆載言王事以不治夷狄言雖一體

心事却有分加滅潞宣十串入本股而講書法只收本股于室

庸林父殺見命士會可點

伐楚 召陵俱僖滅潞宣十滅甲 懷夷有所止而盡殄者不仁矣

上二比不必子齊只借論不使亂中更則止矣九字因從滅潞

翻下重本比作或以近王上辰王事

甲氏 大南昭非王昭非王昭師各有宣王伐獵統句

宣榭火 經思王室之中與於天滅致慨焉宣王中興之主而其

廟火天所以戒王室之不復中興也桓桓只就目前一事以例其

餘耳春秋有聖王至因天戒而思其所以戒以復中興之業意

季子歸昭敗貨昭十三以功德定爵祿其必有所自矣借爲歸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

德祿有功發古者不敢自尊必於太廟以見衆命知於宣榭則宣

榭之爲宣王之廟明矣作文只當一篇宣榭解解明爲宣王之廟

方得苦着在季友卻欲上講便去此題遠矣傳意謂何以知宣榭

前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考古圖稱王格於宣榭

向史系合解必宣榭爲廟而即乃於此衆命是引考古圖以解宣

榭二字今據季友卻欲與必於

太廟何干此題之最不適者

鄭伯姬歸 紀內女之出正人倫之本也或魯失訓女之道而致

婦行之有虧或鄭失齊家之道而致仇讐之輕棄此人倫大變不

可不謹故書

大有年 以上瑞爲異者自其致瑞者論也要看水旱飢饉相繼

而作史不絕書天以其類應見天理不誣意與恒有年同宜也

及獨字可味

斷道 諸侯協逞忿之謀。春秋見其為同欲焉。傳只著其同欲。

斷罪語。然要於同欲上。寫出謀欲。得其忿怒意。非有不得已。句可。

玩憤怒者。四卿而盟者。諸侯春秋以同欲志之。形容這一駁。役主。

意的。諸侯線索。諸人不但動作。隨人提撥。教他去盟。便去盟。亦。

喜怒也。隨人提撥。教他忿怒也。便憤怒起來。又不是畏威。又不。

勉強而應。實心實意的。大家一口氣。要去釋憤。世之身處人上。

為與臺。所挑激。弄逐若身負風。怨一無所顧。以快小人之。

意者。豈少哉。思此則斷道便有一篇絕快文字。

盟書南。徐伐莒。放流盟。七。盟有同欲之例。兩卿弗同。若而。

春秋因是卷之十。宣下。盟有同欲之例。兩卿弗同。若而。

形矣。不必斷罪。只據事說。他非同欲。故不書同。便了。上家。

非曹欲。不然。何盟未幾。而以不服見圖。蓋下。莒欲而非。欲不。

何以二事出而逆。莒哉。

勝卒傳。

蔡季歸。初十七。勝奔。季二十。弟。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此二句。

指叔勝作文以叔勝為骨。

年聘。語盟。桓友如。莊二。遂如。元。九。行父如。歸父如。俱宜。

詳觀內外與政之迹。而經之賢。賢明矣。所引諸人不重。總。

來。辭。勝之不見。經不與。使為未。害與政耳。不與政。可見他非以。

親之故。世卿。而經之字曰叔。豈其所賜之氏哉。乃賢賢意也。非。

以不與政為賢。在終身不食宜祿上見。況宣公之時。云。依傳。

年聘。語盟。桓友如。莊二。遂如。元。九。行父如。歸父如。俱宜。

龍用事。必見於經。而叔勝不然。則知其賢而書字。非以賜氏世。

故也。世卿雖指季友仲述說來。然齊平施及其子。安知非世卿。

必以年語指私親。季仲指世卿。

遂如。元。九。行父如。歸父如。俱宜。貴戚富政類之。待而不與。

則非世官可知已。只主况宣公之時以下一段。說賢處。須貼。

親親。屬不軌。

公即位。元。九。行父如。歸父如。俱宜。貴戚富政類之。待而不與。

春秋因是卷之十。宣下。兩賢貴戚。以其明義而守信也。上。

食終身不仕。殺渠以為通。思下。繼嗣。耶終身不向衛國而坐。

眾以為合乎春秋。

遂如。元。九。行父如。歸父如。俱宜。入吳。定。博。李。定。十。黃。池。人。

吳。十三。兩觀不見於經者。而弟道子職見矣。此。勝。李。傳。人。

不見於經者。叔勝也。不與政。得弟道之變也。事不見於經者。會。

之樓也。復父。特子職之管也。上本無可見。下則聖人削之。

符衛伐齊。昧禮是忿者。平分其罪焉。齊項不能謹禮。列。

懲忿。分作。君與世子伐而責。則正見取必於君也。上。是。重。自。

致。冠。發。冠。雖人冠。實已之自冠也。下。是。重。取。必。於。其。君。發。忿。重。

忿。若君之身當其忿者。保困與執國命意。亦不可忽。

通十代齊 職戰二 詳紀兵信之迹而主客之罪咸見矣

總敘單分作只以代為主同盟則謀伐也戰戰則伐而必逞其志也兩邊皆兼三股收詳書或云書中敘此三比所以形容列國之私衷自是明白人因春秋詳書於冊見伐者云云故王並罪不知見伐者之罪一段已明此引前後詳書之者專要明伐者之罪與見伐者之罪而皆可為證耳若乃見伐之罪矣必詳書盟與戰而後叙且單題雖兼罪見伐者却止可收書伐書出是待收詳書法也則不為詳書而罪見伐者益明矣

旅卒傳

椒聘文九公在楚襄二十九年僭王之夷筆削其始終以示義焉

滕朝元杞朝魯二徵聘文屢黜諸侯之爵所以定名實也以禮

春秋困是舉之人

進退諸侯問起分三段明大法謹大防正大分總束述天理正人倫名實所歸定意加札聘襄二徐奔十同

椒聘文九執徐子昭三黜僭號者之爵正大分也要發

定名實意楚恃江漢之民和吳忘端委之詞訓徐誇弓矢之頑祚

歸父如晉紀望國修禮責其失謀國之道焉宜以背齊事晉請

起見魯之所以以利為向背者不過欲謀去三桓耳然便是謀去

三桓亦只該正心以正朝廷云而必欲倚外援以去之則昧本

矣傳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非閒說也

細玩便知

如齊至宣九行父如宣十斷道宣十七歸父如晉望國耶交以利

為向背者也只主傳首段宜貴宜向背俱主齊言背齊須就齊

考官禮獻羽俱隱五大肯莊二十邪宣八其庶幾乎自務引其

君者力量淺深說而禮樂刑政是也強齊大把柄則百行百效

矣

黑壤宣十歸父如齊宣辰陵宣十一歸父如晉晉鄭之事大皆以

利為從違也以利為向背以利為去就上誠字下義字

如齊宣九內國代鄭及行父如宣十辰陵宣十一歸父如宣楚鄭

侵衛宣二同上魯專事齊見晉強而改從晉鄭兩事晉楚見晉

敗而專事楚

春秋困是舉之人

歸父如晉陳述襄兩國之輕於去就皆非策也背齊向晉輕

背與國棄晉從楚輕棄中國齊為腹心喬木幽谷

歸父如晉宣淵宋灾故襄三弭患而不知本恤患而不知份上

去疥癬而得腹心之疾下養桐梓而不顧腹心之疾

歸父如晉宣款奔昭三以外圖內以賤國貴上禮樂刑政下公心誠

意隆禮直道

歸父如齊宣歸父如晉執意如昭十意如至昭十上以利為向

背下以利為勸沮

歸父如晉宣隱邱費宣十資伯力以討強內臣之失行王道以革

僭聖人之化上下俱是三家俱是強公室

父還奔 經表使臣之善因著逐使者之罪焉 以歸父志仁提
起 倒成公君臣死君忘父作 已畢事之詞是事實書法至至逐
奔齊所以罪成公君臣詞繁而不殺所以著歸父之善宜總收
加歸父如晉宣十只作事實

歸父如晉 內臣不失復命之禮其志仁可嘉也

士句聘成十 報朝速伐邾二十 待舊臣有禮不必繁議去焉

上晉悼逐夷羊五下孟莊子不改董父豐點要體傳意見苟無
大故必不可改 出公如晉成十 速盟向襄二 同

歸父奔 公如晉成十 分逐臣得失作

歸父還 速盟向襄二 主忠臣孝子作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

歸父奔 歸父襄二 兩觀去國之迹而為子為兄胥失之矣 歸
父守禮歸守信點起

春秋因是卷之十八終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甥 劉 輝 聖初設問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成公上

○

無冰 經紀嘗煥之變慎微意也 微字指雨雹水雪與經邦大訓

對看 傳中二象字不同上象字以天道言下象字以人事言

加即位 元戰韋二主成公幼弱二句

盟宿 隱友如陳莊十 不雨僖 無冰 經略人事而獨詳天變備王事

也 依傳倒作須玩一察字 微字對未亂看不對人微事小看

加大雨雪僖 大雨電僖二 同 去首二比 同 或加元年春王正月

六月雨僖 無水 春秋備王事而天道之順逆所必察也 霜時雨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若 豫恒煥若勿作子傳責成者只體悉書以慎微備王事意發

三之日于柞四之日舉趾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非

上易三不雨僖 僖恒暘若

盟宿 隱友如陳莊十 略人事之微以無關大訓也 須以經邦大

訓為至而推其所以不登不記意方妙末繳兩雹水雪 或加元年

人微此

位 歸 莊二十五〇通

浮求 隱八〇日

事小此

一 燕年 夫出不

苦處逆 莊二十七年 內女

糾聘 州公如曹 五 觀春秋所紀之重可以得慎微之意矣 小人

大矣

秋七月 戊戌 丘 即理氣相關之際而王事可明矣 日一理

曰一氣其中正見相關便有調變之理

無米 歸三田 定 天人一理 萬物一氣 人物一身 古今一息

無米 獲麟 四 天人一理 天人相感 理感應王事備天道終

無米 會平丘 昭 春秋重天象人心皆欲制治於未亂也 兩

電米雪必書臺固宮室必書俱有制治未亂勿上變調下固結上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微字下預字

無米 執仲義 元 兩於王事示慎微謹初之旨焉 上不得以非

王事而忽之下不得以王事而忽之

作丘甲 議望國之益兵以困民也 損農以益兵便是困農不必

說到賦重民貧農民困本也故曰非為國之道 周之兵制一乘

凡三甲周之賦法其所以出一乘者蓋四丘二十五人為一甲一

丘所出十有八人耳不足一甲也今魯計丘而作甲明每丘多前

制七人而為二十五人四丘為甸則一甸其首人為其向之取於

四丘者今乃取足於三丘向之出一甲者今乃增之而出四甲當

時所作者若是合三甸增一乘則一乘三甲如古但古者三甸二

季今三甸有四乘矣若是每乘增一甲則一甸一乘如古但古者

一乘三甲士統七十二人今一乘有四甲士統九十六人其百人

矣 加斷道 宣子再加歸父如晉 宣子只作事實 再加蒐紅 八

只一驗

戰邲 宣子作丘甲 蒐紅 八 兩即事以參望國之益兵而困民之

罪者矣 戰邲蒐紅只借以參北增乘增如車

丘甲 蒐紅 八 以參事參北募兵則兩者之中計甸增乘較為足

據乎然而未可知也作猜疑不了語為下一段地

戰邲 宣子蒐紅 八 欲知望國之益兵參諸兵數之多者而可推

以本股增甲增乘兩未可知為主而以二事分參其中只慮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凌駕不川斷罪 楚人邲之戰左右分為二廣廣有一卒蓋百人

也卒偏之兩蓋二十五人也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嗣是一乘有百

五十人矣魯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車千乘或以公車千乘

本魯成賦不知千乘是總籍民兵之數非以調發言今以三家調

發者而有千乘增可知矣 上比易城濮 僖二 同蓋是成王時軍

政修於子文子王將中軍而若敖之六卒實從子西將左子士將

右而西廣東官之旅實從一乘百有五十人也

作丘甲 立武宮 成 望國益兵建祀均失宜矣 作者不宜作也

兵制重道字立者不宜立也廟制重禮字司馬之兵四丘而出一

甲三甲而出一乘諸侯之廟尊太祖而為一合昭穆而為五

有自甲 作三軍一 兩紀望國變制保民馭臣之道見矣上

變而民困周制一乘一戎不如是也以蒐紅二廣證下變而臣專
暴頌公徒公車不如是也以入邪三耦證皆有作者不宜作也句

作丘甲 舍中軍昭 亦是變制專兵但作三軍北論謹惟此直漸

李孫罪

作丘甲 大商昭 經議兵制兵法重變古也 上益兵變一成之

制重困農上下崇卒壞車戰之法重啓詐上

元

盟赤棘 即要盟非道而內臣慰君之心者矣 赤棘晉地只起下

遠與晉尋盟句不顧勞民傷財而遠尋盟正見忿懣君父之極全

在誅心上立論備齊懼晉不可平懼晉而結之正欲求逞於齊也

春秋因是怨之十九 成上 四

恨齊人恨字與下忿懣字相應蓋齊人立宣公納歸父而季孫

齊人正是恨宣公處雖說三桓然傳首云今季孫富國還重季孫

書法只及字 加歸父如晉三桓 歸父奔齊宣十六 即位故丘甲

俱成元 倒本比作大意同單 再加平州立宣公戰齊成二 將

亦同 加盟折一 桓十 武父桓十 只以春秋惡屢盟意起

作丘甲成 赤棘 內臣繼益兵而結好於遠其心逆甚矣 傳既又

二字闕下見他困民之甚倒懣君作收書及盟於作丘甲之後

加即位成 以成公新立發意起

赤棘 會蜀成 經紀信好而責內臣無益於君民焉 二邊俱有

君民俱側重君上上忿懣君父下辱逮君父

此紮茅戎 存防以紀王師而尤示自反之道焉 以存防引起重

自反作不以敦信特國是背瑕嘉平戎之約即叔服所云背盟而

欺大國也自反者正反此失也總收不言戰而言自敗 加從王

伐鄭五 以尊君父外戎狄分作各重失道上立防意只引起

河陽信二 掛兩宣十 攻尊君外夷之文必不徒以義著也 做隨

以字却要吸所引字上其或易會者此節雖有尊 出春王正月

元會昭 同昭 上比大一統以尊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二 此

所不加句

召陵信二 河陽信二 二伯所以服夷尊君皆得其道矣 齊桓不

服楚正與輕於進戎相反下傳有嘉其尊王之意則諸王出狩

春秋因是怨之十九 成上 五

亦至焉句宜于晉文君父所以尊有道即就天王身上 不知

齊人伐衛莊二十八 會陽穀信三 桓公更

切上 凡伯聘隱十 葵丘僖公 新僖公 盟戲僖公 經示尊君外

夷之義而必要之於道焉 繫王於天義在尊君也齊桓下拜

受所以尊有道矣從晉則子義在外夷也晉悼不與楚戰所以服

有道矣 或出咄咄隱元 會僖二 齊人伐衛莊二十八 召陵僖

以賜命成八 失莊 黃池哀十二 失昭 齊公昭 齊公昭 齊公昭

踐土 河陽僖二 會成五 會僖十 天天下勢則削而不書去其

實以全名晉侯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尊君父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迫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迫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下二凡易刑政刑聘無則爲其
云追人服矣句於所以服更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新築 深惡夫構兵者意在息事也

禮盟所完，卻克進五十里而盟，盟佐上根仗義，來下重，以德

命上，恭誦是國子不可，誦是二字，項又不以德命說來也。

戰鞍，如師，袁婁，詳伯國戰盟之述，而知制敵貴義矣。同，單作

以戰鞍比，發晉非擊強扶弱，致齊不服，重不以德命斷罪，收書

及書法，如伐北，師新築，只以齊難侵，以叙起同。

戰鞍，袁婁，橫加乎人而恃以命之，前失制敵之義矣。上以齊

虐未甚起，責諸大夫逞忿，下以齊心未服起，責晉大夫不以德命

各收書及。

如師，袁婁，夾谷歸田，俱定。觀要盟歸地之文，而知理為大矣。

只從學者口氣論個道理，不必強把卻克孔子對，天下莫大於理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來盟于師，夾谷，王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二句，俱是

手師，因夾谷歸田，或下歸田，加起入吳，三十作強有力，不與

焉句，出夾谷歸田，俱定，黃池入吳，俱定，三作強有力，不與

戰鞍，袁婁，取汶陽，圍棘，敵未服，不以德命，叛已啓，不以

德統。

戰鞍，如師，袁婁，取汶陽，言汶陽，盟蒲，信義不足以服

人而要盟者，均可議也。各有二層意，國子背城借一之請，文子

德則不競之說，只袁婁盟蒲同。

取汶陽，故也，經正以王制焉，不請於王，以正盟學，一意宜

奈何以下，正是正疆理事，所損益可知，意須發於後，此是特伯

力得的，不是請於天王，以正疆理的，故書取，不是要他請於大王

加戰，袁婁，口作復地事實，同，單，隨加比，同。

取牟婁，取汶陽，經議望國擅復故地，以為得非其有也，如傳

比斷，加戰，袁婁，同。

取汶陽，圍彭城，聖人重疆域，而兩正魯宋之故地焉，汶陽

本魯田，而謂之取，是已取彭城而繫之宋。

取汶陽，圍彭城，聖人重疆域，而兩正魯宋之故地焉，汶陽

兩邊雖各有與，滅繼絕，然意各不同，須理會。

年婁，四遂，二取汶陽，鉤乞，不正疆理於王，昔書取，不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以王命與師，皆曰乞。

侵衛，會盟，獨舉重以罪辱君者，戒逞忿也。稱師者，眾無罪楚

意，言眾正見彼侵者之危，書其重者，只明不書侵我之非，諱就此

便見得李孫辱君，非聖人特書以見罪也，為國上卿句，重看難危

在侵上，屬民，辱在盟上，屬君，却分不得，重辱遠君父上，此傳從

心上論，以結以史外傳心要，與須發。

楚鄭侵衛，外暴虐於其鄰，辱亦危矣，須從稱師著其罪上，描寫

楚勢張皇，以見魯可危，用冷語挑發季孫危國之罪。

會盟，內臣逞忿以辱君者，祇傳其心以示戒焉，沒而不書，只是

不書侵伐，非言不書致賂納質之事也，書重是本等書法，書其重

從前與之盟也、須有盟信、爲主盟、上開谷出、可驅惡楚、皆不宜並

以內之州加宗長

既自有在也。以三比辨問起從同之意。墜在人大夫上。如卑
加荆敗。盟新城。文十以前三段問起。將此三股辨晉楚夷夏
之宜。倒本股收書法。

盟南。莊十盟齊。僖十盟翟泉。僖十經於內。君與盟。每因失而致諱
焉。內以諱為昭。昭大信。謹大防。嚴大分。

盟南。莊十盟翟泉。僖十叛伯宗夷。愧於信義矣。
翟泉。僖十盟翟泉。僖十春秋最大分。大防。而因示正本正始之義焉。於
此上盟。乃是之從。

盟齊。僖十盟翟泉。僖十紀從夷而不背諱者。從同之例也。如傳串作
須將正始發透。則從同自不費力。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成上

盟翟泉。僖十經嚴中國之防。故服夷親夷者皆惡焉。俱以
勝王為案。上西何服從而與之盟。下僂首東向而親吳。

盟翟泉。僖十會中。昭。上不能擇義。下不能立命。上服從下。義順上。夏服
於夷。下夏受於夷。

會四國伐鄭。略交兵而盟。王無譏。意為其有詞也。彼此無善意
輕提過。便從晉無善而稱辭書伐上。推出鄭罪來。必以字是料想。

語常體因不作子晉說。亦不可振著罪鄭話頭。宋衛未葬。帶在後
加侵衛會。獨。俱成只作援中國事實。再加戰鄭。宣十只解難

非觀彙句。
戰鄭。宣十會四國伐。以報怨之師。而有詞者。附夷之罪重也。討

鄭之役。固非觀彙。但鄭實有可討之罪。故雖略而不紀。猶得
以伐書。

新官災與。不恭意。輕。只重非禮。
鄭去伐代許。以從夷者而虐小。非義甚矣。見後。伐許。成。傳。此
其干戈之一動也。後用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意。

如。下。子。當觀王之時。而事伯。其事慘矣。嗣守社稷。與拜汶陽相
形。正在此斷。其不朝。而習之。此春秋所為作。句極重。以其
關係君臣大倫。故不作等閒看。加取汶陽。成仍倒單。再加

位。成。同。
剛棘。譏以力攻。故邑。示保民有道也。從故地上。推出所以不願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成上

之故。方見得宜修德政。薄稅斂。反稅斂。輕力役。以丘甲。二者正修
德政之大目。無善法。復故地云云何也。與棘。復。云云民也

歟。字有味。加取汶陽。成只以故地就中挑發。
初視。前十五。丘甲。成。元。取汶陽。不願為民。剛棘。兵。啓叛

而。之。非。道。春秋所以譏之也。昭傳。一套。同車。雖得。必失。自民
心。言。言。言。言。

初稅。前十五。丘甲。成。元。役。役。並。重。民。事。不。歸。故。國。矣。上。境。田。制。
民。用。下。境。兵。制。盡。民。力。要。體。日。益。重。矣。意。流。發。以。剛。棘。起。束。

剛。棘。以。威。信。服。武。皆。不。知。服。武。之。道。也。各。以。啓。貳。原。
也。剛。成。公。不。知。薄。賦。輕。役。下。從。公。不。知。信。明。義。加。稅。斂。

五甲元取汝陽二言汝陽八分貼二邊

會平丘 昭十 內外借力於兵好其於服民結東並遠矣

園棘 昭十 兩於內兵討叛責其失服人反已之道焉上

有命上將用大衆語稅役下有命正卿用大衆語忠禮

伐虜咎如 討赤狄之餘也借滅甲 宣十 傳作文 昭十

庚辰夫及盟 二卿辱國而抗尊春秋之所甚惡也 作文總起中

分辱本國之君抗魯國之君然後以盟者春秋所惡一段洗發一

審總收不繫國不言公二書法不繫國言其無體國之心也蓋邦

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故盟非禮也聘未足効信釋疑又相款血

是不信也于先王之典是于有聘無盟之典遂事之辱辱字重看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遂事應生事專命辱字應非禮不信貽其國以非禮不信之名

辱國乎不然安國家利社稷者尊之可矣遂字只作事實 舊王事

却不係國了 加俞聘 文 術聘 宣十 只借來說有聘無盟

鄭伐許 以徇利之國而虐小經所譏也 非以附夷而計利只見

鄭襄爲人從晉從楚惟利是視無異於夷義利字極重夷夏之分

正在此 加去疾伐 成 只昭一歲再伐

四國伐 楚伐 俱宣十 辰陵 宣十 戰鄭 宣十 晉伐 宣十 五國伐

伐許 成 伐許 同單但敘事較詳耳 只晉伐五國伐伐許傳

許亦同

四國伐 楚伐 俱宣十 辰陵 宣十 戰鄭 宣十 晉伐 宣十 五國伐

伐許 成 伐許 同單但敘事較詳耳 只晉伐五國伐伐許傳

許亦同

四國伐 楚伐 俱宣十 辰陵 宣十 戰鄭 宣十 晉伐 宣十 五國伐

伐許 成 伐許 同單但敘事較詳耳 只晉伐五國伐伐許傳

許亦同

四國伐 楚伐 俱宣十 辰陵 宣十 戰鄭 宣十 晉伐 宣十 五國伐

其成 貳國惟計利爲從違狄道也 事迹流水點盡將利在中

國云 總斷束歸本股 只四國伐楚伐戰鄭晉伐五國伐同

只黑攘 從晉辰陵 宣十一 戰鄭 宣十一 侵衛 宣十一 同

鄭伐許 徐越伐吳 昭十 以素行而黜虐小者以世類而進從兵者

各有二意當在書法上體貼上川兵非義而素行又非下從兵

以義而世類又善上傳云以爲告詞 宣十一 一字褒貶義安在也下

傳云以不可爲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

鄭伐許 晉伐鮮虞 昭十 附夷效夷皆中國而夷狄也 但上只

義字下多信義

楚千伐 宣十 晉侯伐 宣十 執意如 昭十 意如至 昭十 以利爲從違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縱者春秋皆甚其罪焉 上非中國下非伯王

舉元聘 卽大國之通嗣君而邪交可識矣 見僑如侵宋 成 傳 前

此同伐鄭之師後此同羸牟之敵可入講收侵宋

鄭伯伐許 貳國忘親卽戎其惡著矣 諸侯在喪稱子故知稱爵

爲貳詞稱爵有汝安則爲之意 加鄭伐許 成 只入書法內辨起

杞叔姬歸 紀內女之歸重入倫之本也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

子求婦公以次女叔姬與之爲杞桓公夫人至是四十四年矣而

姬被出疑是叔姬無子桓公別有妾子爲嗣姬內不自安而願歸

魯也與他出不同觀逆喪 宣十一 傳叔姬本不應出 宣十一 可見作文只

在書法上講意與鄭伯姬歸 宣十一 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

在書法上講意與鄭伯姬歸 宣十一 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

在書法上講意與鄭伯姬歸 宣十一 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

在書法上講意與鄭伯姬歸 宣十一 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

在書法上講意與鄭伯姬歸 宣十一 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

在書法上講意與鄭伯姬歸 宣十一 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

在書法上講意與鄭伯姬歸 宣十一 同但此多擇家與室句重戒父

周上 加祀朝 歸叔姬 貞作事實 加伯姬歸杞 莊二十其歸基
出句同年

後如宋 見侵宋 六傳 報奉元也

梁山崩 特紀天下之異 欲人君修實德也

立武宮 皆不臣皆字正貼同字書同亦志同欲例也時定王崩
立武宮 望國建祀非禮經所議也 重廟制上說祭法是從廟制

說來不宜分武公伯禽玄孫隱公高祖廟祀於桓祭絕於僖

立武宮 立煬宮 皆不宜立行父誇戰鞍之功意如酬不入之

取郭 諱內君之獲小示尊君之義也 全重聖人尊君意發揮不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可用斷罪語尊君須合抑臣說來而重發謹微意微字即毫釐

至書法言蓋聖人慮有不嫌於攻主過而甘於助權臣者故立為

尊君抑臣之旨使後世臣子莫要錯了念頃有一毫附權棄君之

心也傳雖以滅項比昭然只當以不可附權意虛講收書取

滅項 取郭 隱顯君臣之賢小而辨分嚴矣 尊君抑臣相聯

屬不可分全重書法上總統別謹微意聖人此義是為後世尊抑

者立個規則玩每謹於微 三可見

歸父奔 趙鞅歸 三 觀臣強君弱之迹而聖人之謹微有以

矣 以謹微意起略分總發不憚人主而畏權臣而人主不覺聖

人所以示人謹於毫釐之際也 加歸父如晉 八 趙鞅叛 定十

犯上易啗歸 傳二十八 林父歸 成十四 公圖成 昭二 適歷 昭三

如 意 存貴易忍奔 昭十二 朝吳奔 昭十五

滅項 歸父還 八 取郭 朝吳奔 昭十五 立尊君抑臣之義

謹權臣之禍也 如單渾發謹微意將歸父朝吳事點綴議論中

見得此義不行是以黨與衆多若魯若楚知有權臣不知有君父

也 歸父奔 宣十 朝吳奔 昭十 兩觀權臣之勢重而知抑臣之旨矣

只形容箇乖忤貴臣之禍不測見聖人諱取郭不諱滅項正有見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於此也不可責魯宜楚平

歸父奔 宣十 朝吳奔 昭十 會扈 昭二 召陵侵 昭四 權臣貪臣有國者

宜鑒也 歸父家造 云 引犯上于王四句昭公弗納 云 引國

家之敗四句此朝歌 三 傳 末比易栢舉 四 同

良夫侵宋 與國凌大經隨其無名焉 見下侵宋 成 傳 體 亦 然 字

以罪魯者罪簡方妙魯是受命於嬰齊如晉時此是從伯宗同伐

事實須別

嬰齊如晉 此晉命伐宋事實舍魯不可聽意虛發

蔑僑如侵宋 狗伯以川兵可陋甚矣 師出無名是春秋一處

兵戎一段是春秋所以罪之處重事大倫字須玩將能立

度僑如陵
汶陽歸八成
俱命上那交下那上

功耳玩傳則無功也與計功受賞二功字相應甚明

敗蔡、次陘、魚、六、嬰齊伐、書救、蕭魚、十、惡、僭夷兵、及正、之國、而深予幾、二伯之伯臣焉、如全、各比只、昭傳點入、加、于師、四同、

敗蔡、嬰齊伐、以僭夷而虐、反正之同、非義甚矣、傳說春秋點、楚正見、背楚者為、反正、而楚伐為、不義、非有二層、一事作、加書、救、只昭書法、加蟲、年、五、只作鄭反、正事實、再加春王正月、元、作大一統、

敗鄭、元、敗其、三、滅潞、五、滅甲、六、宣十、諸臣以善戰邀功、於王事、恃矣、季友、費邑、鄭缺一命、林父、狄臣、士會、補見、皆計功受賞、只敗曹甲氏同、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滅甲、六、宣十、書救、經子春用兵者、不欲人之貪戰功也、以仁人之、心王者之事、總起、無過種、與不遷戮、正相反、須相形、發伯禽東郊、宜王太原、舜之舞干文之因、疊、搭敗鄭、元、同、兵刃既接、正可相、形、亦以仁心王事總起、搭滅潞、五、以貪利、不貪功、比、以無道、育不遷戮、相形、以伯禽、宜王、齊桓、舜文、晉悼、分點、

次陘、僭、書救、蕭魚、一、十、善伯臣不戰之兵、以其幾於二伯之仁、也、以無功論起、縣舜文說入桓悼、倒樂書作、前格崇隆完服、鄭不叛、皆在功上說、但舞干因、疊、次陘、會蕭魚、則異於折、誠、執、俘、之功耳、乃書無功、而幾於舜文、桓悼之功、正是絕大、絕快、議論、能、字知字是着力字、只次陘、書救、合作、上接兵不戰、下還師不戰、

敗蔡、次陘、魚、六、嬰齊伐、書救、蕭魚、十、惡、僭夷兵、及正、之國、而深予幾、二伯之伯臣焉、如全、各比只、昭傳點入、加、于師、四同、

敗蔡、次陘、魚、六、嬰齊伐、書救、蕭魚、十、惡、僭夷兵、及正、之國、而深予幾、二伯之伯臣焉、如全、各比只、昭傳點入、加、于師、四同、

敗鄭、元、敗其、三、滅潞、五、滅甲、六、宣十、諸臣以善戰邀功、於王事、恃矣、季友、費邑、鄭缺一命、林父、狄臣、士會、補見、皆計功受賞、只敗曹甲氏同、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滅甲、六、宣十、書救、經子春用兵者、不欲人之貪戰功也、以仁人之、心王者之事、總起、無過種、與不遷戮、正相反、須相形、發伯禽東郊、宜王太原、舜之舞干文之因、疊、搭敗鄭、元、同、兵刃既接、正可相、形、亦以仁心王事總起、搭滅潞、五、以貪利、不貪功、比、以無道、育不遷戮、相形、以伯禽、宜王、齊桓、舜文、晉悼、分點、

次陘、僭、書救、蕭魚、一、十、善伯臣不戰之兵、以其幾於二伯之仁、也、以無功論起、縣舜文說入桓悼、倒樂書作、前格崇隆完服、鄭不叛、皆在功上說、但舞干因、疊、次陘、會蕭魚、則異於折、誠、執、俘、之功耳、乃書無功、而幾於舜文、桓悼之功、正是絕大、絕快、議論、能、字知字是着力字、只次陘、書救、合作、上接兵不戰、下還師不戰、

敗蔡、次陘、魚、六、嬰齊伐、書救、蕭魚、十、惡、僭夷兵、及正、之國、而深予幾、二伯之伯臣焉、如全、各比只、昭傳點入、加、于師、四同、

入簡要得聖人扶持名號故不嫌進退諸侯意。吳僭王自齊夢始此即位之二年也時巫臣通吳與兵始及上國鄭已姓太雖之後

伐邾黃池東十。黜僭號者始終皆尊王之義也。不可兩開總叙串發體貼後雖與不通字只重書法上傳國因秋之不過日子亦秋之也。

伐邾猶三望咸。惡僭號僭祭者皆以維王室也。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句立意禮典大於分莫大於名命圭有命日吳伯不日吳王飾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封內有望日泰山不日河海。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咸上

不邪猶望。經紀望國之祝志僭也。此傳書法只一書字無贅字意與僖宣二傳意同而書法不同。

伐鄭九國救馬陵。虛反正者以動中夏夷勢張矣。以楚為主中間於子晉中形容出楚之強橫而以故盟于馬陵。云結局鄭善只點還他。

嬰齊伐九國救。以楚罪起落下晉救即於楚晉救內體楚罪益明句大發楚陵勢張斷罪末帶善鄭。

嬰齊伐。外夷黜兵於從正之國罪自見矣。與莊之欲討微舒句最重蓋春秋謹事夷之辨苟非係於誅討之義則楚兵加內未有不貶者也。加嬰齊伐。六但重頻年上。

救鄭馬陵。詳伯義之勤而外橫可知也。書法重書救上諸同盟帶收就晉之勤於安攘內發出楚勢益張意隨以同病楚意足之

九國救。伯至勤恤患之兵春秋特美之也。子晉安撫是正意以大合親往發之楚罪鄭善只用綴出楚勢益張。云雖起下之詞亦要件講。

馬陵。信協於禦夷絲夷勢之橫也。傳自前此晉遣上將以後一段皆見諸侯同病楚之故作文須就楚強上發出謀協又從謀協上益見楚強書同盟不是書法乃見其同病楚也。

入陳宣十。五。嬰齊伐書救。六。嬰齊伐救鄭馬陵。黜兵反正者以動中夏經所深罪也。作法與全卑同入陳。五。只點起。去。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咸上

入陳或去。五。皆同。

嬰齊伐書救。嬰齊伐救鄭馬陵。外夷黜兵以動中夏勢益張矣。大意亦同。

入陳宣十。五。嬰齊伐。六。嬰齊伐。外夷屢與犯順之師非討罪可制也。以其皆已而從諸夏句極重正說所以異於楚莊處。頻年句只作事實。加五。五。九國救。主楚罪益明而鄭善益著句。只加九。書法反替。皆伐鄭中。自有不待駁絕句也。

入陳宣十。五。五。嬰齊伐。六。嬰齊伐。屢虐反正之國異於討罪之師矣。

五。五。嬰齊伐。六。嬰齊伐。九國救。楚罪益明。外夷屢虐反正。

之國經托伯義以著罪焉

書救成九國救馬陵 詳伯國之兵信而失勢之甚張見矣

前此晉遣至宋一段以二救申作而馬陵始故字發揮於後

二伐同但以楚頻年肆暴重論起

書救成九國救 伯義益勤而夷勢之張見矣 與前題同只不用

故盟於馬陵云耳 加二伐大意同

九國救 樂書伐成恤同而筆削異以宜恤不宜恤異也 以鄭

之可救不可救為至以晉楚為客 上與楚莊入陳異下與處父

救江異 加救江三入陳宣十同 出嬰齊伐鄭嬰齊伐莒成同

代書其議 春秋因是卷之十九 成上

九國救 伐鄭次鄭元筆削救兵而從夷從夏之得失顯矣

馬陵 鷄澤三兩記諸侯同病之信而外橫可知矣

馬陵 戌陳五伯事之勤有見於後之盟前之戍焉 此陳逃七

傳 失入州來 經紀強夷用兵志凌外之漸也 見滅巢昭二傳十四貢辯

四鄰不能制制字本帶封境震意失人是失守緣繇只可點入

四鄰封境之守與天子守在四夷意同四鄰反是我封境之守然

有議論 入州來 還州來哀遠人覆國罪在失守者遠人還國罪在失謀

者 上不用屈臣棄策士下不用公子驅遠謀臣 卷十九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成公下

言汶陽 詳寓責於內地之失以地之不可輕也 只本魯田也

句便是各人罪案前日皆罪後日罪亦見不可創重魯作宜三頭

一脚禮字泛看仰忽奔傳馳詞執禮之禮緩詞易詞最可描寫

取汶陽言汶陽 內地之一取一歸皆不以道焉 主傳首二段

上責魯下責晉俱以本魯田也句為案 加戰成二兩邊俱用

言汶陽 歸三田定禮足以化強而徇伯命者非矣 主為國以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成下

禮者無嫌於強句搭以下北形斷上比 搭夏伐陳宣主子產

執禮當強同上或會戰昭元或盟平丘昭十三俱同

言汶陽 受聘伐鄭成內君兩從伯命皆不自立也 以晉命非

道非義為案以魯不能保不能立為斷土地甲兵俱有季孫語

樂書侵蔡 即外黨之見攻而知棄賢之失矣 主楚棄析公一意

用長片昭十傳

壽納幣 識大國國婚之厚為後法也 重垂成作過厚反非所以

重大婚之禮此意須玩 加履緌逆昭以累與過分作逆女必親

納幣必大夫 加如宋致女哀宋魯俱不當使卿

壽納幣 衛人腰成兩於婚禮之過均譏其非制焉 上傳云越

壽納幣 衛人腰成兩於婚禮之過均譏其非制焉 上傳云越

壽納幣 衛人腰成兩於婚禮之過均譏其非制焉 上傳云越

禮贈制悉書為後法下云敢贈遺制備書為後法

殺同括傳

劉宋 傳二十一 新城 文十四 會宋 立趙武 追錄忠勤之後而失

刑可推矣 立武不可云從諫及報功正驗其聽讒之非耳以殺

同括為主而以韓厥語點綴在中總以失政刑斷之 末比易會

城濮 傳二十一 今狐 文七 卽伯臣之世其忠勤而知賞之當延矣

全要合發當延其賞意以懷夷定伯言故曰勤以置君定難言故

曰忠 山城濮 傳二十八 彭衙 文二〇 盾救陳 宜元 盾免侵 宜六

同各就輔佐二君上描寫忠勤忠勤出動邊 忠勤出動邊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威下

威季易比

闕宋 傳二十七〇 象中軍之 元帥進用民之三謀

彭衙 文二〇 先且居將中軍趙襄 如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

如留曹伐衛會溫 賈賈賈賈無趙襄事斷不可搭

宣孟易比

盟尼 文七〇 為 晉靈立故

衡雅 文八〇 討暴不與尼 中軍以故秦

河曲 文十二〇 盾將 文十四〇 合

新城 諸侯以輔 宣元〇 輔

盾救陳 宣元〇 輔

葉林 宣元〇 輔

盾免侵陳 宣六〇 輔 如遂會與四國便不格不說豈可言也

至如黑壤會尼皆無趙所事俱不可搭

盾救陳 元 盾侵陳 六 行父如 十 行父如 六 內外相臣之忠有符於

公論者焉 比刺候 六 傳趙盾離立靈成韓厥稱其忠補晉聽

莊姬行父歷相宜成范燮稱其忠補晉聽僑如 上邊舊出新城會

易二謀 更整 趙武 盟尼 六 會宋 宣七 上晉君聽范文子釋行父下晉君聽韓厥立

城濮 傳二十八 彭衙 宋卷平 宣十 瑣澤 威十 以威季之勤比華元奔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威下

歸 威十 傳多入動句

城濮 傳二十八 河曲 樂盾 盾侵 宣書救 六 兩觀晉之賴於世臣

而報功宜厚矣 比涉隨 宣三 傳

召伯賜命 紀王禮加內而譏其賞之惜焉 罪邦君二句側下說

魯罪正見賞者之惜也君天下只提過 此與文公太錫命有別又

故彼處重一宋字此處對魯言重賜公命三宋字與宋只宋字與

而賦功句而處重 賦功此處重

毛伯錫 召伯賜 惟至尊為臣民之統故備君臨之尊稱焉 要

見法天意代天為王極其尊繼天為子極其親 臨謂制治天下

君謂綏養天下 玩傳蓋一人之通稱句則此題不宜大開

召伯歸成十 曹伯歸成十 賞刑俱失無以治天下矣傳題不貼當解

其化

變聘會伐鄭 以伯義責討小者而從兵者亦可知矣 重責尋作

以責尋帶發於後亦可知矣亦字從前書云書法生來須體此

與書法結結兩邊皆其此書法但聘而後伐晉之不義昭然故曰

可見晉之不立從既知不可來知不可以其請緩師也惟知其不

可聘而會伐為不能立也這却專就書法看不出但因書法可攷

寬而知也故曰亦可知或主觀何書法求聘而後會伐見晉之不

不義也人字邊無有前此說字又字與不字宜

變聘 修禮以興非義之師不得為盟主矣 盟主二字重看知何

春秋國是卷之二十 成下

義二字發揮收書聘於伐之上末會晉不可從意

會伐鄭 以伯義責討小者而從兵者之罪亦著矣 上晉晉分作

專伐與會伐上論晉邊亦可知矣亦字不可遺書法書會伐於

形之下 此題書法但可收不似全單上下兩截意總向書法

結結發揮

吳伐鄭 變聘會伐 伯國棄小而復虐之春秋所為也 重晉

作晉既知不可是指公請緩師說與伐鄭時季孫語無干

變聘會伐 盟蒲成九 討貳要者有愧於信義矣 棄之弗恤而

復加之兵啓之以貳而徒要之盟吳初伐鄭季孫已憂中國之莫恤

晉初言田季孫已讓伯德之二三 知伐鄭言文陽同

變聘會伐 適歷昭三 觀虐小寵惡之事而為盟主者可知矣

上云不能救而又伐之下云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上云魯之不

立亦可知矣下云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皆有晉侯之為盟主可

見矣句

會伐鄭 豹歸成十 知義不從義知命不受命皆所識也 既知

其不可云既以為有命云聽命於人委命於天

衛滕 大國逾婚禮之制經書以示戒焉 欲敗禮猶宋一聖十二

女擬於天子言此初滕須說得活 加晉滕成齊滕十同 有出滅

入陳上以禮制欲齊姜以

盟蒲 要盟以禦貳不知本矣 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是言未貳之

春秋國是卷之二十 成下

先悼信明義以補前愆是言既貳之後諸侯之叛只為晉無誠信

今不反求信義而又以口血禦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不知

本本字與盟非固結之本本字相應誠信便是本對盟字看書同

盟若曰諸侯之心既異晉特強之同耳 只一個信字信無不誠

行出去便是義悼信正所以明義亦非兩件 加馬陵成下但昭

尋盟事實亦見諸侯同好人心未貳意中須形斷 加言汶陽

成昭昭成事實 再加戰鞍取汶陽俱成 公如晉成三 同

盟蒲 蕭魚襄十一 行歸襄二 伯主要求不知服人在誠信

也 以下二股間開論起盟非固結之本創作如單形講非也

蕭魚襄十一 行歸襄二 觀自喻自行者而固結之本見矣 妙在不

言不令尤妙在兩自字作文全要在盟非固結之本中句運意
下此易入夷儀襄二歸奔襄二俱同○齊出盟察正會前大誤
事在夷儀後或以盟勾代也又○修義盟平丘傳○勾釋奔
以仲由為季氏宰出盟費俱誤

盟蒲襄十經紀伯事惡其強人○其誠人以誠也
信不可知誠能動物子鮮季路知范縹絲

盟蒲晉潰成春秋兩紀事示服人保國皆在也○悼信明義
固結之本豈在盟哉効死勿去為國之本豈在威哉

盟蒲城中城九晉之所不足者信也非盟也盟非固結之本而
欲則牲歌血以御之是從事於未矣魯所不足者禮也非城也城

非體險之用而謂城郭溝池足恃也其微守益微矣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盟蒲鄆陵成十經紀兵信示固結有本持勝有道也
言汶陽成盟蒲叔弓如晉昭八會平丘昭十經重固結而要盟於

威均罪也此平丘傳兩邊啓武意皆重兩傳皆有固結字未字
上重本字下重預字上范文子下叔向只盟蒲會平丘同

言汶陽成八叔弓如晉昭八伯國失信而崇修皆啓武之端也○一子
一等信不可知是崇是飾怨黷並作季孫子野綴處點出兩末字

取汶陽成言汶陽執意至昭十意如至昭十子季孫縱之非義
皆啓武之端也此意如至傳

取汶陽成言汶陽執意如昭十意如至昭十鄆陵昭二
上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下自是諸侯之不合二十餘年皆以諸侯

之說說若上在盟上說則鄆陵對不來矣○意如至北盟一說
則在夷儀上乃事出夫
信則何今多此附可

取汶陽成言汶陽執意如昭十意如至昭十召陵侵昭四
同上下又以賄敗句對上又以盟要一到底不信一到底以利

盟蒲吳伐我八服人謀國子鱣季路華元國佐有脫出四比
者

致女晉滕志婚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二意雙提則伯姬之
賢作加二滕同只晉滕單就問於遠說程氏一段於未發之

獻羽五致女晉滕經紀禮樂褒貶之義互見焉兩側之類是說
經中此類不一須會此意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獻羽五晉滕天子八諸侯六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

執鄭伯書伐鄭經議伯討以尊王因有輕其人與事而畧之者焉
首段則非伯討也語意自嚴下二段皆以亦字帶下宜重首段

而以兩不書發二比於後要體兩亦字○諸王以稱人而天下之君
對起重制故作破云重分紀事尤示謹防之意焉○一國之君臣

執鄭伯惡伯討之專謹臣度也不以王命不歸京師聯講亦要
見鄭當討意殺伯獨不書是伐鄭時事勿混入

書伐鄭成國以從夷致討外救不足錄矣殺獨只提過責鄭處
緊就義利上發不可泛加鼎牢成五傳中背夷即華正指燕牢

說故下着一又字

伐是救江三書伐鄭不以恤患之例紀外夷以被患者之有罪也

傳引伐楚以救江與侵陳以救鄭事迹相類只今依傳以救江

問辨起不必說江有可救之善加開江文執鄭伯同

執鄭伐鄭陵成君重於臣君重於師

書伐子重厥伐鄭棄元兩制恒成之其以其無可誦也鄭自

蟲牢以來改轍從楚為重賂故自鄭陵而後傾心從楚為集矢故

要齊伐成士夫侵宋元貪重賂之故而為會鄭之役懷集矢之

私而從彭城之旅上侵陳以救鄭自陳伐成下子辛救鄭從宋呂

留俱是既救鄭而移師與兩救無干借此以證明制而不書

伐書潰入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傳從城惡之說發議

春秋固是卷之二十成下

其曰則昧於為國之本即從書潰上看出使書有令政民將效死

不去何至於潰哉敵克是因無為國之備民潰是因昧為國之本

兵至而民逃其上總不消敵來克得雖有備何益也聖人所以書

日於書潰之上謹之以垂訓也

城即隱九淩沫莊九滅遂莊十滅黃僖十為國所重不在備而

在本焉全在事守政字見個輕重宜輕叙中作借題發傳只

滅黃僖十城中城成同言城池入諸何當傳明

書潰入長岸昭十為國之本有二在民與臣加之意而已下

傳有為國以得賢為本句雖隆書之城何益乎雖廣土眾民不足

恃也

秦狄伐晉經其用夷之罪而致寇者之罪亦見矣重貶秦作而

晉致寇帶發於後上收稱入下比事以觀還算不得書法已其

不義正與以義驅之句相應謂兵以義動雖驅狄亦可據他自相

侵伐已非除殘之義又與狄共為之不亦甚乎非謂中國相攻猶

曰非義而况藉援於狄也要之只重謹華夷之辨上不義云又

因武王事而辨此之所以謹耳非正意

晉狄伐秦宣秦狄伐晉二國用夷以相殘非義之甚者也自相

侵伐四句是二比總斷不可法上傳不知自反已可答意加衡

難盟八以詳辨引起倒作二伐言晉加秦人伐晉伐秦甚誤今

之去

春秋固是卷之二十成下

盟晉僖陽穀三晉狄伐秦宣秦狄伐秦宣夷可以義用而用之非義則悖

矣以齊桓比昭倒秦晉作牧稱人死可也亦慮其云亦勿說

得太好以義驅即指武王事乃以齊桓代出且江黃亦非自狄比

義驅之尤誤

言汝陽成盟蒲成秦狄伐秦宣失信刑以召內外之侮可承為後戒矣

殺世臣虛補加取汝陽成同括誤又只信則二比出計說

盟蒲成秦狄伐秦宣內携外侮歸信刑失也皆就交伐皆字交字要

貼

盟蒲成秦狄伐秦宣盟城盟沙但定朝歌定一失政召內外之

盟蒲成秦狄伐秦宣盟城盟沙但定朝歌定一失政召內外之

盟蒲成秦狄伐秦宣盟城盟沙但定朝歌定一失政召內外之

侮貪利致内外之訖 此朝歌傳

盟蒲成秦狄伐 貞伐襄八十二國伐襄 而觀召内外之侮 誅政與

謀失也

盟蒲成秦狄伐 良霄襄十會中昭 招内外之侮 成内外之功

秦狄伐 欽奔昭 用夷殘夏以賤制貴 與武王之聖變夷而除

殘賊異矣自謂牧野之誓手與獻公之信左右而茂家卿同矣能
無夷儀之奔乎

城中城 經紀設險於微者明體險之大用也 重謹禮發元體險

二字將一禮把作險用 豈堂簾森嚴而墮墜樓櫓陳於股陞矣
杜絕限陷四字亦影關城字 設險大端言此不過其大端耳王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成下

公設險以下傳正中明經世安民三句 只以議論行文不用

尋語亦不可說謹禮即不用城玩傳末獨字可見 持城郭為固

其守已微而況中城故曰益微緣他權在三家畏懼起本國的人

來所以於城中創城道字雖該得廣而成公時道之得失正視諸
此

晉潰成城中城 小國被患在失政望國之設險非矣 傳據高氏

說魯之城懲言禍也故以言事開端 論晉曰政論魯曰禮各就其
所急言也魯小國方遭外患故貴得民心魯成幼弱將有內憂故

先定民志例單作

城中丘成城中城 此以城非春秋所貴二句搭總發中稍串講重

城中城 陸祁費定十 觀魯城之興華而見體險之有得失也

以杜絕陵僭云 招出須緊貼體險大用相形 下比易良霄奔

是歲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云

良霄奔襄三陸祁費定十 兩觀聖賢為國皆謹於禮以為險者也

出此

城中城 昌間昭二 經於設險訓民者而皆醒之以禮焉 昧體

險大川味軍政大本城郭溝池微矣馳射擊刺末矣苦恃固不備

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成下

城中城 會平丘昭三 議設險於威欲人以禮為險以德為威也

不以城郭為固須平日辨別名分不以兵甲為威須平日固結

人心

城中城 城虎牢襄三 險不可恃而亦不可棄魯鄭俱失之矣 設

險豈遂足以守國可專恃乎設險亦祇以守國可輕棄乎

黑背侵 與國徇伯之兵經示私親之戒焉 晉命只作事實寵愛

就平日說而侵鄭亦在內傳因後日事而料其今日之如此作文

先驗明方斷罪然重垂戒上不重罪衛侯 加衛奔昭合戒昭四

作貽患事實 加年聘昭此與夷仲年無異句此昭會經

不可分

齊人勝 經紀嘉禮示謹制旌賢之意焉 補衛勝 成敗女

罪宋公賢伯姬

公如晉 諸侯會諸侯葬是天子事晉矣故曰諱其辱而不作喪有

謹禮意

周公奔 經惡王臣自絕傷王道之微焉 盟事在前不用以周公

叛盟失信自絕於天提過倒出字作號今不行就在通逃見之

頃澤 晉楚已盟於宋西門而此會則魯衛如晉聽成也則仇戎

四傳晉楚有盟句 或謂華元與馮門彼多其勢不可從

交剛 晉景之卒已兩踰年君行顯親意說來不緊切且無書法只

宜點起單借大肉 昭傳書敗狄譏之也意斷其許職之非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成下

卻錡乞 以卑詞紀微兵者卑其意也 此題當在書法上發他應

違聽命於人之狀以見其自反不縮蓋惟誅討之義則自可請於

天王而其氣伸惟報怨貪得故義不得請於天王而必至平伏屈

損是一個意思非兩層 加遂伐秦 主徵兵報怨事實 或

加會扈伐 宣作微會計貳 非以討貳為美詞 再加踐土 傳二

昭晉主夏盟 加盟威執曹 俱成作誅亂討賊 於王非請於上以

合諸侯而或出遂圍許 傳二討不朝 王命 亦非

遂乞 錡乞 內外擅徵兵以行私春秋蔡隱之也 並敘內外

交股作俱發乞字意 加減譚 取郭 或升陞戰泓 俱係

重內輕外喚起書法 傳二 亦非

錡乞 閉彭城 經紀甲兵土地之事而皆斷之以王焉 主上

地甲兵受之天子句重王命謹王度 下易成虎牢 同

取平糞 遂乞 取汶陽 錡乞 同上但皆重王命耳不正

里於王故皆書取不以王命與師故皆書乞

以四國伐 戊虎牢 亦王土地甲兵句脫出上傳有列國之

其有制皆統乎天子句下傳有鄭人土地受之天子非列國所得

專句

錡乞師 如京伐秦 徵兵出於私親王出於慢 如京伐而

如京 遂伐秦 經於因事修親者的詞以存臣禮焉 因令伐而

行即不成朝禮故不書朝而書如此乃事實書法重在伐秦為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 成下

事存人臣之禮上明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亦假空名以

全實禮意豈曰小補須發痛快全就書法上發揮聖人意思不宜

湯為斷罪語 諸侯之敢於此極者只是簡慢其所以慢只是不

知王之為重以朝土為重正是動他這點敬心 加侵伐此只入

叙中

如京 諸侯因事朝王慢亦甚矣 要知舉魯以見列國至於此極

意要說得剴切

遂代秦 酌詞以重觀典維臣禮也 慢意亦略提起作法同全舉

南季 榮叔 元侵蔡伐 侵曹伐 如京會伐 詳按諸侯親王

之慢而聖人存禮之意深矣 依傳散作以侵伐講起轉過伐秦

書法然後將上二比挑入去本比以王朝聘問屢使諸侯使使
四出分作皆貴他不朝非傳意

朝王所傳二晉侯伐衛文四兩觀朝觀之嘗典古道然也

凡伯傳三宰糾傳四周傳三王季子傳三即王室修禮之煩而望國

親王之慢甚矣依傳大王遣使云至北極一段作加如京

一串作歸重如京比要即魯以見諸侯之慢意再加會伐書法

上發

祭伯傳元盟洮傳八厥貉傳十新城文十四春秋重君之義無所

書而不明之也無命者抑之奉命者縱之從僭王者奪之外僭

王者予之全在書法上發意起處以君臣人道之大倫帶起本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股貼明為此懼作春秋意其義云一段發於末出伐衛傳元

突救傳六命傳六楚丘傳二河陽傳二十八同

如京伐傳三處歸吳傳十經重朝觀封建之典所有以存之也兩

邊俱川聖人懼而作春秋云上臣敬君子敬父下與滅國繼絕

世

婦姜至望國失親迎之禮經議其非正焉以非正起發不中禮

之節論齊魯之封壤爵次道途皆當迎之於其國者

盟戚已亂之道曹公子得之矣主遇垂四傳子臧辭國事在義

曹後須叙明皆列負芻於會作結

執曹歸京討有罪而不專可謂伯討矣重執得其罪上歸京師

意渾融串講在中收書爵玩未有字獨字正別有影擊處茲
認然本比稱許蓋聞足音而喜意有感於空谷也試想列負芻於
會故曹伯爵而不名晉亦未為盡善矣加會伐秦成十盟戚成十
五只作事實

執滕傳九執衛傳十執曹歸京春秋迭紀伯討獨與夫得正者焉

上二比一專一濫形講如單

執鄭伯傳六執曹伯兩紀討罪而得失異焉上既不以王命又不

歸京師解人以執非伯討也正與下相反

華元奔歸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

志於討賊處元不敢賴龍而出奔非是不能治官姑從越境乃免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之說蓋將借援於晉期在必討故身止河上居宋晉之界示以許

之討則入不許之討則出及宋人與晉皆許其討而後入其出入

以正總在既奔未歸之間非既歸能計上去就宜厚說傳中以不

賴寵而出奔二句語意相連故不得大開開說便不緊醒總見其

不懷祿固寵而欲正君臣之訓也作文宜以述事體叙明昭傳

問其出入皆不省文然後發所以詞繁不殺意只華元奔單就

懷討賊之心而奔上論只華元歸單就不輕復上論

魚石奔強臣去國而外臣靖難之心遂矣五大夫獨言魚石舉

重也仍就定國上見其出入之志於討賊不可徒美其功無書法

朱楚平傳五項澤傳十三賢臣有安國睦鄰之助所以取重

於國也。只借二事發他動之大見爲國人所與意。要就魚石口中說末。微所以爲國人所與。石不得不畏意。加本股倒作大動。只依魚石語入叙事內。

華元奔。鮑奔。襄二。兩大夫之去國。忠信無愧矣。魚府曰。元反必討。齊魯曰。必于鮮在。蘇轍發梁各證。

魚石奔。僂如奔。成十。逆臣譏臣之去。皆於賢大夫賴焉。下范文子。

元奔歸。履奔。襄二。出入得正。進退失宜。俱就討亂言。元奔歸。如晉復耶。出入以上進退失宜。

鍾離。屈中國以親夷。世道可傷矣。齊晉大國。云。語意最要發。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揮。此正所以殊會緣絲。惟往與之會而會吳。故曰不能與敵。曰僂。首不待不當與吳爲會也。要描衰颯之景。纔發得聖人感慨傷悼意思。出此只說僂上。不可說到貽患。且亦只往會。

會首正。僂鍾離。兩觀經之殊會。見正分謹防之意矣。各就書法上說。以尊字。腰字起。重不敢抗。不能敵上。不敢抗。是論道理。加相。與向。同。

鍾離。通于相。與。與。于向。與。十四。中國屢親僂王之喪。經皆特詞以僂之也。總叙如單。

鍾離。盟宋。襄二。中國與夷會盟。皆時事之可傷者也。通吳之始。交見之始。兩傳俱有傷字。東向而親吳。南向而朝楚。

鍾離。會申。耶。經於親夷變夷者。皆甚其罪焉。上孫。夏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下不殊會。同淮夷於夏。以至會諸侯皆夷狄之行也。

鍾離。黃池。襄十。兩以特筆紀會。皆所以扶伯業也。示抑外傷內之意。示治內禦外之道。殊會書及皆特筆。上外夷狄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抗。下尊中國而見外夷不可與之抗。

雨水冰。觀魯禍而微於天。而知天人不誣矣。胡氏因王安石謂天人不相干。因盡廢五行傳而發此。只重不可誣含不可廢意。加沙隨。若直。俱成。只將來一驗。

鄢陵。重分紀兵。尤示幸勝之戒焉。重君提過。重發幸非特勝之。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道。大凡人情無故而有大功。必視天下之事皆不足煩吾計慮。而驕溢般樂。使患生凡席。禍釀蕭牆。勢所必至。備書連殺三郤。殺州蒲。官單比。但備書中之一書。只可說書此以爲備書地。不必收亦可。

鄢陵。伐鄭至。成十。夏伐至。冬伐至。俱成。夾谷。歸田。俱定。墮邱。費。定。伯國幸勝而啓憂。昧於無患之戒也。叙明本股便將范文子語提出。入孔子事說明。倒幸勝上。而以後伐鄭發之。須備出三郤。方見內憂。蓋聖人內外無患。彼其所以引患者。原自敵始。微終。非微意外之幸。故功而無溢志。無收媒也。幸者反是。去三至墮邱。費同。

晉尹子伐鄭 主鄧陵成十 傳楚勢之張賴上遷師子罕宵攻三國
皆失軍幸勝所致也六 實分意只提過

曹伯歸 王室縱有罪失天刑矣 只失刑一意融講總結曹伯不
名而言自京師 負勇自合書名然而不名所以累乎天上見其
位已絕特王不絕之耳 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於天下因
晉之執是極便一箇機會却放去了除了刑賞把甚麼說今天下
故曰無以爲加批曹 只留因晉之執

春王正月四 適歷三 上文不賞介推下不定不刑意如以充爲
君救何須痛發 下易快歸三 同

曹伯歸 執歸三 春秋兩譏縱罪而知明刑之重也 上云無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以爲天下之共主下云其能國乎上宜因晉之執下不宜拘韓魏
之請上使復國下許之復

曹伯歸 黃池哀十 明於天下之計者宜討有罪而抑強矣
二傳皆有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句上自刑賞說下自體統說若
臣夷夏王道伯業

若丘 僑如奔 盟扈 賁好幾賄而復明 歸伯臣之能納忠也
若丘比見卻舉信讓提議在前將奔盟串請子范文子納忠作

以下諸題但主刺僂傳 此時晉國初有長觀則僂傳內所
不相涉故凡信讓處宜罪卻舉凡納忠處宜罪文子之詞與僂傳
帶之如云主之者雖晉國而實則云云使自周旋矣單若丘主鄧
信讓單僂如奔上范納忠單盟扈上行父之忠以文子聲作點起
若丘盟扈二此以卻范對僂如奔盟扈二此專主范而以上讓

有忠良對惟搭涉爾不見此是弄公於晉矣
晉侯不見公也并所搭此亦主晉君說矣

若丘 僑如奔 辱賢臣見信讓者之失逐譏臣見納忠者之得
以卻罪范文子爲主僑如聲伯帶之

若丘 盟扈 卽伯國操縱內臣而聽言之得失見矣 亦主卻范
同上要說出開晉之安危意

若丘 內臣見辱伯主信讓之過也 雖是卻罪聽宜伯然有訴公
於晉侯及晉人執季孫句還主晉君爲是

僑如奔 盟扈 晉之得以去奸而置賢者伯臣賜也
僑如奔 讓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主子范文子納忠全要
本款季孫來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盟扈 內臣之見釋歸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足動人一意
范文子聲伯只點入

刺僂傳
鄧陵 沙隨 尹伐鄭 若丘 僑如奔 盟扈 俱成
譏以厚內而猶幸伯臣之納忠也 以晉侯聽讓辭晉君執魯臣
叙起倒敘季孫出叔孫作歸美范文子

鄧陵 沙隨 尹伐鄭 若丘 俱成
譏之失彰矣 只沙隨若丘同成王而

行父如奔宣 成十 盟扈 伯臣信內臣之賢而釋之善可
知矣 宋左註二君指宣成此係范文子語宜于文子行父忠只

點起。或曰。雖是范文子之言。然欲王納忠。上徹則兩如齊。此似書
父之忠。能動人。請自覺直。而面亦好。但語氣與家傳相三
君處不同。彼處專形其忠。此處要同。頗能動人意。此傳不搭文
公行

如齊。宣元。如齊。宣十。如齊。宣六。如齊。宣十一。
足以動人也。各一比同。相臣忠著兩朝。宜其

行父如齊。茂如五。書救。成六。郭陵。成十六。
借鑑於所忌焉。將倚如語說破。論他肆讒之巧。合不可聽意。

盟。成十。適歷。昭二十三。
盟。成十。取郭。昭。望國之相。臣使臣忠。皆足以動人也。范文子

於樂書。施文子言於子木。俱是忠足動人。加君丘。成十。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昭同。

沙隨。昔丘。俱成。公不與。執意如。俱昭。
讓與貪之為害也。比執意如傳。一因僑如之語。一因郭喜之語。

俱辭君而執臣。晉厲。郭難。晉昭。叔何。
盟。成十。意如至。昭十。伯國兩釋內臣。從善貪利異焉。聲伯告

范文子。釋行父。惠伯告中行穆子。釋意如。善言利言。
夏伐鄭。伯兵不競於夷。而修盟之故。可稽矣。見雞澤三傳。義

川柯陵。加公至同。
柯陵。見雞澤三傳。尹單與盟。只辨過重。同懼楚作。後將兩伐鄭。驗

之不必斷罪。

辛丑用郕。紀望國享帝。識其非時之甚焉。郊當以正月上辛九
月。則夏之七月。故曰不時。未有甚於此者。後用字。傳意不用。

冬伐鄭。汝。與夏伐鄭同。
公至伐。楚子中。師于汝上。諸侯還。亦至鷄澤。前二伐皆以會致。此

獨以伐致。
公如晉。一朝嗣君也。陳逃。八傳。搭作晉君方明。

代宋入彭城。春秋紀兵而助逆為逆者均罪焉。惟不世。故楚納
之而不與。惟已絕。故石復為甚逆。止出入彭城。只責魚石惡之

甚。
楚鄭伐宋。春秋申大義。故深惡兩國之黨。叛焉。主次部。葉傳。楚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成下。
人釋君而臣是助。與鄭棄中國。云。二意俱在納魚石上論。本傳

納書法。屬下。
魚石入。樂歸入。巢二。兩紀逆臣復國。而皆甚其罪焉。楚納叛。

晉致亂。各點入。
士句聘。至楚奔。宣。傳。搭作逐夷。羊五。舊王許氏註。公朝始至。而聘

此列國之所以。所以。而叛國之。
杞朝。公語晉君。杞伯於是。驟朝晉。一陳逃。七傳。搭作晉君方明。

楚鄭伐宋。春秋紀兵而助逆從夷均罪焉。救彭城也。與楚鄭伐
宋大意同。

虛村。舊王許氏註。公謀救宋。悼公正諸侯。作。而以襄公
公仁諸侯。察點起。然無明傳。宜。卷二十終。

春秋固是卷之二十一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襄公上

圍宋彭城 追書叛邑謹王度也 疆域封守正是

宋字不得取不得受事看不登叛者不戒其叛也就聖人書法上

說不可認作楚罪追字有味首放義叙處見之 加伐宋入彭城

同但已取已入倒入辭斷

取汝陽 吳滅巢 春秋謹王度故於分邑致意焉 不重事

實只借發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意 下北易城虎牢 義同

圍彭城 城虎牢 春秋重分地兩以筆削示意焉 追書宋明為

春秋固是卷之二十一

宋之當有謹王度不係鄭貴鄭之不能有待衰世通以聖人大意

立論 圍彭城 追書虎牢 義同 兩係地於國不與夫崇亂通貳者也 楚

已封魚石而戍之矣晉已違魏絳而戍之矣上王度下王制

圍彭城 叔弓會陳 春秋存國邑謹王度今天德也 上楚不

得取石不得受下國不可滅世不可絕楚已封魚石而戍之楚滅

陳使穿封戌為公

圍彭城 荀吳伐鄆 義同 謹分也忽正兵皆不登戍人

伐鄭次鄭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皆可貸矣 以晉放義就

義字轉下發明鄭無可救意收不救 傳首楚釋君助臣事已

特矣已立鄭不當從楚之案後云云以大義裁之正與放義義字

相應二義字總屬君臣 次部是韓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

之與伐而次不同文中只作事實 猶補出鄭人黨楚以助魚石

足 只韓厥伐鄭單主子晉 加王夫侵 義同 只招削救同全

再加圍彭城 元大意同單 圍彭城不重 傳云皆放於義須抑撥

說下

圍彭城 元 圍彭城 元 伐鄭次 王夫侵 義同 經惡貳國

味義故子伯訓而略外救焉 以鄭為主見以集矢故而從楚納

魚石非義也故晉可伐楚不可救 鄭氏王夫侵鄭下 傳同義亦

春秋固是卷之二十一

圍彭城 元 伐鄭次 謹君臣之分兩予伯兵之放義焉 惟魚石為

叛臣故義當圍惟鄭助叛臣故義當伐不必大開 宜體傳中遂字

申發皆放義意無書法 加伐宋入彭城 義同 序楚鄭黨叛事起

同單

圍彭城 元 伐鄭次 伐鄭 義同 伐鄭次 王夫侵 義同 原貳國

從夷之非則如經削外救以著罪之意矣 只王制救邊伐鄭次

此只見鄭之見詞就轉到楚救上 去伐鄭次 義同 王夫侵 義同

無則以夷則以王罪無則以王罪 王夫侵 義同 王夫侵 義同

王夫侵 義同 王夫侵 義同 王夫侵 義同 王夫侵 義同

以人義裁之下固云不義可謂以義服之乎 加伐鄭次部虎

子謂之知武子善之而遂城以備鄭也。要爲門戶既舉國無可守的景果待衰世意要終不能守不止弛備皆率卽夷是其失守

勢出罪楚之同。單覽者矣。不公土王臣。臣力與而王未嘗力之也。

而斷柯陵之爲同懼。觀傳會於柯陵之歲句可見。不競恨幸勝來。

他諱名之意以諱罔惡故曰放古者不以名爲諱也隨着他不論

故曰從作文要將法萬世意發透只取郭成六誠信同

又午代鄭八取部同

望由七○同四○傳十六號小郭于宋人屢不諱君名從其賢也

射姑朝不孝仲孫來不忠有自認爲忠孝而誤焉者而如春秋所

當法矣違禮獻按二句原自忠諫上說首尾要挽到忠諫名實

上須體從不明此義則有語氣來文末春秋之法不衍句亦要登

以爲孝以爲忠兩以爲字絕妙出五國伐成三○宋公陽生

入從景立祭同語邊易鄭述五職鄭宜十二○諸俱同

祭季歸七郭陵六十祭季請諸樂鑑不諱名得忠孝之正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義上

叔豹如晉志諸於辨分契樂之徵者也王納格文傳加納不丹

肆夏文王之樂而拜鹿鳴四牡之歌禮樂說云云三爵樂之義

可謂深於禮矣云云此但可謂志微而節具不可

云志和而音雅言是樂之學上言其知禮之意

公如晉五至王公在楚上九傳冬如晉春至而步首不書公在晉

以內外無危也款于相行申借助之詞晉侯設享從郭都之制

哀公時七歲

會吳善道即伯曰布命於遠夷而知遠夷之慕義矣此會不但

是會戰事實玩成傳首即呼云吳何以稱人則此會解國亦可爲

下稱人張本矣吳先使請越如晉聽好晉遣大夫往告會期非

諸侯往會固不爲屈禮但於此已預鋪張一副非來會時不備矣

此尚稱國下會吳稱吳人則慕義之善與聖人進之情不俱明

然乎作文先在會期上描寫吳于慕義末在稱國上含下稱人

會吳于成以敘順進遠人挈其權於中國也要看諸聽諸侯之

好一句微知成之會來會而不爲主也來會諸侯自是不爲主

是主人之主非主會之主也聖人之情見矣二句是欲夷狄効順

尊中國意乃傳吉歸宿處凡作此傳題宜體此發揮不宜著事迹

板講收進而稱人書法

會成會相親春秋進退遠人無非爲中國計也須以聖人

之情爲主就來會往會上見其主與不至不重事實傳兩則字下

得有味下易鍾離五會向裏十俱同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義上

會成人會相親十招舉入郭俱定四兩觀聖人之進退遠人而

其情與心見矣上壽夢下閭閻來會諸侯而不爲主則遠而

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至吳則貶而稱國如是而後義明救災恤

鄰則進而書爵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如是而後法公上不徒說

順即黃池傳所謂冠裳割地難得天下不能一朝居意合夷夏之

論順逆謂其倒置不割置之分也時既因其情之順逆因其事之

善惡

冬成陳伯王有先事之防則恤小之一微也見陳述七傳子

辛駐師款子因有知時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賁伐陳救陳陳述七傳所云救陳指會耶事非指此也借用則

冬成陳 伐陳 救陳 按陳述十傳勤字是合後二年于鄆之救
方見其勤非指今日城棣之役也如此出題姑以未伐而伐既伐
而救分股發之但不可太分必總講一段乃見勤耳繳處見陳不
當背意

成陳 成虎牛 以成之美惡比後魏釋陳和戎之策修民事田
以賕然左傳明有息民事在盟戰後
不可他求况成陳又與和戎無干

晉人滅鄆 小國陰謀以取國春秋誅其意焉 滅亡之道違字與
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的欲字當玩 如梁亡九 依傳倒作文
中人辯

城費 觀世臣越禮之役可為後戒矣 季氏世官自宿始世官之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一 義上 九

弱魯亦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忠起手第一件事觀其後云則
今日書城費明明鋪排出一箇履霜之戒也在此明明顯著出他
一箇強私弱公之萌也在此履霜二字與一萌字俱指是宿開手
第一事說向使行父卒而官不世及於宿寧有是哉祖父賢的那
見得子孫也定是賢的羣小媚之句亦有味見得用人惟世自有
旁探意者行父一卒便有無故勞民的事世官豈不殆哉作文
以越禮不度作事實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語而以用人不惟其
賢三句用味嘆語大發於後或主即其越禮不度之事皆歸宿下
不顯私邑豈有是哉故曰履霜之戒 加作三策 義十 舍中軍 五
只作強私弱公事實

行父如晉 文十 如齊 文十 如晉 文十 城費 文十 內臣先德而
固私邑春秋譏其越禮焉 依傳串講隨費只驗其越禮不出
同 或只出盟應 文十 城費 文十 欠完

如晉 文十 如齊 文十 如晉 文十 內臣歷相而盡忠惟其賢也 三比只
是相三君事迹作文須以三比叙過總發其忠於公室而不顧其
所食之私邑意首尾點本股則固固字要體見得本嘗為魯國恙
惟以晉門事以世用故能如此本云使其後皆如行父雖官之何
傷苟無賢賢荷之胤而徒以世官及之安可哉 出會陽穀 文
六 如齊 文十 盟應 文十 同 未易若丘 文十 同 宣元如齊 文十 先有
又無勸諭事實故載此判限陳有相 二君何指宣成不出相文事須辨

城費 文十 即後事以驗越禮之役則知示戒之義矣 其
後孔子云 只將來點破要重則書城費乃履霜 云一 臣發 義
越禮作 文十 非傳意以 越禮謹禮合作尤非

如晉 文十 如齊 文十 如晉 文十 城費 文十 行父效忠孔子謹禮各挽歸
城費 文十 出若丘 文十 墮費 文十 同

季歸 文十 知代 文十 置賢而論世危道也 用人不惟其賢惟其
世此出上傳有賢德為國人所出下學宗親句 下易作三 義
一同 出三國伐宋 文十 宿如晉 文十 同 出季歸 文十 春王正月 文
宿如晉 文十 城費亦同

可在此太不通

城費 邪丘八 觀禮委權之事可為用入行政者戒矣 上用

證費 驗下用決梁驗上有萌字下有始字堅冰替施 上加若丘

六下加漢梁六 意同宿無先大夫之忠乎無先君之明固宜

有此

城費 作三軍一 內臣之固邑專兵皆足以垂後戒焉 越禮

不度可知矣民不屬公可知矣 脫出執聘十九 證費一 上發

失民下驗越禮

城費 城紀十九 專政忘本皆愧先世矣 宿學先德平廢先業

上用行父相三君下用文襄悼事私家公室母家王室易戒履霜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義上 士

詩咏揚水

城費 叔弓聞費三 役興於私色用人之失 邑正已

之失上不忠下不恕

盟恩 城費 會號 昭三 行父功忠 昭三 之叔立節

舍繼之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法 加會鄭入叙事中

免類如 陳逃七 春秋扶中國而予奪夫從違者焉 主傳本卒

鄭伯逃歸陳侯一段搭總見聖人貴華賤夷存理抑欲之意下傳

亦有禮義字 加會鄭入叙事中作案

陳逃 卑詞以罪與國以其輕於背華也 禮義二字重對逃字看

亦既勤矣及必能致力於陳矣總是通前徹後為陳計算皆可持

以無恐輕棄中國輕字當玩

成陳 國陳 會鄭 俱義 觀伯兵勤於與國而知背伯之非矣

引伐救二事不重責陳背德蓋言晉如此致勤而陳可恃以無恐

玩亦既勤矣下即承以為陳侯計者云可見 傳中諸侯又救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義上 士

之正指會鄭事觀其日上二年云今楚令尹云惟北方救而

彼即逃故為輕棄中國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昭三

傳若能信任仁賢云對上為陳侯計者云上輕字下無故字

陳逃城九從夷崇私皆背其所不可背者也上違晉而

從楚輕棄中國下輕王室而重母家輕棄諸姬

公如晉即內君之赴會而聽命不宜自大矣如晉朝且聽

聘之數主那丘八傳魯公在晉句虛發宿不宜會夷歸失正

侵蔡獲變紀武國之武功非善保國者也見貞伐八傳齊國

重無故二字若有故則情猶可諒也書侵正此意

那丘諱失推之始深致用愛之鑒焉大夫聽命指今日言謂

命朝聘之數此足大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非謂後此朝聘皆大夫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愛字承重煩句來要發得愛中之毒出魯之失正謂失君臣之正

其君在晉而大夫出會還成得箇君臣否此句不重只舉魯以

諸侯耳貶而稱入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

踐土魯二晉侯伐衛元那丘漢梁六修先業而貽委權之

經所謹也文襄之業謂伯業非指朝聘為業也時朝聘無度非

文襄時五年一朝之制悼復修伯業因改命之去漢梁同

公如晉八同出遂如晉三公如晉二公如晉八那丘漢梁同

踐土魯二晉侯伐衛元伯正知先業之可修當知所以自操其

重矣修文襄之伯業則改命朝聘之數亦其一端如此大事而

自為政則盡善矣末繳奈何重煩諸侯而委之大夫也則春秋之

人之文始也且如衆之所安之說乎出圖許十八伐許

遂如晉魯三十一公如晉文三公如晉八遵前令以定邦交

則有節矣同上文襄之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則

會不協而盟上二役皆有為未必恰當三年五年之期文中仍

寬說為是去本此同

那丘漢梁六伯主委政以啓臣專春秋謹其始也渾發

單不可判然兩截要發得君若齊殆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意出

加公如晉八只用在末一驗不可以今月之魯他日之列國分

服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公如晉八漢梁六以魯失正悼貽禍分以魯事觀之則悼不宜

委權可推矣以後事觀之則悼之委權所必至矣

公如晉八那丘即內之失政以驗委權者而知春秋謹始意矣

仍主單作公如晉原聽朝聘之數因悼使大夫聽命故宿欺襄外

而代之若鄭伯便自會了後足云今日之魯已然何怪乎後日

云也

那丘作三軍惟政與兵其權皆君所當操也政權不可

委人兵權不可去公室須說得利害分明以周公信公對文襄

那丘盟宋春秋謹始之意為大權大防計也脫出漢梁

襄十六會申昭四楚委政之禍交夷之禍

邢丘 城也 十九 修先業而委政 棄先業而崇私 上重始字

重本字上重頗諸侯下輕棄諸卿書之立政詩之藉品

貞伐鄭 昭武阿平外之過見其失保邦之道也 昭武法云鄭及

楚平不復書矣見今日之屈楚不信乃不得不然者非斷罪語也

且玩此句口氣一直貫至其能國乎與傳言畏天保國相應斷宜

重失保國之謀說但不可竟像侵蔡獲變比須從失謀說下而以

從楚不可守信不能一時難以自保光景發得痛快方肯此題

失於事大乃失於事晉蓋楚無變而後事晉得安耳非欲其款於

楚也 平而不書見此等盟亦鄭人常事不必書也 加侵蔡獲

八同 蔡獲無鄭魚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襄上

侵蔡 貞伐 艾陵 襄十 入吳 襄十 事大以智而二國之得失

矣 主句踐事吳句上國人皆喜子產不順下吳將伐齊趙夫率

衆以朝國人皆喜子胥獨懼 侵蔡 貞伐 伐鄭盟戲 楚子伐 俱襄

可為深咎矣 同車末二北作待盟境上之實晉來則盟戲楚來

則盟中分 侵蔡 貞伐 十二國伐 九 一舉而召内外之兵武同之失謀也

同上 交爭與待盟事實俱在二伐上 書侵則平而書法聯綴

再加楚伐 九 晉伐 十 同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主 郭師伐宋 楚 晉宋侵衛 俱襄二 諸 侵蔡 八 十二國伐 襄

楚令而欲息肩于晉 創單作 困今易楚鄭侵宋 八 代晉易楚

澤 會 鄭 俱 同 貞伐 會 晉 伐 鄭 楚 子 伐 俱 襄 九 會 晉 伐 襄 十

失謀致之也 主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句總叙過原到侵蔡

失謀重發 有主傳末以待強者而請盟句搭不若

貞伐 十二國伐 九 武國召内外之爭 歸失謀也 仍主晉楚

鄭句大意同上 有主與盟 紀外夷攻恤之兵而不智不義者之罪

貞伐 根 貞 救 根 成 鄭 紀 外 夷 攻 恤 之 兵 而 不 智 不 義 者 之 罪

矣 侵蔡 貞伐 鄭 簡 盟 戲 九 蕭 魚 悼 聽 晉 驚 貽 患 成 功 謀 之 機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襄上 失異也 下只伐鄭盟戲同 出侵蔡 貞伐 伐鄭盟戲 九 伐

蕭魚 襄十 亦同但當在九年伐鄭截斷 傳三篇混題 此題有侵蔡獲 無蕭魚 則主北矣 盟戲

傳 無 侵 蔡 獲 亦 無 侵 蔡 獲 中 只 多 貞 救 鄭 乃 楚 謀 救 之 各 傳 無 此

此 句 也 則 傳 獨 有 舍 之 侵 宋 則 蕭 魚 有 執 衛 會 中 及 楚 子 失 樂 無

貞伐 晉伐 九 會 號 元 平 丘 昭 十 不用子產被内外之兵 用子產

免内外之患 子產不順語在後 侵蔡 貞伐 舍之侵宋 有意致晉 武國兩用兵挑禍 失謀之甚

者也 同耳子展俱是失謀 脫比毫北 襄十 傳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侵蔡獲 貞伐 楚鄭伐 十二國伐 十一 徵功啓靈 棄信致兵

比楚鄭代傳

侵蔡八貞伐滅巢昭二入郢失謀與失守皆危國之自也子

產憂鄭之弗寧沈尹戎策郢之必亡兩傳皆引孟子語比滅巢

獲變八貞伐大谷歸田世定從不修文德而有武功句此也

上武而不修文德下文事必有武備

士句聘外世以嗣伯自任可以辭知焉矣主遂納幣二傳知禮

作衡雍之受不忘先君之功形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季武子

之賦形弓意在晉君嗣伯是禮所當受者句辭守官之詞以承

之是不忘嗣守之義且隱然有揚先烈而光休命之意焉故曰知

春秋因是卷之十一襄上

或兼據傳

伐鄭盟戲伯國得善勝之謀經所美也三分四軍是以四軍分

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此以一軍當楚出三次而我出只一次故不

戰而可敵楚與諸侯之銳句不聞惟有外兵相合此我軍所以可

分正楚不得以單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方是實行其事然不

戰則自今日始矣只重善於敵楚上下可謂慮鄭混之悼公知德

並用須知皆之時楚其和文昭更強但可繼而不可爭武子見得

分明非漫為退也下書蕭魚非書法傳者舉其成功以見其謀之

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失謀然只原今日伐鄭之

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盟戲同但不入鄭事

十二國伐鄭

莊國之召兵其策失也只至晉師至矣以前一段

要以叙事體行之體于是晉師至矣口氣便有斷罪意在中方得

遂及楚盟遂守亦要玩晉人修器備盛饗等事要挑講

貞伐鄭八十二國伐楚子伐鄭九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貞伐八武國棄信以召兵謀亦左

春秋因是卷之十一襄上

戰之謀蕭魚只昭下書句加貞伐鄭八同加戌鄭貞救

楚鄭伐宋襄十主赴輒救之而不與戰句只伐鄭盟戲伐鄭

鄭伐鄭同但少下書蕭魚句下只二伐亦同襄十或加會

或加會

盟戲貞故春秋紀兵信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伐鄭而

許之乎楚救而不與之戰皆敵楚之謀也

伐鄭牛貞救公至俱襄伐鄭北公至伐宋俱襄十一不

至兩不交其於外行善謀也二至正見不與之戰子囊方受鄭

蟻之成而陽陵之衆已侵北鄙而歸矣子囊方乞秦晉之旅而向

增之師已撤南門而還矣

楚子伐九貞救十 楚伐而我已歸矣 楚救而我又歸矣

之戰 晉云楚伐而不救 所以敵楚 楚謀 傳 上加伐鄭盟戲下

伐鄭盟戲 同 出盟戲 楚子伐 不戰 伐鄭毫北 亦同

代鄭盟戲 代鄭蕭魚 伯國用善勝之法以成功春秋故

其美焉 大意如單成功處亦須發但不可截然二段

盟戲 蕭魚 伯主得善勝之道 經屬詞以美之焉 同盟戲

單比以蕭魚帶於後 何別且傳中明曰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不

從傳為確 若同上雖 伐鄭盟戲 如毫北伐宋 子展 敵外致伯 謀之得失異矣 上子

晉不戰下罪鄭不信

春秋因是卷之十一 襄上

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昭四 駕外交外之得失其功

與禍可觀也

盟戲 大元 得善勝之道 非正勝之法 上善陣下善戰 晉悼

用知 晉還師敵楚 分軍逆鏡 荀吳用魏舒 毀車為行 分陣為伍

盟戲 大谷 以謀制外 以禮化強 加蕭魚 歸用 定同

載長句內 不如在此

盟戲 蕭魚 夷儀 重丘 俱襄二 紀駕外釋罪之市以屬詞

而美惡見矣 下書蕭魚比如下文所脫云句 滋味在兩國請武

而許之上

盟戲 蕭魚 平丘 平丘 俱昭 得謀恃威俱用下比作奇法

盟戲 蕭魚 平丘 平丘 俱昭 得謀恃威俱用下比作奇法

盟戲 蕭魚 平丘 平丘 俱昭 得謀恃威俱用下比作奇法

楚子伐鄭 經紀外兵 見伯主行不戰之謀也 晉師不待楚至

即還 正其不戰之謀 鄭禍只點起

會租 經於晉夷王會而外之傷中國也 與鍾離 同會 盟

傳往與之會而王吳正是不能抗處 但此晉悼方盛時 講詞須有

斟酌 蓋悼公欲資吳以速困楚 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滅偃陽 伯臣以斷成功 可以知將權矣 見戰鄭 宣十 傳只論

權之重 勿作贊詞 偃陽 楚與國 通要地

貞板伐宋 借戊虎半 傳鄭人從楚固為不義句 然彼傳從楚原

事

十二國伐鄭 伯主加兵於武 所以致外而敵之也 至

春秋因是卷之十一 襄上

九傳齊光先勝 只點起 或主兼結 以知魯為主 而得復以

殺三卿傳

伐北鄙 魯二十六 夾谷 定十 聖賢從容而却敵 亦其折衝素也

無息談笑而却敵 非可卒辦 須玩本強則精神折衝句 却敵

勝千里 昭下身不能保 與殺之朝意 故敵國千里 字文中俱不可

放過 須就事發意 見得卿職如此 不重事述 亦須先把敵勢張皇

方見勝千里之難 出會統 昭元 子夾谷 定十 同 易

文如此 又伐北鄙 昭二十六 夏伐陳 昭二十五 同 易

長句 又秦晉圍鄭 昭三十 昭元 左傳方謂鄭不能其焉武

與無息談 又圍鄭 昭三十 昭元 夾谷 定十 同 易

笑亦無下 又圍鄭 昭三十 昭元 夾谷 定十 同 易

同。○魯有大司馬制子貢非卿大

戊虎年貞救 諸侯逼取以致外救不義其矣 玩傳則城虎年

已有罪諸侯意但傳至此因復繫鄭而始發其意耳作文須就

師拒險以偏意喫緊發揮陸入猶前志意方有味傳非責其不

斷楚之路為鄭蔽特發其志在逼鄭不在敵鄭耳志字極重義不

義字正相應天下惟義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偏人一念全

分毫保恤他的意思則彼固非義而我可謂以義服之手係鄭

書救兩書法通倒鄭國分地云此解書法支中不必入講

戊虎年 諸侯據險以逼取春秋迫畫以罪之也 加十二國伐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貢上 主伐而復成句一串作

貞救 經紀外兵恤患所以顯逼取者之罪也 傳欲顯逼取者之

罪曾別楚之不若故錄其救須從書法上義 句可玩 先說亦

不可以責晉且原無逼義意傳未亦可謂謬 句可玩

城虎年 重戊虎年 筆削鄭地而棄險拒險之罪均見矣 主傳

二段以虎年總叙起雖分作抑揚重本股為妙 加貞救只於書

法後輕帶 城虎年 貞救 同上貞伐晉伐只作特

事實與下貞救相對不重 鄭師伐 鄭師伐 鄭師伐

鄭師伐 鄭師伐 鄭師伐 鄭師伐 鄭師伐

諸侯拒險以逼從夷之困非服人之義也 主鄭人從楚一

昭傳串作不可以城成分 加貞救帶收 去首二比亦同

公至自伐鄭 至盟戲九傳楚報救之而不與戰 加貞救十再

伐鄭 亦同 作三軍 紀兵制之變戒失權也 傳首至謂之作一段見三軍

魯之舊制但初時屬之於公今則舊制雖存而以向屬公者改

於私故曰作此是論作三軍之實其明年至民不屬公可知矣

論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夫國定無正又是兵權去公室之禍而兵

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乃春秋書其作舍之大

意也作文全重此二句體貼發揮盡即得以垂戒云耳 季氏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貢上 周民為三三家各有其一又各以其父兄子弟分為四番其

取四分故曰盡征孟孫取其子弟之半而以三分歸公叔孫悉

其子弟而以父兄二分歸公 敗鄭 季氏侵陳 叔孫氏 觀大夫送將之迹而兵權之

屬公可知矣 宜皆就信公說將三股緊緊點過渾發當時兵權

猶屬於公意繼出作三軍來 作三軍 入帶 一 戰聘 十九

之也 如單下二股於中辨驗不可作兩脚 加敗鄭 信陳 四

救徐 信 以信公之初叙起 加垂陳 放 二無 放 五 昭文宣

以來句 再加戰鞍 成二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政

入鄆二 映聘十九 兩驗內君之失民而兵權重矣 俱備

茲使四 映徐五 入鄆二 映聘十九 三軍未作之前

友敗鄆元 茲使四 映徐五 宿入鄆一 約教晉二 馬俊

上四 上使帥以出下各有其一三 傳云各有其一一 是解作

作二軍 入鄆一 映聘十九 舍中軍五 孫齊二 春王元

謹大夫之變兵制鑒失權之禍也 起手便以書其作舍呼起

做總證總後不可強為分頂 去入鄆映聘同

入鄆一 映聘十九 孫齊二 春王元 以君民俱制於臣說不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一 襄上

分級作舍

作三軍 川田賦二 兵制變示謹權之意田制變示重本之

舍之役宋 武國行致伯之謀不信所自來矣 後傳必取晉師而

後傳之難指楚鄭代宋股然玩左傳子展語則所謂從子展之

實於此須將致晉後與四字體發此乃後日既同又叛張本

須知料 從晉自是大義何必惡宋以致晉故曰失謀 此通

信國然則失謀 舍之即子展

舍之矣 舍伐鄆二 而觀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連北

也 鄭欲致晉而理之晉欲致楚而敵之子展知特

舍伐鄆二 公至 主伐而即至不戰作須用左傳事實別之

出便有分別只舍伐鄆一比與三駕平 分字數俱同若出只至三駕作文矣

宅北 伐宋 以必不可渝之信而猶渝益見盟不足恃矣 此傳

論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蓋宅北截書誓言至重而鄭

人直以為改晉之策尋盟尋叛非叛於既盟之後直計叛於未盟

之先視晉鬼神若戲慢一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玩傳前見其

既同而又叛也句已伏盟不足恃意後原其所以叛盟之端而結

出慢鬼神云正與上既同又叛緊緊相關其重盟不足恃可知

但須就子展反覆之謀內發出慢鬼神至於此極以見盟不足恃

方完 加伐鄆二 伏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一 襄上

宅北 紀伯信之同將必顯武國之異也 只做觀服而同盟一句

舍不可叛意失民踴躍國亡氏須要張皇其說收惡其反覆而

書同

伏宋 即武國論盟之極盟不足恃益見矣 尋復二字要玩書同

本因此代而書文中莫脫既同句 既同又叛乃子展與晉本謀

要挽到失謀上

舍三侵 舍伐鄆二 宅北 伐宋 伐鄆二 故為失信

之謀以從伯見盟不足恃矣 此全傳題蓋子展之謀直算到

魚時方固與晉所謂欲致晉師正指三駕伐鄆之師則盟止以

其許耳其不足恃一至於此通叙過重盟不足恃發 去宋北

出毫北伐宋伐鄭蕭魚試致晉師同此起原至集信難而後與之誠此補足使傳信受

之效略矣只就盟不足恃誠能感人立論而鄭罪晉善自當

只毫北蕭魚同只伐宋會中是脫母以叛之速服之久立說

伐鄭蕭魚觀伯事克成而知服叛制敵有道也屬外就服武上

見鄭服而楚不能爭屈可知矣盟戲亦只云楚師遂屈不可用

服字究竟楚爭鄭之心未已只鄭願從晉而力又不加直付之無

可奈何耳二意總在會蕭魚內總起中分先後依傳鄭不可信非

責鄭正起下悼公信鄭不疑須玩兩而字惟不可信而信之故知

悼之為誠惟不可信者而竟不叛故知誠之感人為至服鄭邊說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義上

至

向後去駕楚邊說向前去傳意開論兩邊俱無書法不書鄭

會只點過或主以誠服鄭先講過制楚不能與爭於謀

十二國伐鄭東門伯主成駕外之功繇制勝得也此與前二駕

不同彼尚川謀此已成功魏絳息民就施舍輪積等言乃微息之

息非休息與武子分銳逆來自是二策勿榮指不戰

蕭魚即伯主推誠之好而祇剛之服有辭矣誠字推字要發言

鄭不可信而悼能信之不疑何其誠也自此鄭之不可信者亦信

矣故曰至哉誠之能感人傳信鄭不疑信字正應上不可信句

此正服鄭事述若云鄭服還在蕭魚後文中須辨

伐鄭盟戲九伐鄭一伐鄭蕭魚會申昭謀與誠合

以服內而駕外也流水做下略云中國所以不靖者以多反

盟也鄭所以不信者以楚爭衡也悼則彼以疑我我信彼以力

我以謀當鄭之未貼而楚爭也則謀於終帶及楚之直而鄭服

也則為之推誠是楚疲於駕而鄭久於從矣有留待下見得

也則為之推誠是楚疲於駕而鄭久於從矣有留待下見得

然楚知楚之不能爭鄭已見于三駕之日矣

伯主成之久而見用謀駕外之功矣去伐鄭盟戲同加

執良霄十只納入三伐鄭內大率此處應有執良霄則以三

無執良霄則即以盟戲為不戰而以三伐為成功

伐鄭蕭魚執良霄一會申昭大意同上執霄會申不是驗乃

外屈內服實事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義上

至

伐鄭一伐鄭蕭魚同單並用知魏然蕭魚自是服鄭事

如例

十二國伐鄭九伐鄭一伐鄭蕭魚伯主得息民休兵之

策而成功有自矣以駕楚之功問起後以息民不戰分舊出

伐鄭盟戲楚子伐鄭一楚子伐鄭一楚子伐鄭一楚子伐鄭

一伐鄭一又楚丁伐鄭一又楚丁伐鄭一又楚丁伐鄭一又楚丁伐鄭

盟戲九伐鄭一伐鄭蕭魚會申昭謀與誠合

許氏証晉謀息民是以楚爭宋不報晉取都討討或只貞救貞

伐宋不問，伐宋取報，俱在蕭魚後宜先。

成陳○○虎牢貞救○○亦同至成陳之後，魏終陳和虎之策。

修民事田以時○○左息民事在盟後，不可備求且成陳與和虎。

執良霄○○會申昭○○外難屈而內久從，謀與誠兩得也。要講所。

以屈服處。

貞侵宋○○十午伐鄭○○上比報晉之取鄭也，作楚屈下比平孔。

欲叛晉而謀卒不行見鄭服，但下須補二十四年意。

蕭魚○○會申昭○○伯好有以堅內之從而誠之感人深矣。

主悼推誠感人一意，加貞叛伐宋，十楚鄭伐宋，十作鄭不可。

信事實。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一

襄上

主

午伐鄭○○十八四國伐鄭○○襄二十四三國伐鄭○○襄二十六外兵。

討或而無功見伯主推誠之功矣。蕭魚而後楚兵三至鄭而無。

功主傳二十四年不叛晉句。

伐鄭盟戲○○九伐鄭○○十伐鄭蕭魚○○執良霄○○伯主兩。

用善謀以制外春秋之所嘉也。知營謀固在盟戲時而盟戲歸。

即謀息民則此比內可兼魏釋去之。題與戲傳易混只認良霄。

此比內知此傳題與盟戲異者。加城濮十八同但破用光生無。

宇○○城濮三伐鄭蕭魚同。

伐鄭○○十伐鄭蕭魚○○執良霄○○同上○○去蕭魚同。

傳即全。

伐鄭十伐鄭○○十伐鄭○○伯主○○外之功○○魏制勝之謀得也。以。

三駕成功就起歸本於用二子之謀能字不能字要緊。以三駕。

伐鄭○○成鄭貞救○○十伐鄭○○二宅北伐宋○○十一伐鄭蕭魚○○同上。

一駕師牛首楚猶思退於夾穎之軍再駕會北林楚猶強起為伐。

宋之旅及三駕觀兵東門楚徒視子展之出盟而不能出一旅毋。

鄭矣○○即戰○○鄭○○十貞侵宋○○三一徒虐其使臣一徒虐其與國皆見其。

無能為也。傳中止云楚不與爭能。無明文實可獨出二比。

城濮十八伐鄭蕭魚○○伯主駕外之績有光前烈矣。城濮不及蕭。

魚之美多矣何以反云。蓋論績則城濮功大蕭魚則無功可觀。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二

襄上

主

也說箇城濮之績不越足矣。蕭魚正有莫大之功在。雖一戰勝。

楚之績不能越此不戰也。作文只宜揚城濮之功勿贊其美。須知。

城濮功極大而未盡美。蕭魚則盡美矣而功亦未嘗不極大也。

城濮十八蕭魚○○既無伐鄭與敵毫無干宜至此略其挫外以戰美。

其服內以誠。

蕭魚○○會申昭○○意如至○○召陵侵○○定觀推誠獨利之效而得失。

昭矣。比意如至傳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四年召陵以前諸。

侯不合者二十餘年。意如至此易平丘。昭十同。

會申昭召陵侵○○即人心從違之久而其故可思已。全重又上。

上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有贊嘆意下云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

此有城武意。係上通脫母。下易郭陵。郭二同。或出千也。郭陵非也。

蕭魚 陸費 二 誠能感入禮可爲周

蕭魚 會中 四 夾谷 歸田 十 俱定 誠感其理化強至哉誠之能

八天下莫大於理

蕭魚 會中 昭黃池 入吳 俱京 以誠感其服之久以力勝人

之速 出伐鄭 十 俱京 伐鄭 十 俱京 入吳 五 入吳 三 同

伐鄭 十 俱京 伐鄭 十 俱京 會向 伐泰 會威 俱京 詳紀伯事

於用人而失於行政也 比漢梁 十 傳

伐鄭 十 俱京 伐鄭 十 俱京 長岸 七 觀敵勢之強弱而用人之

見矣 上知薛魏紆下無極 獲死 三伐易蕭魚同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虞上

執良幣 外夷僂辱使臣善謀屈之也 主蕭魚 十 俱京 使執良幣

之使以洩其忿可見無能爲矣倒晉悼作

春秋因 三十一 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二

麻城 梅之煥惠連著 甥 劉 輝聖初跋

襄公中

救台入 因事而擅權其心可誅也 擅權只是案全重使君不得

有爲於其國句發傳未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爲正與此句相應

使字須玩書法重逐字人字帶說

高子盟 救台入 辨專制之義非可論於境內也 倒作以境外

形斷境內上比有桓公使將南陽之甲句 出救台入士句使齊

九 同 或出高子盟士句使齊主專制 第一

士魴聘 舊主許許子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一 襄中

貞侵宋 主蕭魚 十 傳 徒侵其與國見楚無能爲

如晉 公至 三 主公在楚 十九 傳 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子

之書券

取郕 主取郕 六 傳

冬城防 主城中丘 七 傳 雖時亦書句左載臧武仲請侯畢農華

令向 譏二卿並使之失重國體也 傳中不使之免而不敢避八

字分明是責宿與老但須就國體說蓋卿使則大夫介大夫使則

士介乃君舍使人之體今以卿而介卿則須威傷重國體矣

謂卿人不是特書叔老內卿行不得不書其失自見 說以卿爲

介叔老介於宿二句正見兩人之書故傳末介命使人之體一

豈爲得哉正與益兩失之句相近近有主責君者不知何說

如文仲介只舉例

十三國代秦 伯臣專兵無功而用人委政之失咸見矣 兼役先

穀三 梁梁 二傳用人之失指樂轡 或主德字作君權不可以

偏習持亦好有卑主委政之失而以任將之失從中參入者

衛侯奔 外君見逐於臣經端本以責之也 全在辨難書法方得

警君意醒不重實講 左云天之愛民亦甚矣此天地之性也肆

於民上是為棄天地之性昭入夷儀 二傳度其眾卿說又要

在肆於民上講方得蓋蔑眾卿亦肆於民上經其淫虐之一端矣

然傳意為後世鑒無乃 云原不指衛侯一人衛侯事實只略點

可也然須寬發

春秋因是卷之十一 襄中

貞伐吳 汪註楚不得志於晉故致怨於吳與使宋二 襄十 未切解

特亦 冬會戚 大夫專定君之會罪在委之者焉 會林父以定衛劉乃

君臣大故所係而可委大夫乎見梁梁 襄十 傳以晉人抑君助臣

點起黑背 傳私親意可作東看假羽毛事乃後日政以賄成之

漸 向成時 澶淵 襄三 傳搭此作成之賢指責獻子美室 加盟劉與

庚良盟勝 三意同

劉夏逆 識王室圖婚失禮以志戒也 只不稱使一書法劉夏即

官師

國成救至 內外攻恤之兵暴與怯者均罪焉 兼同 齊大

邢二傳衛衍奔齊而魯與定刺之會此齊伐之故三家三

室卑弱此怯敵之故 或以奔逃無書法例書王作奔城云

救成至 謙恤患之怯而仁天下之情見矣 要在書所至以罪其

怯上發聖人之情若斷怯者之罪便非 罪其無及於成非欲其

及齊師也

城成印 上陸費 定十 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句此孟孫之邑而李

叔帥師以城之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固其私邑故卒

為魯患而不可重也 和者外城

梁大夫盟 經於大夫專盟深示謹禮之意焉 此傳從大夫既

春秋因是卷之十一 襄中

張之後迎咎往事須描寫他事勢已成情景迫切不可虛虛論箇

禮之當謹大夫不臣縣諸侯失政諸侯失政縣三會委之大夫况

悼公云云是說必然之勢非責平公曰使大夫專之則三會猶是

諸侯所使曰苟懼怒大夫盟則不待平公之命直縣一怒而遂盟

矣諸侯而不敵忽正與當情忽於未兆忽字相應玩此春秋以

待後世之意可重垂戒上不重斷罪書法只問起不可創在後

只合深望此歇後題只把諸侯皆 注作案

引直 次國 救徐 襄十五 難澤 袁衛盟 三 會向 伐秦 會戚

上四 變例以紀大夫之事謹禮意也 總以君權起以救

徐袁備盟辨書法下入會向三比作失政以政大夫專盟之意

去會同三比亦要原人同

教誨訓 業僞盟三 致經紀大夫共信見權之有絕矣以

漢梁昭出想此當是諸侯未失政而大夫無不臣其盟猶出於君命也蓋就聖人書法而料其事之如此諸侯既次既盟而既字是兩則書則字根語如第五 雞澤三 同

會同 伐秦 會戚俱 一時三委乎大政知無以善其後矣

以漢梁說起墜人三會須重看國之大事句三皆字要總發出春正月夏四月與冬字點出亦好見得一年中便急忙忙地委了這些遭數會同謀吳之敗伐秦報復之役會戚定衛之亂皆開夷夏君臣之故故曰大事加漢梁如卑以三北入內紹講

春秋因是卷之三

會同 伐秦俱 禮樂征伐分 出伐秦會戚同

狂丘 次匡 救徐俱 漢梁盟 因伯業急云 救誠之意於伯

政夫而不謹禮之意伯益成聲曰無忌無荒周公成王曰立

政立事 下搭會同伐秦會戚俱 同

豹如晉 戰紀三 傳以此比作下告方伯 見中行獻子賦斯父

見范宣子賦鴻鴈之辛章

圍桃 圍防 主同圍齊集 傳齊虐君臣略分

白狄來 不與外夷之交謹大防也 傳首便說諸侯不得而通未

結况列國云明說魯不宜與通不與其朝四字亦用是以字及亦字承不得而通來即周公不享其費意也通傳俱看中國講但

其類矣一着欲說便差

同圍齊 至代三 觀經紀討罪之文而見抑強之意焉 重經

齊上觀注讀通云可見背盟四句一串下重在數伐鄰國所謂

該逆強暴也二書法不平重以伐致不以圍而以伐見有罪可討也

同圍齊 觀諸侯致討之協而大國之暴見矣 在諸侯同心上寫

出齊罪加兵於魯只舉魯一國為驗耳當以書同問起不可作書

法制大字乃大家大衆意勿作好字樣看觀免其云云可見

人許三 圍城六 伐秦四 侵楚四 春秋紀兵之例無紀其同

春秋因是卷之三

心者焉 加本比破云變例以紀討罪之公而大國之暴見矣伐

圍人三 圍城六 伐秦四 侵楚四 春秋紀兵之例無紀其同

虛打三 雞澤三 圍郕五 圍防七 同圍齊 至伐 以齊

環皆盟葉好數代鄰國叙起倒本股渾作大略以諸侯所共惡跌

為案以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為斷叙以伐致書法 至二比易

會戚四 漢梁六 同

彭城三 會戚二 圍郕六 圍防七 大國皆伯而虐鄰

其為公惡宜矣 背盟葉好數代鄰國略分後仍申發 如虛打

或漢梁高 雞澤三 會戚二 圍郕六 圍防七 大國皆伯而虐鄰

或漢梁高 雞澤三 會戚二 圍郕六 圍防七 大國皆伯而虐鄰

國成教五 伐北 國成十六 國防十七 俱十八 師伐北十八 大
國虎鄰之惡仰其兵內有可樂已就魯一國上指為他數伐都
國暴橫之態只取同字

沙隨不見成十六 黃池成十六 紀紀強橫者而阻抑之意可思也
浪體意字在書法上發注 強橫者而阻抑之意可思也

同國齊 豹歸定 自伐人伐自滅入滅
同國齊 國泰元 兩無責於用兵者以罪宜計警宜夜也 齊宜

得惡疾而閉齊之罪可免恭宜得報而復警之事可恕重兩宜字
上背盟云 下禍及宗廟云 上人心下天理

午伐鄭 大夫導敵以危國則知禍所自來矣 見殺嘉十 傳九
春秋因是卷之三

含當正以王法意此等借比題
公至自伐齊 正諸侯討罪之兵以罪所宜討也 諸天原自伐齊

但舉重之例固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以免其國存之罪詞也只
體貼此句就伐上發揮不必混入同心意

士句侵齊還 伯臣行師而有仁心春秋深善之也 齊地乃齊
外之案只重不伐喪上專制一段只辨明上意耳喪必不可伐

句亦須重有收還字
楚鄭侵衛成十六 晉宋衛侵鄭成十六 上比主引人之難

易宋附滕昭十六 嬰齊伐鄭昭十六 上比主引人之難
入滑昭十六 宿人鄭昭十六 上比主引人之難

士句不利人之難得專制

之卒卒將二事分比傳何嘗有境
荆無屈宋楚平宣十 定君臣之職而下侵上擅皆非也 只借以
見君臣之道不必拘拘貼着二比講

戶小事易比
如齊納幣莊二十二 納幣莊二十二 納幣莊二十二

杞子來盟襄二十九 杞子來盟襄二十九 杞子來盟襄二十九

如齊納幣莊二十二 納幣莊二十二 納幣莊二十二

遂代楚昭四 遂代楚昭四 遂代楚昭四

春秋因是卷之三

無妄襄十六 無妄襄十六 無妄襄十六

洩梁襄十六 洩梁襄十六 洩梁襄十六

歸父還襄十八 歸父還襄十八 歸父還襄十八

分文互比勸勉見其仁 主彈帷而歸命平介句搭紹傳聞起下

高子盟昭二十 高子盟昭二十 高子盟昭二十

貞代鄭襄十八 貞代鄭襄十八 貞代鄭襄十八

矣句 上比易獲獎襄十八 貞代鄭襄十八 貞代鄭襄十八

速盟而歸父奔宣十傳搭孟莊子不改父臣

盟澶淵即大國之與好可以言善師矣借長勾上傳善師者不

陣本許註齊之無道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句聞喪而還師遂會

于澶淵修德來遠不誣也齊未與助樂氏則今日亦非心服

速伐邾與速盟向同

履奔楚貴戚避難於夷昧義甚矣退不能遠害句所以甚之也

言進前一著做不得連退後一著也沒相干正國大義沒力量連

遠害也不會連得下句接云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正是不能遠害

非欲其奔於他國乃謂其見欲去之而已乃奔而從之也

踐上僖二履奔貴戚連先志以從夷昧義甚矣合義重在晉不

春秋因是卷之五

可棄上不可與利蔡平看魯多復災代教

踐土僖八獲災主文侯欲追先君踐土之盟子突欲成先君從晉

之志此題亦

履奔黃奔兩紀貴戚去國責各有歸焉不能正國遠害

不能庇弟保身

黃奔貴戚因譏去國春秋譏歸於晉焉見殺慶二傳欲夫其

親而不能保即潛忍之於大國而不能辯謂不能辯其與司馬國

謀之誣也叔稱弟須知與貴薄恩不同

庶其奔託人與爲人所託其罪皆著於春秋焉此在聖人爲義

之宗上看總是以利棄義則國必亂一句意故於小國之大夫荀

接我以利則特書其姓氏此義之所關亂之所起不可不謹之也

責叛與受叛之意已都在此了末只教明何以不書叛書名書地

而竊邑叛君之罪自見既正其竊邑叛君則書來書奔而魯受叛

臣納其地之罪亦見天若開便做傳不融貫傳意重在地上所兩

接我以利觀所受於君與納其地可見書法之意只在書名若曰

既書其名而又書地則叛罪自見既書其名謂以地來夫則納之

者之罪亦見魯夷狄從諸夏王不可受數語是特唐吐魯諸事

以和基引來爲傳設辨推而況魯國乎是就郭說不得

義辨論

晉慶逆莊二庶其奔兩詳大夫接內以其事關禮義也只貶慶

庶其無責晉意言慶就私行說惟禮義重故開禮義之人亦重金

春秋因是卷之五

以特書其姓氏發揮不僅收書法

觀魚僖五滅下陽二觀春秋利欲之戒而知其爲禮義之大宗矣

春秋禮義之大宗一段文中須發得出必危必亂即有利欲上看

非指二事以證之若曰此不是小可關係處要知全在聖人意

上見以欲敗禮云未幾所以於接我以利欲者必特書而謹之

也二必字見從來再無僥倖得免的正見當謹切不可大開

下此易書伐鄭九上傳有是繼欲而不能克之以禮句下傳有是

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句且鄭成公既執公孫中有改立君之謀

公子班直公子緡鄭人殺緡直是於國亂亦切欲及禮易秋

入衛二救齊言八楚子入陳宣十同利棄義易執鄭伯言陽

叛朝歌反俱兌同

庶其齊荀吳伐齊以却叛律受叛者而得失明矣類

知難城求援在兩敵相持之際與竊地來奔不同方得而況意

吳人謂荀吳伐齊記不鋼臣不納叛者而思

不受敵版宋徽季宿昔義兩傳語本參差且入州來

梁盈齊以世臣而去國其待之者薄矣主沙隨十二傳須舍逐

盈已非宜有去後之思意不謂出奔係於晉是指出奔後入

者因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二表十

商任沙隨兩朝世臣晉與少恩矣只不當鋼一意玉臣一

說不必知加盈奔十一在既逐又鋼上見他薄

沙隨伯主送中鋼臣之約薄倫甚矣

城濮傳二十八河南文十二救鄭成六鄆陵成十六城佐

伯臣世清其助則報之宜厚矣四比輕輕點過總發世助起

繳用本情書比易會伐秦成十三宋比易彭城或盟戲

表九加本比制單

楚鄭侵衛商在十一沙隨伯國待臣之薄律之楚事而有愧矣

仍重發不當鋼而以不必鋼作除意形滿方得若全重不必鋼

請便夫輕重矣上比易入州來成七同也于重怨臣臣

其平呂之請放彼來殺族

沙隨城杞鋼臣而忘世助念母而忘世業楚共平王分誣

城濮踐上八文二十伐衛文元河南文十二鄆陵成十六毫北

伯國先世之助業均不可忘者也上題脫母枝肩書助在

伯晉而為其後者不可不念文襄悼業在尊周而為其後者不可

不修

黃歸即權臣之不易克而見君失道矣借殺二慶十二傳至周

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句黃歸股只昭克慶事實然後能克句直微

使權臣句接來加黃奔十二去說不係因夷後克一滾下

加履齊只昭與蔡司馬同謀句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二表十

晉人晉曲沃世臣恣逆之甚而所錄致此者不為無過矣以

逆提起倒晉鋼之甚急上晉殆意可摘寫加盈奔十一只昭既

絕復入提過如單加商任十一沙隨十二亦如單

齊伐衛逐伐晉大國果於凌伯見致討之繇矣主表儀十二傳

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

焚庭戍鄆鄆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

救晉次雍榆經護內臣恤患之憐情可知矣主救那元傳

絕奔鄆經護內臣恤患之憐情可知矣主救那元傳

襲晉誌掩取之實重大權也見鄭人伐衛二傳此亦是修怨以

苦同圍齊故也須發誌其事實及天子大難等語

論不朽澶淵襄三傳作穆叔之賢

楚陳蔡許伐鄭襄三門東門次林澤李註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傳公

之餘澤也主蕭魚襄十傳推誠之效

豹如京襄九傳又左傳王詰其有禮賜之大格亦可作樹

大饑望國遇災而無備譏之以示戒焉襄十戒其無備意就臨時

災說前後兩備字皆指救災之備

弑光傳襄十舍至昭二君臣之責惟不忘社稷而已襄十主君民者

以陵民四句出上國君社稷下傳有社稷之衛句上比易

春秋國是卷之五襄中

濟州來昭十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定國

而用民力敗不可悔下比易取邪昭四約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成十或華元歸成十元不

懷祿同襄十

入鄭襄十吳伐我襄八君凌民臣負國出告莊二十治名不治

實襄十齊襄十同但倒轉襄十要子歸本不可作通前題

會夷儀伯十以利廢義討夫豈其失以伯主而至於見伐而報

業已衰矣既聞從杆之賦便是絕好一箇機會修方伯連帥之職

正在此時却為區區之貽與之同情漢焉可恨全重修職上與之

同情正挑刺下同字意須發透收如下文所收加重襄二

夏伐陳襄二即賢臣足以自強而人貴自立矣襄二借魯齊襄二傳全重

再如伐衛遂伐晉襄二只作舉兵之辭

會襄十今襄十縱惡歸成之會皆有以寓其貶焉上義

則下通上不能修職下不能復業為報朝歌來討為成稅節而

叛告如上文所貶加盟重丘襄二盟平丘昭十同二事皆起於

會終於盟故不貶於會而貶於盟

合之人陳襄十賢臣不屈於強伯襄十蘇其能自立也主忽奔襄十傳見

子產當晉能自立而不待大國之助襄十雖載伐陳而所獻則

入陳之捷也

盟重丘伯十主因利成惡加以同情之罪焉受其賂而許之成是

同之也故書同

春秋國是卷之五襄中

入夷儀襄十忽待有歸道者不輕絕人之意也衛侯之過只在夷其

家卿非若突之暴也況撫內營外有人使能改過則國猶其國而

義盡未絕也此正是遷善改過大機括聖人所以伏之也加衛

族齊襄十以夷家卿之罪問起不名倒單

義之絕未絕不可兩分加衛襄二昭不輕絕

書法

入夷儀襄二紀復國而異其詞示不輕絕也約叙順傳

泚融發抑玩然後二字連歸比書名亦總是不輕絕人處

夏伐陳襄二即賢臣足以自強而人貴自立矣襄二借魯齊襄二傳全重

卷二

卷二

不若其上見得他自立、隨前執禮只作事實、獄說、是獄入陳之、捷此、又在獄境之後、入陳未得成、故復以獄成也、須認明、歸子產能當於前、故子西得舉兵於後也、加入陳、二同、過後、門東、門者、攻其門而啓之也、只罪吳自輕、一意其見、與罪人殺之、俱在卒內、

獄制傳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林父叛

專祿以背君

不臣甚矣

春秋國是卷之三

卷中

十四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楚云

云比山晉侯在外十九年、安內攘外、衛侯在外十二年、失

無刑

上易楚丘

俱東二

越人哭

俱東二

公至自晉

俱東二

二君處田

而自棄

皆春秋所貶也

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衛侯齊

合戚

俱東十四

入戚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俱東二

衛侯齊

而立

衛侯齊

麻城一梅之煩惠連著

同社王承時錄

義公下

會宋 經紀中國 交夷惡其素防而取其守信也 主盟宋

號 傳左 傳交見事 載在此股下 而每書必先越武從此

始 不交見不 宋何別

發喜傳

入戚 義二十 義二十 主無刑失信作 下或易後衛喜

傳 去國者合 手春秋故春秋惟罪其君而已 傳首至終身

仕是崇穀梁語 是斷其稱弟罪衛侯也 不是看罪衛侯語是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三

就這稱弟書法 與稱不相干涉 見得春秋總未有說此子不是

處然只可說春秋未嘗說他不是切不可添出子他說話若子他

便該有子他書法而加以特詞矣蓋合乎春秋與見貴於春秋不

同見貴於春秋的便須着實嘉與他一春而合乎春秋只一箇恰

當而已也不見得不好也不見得好得恨所以春秋於罪衛侯之

外無一詞及也 或云傳首便與春秋言交辭病失二句

辭病也後引於 明是衛侯罪案故取春秋傳首而後云其稱弟罪

者合乎春秋則 衛侯之罪何如春秋記其四信而大

者失 加入 夷儀 武行歸 只作事實

轉奔 札聘 去國全信 諸國過中 托於木門不鄉衛國

手春秋去之延 度不入哭國 過乎中庸

盟宋 聚夷夏之 結成誅始禍也 只重中國不當與楚結盟上

兵是錄其禍 專在交見 惟交見則中國諸侯屬其宇下彼何能

不可自是中國 云 皆交見之禍也其事自宋之盟始句極重

既諸侯大夫不 專趙武 加會宋 義二十

會宋 盟宋 如楚 義二十 會中 伐吳 滅賴 俱耶 一交夷

啓莫大之禍所以謹其始也 此題專重會中而伐吳滅賴乃會

申一時事宜一串說下大意同章 哀人倫之滅承襲之賊句傳

中國之受承發夷之君句皆指會中說 舊以如楚會申交見以

盟宋 會中 中國交夷而成推戴之禍春秋所以謹之也 全以

會中之禍見盟宋的不好即刑丘傳之誤梁也 加召陵只入會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三

申內戰夷之川 伯禮傳中召陵句原自大合諸侯說

如楚 義二十 會中 伐吳 滅賴 俱耶 詳觀交見之禍而始謀之

甚矣 盟宋開起一串下 倒重會中 總歸罪於盟宋要發聖人哀

憐意自是諸侯 南向而朝楚安得不迷至此極也如楚比亦須少

頓

如楚 義二十 會中 即諸侯屈體於夷而知交見非策矣 雖小分

朝楚戰楚要低 昂重下股總在盟宋上發

召陵 義二十 盟宋 夷之終春秋序之交夷之禍始春秋敗之上

管仲終盟買之 積下趙武醢會中之禍

慶封奔 借徐戎伐吳 傳責吳崇惡于之朱方事王傳載於此

公如楚 中國行朝禮於夷則自交夷始也 主盟宋十七傳南

朝楚句須知舉魯以見列國左傳原有宋陳鄭許不獨魯

公在楚 春秋感時而存君以敬忠也 全在書法上作文歲首

正 正臨制晉廟之時宜禮出存之者欲臣子思君父所在而免其

危困要發透不忘二字須知此傳文定明明痛責高宗 加公如

楚宋二至楚宋二同

如晉宋四至晉宋五如晉宋二在楚 經許略內君之寓外亦因其安處

而已 總以歲之首月書在不書在開起分作君安與安君危與

危俱自人臣之心上說上用獻子相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

屬鄆之順與季孫楚人反 上二此易如晉宋三至宋四晉侯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三 陳下

有慎侯如晉宋三至宋四文十四○鄭子能答子家如晉宋三至宋四

外報上鄭之聘好俱同 晉之謀如晉宋三至宋四

內有獻子之書焚俱同

春公至宋四春公至宋四春公至宋五春公至宋三 屢略內君之寓外

役雖久而安也

會葵丘 僖九在楚 主天威不遠顯咫尺句搭創作

公在楚 僖四 觀春秋之筆削忠孝備矣 上君之危不可

忘下父之誓不可忘須知二傳文定供以高宗而發

祗餘祭傳

升陟宋二大棘宣二比奔昭六 三觀禮之所著是以嗣國者

公卑卑不備仰敵也華元使羊斟御 道怨也宋 信寺鄉近加

人也 數比俱就君說 加曹昭八○歸人公孫 主使無

句

狎敵易比

遇伐楚宋二十五○

秦人伐晉宋十一○士師

貞伐吳宋十四○子襄以

宋人伐陳宋十七○獲司

邇怨易比

殲遂莊十七○齊

戰邲宣十二○親歸求為公族趙盾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三 陳下

會夷儀襄二十五○齊莊公與

近邲人易比

四國伐齊或戰僖二十八○

同圍齊襄十八○風沙衛

伐北國防襄十七○主

餘祭不抄

城祀 譏伯主與彼以其不知本也 傳意以毋族不先父族立

作文重味親親之本發偏重在毋家便只記得毋族忘却父族了

忘却父族便是輕棄諸姬此句不重主盟二句見其有尊疑之權

亦不可遺 或云合諸侯之大夫以城祀句有味正見輕棄諸姬

葬公之喪之祭葬在耳若事則專獎經勞動諸國不為輕視
雖今合十一國大夫為每家奔走豈尊獎王室耶而勞動諸國
此舉亦謂是輕舉也須知除却尊獎便不可輕動
諸國輕動便是輕舉也或欲主尊王者未是

踐土十八晉侯伐衛元毫北一城杞 隨先業而私所親忘其本
矣
踐土十八晉侯伐衛元毫北一城杞 伯國世修尊王之業可謂知本
矣 總以尊獎論起點三段末繳本比文朝王于衡雍秦朝王于
溫悼公毫北載書曰同獎王室文公創業襄修文之業悼又脩文
襄之業

城杞四 瀧淵宋故 襄三十 伯國兩合大夫非知本與知務者
可謂知本乎可謂知務乎上用文襄悼下用禹周孔

葬公之業景公稟太公桓公之業上揚木下式微
悼公之業景公稟太公桓公之業上揚木下式微

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禍之射取足於家臣
見作三軍 襄十傳

借杞子卒 襄二傳 川夷禮故稱于自平日言不指今日
晉使女叔來治杞田歸杞故杞成公親來要結

此等事父兄之志在此聖人責望之意亦在此須知壽要將立札
時諸健兄弟不為泰伯之逃則札自無受國之理及尤執幣而致

國則又有與聞之嫌其去之延陵云亦是理當如此其不
致亂度全在夷昧既卒一辭上此時相傳以次已開僚竊據之
而舍光及僚又使光得執為口寔無窮禍亂醞釀此度札乃一
全身自牧可乎聖人把個季歷武王望他亦不是小可受則并
師喪國之禍可免則爭執之禍且固之以與所以不以為賢
賤之也賤字對美詞看以札之賢而待之只如常人便是賤非
其公子以立財文也畢竟讓國自是好一邊事但以札之賢所為
不在箇恰好處是以不滿於聖心作文須有抑揚方見得貴望不
可直頭賤何

突救六札聘 申王命違父命春秋行法以俟命春秋達節而不宜

不假特筆而以管紀焉 以秦楚背例問趙趙入旌賢特筆以辯
明賤札之意 去撤衛同 加盟戚 戚十或會奔 只入講一

辭見不當如子臧之守節
春秋文衛聘 襄十 兩略使臣以其禮異於中夏也 楚靈夷之國

秦介成侯之問亦要見事無足賢者故無特筆 加本比倒單
突救六札聘 申王命違父命春秋行法以俟命春秋達節而不宜

反為妙又須發聖人從不吝特筆於賢者意是收見季札 加要
齊如昔 齊叔勝子同

手歸門 札聘 歸國靖亂 辭國生亂 俱是公子春秋為賢者諱 春秋

完盟 札聘 服義達權 特詞守節 過中肯詞 以吳楚魯夷句為主 生說論

嬰齊如晉 成札聘 辭蘇讓國 以達節望賢臣 故不以讓國者例焉 不但

人望札之意 不同於子臧 且曹宣之卒 未有成命 而負芻已篡立 則子臧自不當因諸侯之請 以為利 若魯賢札欲立為嗣 與諸

樊兄弟以次相及之約 皆公心也 受則息爭 辭則各亂 所值時勢 亦自不同 甚矣 觀春秋之待威 則讓國之賢 原是極厚待的 但

春秋固是卷之二十三 在下 在世之君子 把但見讓國的 都看做好了 便盛稱其賢 而自與又

地同德 達乎時中的 聖人看來 又有不必一於讓者 惟將季子翬 望到這上一等地位 而他乃不能故聖人嘉與的心 焉自不覺冷

淡了 札聘 會申 春秋責備賢者 示達節合天之義焉 二邊俱有 責備賢者 意上比於椒衡 下比於淮夷 春秋達節而不守春秋以

人合天 或如 曹 夾谷 主季札不宜耐子臧 三卿當如 孔子 下

札聘 黃文 辭國者無異稱明道不可過動王者無美詞明 職所當為 上是個中字 下是個正字

札聘 曼姑圍城 京 酌國之讓受而辭與爭者均貶焉 所邊區 川夷齊 下只論衛輒不用齊國夏

良霄奔入 經於外臣之未絕而深惡其謀之逆也 其位未絕則 君臣之義猶在 而顧欲滅國 不甚逆乎一串作總收二書法 加

魚石入入 樂盈入 俱書彼 華亥入 昭二 宋辰入 定十一 同車 串作四比前後比昭

淵淵宋災故 觀例卿之所以會而不知務甚矣 總只重不知類 之不仁句 亦只說決不至如此不仁 畢竟是未察 又追原以諸侯

之良而不察至此 錄世衰道微 云 也要填憾 又要嘆悼 單出 淵淵同書法 只川人大夫諱魯卿

春秋固是卷之二十三 在下 豹如晉 豹如京 俱二 洧淵 宋 會宋 十七 原說豹武而下首尾要該括上

有不察諱者矣 成 便少含諱 原說豹武而下首尾要該括上 卿執政是說誅亂賊正三綱 正是他責任 不得推諉意 只豹如

京會宋同 成聘 五 豹如晉 二 盟宋 二十七 霄奔 三十 洧淵宋故 以 衆賢臣而謀不及義 則世道可懼矣 只主傳末或曰以下一段

此孔子所為懼 春秋所以作全要發傷世道意 成 如京 盟宋 十七 霄奔 三 稽列卿素行之良 則

諱國不可誤矣 四 以輕點前後發意向成之勝 晉 尋盟也 以美 室而責獻子之奢 穆叔之如京 賀城也 以有禮而廣大靜之寵子

本之祖趙孟陽之有衛社稷之信焉。則氏之印子皮止之。有能亡

產之仁焉。

澶淵故。黃池。上符言下。殊詞計利害。而不以水為仁義。金

獸。通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度矣。計存亡。而不能以人勝天。顛倒

寇。履而得天下。其能一朝。若乎。上卿執政。伯業主盟。

澶淵故。會申。縱惡與崇惡。皆非良臣之所宜有也。穆叔趙

孟。向戌。子皮。皆諸侯之良也。而所謀若是何也。以利害謀。而不知

本於仁義也。向戌子產。叔向皆諸侯之良也。而謀國變夷。何也。聽

天所命。而不能以義立命也。有脫出向戌聘。元。盈奔。二。弟

如京。二。夏伐陳。二。盟宋。二。霄奔。二。者。二。傳人數不整。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向戌聘。五。豹如京。二。夏伐陳。二。會宋。二。比廉卒。元。傳。二。

還皆有諸侯之良。句上叔豹趙武下向戌子產。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三

春秋是卷之二十四

麻城。穆之煩惠連著

昭公上

會說。因信先伯臣。亦曲尊中國之意也。傳忽拈公子招一段。為

公羊有昭招之說耳。只點一句。便是不言盟者。楚盟晉先。故請讀

舊書。加杜上。原不曾盟也。非書法。只引起先趙武意。取武守信是

守弭兵之約。所謂武有仁人之心。今武猶是心也。然須重春秋不

貴。絡盟說。不然。弭兵之約。亦非美事。中國自應居先。而無奈楚何

者。勢也。然中國所以異於夷狄。止有此信。信在。則無論秋之先後

中國之尊自在矣。每書必先兼宋說二役言。

春秋是卷之二十四

盟說。元年聘。會宋。二。會說。正名紀好。尤示所以重信者焉。

加盟宿。元。語盟。和。十。同。

會說。子。鍼奔。昭。元。兩稱貴戚。而尊親之義明矣。主曰弟者。因事

而特書句上云。雖諸父猶臣之下。云雖愛妾猶敬之。鍼奔比。易

齊年。語。語。十。俱同。但彼以過薄。此以過厚耳。

盟宋。二。會說。紀夷夏尊盟之好。必重信以先伯臣焉。昭傳將

盟宋。楚人先歃。以證今日讀舊書之為先楚。辭起先趙武書法。如

會宋。盟宋。二。會說。每先伯臣以紀好。重信意也。德叔。襄

作事實畧分點上了。宋衷甲武聽叔向守弭兵之初。下子圖焉。經

武能斬午終年弭兵之約 土盟宋同 加盟茂盟宿 俱隱以不

貴條盟請起

會說 黃池 三 重信紀實故兩先夏於夷焉 各以楚吳之先

振起先武意信先誓紀實

○併論會說略述 莊王與齊侯 主立趙武報功 在無駭卒傳主

在齊侯之公 高固逆傳亦主此 在長刀傳主 在逐得所

加傳上使張上 齊侯之無伐 在長刀傳主 在逐得所

取耶 聖國乘亂肆貪 以諱詞致欺焉 重乘亂上取邑帶說此舉

雖宿所為 固昭公在 故不書伐 從內諱之 則非約之忠 足以

動趙武 昭公下 矣 文中亦要點用 加救台入 東十三 弟上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 昭上

魏 昭元 只入叔事中

取耶 舍至 十四 二臣世以節顯 晉社稷之衛也 樂王劉請齊

范獻子請冠趙孟請之 趙孟士彌牟請之 韓宣子世美意不重

能友非特愛弟實以敬父母也 以父禍講起 創秦景 均字反

偏字看 鍼之適晉至後子歸一段 正見鍼就就避秦景之禍處故

接下書曰弟者

立子朝 昭十三 宋辰奔 昭十 土均愛二句 出及仿息 僖十 父子

取傷 昭十 同

考官 昭十 主父世有愛妻二句 上過厚 下過薄 二句是得論法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 昭上

變法以挫夷 惜其師之不王矣 此陣有惜之之意 非盡詞

以貶蓋大原在禹服內 狄人至此 驟斥甚矣 便其以此車戰挫之

即宣王六月之詩 曷以加此 而潛下不敵 敗狄以漢作文須將

壞斥之宜 重發於前 不可輕輕點過 車戰 用兵正法 崇卒說不

得是 用計惟崇卒 乃便於用計也 按左氏 五即以相難 云 則

所以誘敵者 正步卒離合之陣 而薄其 又在誘之之後也 傳

末所謂日趨荀簡皆此等將之者 正指崇卒 說若徒曰用詐 則非

自此始矣 上者步伐止齊之法 無非戒 進戒食殺 今廢車崇

卒 則法愈簡便 而殺人愈多矣 所以為罪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 昭上

大南 棄疾圍蔡 昭十 經於據夷討罪之宜者 以其啓詐而識之

也 後世變詐相高 云 後世討亂臣者 至用詭謀詐力 微幸 云

三 大南 晉伐鮮虞 昭十 據夷略遠之兵 皆惡其啓詐端也 後世

變詐相高 云 末世變詐並興 云 大南 晉吳伐鮮虞 昭十 經於伯兵惡崇詐 想近正也 據夷宜

矣 崇卒則非伐鮮虞非矣 師報則正 大南 滅陸渾 昭十 伯兵兩境 均有王伯之辭焉 上非王者之

師 下與國之服遠 以剛強霸者異矣 太泉 禹服之內 陸渾在

王都之側 可點用

王都之側 可點用

王都之側 可點用

王都之側 可點用

王都之側 可點用

元耶去疾人。黜擅立者而猶與其得討罪之正焉。天下國家一段只

引起以國氏句重予其正作不稱公子是趙國係尊辭一段於後
無意就王命說人者難詞只作事迹見非尊詞也時展與之立已
與國人君之諸侯勅之故自外入爲難如突歸忽奔俱一納糾
自入莊戍也卷二公在楚卷九只辭書法即事再加展與奔昭
元

亦同其作討罪事實兼昭展與乃舊元

案結
卷一
納糾白人
荆伐
吳伐成
辯名正分而

天下國家之經緯矣。以天下國家分全在書法上發揮荆吳比
仍用不甚差勿用摩訶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

突歸 忍奔上與桓 納糾自入莊 正國家之統 故辯爭立者之分焉

以從書法發國無二君意嫡庶長幼帶在內 須隱昭展與乃
莒子二句

小白入莊去疾入兩紀費職復國之正律之分義而已比作分

以長幼言義以討罪言皆以專字意入辯二難詞畧起

去疾入展與奔元昭子奪責戚之出入重計罪也此作俱主上

戴傳意上傳云展與乃莒子下傳云展與莒子也宜將此總問起

無所察與其立各用雖字點入無味或主傳

躬展頭奔
經於外君見逐誅其逆治其黨

會執取卿展與奔臣驗諸侯崇亂之實而其罪見矣以曷

爲國氏問起倒治黨作

會說
取軻俱昭
觀諸侯行外君之訴而崇亂見矣
取軻此題舊載
傳主尋

臨幸退駕等語。雖有書請聖駕。以武守節。勸守節合。亦非博議。此爲笑。蓋北庭中皆出此二股作驗故耳。

按大臣棄地之惡伯討所宜施也 見執意如三傳末

收云惜誓之討不以罪也須討此季
 直非意如

元
虞
車
傳

會號
元會中
署中國共知之惡有威於宗之之過也
以會號

知無君之心問學平書法起倒會向上道發聖人惟與懼意

召陵伯會申以逆夷而用伯禮中國之可傷甚矣主其君用

齊桓之禮句須發重傷中國意傷其主於夷非旨

三六三三公司二公巨文也

召
襄十
夏
襄二
會
申
昭
以良大夫而宗夷時事之最可

向成取五
夏休月十五
則皆有獻焉

傷者也。餘皆有庸焉。

向戌曰，汝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
 ①出侵蔡獲、
 ②入、
 ③子城偃陽、
 ④同、

觀竇滅去國而君臣之分猶存焉
主比歸三傳以子鮮

樂、晉人待以驛旅、而致禱從本國之班、齒於后子而列位

本公字之義

而有觀禮之明焉

向以聘卷十一 變盈齊卷十一 夏伐陳卷二 卽三臣素行之良宜知矣

各有四策則未可以爲成云
則未聞主盟中國云

會申 約歸定十 崇惡而失節者皆在委命也 上聖賢立命

下國君進命

會申 黃池哀十 兩紀夷夏之會示合天祿天之道也 上以人

合入云 下存亡者天也 云 意謂天不如此

執徐子 昔外夷虐小罪中國之棄義也 主會申昭 傳徐子吳出

秋伐吳 逆夷舉討罪之師而中國之罪昭矣 融會盟宋表二 會

申昭 二傳宋激云此春秋所以致也 融會盟宋表二 會

申之微惡也 此中自相干者矣且下傳止云討罪也 無干之

執慶封 外夷討罪之兵非違人所宜報也 重與崇惡上見得是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昭

討罪不可于楚 加秋伐吳昭 同中國惡惡提過不必兩分

加慶封奔哀 只昭吳崇惡起

遂滅賴 外夷覆小之暴罪在委命者矣 主會申昭 傳全要形容

無敢違意哀 用昭宋傳與

取郕 郕由君之覆小存臣禮也 與取郕哀 同以君雖有不撫之

失民雖有叛君之心挑誘 若丘公立而不撫郕郕叛而來郕首

也

今中軍 內臣巧於專兵春秋微詞以著其罪焉 作三軍時雖是

三分各征兩家猶有不盡征者總計三家得七公室得五至公

中軍季孫將自己一分分賜兩家都將兩家之眾各分爲二

各取其一使兩家盡征其一公室止有貢而無民矣故曰益卑

兵帶三綱二句雖分屬公孫於齊云 與南蒯叛云 兩段然

氣順流而下亦宜順流作去 孫齊云 正是 之罪非流

也流變屬往季氏上 微詞謂不明其四分據 謀但渾說曰

舍使人自倍也

作三 舍中軍 觀內兵之再變而見權臣之益專矣 玩初字

及字與盡征悉歸蓋卑字當申做聖人要後世見作錄季氏作舍

錄季氏舍則司命已去而國安得不失既作舍皆錄季氏而不錄

君則三綱本系而季氏亦安能免其不臣之禍哉故曰兵權有國

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而書曰舍中軍所謂不值斤其書而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昭

自見者也此挑明事寔全在聖人意上發觀傳然則三軍作舍與

書其作舍又總之以書曰舍中軍可見不可以專其作舍爲書

作三軍哀 舍中軍 圖費昭 孫齊昭 五春王定 從祀定 張國

專兵貽禍其罪著矣 以作舍爲主事講在前以後兩項帶發在

末

舍中軍 用田賦哀 兵制變不臣田制變不君

公如晉 內君習禮之儀非明禮者也 上至河復昭 傳百儀已至

而不明乎禮句正用子叔齊語兼看野井昭 傳正身治人禮之

本云 云儀以五與野井傳禮之本俱指本說說恐不可主

公如晉 秋至 卽內君返國知其失自強之道矣 主十六年至

晉傳不自強作須切習儀上論方不泛蓋守身之禮即自強之選也收諱不書止公書法 莒愬晉欲止公因范獻子之言而止

車夷奔 惡以利相接者尤嚴不義之賊焉 以書來奔兩說重重提過倒書名垂戒上終焉不義而可敬矣是聖人書名主意懼淫人體字可味 要之特書其名可即所謂必書其地以名其人

只反名姓不登於史策會事以之為詞也須知此季孫宿受之非昭公 言及之昭公 昭公書名書地提過上

取郕鼎 二紀奔邦 十三 為國為已 昭公以用為戒焉 上有賄賂敗人國家可下指武請後要君 出意如主 昭公十四 傳亦有

昭 朝吳奔 昭公十四 以同 又輪平 昭公十四 伐鄭 昭公十四 亦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同 此與宋陳內諸侯則國大夫利安題相混此處宜昭昭國危

庶其 十一 羊夷 黑肱 昭公 微者用地而名之所以懲不義也

只主事於三叛人 昭公 戒也一段 加浮來 昭公 盟趙 昭公

夫 主傳郭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新可

越伐吳 經於變夷之國因其從兵自名而進之也 玩此字亦

字可也子從師官各緣討慶封上看出非子從楚世類意昭傳且

字發一段於後起見經與徐皆得無入句有意味蓋越之始見

以討罪即徐人與之善非若刺之始見以敗蔡吳之始見以伐

鄭也越種王自勾踐始名當尚未稱王但就聖人終始言則越自

是晉國而後始加秋伐吳昭公十四 再加此慶封昭公十四 再加

慶封 昭公十四 亦同

取舒 徐伐吳 遠人從兵有名故與已進之國同其稱也 主越

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句串作不必以輔伯從善分

荆敗蔡 昭公十四 徐伐吳 昭公十四 吳伐鄭 昭公十四 越人吳 昭公十四 歷諸諸國之僭所以斥

之於夷也 主徐始稱王至此皆夷秋一段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會成 昭公十四 徐伐吳 昭公十四 夷之國因其善好從兵之善而進之也 人

壽夢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鑽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徐伐吳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後不使與夷狄均引之可進也僭王之國不使與中國等推之可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遠也中小分前後總講側重引之可來痛發聖人慎絕人意 下

易鶴李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徐越伐吳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名去國有禮俱重世類上劉子觀河洛而思功季子逃延陵而效

節

谷比奔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一句不重誦罪要就刑人可畏上登垂戒意

谷比奔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刑人之能收國官家亦可畏矣下云讒人為亂可不畏夫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春秋因是案之二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昭公十四

附利楚句前遠罷伐吳敗于房鍾叔弓如楚聘且弔敗股相聘
看交鄰之禮也何勤於夷通憂虞者鄰國之義也而何弔乎楚徒
欲挾之以自重耳

暨齊平望國以附夷得成經所罪也暨字是事實書法暨字內
見魯似以附夷為得計而魯之國可平可不平約不着意者然
故曰罪也輕重見矣句昭平者聖人之所貴句謂平輕而罪重
也慶封來聘魯不罷而魯受慶封魯人來議二國所以未
平如遠罷伐吳叔弓如楚俱是附夷事實

斷罪得平得字急於平急字要體貼上加叔弓如楚昭下加倪
春我國是卷之二十四昭七

齊侯齊人同

叔弓如楚昭六○昭七○公如楚昭七○侵齊昭八○侵齊昭八○攻
附夷凌大之迹可以按結成者之罪矣上結云維致齊人求成
何足貴哉下結云卒至求成於齊不亦晚哉上通遠罷吳而公如
楚又在下後此題欠

輸平昭六○暨平昭十及平昭十平非其道皆春秋所不貴也
以貴平問起四股作不必倒書法傳未考其事而輕重見矣蓋
謂本所貴在乎今乃以賄賂云則又平輕而罪重矣非罪有輕
重也

輸平昭六○宋楚平昭十兩惡結成者示諱利專功之戒也正義不

謀利明道不計功二傳語的對出輸平暨平主勢利二字以和
結成以勢得平然下比勿作挾勢斷罪出宋楚平暨平上取必
於若下無汲汲之意君臣夷夏只略點

盟首止昭五○暨平昭十及平昭十事有美惡不必惡盟而竟平
也此盟平丘昭十傳以惡盟貴平挑起各昭然字釋下全出
輸平昭五○暨平昭十宋楚平昭十蕭魚昭十會號昭十暨平昭十及
平昭十同

公如楚昭五○內君行慶禮於外夷意在附之也借暨平昭十傳外
附句楚靈有落成之願啓疆致來召之詞長單之相雖享不足為
榮大屈之好雖實不足為智何取於繼成公之好踐襲公之夢子
春秋圖是卷之二十四昭上

昭經傳師傳

季子歸昭五○高子盟昭五○會號昭五○昭元○昭以城陳昭八○殺體
之得失而國之安危係焉以尊賢親親之句比出高子盟易
春王正月昭五○元昭五○同昭五○昭元○昭以城陳昭八○殺體
叔弓如楚昭五○伯圖以後勸諸侯以氣之端也主平丘昭十傳

須本當時楚勢來見諸侯而歸者皆有肅心終於其君其臣不
能憤憤自強故於未亂而歸者皆以至此未幾必不可苟
成而不更請進示威云也昭元○昭以城陳昭八○殺體

公如楚昭五○外夷崇後珍惡伯圖崇後珍惡伯圖崇後珍惡
昭五○昭五○昭五○昭五○昭五○昭五○昭五○昭五○昭五○昭五○

禮以勸民也作文繁為三事倒亂臣以下正意發收直書 禮
上下之防毫不容參差尤為非禮動民而後上及君父是胡氏有
破亂臣機括使昭公稍能覺察便當大整乾綱收回三軍以杜廢
昭之漸乃昧而不覺昧字極重 蒐皆三家之事孫民皆三家之
兵故傳曰民食於他不恤其所他指三家不恤其所謂不憂其底
止也

陳 與國見覆委命者之咎也 會中昭傳及厥勅昭十伐鄭虞
三 廢吳歸 昭十傳皆有不能救何宜重不能救作而以委命發
神一段於後又晉伐鮮虞傳有楚秦孫吳討陳因以滅陳句將楚
用詐略點起 楚王朱孫吳 廢師 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

夫

命而遂縣之 向謀 連出詔招放越 昭主假師傳君臣同責
加執微師留齊 只作事實

叔弓會陳 因會而存亡國公天下之心也 問起陳災得書之錄
倒聖人存陳意發然須在使 歸語上探討方妙 不河云中國
封建之國非蠻夷所得滅蓋重封建不重蠻夷即使他國滅陳聖
人亦必存之矣 歸民心者欲民心之有所屬而各君其君也合天
德者封建與天下同利不私一人以自奉天道之公也

陳災 存亡國之災而公天下之心見矣 此在存而弗革論聖人
存陳意

叔弓會陳 叔秋如京 昭二

而因言以紀事而公天下家天下之

事見矣 此作如傳叶醒書法各發聖人所以必書於策之意以
封建之意編庶之分立說鴉火及而楚靈橫詩存邸廊鴉尾斷而
賓孟謀詩載鴉鴉

祭即問 作邪有素即一役可祭觀也 平子欲速成舍曰焉用速
成此正不願季氏正是忠處非指愛民為忠有他機陳說何等
忠義要見社稷之衛意 須有謂以忠事主而主不恤民則中厚
之不可不謂國猶有人焉

齊以移其國移字最巧只是私恩固結人心不知不覺而齊為陳
氏有矣 齊患樂高氏皆嗜酒信內多怨難於陳鮑氏而惡之有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

七

告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樂施高強
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乃盡致諸公而請老於
菑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
陳氏始大

三卿伐魯 觀並將之師又為專兵者竟其說矣 只體三軍固在
晉領猶存發押驗之意透而季氏之罪自見季氏之罪不在伐魯
時在舍中軍時三卿並將是紀實不是書法但罪自並將而驗耳
舍中軍三卿伐 魯卿並將於變制之後而強臣專兵之罪發矣
作三卿伐 舍中軍三卿伐魯 強臣專兵之計驗之並將
而罪益見也 如傳前已舍中軍云 問起作三軍就喚明在魯

方於三軍圍在初應得者

作三軍十宿救台十連伐邪十二弓疆郭十舍中軍十三卿伐

同上 只作三軍三卿伐亦同

宿救台十連伐邪十二弓疆郭十舍中軍十三卿伐

初而事兵驗矣

合如晉 旆以初新晉之見晉大夫可謂知喪矣 主遂納幣

傳叔向辭諸大夫見新君為知喪

棄疾聞蔡 惡討罪之歎於意者聖人之遠慮也 傳全論楚度殺

般事聞蔡是借出貪詐勿分須申重詐上傳初蔡問便云維誘殺

之疑若無罪云中間用又何惡乎反起接以今度不心二句即

春秋四足卷之二十四 昭上

轉下而又挾欺毀信云收云聖人深惡楚度而名之也其意深

矣楚其罰欺詐傾危之端即傳末垂戒意以詐濟貪無討賦之功

而祗蔡傾危之禍故可罪 加會說 昭會中 昭只作諸侯從惡事

進入蔡問中

會說 昭會中 昭只作諸侯從惡事

申義者深矣 傳云與通會盟十三年二伐亦須屬會上說作文

在中國國境與上說楚度可以倡大義於天下 昭本注註然

人陳宣十蔡與同蔡 外夷詐以濟貪有泰於正倫者矣 主歸古

之往惡亂勾詐亦是貪但能顯正敵舒之罪使大義凜然所以深

美度亦是討罪但以詐濟貪使傾危成俗所以深惡 昭說台之注

以楚

華臣奔十會中昭四主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一句 上易宋

萬奔三同 傳明說如代宗

蔡坎聞蔡 盟平丘昭十春秋深惡詐力防爾端也 上挾詐不

義流毒於後云下說力不道流及戰國云

本傳時政在季氏宣其之君不廢蒐是金無孝敬忠愛之心而

君臣之綱已絕是無事政之本也非有門庭之定句亦要能見

敗蔡 昭十 交剛 昭十 昭缺愛君 昭公 昭十 上秋伐晉及

箕下秋聞宋之盟以侵宋俱門庭之定 昭十 昭十 昭十 昭十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 昭上

盟侵祥 卽內臣會小國而得其通好之實焉 主執意如

今魯與邾通好句見邾詐之不可信

厥愆 恕恤患之不力以其無惡也 此題心字重力字輕觀歸東

到凡此見春秋明義判云須知此傳非為回護此舉而發於

盟說說個八國於淵淵說個十二國正與厥愆八國相昭隨云晉

之不能亦可知矣易為云明說此舉之不能代他解免不來下

段應云力弗加焉仍是說他不應作宜貶處但心欲救蔡則非不

仁不智若此焉無惡耳惡乃善惡之惡對不仁不智說不是好惡

之惡從來俱作力不從心看以無惡作理人不惡誤其合八國之

力尚不能從心必何如而後為力足也與會中以義立命之肯亦

厭、會、
恩、
昭、
二、
七、兩恕謀義之無成、一原其心、一權其事也、
傳有義到輕重字下傳有取舍輕重字、上

假遊學處以入昔陽及朔

伐鮮虞猶獻公遺道於虞以伐虢因而避掩虞公是其詐在僞
 道而避伐之上不在偽會與入昔陽上信義一字虛說不必強為
 分析只重效夷上發揮傳未拔本察源意亦緊要聖人處信義論
 亡變詐滋其中國晉為發夷人類參為禽獸將有不可說者故謹
 嚴於此楚奉孫吳數句與視其殘虐數句俱最重全要從莫能收
 上翻出效其所為之可惡此春秋所以秋之其於晉獻也
 城下盟晉獻公五年虢虞滅陳昭十晉伐之兩紀逞詐之兵
 特重效夷者之罪焉侯傳難書法起例本此作只辨本比事
 不必言晉獻公分解其實罪具一轍但此適音滅陳蔡昭二耳
 加厥愆昭一同去滅陳蔡司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昭上
 滅陳昭十晉伐伯國繼夷而復效其詐所以秋之也重
 效夷上要看視其殘虐莫能收意如單加厥愆昭十只昭莫收
 句
 伐鄭次師昭元會虢昭元晉伐鮮虞春秋重信義因責夫效夷者
 焉
 會虢昭元晉伐鮮虞昭十兩觀兵好於中國而信義得矣趙武
 守師兵之信昭元吳明師叛之義
 晉伐鮮虞昭十會平丘昭十譏效夷背貳之事而利治之慮深矣
 但本是勢說來上不能救而又效之下昭十又晉之上重效
 上下重晉上信義德禮皆有制治矣

晉伐昭十盟平丘昭十伯國行詐之事皆經所惡也本不能
 收效效滅陳效狄蔡下本終貳米既晉齊又晉齊至於六國變詐
 並與昭十流及戰國強眾相諺昭十上信義下禮義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四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五

麻城梅之煥惠連著

同社王劉

昭公

叔弓聞費不沒內叛之實著其宜也

强弱只作

叛意有效。允報復二項。然教尤處正。所以報復串發爲妙。不恕一
段。只發得一箇宜字。不是斷罪語。不書內叛。要人反己之何以使
人及此人之書園費。又欲不沒其反此之實也。此傳與園廊同。但
此有不禮南朝事故。以事上使下並言耳。

菟紅聖人不惑惑貪困困於兩劑不困困費志不怨者之宜反而不沒其實

馬、同單。上比易三卿伐，昭比蒲，昭十俱同。若城費舍中軍，是宿非意如。

春秋圖是卷之三十五

三卿伐昭十愬昭十。卽大夫所以施於人者。則知致叛之辭矣。

全要舍出溺反爾意不可板板斷罪

築郎固昭九伐莒昭十勸奔昭二舍至昭二
忠禮之道強臣失之而賢

臣得焉。意如不忠其君，不禮其臣，叔舍以忠事主，以禮立身。

兩傳俱有出爾反爾句上云宜南蒯之及此下

云能無公孫副之及哉。上下前後須巧用。蓋上有使上事下二句。

下只無以先後一句極難對待

下傳亦有出爾反爾句上意如以所惡於下

者宜南蒯之及此也。下吳嘗破越而越已入其國都矣。

語不云乎、有一言云、老氏曰、佳兵云、

比歸蔽罪於外臣明君臣之義也。只以上半傳爲主，下半傳輔。

論當時勢爲設箇處置見此不能而徒脅於勢云總是不明

君臣之義舊分經
加比奔元照同

公卽位宣元執曹成十五商任襄二十鱗奔聚二比奔昭比歸貴

成大義未絕而不善處變罪難辭矣
既非如樂盈子鱗卽君臣

之分未絕如子臧叔矜可也而乃

卽位宣統元年五
商任襄二
鯨奔襄二
臣義實審其勢非旣絕者

則有所處矣。腕母題遍作四股底不失傳意。綴本股處亦要體。

單股講意

沙隨襄二鱗奔襄二兩卽大義之已絕者而可定外臣之罪矣

春秋因是得之五

不重責晉子鱗全要影炤楚比見其分之猶存加商任葉二同

加比奔元重比未絕作再加比歸倒作如單重上段傳

比奔昭比歸鼎廬吳歸鼎三十觀取國難易之勢益見外臣之悖矣

難易不過論勢、仍重君臣之義上斷他遭變事而不知權、卽彼

雖此利義亦不可爲況犯難以干大義何其悍耶
無人無主無

民無諱、無德、五難也。獲神有民、令德、寵貴、居常、五利也。未比易

葉茂園蔡司去北奔同

主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二句搭

要齊如六盟五成戌十
兩觀明義之臣可以爲遠變者準矣引

子而爲此設處變之法須體爲比者至不亦善乎語氣竟在此

身說國有所歸句重看出印位宣執背歸五同

城楚丘二嬰齊如晉六盟成五越入吳三親處困處變之君

臣而不能者愧矣比至晉傳十

宋楚平一嬰齊如晉六盟成五歷觀謀國處變之臣

可以風矣比吳伐我傳八華元國佐

晉平丘一議成二之好賞結人心於未然也成虎祁是晉平會平

丘是晉昭然春秋是通論晉事大意全在崇修上其曰顧欲示威

諸侯及其臣謀而欲如此挽之則何及乎故下即繼之曰制治未

亂云而末又結以一臺固之策一段其意自明作文當從聖人

春秋困是卷之三

昭中

三

欲弭亂持危以德禮固結人心意發揮固結人心四字是骨貴事

之預即未亂未危之時要諸道道字對威字看即其君當倚於法

家拂士云示威則苟成而不要諸道矣下傳競力不道正應此

下文所貶謂再書平丘詞繁而不殺也合會盟方是詞繁若只

會此尚無貶詞故曰如下文所貶

盟宋二會就昭會中二滅賴四弓如晉八會陳九會平丘

伯主忽小強以啓貳其示威之策左矣加傳中作加盟九

主悼公之業句加滅陳同但須知二滅俱在成虎

神後而滅蔡又晉昭時事然總論楚勢之橫晉當首戒而不當安

於不執方是時亦是統論不拘拘在未崇修先也加盟平丘

三只昭如下文所貶去叔弓會陳同但虛補祭武

盟宋二會就昭會中二滅賴四滅陳一觀外橫之

極而伯國所以自治者不容緩矣滅陳蔡皆在成虎祁之後只

宜渾渾收云以楚橫如此而考當時之為晉謀者但問有虎祁之

役不問有安攘之誤云

弓如晉八會平丘一啓武而欲威之其不預亦可恥矣一句作

加弓會陳九會陳內有宋衛鄭不獨魯以此作諸侯皆武

叔弓如晉八叔弓會陳九伯國崇修以啓武無固結之處者也

泰人改晉夾谷一觀君臣當盡之道而崇修之非見矣穆公

任孟明修政晏子論謝過格心要體兩常字說向晉君臣上去

春秋困是卷之三

昭中

四

出彭衙二歸田一同出公如晉蕭魚一同悼公選六宮

於民衆以德修政魏絳進居安思危之規以禮格心仍昭悼公之

業句

難澤三救陳五晉之先業華夷共仰者也主內結夏盟外攘夷

狄二句今要本悼公君臣來

盟戲二蕭魚一叔弓如晉八會平丘一伯國崇先業而啓貳經惡

其夫道也君臣交儆恐懼修省而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即悼公

之業也一昭下二比反看便是與他處序伯績者不同當提明

在前則崇修作大略如單

盟戲二會平丘一伯業之盛衰辭君臣之勤怠也既無叔弓如晉

無憤懣自強之志。此乃憂患疾苦之時。而安於屈辱無憤懣。

首丘五葬九立九齋魚一葬會號九九
 特壽而有其善者聖人猶有歿

立身行己之道以垂訓意

公不與十三執意如內臣有當討之舉

其無君臣之義上伐却是無的故在通好上按伐莒是有的故在
非昭公之意上按按其狀是要按出季氏的罪來究南蒯子仲齊
叛之因亦是要究出季氏來蓋二人之作亂欲歸室於公耳
附費同去平丘不與只不川辭魯君加行父如晉六叔洩盟
上敗賊文主自文以來三家專魯句
昭元 三卿伐莒 昭十 祿解 昭十六 平丘 不與 昭 執意如
伯國之討內臣原事而見其倫矣 專在郭莒之想上說
昭元 舍中軍 昭五 三卿伐莒 昭十 執意如 內臣之罪有
在而伯主討之失宜也
昭元 三卿伐莒 昭十 內臣世濟其不臣之惡於兼地見之
春秋國地卷之三 昭十
也 宿及意如尤為強偏却要本郭郭之故非昭公意上說他不
臣不可大分須自宿申到意如上方與執意如相關 上易繼郭
昭同
昭元 舍中軍 昭五 三卿伐莒 昭十 觀郭郭盟國之事而內臣之
無君甚矣 渾作稍側重意如上三卿伐莒內亦該得盟魯蓋傳
以此比為舍中軍之驗也 上易取郭元同
昭元 舍中軍 昭五 二比俱季宿事宜發季氏罪之首而宿尤為強
遇舍下及字并當討意 上易取郭元同
昭元 三卿伐莒 昭十 祿解 昭十 稍兵好之實而小國之訴矣矣
至今魯與郭通好 云至非昭公意也一段 郭郭只一比

代莒 昭十 祿解 昭十 懲奔 昭十 圍費 昭十 內臣當討之罪詳稽魯事
而明矣 主按郭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齊叛之因二句
公不與盟 昭十 執意如 伯主辱望國之君臣拘判之罪著矣 若
討意如之罪便不當辭其君今不按其狀不究其因遂云則是
意在貨財 云一申作
執意如 執樂和 昭十 兩讓伯討誅其意也 以有罪有名辨起上
重意在貨財句使郭莒能共則弗執也君臣之義泯矣下重出於
列卿私意句使揚抑皆獻則弗執也威福之柄移矣
昭元 寓意於復國者公天下之志也 要見得封建之法不可
一日亡於天下而陳蔡滅於楚封於楚楚以夷狄制諸夏矣是封
春秋國地卷之三 昭十
建之法可以有時而亡也聖人懼之甚故不稱復而稱歸于不直
自楚而稱侯四書法總是與滅繼絕以公天下為心全在書法上
發聖人為後法之意欲以與先王之治毋自私其身擅而有之也
作文宜在封建大法上立論勿着在楚上猶初稅畝在井田上立
論勿着在宣公上 先提明書法方與後放書法如此句有力須
知四書法總是見虞夏未嘗無國陳蔡未嘗無君之意也
滅陳 昭十 滅蔡 昭十 不與外夷擅廢置之權示公天下之義
也 廢置不可分股總敘如單重法上不重廢上
昭元 用田賦 昭十 聖人欲存封建井田之法故兩致意焉
如晉至河復 內君事伯而見拒困辱甚矣 焉請季孫也晉使上

景仙辭公主十六年至晉傳

吳滅州來 據左傳註州來楚邑入州來註亦然主長岸昭十傳且

以侵荆句王氏註州來本近楚國楚音取以爲附庸及楚楚

昭見滅亦其便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若邑則經不著滅矣雖楚

意如至 內臣之釋亦以利伯國之於道悖矣 此傳須很執來見

他到底只是爲利違道違字對利字看甚矣字從而皆字生來

字不可略蓋始執之云固不以義而以利已違道矣然使悔其

不能救蔡云而以義釋之尚可救前之非乃復以土地具命之

故則是既以利而怒復以利而喜勸違道不甚乎其顯末總在

平丘故傳總束在會平丘上單比無書法

春秋國是卷之五

執意如三 意如至 伯主操縱由平利無以宗諸侯矣 玩傳中

非有擊強扶弱之義也非有不能救蔡云之悔也皆是說當時

事實然則皆人喜怒云違道甚矣方是實斷罪語作文不宜大

開總以伯主宗諸侯以道意論起中分二支後以晉人喜怒皆以

利發云總發 加驪郭昭十 三卿伐昭十 擊國蔡厥

怨昭十一 意如至 經之深貶伯好以操縱之徇平利

也 平丘不可涉矜威字只是說合諸侯便了講就釋處要發明

示諸侯意

會平丘 盟平丘 執意如三 意如至 同上會平丘傳云深

此會如下文所貶盟比正昭此傳深加貶斥書法

會平丘昭十三 召陵侵昭十四 兩惡伯國之兵好而徇利之戒嚴矣

玩傳至於召陵云不復振矣口氣是一直說下的則此題不

可截然分作宜如傳淺深微下而以利之能敗之云重發於後

二書法不收亦得 加執意如三 意如至同 再加郭陵昭二

合昭十三 鹹沙昭十四 執叛昭十五 意如至同 再加郭陵昭二

齊侯伐徐昭六 宋公伐邾昭九 盟鹹昭七 執叛昭三 迭觀人心背伯

而貪利之戒昭矣 傳意雖上二比頂平丘下二比頂召陵竹文

只宜駕馭總做總結爲妙

齊侯伐徐昭六 宋公伐邾昭九 兩國因事主盟而伯統散矣 主

春秋國是卷之五

平丘貪利之敘說要借此二比見二十餘年齊伐徐徐成而鄭

莒從諸隨之盟宋伐邾邾服而鄭徐從于蠱之盟

君子卒傳

蒐紅昭八 二卿伐莒昭十 意如至昭十四 內臣之勇與怯皆

不能裁之以禮也 敘明事實申發不中節意而以苛不遠之其

能國乎束之 君喪不忌正是做很敢施昭公處所云修怨於莒

于原指不會葬說與伐莒無干宜主訴其疆郭取邾之罪句仍原

到怨莒不會葬上不可以伐莒爲修怨也 出疆郭昭三 卿伐昭十

比蒲昭十一 意如至昭十四 同 強臣之無禮君與邾咸受之

矣 傲很施若修怨施鄰分股郭鄭二比仍原到不會莖上論之

只伐昔此浦同 只蒐紅伐昔亦同 不可謂拾

戰紀二 蔡季歸 桓十 取郭 昭 歷觀內外之事皆不以私害公也

葬衛宣公怒不廢體蔡季奔喪恐不忘親雖怨季孫魯國何罪

怨不棄義

去樂卒事 紀祀禮之合者志禮之變也 禮之反禮之嘗看即

所謂禮未之有而以義起非指死生人道之大變也此只記禮之

變以存禮之所未備無予魯意兩其可也是說審之詞須會

朝吳奔 外臣去而護可畏其中於護者當戒也 昭傳兩載倣以

然字口氣轉下 或對作 上段只咏嘆出護之可畏以為後鑒勿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五 昭中

作斷罪語志朝吳出奔非志賢之去國乃志護之用事也連飛等

語在吳奔後不可混用 使居舊國與身居舊國是兩邊要緊語

須着眼使不聰明使字與知所信相應反去護看不知甚矣甚字

與王不能無動相應反杜護語之謀看

滅蔡 昭十 廬歸 昭十 吳奔 昭十 忠臣去而國危護人之可畏

明矣 只用上半傳兆字要體 只朝吳奔入郭同

朝吳奔 蔡季奔 昭二 卽小國君臣見逐而護人之亂可知矣

知人郭 昭一 一串下

季子歸 昭六 成十 觀尊賢去護之事得為國之道矣 對作

而意要相聯上字有字要發 上比易落姑 昭同

歸 昭三 朝吳奔 外臣處危而不能自全忠可嘉而智不足矣

上比不但見他忠就見處危疑之地 云 加滅蔡 昭十 同上

傳差入

朝吳奔 吳滅巢 昭二 護臣用而要地夫楚有忘形二矣 以所

傳入郭句比上重無極非責其棄朝吳也朝吳與楚沒相干 勸

賢有四事去護為首請侯之資三土地為首無極楚之護人巢楚

之邑

歸父奔 昭八 愬奔 昭十二 吳奔 昭二十一 觀權臣護臣之

害有國者可鑒矣 比 無極 昭二

朝吳奔 曹陽歸 昭 兩觀國君之所惑聽言者可以鑒已 護言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五 昭中

辨言比

朝吳奔 昭 叔戎奔 昭十四 觀二臣見逐而知遠護賤貨之為要矣

能以忠信自任 云 豈為護人之所害使成憤而散 云 豈為

貪人之所惑 昭同 名利二字分明非也

荀吳伐鮮虞 兵以近正而免於恥可以觀春秋之略矣 不納叛

臣是正兵知敵得用兵之道故免於恥然此亦是窮兵於遠非聖

武之道故曰雖免於恥兩意俱重 春秋下齊兵亦不欲淫兵不

縱快亦不欲暴快是謂略也 昭 春秋又與春秋等其不以獲

昭 昭中

滅甲 昭十六 晉伐鮮虞 昭十二 荀吳伐鮮虞 要紀伯兵畧遠

要紀伯兵畧遠

公至自晉 經緯內辱以無自強之志也 志字重看自強之道泛
講體不可與有爲人莫之告句巧用不用賢意亦可要貼困苦處

郝子朝 小國修禮於內而因得官制之遺焉 左氏載有仲尼語
 主章官制之猶存 以左傳卒題 第四共有仲尼語耳

滅陸渾 伯兵得免於貶以其有合於別內外之義也 晉此役本

為臥楚非為靖華聖人不論晉之舉兵謂何但論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義當攘斥與開土服遠不同故雖無策而不貶夫以靖華之兵纔得無貶則窮兵可勝道哉若意為靖華豈得不棄晉之向空發矢適中飛為固不得啗其利然不得便讀其巧傳中王室二字宜着眼又與諸夏不同矣

滅潞 宣十五 滅甲 宣十六 滅陸渾 紀珍夷而有健免者以靖華也

三事俱珍夷就滅上均似可貶但加於外地則為強伯之開加於內地即是廢戎之義別內外便與處內事外不同書法總同故上二比隨去一比以畧遠靖華對全在遠近辨別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五 昭中

伐山戎 莊三 滅陸渾 經紀伯兵讓畧遠而楚靖華焉 傳歸土服

遠以圖強伯即指滅潞甲故此題宜比作全重遠近上蔡 加伐楚大 宣十六 每邊兩項混發上云於此見治內承遠之意矣

下云窮兵於遠處內事外者可知矣

滅陸渾 黃父 昭二 律靖王者於襄譏之外均之為王也 皆在

靖王室上論下傳云何美之有免於貶足矣

星字大辰 經紀星字為王室之憂也

星字大辰 星字東方 宣十 亂微亡微分 或脫微加京人吳又見

又陵 宣十 黃池 星字東方 宣十 主吳人僭亂至降之謂也一殿

長岸 強夷見敵於人辭失用人之道也 言戰不言敗是事實

昔法今龜再卜而子魚馳楚先勝吳長城三呼而無先奮吳亦勝矣故曰勝負敵用舍不平辭用以見舍也所舍且虛說如前析公責皇雍子皆是不止一巫臣即論巫臣其去在共王時而用無極是平王二事不相干涉此時只有無極用事而黃尾猶未用伍員猶未去傳通論楚事故併言之作文單就無極說中本未作先後字看辭字指用舍得失言廣土衆民不足恃意要發

戰泓 宣二 戰鄆 宣十 雜父 昭二 柏舉 宣四 強夷而漸弱失用人之道

其辭也 上二比主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畏敵以起下文要體吳日益強而楚削矣口氣廣土衆民不足恃句極重 加盟宋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五 昭中

楚人伐鄭 宣十 長岸 上去子元用子文故侵強下去巫臣用無極

日胡對作 上去子元用子文故侵強下去巫臣用無極

會中 宣十 亦主強弱對作上諸侯之良皆聽之於天而

威服天下下陳士奇才皆棄以資敵而日以侵削以不能去護賊

貨起微

戰泓 宣二 戰鄆 宣十 雜父 昭二 柏舉 宣四 強夷而漸弱失用人之道

1

致中至丁卯歲二月、是新春、觀一此字、便知且下繫妻是御

曹會弁 去國有禮而遂進之善善之心無已也 出弁待放只是

多私起刑三大夫刳公取質作只敘事而其罪自見爲妙勿考斷

罪語傳無顧分時罪語

南里叛 大夫據國以逼君春秋深罪之也 南里宋國城內之里

名句重見得分國而叛與他叛異收繫宋 加齊陳昭二作事實

再加齊楚昭二昭共入具出書法 加入成六入蕭二入朝

歌定十 書法起例作

朱弁 說之為當也送君者即其逐臣者焉 主朝吳弁昭十傳無

極自知能以巧言止楚君之討故先以計出未與送朝吳後連齊

之言一類也其可畏如此

如晉至河復 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主二十四年如晉傳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五

昭中

三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劉 輝聖門校閱 同社王承時象先等訂

昭公下

子反覆發明總收三書法畧而不書不書其其救宋也 依傳將宋人諸侯楚

輕全重三綱軍政之本以下意要將蒐之本意講得極明體何以

蒐為句斷

蒐紅八比蒲昭十 昌間 望國昧軍政之本即蒐蒐無益矣 非時

非地提過蒐將權臣專行畧做倒平日失軍政之本作 武加作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昭下

南門 係二 三卿伐昭國費昭十 作其君臣宰三段 君臣比

城濮 係二 蒐紅八比蒲昭十 昌間 即伯事以律晉蒐而知其軍

政之本矣 城濮有禮以兵言魯無禮以君臣言依傳以晉文做

起倒三蒐作 上比易園宋 傳二同 止出一蒐同

蒐紅八比蒲昭十 昌間 大雩又雩昭二 議講武禦災之務未者

為後世慮也 上駢射擊刺之末此春秋所書為後成之意下禘

祠之末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宜王對上文公

鞅如京 經因使而紀王室之變正本之意也 重正本意定儲自

是有天下者第一事必其可公然後可以達節為讓不然必以居

正為大無易對子句極重此乃家天下要訣也 宋士公在此

伊山元三 鄒陽 治有所宜先而畧遠勝外者不矣矣上

云舍近政而貴遠畧下云外寧必有內憂遠近內外字與傳中所

指不合須只在四字上立論首尾比斷正意齊實事實只畧點

兩先字正吸下木亂而未治者否矣一句自近自內正不欲本亂

意須把傳以京師為室諸夏為藩四表為藩籬三句振醒

子同生 笑歸 札聘 經明禪讓之義而深致

意於家天下者焉 將札聘諭通倒入同生居正為大而以笑與

陽生足之總發正本以及天下之義總在書法上論意 陽生入

子同生 笑歸 陽生入 屢示居正之義家天下之道明矣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昭傳將三比點總發大意 三比書法總一申意思若曰

冢既定庶孽不得以強眾奪君父不得以私愛易也 舊主一頭兩

便將此皆看字 說得不緊湊了 卿便非傳意

突歸 莊陽生入 兩致意於嗣國者而正本之義明矣 一奪嫡

一奪長皆非正本之義然須就聖人書法上說不用斷罪語

子同生 狀如京 主傳末二句一嚴居正之法一示奪長之戒總

敘渾說就書法上發

莊居皇 置君之權在王臣而忽本者之罪見矣 猛制在列單乃

景王忽本所致也收以字居皇意昭傳於後識之 加立訓三

主攝離正而能 著矣一限總敘混作

以四國伐 桓十 以半妻 昭以豹歸 定十 歷觀專制之事皆義之所

禁也 能左右能取子能死生為案以者不以者也為斷 加居

皇倒作

以楚伐 昭三 重上地甲兵之權而兩惡夫專制者焉

入王城 夫王儲之正而深致賊於臣之專焉 稱王以定尊位稱

名以明嗣君提過上下外逆不可死死責劉單 竟時當其變上

慨嘆語發重成意再書以王所謂繁詞非專語以字也 加居皇

十二只昭再書書法 加及孔父 桓變制以明其分之正一串作

盟首止 伍入王城 主詞繁而不殺必有美惡 齊桓劉單分

執叔舍 內臣不屈於強國身立於禮也 見今主昭二傳却邪變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昭下 抗宣子不為威惕止申豐拒獻子不二利疾 武云只發以禮立身

為利 疾 昭 經微伯事義重勤王也 只重不親往 魯帶說當是時三

字與晉為方伯句皆着力語

首止 伍昭 許魯伯國之行事律以尊王之義也 以勤王尊主

之義子句比出將此句總起分作齊桓襄王晉與敬王上書重詞

復正與下不書大夫不稱師相反

國郊 黃父 伯國昧於勤王以義責之列卿協於勤王以王

待之

庚與奔 獨存外君之出為不仁者戒也 重與與不仁一意微郊

公意依傳帶後、與與入國、郊公嘗奔齊、主是與與奔魯而郊公復歸魯、要敘得明。

盟宿、昭三、與與奔、詳春秋微詞之義、而可以達王事矣、重發達王事句、言其位其事其人有關於王事、則書之位

列貴賤事彰得夫人辨賢否、上比易浮來、同、

圖郊、昭二、與與奔、微其事與人以其不足達王事也、兩傳有所

謂以其、昭三、者也、句、郊公事、川家氏註、在喪不戚、為不能君說、上不臣下不君、

雞父敗彼、詳著交兵省之失、而尤寓謙分之意焉、吳許勝、胡沈

自取、只點起、倒書其敗、不以國分二段正分上作、要發顛沛必於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是意、不書楚、楚原未交兵也、非書法、只序明事實中、

雞父、紀外夷詐勝而謹分之意焉、詐勝作事實敘過、倒書其

敗、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發謙分意、

胡沈滅虢、小國被患、既著其罪、尤別其分焉、書爵、書名、書滅、

自取也、然其自取、却在不書滅、而書其滅上、所謂以自滅為文

也、重書滅書、別君臣作、顛沛句要發、

滅虢、昭二、與與奔、雞父敗獲、經於二君被禍、紀之以自

取之例焉、胡沈沈作、從屬於楚、有不自立者、憑師以出、有妄動

意、皆不謹守禮義、去梁、昭二、同、

戰於長勺、大陳、雞父敗獲、春秋重大分、特於君臣被禍而後

意、只主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作上二比、配入流水、

居秋泉、經於能立之嗣王、而別其分之正焉、以直稱居于秋泉、

著其能立之實、作事實書法、引其不言立、作惟當立、故不得加以

不宜立之文、起束受見子朝特稱立意、

立朝、世臣授立、非人經著擅權之戒焉、以朝之書立、為不當在

提起、倒尹氏作、

居皇、昭二、秋泉、昭三、立朝、立者不宜立也、句、極重是三人斷案、

上二比當立、不言立、辨起子朝不當立、特稱立、倒作、如單、

居皇、昭二、秋泉、昭三、經著嗣王強弱之迹、而均予其分之正焉、

重、不言立、見其當立、作其未能立、與又能立、是事實、不重、能立在

不特大臣之援上、直稱居、與稱以相反、

人王城、昭二、立朝、有以正而罪、換之者、有以逆而罪、援之者、俾

而合也、當立不當立、各邊提起、

歸期、昭二、突救、昭三、于洮、昭四、入蔡丘、昭五、尹單伐鄭、昭六、立朝、

春秋裁禮義、以定稱、非有所徇也、以禮義總起、將正名分、禮

之書、定是非、義之變、分作全重六個、或字、見斷自聖心、豈徒拘時

之所稱乎、昭二、則又字為當、而人為變矣、只尹子伐鄭、尹氏立朝、同、

歸期、昭二、突救、昭三、于洮、昭四、入蔡丘、昭五、尹單伐鄭、昭六、立朝、

聖人裁禮義、以定稱、非

內臣歸國、詩詞以表其賢也。此是總論叔舍一生事重。

入郢定 兩著外夷失守之患示保國之道也

上責其王下責平王四鄰詰吳言制者制其強使畏我而不放使也封境四境俱拊吳說傳意原連株下作文須在不能制隣保境為凌與危之漸上發然就中便有不君意須體之卷上截傳是案下截傳是斷宜總發為妙不必苦在四鄰封境上着卿觀後不書皆書正應而兩書字也

入州來上吳滅巢兩誌外夷失守著禍之漸也當從書法上發揮須體二漸字傳四鄰封境之守至國都危矣一段是中說漸字意作文不可大開

難父昭二入郢定外夷之兩被患皆失守之漸也上此作封境楚之漸州來見入便上此易長岸昭十同是凌楚始事矣亦謬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昭下

八

取濟西傳三取汝陽成吳滅巢失地之罪重故諱於內而詳於外焉內以諱為莊在不書曹取齊取上見說明書法總發意加

取郢田成滅州來昭十俱同出滅下陽昭取汝陽成同

又滅譚歸三田成亦同只取汝陽成滅取中要西取長葛成滅徐昭十以守土責人君故外之取

滅皆書焉

吳滅巢齊侯取郢昭十五兩示意於邑之得失而能守土之謂君也一見滅於他人一藉他人以取皆是不能保土地人民而不君也巢楚邑鄭魯邑要重看

○如宋觀外君有私親於內臣而後之仗義為難矣如宋聘且

意如通曹氏也只主曲棘昭十五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句以意後體發之季氏使正卿逆婦作束

○黃父以正待勤王者明臣職也以人心之公起例以正待人作異賞報臣子二句重臣子不可邀賞邊以正待人之體體字不可遺

○居皇入王城昭二秋泉立朝昭二黃父諸侯不計勢而勤王春秋待以正焉只以邪不勝正引起如卑夫居皇同

○踐土傳二十八豹如京成二十四主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其非王師王事可以為當為之事乎

○黃父會昭二春秋重王事而不輕有所褒貶焉俱以王事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昭下

九

為骨勤王之好雖協矣使以其有功於王而即褒之則臣子之義謂何戊周之令幸行矣儻以其無功於魯而必貶之則君父之重謂何

○黃父傳三以義律臣子而畧其所當為之事焉通人聖人書法上論不美勤王以其為人臣之尊職不錄復讐以其為人

子之尊事加入吳成入吳昭十同

○鷩鷩巢經紀望國物變欲人皆以德消之也如孫齊陽州昭二上臣逐君也句如卑

○大雩又雩望國事禦災之文其不自省其矣有人句是起下信任忠賢句謂列位則有忠賢可信任矣特患天意不賜耳天時如

此則反身云必可禦矣昭公至是猶不自省至是猶不覺從得

則切以天時作順之心發起而

來巢昭二昭二等觀天心之眷顧而禦之當有道矣二事宜深講

要見物與天災總天心仁愛處

公如晉昭五昭五叔齊謂公自晉至昭二來巢昭二等有可乘之

天人皆與資也人存天眷碎講倒昭公不能修德上只令

至二旁同昭二等可若易取昭公自晉至昭二來巢昭二等有可乘之

公如晉昭二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用兩賢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節齊次陽州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字是書法不忍一朝之忿求遂私欲應正身率德句以羣小謀之

應擇任忠賢句消息盈虛之理要講透以屯膏之時而欲為大貞

之舉凶之道也所以若伐臣而不勝也

作三軍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臣兼賦專兵之久而國之宜以漸矣不重斷罪只要見民賦半

入軍政在手明季之不可輕去綴責昭公加遂得臣如昭二

詩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公在楚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公在楚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公在楚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二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昭父齊昭二等觀內臣之賢而禦之當有道矣主不

已絕未絕意要挑剔職字重看各論其職要發覺意

居卿 特紀內君之所寓存一國之防也 居字重看存防處全要

發非大夫所得專意土地人民挑講

居鄭十四 春秋訓導君而存天下一國之防焉 上比易狄

泉十三 同 加河陽十八 晉陽叛定十 如傳轉下微二股仍挽到

存防上

河陽十八 晉陽叛定十 觀避舍專邑之事而見聖人存防之意矣

上應存天下之防下應存一國之防借題發意如云周天下一

王也有若襄王下臨則凡此諸侯皆當避舍以待者而孰敢擅有

其土地人民哉如此講方無病且與下此是謂叛君意好對出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王所十八 入戚叛十六 同 武遂圖計十八 紀奔十三 同

公圍成 經制大國助內之兵以爲義之不終也 傳引左氏齊侯

將納公句與後齊侯從之句俱有味景公揚於邪說爲義不終須

想景公與齊侯從之句俱有味景公揚於邪說爲義不終須

紀大國謀內之什著貪利之故也 主意如至四 傳要見

諸侯不令二十餘年意此齊景假納公之義以爲糾合之謀于賊

干涉之端也

入成周 經王道之微有貽其禍者矣 王道之微自天王爲臣下

所納上見收書成周 文武都豐鎬是爲西京周公營東都於郊

那是爲王城別於洛比營下都以還殷頑民是爲成周子朝之亂

其餘黨多在東京敬王畏之故定都成周

子朝奔 卽底蘆之無成可爲徇私者戒矣 是非之公提超曰兩

棄之曰危亦甚矣都是刻明利害以戒後世勿呈罪景王 加猛

入王城十三 同 再加居皇十二 立朝十三 亦同

比端 陳蔡歸十三 朝奔 主取國有五利句

歸順元 苟息十三 卽愛惡兩棄知人心不可私矣 主伯服申

生二段要於兩棄意 出苟息獻 朝奔王 同意

弑僚傳

子同生六 公卽位元 經重大臣之責兩示監君之義焉 主君存

而國本定二句重大臣謀國上 下易會葵丘九 主宋襄公 貳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出首止傳五 子洸傳八 同此於大臣較切

會尾 聖人不樂畧仗義之好而其取舍之情見矣 此傳的穴在

末此以見聖人二句故文中將事敘起所以列書而不畧卽發聖

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取舍卽於輕重上見輕重指重在納公

成周而缺一人爲輕耳 此會善處多不善處少安得以其不善

者而并畧其善者故曰取舍之大情 善說重不以一人爲衆人上

可兩平取舍輕重內見二意有謂事端

大於勤王者現字是獨重語宜在成周上

盟五 會尾 不樂畧伯國衛利之事以大義之猶存也 昭傳

以上比辨書法起同平 盟五 比左云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

于晉盟于尼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 傳用說爲

居鄆昭二 只辨起書法 再加以乾侯昭二 在乾侯昭二

葉生序

突奔 入櫟俱西衛侯奔夷儀夷儀二孫齊昭二乾侯昭三內

君失國異於人以權與人俱失也 以術鄭提起倒昭公作季氏

之專異於祭仲子家之不用異於拒挽之有人所以終失其國也

無書法凡前此皆外傳也出魯與國等項者大場不出月

突奔 入櫟俱西衛侯奔夷儀夷儀二孫齊昭二乾侯昭三內

推而君有多助也 上昭季氏四世專柄下昭昭公不用子家

或出執祭仲轉奔同即去二亦

敗鄭元如陳文六城費伐莒昭十世卿專政之久非君獨

不如之 強臣而以府主御之必無幸矣 臣專國君拒善皆不

能復國之故依傳散作不必分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六 昭下

敗鄭元如陳文六城費伐莒昭十世卿專政之久非君獨

也 只主魯自季友受費云之獲也一段孫齊傳是就東門

也故曰於此君也四公此傳世解

取鄭昭二圖成昭二鄭潰昭二乾侯昭三乾侯昭三乾侯昭三春

秋詳紀內事所以警君臣者至矣 絕昭公誅意如全在書法上

發昭二在朝側傳

春秋是卷之二十六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七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定公上

春王 界謹始之文以始之不正也 無君無正是一時事却重無

止邊 正月者政令之始而元年之正月又一君之始故謹之

主人謂定公讀前經傳謂訓詁蓋定哀多微詞設使公習其讀而

問其解亦不自知其罪也

春王正月元春王將文公內有承外無祠而魯有君所以逾年書

正月以謹始問起書法例本比如單

春王 戊辰即位元 畧正始之義寓正本之意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七 定上

執仲幾 貶禮刑非地者謹亂初也 時當城成周不得不執於京

師但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即此一念便篡弑之萌

履霜之漸不可不謹初字對篡弑說禍亂總句亦須發書法只重

于京師三字 加城成周只作事實

執嬰齊倍十執仲幾地典法有所職皆不可以專也 定邦典

斷邦法皆司寇之職總起只論意勿用斷罪語恐涉於合 宋之

專在執而不歸京師督之專在不告司寇而執詩有義守失之

非作 上易執曹歸京成十同但分子奪

執仲幾 執樂祁定兩譏伯討以其專與私也 上雖有罪不告

司寇執於天子之側上侵之漸不可長也下雖有名不辭晉君出

於列卿之意。丁移之禍。不可忽也。

仲幾召陵侵四定刑有罪失之專兵無功失之貪王事王師

皮辰即位觀國君定位踰時而知國本當像矣主祭亥戌辰說

表未至原不可立表至而猶俟六日故云遲不費昭亦非貴定只

把魯事為後鑒欲人君早定國本耳作文以意如專制定不得早

正位起即以垂戒意發神

子同生六戊辰即位春秋重國本而所以魯事示法戒焉主宗

嗣先定句搭此作上云正國家之本云貴於早定國家之本

立煬宮望國崇遠祀經以為不宜焉煬公伯禽子考公弟以弟

繼兄者也歷二十餘世矣立之不但酬禱亦以掩舍子立弟之非

也春秋周是卷之二十七也專責季氏以廟制祭法挑講廟當遷於孝公之世祭當絕於隱

公之世

隕霜殺國有淫刑而天象應焉周十月夏八月微陽用事未可

殺殺此季氏專權刑罰過常之象

不殺草傳三殺殺緣天道之修舒而刑罰之不中可知也

楚人伐吳此時吳用子胥之謀以肆楚柏舉四傳搭作皆懷謀楚

之心作文借長岸七傳

新作門觀議室國習借以興役示取臣之道也以傳公新作南

門則獨著於經見疑門不當新以子家駒設兩觀為併天子見兩

觀不當新此乃先祖為之非矣其不能因災而革之則失在公身

正者物必正句竅重全就習傳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貪

其主作重馭臣上勿涉勞民收特非新作以議之一天子五門畢

庫庫庫路魯三門庫庫庫路庫門制似庫門庫門制似應門庫門外

為兩觀中門闕然為道上懸法象天子制也諸侯則一觀平

作南門一作門觀兩議室國制而臣民寓臣之道寓焉南

門門庫庫路也玩傳南非一門必有不當焉句俱重特制上因

本有而受作之定因既災而復為之皆非也以此為上而以勞民

馭臣翻斷其制之失上用史克以作序官為美證下用子家駒

以設兩觀為證

作門觀墮邱費觀內借之因革而得失昭矣越禮而習

舊借東禮而準舊借

如晉至河復修禮於伯而自還蘇制立之非正也主阜卿傳定

立上不請下不告而受國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左傳無事

實玩故字明是受國有歡不辭自復正好立論

召陵侵奉天討而沮於利可謂甚矣全要形容陋字若徒講貪

利墮義更無味本是驚天動地一剪好事以卑卑一荷寅求貨沮

之便建德素然休了何等可陋元老十八國不重上命上侵字

不是紀實蓋借借師掠境之意以陋之耳加盟賊盟沙定曲

漢人知失請侯句要體辭是二字

遂伐楚四城召陵侵以天討而歎於二伯經所以貶之也

桓文之功不足處。只少得王命耳。一條件全大美的盛舉。是已。定已。則下的輕輕垂了。其可說處。全根可借來。

召陵侵定 經於二伯懷外。美其近王。而顯其懷王命焉。

上重點師強敵。服下重點諸王。命令諸侯起方有力。上引太公下用文公。上加送伐楚。四同以專命。奉命。順起。

城濮定 召陵侵。經於懷夷之表。界其諸。順其貪也。晉文先軫。晉定荀寅。

召陵侵定 執樂祁定 攘夷。汭於利。其事。順討罪。出於私。其權移。召陵侵。吳伐我。命命秦國之失。揆於勢而益見矣。命不可。

際况兵勢。可為平國不可棄。况國勢足守乎。遂辭蔡人。與遂有城。

春秋國是卷之二十七 定上

下之盟。兩遂。字亦可生發。齊桓。晉文。華元。國佐。

滅沈歸定 經於外。臣殺小。兩著不仁之罪焉。仁者以大事小。罪姓。

仁者殺身成仁。罪嘉。題不出殺之。不用蔡侯。使作不仁。失口。蔡侯作。見沈子。蔡侯思。二年。拘郭之。若所。加召陵侵。

於前。已。先。後。置。有。以。處。此。免。以。後。後。行。文。亦。數。加召陵侵。

定。只。剛。後。半。傳。蔡。侯。視。楚。至。及。歲。一。段。作。

滅沈歸定 圍郭定 霍小討叛者。皆味及已之道焉。蔡昭以所惡。

於前者。先後。能。無。公。孫。剛。之。及。哉。三。家。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不。知。

家。隸。之。隨。其。後。也。

○ 平馳 原志以紀信。因界其可尊者焉。言及是事。述只發他受國。

有欲而未開。說了。傳原無。斷罪。語。凡舉只帶一句。非義所係。言顯。

晉志的意義。你手書及不係於序也。加公即位。定。元如晉德。只。

入敘事。再加召陵侵。定。只昭凡衆書法。

召陵侵定 卑馳。詳畧諸侯之兵好。親手義之所繫而已。此題蔡。

在此意。却在彼。作文以書及為魯志。點明。即不以序問起。大發不。

書十八國之諸侯。無以見侵楚之。所以必序意。末方說到卑馳。

義有書及。而不在于序。與不序。此所以凡舉也。

○ 通 卑馳 剛。順。奔。定。十。衛有巧令之臣。可以觀世矣。祝蛇。不朝。成。

人。剛。蔡。外。夷。肆。暴。凌。虐。法。之。所。不。貸。也。見。柏。樂。定。傳。以。

○ 春秋國是卷之二十七 定上

由舉敗奔。遠人達伯主不能達之命。經曲致其嘉與之意焉。傳。

首。喝。起。何。以。稱。子。善。伐。楚。云。末。以。因。其。從。蔡。書。爵。應。之。總。只。重。

在。達。天。子。之。命。上。其。書。以。者。深。罪。晉。云。也。晉。罪。而。達。命。者。善。矣。

其。不。言。救。者。非。有。救。災。云。也。非。有。救。災。云。也。但。因。其。從。蔡。而。遂。

進。之。亦。所。以。重。達。命。也。作。文。只。宜。以。達。命。善。矣。為。主。而。以。罪。晉。不。

書。救。在。中。翻。講。可。也。須。知。爭。論。重。子。受。重。罪。晉。者。俱。非。若。重。罪。晉。

則。傳。首。一。呼。傳。末。一。應。可。置。勿。顧。乎。而。不。言。救。一。段。又。何。所。交。問。

也。若。重。子。受。則。書。以。一。段。意。又。在。罪。晉。而。不。言。救。一。段。只。說。聖。人。

道。人。德。安。矣。曲。進。吳。亦。非。子。吳。矣。總。之。惟。達。命。是。骨。善。矣。罪。晉。都。

是。皮。毛。耳。書。法。收。得。吳。而。書。以。瓦。奔。稱。人。未。帶。只。柏。樂。同。但。不。

用蒙九

光奔深運食臣因失節而賤之也食是平時失節是今日二意
申下還重食上人臣到食以敗國原非一死可以塞責但不免則
益見其可賤耳

楚人圍相舉當外橫而能從義以成功所以善之也時楚
橫重揚起倒于吳作罪晉亦畧見加名陵侵四同再加楚人

伐吳二只見官懷謀楚之心仍主子吳

吳滅徐昭三楚人伐吳二圍蔡四相舉善遠人之恤患故不計其

心而進之焉重講吳善而以滅徐伐吳併一段於後所謂皆懷

謀楚之心也章羽之禍怒激於掩餘之封豫章之捷計行於舒鳩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七 定上

之誘上隨去一比同只楚人伐吳相舉同但只託謀楚之心

辨起

踐上十八半丘三長岸七雞父十三即內伯外強之迹而恤

意之難易可量矣要暗含恤患之義宜在晉而不在吳意後繼

明出新城四黑壤七州來七滅巢十四同只新城鍾離十

五同

召陵侵伯舉較內外恤患之難易而棄義者之罪著矣全以

吳易形晉難非謂晉遺意於吳也此斷混發收書侵書以加新

城四鍾離五或鍾離三長岸七只以晉伯吳強引起

召陵侵相舉人鄂定傳中無人鄂比上奉命而繼以貪速

王命而繼以舉比

相舉人鄂益求七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畧其為聖人

道隆德大不念舊惡故彰其美

相舉吳救陳十抑揚遠人之恤患意在伯主與中國也進之

以罪伯主之忌抑之以傷中國之哀書子書故引起重書以舉號

上加楚圍蔡四結伐陳十同

吳入鄂不以功貸肆淫者聖人之公也秋道重亂男女之配上

須承相舉來連上功罪比斷方見以書爵之人一旦黜而舉號乃

為公心乃為承夫討

相舉入鄂一事而忽為褒貶聖人亦因之而已忽為褒貶所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七 定上

以為心無毀譽無毀譽合二比縮短發揮方透

于師四相舉入鄂歸三田十聖人之於毀譽人已一天而已

此歸三田傳

相舉入鄂益求七歸益八兩觀善惡之不相掩而知賞罰之

不容私矣上善不掩惡下惡不掩善俱有賞罰之權句上曰司

下曰行聖人心無毀譽聖人道大德宏要勉却吳與魯只向聖

人之待吳與魯上着眼方得

於越入吳紀彼兵於吳人之餘成力勝也見哀十三年入吳傳

要略而書人吳在相舉之後意只說力不足時不可云持力之報

因事屬辭重戰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意數句須透發

意如卒傳

舍中軍昭五○取戊辰即位意○定私勞不可以廢義而內若

之失見矣以錯明君臣之義例作

滅許斯歸小國被患而甘自屈經所以絕之也見滅黃傳

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等句罪鄭意只從起

執樂和伯臣以私討罪而君權移矣私意二字極重使范趙方

睦云發他私意甚透全要發感慨意不貴斷罪

齊鄭盟鹹齊歸盟沙即與國叛伯之迹而貪利之效見矣主

制歌三傳二盟俱屬鄭叛蓋沙之盟縣盟鹹微會於衛亦是盟

鹹一時事作文主鄭而衛帶之須本召陵定求貨失諸侯說

春秋困是卷之二十七

侵齊至侵齊至望國兩犯人以結怨其求成有自矣主望平

七傳此及齊平之張本也始門陽州頗高有子鉏之射繼攻廩丘

陽虎有冉猛之議

會尾經立重衆之文示專兵之戒也總在書法上發聖人言

師而不言士執之意蓋示人臣不可云為後戒也曰重曰不敢

輕俱自春秋立法言此與對林同例但集林

公伐邾昭七○師還八○柴林宣大棘宣師還昭七○師還八○柴林宣大棘宣

春秋重衆之紀有非常例所能向也二例輕點起倒下二比總

發重衆難是在君則重民命在大夫則重兵權然傳無重民命語

不添出更佳

公伐邾昭七○師還八○柴林宣大棘宣同上但兩開耳亦須以重衆總

起大棘比易處父殺三同

大郎昭八○柴林宣會元經於君臣用兵皆示重衆

之意焉皆就大衆上說蓋贊於君專於臣皆是把大衆或看輕

了所以聖人於此皆以師為重而不收輕只在書法上說不可着

在君與大夫身上說別生枝節去師還同只師還會元同

師還柴林亦同昭八○柴林宣會元柴林會元亦不宜別求

代

柴林宣會元兩於伯臣用衆而示謹懼之意焉總發意只點盾

鞅在中不可兩分亦不可入罪加慶父代昭七○柴林宣會元只作例起

春秋困是卷之二十七

大棘宣會元紀師將之例有嘗變總見大衆之當重也稱將

而又書師敗兼重之官例見元帥固三軍同命而大衆亦不可輕

役言吾師而不書士執重衆之變例見用衆乃一國大權而人臣

必不可輕取出伐餘丘昭七○柴林宣會元柴林會元同

柴林宣會元樂施奔昭七○柴林宣會元明於春秋重衆之義而人臣之

取民者禁矣重正意講陳季如傳咏嘆於後

舍中軍昭七○柴林宣會元一臣取衆以侵公非春秋之法也重講王

法所禁春秋之義行則不中為兩意勿復言陳季厚施曰段

盡征曰中中有用智則用之分然一是明明取之專之一是隱

隱取之專之故皆為上法所禁若春秋不許人臣取民有衆專主

兵權之義得行則雖欲為陳季所為得乎

執侵鄭遂侵衛 經陋伯國討貳嚴貪利之戒也 朝定元十傳或

書侵以陋之原指侵楚陋字在貪利上與此無干如出只得借用

然此股無貪字須追原侵楚求貨所致說為區區貨賄已伯統都

弄壞了致今道將動眾以討貳何等可陋 強宜訓

從祀 陪臣假禮以行私春秋誅其情之逆也 滋味全在特曰從

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句 加竊玉弓 八定同

得寶玉大弓 卽望國分器之復見不恭之罪也 守字極重雖字

猶字當玩言外隱隱有竊之於無形而失之於常情所易忽者可

勝道盡意不恭字對傳末不敢忽看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七 定上

齊衛大五氏 卽與國從背伯之謀而伯業之衰見矣 見朝歌十

傳前此衛侯欲叛齊諸大夫猶不可故托之執結以掩飾耳耳

至是則顯叛矣 五氏齊地齊在五氏衛往助之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八

麻城 梅之燭惠連著

錫到 輝聖初設問 同社王承時象先訂

定公下

及齊平 犯大而急於平春秋以所欲著罪焉 見僖齊平七傳罪

其不當犯大非罪其畏也非不得已及求字欲字急字止體發後

須發平不可必意收及字

夾谷至 觀聖人所以化強而知理為大矣 只就後人論孔子說

以故事起後以學者口氣看來見得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

意發只貴聖勿贊孔子 加歸田十同

于洮乞盟 僖 夾谷 歸田十定 觀謝過有文質之異而得失見矣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八 定下

孔叔鄭文謝過以文晏嬰齊景謝過以質須以晏子語總起 魯公

經仍中重質上未繼歸聖化 只乞盟歸田同

夾谷 歸田十定 黃池 入吳 吳哀 卽化強被兵之事見理力之異

故也 主強眾不與焉何比出以理服人人亦以理服以力勝人

人亦以力勝要把齊魯吳越強弱較論得痛快

夾谷 聖人服強而華僭化行於內外矣 上主理字下

主理字 凡通可作聖聖人內外無患

夾谷 同或定 聖化行於外見順理之效聖化阻於內歸得

政之淺 都在學者窮經上看晏嬰少正卯各點入 加歸田十

同上繳云使非孔子之相則定公之返無期矣安望其歸已哉下

詞齊無罪無辱所以爲順
如搭歸濟西宣私與賊合

天自其能天弗能

妥,本

伐邾

伐邾

伐宋魯上戰鞍二武三伐齊魯上戰鞍二武三圍費三圍郕三政

下移而漸甚亦理之必然也。重上行下效流水下注遂發末以忠恕束之。天子失道。在不能征伐上說。諸侯失道。卽指專征伐說。不必另推。此是專指不切征伐。今易之。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八

定下

17

伐楚僉四〇自漢梁僉十六三卿伐莒昭十〇自圍郕僉四
諸侯出大夫出
漸下移皆有以啓之也上二北易入極二聲帥師四俱屬齊

伐邾隱伐宋隱戰鞍成三卿伐莒昭也傳意原倒家臣宜合下作文畧云權漸下移事亦日逆吾恐又

將有擬其後者矣

作三軍一案十五舍中軍五園費二園廊二大夫傾公室以啓叛理

之所宜也。主三家專魯四句一直作以二三子知傾公室二句。咏嘆於後。下出二圍。上二比出城費襄七城成襄十邪阿。

二城正是傾公室以自張是

兩紀內卿討叛著其理也 總敘渾講勿大

重不忠於君不必牽扯不禮爭叛爭字亦要味

入吳哀十 觀僭虐者之自及而強力不足

情矣、全在強力相乘之理上發揮上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

家。隸。之。擬。其。後。下。自。謂。莫。之。敵。而。越。已。入。其。國。都。知。字。自。謂。子。可。

撰寫

園邸 園邸 園成至
定十
二 强臣專政久而效彰，聖人得政淺而

化阻

國費昭十國邸晉陽叛朝歌叛俱定內外之叛著逆臣貪臣

之效也、

地奔陳見辰奔定傳罪宋公以嬖黷故失二弟二弟地與辰也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八 定下 五

惡大國之薄恩而兼罪夫昧義失節者焉。下二項齊法

總在豎字宜一頭兩腳、意要相承、總結書法、

辰人 大心入 誅列卿肆叛而兼責大黨之者焉 將四卿大心

重發、而以陳曾如傳帶小二股於後、只一比司、

辰暨奔 辰人 大心入 先以奔比講起，隨以爲言爲從異，何以

佗強奔稱號、而叛曰、及先、故後叛、同何以大心不言叛而言人、問

辨書法、將非不得已、及逆禍漸斷、陳曹如單帶後、不言叛者、謂既

言入則不必言叛。非謂入與叛有異也。

辰奔^十辰及叛
叛黨出入而不終別其罪者示尊君之義也

只用稱暨稱及一段、倒罪忙是、

國政意應計起大意亦同、

未久意然成雖未墮只下明說功雖不就而未嘗無功未二句言

墮於商人。晉之弗恤於齊久矣。愬行於昔人。晉之弗恤於齊久矣。

加會軍營卷十四 奔得伐哥元 乃國救有茫不克作無助終

成奔陽奔 外臣相繼去國其君亦可知已 只主靈公無道一

加結奔 同 出陽奔結奔亦同

成奔 經於大夫去國交著君臣之失焉 主靈不能遠色失齊家

之道成不能賤貨失保身之道

成奔 刪噴奔 大臣喪國本危皆歸君夫正家之道也 成

與噴皆欲去南氏不能保其爵不能安其身器點入君臣父十分

眼

噴將歸 見滅黃 傳罪夫傳與許斯同以楚肆害陳開夷點起

稿李 以非著遠人之兵交不沒其實也 書敗許戰也足紀實作

文先敘他詐後要在書于策以其告也上見得非復公暫無大顯

春秋國是卷之二十八 定下

徐聖人便只因舊史書之舍下刪而不書以為實事其旨微矣

發或以書賤的書字反下刪而不書非戰二字反下皆事二

矣或之與吳未聞有必從之公也故詞皆吳云云夫乃詐越

一也自徐謂以為非當之功乎然使三子有陳而自訟以元

為戰吳事信於吳則蓋強此亦非也且也古

之外國者之史策以一日之功博萬世之誼此亦非也且也古

不巧也後聞人不共之也人必微之也今而收於後

我而極其奇而在彼不遇客事耳則此舉下可謂後春秋者

敗非則不以其實亦非此非

常事也而不可不觀之乎

入吳 闕李 黃池 人吳俱哀 詳遠人兵交而獨有所制以

復得為常也 主傳後截作以夫收之戰結上起三加吳只辨書

法既曰書事不可涉一贊語 此傳與闕蔡傳皆文定隱諷高宗

言外須有有書不復便是怪事意 去黃池同

經重復響之義故有所制有所恕也 上以復響

為常故制之下以復響為宜故恕之夫差楚昭伍員三年即行其

謀中晉十年方行其志 加入吳五人吳哀十同

會幸 會洮 齊及魯衛宋謀救范中行主執歸三 傳黃吉射以

無助故終叛句

石尚歸服 王室行禮之非正以受禮者觀之也 主南李聘傳

須切歸服上生議論踐土 傳二傳王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可作

束 組實之腥曰服熟曰膳

刪噴奔 國儲去國而父子均有罪矣 其義不係於與刪噴句微

以欲殺南子段而靈公無道以下綴以龍南子段 傳本也一傳

春秋國是卷之二十八 定下

其下以龍南子云云以欲殺南子云云雖各著其端付託而意行

之實然兩南子字分明說出禍根以為下靈公不能正家之勢尼

其國本正與世子國本也相應父子相應云云是噴輒所為而用

段使字錄字皆歸在靈公側重靈公為是破云善惡國本者之罪

而尤惡啓

邾子朝 卽小國事內之勤知其昧為國之禮矣 借句釋二傳責

邾不以禮為國

滅胡豹歸 啓患而又自屈所以獨重其罪也 滅人之國其罪大

矣不必另作一意只引起胡有取滅之罪意還重以歸上二意中

作存亡有命之言引以斷胡之不死為不知命勿兼取滅一逆總

收楚子書而胡子豹名書以歸不必另作書法只是說事實

加入詳定同

卷二十八終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九

麻城 梅之煩惠連著

同社王承時象先重訂

哀公上

爾蔡 忽外其小之兵示復讐之義也 此全在聖人意思上做
觀聖人無惡而怨出於不怨可見是說聖人議復讐如此不宜於
楚上着聖人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誠
矣數句悲憤扼腕之極

入郭 定四爾蔡 忽外夷之報怨以其有當報之義也 或至此
舉 定如傳報爾舉也句叙起

爾舉 定四爾蔡 兩紀外兵以恤患復讐之義為重焉 此作上進恤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九 哀上
悲不計其偶下忽復讐不計其暴聖人道德宏聖人本無怨此
意要發透

食牛改下四月郊 望國僭祀因失而志之焉 只重僭禮而以不
時不敬發之故因事而書 此傳說僭只責成王過賜而不及周
公與他傳異 曰下井禮云云專也數句全引發 只夏四月郊以
不時起重僭禮作

齊衛伐晉 執戎蠻昭十 傳晉國未寧句用此比
何忌伐郭 內卿舉兵虐小非睦鄰之義矣 從後傳諸卿相繼
伐之句影出此第一伐須有斟酌

伐郭取田 盟句釋 詳望國虐小之迹而責各有所歸焉 則齊

三卿只管哀公一段作一頭詳書管郭子三卿二段分二卿二人

盟意或起或束見之 聖人謹權意只是著教時哀公方五歲勿

責哀公道越云 只傷之耳責郭子不以禮為國泛說不必指定

奔喪 加何忌伐元同 只伐郭取田大意同但通篇不必入盟

字 只三卿伐郭以哀公伐國不與輕起一句郭不免於見伐諸

卿相繼伐分作 單山何忌伐三卿伐至諸卿相繼伐之句 只

取田盟句釋至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句亦責三卿哀公只提

過

盟句釋 內卿報德之盟而君臣各有失焉 三人伐二人盟作事

實提過君臣分作一盟其君而已不與權不能御下一卿與人否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九 哀上

盟義不足睦鄰都根伐齊說來 或專主各盟所得一段破云卷二

郭子朝 定十 何忌伐元伐取盟 詳內外兵好而殊禮棄義之罪物

見矣 郭子三卿分作 只郭朝忌伐郭 郭朝代齊喪服

孫齊 郭二 得寶玉大弓 定 即強臣兩藉力於人而漸私之情可知

已 要形容季氏感激二家意以句釋問結 下此易從祀定同

加伐取盟只論酬私亦不必斷罪 再加合中軍五昭四分有

二句

納制賦 逆諸學國而拒之者之罪獨重焉 以書納為國人不受

挑起而以稱世子歸重輒不當拒作 執與靈公大臣如傳帶後使

執能明大義故不至割額之納使靈公大臣能早正國本則輒重

不得據之以拒父矣。人莫不受一段，總是書納意，但做兩說說耳。加贈奔四只昭未嘗廢之意。

笑歸短十一小白入難九比歸昭十三。例觀公子復國之紀，則知絕儲君之法矣。易曰歸有奉曰自，雖難亦歸曰入，從未有書納以絕之者，公子且然，况世子乎？傳昭十三字，世忽是世，比歸易去疾入昭同，加納昭，只主傳首至國人之所不受也。

段作須就世子上發論。職鐵莊九傳搭以能報德句，善王江註，鄭廣反，百有罪，義仲力遷州來，與國之被患，失謀所致也。只重不該請遷於吳，中悔正辭不能諱始所致，然春秋非直欲其守信於吳楚，蓋謂遷國大事，

遷州來，與國之被患，失謀所致也。只重不該請遷於吳，中悔正辭不能諱始所致，然春秋非直欲其守信於吳楚，蓋謂遷國大事，

而輕為反復，非謀國之道也。復字又字，形容沒主意人。三謂四覆，光景逼真。要罪執政在加贈蔡元同。

一、仲將重失謀，上子驪要補出，玩末誰敢有。云則委罪亦是不善辭處。去則蔡同謀，不可分。加滅州來三，只如傳點起。

滅州來昭十三，遷州來，州來吳所滅也，正見為吳所遷之實，起處證明同車作。

遷州來昭十三，遷州來，州來吳所滅也，正見為吳所遷之實，起處證明同車作。

吳與魯庚其背背，則宋與虞公同，公子驪公孫驪，

國夏則成，人同黨，秦倫之惡，春秋特嚴其誅也。贈若既發，則報

自不可立。輒若可立，則贈為未絕。此義看得極精。輒所以不當立，以贈之義本絕也。贈所以未絕，以靈公未嘗有命廢之也。要把輒不當拒父提明，方有案斷。雖責亦不宜黨，却全發輒之不可黨。

納威哀二，國威哀二，誅幾倫者而後治其黨，謂天理也。惟贈未絕，故輒不當拒。惟輒不當拒，故齊不當黨。一串下，總以罪輒為主，總收二書法。

四國伐鄭昭四，國威哀二，兩嚴黨惡之誅，而見討罪之法矣。首宋首齊正所以孤吁輒之勢。此討亂臣賊子之法也。文仲曼姑只用作過文，亂臣指吁，賊子指輒。

圍威哀二，執戎歸楚，素大倫，以伐鄭昭，素大防，以歸京昭。

桓傳官災，並紀毀廟之災，所以敬孝也。世專國政一段，作三官，所以不毀事實，起倒不書及作。

放獵，與國之失謀，於委罪益見矣。以始謀不藏而委罪執政為主，獵以遷吳為非一段，如傳活用於後，國亂無政，眾人擅放非貴，眾人正以深責若也。收書大夫而稱人，無與謀意，亦不可遺。

就戎蠻，經於伯國，媚夷而深惡其不殺焉。外夷秋是逆例，只點過許執作事實，重晉主夏盟四句作，無罪意，見惟無罪而執，故知出於良楚也。京師字要發透，書法重歸于上，稱人帶繳人，書法歸于楚是形。

晉楚有盟，齊衛伐晉哀元，晉執戎蠻，伯王向內外之請而

相夷不贊其矣。同單上二比。只作事實。首比或易開宋。

功澤二。齊衛伐晉。元。致伯國外有內難之迹。不贊則已甚矣。

執曹界宋。執衛歸京。十八。執我歸楚。經於伯主之不贊而受。

側以傷之也。至本股作見其畏楚而歸之。皆京師然。非若文之。

界之也。曹宋即作晉主夏盟之案。只執衛歸京。執我歸楚。

執曹界宋。執我歸楚。味詞以紀伯主之虛夷。傷其不贊也。當體。

界宋。見形容畏楚。方有情。

城濮。文敗楚。救江。文三。九國救鄭。成七。十二國伐鄭。成十一。

考伯國世業之久而不贊者可愧矣。不可用贊詞。只說世業。

春秋附是卷之二十九。哀上。五。

之。久與不競相反便了。加執戎蠻倒作。

農土。前二十。垂隴。文二。新城。文十四。馬陵。成七。盟。哀九。同上。難。

俱出主盟事。仍要在攘楚上發。去馬陵同。求比易盟。毫北。十。

一同。出戰土救。馬陵。蕭。哀十。同。

趙執伐衛。衛助范氏。張柳則死於栢人。事在此股。

陽生入。經惡乎國。而原罪於辱亂者焉。觀陽生之不予。誰使之。

然也。及父不父。則子不予。語宜以陽生不稱公子提起。倒重景公。

收特紫之齊。

及荷息。陽生入。春秋明人臣之義。而中立獻與者均譏焉。丁。

比代。鼠。克罪。莊稱疾不出。乞罪。莊直說詞以對。乞蓋陽生為所。

丁都。

辭百年。是景伯之言。當提明在前。以見吳之強。只主召康子。

而子貢邪之作。大國不以禮命諸侯。豈可量也。是破其禍心之藏。

又與秦伯端委。至執以為飾。云。是直以吳之非禮。折其何禮之。

問。而吳始縮舌。退耳。只見賢者有益人國。不必用殺三卿傳。

入邦益來。不諱內君之惡。預為彰善地也。此句可作不諱以彰。

後日之能去惡。着在魯君身上說。不諱傳意。全在魯人惡思上說。

欲見後書。云。言聖人欲自見其後書。云。為。也。為。字。作。去。

聲讀。說聖人主意為這樣故的說話。此句正根道隆德大一段來。

惟道隆德大。所以喜人去惡。惟喜人去惡。所以因歸邦子是能去。

春秋因是卷之二十九。哀上。六。

其惡而即與之。又恐此與之之意。不得顯露。故預於此處。言以邦。

子來。不諱以見之也。見音現。聖人顯白其意。非止為他歸邦子而。

與之。乃為他先做下莫大之惡。而能務去之不積。所以與之也。正。

是聖人慈於要人。改過一片大公心。賜從來俱於此句誤解。所以。

通傳俱差。須知此傳在聖人與魯君上說。歸邦益來。以明歸益。

云。方是着在魯君身上說。

取邦。六。入邦益來。春秋諱言惡。而尤不欲掩言之善也。上比辨。

書法起。倒單。加取邦三。取邦。同。

人邦益來。吳伐我。取謹開。歸邦益來。不諱。聖國取辱之。

實。正以彰遷善之美也。依傳序問如革。加取邦。同。改用變。

何字。○此傳下

吳伐我。取謹闢但哀。兩不諱內辱。欲彰其遷善之美也。都根

入邦來。說他所以辱處。玩傳中兩箇爲是字。可見收備者下策。

入邦益來。歸邦益哀。內君爲惡而能去。不諱以彰其善巧。混

作同。準。則本股書法。

曹鄭救。與國被患而伯國莫恤。自取之也。主陽歸哀。傳以

宋伐晉不救爲案。以背晉奸宋爲斷。鄭救。借以見晉不救也。

春秋是卷之二十九終

卷上

七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

麻城。梅之煩惠連著

甥。劉。輝。聖。初。較。閱。同。社。王。承。時。象。七。五。訂。

哀公下

曹陽歸。魯國之實。爲聽言者樂也。重發不得。書滅意。上下無

同力。要描寫。辯言。指伯說。背晉奸宋。卽爲亂曹政。輕重權衡。言平

時重在罪滅入者。今變而重在罪自取者。不膠於一也。加國曹

鄭救。只作事實。加滅黃。二。或滅達。三。以言滅形不言滅

執處公。傳。十。曹陽歸。聽辯言之禍。與貪以自覆者同也。只正本

股要描寫。虞之背執。意虞罪重。貪上勿以違忠言。智聽辯言。

吳伐我。諱下敵之辱。戒謀國之不振也。以魯未及虧爲案。以季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一

卷下

孫不能以禮義自強。爲斷。取字意要透。不言四鄰。是著其加兵國

都之實。不言吳盟。是諱欲見其實。而深諱之句。正分應二書法。

元佐當事勢窮迫。尚且國能不從。餘雖請合。何等虛自強。魯未

及虧。不能少待。遂有云。是國事可爲。而俯首喪氣。甘心棄國。顯

於不能以禮義自強。偷生恤死。而不知耻也。胡氏登封宋事。須重

垂戒後世。謀國者發。加入郭益來。只作事實。

戰。卽。桓。吳伐我。受例紀內辱。示謀國而不能自強者之戒也。以

宋戰若可諱。而不諱。問起諱名書法。例中。問仍用諱論。是主避

戰。卽。桓。宋楚平。哀。吳伐我。御諱望國之屈。以甘肅自

強之臣也。以戰即起書法。而以元佑比斷。微虎即背城之策。最伯亦國難之意。去戰即同。加益來七只入叙中。

宋楚平宣十戰袁襄宣十戰二臣得謀國之道。而不

能自強者可愧矣。都就定盟上說。與城下和反。要形容呼吸存亡之時。尚不肯甘心下敵。皆禮義自強者也。須在後世謀國上着意。秋骸食子。是國已虧也。以勢之緩急言。楚天東侵。是國幾虧也。以

之強弱言。上退三十里而結成。下退五十里而盟。只宋楚

取誰歸歸和益。造惡之效既著。於是內君知所以威之矣。言楚與二邑只可重下比作

取誰歸歸和益。造惡之效既著。於是內君知所以威之矣。言楚與二邑只可重下比作

莫能保上。形容造惡之不可。就要發當改意。不可斷言罪。歸和益。內君復小國之君。能去惡矣。只說魯去惡而不積。未可

便說還善之優。改過之大。合歸二邑。看方見其優與大也。歸順詞。對還詞言。是託歸二邑者。與此無干。故不詳入部。

歸謙開。志大國歸地之類。善遷善之美也。齊歸地之類。於魯

之遷善改過。還善之優。改過之大。全在感齊上見。此一安。而人

亦與之。生遷改其優。日大何如也。以此見三字要體。只要見得遷善改過。是箇好事。不必板板實實之遷改。書法留傳未收。

善也。取謙開。歸和益。歸謙開。觀內君所以召逆順者。而去

惡之美見矣。將以逆召逆。以順召順。輕叙於前。歸重遷善之優。改過之大上發。故不詳入部。

改過之大上發。故不詳入部。云。不心。魯與我。以

取謙開。歸謙開。即內君順逆之應。而遷善之美彰矣。傳首二

段。乃約戒意。輕叙起。即從齊去逆效順上。發魯遷善之優。改過之

大逆。訓順詞。俱事實。非書法。歸和。歸二邑。黃池。入吳。內君遷善。人亦應之以善。強

夷。毅力人亦應之以力。取謙丘。主。即人伐衛。二傳悉虜而俘之。口取句。以擅天子之權。春

秋。誌其事。實起。倒。歸北。傳。好攻戰。樂殺人。於罪為大作。許瑕

恃子。勝之。變。欲外取。以自封。皇。援。與子姚之。敗。而悉俘。以快志。觀

其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張羅。二入歸。則殺人多矣。益來奔。見寬。來。相。傳。自底滅亡。不足待。以寓公之禮。故書名。毫社

之。獻。負。瑕。之。拘。方。免。魯。人。之。歸。而。樓。臺。之。囚。情。棘。之。守。復。致。吳。人。之。討。益。之。無。道。而。不。能。自。強。如。此。實。一。匹。夫。而。已。何。寓。公。之。可。待。哉。

所當取歸所當歸並言

蓋亦取謹關 歸益 歸謹關八 會伐齊 大國變之止而遂

非者有秋通矣 一串作 只歸謹關八 會伐齊同 要見中國異於夷秋意

結伐陳夷救 恤患自外而故抑之意傷中國意 傳深著楚罪乃

引起傷中國意 串作 須痛發傷中國意 其書吳救陳之意意字可

味非 串作 終一以事 聖人之悲何如收束 只吳救陳同

加滅陳 吳歸 第十 原陳禍 吊起今又二字如串

邪鄭伐宋 五救邪 元盾救陳 宣元○宋範 惡亂解紛之心獨不

為有罪之庇而已 以上二比發善救意而以末比翻上決之 束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 哀下 四

歸木股 邪鄭伐宋 五救邪 元盾救陳 宣元○宋範 惡亂解紛之心獨不

者可知矣 只發意勿講事實要含中國諸侯不宜首亂宜解紛

意收到書教上 只發意勿講事實要含中國諸侯不宜首亂宜解紛

子同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傳方以為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盾救陳 宣元○宋範 楚人伐鄭 宣元○宋範 宣元○宋範 宣元○宋範

救無罪而 外兵復有所抑以傷中國焉 以亂賊意起 按下貞

救濟問舉 例重發傷中國意 須本陳無罪 與上反 昭易放

則有兩宋 救濟問舉 例重發傷中國意 須本陳無罪 與上反 昭易放

春秋之善救兵 特未可冷於有罪之內也

此尤誤 盾救陳 夷救陳 善救之意惟不集施於惡而傷中國之意明

矣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或謂

吳救 夷救 夷救 夷救 夷救 夷救 夷救 夷救 夷救 夷救

傷中國之意焉 如傳叙起三項轉入救而果善焉 為號吳國重

吳已 一進再進胡反以號舉 加會成 五札聘 十札聘 同只於側處云况

秋救 八 貞救 十 吳救 三善外夷之恤患 皆以罪中國也 書法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 哀下 五

俱至書救總起 繼混發語意巧重救陳尤妙 或三股并提後例本

加會成 五札聘 十九 倒本此作 起書法同串

會成 五札聘 十九 吳救 抑已進之夷 重傷中國也 上二比只開

會成 五札聘 十九 觀經兩進遠人而得所以報之故矣 則進

則又進要體口氣見聖人素肯進吳意一瞻中國之好馬進而極

人非復夷秋之號一修人望之禮又進而稱子驪然中國之吳聖

人且不難特進而况救陳之善乎 收聚號 兩進 與下不進字

正味 國書伐我 望國被兵 特示省躬之義焉 今是欲引善責躬若

國書伐我 望國被兵 特示省躬之義焉 今是欲引善責躬若

國書伐我 望國被兵 特示省躬之義焉 今是欲引善責躬若

泛講簡會吳之非便無味此傳齊事帶在魯內說入首須以齊事
提明方見魯罪如云始而取邑請師縣魯致之既而歸邑請師又
報魯以順而乃會吳伐齊何名哉故於被伐而欲其自反也收我
伐我我字最好玩味通傳議論俱從此一字生來朝字自字人
字都與昭應加會吳伐只作致師之辭再加益來取謹
闕歸益歸謹闕亦同

吳伐我哀國書伐望國致師有自經從諱例以動其首焉至非
有城下之盟可諱句例單作哀自經

國書伐哀趙入吳哀春秋兩紀其皆以自取昭成焉傳說曰
甲冑起戎老氏曰作兵不祥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哀下

會齊伐吳艾陵敗哀強夷兵挫乎大國其用力已悉矣至入吳哀
三傳及其破楚又有齊齊之志哀云要吸既勝齊師句只艾陵

用田賦哀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賈之里屢以備馬牛車乘所謂賦以出車爲主而足兵也哀公外
奉強吳空盡國儲故里屢不足復賦於田上是爲重困農民非是
不取諸商而修之於農亦非欲其薄取諸民而厚征於商也作文
只說不重本不必說不抑末

初稅畝哀宣十用田賦望國再變制以取民其困民甚矣依傳例
作只重困農以制國本不重變制

會鄭哀拒羣盟之請功在魯解藩舍之辱功在衛隨出一比
同

會鄭七哀會鄭俱子貢上比辭召康子事見子貢以禮信
利害曉諭吳而吳皆親服自釋故足取哀上題三比以相連出羅無
不通

國書伐哀會棠阜二賢功施社稷得於用武修文焉再有用
子於齊師子貢拒吳尋盟哀亦不通哀又有隱費陶書伐棠阜題
取與取雍丘哀同自平元之族食城於隙地而向巢之族還忿
於攻聞當邑來罕達之援而軍中猶子賡之賞相難走而全軍沒

春秋因是卷之三十哀下

黃池哀紀兩伯之會而屢其詞示治禦之道也傳意實歸重禦夷
上先晉紀晉外四夷也稱子正召以四夷雖大晉曰子也其會兩
伯之詞而言及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之也夫曰又以見夷狄云

云分明承上外夷器夷之旨而言音下復以晉弱吳強起下謂吳
本強於晉而書法乃如此抑吳者訓後世以夏御夷之道耳但御
夷無他道必從治中國上來故說一治字帶到御夷上故作者不
必於治字上深求須發夷狄必不可使抗而中國自治以御之可
也三書法只低昂叙下倒重書及不可以紀晉王不謂是此是
論大夏體統見夷狄雖強決不可加於夏中國雖弱決不可弱於

文定見宋屈體於金故發此論觀引漢唐石晉事便見范甯以
入勝天事有在我者矣見得我以得失自棄理無所適則他日天
道人事盡有可為其能一朝居乎言體統既重授彼以柄必不能
舉一朝之安也即上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得乎意徒自卑屈取
辱益以不振求存而適以得亡矣文後亦須發之

召陵侵定城沙俱定代秦十艾陵一十觀內弱外強之勢而治
禦之道當講矣晉失伯萊二句貼治中國夫差暴橫二句貼聖
林表固是象之三十一象下

四夷然治深是一事須發明一段在前下方分作失伯暴橫便令
得今日爭盟先後意

於越入吳 强夷勝於人可為尚力之戒矣 此博發明强弱相乘
之戒禍福相因之理陳辭激烈宛轉有情須描寫得透不專罪楚
要見垂戒力不足持意 加黃池三同

黃池三 即外夷挫敵爭伯之迹可謂力之强矣 主停
首一段憑陵中國遂交夏盟二語亦有淺深須體可謂深矣句申
首依牆之哭黃池踴躍之語

吳越越三入郢定艾陵 黃池三 入吳 强夷侮而卒敗
以爲力有戒矣 招碑叙下亦要證吳之强始於越而卒敗於

吳越越三入郢定艾陵 黃池三 强夷恃力而無狀未知
力之不可恃也 只見吳勢之强自謂莫敵意一步深一步隱隱
發出不可嘗恃

柏舉定 入吳 兩敵患於就強之後皆力勝之戒
也 要見聖人屬詞比事意初書再書皆因事屬詞句有味且二
在字之後字極好描寫 只兩入吳同 既非也春秋稱書入吳
聖人屬詞比事屬詞不

星字東方 觀天所以徵東夷可爲好兵者戒矣 見大辰七傳
西狩獲麟 經成瑞應見天人之相感矣 本題只重文成麟至上
春秋約是象之三十一象下

後半傳是通論聖人作經之始末非正意也以天道終句只後略
帶便是聖經之成關係甚重須會傳意得冠冕如明王道正人
倫力維三代之衰理備五經之用直與義盡處部明雕鵲巢美
者故文成麟至常理然耳

克以 隱元 桓六 河陽 魯二十 蕭魚 魯十一 開成 定十二 獲麟
聖人作經以經世備五經而感天道焉 總發見之行事一段
意此亦

元年公 歸則 司城奔 文八 杞子盟 魯九 獲麟 聖人因
魯史以成經其意可詳見 主何以約乎魯史三段 夫獲麟
以有所始有所終二段聖人蓋感三代之衰而修魯史也 只

歸司姓奔杞子盟主約平魯史一段已共傳出尤誤或加

韓起聘昭二〇周王舍魯仍道句宜刪

春王正月元獲麟聖經之作始於王道而終於天道何以始

乎隱公王道微矣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以絕筆於獲麟太

道應矣文中子曰聖人以天道終加元年同。出元年獲麟亦

同費乎聖經修而帝王之明則上比或易歸則亦同以

天王則諸侯之妾仰此見三綱淪九法散矣然須推開

春秋因是三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梅之煩撰之煩字惠連麻城人是編專為春秋
制義比題傳題而作每題必載一破題而詳列作
文之法蓋舊制以春秋一經可命題者不過一百
餘條慮其易於弋獲因而剗為合題及合題之說
紛紜淆亂試官舉子均無定見於是此類講章出
焉夫信傳不信經先儒以為詬厲猶為三傳言之
也至於棄置經文而惟於胡傳之中推求語氣以
行文經已荒矣其弊也又於胡傳之中摘其一字
兩字牽合搭配以聯絡成篇則併傳亦荒矣此類
講章皆經學之蠹賊本不足錄特一以見場屋舊
制所謂比題傳題者其陋如此並非別有精微一
以見明季時文之弊名為發揮經義實則割裂傳
文於聖人筆削之旨南轅北轍均可以為炯鑑故
附存其目為學春秋者戒焉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

〔明〕施天遇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三傳

衷考十二卷》提要

三傳衷考序

春秋魯史也自夫子筆削成
經而其屬辭比事固史體也
近世王父成有曰易自庖犧
氏史書自堯舜以下史詩禮

序

一
卷附刊

樂自三代史體春秋稱史也
與孔子以時文義以形
相經與史皆紀事書也左氏
特採國史記當時之言益加
詳焉公羊穀梁各以所學

為傳漢世訓教宗之故二氏
特著於漢而左傳之辭言
為古今纂史櫛辭之祖凡與
六籍並著已有宋胡氏疏經
參攷三傳之要大指尊王貴

序

二

并新以是雖南海賦一不拒
之運外未完厥用途我
明臣字再述以其義廣屬
學官登進譽髦而先至王經
世之志煌煌日中天文定

論著其用字下漢逐經術乎
余少趨庭講習有緒已更業
詩而家第砥故業纂敘美刺
筆削義正相發教篋而此並
罕經者每相與譚三傳之辭

序

三

異因所散著胡疏洵如是星落
不立可摘洎來讀中秘日編
摩於古史卷要一字難言之頃
青陽徐生中之謁余南都日奇
因出三傳表考一編索余言則其師

施氏所輯者其書一準左氏記
事之例類袁公穀要以不謬胡
氏指而臆列之猶目疏綱舉舉
微斯摻佚聚美斯已詳矣夫胡
氏綜義以明經是書表之以備

序

四

史之猶三傳為難各異而取衷
自今也傳神者不廢模形贊成
者不廢訊辭窮經義者差考
其可闕乎或曰夫子刪詩定書
繫易正禮樂皆志三五以上事

而春秋獨事取初文傳之以時
變者邪若乃世代遞降事安
之趨何可窮哉余方以史局
出入縻大官擊几盱衡慮之
短長之術而茲考之定願以

序

五

經以正貫其餘閒則隱約者之
志意彌深矣聊序以歸之

西吳沈淮撰



春秋三傳衷考題辭

問何以考衷三傳也曰亦猶行古之道也仲尼準周禮考衷魯史與百二十國史記以成春秋一經垂灋萬世曰其義某竊取之矣自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

題辭

子歿而大義乖於是有左公穀三傳之伦三傳取義互有得失漢魏以降諸儒尊尚頗異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盈庭聚訟義固取衷迨胡氏春秋大義微

言駸駸仲尼七十子之舊法廼画一今準胡氏考衷三傳以成是編其餘百二十家總之不離三傳者近是蓋不易三傳一辭稍一去取而胡義盡在於左公穀亦猶春秋不易魯史一事一

題辭

文稍一筆削而周禮盡在於魯故曰亦猶行古之道也蓋有是經不可無是傳有四傳不可無衷考一傳也胡氏雖義數乎然而離義於事離義於事不若經事以義而緯義以事故裁三傳

以胡氏覈胡氏以三傳而後四傳會歸於經經與傳無復四分五裂之矣矣余家世治詩治春秋自余三家兄始余謬棄去舉子執篤好古學靡涉獵諸經於春秋尚未數然也治春秋必

題辭

三

以是編為嚆矢矣傳之海內自有知者余何敢置吻

歲萬曆丁巳春二月望日

尸居士施達書于九子峰

下花石巖



三傳衷考叙

茲為胡氏春秋傳考也漢以來左氏與公羊穀梁並列學官諸儒各守其師說左右袒滋千百季聚訟至宋胡氏折衷始定我

叙

一

高皇帝校士濶用儒臣議無主四傳統紀較然可徵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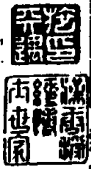
文皇帝頒五經大全書而春秋獨遵胡氏灋廼画一矣余家世以治詩名少孤負俗徒業春秋倚傳射覆不無疑義新

考質未皇也既延漫遊吳越
周覽晉齊宋衛河洛陳蔡鄭
楚之墟訪求四方遺佚因獲
閩郡國志乘百數種按覆二
百四十二季間朝聘會盟侵伐
遷奔等蹟歷二指顧中歸而
質曩所研胡櫛左顛末如曙
二書間有袖鑿則公穀適承
其闕若此竹而更相鼓吹焉
始信三氏鼎足百代確稱吾
夫子嫡傳胡氏采而成一家
言源流豈遂相掄哉而鍾生

耳食逞々祖左而祧公穀則
何說也無論鍾傳淵源第以
昭代文教聿新寧唯是章縫佔
畢傳響而忘厥自足當憲章
家澹也者僭不自揆輒衷胡
氏而訂三傳汰別左氏者十
二三哀次公穀者亦十二三
然胡氏每稱引詩書禮所志
與春秋相涉者則皆已經夫
子刪定暨國語亦出左氏口
授并取顛箋記之既成帙私
諡披誦良便命曰三傳衷考

顧以衿裾蹶躡言狀罔不敢出
示人好我者過而同焉有以當
者僉謂是功令囑矢盡假削
刪傳諸余逡巡謝弗獲抑聞
語有之烹獸不足盡獸嗜其
脯則幾矣哀三傳於胡氏不
足盡三傳蓋亦三傳脯也取微
不遠亦猶備祀宋云尔哉若
嘗以裂綴古訓希與諸儒家
割據為噉名計者余何敢

明萬曆四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後
學施天遇昌辰父識



春秋三傳統緒

孔子修春秋用百二十國實書七十子之徒口傳其
指漢興有左公羊穀梁鄒夾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
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于學宮至唐貞觀間
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配享孔子廟庭

左子中都人授經圖云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與孔
子同時孔子與觀於大史氏而作春秋為有所裒諦
貶損不可書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氏恐
失其真因作傳以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
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杻捭九卷授孫卿孫卿授漢

統緒

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訓
政授趙人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賈公授子長卿長
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咸及翟方
進受創通大義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劉哀帝時歆
典校經籍欲立左氏諸博士莫應歆移書讓之賈徽
孔奮皆從歆受業平帝時始立左氏春秋建武初韓
歆請立未行陳元上書訟之于是以李封為左氏博
士封卒復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永平中能為左
氏者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鄭興善左氏賈逵傳

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遠與服虔並為訓解許淑穎容謝該為左氏各條釋之晉杜預舉諸家同異為經傳集解又別為釋例作盟會圖春秋長歷至隋而杜義盛行公羊穀梁寢微矣

公羊子周末齊人受春秋之說于卜子夏著為傳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胡毋子都趙董仲舒著以竹帛自是公羊大興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子都為景帝博士授蘭陵褚大東海贏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而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始置公羊博士詔大子受公

六統緒

二

羊春秋贏公授同郡孟卿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各領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為傳訓授瑯琊王仲仲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安樂授淮陽冷豐淄川任公故顏氏有冷任之學貢禹事贏公成於眭孟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疏廣事孟卿授瑯琊路都與路天事安樂而顏氏復有寔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左咸光武時為別立顏嚴二博士張玄為顏氏丁恭周澤樓望鍾典甄宇程魯為嚴氏徒衆尤盛仲舒一再傳至扶風李育建初中拜博士詔與諸儒論

五經於白虎觀有授羊弼為博士弼授何休作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癢疾其學遂大行

穀梁子周末魯人一云名假字元始子夏授以春秋之說乃為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漢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惟魯榮廣皓星公受焉而傳甚寡衛大子既通公羊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因好之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以治穀梁為郎擢諫議大夫給事選郎十人從受始徵江公孫為穀梁博士又徵劉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閣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東而周慶丁姓皆從

六統緒

三

廣受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為博士尹更始受之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文理合者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琊房鳳于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穀梁遂大盛矣歷漢魏至晉有唐固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註解而范甯為穀梁傳集解行于世

春秋三傳短長

漢劉子駿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唐啖叔佐曰三傳本皆不謬後人不曉而以濫說附益其中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耳

宋程正叔曰某看春秋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

劉器之曰公穀皆解正春秋春秋所無者公穀未

短長

嘗言之故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爲傳故先儒謂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可合而爲一也

朱元晦曰春秋之書當時天下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左氏說得春秋事有七八分至如說道理全不似公穀

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

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攷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一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

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左氏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辟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來好時便說他好做得來不好時便說他不是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問所載之事實否曰也未必一一實問如載卜妻敬仲與季氏生之

短長

類是如何曰看此等處便見得是季氏專魯田氏篡齊以後之書公穀傳大槩皆同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多舛舛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鄭漁仲曰三子傳經各有得失或問孰優孰劣曰公穀口傳而左氏則筆錄也公穀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製不同詳略亦異未可優劣也

陳君舉曰自昔相傳左傳爲左丘明撰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耐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爲史官者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爲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呂樸卿曰左氏傳春秋者或以爲六國時人蓋所載虞不臘等語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有無經之傳亦一證也若公穀述事多是採之傳聞故多謬誤觀其理則固有精到者而害於理者亦甚衆

八短長

三

此尤所宜深辨也

胡和仲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敘事尤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爲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

馬貴與曰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乖異然而左氏爲優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序文以爲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本自爲一書至元凱始以

左氏傳附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杜注以爲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依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于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前乎

明王濟之曰左氏疏春秋其文蓋嘲然矣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之類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然余以哀公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豈後人續之耶未可知也

王伯安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

八短長

四

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辭左傳多是魯史舊文唐應德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王元美曰爲春秋而著者凡四家左氏最先出其大要在紀事與言時時有所發於經而不盡爲經役公羊穀梁氏乃以其所得於夫子之門人者而各出其意以釋之蓋終其書爲經役而不能盡得經之旨至胡安國氏之傳出宋儒隆而尸之右文之代用以頒學官式多士而三氏皆絀矣

春秋三傳考指要

胡氏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然皆互有得失如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賈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爲大一統及我欲之豈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賤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爲正則鑒矣萬物紛錯隱諸天衆言淆亂析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玉之與砥礪必有能辨之者

延平李氏曰春秋且將諸家熟看詳考其事以胡文定解爲準玩味久必自有會心處卒看不得也朱子曰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論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今且把來參攷只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

春秋三傳考凡例 十七則

一 明興士專一經春秋宗胡氏傳蓋事按左氏義採公羊穀梁之精者余不敏參考三家恥偏冥之未覈虞兼綜之爲繁不揣纂次表胡氏折衷焉

一 經中書法斷義胡傳頗悉茲編主考事言不主志論斷故三傳中義例已經胡氏辨正或迂謬難通者俱不載而辭義與胡傳相發者列大註若左有事例未詳胡傳與義殊文勝者暨公穀異同別有詮義者並注上方存疑也

三傳考 凡例

一 左傳事詳始末備錄全文然不無刪遺一二聊省披金之勞敢冒還珠之誚

一 公穀事辭互有詳略今取衷胡例摘補左傳所未備每先左次公羊又次穀梁各標出之

一 編貫從經次凡左傳事有相屬系年月分載與公穀紀述雜見者悉從類合

一 左傳載妖祥夢識不可詳者撮略分註竊做書災異不著事應之意

一 左傳敘經無胡氏明傳者列經隨註其記崩薨卒葬單文刪之若與傳事相屬者隨傳錄註

一左傳事非經有者略依大全附錄如事類無他
 關涉非饒文辭者附註其斷義未敢漫為考衷
 概註事下凡疏經有類記事義者亦如之
 一左傳文有叙中申釋者作本註若節錄前後註
 釋者加畫別之
 一錄左傳月日依經詳略或酌傳文存損間為刪
 合時月及增附國氏俱加圈記
 一絕筆後傳不拘表年但以事類附次于後
 一國語為春秋外傳治經多資文采故摘其語類
 註傳內
 三傳表考 八凡例 二
 一詩書禮記屬經傳故實可引用者節錄附註其
 小序說已入胡傳者不註
 一先儒傳疏可據證胡傳者標氏旁註諸出胡氏
 後者無稽焉
 一字旁注音切凡見胡氏經下者不贅
 一經文行胡氏本其三傳考異分附十二公卷末
 亦庶幾闕文遺意也
 一是編止錄正文實多疎陋嗣是增輯散闕彙成
 博雅俟夫其人



春秋三傳表考總目

卷一 隱公元年至十一年終
 卷二 桓公元年至十八年終
 卷三 莊公元年至三十二年終
 卷四 閔公元年至二年終
 卷五 僖公元年至三十三年終
 卷六 文公元年至十八年終
 卷七 宣公元年至十八年終
 卷八 成公元年至十八年終
 卷九 襄公上 元年至十五年
 襄公下 十六年至三十二年終

昭公上
元年至十四年

昭公下 十五年至三十二年終

卷十一

定公 元年至十五年終

卷十二

哀公上
元年至十四年春公穀傳終

哀公下

1

三傳表考
八總目

蘭石閣校刻姓氏

施天輝玉涵

施天寵叔承

王世仁以漸

江允貫唯一

施天濟而光

施承緒孺翼

施承軻淑之

徐中允伯翰

吳大侑吉人

春秋三傳衷考第一卷

吳郭施天遇輯

伯傳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

子出奔申王欲殺大子以成伯臆求之申申人
代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幽王滅周乃東

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腹肱周室
平王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
王厲撥
秦雄離

之而何求憇憇蒼天此何人哉小序閨宗周

人父亦莫我顧絲絲萑蒿在河之涘終遠兄弟

人母諱他人母亦莫我有歸歸莫在河之

漢末辭徵其之子不與我戊申惟恐其辱用

子不與我戊許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

卷一

隱公
魯公
五十五年
魯公

惠公元妃孟子卒繇室以釐于生隱公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帚于我生桓公而

公生何子其子曰魯夫人魯二子生桓公而

齊王周王用公懸長又賢者大夫反懸而立

公是焉而辭立則未可也之等必得立也且如

於是無而離立則元矣村之非少行三十七上女

也
三
公及卿義父盟于蔑和子
公攝位

也 左三 月公乃 將伯兮 盟二 齊克也 公扞 之 子 公 乃 文 爲 之 盟 刀 鄭 武 公 娶 于 申 曰

主及共又受生公喜生驚姜氏故名曰寤

生非公乃去亦非公寔三

經 128—340

生遂惡之受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康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生遂惡之受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康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于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康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夏五月大叔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賴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嘗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穀乘馬曰賵衣衾曰緘貝玉曰含錢財曰賵 左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冬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穀聘子鐸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 左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司空無駭入極費序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

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
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
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夏四月鄭祭足帥
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君子曰信
而不睦信之謂難雖無有實誰能開之
有明信則難而行之毛蒯蒯之策信而難開之
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實風有來繁來
難有信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
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有領以浼先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
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
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
舉也豈曰能歸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
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
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
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

三傳東考 卷一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
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
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
舉也豈曰能歸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
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
勃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母相哭與夷復曰先君
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

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
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
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
與夷 左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鄭伯之車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和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
三傳東考 卷一
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
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
之不恒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州吁 州吁之妻姜氏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
絲衣黃裳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絲衣黃裳
我思古人無此憂也今歸其憂矣易雖其已歸今
衣絲衣黃裳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絲衣黃裳
詩是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子歸遠送于野
且惠懷其小人也送歸安也 日居月諸不與
易寡人小人也送歸安也 日居月諸不與易寡人

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
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
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
與夷 左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鄭伯之車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和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
三傳東考 卷一
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
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
之不恒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州吁 州吁之妻姜氏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
絲衣黃裳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絲衣黃裳
我思古人無此憂也今歸其憂矣易雖其已歸今
衣絲衣黃裳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絲衣黃裳
詩是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子歸遠送于野
且惠懷其小人也送歸安也 日居月諸不與
易寡人小人也送歸安也 日居月諸不與易寡人

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
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
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
與夷 左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 鄭伯之車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
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和也四
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
三傳東考 卷一
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
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
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
之不恒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
州吁 州吁之妻姜氏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
絲衣黃裳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絲衣黃裳
我思古人無此憂也今歸其憂矣易雖其已歸今
衣絲衣黃裳之憂矣易雖其已歸今衣絲衣黃裳
詩是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子歸遠送于野
且惠懷其小人也送歸安也 日居月諸不與
易寡人小人也送歸安也 日居月諸不與易寡人

經 128—342

虞明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
人今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也何忘下序誰憂遺州
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 然風且惡顧我則笑雖
先君以至國府之計 然風且惡顧我則笑雖
不日有臨臨言不難強言則嘆小序莊姜 公與宋公
賜已遺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
遇于清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
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
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
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
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
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
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治絲而勢之也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
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
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
矣御擊鼓其輿謂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
矣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忡忡憂虞
憂虞其馬于以永于死生契闊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
不我信兮小序衛州吁用兵秋宋公使來乞師公辭
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
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
於石子石子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

公羊公易為遠而
觀其發宋之九月
金之魚公與之登
宋之者何義大之
之辭也
杜預得曰當事曰
三傳表考 卷一
七

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
吁如陳石蜡使告于陳曰衛國偏小老夫耄矣無能
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
泣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殺州吁于濮石蜡使
其宰孺羊肩泚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人逆公
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五年春公將如棠
觀魚者誠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
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
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
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
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
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鄭人使
衛侯以三軍軍其前使僖伯與子元退軍其後然
則僖伯三軍而不廣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 秋
衛之亂也鄭人侵衛故衛師入鄭 九月考仲子之

公之所見與所
聞與所傳聞異

故遷代不勝明
不遷亦不勝明

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
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
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宋人取
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
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郭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
告命公聞其入郭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
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
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宋人伐鄭圖長葛以報
三傳集考 八卷一

入郭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夏盟
于父 始平于 附錄鄭伯侵陳大捷往歲鄭伯請成
國之寶也君其許之陳侯曰不許五父諫曰觀能善鄭
不許君子曰善其許之陳侯曰不許五父諫曰觀能善鄭
長惡不悅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
之易也如天之燄于原不可救也其將能乎商書曰惡
有言曰爲國家者見之使勿能則善者去之惡者去之
龍戰青旂於青丘之野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
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什慶
施惠下及北民慶賜遂行母有不當孟夏之月天子
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鸞大行露出祿必當其位
命大尉贊徒進賢良舉長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鸞白旂
衣白服白王立秋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命將帥士厲兵專任有功以

代何也天子之
命也以爵爲平

此諸侯同盟也
定相名故建則也
以名告衆稱明也
禮記北一人而曰

七年夏城中丘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文之盟
也 秋宋及鄭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 初戎
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
三傳集考 八卷一

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鄭風楚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鄭風楚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鄭伯請釋泰山之
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祫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
歸祫不祀泰山也 羊公邢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
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 左附錄陳及鄭平陳五父
如也陳伯曰五父必不免不損盟矣鄭伯曰陳五父
之鄭伯許之乃成也鄭公忽如陳陳侯請娶
歸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氏

列子子謂鄭公
之是乎有禮
國家定社稷
人利後嗣者也
無利而伐之服
金之德而處之
是方而行之相
而動無業從人
謂之禮矣

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三傳東考 卷一 十二

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魯伯使仲出大難以詛射類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和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將何益矣鄭子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代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

而立其主冬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羊公公子釐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盡終為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塗裘吾將老焉公子釐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為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

附考

和公羊公作和 茂公穀駭穀梁作履綸左伯左尹
左穆公穀州穀作觀左卿公盛輪左冬
三傳東考 卷一 十三

左枋公穀浮公挾公防公戴公夏公
五時來公作枋公穀浮公挾公防公戴公夏公

春秋三傳東考第一卷 終

春秋三傳衷考第二卷

桓公

左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淪盟

無享國稱伯秋大水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

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公督將弑殤公

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

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

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

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左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

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

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

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

鄭以部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

月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

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

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黼裳帶裳幅弓衡紃

綬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鴈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

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

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

以明示百官百官蒙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卻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

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

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

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遠不忘諫之以德秋七月

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楚也九月入

杞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冬公至自唐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犬子命之曰仇其

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

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

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晉

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

孫欒宿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

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

公遂謂侯馬為陰
 田將一日乾豆三
 曰皆歸三曰九移
 之也
 侯馬是也公疾殆
 而亂作國人分散
 於唐鄭同姓之國
 也在手廣州外是
 不服為天子猶無
 書

經 128-348

公羊蔡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亡從其死。則君可以生易死。金匱也。則妾可欲出而罵。可欲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聊國。古人之有權者。於所亡之權。定亡無所。所亡舍死亡。無所。行權有違。自無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害。主亡人以自存。害人不爲也。

○此謂家也。公也。其曰人何也。災之也。公喪者。何者。大夫之未命者也。

1

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
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
教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
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教縊于荒
谷羣帥囚于治父以聽刑楚子曰狐之罪也皆免之
鄭人來
請修好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
致師夏穀
梁孔子曰
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
傳疑也左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秋八月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公何
謙爾曰猶嘗乎御廩災

三傳集考 卷二

不如勿嘗而已矣穀
梁天子親耕以共築盛王后親
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
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旬采而內之三宮三
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
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左冬宋人以
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
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 十五年春天王
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說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
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
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

公羊何以名
正也
公羊其稱世子何
後正也

公羊何以名
正也
公羊其稱世子何
後正也

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
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
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昭
公入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
定秋鄭伯
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
公也弗克而還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
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書
時初衛宣
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
公取之鄭
風新臺有北河水瀦
瀦然烝之求諸不
小序判衛宣公烝之
河上而要之國人惡
之而作是詩生壽及朔屬壽

三傳集考 卷二

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
使盜待諸辛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
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
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
殺我乎又殺之鄭
風二子乘舟汎汎其
思子不報有言小序
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十七
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也 及知儀父盟于趙齊
紀也
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
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

春秋三傳表考第三卷

莊公

左元年春三月夫人孫于齊公 大子嫁女于諸侯

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

同姓者主之左秋蔡王姬之館于外二年記

會齊侯于禚齊侯之喪葬於禚公為之大夫夫人姜氏

清揚齊侯之喪葬於禚公為之大夫夫人姜氏

以卿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公 紀季者紀侯之弟

三傳表考 卷三

也其服罪奈何管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

各公次齊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四

年開錄春秋楚武王崩師子焉以伐隨將齊入告

天之道也先君無疆之矣故歸武事於王王 紀季者紀侯之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齊難

也五年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齊子齊風教驅逐齊侯而後齊難

乃即位 冬齊人來歸衛寶楚王伐中過鄧

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甥甥甥請殺楚

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

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

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

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夏恒星不見

星隕如雨 秋無麥苗穀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

麥苗麥苗同時也 左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

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

三傳表考 卷三

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

德以待時乎秋師還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

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

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冬十二月齊侯游于

姑蘇遂田于貝丘齊風盧令其人美且仁盧重

不莊見大豕齊風盧令其人美且仁盧重

豕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

公先食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

將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也之也公之其子糾何貴也宜為君者也殺無知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誣殺百室之邑可以誣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求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或士凍餒或車待游車之廢或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藐齊無君也殺盟納子糾也左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寶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自若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不臣之所不若也若夷吾者五霸之臣若也治國家不亡其禍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若也往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猶殺也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使請諸魯魯公以問施伯施伯曰此非欲數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存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冷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

三傳東考 八卷三

三

殺無知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誣殺百室之邑可以誣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憂矣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使東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公使東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公使東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襲三浴之桓公親逆之干郊羊沐者水也沒之者何深之也易為深之畏齊也辭殺子糾也左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郕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侯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姊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

三傳東考 八卷三

四

公也為不事其
臣之與之也
中國也

左氏解春秋
敗其師大曰敗
其師曰克

公既還我

楚敗蔡師于幸以蔡侯獻舞歸殺荆者楚也聖人

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齊侯之出也過譚譚

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十一年夏宋為乘

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洋命之

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悛焉桀紂

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

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

三傳東考入卷三

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乘丘

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欲孫生搏之宋

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

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

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

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

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

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叔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

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於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

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

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批之萬臂撥

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闥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左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

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

宮萬奔陳以乘車其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

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

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

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十

三傳東考入卷三

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

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公莊公將會于

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

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升

壇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

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

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

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劒而去之左宋人背

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夏取成于宋而還外

管子作內政而齊軍令制國五家爲軌故五八爲伍

執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八爲小戎里南同帥之

公也重盟可也而
桓公不許曹子可
而桓公不許桓
公之信著乎天下
有柯之盟始焉
至齊請師于周
伯會也
公羊後會也

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一軍
千人為一旅旅帥之五旅一帥故萬人為一軍
五鄉之師帥之三軍故有中國之故有國子之故有
高子之故有以三軍故有中國之故有國子之故有
里軍之故有以三軍故有中國之故有國子之故有
同編死喪同恤禍災片之人與人相喻家與家相喻
視足以相識其故夜戰聲相聞足以相喻家與家相喻
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
能禦也
荀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傳瑕殺鄭子及其
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於外蛇入公問於南門中內蛇
與也人無憂焉故不自作人棄則狀與故有妖
厲公入逐殺傳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
三傳表考 八卷三 七
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
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
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
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
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
命矣乃縊而死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
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

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
入蔡 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
始霸也 秋諸侯為宋伐鄭鄭人閒之而侵宋 十
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
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鄆不朝也 夏遂因氏領
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十八年春虢公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王五穀馬三匹非禮
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三傳表考 八卷三 八
陳伯使原繁納厲公于王后子 夏公追戎于濟西 秋
有獸為災也 附錄冬已 十九年 春楚子儀之
遂伐黃敗黃師于路陵及秋有疾夏六月辛酉
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絳皇初當葬諸夕室
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當葬諸夕室
罪莫大焉遂自斃也楚人以爲大懼謂之曰伯使
後掌之君子曰當事可謂愛君矣 附錄初王姚嬖
以自納於利刑獨不忘納君於善 錄初王姚嬖
子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
取為國之圖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
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
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
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蓋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園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

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號叔殺其王將有咎五月鄭公卒王與號叔公為王宮于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後之繁繼王與之號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二
三傳東考 八卷三
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敢

全見諸先王非正

國無不害於外也

利用實于王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穢之後也山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穀以是為尸女也外傳曹劌諫曰夫齊棄大公之法而繼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特也收權而無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社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諸侯不問諸侯之相會祀也祀文不法公不聽焉善果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外傳夫刑也黎為高辛氏大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唯刑實 左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穀禮天子諸侯無聖大夫蒼士難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楹斷之藩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斷之藩之大夫斷之士斷本刻楠非正也 外傳匡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之命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而儉而君修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故曰庶可以已乎弗聽 左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御孫曰男婦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

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弟姻中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銘名器載實財國民之珍寶是什今因病歿出君蓋以古器請饗亦齊公曰誰使對曰公使往代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臣事乎大仲曰賢者急病而壞喪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災速亡我不如以濟生與王在上不知下居官而指非事君也不大知以遷生與王在下不知上居官而指非事君也不大知以濟生與王

入道也天淵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伐木不自其末必復生寒水不自其源必流滅禍不自其基必覆亂今君救父之恥而蓄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使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奸其色必懷之情彼得其情以享其楚令尹子元欲盡欲從其惡心以敗國且深亂楚令尹子元欲盡

大夫入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戕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扶之門子元闚御疆闢梧耿之不比爲沛關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公子元歸自伐鄭而夷王宮闚射師諫則執而枯之申公闚殺于元闚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桑耶饒臧孫辰告糴于齊穀古者統

什一豐年備歉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外傳臧文仲言於顯公曰

三傳東方朔卷之三十三

五馬日中而此
 日中而入
 吾九物不為異不
 書
 我亦何獲復而遇
 我哉
 戰還于正陽氏三
 財泰山林農澤之
 利且則金剛勝乃
 金剛對君子尼之
 故建而志之也
 常遠力在昔如
 之謂大齊八百里
 非不能從諸侯而
 得也辭者過所
 不遇大齊德也
 公羊成我也其威
 我亦何獲復而遇
 戰還于正陽氏三
 財泰山林農澤之
 利且則金剛勝乃
 金剛對君子尼之
 故建而志之也
 常遠力在昔如
 之謂大齊八百里
 非不能從諸侯而
 得也辭者過所
 不遇大齊德也
 諸侯及防書時
 凡土功能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
 用水昏正而戕日至而罪外傳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鮮火見而清風曉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草木節
 潤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三十年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
 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闢地左三十一年
 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
 三傳表考太卷主十四
 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晉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
 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附登
 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遇曰是何故也對曰國有
 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昨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
 故有得神以興物有以亡處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
 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必亡也亦其物也王僕之
 丙史遇往聞強請命反曰德必亡矣虛而聽於神之
 居辛六月龍公使祝應宗區史寫尊焉神賜之土地
 史遇曰德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樂於民祥亡聽於
 神之神聰明正直而查者也依人而行輩多涼德其有
 士之能得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
 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嘗講于梁氏女公子觀
 之國人聲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

公羊易爲孝子
錄教孝子之遺傳
也不以爲國欲錄
孝子之仁而爲之
錄

附考

春秋三傳衷考第三卷 終

主傳考

卷主

十六

春秋三傳考第四卷

閔公

設想繼統者不言
即位之非父也
如君父也亦不
言

昭公九年齊侯
將伐魯而魯
侯不與之
也

左元年春秋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三傳考 卷四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拔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附錄

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盾御戎單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單萬魏以為大夫士焉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單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賁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三傳考 卷四

夏吉禘于莊公

初公傳奪卜辭

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辭賊公于武闕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闕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不昌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其子曰友遂以命之 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羊公死子般閔公弑曠年無君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

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二月秋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

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

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

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

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

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

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

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必齊人使昭

伯燕於宣姜不可強之

之醜也小序衛懿公之亂也

人制其上也

無良我以為君

上宮送我乎洪之上矣

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

望之小序宋襄公母歸於

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

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

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驅風馳驅馬馳驅

於潛大夫遂法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

不滅我思不遠陟彼阿丘言采其嘉女子善懷亦各

有行我野先見其步於大邦誰因誰恤

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成曹歸公

乘馬祭服五福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

魚軒重錦三十兩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

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清人介於河上

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皇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折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

三傳表考 卷四

五

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秋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辱事不忠雖知其害惡不可取子其

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外傳申生曰君之測吾心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犬甘其中必苦諸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不若戰也中必苦諸我奇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有令名焉果戰敗而反我尊茲厚我戰雖死猶勝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外傳桓公有車八百乘擇天下三十一國逐南征伐楚濟汝瀘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荆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大戴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三傳表考 卷四 六

傳宣為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譚而不加以
戎以諸侯之利所以禁暴於諸侯也蔡五鹿中平盡與壯
丘以諸侯之利所以禁暴於諸侯也蔡五鹿中平盡與壯
章隱五刀朝服以濟河而無林楊焉文事勝矣是故
大國勉懷小國附焉唯能用管夷吾富成隱朋者晉
無鮑叔牙之功也

附考
落公穀
作洛

春秋三傳表考第四卷

三傳表考 卷四

七

春秋三傳表考第五卷

僖公

數謂言次非故也
非故而曰數何也
蓋齊侯之意也其
不意齊侯何也
其不足爭焉不意
齊侯也

左元年春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數遷者猶得其國家
以往者也 羊公夫人薨于夷桓公召而縊殺之左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

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戎將歸者也 冬莒人來求

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公賜季友汶陽之

田及費 羊公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

三傳表考 卷五

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

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

反命于慶父自南茨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

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軸經而死莒

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

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 梁公子友謂

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

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

以殺之 左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人殺之於夷以

齊侯其不言是以
其殺二子敗之也

匪報也水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

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鄭風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授之以日作于

名城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諒于桑田匪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

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

唯君故今號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

三傳東考 卷五

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

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

下陽公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

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

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

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

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

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

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

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

內府幣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

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

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

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屠亡則齒寒虞郭之

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

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

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

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

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晉獻公欲伐虢荀息

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

三傳東考 卷五

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

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

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

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且夫玩好在耳

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

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

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

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

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

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左秋盟于貫服江黃也羊公

元帝後與蘇林奏
得子關公公瓚
變也禁之不可公
怒賜之木鐸之也
人怒之
公曰後漢爭也修
然而禁漢以桓公
焉知所候也不上
且也不分其民明
止也
公引兵六千于師
前之以侯請也此
諸侯之制金加
一官一土加二
而於是而有以義

[illegible]

我思不言其入及
上何內師也
我思有二事偶則
以機事致後事小
則以先事致其以
我思後大伐是也

不可用也
齊侯說與

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施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誘可不謂枯乎君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復故交吾不致中其免乎且而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不鄭曰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之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必疏乃之亦固大子以僞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必疏乃可開也今子曰中立之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必疏乃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欺也子將何如不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稱疾成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不朝三旬難乃成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三傳表考

八卷五

六

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諧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巖人之為言苟亦無信皆獻公好五年春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蔣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新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蔣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

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彫其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梁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貴以脯與犬大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

三傳表考

八卷五

七

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
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介子中生相經略新城之廟
將死使猛足言於秦安曰中
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死中
生不殺受其死理也
而圖吾君中身受賜以至於
死誰死何悔是以益爲共君
左夏公孫茲如牟馬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王使
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
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
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
闕穀於薳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
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
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
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
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
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
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
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

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歲次辰均服振振取攜之旆鵠之賁奇天策擇時大戊成軍滅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庚鶉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賂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六年

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
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
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
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
而不厭予取予求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
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
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
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三傳東考 卷五 十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受方
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
子人氏三族實遠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
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
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
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
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
若殺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
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
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

則以宗廟
臨之而後
見正焉
則以外之
弗夫人
而見正焉
則以宗廟
臨之而後
見正焉
則以外之
弗夫人
而見正焉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
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
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
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襄王
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
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 襄王定位
朝服雖敵必加於上并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
必先諸侯 左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龍射為右以
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 秋狄伐晉 報采桑
秋狄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 報采桑
三傳東考 卷五 十
復期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
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
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九年 春宋桓公卒襄公如
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
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
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
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頗
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
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
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

公孫桓之盟不日
此何以日危之也
左丘明之會桓公
而於之報者九國
成之者何猶曰
然於之者何猶
曰莫我地也

公孫桓之盟不日
此何以日危之也
左丘明之會桓公
而於之報者九國
成之者何猶曰
然於之者何猶
曰莫我地也

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
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
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梁葵丘
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
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
國事左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不鄭欲納文公故以
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
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
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
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三傳表考 卷五 十一
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負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
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
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
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里克殺
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
息立公子卓以葬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
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
子奔衛 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公奚齊
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

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
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
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
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
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
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外傳里克將
以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食者
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
三傳表考 卷五 十三
罪于民將以驪姬之害盡君而誣國人譏羣公子而
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
百姓莫不有憾惡於其心中怨其如壘大川潰而不
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曰公子之在外者以定
民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曰諸侯之在外者以
飲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曰諸侯之在外者以
懼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而曰諸侯之在外者以
治民在使公子盡入乎吾耳於驪姬曰國亂民怨
曰不可夫驪姬之始是以不國本終必禍矣夫我
亂以八路以喪得國則必樂喪因亂以八路以喪
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樂喪因亂以八路以喪
耳出見使君不取也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備西
國之臣死又不敢拉喪以重其罪耳辱大夫敢辭夫
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取也左晉
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

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附天王使召武公

丙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

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

上下昏何以長世列傳晉侯執王甲并下指晉呂甥

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甥將不免王曰何故

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求以準之昭明物

則以訓之制義庶乎以行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

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月以教

伯著以職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大夫士月以教

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繫幣瑞節以鎮

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

三傳東考入卷五

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

窮也而得其位歷歷林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

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

執王甲替其勢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擊無鎮誣

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

弗諫而阿之黃人不歸楚貢齊人不共楚職曰自

里焉能害我多楚人伐黃十二年夏楚滅黃梁穀

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

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

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左

附錄揚拒泉卑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王于帶召之也素晉伐戎以救周王以戎難故討王

子帶秋王于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

之二傳國高在若師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

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德德謂晉不忘往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禮聘君子神所勞

矣附錄諸侯城衛楚十三年夏會于鹹淮夷病

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或難故諸侯成附冬晉君

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

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必

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

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

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

遷杞焉夏穀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

左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附錄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昔

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以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

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

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

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

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帥及諸侯之師

附錄諸侯城衛楚

王于帶召之也素晉伐戎以救周王以戎難故討王

子帶秋王于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

以上卿之禮管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仲

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

伐厲徐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患焉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

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

許駘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

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

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河侯卑敗三敗必

秦晉君其卦遇蠱曰十乘三去三去之除其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三傳東考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

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

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

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

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

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

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

弗聽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闕士

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

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奮倍猶未

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

國謂之戰晉侯
失民矣以其民未
敗而君遽也

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

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

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戰

于韓原晉戎馬還澤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遠

下困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

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

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

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

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

侯將至以天子之璽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使以

死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

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

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

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

怒也我食言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

晉君公子繁曰不如殺之無聚患焉子桑曰歸之而

質其犬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乃許晉平晉

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
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
圍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
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
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
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
乎作州兵初晉獻公並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變史
女承筐亦無貳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變不
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之變其義大焚其旗六
年其通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
趙盾曰龜象也並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三傳象考 卷五 二十
茲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錄是占勿從
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皆背情職競由人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
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
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
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
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
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
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
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
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也六鵠先數聚辭
也目治也子日石
無知之物鵠有
知之物君子之
物無所寄而已石
鵠且猶盡其辭而
況於人乎故五石
六鵠之辭不設則
王道不九失
公羊其稱李及何
賢也
公孫龍之齊滅
之目為不吉齊滅
之為相公諸也君
子之惡也張始
也樂相公
會子孫子龍絕之
功故君子為之請

侯饋七年焉蛾祈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
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饒之粟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
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晉大子圍為質於秦秦歸
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
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 十六年
曰圍女曰姜及子圍西賓姜為官女焉
春隕石于宋五鵠退飛過宋都宋周內史叔與聘于
是問解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
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相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
三傳象考 卷五 二一
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
由人吾不取逆君故也
且東略也城郕役人病有夜登丘而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 夏師滅項
之役也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
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書曰至
有諸侯之事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
焉且諱之也
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
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贏生昭公密姬
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公以為大子雍公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為薦羞

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
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十八
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救無虧齊人將立
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
師于鹹立孝公而還公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
葬左秋八月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蒧園衛侯
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
不可而後師于訾婁伏師還十九年春宋人執滕
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
三傳東書
入卷五
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
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
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
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梁用之者叩其鼻以
社也左秋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
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
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衛人伐邢以報冤圖之役
是衛大旱小有所事

五儿救寒從時

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饒克殷而年豐今耶方
 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耶乎從之與與
 而閉鄭伯始朝于楚盟口無以衛兵故以靖三鐘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多盟于齊
 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
 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
 乃蒲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
 年春新作南門言觀其城其旂代式營聲機無小
 無大從公于衛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
 馬臨臨其馬竇蒨其音公昭載之笑吳匹既解
 闕宮有恤焉竇蒨其音公昭載之笑吳匹既解
 享祀不味白牡駟剛獵專將將遠豆大房萬舞泮
 沚來之松館而之柏吳斷是處是尋是尺松楠有烏
 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吳斯泮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三傳東考 八卷五 二二
 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滑人叛鄭而服於衛 秋齊
 狄盟于邢為邢謀衛病也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
 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
 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 宋襄公欲合諸侯
 手哉計曰豈不風夜謂行多露 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二十
 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公欲焚巫起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賑
 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 秋諸侯會宋公于
 孟津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

8-

經 128—376

以討其父之不平
何也夫民也以其
不教民戰則民無
其師也為人君而
不教民戰其民孰
以爲君哉

使師師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
見兄弟不踰閭閻戎事不通女器楚子入饗于鄭衣出
丈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取鄭二姬以歸楚王其不沒乎
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
逐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
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
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頰而還子文以爲之功
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
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晉大子圉爲
質於秦將逃
歸歸藏氏曰與子歸手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將逃
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卿子侍執中節以國子
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
敢從亦不敢言逐逃歸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
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三傳東考 卷五 二六

狄人伐虜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
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將適齊謂季隗曰待
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
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
丈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
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
行謀於桑下蘇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
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
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僇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
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
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
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
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
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
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

同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
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
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
國者若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
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
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
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
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
誰能廢之遠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

三傳東考

卷五

二八

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
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
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
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
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秦伯納之秦思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何贈之以贈之秦思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
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見舅氏如母
存焉而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
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

河濟河圖令狐取曰衰二月晉師軍于蘆柳秦伯使
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
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
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
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
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
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
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

三傳東考

卷五

二九

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
焉行者其眾豈唯刑臣外傳公曰余於伯楚屢困何
對曰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君臣臣
是謂明訓訓能教民之生也乾時之役申孫之矢
集于桓鉤鉤近於祛而無怨言佐相以終成令名今
君之德中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君實不
能明訓而棄民主余畢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
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
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
千人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
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
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

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
格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眾矣僕人以告公遠見
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
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許之來以看為才固請
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
已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
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
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
三子以為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
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

三傳來考

卷五

三十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君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
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外傳襄公
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
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
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
之王其善之樹於有禮父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
速也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
士洹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
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
親暱近專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
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

三傳來考

卷五

三一

厲宣之親棄孽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
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
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
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
文武何外傳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鬩于牆
不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棄不祥以
報德不仁不義則利不章不祥則禍不降不仁則民
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王弗聽
下而無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

公羊傳子曰王
也公羊傳子曰王
諸此之謂也

三傳表考

卷五

三

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
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
未厭狄固貪憚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
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
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
叔吾兄弟之不協焉能
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召之也又通於隗氏王贊隗氏
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
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
圖之王遂出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
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王出適鄭處於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
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
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
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告于秦鄭伯與孔
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
附錄宋及楚卒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
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
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 衛人將伐邢禮至
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
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

三傳表考

卷五

三

子莫余敢止附錄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
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
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
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
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晉侯
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
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隈城晉侯朝王王
饗醴命之有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
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
也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
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民之用以待不庭不
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
及天地無違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遇九
外官不遇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縱其耳
目心腹以亂百官之政乎何與之有今天降禍於
余一人而輕重布之王何與之有今天降禍於余
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懼以非余一人之
大德更有變也先民有言曰改王政行叔父若
由是雖姓也高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
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
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政
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與之陽樊溫原櫟茅之田晉
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

其使也曰人
進也曰師以公
之弗及大之也

停之也外傳金第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
德之布以懷柔之使與有遠志今將大派其宗初而
戎役其人宜吾不取服也夫三代之所尋將變與
政之變水命君不度於其手致武此藏者陽也夫知君
以厚德之武震無乃玩而嬌乎臣聞之曰武不可
觀文不可誣武無烈而不昭陽不乃獲而不可
不然其故有實也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
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趙衰從懷穀而弗食故使虞原秋秦晉伐
却楚關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秦人過析隈
三傳表考 八卷五 三四
入而係與人以圖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
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戌人反矣乃
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
玉追秦師弗及遂圖陳納頓子于頓 冬衛人平莒
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二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
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
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
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

設是以晉用其
日其非非道用師
也

設是以晉用其
日其非非道用師
也

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
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
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
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衛人伐齊洮之盟東門襄仲藏文仲如楚乞師
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夔子不
祀祝融與鬻熊能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鰲有疾鬼
三傳表考 八卷五 三五
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
得臣闢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令尹子玉
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緡宋以其善於晉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
楚申公叔侯戌之桓公之子七人二十七年春杞
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齊
卒有齊無禮也 秋入杞責無禮也 楚子將圖宋使
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
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質子文子文
飲之酒萬賈尚幼後至不質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

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
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
子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
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圖宋宋公孫
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
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免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
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
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
三傳考 下卷五 三六
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
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
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
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
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公問於
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二

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
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
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
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
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戌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
殺子龍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戌也晉侯圖曹門焉
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
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
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晉風彼無人也 三
三傳考 下卷五 三七
其翼使其之子不稱其服晉侯分其小人也
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室而免其族報施也
欒枝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欒枝負傷氏魏犢傷
於曹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
犢求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
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
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
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
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
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

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爲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王使伯楚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惠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王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

三傳東考

卷五

三八

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王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

驢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王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馬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

三傳東考

卷五

三九

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楚子王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也河神謂已曰畀余賜

女孟諸之虞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
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王乎？是糞土也，而可
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
尹其不動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
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
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
在民矣。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
叔武以受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
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盟鄭伯。五
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
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
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秣弓矢千，秣一
百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
率王，匪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
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
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
殛之。』伴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晉中軍賦于澤亡大婦之左，婦即婦封命司馬歸之，
以甸于諸侯使茅後代之神，國濟河而之，倫先歸之。

命攝右振旅，惟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賓，假會
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東此大服。』君子謂大
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或訴元咺於衛
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
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
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
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
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
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
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
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詳守門
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大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
也，枕之股而哭之，歆大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公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
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
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
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左：「冬會于溫，討不服
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
諸全天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左：「壬申，公

朝于王所。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眞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外傳：晉人執衛成公，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立，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犇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

三傳東方 卷五 四二

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侯晉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愁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秋，大雨雹，爲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言云：「問之而信。」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狄聞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

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欽治
欽治塵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
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
而死治塵辭卿外傳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
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諱必免之臣聞之
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
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可以動晉夫晉
得諸侯使亦曰當不棄其親其義亦不可以惡公說行
王二十穀乃免衛侯衛侯聞其藏文仲之為也
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晉
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
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
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三傳東考 卷五 四三
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益焉許之夜縋而
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
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
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
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
逢系揚孫戌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公生則則焉必
祭禮王者必以其
祖配自內出者無
匹不行自外者無
無主不止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于蘭出奔
晉從於晉侯伐齊
宣多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冬王
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
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
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
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
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
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
東傳于濟盡曹地也羊公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
地于諸侯左襄仲如晉拜曹夏四月四卜郊不從
乃免牲穀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
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左猶三望羊三望者祭泰
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秋而祭之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
河海潤於千里左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狄
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
衛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敬其祀祀公命何事相
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開成王周公相
改祀命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
焉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平將襲于曲沃出絳
桓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
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
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
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
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
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
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
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
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
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
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
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
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常先
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
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
唯是脯資餼車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
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

如生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其妻饁之敬相待如
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
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辜
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
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芣采芣無
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
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
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秋師
也反薨于小寢

三傳束考

卷五

四人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

附錄晉陽處父侵蔡
楚子上救之與晉師

武不遠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于濟而陳遲速唯命
不然舒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渡而薄我悔敗何及不
大孫伯曰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過矣遂歸楚師亦
歸犬子商臣譜子上曰爰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
莫大焉王
殷子上

附考

曹師左作夷儀陳儀樞打公作偃 鄭公作下公殺
夏
賈公作友殺上 泣公殺後同 轅公殺表 穆公殺穆 茲公殺後同
止公殺後同 小邾公殺後同 甯公殺後同 班公殺後同 欵公殺後同 卓公殺後同
正公殺後同 御公殺後同 甲子公殺後同 詭公殺後同 殺公殺後同 卓公殺後同

雪公作 杵公作 鄆公作 鍾公作 孟公作 鄆公作 會公作 速公作 鄆公作 會公作 翟公作 遷公作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宋公有會
同後綴 綴綴 綴綴 綴綴 綴綴 綴綴 綴綴 綴綴 綴綴 綴綴
塊冬公會晉侯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敗秦有侯
設作捷 捷捷 捷捷 捷捷 捷捷 捷捷 捷捷 捷捷 捷捷 捷捷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於於

春秋三傳束第五卷終

三傳束考

卷五

四九

春秋三傳考第六卷

文公

元年春

穀繼正即位正也

王使內史叔服

來會葬

公孫叔也食于難也投于穀也豐其下必有後於魯

國

於始舉正於中歸於終復端於始序則不愆

舉正於中則不愆

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

晉

天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

繇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

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

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師圍戚六月取之獲孫

昭子

叔孫得臣如周拜衛孔達帥師伐晉

昭子

于陳陳其公曰更伐之我辭之秋晉侯驪戚田故

公孫叔會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

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

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露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

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

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

江羊而勿敬也從之江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

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

晉禮也凡君即位
卿出迎聘於外
皆要給外復於
鄰國以衛社稷
也

昭子謂張驪
是子力于討曰
子如亂亂通
又曰王孫然

甲圖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緘諡之曰

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

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殺之

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

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

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醉匪用其良履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

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孟明視帥

師伐晉以報穀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

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孤鞠居為右甲子及秦師

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穀也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

贖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

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臯怒其友曰盍死之臯曰吾

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臯曰周志有之勇則

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

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

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

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

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

辟之懼而增德不可常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孟明合之矣念德不忘其可敵乎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晉
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
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龍 晉司空士穀也陳侯為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
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桀文武不
三傳考 卷六 三

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
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
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
彭衙之役 襄仲如齊納幣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
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晉成也晉人歸北
子師以爲衛之仇也 夏王叔人公會 秦伯伐
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般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秋楚師圍江晉先

侯伐楚以救江 兩鑫于宋 晉人懼其無禮
於公也請改盟冬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
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
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
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以江故告于周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
子朱而還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秋楚人滅江秦
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
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晉侯伐秦圖祁新城
以報王官之役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
三傳考 卷六 四

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
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憚而獻
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
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
取戾 冬五年春王使榮叔來舍且賜 召昭公
來會葬 夏秦人入郿 秦初初秦楚師 六人叛楚即
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師師滅六冬楚公子變滅麇
臧文仲聞六與麇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
建民之無援哀哉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

羸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
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
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
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附錄晉趙成子樂貞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
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
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
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
述由晉要治舊本狹禮禮常職出帶淹既成以
授大帥陽子與大帥賈能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

三傳來考

八卷六

五

陳且娶仲錄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
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
民先王遠世猶治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若
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附之風聲分之采物著
之訓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呼之法制告
之訓典教之防刑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
土宜與龍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民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
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
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
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

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欲立長君有此四
德者難必殄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羸嬖於二
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羸賤班在九人其子
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
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
焉杜祁以君故讓偁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
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
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
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
使殺諸鄂冬十月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
襄仲如晉葬襄公

三傳來考

卷六

六

其無援於晉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晉殺續簡伯賈
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
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
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
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
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杆之送致諸
竟羊公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
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
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

陽處父於朝而走
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

陽處父於朝而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
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
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
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
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左閏月
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民
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無時政也何以為民
七年春公伐邾邾晉三月甲戌取須句
邾文公之子
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
為司馬麟離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
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
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歷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
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孽斧焉
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
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
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
公子印昭公即位而葬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
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
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
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昭公下書出在外
昭公下書出在外
昭公下書出在外

頭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
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
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備乃
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
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
卒利兵秣馬養食辭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
于剗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
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
三傳表考卷六
昭公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辭及攝帥以
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察吾言同察不盡心子弗
聽明財賄移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
士伯與之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其於國用之士李
曰吾與之曰非義之也將何見焉及歸逐不見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盾問於晉李曰趙盾
前也趙盾曰口趙盾冬月也
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
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危晉侯立故也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
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
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鄆陵
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

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
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
正之惠伯成之使仲奄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
初從之則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
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
之用休重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
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
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
三德傳表考 卷六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
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八年春晉
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
申至于虎牢之竟秋 襄 王 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
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維之
戎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宋
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叩皆
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
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 九年春毛伯

衛來求金莊公也二月 夷之蒐晉侯將
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
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葦陰故箕
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
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因公子堅公子廆及樂耳鄭及
楚平公于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
不及楚師夏楚侯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
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
平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
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秦人來歸僖公
成風之櫬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
取北徵秦風言曰無木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
子與子同袍小處秦人州其君好攻戰並用
兵而不與 初楚范巫商似謂成王與子王于西曰
民同欲焉 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王曰毋
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
爲商公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
曰臣免於死又有譏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
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殺闔宜

梁傳曰長狄也第九三人併宕中國屈石

晉君之墜也有寵而駭不在軍事女勇而封且無勇

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
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
怒曰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
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
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
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
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
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
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晉侯使虢公處瑕以守魏林之塞城諸及
郵晉侯使虢公處瑕以守魏林之塞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
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
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
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
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僞以魏
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
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
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
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

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
者為和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和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
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
為和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
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和文公卒秋七月大室
之屋壞公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
室世世不毀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并牛前魯
公并手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魯祭周公
用白牡魯公用騂犂羣公不毛周公盛魯公煮羣公
康左冬公如晉且尋盟衛侯會公于胥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柴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與公
宴于柴子家賦鴻鴈李文子曰秦君未免於此文子
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
伯拜公十四年春公使平焉不敬知人來討伐
我南鄙故惠伯伐知子叔姬姬齊昭公生舍叔姬
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
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和文
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留文公卒知人
立定公捷留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

道矣

三傳表考

卷六

十七

木

七

三傳表考

木

七

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

夏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侯蒐

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

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

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

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

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

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

又朝以藏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三傳集考 卷六 十九

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

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

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

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

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

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

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朝于齊四年二月爲齊

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

也

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

臂池爲質焉冬鄭大子夷石楚爲質于晉 襄仲如

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

齊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藏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

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 齊懿公之爲公

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子也與邠歌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用之而

使歌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

池二人浴于池歌以扑扶職職怒歌曰人奪女妻而

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

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

三傳集考 卷六 廿

元 六月葬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

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

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

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

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

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羊叔仲惠伯

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

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

也

矣乎

附考

日公上 顧公穀 穀穀 隴公穀 救公穀 江公穀 上公穀 召公穀 復公穀
 驪公穀 射公穀 王公穀 茂公穀 奔公穀 上公穀 有公穀 維公穀 伊公穀 復公穀
 公公穀 上公穀 板公穀 厥公穀 廉公穀 彭公穀 生公穀 世公穀 大公穀 衛公穀 侯公穀 會公穀 聲公穀
 無公穀 術公穀 郵公穀 捷公穀 郭公穀 世公穀 大公穀 衛公穀 侯公穀 會公穀 聲公穀
 公公穀 還公穀 無公穀 公公穀 柴公穀 樊公穀 捷公穀 郭公穀 世公穀 大公穀 衛公穀 侯公穀 會公穀 聲公穀

春秋三傳表考第六卷

三傳表考 下 卷六

二五

春秋三傳表考第七卷

宣公

左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晉甲父于衛而立晉克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柴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晉欲求成於秦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載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

國於楚者皆傳也
 宣子為政謀而
 不入故不獲於楚
 殺以二男戰
 元禮獲不獲矣
 國子曰夫禮運
 命宜其為食也
 此果欲以饑之
 則禮教為最難
 果為教易之難也

國於內不言取書以殺之也

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
人也以其私敗
大焉詳所謂人之
無者其詳之
謂乎殘民以逞

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

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曄曰子之馬

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

驅曰解其目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使其夥來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

元曰去之夫其衆我寡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遂圍焦夏霄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

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

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晉豐公不君厚欽以彫繒從

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執殺之實

三傳東考 卷七 二

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

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

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

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

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

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天曰褒貶有

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褒不廢矣猶

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闕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應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

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

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

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契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

用大雖猛何為闕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

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賓諸豪以與之既

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

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

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

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

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

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趙竟乃

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

武宮公晉靈公為無道趙盾趨而入靈公望見趙

盾慙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

心忤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

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

則無人焉俯而闕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

殺趙盾也見
忠臣之至於世
子止見孝子之至

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
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
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
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
怒滋欲殺之其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
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祈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仇
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
盾曰吾聞子之劔蓋利劔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
盾起將進劔祈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
技劔於君所趙盾知之躊躇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
三傳考 卷七 四
契呼契而屬之契亦躊躇而從之祈彌明逆而踐之
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契不若臣之契也然而宮中
申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
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驛桑下者
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屬為介子之乘矣何問
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眾不說起
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乎朝而立成公黑
臀穀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看曰天乎天乎子無
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
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

非子而誰左附錄初麗姬之亂謂無畜養公子自
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宣其餘子亦為餘子其
庶子為公族晉公族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
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
公許之冬趙盾為苑車之役使屠岸氏則臣狄人也
族大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維觀兵於
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
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惕
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
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
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鄭卜
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
之輕重未可問也 晉侯伐鄭及卿鄭及晉平士會
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
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 武氏之族通昭公
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
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
亂也 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燕天
子以蘭有蘭香人服之如和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
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敢當燕乎
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公遂辱公子公子蘭奔晉
石穀曰吾聞姬姑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穆之

元妃也今公子蘭結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
必善先納之可以充寵與孔將俎侯宣多納之盟于
大宮而立之穆公有非曰蘭死吾四年春公及齊
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楚人獻龜於
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
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
也子公怒深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
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諧
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君子曰仁而不武無
能達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

三傳集考 卷七
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
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
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附錄初楚司馬子良生子
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弗殺必滅若教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
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
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
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闕般為令尹子越
為司馬焉買為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
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教氏之族圍伯贏於轅

陽而殺之遂處野將攻王師于漳蒞秋七月楚子
與若教氏戰于臯潁伯楚射王汰翰及鼓附著於丁
寧文射汰翰以貫登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
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
之遂滅若教氏初若教氏娶于鄭生蘭伯比若教卒從
焉即夫人使棄諸溝中虎乳之即子田見之懼而歸
夫人以告遂使放之楚人謂乳之即子田見之懼而歸
曰蘭教於楚實為令尹子文其孫孫虎於楚故命之
曰蘭教於楚實為令尹子文其孫孫虎於楚故命之
復王所改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五年春公如
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秋九月

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冬來反馬也楚子伐鄭陳
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六年春晉衛侵陳即楚
故也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鄭及晉平
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桓
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
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八年夏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禮記檀弓仲尼曰
繹非禮也繹卒不繹
繹市六日而繹白狄及晉平會晉伐秦晉人獲秦繹殺諸
繹為眾舒叛故伐舒薳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

經 128-403

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
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
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
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
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
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
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
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鄭既
受盟于辰陵又徵事于晉十二年春楚子圖鄭旬有
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

三傳卷考 人卷七

十一

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圖之
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
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於厲
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廷入盟子良
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

三傳卷考 人卷七

十一

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
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
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
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
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
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宰擇楚國之
令典軍行右轅左追靡前矛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責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
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
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
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
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三傳東考 卷七

十三

楚子北師次于迎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閒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

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筆路監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三傳東考 卷七

十三

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

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散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葵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葵

三傳東考

卷七

十四

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

三傳東考

卷七

十五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告唐惠侯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楚之乘廣先左

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

晚局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
大國之數奔也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
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廚
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
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
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郟遂次于衡雍潘
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
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三傳東考

卷七

十七

爲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
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
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
定功所遠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
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
先君宮告成事而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
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
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
喜而後可知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
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
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
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

三傳東考

卷七

十七

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公莊公伐鄭勝乎皇門
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
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
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
耆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
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
王親自守旌左右攜車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
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
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
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

國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先焉

子篤於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若從不赦
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
之收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子重諫曰晉大國也
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
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
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
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左冬楚子伐蕭宋
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
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
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三傳東考 卷七 十八
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
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
於晉井而極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
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宋為盟故伐陳
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
之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夏楚子伐
宋以其救蕭也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
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
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
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十
四年春孔達盜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子諸
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
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
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
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
良于楚良子楚之鄭伯如楚謀晉故也楚子使申舟聘于
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
三傳東考 卷七 十九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
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
起履及於室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秋九月楚子圖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
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
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
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
國也聘而獻物於是而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

容貌米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

三傳東考 卷七

二十

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貲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蔡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楚平者此其
力而反者也人皆
解上下獄之也

以雙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圖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

三傳東考 卷七

二十一

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圖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

劉子之為也則
以之為也則
欲而未得合于中
亡也

之又傷路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舒有三傷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
罪傷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
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
僞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
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計有罪而
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
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
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盡在狄矣
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
三傳東考 卷七
晉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秋秦桓公伐晉次
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
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辛
卯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
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隨而顛故獲之夜夢見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爪衍之縣曰吾
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實
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
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至凡火火大日
天火日災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
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王孫蘇與召氏毛氏
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初
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梁古者三百
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
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
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
者公田為居井甽慈非盡取焉左冬嫁生饑十
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獻狄
俘晉侯請于王以散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
三傳東考 卷七
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
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
宣榭火人火之也秋郊伯姬來歸出也附為毛
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殺蒸武子私
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
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晉王召
卿之事則有全燕王公立飲則有房燕燕成安樂則
有敬燕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會來晉以禮以
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豈
不

有體焉夫或謂胃沒饒饒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
禽獸焉其通來班實不候饒饒味故生諸門外而
見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
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造其則無亦擇其最嘉其馨
露陳其鼎俎靜其中最飲其拔除體解折而共飲
以示容合好胡有子然其效我習也武子歸而講求
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穀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
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
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
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晏平朝南郭偃會及欽孟

三傳表考

卷七

二

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
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治賁
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
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
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
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
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晉師

左九稱弟皆弟也

左九自虐其害曰
故自外曰戰

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

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和亂

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

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

使卻子逞其志庶有勇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

卻獻子為政

梁季孫行父禿晉卻克耿衛孫良夫

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

耿者御耿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使同姓

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聞

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

矣

左各公弟叔也

梁公弟叔肸宣弑而非之兄

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繼屨而食終身

不食宣公之食

左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

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緄以公子疆為質于晉

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秋知人戕卻子于鄆

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卒楚師不出

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

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惟復命於介既復
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宣公死成
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
晉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
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
還自晉至檀聞君薨家遣璋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
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也於是使嬰齊
後之

附考

裴公作崇柳公作阜公作陸渾公作渾或穆公作叔
三傳東考卷七
姬左無嬴公殺夢公作敬嬴公殺作洩公殺作類
辰殺作寧公作伐莒公作姦公作殺殺作無公作樹
公作火公殺節殺作林殺作笙公殺

春秋三傳表考第七卷

春秋三傳表考第八卷

成公

左元年春三月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
盟于赤棘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戎于加蓋單襄
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
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
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
敗附錄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
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

三傳東考卷八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
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
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
渠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
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閭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須衆懼盡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
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

國語卷之四
不勝敗者謂之
說之義也

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辛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矣酉師陳于鞞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標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與謂已御而從齊侯郕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墜于車中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茨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餽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

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
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曰齊師敗矣曰齊師敗矣曰齊師敗矣
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石病晉師從齊師
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病晉師從齊師
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
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
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

三傳東考 卷八

四

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
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
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也樹德
而濟同欲馬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
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
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

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
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
死亡者皆親睦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
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
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
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
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
人歸我汶陽之田食鄭自師逆公公會晉師于上鄆
與帥侯正亞旅公師還齊侯逢丑父者頃公之車
皆受一命之服師還齊侯逢丑父者頃公之車
右也面目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

三傳東考 卷八

五

飲頃公操飲而至曰華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
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
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齊侯使國
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驪反魯衛之侵地使耕
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
我紀侯之驪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
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
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
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
爲質揖而去之卻克使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

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穀

梁竇去國五百

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餘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

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其甚之辭焉

左晉師

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

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

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

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

何力之有焉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三傳來考

入卷八

六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懋不敬勸有功也

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

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

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

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

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

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穀

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

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嬖

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

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

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郕不獲其尸其

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三傳東考

入卷八

七

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

曰其信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

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郕之役而欲求媚

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

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

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郕遇之曰異

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

楚師無大夫其
曰公子何也與齊
也
五師不日而退
於是以子孫而
與楚謀謀許
不書楚師也君
子口其不可不
慎也乎徐許之
一失其位不得
於諸侯其下
是皆也齊許楚
盟其然也君子
觀之不可以已
大夫為政何也
其明也而齊用
其策子孫之所
商也其難也十人

房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
吾先君謀也則忠也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
何勞錮焉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竟不克
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
旅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
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
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夫已責建鰥救乏赦罪悉
三傳東考 卷八
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
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衛為
賢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
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
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衛逃歸
臧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安以棄魯國國將若
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 三年春諸
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伋

同者取也
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竟不克
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
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
旅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
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
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夫已責建鰥救乏赦罪悉

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敗諸丘與皇戊如楚獻捷
宣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
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
于楚以求知營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
還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
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鑿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
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
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
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
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繁
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肯其請於寡君而以戮
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
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為之禮而歸之 宣公出已晉人曰吾無其功
秋
如晉師善觀之如晉出已晉人曰吾無其功
秋

公羊傳而書諸侯

叔孫僑如圖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圖之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下當其上下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中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廢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鉅任冷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士變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

公羊傳而書諸侯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下當其上下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中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廢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鉅任冷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士變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馬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若君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五年春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饒諸穀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何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陵鄭伯伐許取鉅任冷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士變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 相鄭人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鉞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

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夏六月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公辛 鄭悼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易觀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

三傳集考

卷八

十三

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樂

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統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子為大政

楚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武子曰善釣從眾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從之不亦可乎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蠡牢之盟且宮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

三傳集考

卷八

十三

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

亡故趙嬰通于趙莊姬。莊姬所居故諸齊嬰曰：「我在故齊，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之曰：「余令女禍女，女有伯曰神，臨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禍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日，而亡。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外傳：趙文子冠見欒執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達事莊主，主帥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武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成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成不足者為寵驕，故與王資謀臣，適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成而又聽於民，有卿而正之，盡滅之，附之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子三傳表考。

八卷八

十五

曰：成之此謂成人。成人在胎與善，始與善，進善不善，幾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見。知武子武子之文宣子之成宣之後而先為大夫，非取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政不可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辭死進也。不可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欒伯之言可以激免叔之戮，可以大韓子之威，可以成物，備矣。志在于子也。

秋召桓公來，賜公命，道成矣。是先主覆露于也。

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欒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邾。衛人來，滕共姬

公使傳曰大無道
出妻之喪而為之

九年

春秋桓公來逆叔
鄭之喪請之也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
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
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
次也

是行也將始會
吳人不至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文子

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

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

而入晉人來賂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

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

三傳表考

卷八

十六

樂書伐鄭鄭人使伯獨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

以救鄭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

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幾有

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

奔莒戊申楚人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

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

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

也鄭人圍許

許示晉不意君也吳孫申謀之曰
我出師以圖許為前敗立君者而許

晉使晉

城中城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
從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

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

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

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

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

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

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

主傳表考

卷八

十七

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

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

十年春晉侯使欒穀如楚欒穀之使諸侯好結成

也晉侯有疾夏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

諸侯伐鄭鄭公孫臧死於中申之謀立公子歸人殺

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鄭

子罕將以襲鍾子然盟于倚鄆子為之晉侯使欒穀

今楚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乎乎楚及地而歸而

歸曰殺余孫不殺余得請於帝矣壞其門而入公懼

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為之未

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高之上膏之下不可速之不及樂不至焉不可為也公

膏之下攻之不可速之不及樂不至焉不可為也公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棧未反冬
 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謀於楚故止
 來聘止夏李文子如晉報聘也秋宣伯聘于齊
 以修晉師至與周爭鄆而王命劉康公率眾
 平之公如諸晉師至曰溫晉故也故不敢失劉子
 屈氏屈氏先襄之而後及于莊治其故則
 晉為成屈氏先襄之而後及于莊治其故則
 于城使沈淵晉侯于河東晉師歸秦伯于河
 信之信之也信之不從其何賢乎秦伯歸而皆晉成
 三傳東考天卷八十八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
 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宋華元善於令
 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糧伐成而使
 歸復命矣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夏晉士燮會
 楚公子罷許假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
 戎好惡同之同恤苗危備救凶患有害楚則晉伐
 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
 討不庭有淪此盟明神極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
 伯如晉聽成會于瑄澤成故也晉師至如楚聘且蒞

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秦作於下驚而走出于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開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三傳集考 卷八 十九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奪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 十三年春晉侯使

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

則非如而曰如
不叛不師也
公其言自京師
公其言自京師
公其言自京師
公其言自京師

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賄諸先使王以什人之禮饋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

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

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

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

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晉

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勳力同

三傳東考

卷八

二十

心中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

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

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

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

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

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

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

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

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

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

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

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

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

帥我羣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

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

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

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

三傳東考

卷八

二十

農功虔劉我邊匪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

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

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

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

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

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懼是用告

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晉令狐

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

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
昭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
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
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
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
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
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樂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
上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營佐之趙旃將新軍
卻至佐之卻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衆和
師必有大功五月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
三傳東考 卷八 二五
陸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湫及侯
驪而還成肅公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
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
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冬葬曹宣公既葬于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
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四年春衛侯如
晉晉侯強見孫林父馬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
便卻擊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
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
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有宗卿不亦可乎

周侯君子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志而
晦婉而成章盡而
不計怨怒而勸善
非聖人誰能修之

發論不言之義辭
也

衛侯見而復之衛侯襲苦成叔留惠子何苦成叔微
也以此觀成侯皆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其酒思
柔故交匪微微福來求今夫子微取禍之道也
秋宣伯如齊逆女 鄭子罕伐許敗馬鄭伯伐許
入其郕許人平以
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妣之子衍以為大子冬十
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
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
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
大夫聞之無不登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衛盡真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
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
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夏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
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
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
欲免得乎楚子侵鄢及暴隧逐侵衛及首山卿子罕
獲楚師將叛之無民執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
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
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鱸朱為少司寇向

公室者欲一乎
天下易為以外內
之辭言之言近
者如也

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昭公室殺公子肥華元
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
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
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
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
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
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計猶有戎在桓氏雖亡必偏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
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
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華元自止之不可
三傳束考 卷八 二四

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
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
從之則決睢滋開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字遂出
奔楚華元使何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
以靖國人附錄晉三卿皆伯宗之子伯宗之及樂裔
皆伯州犇奔楚韓獻子曰伯氏其不免
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馳之不止何待初伯宗每
朝其妻必戒之曰盍懼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
及於冬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楚公子
申遷許于葉許靈公畏僂于楚
鄭請遷于楚十六年春霖雨而
木冰傳曰根枝折左夏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
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諸將隨退舍於大澤不戰
鄭人獲之戰時乃陵獲諸鉏樂懼宋時勝
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
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
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書將中軍
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
佐新軍荀偃居守卻曄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慶
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
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
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
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
三傳束考 卷八 二五

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
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
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庥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
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
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
其勉之吾不復見于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
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
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

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却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乎外傳范文子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子外是以內解而外威今吾司寇將難行武而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憂且

三傳表考 卷八 二六

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盡姑釋荆與鄭以爲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難盡姑釋荆與鄭而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急教而重飲大其教也而臨鄭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馬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從退者將與鄭人戰若勝則晉國之福也產將害大焉姑無戰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馬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遠晦在陳而躡合而加躡各顧其後莫有

聞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蹢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孫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

三傳表考 卷八 二七

國蹢射其元王中厥目圍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 蹢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 欒範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 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 尙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 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 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誅常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焉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方曰謀韓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內旌於發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壺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請止乃死

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三傳哀考

卷八

二八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茂樂鉞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
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行不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
好以服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謂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轅承飲造
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師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于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
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
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
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
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殺
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
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

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外傳范文子曰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
援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夫德福之基也
無德而福隆獨無基而厚庸也其壞也無日矣厲公
之所以死者唯無信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
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
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
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晉侯使
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

三傳衷考

下
卷
八

二九

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敝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犢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卻犢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

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新公于晉侯晉侯不見

公三傳東考

公三傳東考
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新公于晉侯晉侯不見
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過于晉師諸侯還
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
遷于賴上卿子罕甯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人請
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
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戾
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
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三傳東考 卷八 三十
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
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
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 左宣伯使告卻
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
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
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
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癸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莒丘 梁成公將會厲公
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
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

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

孫行父 左公還待于鄭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卻曄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
公室對曰僞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
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微周公之福
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
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
何及卻曄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
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
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樂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三傳東考 卷八 三十一
二君矣安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惡而
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
祇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魯人也子其圖
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
如奔齊 齊侯曰不可以再罪齊衛亦聞於魯十二月
季孫及卻曄盟于危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
立之 齊侯季文子初宣成無帛帛之交無食粟之馬
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上卿二君矣安不衣帛
國人其父兄之食焉而衣焉者猶多矣人之父兄食
盡水原而後食焉與焉無乃非相人者乎 十七年
春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 至子高氏

要達其之始可以
承之以伏之未至
春之始蓋不可無
宮室不設不可以

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牲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草味也

侯伐鄭十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
 諸侯還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
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廬師殺
 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闕而復之盧師使國廬告難于齊待命于濟 晉厲公侈
 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重
 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胥克有盡疾卻氏 而嬖於厲公
 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爭
 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旣矯亦嬖於厲
 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
 楚公子校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
 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
 三傳末考 卷八 三三
 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
 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樂書
 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
 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
 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
 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
 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
 我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
 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

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十二月胥童夷羊
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潏
難助之抽戈結柱而偽訟者三卻將謀於榭矯以戈
殺駒伯若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
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
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
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
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
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
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氏既伏

三傳東考

卷八

其事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
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歸公使胥童為卿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舒庸
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
駕圍楚也遂時吳而不設備
公遊于匠麗氏樂書
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句士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
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遠兵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
也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十八年春王正
月庚申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息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

三傳東考

卷八

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難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
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
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
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
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
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
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武為卿外傳使呂宣子佐下軍曰卿之役呂魴佐知
免其子孫不殺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
後其子孫不殺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
三傳東考
李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
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
忘乎故以親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克潞
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顓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
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至于今不有秦師于輔氏
興也呂宣子卒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
荀家荀會樂屬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
第共儉孝弟外傳荀家韓惠荀檜文較厲也果敢無
難正也故使韓惠荀檜文較厲也果敢無
道之使果敢者給之使鎮靖者修之使士渥濁為大
傳使修范武子之法外傳君知士貞子之帥志碑
行幸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外傳知石行幸之能司
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外傳知樂糾
為戎御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

外傳知荀賓之有力
 而不暴也使為戎右御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而美
 為中軍尉羊古職佐之外傳公知卿美之果而不淫
使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外傳知魏絳之
而不許也使為元侯知鐸遇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
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外傳知鐸遇寇之恭敬而
之使為元侯知程鄭為乘馬御六驕屬為使訓羣
知禮外傳知程鄭而不淫且凡六官之長皆民
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
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齊為慶氏之難故齊
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
三傳東考卷八
微國勝國弱來命王秋奔來慶封為大夫公如晉
朝也夏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
鄭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郕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
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
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
收吾憎使贊其政以聞吾蒙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
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
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公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左

楚山林縣澤之
利所以與民共也
廣之非正也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秋杞
 桓公來朝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諱之八月知
 宣公來朝即伯也而築鹿囿時也路寢言道也
 宋老佐華喜圖彭城冬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
 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
 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
 角之谷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
之使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茲季武子對曰伐鄭
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齊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諸侯而諸侯以國彭城孟獻子請
先歸會葬
三傳東考卷八
三十七
 附考
 公作公穀公首公表公速公穆公唐公作公卿
 公作公首公秀公師公授公賜公錫公十年公無公冬公肇公作公卿
 同公瑣公作公盧公歸公于公莒公作公枯公作公脈公作公卿
 春秋三傳東考第八卷

春秋三傳東考第九卷

襄公上

周此諸侯即仙小
國朝之大國勝焉
以諸時諸侯攝事
納諸之大夫也

左元年春圖宋彭城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執丘齊人不合彭城晉人以爲夏晉討齊大子先爲質於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宋取大丘和子來朝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

三傳東考 不卷九

也 夏齊姜薨初薨姜使攝攝以自爲觀與項齊姑者也鄭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齊侯使諸姜宗歸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 鄭成公疾子驪請息肩會於長葛城東陽以偏之

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贖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賁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驪爲政子國爲司馬

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

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穆叔聘于宋通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兹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邑也楚子重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始

三傳東考 不卷九

朝也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若是望敢不稽首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諸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

父吉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

夫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亦吳請老晉侯問嗣焉稱
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
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夫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亦吳請老晉侯問嗣焉稱
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
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
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
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
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
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
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
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跪而出曰寡
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
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
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馬公子
何忌侵陳陳叛故也楚師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
之難哉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年春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
為而不戰武仲聞之曰陳不戰於楚必亡大國行禮
有咎而況小乎 夏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
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
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
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
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
度咨事為謀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小君之廟無觀不虞臣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
已樹六楹於廟東門之外臣慶請水季孫曰君為
慶用蒲園之櫛季孫不樂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
必自及也其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鄭
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因
事君無失官命鄭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
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宣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
之鄭人苦人伐鄭鄭能納以師侵鄭故於狐貍國人逐
之者皆盡魯於是乎以如盟國人誦之曰賦之狐貍

伐之故陳人圍頓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初 楚人使頓閒陳而使
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
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
我我德則墜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
敗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
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后因夏民以代夏
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能
見危圍而用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三傳表考 八卷九
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
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愚以取其
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
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
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
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
戈有窮由是遂亡夫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
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
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

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
可重用不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
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
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上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
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
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子國來聘通謂穆叔
觀鄭大子于晉以成屬鄭書曰叔孫約鄭大夫也
三傳表考 八卷九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難澤之故且請聽諸侯
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也 楚人
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使欲焉乃殺之楚共王
楚是不刑詩曰同通楚楚我心焉楚共王
宋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先
功 盟于成會吳且命成陳也使鄭大夫聽命于會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
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
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
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葬

位卑家器為非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侮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括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結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滕成公來朝 始朝也 莒人滅鄆 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故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三傳來考 八卷九 七

不別也 左冬穆叔如邾 邾晉人以鄆故來討 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 齊侯滅萊 萊特謀也 子國之來聘也 晏弱城東陽而逐國萊之環城傳 八萊共公公孫赤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 陳無字獻萊東器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 萊子鄭高厚 七年春邾子來朝 始朝也 夏四月三 卜邾不從乃免牲 夫如祀以祈農事也 是故故 邾而卜邾宜其不從也 小邾穆公來朝 亦始朝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逐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秋季武子如衛 報子叔之聘也 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

國即魯公之為大 子也成之十六 年子罕通等不 楚亦不禮焉及其 元介謂子罕子堂 從無諸善而廢之 子罕止之及齊會 子罕子相相又不 從諸善者皆殺之 從諸善者皆殺之 故魯公而以齊義 赴子備侯

公孫赤未討何以 去魯為中國也 張遷使使也而 理公子公子為

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超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備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公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弑之 左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國陳侯逃歸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鄭公之死也 鄭子知子 鄭公之五年 鄭子國子耳使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真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和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

聽命 莒人伐我東鄙以田 秋九月大雩也 冬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

三傳集考 卷九

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欬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欲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傲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馬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

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

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

三傳集考 卷九

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正

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然故不可誣也是以
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仁
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
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
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附錄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
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
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
厥老矣知榮稟焉以為政范句少於中行偃而上之

三傳宋考 卷九

十一

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
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
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
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
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諸侯伐
鄭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營士勾門于郭門衛
比宮括曹人知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
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斬
行栗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械盛饌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青園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

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
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
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
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
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驪公子發公子嘉公及
孫叔公孫蔓公孫舍之
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
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盟公子驪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
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

三傳宋考 卷九

十二

禮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
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
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
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
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
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
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
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

國書曰盡言無大
天馬

亡乎故
此於父
曰征者
覆鄭皇
簡克之
已甚同
晉荀營
伐秦
報其
呂人閒
諸侯之
有事也
故伐

我東鄙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
長於滕師于牛首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
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
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洳司氏堵氏侯氏
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
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
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
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
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西聞盜
不敵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子產聞
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
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矯帥國人助之
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
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
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
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

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
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
亦可乎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
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
驕則可與戰矣樂驥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
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
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

楚人盟樂驥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
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諸
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附王叔陳生
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
復之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句平王室王叔之宰
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
曰筆門閭實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往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
辭旌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閭實其能來東底

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軍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三傳考 卷九

十七

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營至于西郊東便獲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諸侯會于北林師于何右還次于瑣園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違年毋壅利毋保姦毋齒惡救災恤禍亂同好惡弊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路其國家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有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廣車軼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鐸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患君之靈也二

國不以後敵也

以代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三傳考 卷九

十八

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
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
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苦公子務妻以其通楚使也
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
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
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
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
秦人負恃其衆食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獨其大德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胃也母是翦棄賜我南鄙之
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
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
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路之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
猶殺志也豈敢離湯湯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
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
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費焉
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

三傳東考

卷九

二

圖於是諸侯皆
不宣其也向之會
亦如之衛北宮括
不宣於向會於代
恭孫也

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
敬其使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
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
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
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夏諸侯之大夫
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
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矯見
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曰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
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
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
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
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從帥所以
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
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
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
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第

三傳東考

卷九

二

不欲往而子召之余第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執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廩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師歸自伐秦晉侯各新軍成國不遇三軍可也於是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

三傳東考

卷九

二

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師曹欲歌之以起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野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

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証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瘖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瘖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

三傳東考

卷九

二

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祝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和寄衛侯及其復也以和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子展子鮮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手秋楚

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

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阜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

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子囊還自伐吳卒

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謂子囊還自伐吳卒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馬公戎為右尹為子馬所望忠也楚公子子為令尹公

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

之性必不然矣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

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

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于戚謀定衛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

襄公下

左十六年春晉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燕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蔓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命歸侵田以我故執祁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矯聞

三傳考

卷九

二七

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夏次于楸林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盈師伐楚公子格師及晉師戰于基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秋齊侯圍戚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各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

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十七年春宋

莊朝伐陳

獲司徒師

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

衛蒯蒯田于曹陵飲馬于重丘毀其甕重丘人開門而蒯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

曹人愬于晉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

至于旅松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

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

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

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宋華閱卒華臣

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

三傳考

卷九

二八

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人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國人逐瘠狗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各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宋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與厲公於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厥於前跪而獻之奉之以走見獲陽之臣庫地日見 三傳東考 卷九 二九 諸道與之言同至曰今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王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哉之沈王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

設非國而曰國
非有大為亦有病
焉非大而民同焉
諸侯同罪之也亦
病矣

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為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矜甲面縛生于中軍之鼓下魯衛請攻險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却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樹以為公琴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幸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楊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圍齊侯駕將走郭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劒斷鞅乃止東侵及維南及沂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

三傳束考

卷九

三一

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和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

晉六卿于蒲圖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來馬先吳壽

夢之昂荀偃濟河及著雍病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卒而視不可營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秋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與受舍宣子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

三傳束考

卷九

三二

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犬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犬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大仁我而已遂東犬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犬子夙沙氏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夏

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句侵齊及穀聞喪而還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慶封圖克齊侯圖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崔之乃益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僕會夜

子牙子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鄭子

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

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子然子孔宋子之

之子也主婿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子然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良一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

三傳東考 八卷九 三三

立子產為卿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

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

師慧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駟司齊

與之良司臣而逸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

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

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

淫樂之矇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冬城西郭也懼齊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叔見

載馳之四章叔向曰勝敢不承命乃城武城 二十

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何盟故也 夏盟

于澶淵齊成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

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蔡人

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

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

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蔡

不能而死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

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公子黃

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戾其君而

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齊子初聘于齊 冬

季武子如宋報向戊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

三傳東考 八卷九 三四

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

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

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

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

邾以來子以邾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

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卑牧輿馬

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

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

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
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
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
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樂桓
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故與
樂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
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懇諸宣子曰
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
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

三傳表考

卷九

三五

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
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
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夏宣
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
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罷囚
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
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
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
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
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

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
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
曰聖有蓍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
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
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
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

三傳表考

卷九

三六

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
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故族也國多
大龍不仁人間之亦難乎余何愛焉使世視寢生
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等
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
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
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
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臧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
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
厲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
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

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雉也州綽曰君以為雉誰敢不雉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謀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冬曹武公來朝也見會于商任錮樂氏也樂氏自楚適齊

三傳集考 卷九

三七

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錮樂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公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左二十二年附夏晉人微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

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竊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今委諸執事執事實重

三傳集考 卷九

三八

圖之 附錄 春秋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黑肱官薄祭祭以特平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故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或不在富也伯張卒君子曰善哉詩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 樂氏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 楚子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稼叔稼曰國多寵而王弱不可爲也遂以疾辭乃使子南爲令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

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蓮子馮爲令尹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蓮子者日朝與申叔轅告弗應而退從之人皆無祿而多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于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何故不懼自侮而歸不能當道至解八人者而後王安之二十三年春秋起事公卒晉悼夫人使之平公不敵非禮也禮爲鄰國闕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晉將嫁女于吳齊三傳集考卷九三九

與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焉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練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駭乘持帶遽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樂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樂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

平曲沃而入

左秋齊侯伐衛

先驅殺樂帥王孫揮居右中驅成狄

衛苦桓申鮮虞之傳擊居右曹開陳成曼父戎爲右戚廣上之極御邢公盧燕於爲右敏宰成御襄罷師

二傳集考 卷九 四十

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惟行諫曰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大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仰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天行張武軍於熒庭戊戌郃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楚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中豐趨退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祭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蒞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當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

說其日正禮
紀之出也遂伯主
曰不以道事其
若其出子

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樂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成賈及為而死結室以其姪穆姜之嬖子也生於臧武仲自知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買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

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手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三傳集考 卷九

四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宮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祀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宮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共室齊侯將為臧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書伏夜動不亢於寢廟長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與仲尼曰知也難也有據武仲之知而不容於晉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

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常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祏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三傳集考 卷九

四

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家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

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
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
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孟孝伯侵齊晉故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齊侯既伐晉而

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蘧啟疆如齊聘且請期齊社

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

戢必取其族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蘧啟

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

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駘輔蹇致楚師

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

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

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大子外既食而後食之

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胃於橐而胃入

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

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

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遽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

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郊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

三傳東考 卷九 四十五

其有禮也賜之六路外傳殺洛陽將毀王宮王欲廢

于洛陽失其身欲廢防百川墮高墜岸以害天下

有密伯繇其淫心禍遂共工之過克用極之于羽

山其後伯繇合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

百則儀之下流川導滯鍾水豐物師象禹之功度之

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賜姓曰姜氏曰

曰如氏曰有夏伯繇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

有呂氏曰有夏伯繇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

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部猶

在申呂雖衰齊許獨在唯嘉功以命姓受祀迄於

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信之則以珍滅無順四時之序不

黃帝之義也後世無主墮替讓國夫亡者豈繫無靈皆

民神之義也後世無主墮替讓國夫亡者豈繫無靈皆

時動餘於民神而信之則以珍滅無順四時之序不

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故高朗令於天地而順於

圖刑法而觀其廢與者皆可知也其與者必有夏呂

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

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

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

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憂必多

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圖

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饑

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饑

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墜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左二十五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大子丈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蒺藜何害先夫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

三傳集考

卷九

四七

是又以其閒伐晉也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閒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楨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師公孫教封具鐸父襄伊樓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崩侍漁

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葵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

三傳集考

卷九

四八

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第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丘嬰以惟其度來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體其誰納之行及舍中將舍嬰而死崔慶其進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嬰而寢食焉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

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
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
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
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
也寡君聞命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
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
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
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於
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

三傳集考

卷九

四九

俘而出祝被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趙文子為政
令諸侯之

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
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
若欲行其禮道之以文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辭以請諸侯兵可以弭衛獻公入于夷儀

將使衛與之夷儀

以求五鹿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

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人敬逆二

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遽子曰姑歸息民

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

乃還遽子馬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息

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

疆曰久將壅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

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

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

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

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楚子

實子木辭曰先大夫薦子之功也以與焉掩外傳屈

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孫我必以楚及祥宗老將

為楚屈建命去之曰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

心而載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

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大

珍異不陳庶幾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

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

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

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

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

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

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

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

國傳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不言雖知其志
言之無文行而不
遠詩有由即入傳
非文辭不為功也
辭故

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蔽邑大懼不競
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蔽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
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
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
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
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
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
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鄭伯賞入陳之功享
子展賜之先路三命

三傳考 卷九
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
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有四且子展
之功也臣不敢及實禮請辭邑公固子之乃受 十
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子巢巢牛臣
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
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
之卒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
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
矣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
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
譽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程鄭卒子產始知

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
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
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
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
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附會于夷
錄
儀之歲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
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
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
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

三傳考 卷九
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茲以事君
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
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
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衛獻公自
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
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
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

為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
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
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
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
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
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
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眊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
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晉人執

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摯蕭子

展相鄭伯賦鑑子叔向命晉侯賦摯蕭子

齊君之安我鑑猶子叔向命晉侯賦摯蕭子

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也其德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

爲臣執侯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曰將仲子兮晉侯乃諗歸衛侯衛人歸櫛報于晉乃釋衛侯于是以加平公之失政也錄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
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
國從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
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膽加
膽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
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
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
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

楚莊王立子孔潘崇將襲
羣許使公子燮與子旗守

二子作亂使戰殺子孔不克以公子燮
辭望反以廢誘之遂殺臨克及公子燮

析公奔晉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

君敗申息之師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
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
不審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爲謀主彭城之
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
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
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
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
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
奔晉晉人與之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
吳叛楚救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

三傳東考

卷九

五二

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
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
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
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
卻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
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
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
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
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

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
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
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
不興狐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
諸侯冬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
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
也夫小人之性讒於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
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
入南里墮其城門于師之梁涉于汜而歸而後葬許
靈公（附錄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諸事封曰晉士
起將歸時事於卒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歸
三傳東考

卷九

五八

二十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其車美
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
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曰慶封食不餓爲賊相
鼠亦不知也齊崔杼生及及卿而寡娶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孤入曰慶無咎與東郭相崔氏崔氏有
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
弗子曰崔宗邑也必在宗注成與偃相殺之告慶
封曰夫子之躬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相殺之告
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相殺
蕭子曰彼君之難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勞亂子
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
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崔成崔強殺東郭偃梁無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松而出其衆皆逃使國人駕寺人押
而出逐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諸爲子
計之使慶封慶封甲以攻崔氏使國人助之逐滅崔
氏殺成與偃而盡俘其家其妻鍾離復命於崔子且
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緇崔明夜踰諸大墓崔明
來奔慶

宋何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欽

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節也將
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
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
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
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夏五月甲辰
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
馬盟新組仲尼使舉
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
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知悼公滕成公至壬

三傳集考

卷九

五九

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何戌如陳從子木
成言於楚子木謂何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何戌
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於齊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左師至趙孟及子哲盟
以齊言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
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
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
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

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
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
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免餘復攻甯氏
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
出衣其尸抗之股而哭之
殺欽以亡懼不免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
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
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
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
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

三傳集考

卷九

六十

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
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
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
之受其半以為火師公使為卿辭曰犬叔儀不戚能
贊大事君其命之公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
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
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
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
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
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子固為我與之約
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繫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
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

爾公子鱗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鱗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穀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故出奔晉織狗却鞅終身不言衛

左秋七月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東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

三傳集考 下卷九 六十一

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季武子使蒍叔孫既而齊人請却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和滕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斷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

人曰子言晉楚匹也也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也專在晉叔何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
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外傳叔何謂趙
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秋子若能以忠
賢君而押諸侯之關軟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
若遠於德而以貽成事今雖先秋諸侯將棄之何欲
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利發置牙範設壁
來與鮮卑守燎其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乃先楚人
便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所以服楚也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
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問於趙孟
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三傳東考 卷九 六二
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
王曰尚矣哉能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盟鄭伯享趙孟
叔二子石從趙孟曰子垂臆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
卒君之祀主亦以觀武也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鄘之廣
趙孟曰非第之言不踰閭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
聞也子西賦黍離之四請受其卒章子大賦賦何能
子產賦鵲巢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賦賦何能
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甲戌賦蟋蟀趙孟曰匪交匪
保家之主也公孫穀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結福將
為往若保是言也故辭稱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
曰伯有將為戰矣詩以言志志託其上而公怒之以
為寵榮其能久乎卒而後亡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
展其後亡者也亦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楚之有後於晉也晉侯享之將出則既醉叔向曰楚
氏之有後於晉也晉侯享之將出則既醉叔向曰楚
政矣敏以事君必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
能養民改其焉往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
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
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
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
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
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
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
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何氏欲攻

三傳東考

下卷九

六三

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

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二

十八年春無冰神農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

乘龍龍未動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將耗名

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神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

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夏衛人討甯氏之黨

年之次以害為害周楚惡之

故后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圖和悼公來朝時

也秋八月大雩也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

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

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

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
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
淫而不父如是者恒有子禍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
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
子來寡君將使駟奔問諸晉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
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
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
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
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

三傳東考

八卷九

六四

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

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

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

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願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

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

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

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

楚也九月鄭游吉如晉告齊慶封好田而嗜酒與

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數

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

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
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勝曰雙鶴養人竊更之
而以其海饋子雅子尾怨慶封告盧蒲癸盧蒲癸曰
吾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
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告北郭
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位之所能也陳文子
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石
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莊文子曰或曰克冬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乃使歸慶嗣聞
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

三傳東考 八卷九

六五

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
陳無宇濟水而戎舟發梁盧蒲癸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獲矣癸告之姜
將不出我請止之止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泣事盧蒲癸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獲矣癸告之姜
將不出我請止之止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泣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
之周人為
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
甲索馬而飲酒且觀候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
甲子尾袖袖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
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袖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
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

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獄請
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
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
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歌茅鴟亦不知既而
齊人夾讓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
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
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
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崔氏之亂喪羣公子及慶氏亡
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却殿其鄙六
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却殿乃足欲
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却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
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
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
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
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癸于北
郭之不得寵氏之臣口與我其拱壁吾欲其相於
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葬於北郭以其棺尸
崔杼於市國人猶
知之皆曰崔子也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
伯許男如楚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

三傳東考 八卷九

六六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有其罪戾赦其過失較其舊惠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急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

三傳表考 卷九

六七

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齊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宜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適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外傳諸大夫皆欲逐叔仲子之來也遠而聽於楚非微安身也為國與衆也夫義人者動康其喜而弔其憂況而服焉聞與而往聞喪而還魯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穆子為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為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謀未說其侮而至於前之人其難不致大乎說

設遠者之也致君
於治其位而尊其
反此致君之意

傳不端說政不肅帥大歸以憐小國其謂云得之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遠君以辟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繁楚之術而有守 公遂行成日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姑歸而息 公遂行成日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祔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却敖即位王子圖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

三傳表考 卷九

六八

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見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外傳公欲還出楚師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謀其誰能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風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侯不獲而天不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若不克魯君之事也夫不敗不伐而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風之事君而嘉焉何傷君其入也 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

臣聞者天子封
諸侯其地足以
其民其民足以
城以自守也杞
而不能自守故
滅之大夫相帥
滅之此豈之正也

其臣曰我死必無以見服斂非德實也且無使季氏
葬我 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閭以刀弑之 附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
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
城子罕聞之曰鄭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
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
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
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
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
三傳東考 卷九 六九
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
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
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
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
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
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客與宋司徒
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則使
齊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達及修將以其力能專則人
實難之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
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
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鄭鼓父黨

叔為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
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
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
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
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
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
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文公來盟 書曰子 吳公子
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
三傳東考 卷九 七十
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
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
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
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
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卽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置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

三傳束考

八卷九

七一

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鱗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

三傳束考

八卷九

七二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羊公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近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第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

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
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
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弑
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左秋九月齊公孫彊公孫鼫
放其大夫高止於比燕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

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
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
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弑
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左秋九月齊公孫彊公孫
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書曰出奔罷高止也高止好
以事自爲功且專放難及之
高止以盧叛因閭丘嬰帥師圍盧高止曰苟使高氏
有復請救也齊人立穀仲之曹孫貜良穀仲也高止
致盧而出奔齊晉人城濮而與孟孝伯如晉報也三十年春
王正月楚子使遽罷來聘通嗣君也穀取問王
子之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吏焉與此穆叔
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滿將與焉助之匪其
三傳東考不卷九七三
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
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
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叔孫莊
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
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
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
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
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與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綸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綸乎勉事之而後可

諸記禮弓趙太子與叔向之子曰死

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故舉曰其陽處父太子曰死

行并越茶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

太子口是利不顧其身其作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

手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

知人大子其中退然和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

緒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

其子焉

三傳東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

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盟於伯有氏禪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謀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

七四

發其傳曰諸侯且
下自惡況於天子
乎若無惡親之義
天子諸侯所親者
唯天子母弟爾矣
王叔其弟侯夫其
之也

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何曰不既和矣乎
對曰伯有侈而懷子哲好在上上莫能相下也雖其
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蔡景侯為
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或曰于宋大廟
如曰諸諸五月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
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姆不下堂傳至矣母未
至也逮乎火而死左尹言多劉殺單戔過華成
殺佞夫枯瑕廖奔晉
初王詹季卒其子若將見王而
其數而言曰為乎必有此夫告王曰必殺之不廢而
顯大心在也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重王屬
三傳來考卷九七五
鄭伯及其大夫盟
鄭伯欲立王子侯夫侯夫
弗知侯夫固為逐成也
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告大夫曰陳亡國
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
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阿以介於大
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秋七月叔弓如宋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
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
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哲如楚歸而飲酒子哲以駟
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
大夫聚謀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

之禍難誰知所散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我所子
產欽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
之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
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
入皆受盟于子哲氏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
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
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
之漬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
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
同生吾
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極之枕之股而哭之
三傳來考卷九七六
敎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
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
大焉乃止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奔
於入盟大夫復歸於子矯之卒也將葬公孫與碑
在於是歲在降喪降喪中而旦碑當指之曰難可
以終歲歲不及此也及已及其亡也歲在無營之口
其明年乃
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子皮以公孫鉏為
馬師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
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
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
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

○君子曰信其不
可不信乎淵淵之
會約不書不信也
大歸候之上卿會
而不信者皆謂
不信之不可也如
是詩曰文王降
在帝左右信之謂
也又曰淑慎爾止
無戲爾焉不信之
謂也者曰其人其
入會于淵淵宋
故尤之也

三傳東考 卷九

七七

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
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
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
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
卒與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
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將祭補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象給而已子張怒退
而殺其田里三年而復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就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
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
蕞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
淵既而無歸於宋 公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
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 左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
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
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
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
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

○孟子是以知其
不能終也

三傳東考 卷九

七八

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諸晉
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
子為政不能圖諸侯曾不堪晉求讒隱以多是以有
平丘之會 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從
立胡女報歸之子子野秋九月葬已卒報也立敬歸
之婦齊歸之子公子欄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釣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
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
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 冬十月滕成公
來會葬 其位而哀已甚此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
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君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其牆以待賓客若

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
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
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
知見時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
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
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
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
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坊人以時煖館宮室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
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畜
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留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
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殤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
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
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
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
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
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三傳東考

卷九

七九

左傳國人以
文子之辭之乃立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
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舊犁
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
人患之十一月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 錄附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
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閻戕戴吳天似啟之何
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
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
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
祿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錄附鄭人游于鄉
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
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
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
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
使道不如吾聞而樂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
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鄰國實賴
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
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以未
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三傳東考

卷九

八十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

三傳表考

八卷九

八一

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附錄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送勞于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

三傳表考

八卷九

八二

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附考

八三

春秋三傳衷考第十卷

昭公上

左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旣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囊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

淳于師徒不煩國家不罷民無謗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穰是穀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慙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齊衛人與子招樂愛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李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物其是之謂矣

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經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玁狁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

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蒙楚之
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
可乎莒嘗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亢也去煩有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
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
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
何如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
故對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難
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
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
三傳東考 卷十 四
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夏趙孟叔孫
子鄭伯兼享之趙孟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鸛鳴
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小國為繁大國省備
賦常懷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老也可使無吹豫叔子
成及魯大夫與拜舉兒爵曰小國無此知天王使劉
定公勞趙孟於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
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并冕端委以治民臨諸
侯禹之力也子孟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
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
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
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

公生於諸晉也
千乘之國而不能
安其身故君子
謂之出奔也

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
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叔孫歸曾
天御季孫以幣之且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且
及日中吾知罪矣曾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
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
藏而惡鄰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
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
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
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
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
三傳東考 卷一 五
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
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
懼選於寡君是以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
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
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
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
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與幾
何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

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以什共車必克困諸
 阮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荀吳之驍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
 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
 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莒展與立而奪羣公
 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
 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於是莒務妻胡及
 公子滅明以大處與
 奔齊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標郊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
 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
 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
 圍至入問王疾繼而弑之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
 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
 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
 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楚靈王卽位遠罷為
 令尹遠啓疆為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敖且聘立君
 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
 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子干從車
 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餽趙文子曰
 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

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
 曰不畏疆禦秦楚匹也 外傳叔向曰夫爵以建事
 以食爵德以財之功庸以編
 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祿之富商常滿木徒以
 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
 諸侯之賜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積于民使后子與子
 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間於富也
 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
 臣與霸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錄附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
 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此何神
 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
 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
 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其季世曰唐叔虞
 而當武王邑姜方震
 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實沈與之唐虞參及
 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
 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
 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
 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亦

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則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胥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

三傳東考

卷十

八

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運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悒悒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悒心也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

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晉既燕趙將會孟子餘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缺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三傳東考 卷十 九

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鄭徐吾
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
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
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哲盛飾入布幣
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
子哲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
南氏子哲怒既而蒙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
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衡擊之以戈子哲傷而歸告
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
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戮
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專
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
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哲上大夫
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
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有女以遠勉
速行乎無重而罪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
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
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
有於諸游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

鄭公如晉而不
得入晉者如晉
而得入晉者如
晉

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閭門之外 賈公
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秋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
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鄢聞之懼弗及乘
遽而至使更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
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
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
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
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
爲楮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
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
士寅鑑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晉少姜卒公如晉
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
還季孫宿宿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
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
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
少姜有辭 冬十月 鄭印段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
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

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馬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附錄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

三傳索考

卷十

十二

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與寡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

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三傳索考

卷十

十三

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卑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蹙蹙不可以居請更諸晏子之者辭曰君之先君客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諸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

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驚者故對曰歸貴
刑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
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子一而奔侯省
刑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
為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
唯鄰是卜二子先卜而後處之不祥君子不犯非
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月未勝子原卒夏五
公敢違諸乎辛復其舊宅也
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故請走之忌敬于不入惠伯曰
公孫伯如無私忌故請走之忌敬于不入惠伯曰
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
忘賜安州田以昨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猶其禮也禮以昨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
氏亡范宣子趙以禮終始乎初州之汰也一為諸
也二宣子曰自御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惟州
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傳矣晉之別縣不惟州
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日可以取州矣
文子曰二子之言義也遠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
三傳參考 八卷十 十四

馬州其以微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
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
韓宣子為之請之 錄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董為
寵也以其子更秋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
公女而嫁公子秋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
曰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
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
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何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
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矣矣君
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
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 張超
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歡盛曰子其
將來公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置

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 小和穆公來朝 季武子欲
而將無事吉無幾焉 曰不可曹勝二知實不忘我好敬以通之猶懼其
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敬逆
來者天所福 八月大雩也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
懼奔齊 錄齊侯田於莒盧蒲癸見泣且請曰余髮
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
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
處我矣子雅放盧蒲癸于北燕十月公孫竈卒司馬
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
哉姜族弱矣而媽將始昌二惠競舉猶可又弱一个
三傳參考 八卷十 十五

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
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
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靦而出之其藏冰也
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
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
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
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
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
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

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留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許男如楚楚子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

三傳集考

卷十

十六

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晉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

三傳集考

卷十

十七

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解以難公辭以時楚衛侯辭以疾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

楚子孫左師事
中九代子孫事
小國

殺漢卿封子其
雖其不言伐後
離何也不與封
也其以氏何也
萬其以氏何也
其君而不以氏
之罪罪之者不
不為重上報也
不為重上報也

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
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叔率
侍於後以
規過率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宋犬子佐後至王田
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犬子佐後至王田
於武城久而弗見叔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桃
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幣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
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紂

三傳東考 卷十

十八

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
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與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
諸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
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
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

楚子孫左師事
中九代子孫事
小國

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
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
縛衛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
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
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常龜與公
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
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遠民其居乎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吳伐楚入
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
宣谷城鍾離離遠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

三傳東考 卷十

十九

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九月取鄢苦亂者丘公立而
不報鄢師叛而來 錄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
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命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
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
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
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
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
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上之
有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齊宗室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與而退之適齊娶於國氏

生孟兩仲王夢天聖已希勝願而見人黑而上傳深
日而張亦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
之且曰志之及宜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廬
宗之婦人歎以權問其姓對曰余子氏矣能奉祀而
從我矣居而見之則所夢為豎牛明其長故怒之曰公孫
唯知叔孫於齊歸未遇國姜子明其長故怒之曰公孫
明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遇疾焉豎牛欲怒其室而
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嘗與其室而
以鐘之既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嘗與其室而
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
觀於公與之環使牛示之入不示出命仲與公御萊書
與之環而仲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自見矣公
不召仲見告之疾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自見矣公
去馬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不食而退
卒牛三昭子而相之公使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而退
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
三傳見季孫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車馬用之
且豈卿無路介卿以季孫不亦在乎季孫使杜洩舍路
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
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
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
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常服也受命於
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叔孫命杜洩曰帶受命於
叔孫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
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
自也

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
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
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以書使杜洩告於
杜洩曰夫子唯

不欲毀也故盟諸信間諸五父之衢仲至自齊季
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
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
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
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
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
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
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
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以屈
三傳東考 卷十一

生為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晉侯送女于刑
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韓宣子如楚送女叔
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
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
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
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
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
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
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晉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啟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
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恥人朝聘有珪享頤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
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賚有陪鼎入有郊勞
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
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
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
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
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

三傳表考

卷十

二

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
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
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
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
夫韓須受命而使矣其義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
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
君喪韓起揚旌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
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中向千奮其武怒以
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
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

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
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
不能亦厚其禮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
知禮公曰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
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
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
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

三傳表考

卷十

二三

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莒牟夷
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
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
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
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
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楚子以諸侯及東
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楊之師會於夏
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蘧啟
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
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

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焉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蒙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

三傳東考

卷十

二四

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蘧射帥繁楊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城父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蘧啟疆待命于零婁六年春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附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

以敬治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如是則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

三傳東考

卷十

二五

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士文伯曰大見鄭其大乎大未出而作火夏六月季孫宿如晉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齊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水既得行不遇三獻今豆有下庄弗堪無乃及也端宣子曰寡君以爲難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其好貨宋問諸微如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犬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

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
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附錄楚公子棄疾如晉
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
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
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
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採蓺
不拘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
為暴主不恩賔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
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
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
主傳來考 八卷十 二六

上燕人歸燕姬以嫁 楚王 楚王積善耳不克而還 楚王以外及內曰璧 左楚
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遂啟疆曰臣能
得魯侯遠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
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
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
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
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
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
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
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貶矣何蜀之敢望
三傳來考 八卷十 二七

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
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貶公
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
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
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
何之三月公如楚 楚王 楚王積善耳不克而還 楚王以外及內曰璧 左楚
子章公下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
啟疆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
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

三傳衷考

卷十

二八

先君是以

上干傳東考

卷十

二九

一、

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
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
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有之鄭人相驚以伯有
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伯有之歲二月戊
將殺段也及壬子公孫段殺國人益懼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
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三傳東考 卷十 三十

人雖取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
也故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
且逆命襄公曰叔父臨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余敢忘焉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
恩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
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猶焉
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
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
子挑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
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
杞取成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
三傳東考 卷十 王上

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
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後厲公及正考
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其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僇再
命而僇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禮於是
於是以此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純有言曰聖人有
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
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
從政孟懿子問曰則放已矣陽十一月季武子卒晉

公羊公人之國
人之野人殺人之
則陳有恤矣

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
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
也陳鄭頃之族也歲在鴛火是以卒滅陳鄭如之今
在折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
卒自墓至于營股無違命蜂重之以明德實德於遂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
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
存矣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
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夏四
月陳災也神龜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
楚所封也今火出而大陳遂楚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也
三傳表考 卷十 三
道也故曰 附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
超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
稷魏駘均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
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
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
隙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櫛杌于四裔
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
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
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
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

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寧
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丈之
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其自文以來世
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
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
周弔且致閻田與榘反潁俘王亦使執甘大夫襄以
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附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卒
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
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
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
三傳表考 卷十 三五
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
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
也服以袿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
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
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
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
是故而止使荀盈 秋孟僖子如齊殷聘 冬築郎
圉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固猶可無民其
可乎 十年 齊惠繼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

陳鮑氏而惡之鮑氏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于復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

三傳集考 卷十 三六

義利之本也蒞利生孽姑使無蒞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蒞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郕郕人於亳社滅之 月公其不饗魯祭乎月公饗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能之謂其美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平公卒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

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

三傳集考 卷十 三七

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足多受邑而猶致諸君君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思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禍及之難不慎也慶夫之方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公也 景王問於其私實吉何實山對曰蔡山此蔡侯也其君之歲也歲在承常弗過此與楚博有之然壘也成及大梁蔡侯楚山天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胙聞之不勝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蔡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蔡克有緝以喪其國約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極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知莊公盟于祿禚

三傳表考 卷十 三八

修好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無以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單子會韓宣子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省定會有成視下也視不遇結轡之中所以道容親也言以命之空貌以別之失則有開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九月葬齊師

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晉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中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三傳表考 卷十 三九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

公卒將為葬除及者氏之廟將毀焉子產乃使歸之曰子產曰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賜弗毀則日中而賜是子產知禮也禮無與人以自處也 夏宋華定來聘曰不亡也公享之為饗饗弗知又不答賦昭子福之不忘 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晉人懇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

附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享諸侯于
亭請免喪而後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
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
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
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
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公孫使趨進曰曰肝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
子謂成虎若赦之餘也遂殺之或謂成虎於楚子威
也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
三傳東考 卷十 四十

楚朝夕現晦歲諫曰必交傳余無余棄也今君改若
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相晉文皆非謂
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
遠臣諫與人諫以自諫也其入也四封不備一
同而至於有德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君不度
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言不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言不
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諫不數
然巴浦之犀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與也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
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
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
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
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
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
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
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
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
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
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
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
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
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
為楫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

則其口舌也
其口舌也
其口舌也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
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
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
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
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晉
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
子餘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三年春叔弓
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
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
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
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
費人叛南氏而歸南氏之欲叛也請朝衆
以及公子之門南氏之欲叛也請朝衆
以及公子之門南氏之欲叛也請朝衆
以及公子之門南氏之欲叛也請朝衆
而取其室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
而取其室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

田遷許而質許圖蔡消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
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關
韋龜中轡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
公故遂氏之族及遂居許圖蔡消蔓成然因羣喪職
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圖固城克息丹城而居
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
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于于子暫及郊而
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
使于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
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
將執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
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遠上何適而可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
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
陳蔡不蔓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
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
繕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煩務牟與史捍先入殺大
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
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

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師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

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
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
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
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
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焉然丹乃
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
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闌以歸夏五月王縊于芋

三傳來考

四

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初靈王卜曰余
必自取之民志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能觀從謂子
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
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
入矣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
然走告于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
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
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即位
名曰熊居熊居子干子皆殺國人衣之王服而諸諸漢乃
振告曰民之怨子干者以子干之怨國人也子干之怨
國人者以子干之怨國人也子干之怨國人者以子干
之怨國人也子干之怨國人者以子干之怨國人也

三傳來考

卷十

四

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
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遠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
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
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
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實
須無朋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

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
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
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卻孤先以爲內主亡
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
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
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
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晉成虎祁諸侯朝而
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

三傳東考

卷十

四七

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
子于良水道不可吳
乃還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
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次于衛地叔
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
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
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
晉有羊舌肸者潰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
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
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
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

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
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
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
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
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
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
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
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
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

三傳東考

卷十

四八

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
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
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
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
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
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
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
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

（志）齊服也

（同）齊服也
是日也足以為國
事也

君子之求聖者也
且曰合諸侯者
事也

（同）諸侯之求聖者也
且曰合諸侯者
事也

（同）諸侯之求聖者也
且曰合諸侯者
事也

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幸道其何敵之有牛雖
齊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知舊祀即之怒以討魯
罪聞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
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
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
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
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
藝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
三傳考 卷十 四九

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
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
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
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
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欲從子
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
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
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
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

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令尹子旗請代吳王
鬼神未修守備未完國家而用民力賦不可恤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旗之使然用簡上國之兵於州來
亦如之好於邊疆魯民五年而後用師 季孫猶
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
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重
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
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
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
焉用之 外傳惠伯見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為盟
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代取朝政其先君棄公不救
寧處使叔孫約悉卿與歸 昭公行無有虞人以從
三傳考 卷十 五十一

軍退而後取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害濟之而齊
師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取信其患而與晉
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其患而與
大諸侯之怨於魯者安魯國若棄魯而魯國諸侯
之故棄之其無乃得魯而失諸魯乎乃歸季孫惠伯曰
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
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
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
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
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
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敵不盡情歸子而不歸

謂大夫執則致
其臣之禮也

謂大夫執則致
其臣之禮也

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
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秋八
月莒著丘公卒如公不滅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
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如公惡公
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
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蒲餘侯茲夫殺公
子意恢如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陰黨公子
鉏送之有賂田 附 晉刑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
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
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怒殺叔
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叔魚向叔向曰三人同
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
鬻獄刑侯專殺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
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
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
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強不為未滅曰義也夫可謂
直矣乎丘之會殺其庸也以寬衛罔當不為忘刑侯
之殺也以其刑書晉不為師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
義也夫

謂大夫執則致
其臣之禮也

昭公下

左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梓慎曰禘之日其
之殺非祭祥也喪 祭也其在禘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齋入而卒
去樂卒事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
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
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
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亦難乎弗圖
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
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
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
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秋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
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
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
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
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
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遽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
人而繕守備圖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
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
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邑以實急不如完舊實急無卒舊不祥鼓
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幸義不與城可獲而民
知我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鼓鞮歸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附王太子壽卒王穆后
崩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藉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
宴樽以魯壹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
無有何也文伯指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
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葬器於王晉居深山
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
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
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
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鉞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
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
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
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
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
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歸以告叔何叔何曰

籍氏子何以不
名實欲相晉君子
不疾也若不疾乃
疾之也

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
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
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
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
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
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與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
將焉用之十六年春齊侯伐徐齊師至于蒲隧徐
人行成徐子及郊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
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
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
三傳集考 卷十 五
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
其是之謂乎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
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
子焉公在晉晉人止公夏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
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
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
惡識國附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閒執政禦
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閒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

晉昭公八年九月大雩雩者求雨也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盟昭子曰昭子曰國其能久乎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視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替秦鼓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

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屬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義弘謂劉子曰客客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其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季帥師獻俘于文宮各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吳伐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壅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十

諸年作事水火
所以合也水火
而伏必以壬午不
過其見之月

公羊何以書災
災其同日而俱
災也

八年附錄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乾毛倫過而代之以
而毛得必亡是凡吾魯之日也修故之以
王都不得以濟修也

將同日火若我用璫竿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夏

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壬午宋衛陳鄭

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

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

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

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

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

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折告子產曰將有大

三傳東才卷十五元

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

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

更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

商成公微司宮司馬司寇列居大道行火所城城下

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

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

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

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子產為火故大為社

祓禳於四方拆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大之作也子產

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

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

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

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欄然

授兵登陴將以誰罪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

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聞謀

之以故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

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

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六月鄭人藉稻

和入襲鄭鄭人將閉門和入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

三傳東才卷十六十

盡俘以歸鄭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鄭

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

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患失而惑又曰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乎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

楚喪地矣若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

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

子曰樂正子春
言亦也復加一
則則然愈損
一衣則然愈
愈止道而樂
是以君子加
所

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
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十九年春
楚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
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 郟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
向寧請師宋公伐郟圖蟲取之乃盡歸郟俘郟人郟
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 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
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 殺止曰我與夫弑者
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飲飫粥益不容粒未
踰年而死 左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莒子奔杞
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發婦及老託於紀新訪焉
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于占子占使
三傳東考 八卷十 六一
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絕師鼓噪城上 附鄭
之人亦譟共公懼啟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鄭
驕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
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驕氏聾他
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驕乞之立故
驕氏懼驕乞欲逃子產弗遣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
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
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
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
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
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

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
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
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錄附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
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
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德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
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
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志寢與食非
撫之也今尹子瑕言殺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諸所
室於怒而市於色者楚之謂矣 錄附 楚子之在蔡也
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
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
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
三傳東考 八卷十 六二
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
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
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二
十年春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
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
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
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
遣之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
至王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
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

內傳大夫也
三傳大夫也
之非也大夫傳故
正也古者臣有大
義則君三年不呼
其門已錄可以證
是張全案之不足
使三月也後有
禮記則于禮而
君臣之道則其
心也而後其
善也

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
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
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
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
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
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
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
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
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
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
三傳東考 卷十 六三
員如吳言伏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
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
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鱣設諸焉而耕於鄙 衛公孟
紫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
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
姜懼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
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
善予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于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

此說雖其曰
見分見之曰
心侯者也則何
為不為臣也曰
天者不待人乎
宗廟

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夏
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惟於
門外而伏甲焉使祝肅宣戈於車新以當門使一乘
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
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
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
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過公
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
公如死焉折朱鉏背從寅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三傳東考 卷十 六四
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
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焉請將事辭曰亡人不
伎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
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
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
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焉未致使故
也衛侯以為乘馬賓將振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
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
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
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擇終夕與於燈齊氏

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遂伐齊氏滅之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
月遂盟國人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殺宣姜衛侯賜
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
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偏賜
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死何忌辭曰與於青
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
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
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
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
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

三傳東考

卷十

六五

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殺公子寅公子御
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
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樂與母弟辰
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向寧華定之子與華氏
盟以為質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向宜楚建出奔鄭其
徒與華氏戰于鬼閭敗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
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
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
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
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

以懼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
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
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
使少司寇桓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
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攄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
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附錄齊侯齊遂店
期而不廖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
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
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
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

三傳東考

卷十

六六

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
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
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
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
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
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
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
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
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

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雉清舟鯨守之
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
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
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遠內寵之妾肆
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
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
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
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曰子沛招虞人以弓不徒也前以招大夫子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魯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題

三傳東考

卷十

六十七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
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
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
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
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
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
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
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
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
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
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
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
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
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
願也附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
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
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
難疾數月而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大叔
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大叔
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
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
小康良民遇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通以定
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
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二十一年附春天王將鑄無射淅州
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
與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

三傳東考

卷十

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
莎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億則樂苑則不咸櫟則
不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櫟矣王心弗堪其能
久乎外傳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
為之於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患輕則
為之於輕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患重則
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
不能無墮乎若墮王用將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
不給將有違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
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備之未至而設之有
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難
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慶而離之將災是
備禦而召之則何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也其所
急索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也其所
其人也王弗聽辛鑄大錢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
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錢以鮮其繼
三傳束考 卷十 六九

生何以鍾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
也夫鍾聲以為目也夫目之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及
見其然色也為目也夫目之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及
聞其然色也為目也夫目之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及
聽之弗及比之清濁也夫目之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及
夫耳目之聰明則言聽明也故必聽而後視正聽則能思慮
正則明聰則言聽明也故必聽而後視正聽則能思慮
國以言德於民民欲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
殖義方是以作無不齊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口內
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不為言在口則能樂夫口內
聽不辭而有聲聲味生氣氣在口不為言在口則能樂夫口內
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味入不精則氣失於紛民無
操能各離心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危哉王
以能樂三年之鐘而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危哉王
弗聽辛鑄大鐘之中而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危哉王
不聽辛鑄大鐘之中而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危哉王
亡民罷莫不怨也臣不知其也且民之所謂為好辭其
不濟也其成城眾口鑠金也三月朱失位位在蔡

早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以告昭子曰是若也
不參辭曰不解于位民之依堅今蔡侯如即位而過
卑身將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
從之 禮為士鞅士鞅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
其牢禮是卑敵邑也將復諸君魯人恐加四年焉
為十 宋華費遂生華繼華多僚華登繼為少司馬
多僚為御士與繼相惡乃譖諸公曰繼將納亡人公
白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
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
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
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抑君有命
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繼繼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
三傳束考 卷十 七十

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
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
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
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
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
而召亡人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慳禦諸橫華氏居
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
以吳師救華氏齊為枝鳴戌宋廚人濮曰軍志有之
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蓋及其勞且未定
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

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
徇曰楊徽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
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
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
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
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秋七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梓慎曰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輅哭曰食昭子曰子叔輅死非所哭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
三傳東考 八卷十 七十一

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
不先從王欲楚必圖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翹
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
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
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晉之取鮮虞甲以息於晉陽之門外擊鼓滅之使汲伯仲之
二十二年春齊師伐魯齊師伐魯其求不多下如之大
敗齊師于奇餘 齊侯伐莒 盟于平丘 齊侯盟于平丘
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

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諸丘鄭翩願為
鶴其御願為鴝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為右于曄御華
豹張句為右相遇城將注約則關矢射出其間將注
則又關矢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抽矢而下
又射之死于曄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
伍乘軍之大刑也于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
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登
曰吾為欒氏矣軀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
如楚乞師華軀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
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
三傳東考 八卷十 七十二

率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
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遠越使
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
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
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
亦唯命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
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
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
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軀華登出奔

楚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毅為大司寇
以靖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欲立之劉獻公
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而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推難自
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難
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
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蒯聵殺之盟羣王子于單
氏六月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劉子奔
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
宮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
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遂奉王以追單
子及領大盟而復單子亡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
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稠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
筆簡公敗績于京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
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
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以王如平時遂如圃
車次于皇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

鄆伐伐皇大敗獲鄆焚諸王城之市司徒醜以王
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冬十月晉
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
王城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王于極卒不成也敬王即
位館于子秣氏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和入城翼還
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
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
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和師過
之乃推而壓之遂取和師獲鉏弱地和人愬于晉晉
人來討叔孫姑如晉晉人執之使與和大夫坐叔孫
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和又夷也寡君
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
果坐韓宣子使和入聚其眾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
之去眾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
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和和君
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
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
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和
館以如史先歸和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
將館于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其舍子服昭

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史人之與叔孫居者雖一日必著其繒屋去之如始至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伐京毀其西南二師圍郊鄭鄴潰晉師在平陰王使告閒還夏單子取豐劉子取讎人直人秋七月莒子庚輿虐而好劔苟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為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為存執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為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燬吳公子先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

三傳求考

卷十

七五

公羊此未三年其
稱天王何者有天
子也

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共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王子朝入于尹尹圍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取西闔

三傳求考

卷十

七六

攻蒯蒯潰八月南宮極蒙其說謂劉文公曰君其川震今而王之先君之臣亦索冬公為叔孫故如晉及天棄之矣東王必大虎河有疾而復錄楚囊瓦為令尹城鄆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鄆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鄆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

畏矣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猶不
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蹇待于
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
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
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
二月娒至自晉 附錄 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
子朝劉子謂襄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
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王子

三傳表考

卷十

七七

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士
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
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祥慎曰將水昭子曰
不克免必其能無旱乎 陽不克免必其能無旱乎 早也日過分而陽猶
陽不克免必其能無旱乎 早也日過分而陽猶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
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
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稜不恤其繇而憂宗周之
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
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
惟蠶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也早

冬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
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
子倉歸王乘舟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
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
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五
年春叔孫娒聘于宋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
右坐語相泣也樂和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是謂魂魄魂魄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
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

三傳表考

卷十

七八

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且逆之公若從謂曹
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
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
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
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
曰同盟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
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
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會而欲背盟以干盟主
無不祥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公羊何異而中
國之命也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
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
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
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
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
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
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
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
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
三傳束考 八卷十 七九
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
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
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
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
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
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
者謂之成人夫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
言也 有鵲鵲來巢 師已曰異哉吾聞文公之世重
鵲鵲之鳴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鵲鵲鳴公在執事之
鵲鵲鳴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鵲鵲鳴公在執事之

是今鵲鵲來巢其將及乎 秋書再雪早甚也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
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饗人
檀通而懼乃使其妻扶已以示秦適之妻曰公若欲
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
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
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
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有司遂命公之使速殺
之故公若怨平子季子之雞闔季氏介其雞師氏為
之金距平子怨益宮於師氏故師昭伯亦怨平子臧
三傳束考 八卷十 八十
昭伯之從弟會為護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
平子怒拘臧氏老將掃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
季氏 禮記卿特牲公廟之設 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
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
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貴公果公貴
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
亦無命也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
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師孫師孫以可勸告子家
然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若受其名不
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

○此篇之義也

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于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憑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盪盪蓄民將生心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耶孫曰必殺之公使耶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耶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于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篡謀遂行已夷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

三傳集考 卷十

八

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絕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乃不與盟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雜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高子執簋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徯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

三傳集考 卷十

八

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簣以幣為席以簣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左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三傳集考

八卷十

八三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五

不外公也

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齊侯圖鄆取鄆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廩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文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濊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開與魯師戰于中齊師敗績而歸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射之為殤其御曰又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射之為殤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怨報乃私也將亢子車擊射陳武子中手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哲哉

三傳集考

八卷十

八四

何忌取其耳頰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刺
不庭斷其足繫而棄於車以秋盟于鄆陵公也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弼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單子如晉告急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王城人焚劉王宿于褚氏入于胥靡次于滑

三傳東考 卷十 八五

晉知蹤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豎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

三傳東考 卷十 八六

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邾邠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師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賈潰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

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

附錄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遠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三傳集考

卷十

八七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治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

善物也公曰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

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七

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 吳子欲因楚喪而

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廷州來李

子聘于上國以觀諸侯楚秀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

師遇于窮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

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

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

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

若我何先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

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

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

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先偽足疾入于堀室鱣設

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鉞交於胃遂弑王闔

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

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

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

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楚師聞吳亂而還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

三傳集考

卷十

八八

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讒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有甲焉召鄢將師而告

三傳東考

卷十

八九

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燕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

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凡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秋會于扈令戌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比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

三傳東考

卷十

九

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曾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晉人辭以難孟懿子陽虎伐鄆人將戰于家子曰天

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賤也嗚呼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

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曰仲之子

侯夫子乃以請使重見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

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

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

不使逆君使公復一附錄晉和勝與鄭叔通室和盈

于竟而後逆之 附錄晉和勝與鄭叔通室和盈

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蓄有徒無道矣子懼不勝

姑已若何盈曰神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而勝

曰鈞將皆死使吾君聞勝與侯執和盈之臣

殺之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神氏羊舌氏 初叔向欲

三傳東考 八卷十 九一

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

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

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

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

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

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

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

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

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

伯石

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將 附秋晉韓

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

氏之田以爲三縣 司馬遷年爲祁大夫賈辛爲祁大

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平陽大夫徐安

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徐安

大夫 謂賈辛司馬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

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

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

鱣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

三傳東考 八卷十 九二

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

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

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

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

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

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

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

伯石

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居養秀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通臣從之遂奔楚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人使楚伐夷侵師救徐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三師教潛吳師還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

臣等求名而不德
或曰而多之
不若也
臣等求名而不德
或曰而多之
不若也
臣等求名而不德
或曰而多之
不若也

君命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意
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喪除宗祧以事君則
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
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
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
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皆
公不得歸 各相黑肱以濫來奔君子曰名之不可
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知其已足故君子勤
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十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史記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即平
三傳集考 卷十 九七
此庚子之月日始有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
侯 夏吳伐越越其有吳乎越得而吳伐之必獲
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
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
日忘之閑閑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
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
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
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而微豐于成王
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

國天子微諸侯
不事天子之臣
不事天子之臣
不事天子之臣
不事天子之臣

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
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
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
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
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晉魏舒
弗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
成周魏舒曰魏子必有大志于他日
之論不致他難況我士彌牟營成周揣高卑度厚薄
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通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
三傳集考 卷十 九八
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
韓簡子臨之以馬成命十二月於魏諸大夫大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
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
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
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
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
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
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生有嘉聞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賞以為上卿至於文
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
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

附考

弱公作齊公作罕公作號公作鄆公作大鹵公作
展公作麋公作原公作電公作賴公作蚡公作
三傳考八卷十九九
舍公作災公作夏齊公作意公作成公作二
正公作慶公作侵公作祥公作厥公作愁公作有公作熊公作鄭
慙公作谿公作殺公作末公作朝公作輒公作蠻公作朱公作鄭
間公作父公作逞公作盧公作叛公作輒公作舍公作朱公作郁
公作詣公作大公作世公作鵠公作已公作陽公作世
卻公作寧公作寧公作羽公作蹀公作肱公作世
大公作莒公作人公作

春秋三傳表考第十卷

春秋三傳表考第十一卷

定公

元年春王

公

定無正月者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左孟懿子會城

成周魏子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勢魏子其不免乎是行

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庚寅我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郕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

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

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三傳表考八卷十一

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

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

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

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

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

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安叔寬曰

天高子遠人天之所壞不可夏叔孫成子逆公之

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昭公出故季子蒍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二年 夏桐叛楚吳子使舒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 吳人見蒍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吳軍楚 與夷射姑飲酒於山園乞肉 三年 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焉爲之鼓以鼓之 恩以掃水沃廷邾子望見

之怒則曰夷射姑族焉命執之弗得遂怒自投于牀廢于籬炭遂卒莊公下急而好潔故及是冬盟于郊修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吳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舅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

上傳表考 八卷十一 三

日禮不畢將死外傳且廷見于常子常問蓄貨聚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紡民不食之利聚馬不官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用是以稱賦不夫貨焉則則關於民民無令名於四方之之心將遇以封矣子常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贏餘日已甚四境空虛盜賊日多民無所放是之不厚而蓄聚不厭民之怨怒必大矣楚王下顧於民一國衆之如而所犯必大矣楚王下顧於民一國衆之如蔡侯歸還焉子常爲政而下顧其獨何力以符之蔡侯歸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

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

不服鮮虞人敗晉師于中獲晉觀虎葉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

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

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晉於是乎失諸侯

沈人不曾干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將會

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

也其使祝佗從公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

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

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

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

三傳束考 卷十一 四

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

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曰聞諸道路不

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長弘曰信蔡叔康叔之

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

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

后氏之璜封父之繁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句氏尾句氏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

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

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

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

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繆氏終葵氏封畛土

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上以共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

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

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

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

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

甚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

三傳束考 卷十一 五

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

遠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同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

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

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

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曹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周

內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

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反自召陵歸子大板未至而卒晉納子為之體甚
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姑當無
恃寵無違同無欺禮無驕能 秋楚為沈故圖蔡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究也伯氏之族出
伯州犂之孫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
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治漢而與之上下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
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
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水也我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
三傳東考 卷十一 六
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
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
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
王晨請於闔廬曰楚凡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
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
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
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

公孫曰父不受誅
子復讎可也父受
誅子復讎推刃之
道也復讎不除害
則友相衛而不相
親古之道也

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幾有
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
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楚子取其
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
象以奔吳師 公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
干闔廬闔廬曰壯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
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
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
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
三傳東考 卷十一 七
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
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
聞之怒為是與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
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
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與師而救蔡 左庚辰吳入
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
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
澁傷 初司馬戍闔廬故恥為禽馬謂其臣曰誰能免
吾首吳句卑曰臣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
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濟江入于雲中 王變盜攻

之王孫由于以背受王奔鄭建負季鄭公辛之第
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子旗有德於上不知度與
討臣誰敢離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離詩曰不
侮矜寡不畏彊禦遠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
也滅宗廢祀非也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
殺女鬬辛與其弟樂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
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
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
三傳東考 八卷十一
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
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
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
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
敗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金鐘
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中包胥曰勉之子
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
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

發是時之諸侯
也下言歸之者蓋
通也

發是日八馬無
也

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
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
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
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
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
首而坐秦師乃出穀吳興師伐楚壞宗廟徙陳器
捷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
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
者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
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
三傳東考 八卷十一
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眾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
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至五年夏歸粟于
蔡以則至越入吳吳在楚也申包胥以秦師至秦
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榮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
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子期子蒲滅
唐大梁王歸自立也以與王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
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
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敬舊祀豈憚焚之焚之
而又戰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王之奔隨

成曰藍尹齊涉其幣不與王無及寧王欲殺之子西
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
王賞闕辛王孫由于鍾建闕巢申包胥闕懷
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外傳子西
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舉臣懼矣王曰
夫子期之二子耶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
乎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遂逃賞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所以為女子遠丈夫
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
從從王使由子城藥復命于西問高厚焉弗知子
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
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
其戈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吳犬子修
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又陵師敗于繁
子遷郢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六月季平子
三傳東考 八卷十一

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欽仲梁
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秋陽虎囚季桓子
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
門之內逐公父歇及秦湍皆奔齊 晉士鞅圖鮮虞
之役也 六平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取匡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周德嗣率王子朝之徒
於是乎伐焉晉將負秦孤人謂外晉禍沒成周且
城晉王王處于如猶勝德嗣之亂德嗣入于雋泉
以叛單武公劉桓公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
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
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

穀梁傳中城者三

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鑑
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怨蒙
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奴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
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
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樂季之孟孫
若不能居魯而息有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
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如焉獻子
謂前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難何如焉獻子
以為公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秋宋樂祁
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
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
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
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瀾而行趙簡
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
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
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
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

殯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齊國夏
伐我陽虎御李桓于公飲處父御孟懿子將齊師齊
恃有司余必殺文虎懼乃還八年春王正月公
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
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
一人俱斃偃且射于鉏中顏殯顏息射人中眉退曰
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桓傷足而先二月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
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為不見莊者曰孫在此必
也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
三傳表考 八卷十一
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
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
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佗佗拔衛侯之手及挽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
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
王孫賈使次于如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且曰寡
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
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
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

公室之公逐記去
者三人定公勝記
者五人

不皆負羈紼以從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
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公
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
皆曰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賈焉何
運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
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
也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
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
氏已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三傳表考 八卷十一
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卒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
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
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詐謂林
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
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遠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
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季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
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
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

公孫何驥
白子孫何驥

獻公之得之
見下武陽虎以
辭也

武叔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
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
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
暇追余從者曰噫速駕公飲陽在公飲陽請追之孟
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
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九年夏陽
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
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
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謀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
三傳未考 八卷十一 十四
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舊若之何取之
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
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
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顧宋乃囚
諸西鄙載惡靈寢於其中而逃奔宋遂奔晉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公陽虎專季氏季氏專
魯國陽虎拘季孫孟孫與叔孫氏迭而食之俄而殺
其叔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殺我則於是

至乎曰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
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
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
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
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駢馬而由乎孟氏
陽虎從而射之夫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
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
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俄而
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飲處父帥師而至僅然後
得免自是走之晉 左 所錄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
三傳未考 八卷十一 十五
於是三章取形管焉羊旋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
道不棄其人詩云說帶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
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
動能 秋齊侯伐晉夷儀 齊侯伐晉夷儀 齊侯伐晉夷儀
公孫何驥 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齊下東郭書後下
衆者之謂今人難焉猛急曰吾從子如勝之勝 晉
車千乘在中半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
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半中半
人欲伐之衛楮師圍亡在中半曰衛雖小其君在焉
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騎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
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檮媚杏於衛 齊侯致檮媚杏於衛 齊侯致檮媚杏於衛

先登者臣從之先登者臣從之暫物而木雖裂公使視東郭書曰乃
大子也也者謂子辭曰彼有恭也乃貴學而齊師之在
夷儀也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
得其尸公三三之與之辱與直蓋而先歸之生引
者以師哭之者以師哭之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
其谷其谷
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
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
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
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
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
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
三傳東考 八卷十一 十六
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
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
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于蓋圖之夫享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
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
從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
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
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

孔子弟子季
孫三月不違齊人
是來歸之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
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肆於魯君之幕下
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
出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私煩谷之會
見之矣左晉趙鞅圍衛
之宵牆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於其西門而守
基門中曰請報衛氏之役洩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
往必不敵日中不敵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而如插日中不敵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晉人遂殺洩佗何故是執洩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
死洩佗亦無禮胡不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
三傳東考 八卷十一 十七
立之而卒公若為郕宰武叔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
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
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
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
叔怒子園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圖郕弗克叔孫
謂師工帥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
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
猶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
如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

將遷邱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圖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邱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

三傳東考

卷十一

十八

趙執言於晉侯曰諸

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執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姑使淵代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淵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犬行士執曰宋必叛不如止諸州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尸以成焉乃止諸州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宋公子地壁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必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

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冬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十一年春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三傳東考

卷十一

十九

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邱衛公孟彊伐曹克如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墮邱衛公孟彊伐曹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素厲寧為無勇費人以襲費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孔子行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左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

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

公圖成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齊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而意滋曰可說師伐河內

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欲謀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

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

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使其從者說劔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

私宥計於午也二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夏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睦故不與圖邯鄲將作

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

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

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

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

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

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

之冬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

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

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

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

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爲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梁嬰父惡

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

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

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

二子既伏其罪矣故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我死莫矣乃縊

而范氏定祀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

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

乎文子曰然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

臣可以免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

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禮記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所以爲其名者君曰昔者衛

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

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

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

文乎故謂夫子 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

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十四年春

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頗子

將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

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
 于攜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
 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
 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
 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閭廬廬傷
 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
 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
 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晉人圖朝歌公會
 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閭 謀殺范中行氏折成胡小
 于齊中不 王桃甲率秋師以襲齊戰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也 渠 石尚諫
 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 左衛侯為夫
 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瞶獻孟于齊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父猥大子羞之謂
 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
 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
 見其色帶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
 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驅出奔鄭 大子告人曰戲
 陽速殺余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
 將我母殺之而殺我人將以余殺余是故許而弗為
 也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
 觀焉和子執王高其容仰公受王卑其容俯子貢曰

國語卷之四
 之考也

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
 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
 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
 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
 為主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
 胡者楚既定胡子約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
 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公覺仲尼
 日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鄭軍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遽
 附考
 二 公殺拔 姓公作歸 皐 鮑公作成 圉公作
 柏公殺舉 公作 鄧公殺 三 公作 速公作 沙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安南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有公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章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公作
 春秋三傳東考第十一卷

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王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蔽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吳侵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蓄焉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當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外傳闔廬問一焉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若驚符一士若當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伯曰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

劉成之也
以爲不令衛父
有子子不得有父
也 不以父命
王父命以王父命
命父命是父之行
子子也不以家事
命王事以王事解
家事是上之行子
下也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郕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郕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郕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申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殺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

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繇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繇栗十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邾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繇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三傳束考 卷十二 五

簡子曰吾伏咥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劑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劑皆絕外傳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盟其盟也而後入是昭余雖也公如正通曰昔先主文子少蒙於難有孝德以出在公後其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去其師保其於其身以成其名德失則失其德而失其德則失其身矣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盟其盟也而後入是昭余雖也公如正通曰昔先主文子少蒙於難有孝德以出在公後其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去其師保其於其身以成其名德失則失其德而失其德則失其身矣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

蒯聵此衛事也其先國豈可也子不國人也不然既子衛者子不有父也

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驪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葦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李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於是乎三傳束考 卷十二 六

去表之柔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告而止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平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朝告曰夫子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當正當不反

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翮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

射之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闕曰吳

國之社以爲國也
代也其民亡國之
社不得連上也

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音之期繫於及霍單浮
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折與
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莧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
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戶
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范氏世爲新鄉其弘率到文公故周與范氏趙氏
爲討國人殺長弘趙鞅國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
三傳東考 八卷十二
即使其從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郢秋齊陳乞
荀寅奔新處趙鞅奔臨施逐之遂墮五年荀寅奔
國夏伐齊齊人殺之范氏之臣王生惡孫柳言諸公
子使爲桓人昭子曰夫非而離乎對曰私讎不及公
好不廢過惡不去善伐之程也臣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吾不可以得之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中也 齊燕
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繄如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
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公曰二三子聞於寡人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
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齊羣公子於萊秋
齊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

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
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六年春晉伐齊
虞治范氏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
干城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駢乘焉所從必
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
必偏我盍去諸國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
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
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
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
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
三傳東考 八卷十二
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
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
追之國夏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秋七月楚子在
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
不如死魯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
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
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雲卒于城父
子聞退曰若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子從君之
命願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
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宜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
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
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
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三傳集考 下卷十二

九

出萊門而告之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
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立之將盟鮑子
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
於鮑子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
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
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
退敢不唯子是從廢典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
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當如公
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與於器不

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
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
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
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
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
諸吳冒淳公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
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
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
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
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

三傳集考 八卷十二

十

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
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
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於是皆之陳乞
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
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雷諸大夫見之皆
色然而駭開之則闕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
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
自是往弒舍左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晉師
侵衛衛不復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
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曾不可以後

宋且魯卑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
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
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
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
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
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
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
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

三傳集考

卷十二

十一

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
鄆以吳爲無能爲也 季康子欲伐和乃饗大夫以
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
也皆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
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
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
不言魯德如和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和
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
許曰魯擊柝聞於和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

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和處其公宮
衆師盡掠和衆保于繹師宵掠以和子益來獻于毫
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
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疆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
爾聞公孫疆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
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
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
乃行疆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

三傳集考

卷十二

十二

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秦丘據丘大城鍾和八年春
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
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
之 和茅夷鴻以束帛乘常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
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
小國和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
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
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和賦
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
和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自名而無情伐之

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
子遠不適雖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
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
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
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
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待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
讎也夫魯齊晉之辱辱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
吳竟田焉拘帥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
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
三傳東考 卷十二 十三
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
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
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
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
百人若有與焉及後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
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
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上

左傳卷之六也
季康子以吳師
之即伯而進之
則侯通焉多矣
情勢與此亦殊
左傳卷之六也
左傳卷之六也

左傳卷之六也
左傳卷之六也
左傳卷之六也

國也吳輕而速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
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夏齊鮑牧帥師
伐我取謹及闚 公為以知婁子益來也 左齊侯
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和子秋及齊平城賓如
如齊蒞盟齊閭丘明來蒞盟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
及闚 鮑牧又謂季康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曰
之則公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
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海廢之以入遂殺之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嚴寡人
聞命今天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鄭武子
三傳東考 卷十二 十四
之嬖許殺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
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
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知張
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 陳即吳 秋宋公伐鄭趙
戰小段陽可以興兵利以伐楚史趙史墨史欒史
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楚史趙史墨史欒史
宋不吉史墨曰臨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
也夫帝為火師養性其後也水勝火伐楚則可史
曰是鄭如川之滿不可勝也鄭方有罪 邾子又無
不可救也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乃止 邾子又無
道吳子使大子餘計之囚諸樓臺拊之以棘使諸
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十年春知隱公來奔齊甥也
故遂奔齊 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公會吳子知子知

子伐齊南鄙師于郎齊人弑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
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
吳師乃還吳城和溝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
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棄吉行也於冬楚
是子取聲及轅毀高唐之郭使及賴而還
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
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
安民乃還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
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若之何求
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
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
三傳來考卷十二十五
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
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
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
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
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
右師顏羽御郕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
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
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

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
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
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刺而踰之如之眾
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
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
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
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
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
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戰曰驅之公為與其
佳王錡乘皆死皆屠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
三傳來考卷十二十五
無陽也冉有用子於齊師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
故也道渴其族轅頗進猶醴梁獲服膺焉喜曰何其
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吳子使來復倣師為郊戰
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
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
中軍高無不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
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立明相厲也桑掩胥御
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
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
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

10

10

因且夾德懼不怠
又請少待之乃先
晉人

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乃命范蠡率師

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

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薪采者有以告者
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
面涕沾袍禮記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極在側曰君子何嚮志
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故謀閤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大人世以及焉禮城郭溝洫仁義讓以爲國禮義以爲紀有不以其儀者殺之是以爲殃是謂小康我欲觀夏道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我欲觀夏道故之宋而不足徵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齋吳敢易共常古是謂大假戲筆及尸君非禮

[illegible]

哀公下

附錄左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躒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禮記哀公問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小人知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

三傳束考 卷十二

二五

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知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旣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遠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成

子兄第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陳恒弑其君士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

三傳束考 卷十二

二六

後也故不敢不言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輦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輦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天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公曰所難子者上

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難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驛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 初孟孺子

三傳東考

卷十二

二十七

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成叛于齊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營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荷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幣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讎與闔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麋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將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慙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

三傳東考

卷十二

二十八

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

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寄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遂入適伯姬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駕乘車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

三傳東考

卷十二

二十九

大子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衛侯使馭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毋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東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出奔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

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衛侯爲虎幄於藉圖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良夫乘束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掾之趙鞅圍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

三傳東考

卷十二

三十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蒯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鬋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奪南氏邑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甘幣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第期少畜於

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
伐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公孫彌半公文要司徒期
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使拳彌入于公宮謀以攻公
鄆子士請樂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
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
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閒也乃出將適蒲彌曰
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彌
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公
為夫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使如越請師叔孫舒
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

三傳東考

八卷十三

三十

子曰君愼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
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
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半亡而有
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
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
公自城鉏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
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
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
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
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

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殺期之甥
之為犬子者遂卒于越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
卒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游於門弟子
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
吾將何依故君子居則致其敬之出則致其
愛之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喪
也而王不與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蓋
曰而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余一
人以在位贊贊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
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

三傳東考

八卷十二

三二

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
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
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
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
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
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
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
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
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
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

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

三傳集考

入卷十二

三三

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葉公在蔡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肖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

三傳集考

入卷十二

三四

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犬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却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

時信謔喜優惜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骨皆曲招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人事至矣天應未也
 乎范蠡對曰天應王矣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必將與
 下地相參越後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必將與
 其死猶南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
 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觸飲無忌國常使其上將導其
 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
 之怨亡人也戰而趨之唯范蠡曰王聞從師者猶殺
 大連亡人也戰而趨之唯范蠡曰王聞從師者猶殺
 之廟吳人出挑戰之一日五反王弗恐范蠡諫曰謀
 之廟吳人出挑戰之一日五反王弗恐范蠡諫曰謀
 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國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
 王欲許之范蠡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
 時弗成天有運形天節不違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
 凶則速孰使我非吳也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五相之利者非吳也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三才之利者非吳也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抱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
 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
 聽君王之命乎王孫推曰子范子助天為虐不忌其不
 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
 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周室之不咸子也故演於
 東海之陵范蠡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謀議者乎子
 覩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謀議者乎子
 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范蠡不報於王擊鼓
 與師以隨使者至姑姑極之怨不傷越民遂滅吳越
 王使人告于吳王曰以民生之長王其無死民生
 於地唯王所安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違王天既降禍
 三百有餘年矣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
 國不在前復當孤之身實失宗辭曰使死者無知則已
 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負也遂自殺越上征上
 國宋鄭魯衛執王之君皆來朝夫
 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宋景曹卒李康

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
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
其可以稱旌繁乎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
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
詰而納賄焉乃止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
梧郭重僕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
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斃也以魯國之
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
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
始有惡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
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
多明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陘氏因
孫于夷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三傳集考

不卷十二

三七

春秋三傳表考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施天遇撰天遇字昌辰武康人是編雖以三傳
為名實以胡傳為去取凡胡傳所駁槩從刊削故
所存僅三傳之事迹又雜引詩書禮記及國語之
文以足之特取備時文之摭摭而已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附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一卷

〔明〕劉城撰

泰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提要

序

五經誌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顯且多矣予少讀左氏傳苦繁多靡記意欲小摘之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英輩各有春秋地名圖譜諸書私僣得其一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爲憾茲者消夏九學參觀三傳隨筆輒有疏議頗與諸說相出入因以餘便別錄地名析爲二卷此在經義最爲粗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于漢晉宋元諸圖譜爲何如也

崇禎癸酉夏五貴池劉城識

春秋左傳地名錄

凡例

五經圖有春秋諸國所都地理又有諸國屬地其間多遺逸錯雜有以采地而入于國都者有以小國而列之屬地者又無別白經傳之辭以便省覽今特錄列國名系之首卷以爲綱而屬地則次爲二卷

京師未可夷于屬地故列之諸國之前

夏商以前國名多有散見者別錄之諸國之後

杜預注左氏其所釋以晉地理志爲主五經圖則問

春秋左傳地名錄

以宋地名參之矣其所次諸國今所屬圖殊爲未備茲錄一遵杜注從其始也

晉地理志曰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于春秋經傳者百

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齊鄭宋紀衛西邾薛許鄆秦曹楚隨黃梁處鄭小邾徐郕郕康郕邾邾來夷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號共宿中失向南燕滕凡戴息都芮魏淳于殺巴州夢羅頓牟葛譚曹遂滑權彭霍耿江冀世道柏微鄆厲項密任須句顧夷頓管雍畢豐邢應蔣茅胙姜介焦沈六樂振牟唐黎郕駘寒有鬲對龍對鄆過有過戈偃陽郕鐸豕

韋唐杜楊幽鄆觀扈郕胡黎大庭駘岐邲三十一國鍾吾蒲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鄆桐亳韓趙

盡亡其處祭極荀賈貳軫絞於餘丘陽其英氏毛羽魯有緡闕鞏蠻夷戎狄不在其間五伯迭興總其盟

會今按有鬲有仍大庭封父之屬皆在夏商以前未

可槩以春秋且淳于州所都瓜州居戎之地亦未可

謂之國也錄中皆分別著之

春秋列國圖說曰春秋之世見于經傳者總一百二

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越宋衛鄭陳蔡邾許莒杞

南燕州梁荀賈凡祭宿鄆原蕢舒鳩滑知黃羅邢魏

春秋左傳地名錄

凡例

二

沈穀譚舒邳白狄類肥鼓式蠻唐潞江鄆權道栢貳

軫絞麥六逆崇戴冀濕厲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

邾邾秋房鮮虞陸渾桐鄆於餘蠻夷戎狄不在其

間今按此圖說舊以爲宋蘇子瞻作先輩嘗辨其非

矣其中取舍考據蓋以左傳漢書春秋纂例參定之

然應畢豐邾之類皆周初所封建豈可以其人不著

于盟會而刪之邪且白狄陸渾雖有國爵實四夷之

尤著者又安可謂蠻夷戎狄不在其間邪茲錄于列

國之後特書四夷以有國爵者列于前其餘以種別

焉

地名如宿向之類公穀以爲邑杜注以爲國今併著之

曲沃翼鄂皆以晉亂而分離歷年未久亦既各若其國矣今併錄之

州國有二一在城陽淳于一在南羈率容未可混而爲一舊圖無別言之者今特並存之

蓼亦有二一在安豐羈一在義陽羈但未知其果皆國否也今存疑亦別錄之

國有名同而字異者如邾公牟傳作邾婁郎公牟傳

作盛之類若屬地則異同者尤衆錄中皆並存之

國名地名皆以所見之先後爲次有先見傳而後見經者注曰某公某年見經

宮廟之名多從其謚如武宮大宮仲子之宮皆弗錄

如清宮之類則錄之以其系乎地也

城門名稱東西南北者弗錄其異者間附之然亦隨筆抄存此類尚多遺漏

古地名有見于人所稱述者亦附錄其中

春秋左傳地名錄卷首

國名

劉城輶

周

京師 凡再遷

王城 平王所遷是謂東周

成周 敬王所遷今之洛陽

列國 凡一百四十有三

魯 姬姓侯爵

宋 子姓公爵

邾 曹姓子爵公牟傳作邾婁隱元年見經

鄭 姬姓伯爵

宿 風姓男爵

蔡 姬姓伯爵周公後

申 姜姓

號 東號姬姓在蔡陽

其 在汲羈共縣

紀 姜姓侯爵

夷 姁姓在城陽莊武

衛 姬姓侯爵

號 西號姬姓公爵在弘農陝縣

向 在譙國龍亢

莒 已姓子爵

齊 姜姓侯爵

極 魯附庸

杞 姬姓侯爵

陳 姬姓侯爵

杞 姬姓侯爵

隱四年見經

隱四年見經

蔡 姬姓侯爵

邢 姬姓侯爵周公後

肥子爵白狄國	鼓子爵白狄之附	戎 <small>昭十六年見經 凡二十五種</small>	戎 <small>居中國而近魯者 隱二年見經</small>	北戎 <small>唐叔子孫別在戎 北狄者</small>	大戎 <small>唐叔子孫別在戎 北狄者</small>	山戎 <small>莊三十年見經 西戎別在中國者</small>	大戎 <small>晉公子所奔 外傳國語凡狄皆作翟內 翟傳凡狄皆作狄惟此從翟特異故別錄之</small>	楊戎	泉戎	伊戎 <small>文八年見經 山夷</small>	戎 <small>赤狄 宣三年見經</small>	甲氏 <small>赤狄別種 宣十六年見經</small>	茅戎 <small>赤狄別種 宣十六年見經</small>	蠻氏 <small>赤狄別種 宣十六年見經</small>	伏義	列國
								拒戎	皐戎	雒戎 <small>文八年見經</small>	赤狄 <small>宣三年見經</small>	留吁 <small>赤狄別種 宣十六年見經</small>	徐吾氏 <small>赤狄之別</small>	濮南蠻		

入庭	郕瑕 <small>古諸侯國 世次莫考</small>	有颺 <small>古諸侯國 世次莫考</small>	神農	列國	列山	虞	四夷	三苗	夏	列國 凡十有三	有莘	有窮	寒	有鬲	斟灌	斟鄩	過	觀	有緡	有仍

商

列國凡十有二

崇文王所伐

姚

魏

芮

畢

逢

四夷

東夷

密須 姑姓文王所伐

邳

駘 在始平武功

岐 在扶風義陽

輦 其地產關鎧

蒲姑

人

春秋左傳地名錄卷上

隱公

元年

蔑 經 魯地公穀傳並作

宿 經 穀梁傳作魯邑

共 左 鄭地 制 左 鄭邑五 京 左 鄭邑

廩 延 左 鄭地 城 穎 左 鄭地 黃 左 宋邑

翼 左 鄭地

二年

潛 經 魯地 向 經 穀梁傳作魯邑

唐 經 魯地 密 經 魯地

三年

石門 經 齊地 盧 左 齊地

四年

牟 經 杞邑 清 經 衛邑 濮 經 陳地

五年

棠 經 魯地 長葛 經 鄭地 曲沃 左 晉邑

翼 <small>左 晉舊記</small>	隨 <small>左 晉地</small>	牧 <small>左 衛邑</small>
六年	艾 <small>左 齊地</small>	鄂 <small>左 晉邑</small>
七年	中丘 <small>左 晉邑</small>	楚丘 <small>左 衛地</small>
八年	垂 <small>左 衛地</small>	妨 <small>左 鄭邑公 瓦屋 經</small>
浮來 <small>左 紀邑公穀 傳並作包來</small>	大丘 <small>左 卽垂也</small>	
溫 <small>左 周邑</small>		
九年	防 <small>左 魯地公 羊傳作邢</small>	
十年	菅 <small>左 宋地</small>	郛 <small>左 宋地 防 經</small>
鄧 <small>左 宋地</small>	老桃 <small>左 宋地</small>	
十有一年	時來 <small>左 鄭地公穀 傳並作邢黎</small>	邾 <small>左 卽時來也</small>
鄆 <small>左</small>	劉 <small>左</small>	薦 <small>左</small>
邢 <small>左 以上四邑皆鄭地而周取其田者</small>	原 <small>左</small>	

緜 <small>左</small>	樊 <small>左</small>	臨邛 <small>左</small>
橫茅 <small>左</small>	向 <small>左 襄十四 年見 經屬鄭盟</small>	
州 <small>左</small>	陘 <small>左</small>	
懷 <small>左 以上十二邑皆鄭公之田周不能有而以與鄭易四邑</small>	菟裘 <small>左 鄭地</small>	狐壤 <small>左 鄭地</small>
桓公		
元年	許 <small>左 鄭以璧假之 越 衛地近垂</small>	
二年		
稷 <small>左 宋地</small>	條 <small>左 晉地</small>	千畝 <small>左 晉地</small>
陘庭 <small>左 魯南鄭邑</small>		
三年	蕪 <small>左 齊邑</small>	蒲 <small>左 衛地</small>
汾隰 <small>左 汾水邊</small>	謹 <small>左 魯地定三年見經</small>	
五年	祝丘 <small>左 魯地</small>	緡葛 <small>左 鄭地</small>
六年	成 <small>左 魯地公羊傳 作盛穀梁傳作邾</small>	瑕 <small>左 衛地</small>

七年	咸丘 <small>經 魯地</small>	郊 <small>左 王城</small>
八年	沈鹿 <small>左 楚地</small>	速杞 <small>左 隨地</small>
九年	鄧 <small>左 鄧南鄧</small>	
十年	桃丘 <small>經 衛地</small>	共池 <small>左 衛地</small>
十有一年	惡曹 <small>經 杜注 鄆</small>	折 <small>杜注 鄆</small>
十有二年	曲池 <small>經 魯地 公</small>	穀丘 <small>經 宋地</small>
	虛 <small>經 羊傳 宋地 公</small>	武父 <small>經 鄭地</small>
	句瀆之丘 <small>左 文穀丘也</small>	彭 <small>楚水名</small>
十有三年	荒谷 <small>左 楚地</small>	冶父 <small>左 楚地</small>
十有四年		

十有五年	牛首 <small>左 鄭邑</small>	
十有六年	艾 <small>經 齊地 見隱六年公</small>	樸 <small>經 鄭別</small>
十有七年	莘 <small>左 衛地</small>	
十有八年	黃 <small>經 齊地</small>	趙 <small>經 魯地</small>
十有九年	莊公	奚 <small>經 魯地 穀</small>
元年	灤 <small>經 齊水名</small>	首止 <small>左 衛地 倍五年見</small>
二年	邾 <small>經</small>	郛 <small>經</small>
三年	於餘丘 <small>經 邑名 杜預注 作國名</small>	禚 <small>經 羊傳 齊地 公</small>
四年	鄆 <small>經 紀地</small>	滑 <small>經 魯地 公</small>

一十有七年

經 128-563

新密 <small>左</small> 即新城也 武城 <small>左</small> 楚地	七年	寧母 <small>經</small> 梁傳作寧母 魯地較	八年	洮 <small>經</small> 曹地	采桑 <small>左</small> 晉地	九年	高粱 <small>左</small> 晉地	十年	下國 <small>左</small> 即曲韓 晉地 卷上	十有一年	楊 <small>左</small> 拒 <small>左</small> 泉 <small>左</small>	十有二年	臯 <small>左</small> 以上皆戎邑 伊 <small>左</small> 水名 雒 <small>左</small> 水名	十有三年	郢 <small>左</small> 楚地	十有四年	鹹 <small>經</small> 衛地	雍 <small>左</small> 秦地	緣陵 <small>經</small> 杞邑	沙鹿 <small>經</small> 公羊傳作河上之 邑名穀梁傳作晉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有五年	牡丘 <small>經</small> 杜計闕 匡 <small>經</small> 衛地	婁林 <small>經</small> 徐地	河外 <small>左</small> 即晉之韓也 華山 <small>左</small> 晉山名	解梁城 <small>左</small> 在河東	韓原 <small>左</small> 十年傳及本年經	靈臺 <small>左</small> 周故臺地	王城 <small>左</small> 秦地	河東 <small>左</small> 即晉河外 列城五之也	十有六年	淮 <small>經</small>	狐厨 <small>左</small> 晉邑	受鐸 <small>左</small> 晉邑	昆都 <small>左</small> 晉邑	十有七年	秦表左傳地名 卷上	十有八年	下 <small>經</small> 晉地	十有九年	新里 <small>左</small> 梁伯多築城邑而 無民以責之命曰新里	次睢 <small>左</small> 睢水次也	二十有年	漢東 <small>左</small> 漢水東也	二十有一年	麻 <small>經</small> 齊地	冤圖 <small>左</small> 衛地	皆婁 <small>左</small> 衛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孟經宋地公羊傳
作霍穀梁傳作雋

伊川左即伊水

五鹿左
衛地

桑泉 左
晉地

增補方傳地才金

白衰晉地
廐柳晉地

渭濱左
即渭水濱
原左
屏左

樓左季隗以上晉趙衰妻所生三子之邑

坎左 周地
泥左 鄭南泥也

陽樊左 周地疑卽樊

陽城左周地南陽左陽樊溫原攢茅固邑

商密左
析左

二十有六年

向經 葛地
鄒經 齊地公

二十有七年

騭左
 楚邑
 騭左
 楚邑
 被廬左
 晉地

二十有八年

踐土經地
河陽經晉地
南河左衛之南也

欽孟
衛左
地

襄牛
衛左
地

鄆
左
陵
險
阻
名
出

註
目

漢陽左 卽漢水北
衡雍左 鄭地
孟諸左 宋澤名

息左
楚邑

連穀左
楚地

死濮左
濮水

二十有九年

春秋左傳地名錄

翟泉 經 周地公
羊傳 作狄泉

昌衍 左
魯地

三十年

函陵左鄭地

汜南左鄭地

焦左

晉河外五城邑

瑕左
五城與
之二焦
邑羊

三十有一年

帝丘經 顓頊故墟 重館左 清原左

三十有二年

轂左 闢即函谷 明年見經 南陵左 夏后 北陵左 文王之

三十有三年

皆婁	經 邦地公羊傳皆婁	冀	經 晉邑
原圃	左 鄭圖名	具圉	左 秦圖名
冀	左 晉邑		
文公			
元年			
戚	經 衛邑	縣	左 晉邑
匡	左		
二年			
彭衙	經 秦地	垂隴	經 鄭地公穀
六開	左 陽開之屬凡六	汪	左 秦地
春秋左傳地名錄	卷上		
三年			
王官	左 晉地	郊	左 杜預注作晉
茅津	左 晉河東		
四年			
邠	左 秦邑	新城	左 秦邑
五年			
冀	左 晉邑		
六年			
夷	左 晉地	董	左 晉地
郕	左 晉地		

七年			
鄆	經 晉邑	董陰	左 晉地
鄆陵	左 晉邑	刻首	左 晉地
八年			
暴	經 鄭地	申	左 鄭地
武城	左 晉地		
九年			
狼淵	左 鄭地	壹丘	左 陳邑
十年			
女栗	經 杜注關	厥貉	經 公羊傳作
春秋左傳地名錄	卷上		
少梁	左 秦邑	北微	左 鄭邑
范	左 楚巫之邑		
商	左 楚邑	江	左 水名
期思	左 楚邑	渚宮	左 杜注日
十有一年			
承筐	經 宋地公穀	臧	經 魯地
防渚	左 麋地	錫穴	左 麋地
子駒之門	左 魯		
長丘	左 宋地	郕門	左 宋門名
周首	左 齊邑		
十有二年			
可曲	經 在河東	郕	經 魯邑
郕公羊傳作運		郕	左 郕邑

十有七年	臨品 <small>左</small>	石溪 <small>左</small> 入庸道	仰 <small>左</small> 入庸道	魚 <small>左</small> 以上並庸二邑	鯀 <small>左</small>	方城 <small>左</small> 即楚之方城	選 <small>左</small> 楚地	阪高 <small>左</small> 楚險地	勾瀝 <small>左</small> 楚西界地	涇 <small>左</small> 楚地	神 <small>左</small>	十有三年	羈馬 <small>左</small> 晉邑	杏 <small>左</small> 杜注闕	柴 <small>左</small> 公羊傳作柴	桃林 <small>左</small> 晉塞	諸浮 <small>左</small> 晉地	魏 <small>左</small> 晉邑	河西 <small>左</small> 魏在河東	釋 <small>左</small> 宣十年見經	十有四年	新城 <small>左</small> 宋地	廬 <small>左</small>	十有五年	句驪 <small>左</small> 魯邑	吳丘 <small>左</small> 魯地	十有六年	鄒丘 <small>左</small> 齊地公羊傳作犀丘穀 梁傳作師丘公羊疏作舊丘	泉臺 <small>左</small> 魯宮	泉宮 <small>左</small> 即泉臺	阜山 <small>左</small> 楚地	大林 <small>左</small> 楚邑	陽丘 <small>左</small> 楚邑	訾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年	輶陽 <small>左</small> 楚邑	烝野 <small>左</small> 楚邑	漳瀝 <small>左</small> 漳水邊	阜許 <small>左</small> 楚地	蒙 <small>左</small> 楚澤名	十有八年	申池 <small>左</small> 杜注曰齊南城西門 名中門齊城無池惟此門	宜公	元年	平州 <small>左</small> 齊地	柴林 <small>左</small> 公羊傳作斐	崇 <small>左</small> 經公羊傳作柳傳云柳者何天 子之邑也林堯叟疏作秦之與國	北林 <small>左</small> 在鄭北	二年	大棘 <small>左</small> 在陳留	陰地 <small>左</small> 晉河南山北自 上洛以東至陸渾	桃園 <small>左</small>	首山 <small>左</small> 在河東	三年	鄆 <small>左</small> 鄭地	邲 <small>左</small> 鄭地也見桓七年傳	南里 <small>左</small> 鄭地	葉 <small>左</small> 楚邑	邲垂 <small>左</small> 周地	黃父 <small>左</small> 十五年見經	儵 <small>左</small> 晉鄭之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十有四年	鄆 <small>左</small> 山名	海濱 <small>左</small>	鄆 <small>左</small> 鄭地	十有二年	鄭 <small>左</small> 疑即鄭鄉	辰陵 <small>左</small> 梁傳	十有一年	潁北 <small>左</small> 潁水之北	十有八年	厲 <small>左</small> 鄭地	九年	垂 <small>左</small> 齊地	八年	黑壤 <small>左</small> 即晉黃父地 名兄文十七年傳	七年	懷 <small>左</small> 晉邑	六年	邢丘 <small>左</small> 晉邑
	焚澤 <small>左</small> 在焚陽	管 <small>左</small> 管叔所封地	清丘 <small>左</small> 衛地		沂 <small>左</small> 楚邑	橫函 <small>左</small> 狄地				柳琴 <small>左</small> 鄭地		平陽 <small>左</small> 晉地		向陰 <small>左</small> 晉地				
	黃澤 <small>左</small> 其地多楊柳	敖 <small>左</small> 山名	江南 <small>左</small> 地多在江南 楚國土									滑汭 <small>左</small> 滑水之曲						

華泉 <small>左</small> 水名	莘 <small>左</small> 疑即衛之莘	龍 <small>左</small> 晉邑	新築 <small>左</small> 衛地	二年	赤棘 <small>左</small> 晉地	元年	成公	蜀 <small>左</small> 晉地	十有八年	至 <small>左</small> 疑傳並作至	十有七年	斷道 <small>左</small> 晉地	瓜衍 <small>左</small> 晉縣	輔氏 <small>左</small> 晉邑	無妻 <small>左</small> 晉傳作平妻	十有五年	蒲胥之市 <small>左</small> 楚市名
徐關 <small>左</small> 關也	靡笄 <small>左</small> 山名	巢丘 <small>左</small>	襄 <small>左</small> 鄭地							卷楚 <small>左</small> 即斷道也		野王 <small>左</small>		稷 <small>左</small> 晉地	曲梁 <small>左</small> 晉地		
石窠 <small>左</small> 齊邑	華不注 <small>左</small> 山名	鞠居 <small>左</small> 衛地	袁婁 <small>左</small> 梁傳作婁婁							繪 <small>左</small>							

丘與 <small>左齊邑</small>	馬陘 <small>左齊邑</small>	上鄆 <small>左杜注關</small>
陽橋 <small>左魯地</small>	邢 <small>左晉邑</small>	
三年		
棘 <small>左經汶陽之邑</small>	伯牛 <small>左鄭地</small>	鄆 <small>左鄭地</small>
丘與 <small>左鄭地</small>		
四年		
展陂 <small>左許地</small>	鉏任 <small>左</small>	泠敦 <small>左以上許田</small>
汜祭 <small>左鄭地</small>		
五年		
梁山 <small>左經晉山名</small>	蟲牢 <small>左鄭地</small>	子
六年		
鍼 <small>左</small>	郇瑕 <small>左其地在晉古國名</small>	
新田 <small>左新田爲絳</small>	繞角 <small>左鄭地</small>	
桑隧 <small>左</small>		
七年		
馬陵 <small>左經衛地</small>	州來 <small>左楚邑</small>	鄆 <small>左楚縣</small>
呂 <small>左楚邑</small>		
八年		

渠丘 <small>左昔邑</small>		
九年		
鄆 <small>左經昔別邑</small>	中城 <small>左經魯邑</small>	銅鞮 <small>左晉別縣</small>
十年		
修澤 <small>左</small>	桑田 <small>左晉邑經即號之桑田晉滅號而邑其地也</small>	
十有一年		
鄆 <small>左周邑</small>	鄆 <small>左周溫別邑</small>	
十有二年		
瓊澤 <small>左經杜注關</small>	文剛 <small>左經杜注關</small>	王
十有三年		
保城 <small>左</small>	賁 <small>左滑國肥</small>	涑川 <small>左涑水</small>
河縣 <small>左</small>	郃 <small>左晉邑</small>	麻隧 <small>左</small>
侯麗 <small>左泰水名</small>	新楚 <small>左泰地</small>	
十有五年		
鍾離 <small>左楚邑</small>	暴隧 <small>左鄭地</small>	新石 <small>左楚邑</small>
河上 <small>左宋之河上</small>	睢 <small>左宋水名</small>	睢澶 <small>左睢水之涯</small>
十有六年		

鄆陵	經	沙隨	經	茗丘	經
鄭地		宋地		羊傳作招丘	
汝陰	左	汝水之南		汭陵	左
宋地		宋地		鳴鴈	左
夫渠	左	汭陵	左	在陳留	
壞隕	左	督揚	左	制田	左
魯邑		鄭東地		在蔡陽宛陵	
鳴鹿	左	賴上	左		
陳地					
十有七年					
柯陵	經	狸脈	經	虛	左
鄭西地		杜注關		晉邑	
滑	左	高氏	左	戲童	左
晉邑		鄭地			
曲洧	左	洧水名		徐關	左
鄭地					
清	左	渠	左	駕	左
釐	左	池	左		
		以上楚四邑			
十有八年					
彭城	經	鹿園	經	虛打	經
宋邑		魯所築也		杜注關	
曹門	左	朝邾	左	城邾	左
宋城門		宋邑			
幽丘	左	夷庚	左		
宋邑		此往來			
		要道之通稱			
		靡角	左		
		宋地			

春秋左傳地名錄卷下					
襄公					
元年					
鄆	經	鄭地		狐丘	左
公羊傳作合				晉地	
呂	左	留	左	犬丘	左
宋縣		宋縣		宋地	
二年					
東陽	左				
齊竟上邑					
三年					
長檣	經	雞澤	經	鳩茲	左
晉地		衛地		吳邑	
衡山	左	在吳與		淮上	左
山在吳與		耐水名		吳通中	
四年					
繁陽	左	蒲圃	左	窮石	左
楚地		魯圃場名		古夏界地名	
建	左	古夏少		狐駘	左
康滅澆地		戈左		郭地	
		杆滅豷地			
五年					
善道	經	城棣	左		
杜注關		鄭地			
六年					
棠	左				
宋邑					

七年	鄆經鄭地	鄆經鄭地公穀傳並作
九年	戲經鄭地	郭門鄭城門
十年	陰阪鄭消津	陰口鄭地
十有一年	桓經楚地	著雍左晉地
	訾母左米地	桐門左末城門
	梧左鄭舊地	陽陵左鄭地
	毫城經鄭地公穀傳並作京城	蕭魚左鄭地
	五父之衛左方魯國	北林左鄭地
	瑣左鄭地	濟隧左水名
十有二年	台經魯東邑	楊梁左梁國地
十有三年	庸浦左楚地	
十有四年		

瓜州左其地	棧林左秦地	丘宮左衛近戚地
阿澤左大澤名	臯舟左吳陰監之道	
十有五年	劉經魯地	遇經魯地
十有六年	溴梁經水	溫左
	函氏左許地	湛阪左湛水之阪
十有七年	穰經魯地	重丘左曹邑
	穰公羊傳作澆	陽關左在泰山
十有八年	旅松左魯地近防	澤門左城南門也
	長子左衛縣	純留左衛縣
	平陰左齊地	巫山左在魯縣
	郭左山名齊	雍門左齊城門
	東閭左齊東門	郵棠左齊邑
	沂左水名	揚豚左齊邑
	魚陵左魚齒山也	上棘左
	胥靡左鄭邑	獻于左鄭邑
		雍梁左鄭邑
		梗陽左晉邑
		京茲左在平陰東南
		揚門左齊西門
		淮左水名
		汾左在襄城東北
		旃然左水名出

梅山 <small>左</small> 在密縣	純門 <small>左</small>	魚齒 <small>左</small> 山下有溪水
十有九年	祝柯 <small>經</small> 一各督防侯鄭東督揚水經魯國	武城 <small>經</small> 晉邑
柯 <small>經</small> 街地	泗上 <small>左</small>	高唐 <small>左</small> 齊地
大隧 <small>左</small> 杜注關	二十年	瀉淵 <small>經</small> 衛地
二十有一年	漆 <small>經</small> 邾邑後屬魯	閭丘 <small>經</small> 邾邑
輶輶 <small>左</small> 關名	二十有三年	雍榆 <small>經</small> 晉地
雍榆 <small>經</small> 晉地	朝歌 <small>左</small> 晉地	孟門 <small>左</small> 晉隘道
大行 <small>左</small> 晉山	榮庭 <small>左</small> 晉地	耶 <small>左</small> 晉邑
少水 <small>左</small>	東陽 <small>左</small> 晉山	且子 <small>左</small> 晉地
鹿門 <small>左</small> 晉東門	蒲侯 <small>左</small> 近晉邑	二十有四年

介根 <small>左</small> 晉邑	棘澤 <small>左</small> 鄭地	荒浦 <small>左</small> 舒鳩地
二十有五年	重丘 <small>經</small> 齊地	弁中 <small>左</small> 狄道也
二十有六年	圉 <small>左</small> 衛地	雩婁 <small>左</small>
郕 <small>左</small> 晉邑	樂氏 <small>左</small> 津名	梁 <small>左</small> 鄭城門
羊角 <small>左</small> 衛地	二十有七年	高魚 <small>左</small> 齊地
木門 <small>左</small> 晉邑	二十有八年	魚里 <small>左</small> 齊里名
黃崖 <small>左</small>	二十有九年	嶽 <small>左</small> 齊里名
縣 <small>左</small> 晉邑	三十一年	邱殿 <small>左</small> 齊別都
薦 <small>左</small> 周邑疑	羊肆 <small>左</small> 鄭市列	斗城 <small>左</small> 鄭地名
平時 <small>左</small> 周邑	酸棗 <small>左</small>	墓門 <small>左</small> 之遺鄭城門

三十有一年

楚宮 經 魯公適楚所作宮也故名

陽州 左 魯齊克上邑公羊傳作揚州 昭公二十五年見經 延州 左 吳季札邑

昭公

元年

大邑 經 晉地公穀傳並作大原

雍 左 秦地

蕞 左 鄭城

常儀 左 晉邑

商丘 左 宋地

汾川 左 鄭地

溫 左 鄭地

大夏 左 今晉陽

洮 左 水名

中龍 左 晉邑

莒 左 齊東克邑

州 左 晉邑

四嶽 左 東嶽山 西華山 南嶽山 北嶽山

三塗 左 山名 大行 報 嶽 嶺 尾

江南之夢 左 夢 跨 江

陽城 左 山名 在陽城縣

大室 左 卽中 嶽 嵩山也

荆山 左 在荊州

中南 左 平武功縣 在始 鈞臺 左 夏臺名

孟津 左 紂地 周伐 岐陽 左 岐山 陽 左 康王

塗山 左 會諸侯地 移王 左 吳邑

著丘 左 楚左 棘 左 楚東鄆邑

麻丘 左 楚東鄆邑

丘猶 左 楚東鄆邑

五年

半婁 經 防 經

汾泉 經 魯地公羊傳作 濟泉 梁穀傳作 濟泉

寧風 左 齊地

瑣 左 楚地

萊山 左 南懷 左 楚界

坻箕 左 山名

豫章 左 其地 在江南北 乾 左 楚地 昭 十三年見經

房鍾 左 吳地

七年

塞關 左 齊魯界上關

索氏 左 齊魯界上關

羅汭 左 羅水名

汝清 左 楚界

號	左	燕	濡上	左	水名	章華之臺	左	楚臺名
萊	左	山名	柞	左	山名	羽山	左	堯所葬地
羽淵	左	即羽山淵	原	左	音邑			
八年								
紅	左	魯地	榆	左	音魏邑之地	根牟	左	魯東界
商	左	木地魯西竟						
九年								
夷	左	許遷地	城父	左	即夷也	淮北	左	
濮西	左		井	左	周邑	閭	左	晉縣
穎	左	周邑	戲陽	左				
十年								
虎門	左	齊寢門也	稷	左	杜預注作祀后稷之處林堯叟作齊地名			
莊	左	六軌之道也	鹿門	左	齊城門	棘	左	齊邑
鄭	左	音邑						
十有一年								
比蒲	左	經魯地	稷	左	杜注闕			
厥慙	左	公羊傳作閭	泉丘	左	魯地			
清丘	左	成	岡山	左	大			

不羹	左	楚地不羹有二一在	渠丘	左	齊地
蒲	左	衛邑			
十有二年					
陽	左	北燕別邑	唐	左	即陽也
穎尾	左	穎水之尾	祗官	左	周穆王故官名
十有三年					
平丘	左	經衛地	中犇	左	楚邑
鄧	左		訾梁	左	
棘園	左	棘里良	夏	左	漢水別名
中人	左	解虞地	西河	左	
十有四年					
宗丘	左	楚地			
十有六年					
蒲隧	左	徐地	桑山	左	
十有七年					
長岸	左	楚地	三塗	左	山名在陸渾南
井鹿	左	周地	棘津	左	河津名
十有八年					

白羽	楚邑許遷	四鄰	城也	析	卽白羽
十有九年					
陰	楚地	下陰	楚地	郊	楚邑
耶陽	蔡邑	蟲	楚邑	城父	楚邑
紀郭	左	時門	鄭城門	消淵	左
二十年					
郭殺	梁傳作夢	郭	左	平壽	左
蓋獲	衛郭門名	閭中	曲門中也	關門	左
馬路之衢	衛衢	死鳥	衛地	彭水	左
鬼閭	宋地	聊攝	左	姑尤	左
沛	左	遺臺	左	崔苻	左
二十有一年					
南里	經	舊鄆	左	桑林	左
厨	宋邑	鴻口	吳地	楊門	左
新里	左	公里	左	赭丘	左
睢上					
二十有二年					
昌間	經	魯地	公	皇	經
羊傳	作昌	左	錄	周	地

壽餘	左	揚	左	園車	左	社	左	谿泉	左	任人	左	二十有三年		郊	左	郭	左	箕	左	直人	左	尹道	左	西閭	左	耶	左	二十有四年		巢	左	瑕	左	京皆	左
晉地		周邑		左		周地		左		周邑				周邑		周邑		晉地		周邑		左		周地		卽耶陽				楚邑		敬王邑		周邑	
齊城門		領	左	前城	左	陰	左	汜	左	京楚	左			雞父	左	澤邑	左	晉	左	尹	左	左巷	左	剗	左	遠滋	左			鄒	左	杏	左	圍陽	
		周地		周邑		周地		周邑		左				楚地		左		周邑		周邑		周近東城		周敬王邑		楚地				周地		敬王邑		楚地	
北山	左	劉	左	東園	左	侯氏	左	解	左					狄泉	左	離姑	左	牆人	左	阪道	左	唐	左	三川	左					乾祭	左	河上	左		
洛北芒也		周采邑		周地				周邑						周水		左		周邑		左		周地		渭洛三水也						周王城北門		左			

卷下

承左傳地名彙

士

二十有五年	野井 <small>齊地</small>	曲棘 <small>經宋地</small>	乾侯 <small>左十八年見經</small>
長府 <small>左齊官府名</small>	鑄 <small>左</small>	鞏 <small>左周地</small>	桐汝 <small>左魯里名</small>
僕句 <small>左龜所出地</small>	邱 <small>左魯邑</small>	丘皇 <small>左楚所城</small>	
州屈 <small>左楚所城</small>	蒺 <small>左楚所復</small>		
訾 <small>左楚所還</small>	卷 <small>左楚所郭</small>		
二十有六年	郭陵 <small>經杜注闕</small>	滴 <small>左水名</small>	炊鼻 <small>左魯地</small>
尸氏 <small>左周地</small>	施谷 <small>左周地</small>	渠 <small>左周地</small>	
褚氏 <small>左</small>	荏谷 <small>左周地</small>	關塞 <small>左晉伊關口</small>	
尸 <small>左楚即尸氏</small>	圍澤 <small>左周地</small>	隄上 <small>左周地</small>	
彘 <small>左屬王所流地</small>			
二十有七年			
潛 <small>左楚邑</small>	窮 <small>左</small>	沙汭 <small>左沙水名</small>	
且知 <small>左晉近鄆地</small>			
二十有八年			
鄆 <small>左晉縣</small>	祈 <small>左晉縣</small>	平陵 <small>左晉縣</small>	
梗陽 <small>左晉縣</small>	塗水 <small>左晉縣</small>	馬首 <small>左晉縣</small>	

正 <small>左晉縣</small>	平陽 <small>左晉縣</small>	楊氏 <small>左晉縣</small>
二十有九年		
鄆 <small>左周邑</small>	陽穀 <small>左齊邑</small>	驪川 <small>左古水名</small>
寫桑 <small>左地在魯北</small>	汝濱 <small>左晉所取陸渾地</small>	
三十年		
養 <small>左楚邑</small>	胡田 <small>左故胡子地</small>	
三十有一年		
適歷 <small>左晉地</small>	濫 <small>左經邾邑</small>	六 <small>左楚邑</small>
南岡 <small>左</small>		
三十有二年		
關 <small>左邾邑</small>		
定公		
元年		
大陸 <small>左杜預注云此非禹貢所謂大陸也</small>	寧 <small>左</small>	
邳 <small>左古吳仲遷地</small>		
二年		
雒門 <small>左晉公宮之南門</small>	兩觀 <small>左晉閭也</small>	
三年		

拔 <small>經</small> 杜注關門臺 <small>左</small> 平中 <small>左</small> 晉地	鄭 <small>左</small> 公羊傳作枝 卽拔也	四年	阜 <small>經</small> 鄭地卽城阜 容城 <small>經</small> 許遷地	栢 <small>經</small> 楚地穀 中山 <small>左</small> 鮮虞別名	武父 <small>左</small> 衛北界 圖田 <small>左</small> 鄭穀名 淮汭 <small>左</small> 以上	大隧 <small>左</small> 直轅 <small>左</small> 冥阨 <small>左</small> 漢京三隘	小別 <small>左</small> 大別 <small>左</small> 清發 <small>左</small> 水名	雍蒞 <small>左</small> 雲中 <small>左</small> 卽雲漢川 <small>左</small>	漢陽 <small>左</small> 南	五年	東野 <small>左</small> 魯季氏邑 房 <small>左</small> 稷 <small>左</small> 楚地	軍祥 <small>左</small> 楚地 公婿之谿 <small>左</small> 楚地 稷門 <small>左</small> 魯城南門	脾洩 <small>左</small> 楚邑 康 <small>左</small> 楚所城	六年	豚澤 <small>左</small> 繁楊 <small>左</small> 楚地 繁陽都 <small>左</small>	馮 <small>左</small> 周邑 負黍 <small>左</small> 周邑 狐人 <small>左</small> 周邑	關外 <small>左</small> 周邑 姑蘇 <small>左</small> 周地
--	------------------------------	----	--	---	--	--	--	---	-----------------------	----	---	--	---	----	---	---	---

七年	沙 <small>經</small> 晉地公 儀栗 <small>左</small> 周邑 窮谷 <small>左</small>	瑣 <small>左</small> 卽沙也	八年	瓦 <small>經</small> 衛地 曲沃 <small>經</small> 衛地 穀城 <small>左</small>	簡城 <small>左</small> 郭澤 <small>左</small> 衛地 棘下 <small>左</small> 魯城內地	九年	五氏 <small>經</small> 晉地 萊門 <small>左</small> 陽關邑門 中牟 <small>左</small>	媚 <small>左</small> 齊邑 杏 <small>左</small> 齊邑	十年	夾谷 <small>經</small> 齊地公穀 龜陰 <small>經</small> 魯地	安甫 <small>經</small> 杜注闕 公羊傳作鞏鞏齊地 祝其 <small>左</small> 卽夾谷	寒氏 <small>左</small> 卽五氏也	十有二年	郊 <small>左</small> 魯邑 姑蔑 <small>左</small>	十有三年	垂葭 <small>左</small> 魯地公 蛇淵圃 <small>經</small>	晉陽 <small>經</small> 卽大 耶氏 <small>左</small> 垂葭 耶氏 <small>左</small> 晉邑
----	---	------------------------	----	--	---	----	---	---	----	---	--	--------------------------	------	---	------	--	--

十有四年		楊李 <small>經 吳地公 羊傳作醉李</small>	韋 <small>經 晉地公羊 傳作堅又作擊</small>
莒父 <small>經 魯邑</small>		胥 <small>經 魯邑</small>	陘 <small>左 去 携李七聖地</small>
脾上梁之間 <small>左 即牽也</small>		潞 <small>左 晉地</small>	絳中 <small>左</small>
孟 <small>左 衛邑</small>		百泉 <small>左 鄭地</small>	
十有五年		渠蔭 <small>經 宋地公 羊傳作蓮蔭</small>	老丘 <small>左 宋地</small>
遽挈 <small>左 即渠挈</small>			
哀公			
春秋左傳地名錄 卷下			
元年		夫椒 <small>左 吳椒山</small>	會稽 <small>左 越山名</small>
五鹿 <small>左 疑即衛地</small>		棘蒲 <small>左</small>	綸 <small>左 古有虞邑</small>
二年		渚東 <small>經</small>	沂西 <small>經</small>
鐵 <small>經 在衛戚城 內公羊傳作栗</small>		絞 <small>左 邾邑</small>	句繹 <small>經 邾地</small>
鐵上 <small>左 鐵丘名</small>			
三年		啓陽 <small>經 魯地公 羊傳作開陽</small>	象魏 <small>左 門闕也</small>

四年		負函 <small>左 楚地</small>	繪關 <small>左 楚地</small>	梁 <small>左 衛子邑</small>
霍 <small>左 衛子邑</small>		豐 <small>左 楚邑</small>	上雒 <small>左 晉地</small>	
莧和 <small>左 在上雒東</small>		倉野 <small>左 晉地</small>	少習 <small>左 商縣武關也</small>	
三戶 <small>左 丹水縣北</small>		臨 <small>左 晉邑</small>	邢 <small>左</small>	
任 <small>左</small>		樂 <small>左</small>	郕 <small>左</small>	
逆時 <small>左</small>		陰人 <small>左</small>		
壺口 <small>左 以上皆晉 邑齊伐取之者</small>		栢人 <small>左 晉邑</small>		
五年				
春秋左傳地名錄 卷下				
六年		毗 <small>經 魯地</small>	萊 <small>左 齊東鄙邑</small>	
瑕 <small>經 邾邑</small>		祖 <small>經 晉會吳地 公羊傳作假疑即楚之祖也</small>		
大冥 <small>左 陳地</small>		冀方 <small>左 古冀州</small>	賴 <small>左 齊邑</small>	
句竇之丘 <small>左 齊丘</small>		駘 <small>左 齊邑</small>	受冒淳 <small>左 齊地</small>	
七年		范門 <small>左 邾郭門也</small>	茅 <small>左 邾邑</small>	繹 <small>左 邾山</small>
負瑕 <small>左 邾邑</small>		鄆衍 <small>左 即鄆也</small>	黍丘 <small>左</small>	
揖丘 <small>左</small>		大城 <small>左</small>	鍾 <small>左</small>	

蒙齊地

十八年

鄆楚邑

十九年

冥越地

教東夷地

二十年

艾
吳邑

二十一年

顧齊邑

舟道
齊地

二十二年

養我左傳地名錄

卷下

甬東越地

二十三年

英丘晉地

犁丘 犁丘隈也

二十五年

靈臺
衛侯所爲蒲近晉邑

冷近露

外里衛公所在

二十六年

平莊 衛陵名

空澤
宋邑

連中 館名

空桐 地名

沃宮 木部内宮名

唐孟
宋地

一十七年

聯上

平陽 西平陽

桐丘

爾舒

齊地

濮水名

阪上

陵阪

魯地

孟氏之衡

春秋左傳地名錄

卷下

十一

序

予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讀春秋
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偶一巡攬焉亦自謂粗有
考索也旋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
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如召樊亮單趙子鈔
樂羊舌之類
內傳時皆棄而弗取今併發採補其闕遺試以合諸前
錄庶幾備春秋之版籍云爾雖甚寥寥爲猶賢乎雞肋
也

崇禎丁丑夏五月戊辰貴池劉城輯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劉城輯

國名

周

列國 凡六十有八

祭 畿內國

密 姬姓

衛

榮

芮

號 號叔封于制爲東

魯

鄭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杜 伯爵堯後

房 周昭王所娶國

號 號仲封于弘農爲西號
後遷于上陽又爲南號

晉

滑

杞

繪 姬姓禹後與杞
俱大姬之家

齊

許

申

呂 以上四國俱姜姓四岳
之後大姜之家也

陳

鄆 姬姓仲任氏女爲鄆夫
人後爲鄭武公所滅

鄆 姬姓亦爲鄭
武公所滅

聃

息

鄧

溫	蘓	莘	薛	魏	隗	應	虞	霍	曹	徐	燕	吳	莒	劉	秦	廬	楚
董	顧	昆	鄒	滕	楊	隨	唐	梁	褒	邢	紀	管	蔡	越	朱	譚	羅
以上五國皆昆吾之後在周別封者					姬姓			姬姓伯野	姬姓			管叔封地後人以國為氏					

洛	鮮虞	無終	麗土之翟	東山	驪戎	白翟	令支	徐夷	焦僂	長翟	翟	犬戎	四夷	頓	葵	路	舟人
隗姓赤翟	姬姓		在晉東	阜落氏	西戎別種	赤翟別種	山戎與國	徐州夷	西南蠻別名短人也	孔子時一稱大人夷東夷	隗姓之國	西戎之別	凡三十				禿姓彭祖之別
泉	路	鮮牟	潞	草中之戎	翟祖	東萊	孤竹	山戎	肅慎	夷	夷	姜氏之戎			舒	偃陽	鄒
隗姓赤翟	隗姓赤翟疑卽潞	東夷國		在晉東	晉獻公伐而取之		山戎與國			楚東之夷亦謂東夷		四岳之後				以上陸終弟四子之後	

徐隗姓赤翟	蒲隗姓赤翟
西戎	濮
少典 <small>元一國</small>	
有囂 <small>少典所娶國</small>	
黃帝 <small>元一國</small>	
彤魚 <small>黃帝所娶國</small>	
少昊帝 <small>夷一種</small>	
九黎 <small>顓頊滅之</small>	
帝嚳 <small>夷一種</small>	
春秋傳國語地名錄 <small>國名</small>	甲
三苗 <small>帝堯滅之</small>	
虞 <small>夷一種</small>	
汪芒 <small>長翟國名</small>	
夏凡五國	
有施 <small>音姓桀所娶國</small>	豕韋 <small>商後滅之</small>
昆吾 <small>夏伯</small>	諸稽 <small>商後滅之</small>
巢 <small>湯放桀于巢伯國</small>	
商凡五國 <small>夷一種</small>	
翟 <small>近邠之翟</small>	摯 <small>任姓吳仲之後大任之家</small>

有蘇 <small>已姓殷莘所娶國</small>	大彭 <small>商伯</small>
密須 <small>姑姓文王滅之</small>	
疇與摯同	
春秋傳國語地名錄 <small>國名</small>	五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劉城輯

周語上

商牧即謂商郊涇上涇周水名璫晉采地有人太厲王流於此

召畿內采地召公初食邑也千畝周籍田也宣王三十九年與姜氏之戎戰於此

樊周采地南國謂江漢之間也大原

西周鎬京也三川涇渭汭也伊水出熊耳

洛水出冢領河岐山三川之源

閼門王城門也幸號地崇山高山也夏居陽城所近地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聆隧夏時地名丕山大邳山也牧即牧野

郕即鎬京也韓晉地即韓原街離鄭地見僖二十八年

踐土鄭地

周語中

邲洛邑陽畿內邑溫晉河陽見僖二十八年

殺晉地見僖三十二年原周采地後賜晉田為原大夫邑

范晉采地單周成王封少子孫邑後為氏

郕鄭地趙周穆王封趙父地後為氏

樂晉采邑

周語下

柯陵鄭西見魯成十七年翼晉別都

穀水名在王城之北羽山堯殛鯀地羊舌晉采邑

鞏北山成周在灋水東魏晉邑

翟泉大陸晉藁

魯語上

長勺魯地見魯莊十年重館重魯地有郕魯邑

泗淵泗水在魯城北鮑齊采地京殷京師也

戲山名在西周幽王見殺地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魯語下

涇方城楚北山卞魯邑

號鄭地平丘見魯昭元年郕魯邑

朝歌晉邑離晉地邯鄲晉采邑

會稽山名封在吳魏永安隅山名在吳魏永安縣

齊語

堂魯邑潛魯邑臺衛邑

原衛邑姑與衛邑漆里衛邑

柴夫北燕邑吠狗北燕邑餉陰齊南外地

晉語三		汾陽 晉地	負葵 晉地
晉語二		涑 水名	涪 水名
周 周采地		景霍 晉山名	汾 水名
新城 曲沃也		栢谷 晉地	西山 廣西界山
廣莫 北翟沙漠也		稷桑	
曲沃		蒲城	屈
晉語一		葵丘 以上皆阨塞與戎翟接者	葵茲 晏負 夏領
釜丘 以上皆阨塞與戎翟接者		五鹿	杜丘 以上四塞皆諸夏之關也
中牟		蓋與	
葵丘		夷儀 邢邑	楚丘 衛地
絳 晉邑		陽穀 見魯僖三年	
拘夏 辟耳之谿		汭沙 離州地	西吳 離州地
石抗 晉地名		大行 山名	辟耳 山名
汶山 楚山		荊州 楚城	西河 白翟之西
濟 水名		鄆 紀邑	汝 水名

晉語七		鄆陵	
晉語六		不注 山名	梁山 晉山
桃園 晉園名		靡笄 齊山名	華 齊地
冀 晉邑		寧 晉邑	賈 晉采地
穀 齊地見魯僖二十六年		清原	彼廬 晉地
其 晉地		盟門 原地	城濮 衛地
州 周地		涇 周地	絺鉏 周地
郊 王城		南陽 周地	溫 周地
涓濱 渭水		汜 鄭地	隰城 周地
白衰 晉邑		桑泉 晉邑	郇 晉地
姬 水名		姜 水名	令狐 晉邑
晉語四		河上 晉所許秦五城地	王城 秦
高粱 晉地		河東 秦與晉地	

輔氏 <small>晉地</small>	虛村 <small>宋地</small>	雞丘 <small>魯地 見魯哀三年</small>
曲梁 <small>晉地</small>	蕭魚 <small>鄭地 見魯哀十一年</small>	
晉語八		
櫟 <small>晉地</small>	徒林 <small>唐叔時 林名</small>	岐陽 <small>岐山陽</small>
九京 <small>京當爲原 晉基也</small>	羽淵 <small>即羽山之淵</small>	
晉語九		
鼓 <small>白翟別邑</small>	河陰 <small>晉河南</small>	具山 <small>魯山</small>
敖山 <small>魯山</small>	梗陽 <small>魏氏之邑</small>	下邑 <small>晉邑</small>
晉陽 <small>趙氏邑</small>	鐵衛 <small>地</small>	螻 <small>晉君之園</small>
春秋傳國語是錄 <small>晉鄭</small>		
海	左人 <small>翟邑</small>	中人 <small>翟邑</small>
藍臺 <small>地名</small>	函冶 <small>范皋夷之邑</small>	
鄭語		
潁 <small>水名</small>	鄢	蔽
補	丹	依
采	歷	莘 <small>以上八邑皆 鄭地</small>
茅騏 <small>山名</small>	漆 <small>水名</small>	洧 <small>水名</small>
濮 <small>蠻邑</small>	謝西 <small>謝申伯之國也 其西有九州地</small>	
楚語上		

南海 <small>謂寧蠻之 在楚育者</small>	東官 <small>文軍管各</small>	西廣 <small>楚軍管各</small>
廬 <small>楚邑</small>	鄧 <small>見魯宣十二年</small>	
章華 <small>楚地有臺</small>	乾居 <small>臺名</small>	蜀 <small>魯地</small>
不羹	京 <small>鄭叔段邑</small>	櫟 <small>鄭子元邑</small>
蒲 <small>衛寧廬邑</small>	戚 <small>衛孫林父邑</small>	蕭 <small>宋公子鮑邑</small>
蒙 <small>宋公子鮑邑</small>	升 <small>魯季氏邑 內傳作下</small>	渠丘 <small>齊難廬邑</small>
微衙 <small>秦公子鍼邑</small>	亳 <small>殷都</small>	
巴 <small>巴都</small>	浦 <small>合浦</small>	乾谿 <small>楚東地</small>
春秋傳國語是錄 <small>楚吳</small>		
鄢 <small>楚邑</small>	柏舉 <small>楚地</small>	成臼 <small>洋名</small>
雲連 <small>楚藪</small>	徙洲 <small>楚藪</small>	梁 <small>楚北境</small>
魯陽	貝水 <small>齊水</small>	罔竹 <small>齊申池竹中 也見文十八</small>
吳語		
沮 <small>水名</small>	棘園 <small>棘楚邑 園門也</small>	艾陵 <small>齊地 見魯哀十一年</small>
汶 <small>齊水</small>	沂 <small>水名出泰山</small>	黃池 <small>見魯哀十二年</small>
姑熊夷 <small>吳郊</small>	姑蘇 <small>吳地</small>	東海
栢舉	博 <small>齊別都</small>	禦兒 <small>越地</small>
江北 <small>謂松江去 吳五十里</small>	江南	甬句東 <small>越地 即句章</small>

越語上

三江

謂松江錢塘浦陽也上黨國謂中國也上所之

句無

在諸暨

鄣

姑蔑

今太湖是也

圍

笠澤也見魯哀十七年

沒

地名見哀十九年

越語下

五湖

今太湖也

春秋左傳地名錄

越

七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

浙江巡撫

明劉城撰城字伯宗貴池人是編前列國名後列

地名各以十二公時代為序地名之下各有註少

僅一二字多亦不過六七字蓋隨手集錄姑備記

誦無所考正視後來高士南江永二家之書不及

遠矣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四十一
卷首一卷附八卷（一）

〔明〕張岐然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君

山堂刻本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序

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
事而不亂者。深于春秋者
也。余嘗與虞子仲皞。泛覽
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
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
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
可謂之春秋。又不止于亂
矣。究其弊。率起不平心。以
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

張序

一

習讀者惟知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咎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

張序

二

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卒之殊

有非胡氏意。而妄爲鈎合。漫謂之傳意。猶之陪臣大夫。代相陵也。而其弊率起于過尊胡氏。夫有所過而偏任之。非平也。詩曰。神之

張序

三

聽之。終和且平。凡思持天下平者。非和未有能平者也。初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爲之說。左氏之說

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盡。唐宋諸儒間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約畧經旨。大暢已意。爲春秋功臣。然則今之單任胡

張序

四

氏者。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憎也。夫以水濟水。必無能食者。謂其亡味也。琴瑟專一。必無能聽者。謂其爽音也。穿鑿一家。

支離變眩。必無通解者。謂其離經也。今治春秋。求不離經。雖欲不參合衆家。不可得矣。參合衆家。雖欲不根本三傳。不可得矣。然而

張序

五

三傳注疏之書。苦其不并也。抑又憚煩。大全諸儒之說。苦其不平也。抑又患複輒與吾友舉遠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

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採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

張序

六

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攷諸儒之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

理焉將其不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余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合者而間附已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先以四

張序

一

家五傳之平文平我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余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徒爲胡氏之罪人爾已

仁和張岐然秀初甫

撰



序

春秋為治世之書而後人以專家習之。源流異同之說。猶有闕疑。非必其自繁其義。閔也。各師其是。罔所會通。故就一人之所是者。

序一

偏斷之。不覺其說之流於偃蹇躓齮耳。漢時去宣聖未大遠。學春秋者各尊師說。而公穀蚤出。又以天子受讀。寔為學者所尊尚。左氏晚出。經幾更寘。至東漢

乃定。然獨以賈氏附會符讖。以為大漢源本。陶唐獨左氏有明文可徵。然後為世主所貴。儒者用是息其喙。故人謂鄒氏夾氏之學。不幸而不傳。真可興不平。

卷之二

之嘆也。浸淫及宋。學益繁。術益錮。持其說者。益操戈挾矛。而莫可窮詰。宜乎有安石之廢矣。而後乃康侯折衷衆家。斷以己意。為春秋功臣。然而晦菴時來穿

鑿之譏。豈非以學則未至。而輕於自任乎。我

明舉子家。動言

典制。寔自離經。即有聰明才辯之士。又畏此為繁難之數。間號通經。亦不過取

卷之二

古人所已陳者。涉獵焉已矣。拘牽剿割。蹈襲無已。所固然也。且世之習此者。至於畔背牽合。以博科第。支離所至。并所謂傳義者。亦復謝去。原未嘗有原本聖

經之心。參酌古人之意。又何必不然也。若夫有志之士。欲以明治亂之源流。天人之得失。考徵文而察精意。雖世趨日甚。豈有域此者哉。我友張秀初氏。憫末

卷四

學之失。立名教之坊。六經之書。俱有發明。而經世之志。尤加悱惻。故春秋之業。非所當習。而稽疑標致。較諸家獨詳。笥中著述。有春秋止亂一書。徧取前賢之

說。虛中審定。採其精剔其瑕。意已足者。仍其舊文。疑未析者。附以私說。一難一解。覽者無不愜情。但事多駁古。不敢苟發。遂與予共業南屏。訂定此本。以先天

卷五

下。題曰平文。亦欲使學者每讀一經。即朗然見五傳之全異。瞋目深思。以求開悟。不得以聚訟視古人。亦不得以調停預己意。知其不妨於同。亦不妨於異。然

後止乳一出乳而讀之莫
不曉然於向之昏上若晦
蒙而今之昭上若日月矣
奚患於繩貫之難而學術
之亂乎故始於庚辰孟夏
卒於辛巳仲秋閏月十六

吳序六

而平文之書以成用公世
之習讀是經者肆志其中
以窺古人之全且世值如
文毋古人弔詭立學之難
天可公為學士家慶也已

錢唐吳漢翊舉遠氏

題於大樞樓



吳序七

凡例六則

書名平文者。平其文也。大全於胡傳之文。特大書之。以示宗胡。今胡氏所長。不能度越三家。其佳處與之。頗頗亦足矣。故繫其文。平之。四傳者。舊文。予特增而五。左氏不合外傳。不全也。夫先河後海。或委或源。茲雖矯枉。未過其正矣。

凡例一

古之緣經立傳者。以開拓輔翼爲工。不厭用詁經也。故卓然成一家言。附經固傳。卽離經亦傳。世之習古文辭者。六經之外。如國語左傳公羊穀梁等書。在所必讀。然弘博典實。名物難綜也。深峭簡奧。義意難通也。傳既多。悟經益留滯。但疏註並載。目治實繁于語。附韋註于傳。附杜註于公穀。附

范註何註。庶使學者有不思之得。而免厭苦之勞。

傳以註經。而註復加註。流愈支。文愈隱。實可慮也。三傳既非訓詁之例。無註便不易讀。故存其簡要者一家。若胡氏一傳。已在三傳之中。致其條貫之意。此下似可無煩疏釋。且諸說間有發明古人未到者。秀初

凡例二

復有止亂一書。倘采其精。已倘衆續布。茲不混載。以滋障蔽。昔稱博覽圖書並貴。沿及後世俗學相承。四海形執。昧其東鹵。一人氏號。分爲俞我。源流既惑。所從始終。遂失其統。知有書。幾不知有圖矣。以此言學。寔可嗤笑。今盡取古今圖說。若輿地。若氏族。若年表。及興廢

始終總例之類。盡行考輯。彙成一帖。後之覽者。不厭郡國名蹟。稱謂異同之處。參考不訛。一深求之。將行師據險之略。亦且瞭然指掌間矣。

提要一書。舊僅編目。未備全指。茲乃亡友仲皞虞子所比屬也。仲皞鴻材篤學。爲吾社所夙宗。然安舒靜重。不苟發一言。下安

凡例三

交一客。閉戶著書。盈箱滿篋。予庚辰携笈仙里。始得蚤夜相接。去夏聞予輩究心春秋之義。踴躍語余曰。我于此中竭數年精力。發古人未破之疑者。什已六七。但授之奚囊。錯綜未質。今當盡却諸務。勤為一說。贊子成事。不料美業未終。人琴俱逝。先布此帙。使四方知吾黨留心經學之端。然後

取其所就緒者。與秀初別成一書。以求正有道也。

經史之精華。識者咸有標致。既好尚不佞。彼此之論。甲乙難齊。且識趣未定。一人之書。丹黃互異。名爲各見所長。寔則各露所短。於古文辭義。究何與焉。且端事一家輪廓固隘。而廣羅諸見。彰碍尤多。今盡略諸

凡例四

家評點。唯存句讀。俟天下好學深思之士。朗誦之下。自抒其意。量之所至。不蹈古不襲今。用綴片言。藏同珪璧。亦繁笥之快也。

舉遠氏識



春秋四家五傳平文目次

左傳杜氏序

國語常氏序

公羊范氏序

穀梁何氏序

胡氏傳序

程氏傳序

綱領

諸國典廢說

春秋五傳目次

提要 上卷 下卷

春秋筆削發微圖 內增歷代典圖

名號歸一圖 上卷 下卷

諸國年表

卷首

國語

卷一

隱公一

元年之二年

卷二

隱公二

三年之六年

卷三

隱公三

七年之十一年

卷四

桓公一

元年之四年

春秋五傳目次

卷五

桓公二

五年之十年

卷六

桓公三

十一年之十八年

卷七

莊公一

元年之七年

卷八

莊公二

八年之十四年

卷九

莊公三

十五年之二十三年

卷十

莊公四

二十四年之二十五年

春秋五傳目次

三

卷十一

閔公

元年之二年

卷十二

僖公一

元年之五年

卷十三

僖公二

六年之十五年

卷十四

僖公三

十六年之二十四年

卷十五

僖公四

二十五年之二十八年

卷十六

僖公五

二十九年之三十三年

春秋五傳目次

四

卷十七

文公一

元年之六年

卷十八

文公二

七年之十三年

卷十九

文公三

十四年之十八年

卷二十

宣公一

元年之六年

卷二十一

宣公二

七年之十一年

卷二十二

宣公三

十二年之十八年

春秋五傳目次

五

卷二十三

成公一

元年之五年

卷二十四

成公二

六年之十三年

卷二十五

成公三

十四年之十八年

卷二十六

襄公一

元年之八年

卷二十七

襄公二

九年之十六年

卷二十八

襄公三

十七年之二十三年

春秋五傳目次

六

卷二十九

襄公四

二十四年之二十七年

卷三十

襄公五

二十八年之三十一年

卷三十一

昭公一

元年之四年

卷三十二

昭公二

五年之十年

卷三十三

昭公三

十一年之十四年

卷三十四

昭公四

十五年之二十年

春秋五傳

目次

七

卷三十五

昭公五

二十一年之二十五年

卷三十六

昭公六

二十六年之三十二年

卷三十七

定公一

元年之七年

卷三十八

定公一

八年之十五年

卷三十九

哀公一

元年之七年

卷四十

哀公二

八年之十四年

春秋五傳

目次

八

卷四十一

附錄左傳

哀公三

十五年之二十七年

左氏傳序

杜預著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春秋五傳序

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寄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

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

春秋五傳序

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

壁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其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

春秋五傳序

序

三

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顧子嚴者，雖淺近亦復

名家，故特舉劉賈許顧之遺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

春秋五傳序

序

四

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

宜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曆。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春秋五傳序

五

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音註

杜預按晉書杜預字元凱杜陵人魏孫博學時號杜武庫武帝時爲河南尹荆州都督羊祜舉預自代并征南將軍以平吳功封當陽侯嘗作春秋左傳集解

國語解序

韋昭著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摠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材。博物善作者。以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世。幽春秋五傳序

六

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于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解。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已。憊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註釋。猶有異同。昭以求學淺闇。寡聞閤。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

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嬰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

音註
常昭按三國志韋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從

春秋五傳序

七

丞相孫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邕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邕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請焉格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嚴薛瑩等皆與蔡同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授定衆書孫皓立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憂懼自陳衰老求去皓不聽以不承用詔命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凰二年也曜因獄史上辭與以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又以詰曜華嚴連上疏救之皓終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

公羊傳序

何休著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間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春秋五傳序

八

音註
何休按漢書何休字昭公任城樊人質朴常作公羊墨守左氏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自往勸講儒化大行賈逵按漢書賈逵字景伯平陵人父徽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尚書毛詩達悉傳其業尤個儻有大節明帝時拜爲侍中至和帝時內備雅健兼領秘書甚見信用所著經傳義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稱爲通儒

穀梁傳序

范甯著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僉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固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嶽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愼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春秋五傳序

九

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

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嚮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君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而通者也，凡

春秋五傳序

十

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庸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壞望傾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納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

春秋五傳序

十一

牟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廻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吳天不弔泰山其頽旬旬墓次死亡

無日日月逾邁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凋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集解

音註

范甯按晉范甯字武子潯陽人也博學多所通覽時稱儒雅咸安初拜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文學其被親愛凡朝廷議議訪之甯而由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遣人資給州探幣石以供學用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又起學臺功川彌廣後為刺史王劭免官

春秋五傳序

十二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春秋五傳序

十三

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

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滅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

春秋五傳序

十四

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

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與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音註

胡安國按宋繼胡安國崇安人紹聖中進士擢太學博士靖康初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時以張浚薦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先獻時政論二十一篇尋以疾求去留兼侍讀專講春秋累官至給事中謝良佐嘗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獨秀所著有春秋傳卒謚文定從祀孔子廟庭

系我五傳序

十五

程子傳序 附錄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于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春秋五傳序

十六

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春秋五傳序

十七

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音註

程頤按宋鑑程頤字正叔河南人向之子少有高識非禮不動仁宗時上疏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大臣度爲不起哲宗初紹授西京國子監力辭召見崇寧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爲真儒後入元祐黨籍頤與兄顥明道學出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春秋五傳綱領

胡氏曰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卽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春秋五傳綱領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音註

孟軻按一統志孟軻字子車戰國時齊人受業于思之門道既通游齊梁以仁義說其君不能用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後世累封鄒國亞聖公配孔子庭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

曰春秋以道名分

音註

莊周按史記莊周戰國蒙人嘗爲宋園吏其學無所不通楚威王聞其賢遣使厚

將迎之周日千金里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下月
犧牛乎我寧游戲以快吾志焉若書十餘萬言
猖狂自恣雖當世宿
學不能自解免也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誦其師說曰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春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
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
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

春秋五傳綱領

二

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音註董仲舒按漢書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
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圃以賢良對策勅

武帝勉強學問行道設誠於內等語帝嘉之以
為江都相仲舒學有源委正誼明道之言度越

諸子為
漢醇儒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

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

終乎故止於獲麟

音註王通按前書王通字仲淹龍門人幼篤學
慨然有濟蒼生之志詣長安奏太平十二

策不見用退居河汾教授做古作經又為中說
以擬論語大業初徵不至及卒門人謚曰文中

子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

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
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
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
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
矣

音註邵雍按宋鑑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雍
之才穎異南因葬其親伊水上遂家焉受學李

十餘萬言富弼同馬光呂公著二程子雅敬雍

春秋五傳綱領

三

為市園宅自名其居曰安樂窩春秋時乘小車
出遊城中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舉遺士

補穎州團練推官
不就卒諡康節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

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

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音註張載按宋鑑張載字厚邠人舉進士為
祁州司法歷州判官判召為崇文殿校書

同知太常禮院為人志氣不羣初嘉祐其及釋
老書及而求之六經既見二程子盡棄異學而

學焉神宗立召問治道以敬復三代為對與執
政不合告歸居橫渠危坐一室潛心精思教

人以福關西之士翕然宗之所著有東坡西銘
正蒙橫渠所著未發卒諡曰明淳祐初片節

從祀孔
子廟庭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
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
春秋一句卽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
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爲
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
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
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
春秋五傳綱領

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音註

武縣北南陽城是也七歲讀書日記數千
百言北長豐通六經百家之學推進士第累官
刑部侍郎時憲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
刺史除鱷魚患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歷轉
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僉爲文粹然
一出於正作六經學
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春秋五傳綱領終

春秋諸國興廢說

林堯叟音註括例始末

周

按周黃帝之前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
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
至太王爲狄所逼去幽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
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
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
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
年獲麟之歲也四
十四年敬王崩

魯

按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
佐文武成王有大勲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

春秋五傳

興廢說

五

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
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
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俾侯于魯以輔
周室伯禽爲魯公子考公昔考公九世孫曰惠
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
四十有九年而春秋始作其後二百四十有二
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平王九
百三十三年而頃公營爲楚考烈王所滅遷爲
人家

齊

按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益爲四岳佐
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
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南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
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
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
管仲爲五霸長天下賴之魯僖公穆父之九年

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晉

按晉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言夢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庚字子千歲上武唐剪桐葉爲圭與虞叔戲曰以此封若大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泃之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爲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爲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爲霸主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三十一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魏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爲家人

衛

春秋五傳

與廢說

六

按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爲成王太司寇食采於康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爲衛伯分以大路績夜旃旌大呂之樂命以康誥而封於商庶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魯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爲侯速孫嗣君更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爲庶人

鄭

按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丹友於鄭在榮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南王之難友齊都於就鄒之間因取二焉地前華後河而食漆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

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麟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宋

按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微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封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申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十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杞

按杞姬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

春秋五傳

與廢說

七

血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齊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陳

按陳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商孫周父爲周武王所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肅陳懿公生申公辟辱而下傳圖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朔滅之

吳

按吳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其弟仲雍避少弟季歷賢而有聖子去之荆蠻號曰

勾吳端委以治周禮制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焉
吳太伯太伯仲雍制立斷髮文身以爲俗
遂不通中華後十七世當春秋魯成公六年其
後閭廬之子夫差以強暴霸中國夫差十五年
春秋終後八年
爲越勾踐所滅

楚

按楚芊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
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
之苗裔楚熊爲周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
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荊蠻
千男之田其地居丹陽而都枝江縣是也其後
都鄂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爲楚武王
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
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
簡雍韓宣威威頃襄考烈幽哀負傷十二王
而後秦
滅之

春秋五傳

史記

八

許

按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
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續大嶽之嗣地在潁川
許昌縣今許州是也春秋時國小而近鄭再
滅之以爲俘邑後附楚楚遷之干城父又遷之
于白羽又遷之于葉元公
子結之元年西狩獲麟

秦

按秦嬴姓伯爵出自顓帝孫高辛氏子大業生
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訓鳥獸賜姓焉是爲
姒駘拓駘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
馬大駘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後氏
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公四
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

蔡

世孝公用商微以耕戰霸秦其子惠文君白號
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至二世而亡
按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
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
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爲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
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
滅之

曹

按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
封之其地濟陰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
曹昭公九世桓公終生即伯終生三十五年
曹昭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昭爲宋所滅

北燕

春秋五傳

史記

九

按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若夷佐
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
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
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
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即位獻公十二年西
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
喜坐太子丹事
爲秦所破滅

管

按管姬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與期
於管城陽管縣是也茲與君無疆而有號自茲
與期十一世而茲不始見於春秋其公
庚與而下微不復見後四世而楚滅之

紀

按紀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管晏齊
女又女爲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

鄭入于齊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邾

按邾曹姓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苗裔曹挾于邾為附庸今魯國邾縣是也魯隱公之元年邾儀父克會盟于度其後故從齊侯小白尊周進爵為子克後九世桓公卒之二十九年西狩獲麟邾近魯而小後為楚所併

小邾

按小邾曹姓子爵出自邾挾之後夷父顓頊有功於周周封其子友於邾為附庸春秋時邾黎來始胡魯其地在東海昌慮縣東北邾城是也齊小白霸邾君附從進爵為子始列諸侯謂之小邾

春秋五傳

與廢說

十

虞

按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號

按號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為王卿士號在王室歲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號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浹縣東南號城周室東遷號公忌父號公林父僖為天子之相魯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豳滅之地入于晉

滕

薛

按薛姬姓侯爵文王子叔隰之後也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後六世齊滅之

按薛任姓侯爵黃帝之后奚仲封于薛至獻侯始來朝魯與諸侯盟會

春秋諸國與廢說終

卷之二十一

二

春秋提要卷上

錢塘虞宗瑤仲瞞手輯

周十二王 春秋歷十有四王悼王立未踰年

平王 隱三年崩謚法執事有制曰平名宜曰幽王

桓王 在位二十三年隱四年建元桓十五年崩謚

莊王 在位十五年桓十六年建元莊十二年崩武

僖王 在位五年莊十三年建元十七年崩一曰釐

惠王 在位二十五年莊十八年建元僖八年崩名

襄王 在位三十三年僖九年建元文八年崩辟地

頃王 在位六年文九年建元十四年崩執心動懼

匡王 在位六年文十五年建元宣二年崩貞心大

定王 在位二十一年宣三年建元成五年崩安民

簡王 在位十四年成六年建元襄元年崩平夷不

靈王 在位二十七年襄二年建元二十八年崩亂

景王 在位二十五年襄二十九年建元昭二十二年

悼王 在位二年昭二十三年建元哀十九年

敬王 在位四十四年昭二十三年建元哀十九年

春秋 在位三十九年為哀十四年而春秋終矣

合善典法曰敬名巧景王次于悼王之弟○前于
平者文昌武發成誦康劉昭瑕穆滿恭繁惠懿
孝辟方夷變厲胡宣靜幽宮涅共十三王合文受
命九年武在位七年為二百八十三年後平敬者
元仁貞定介哀去疾思叔襲考嵬威烈于安駟烈
喜顯肅慎規定叔延共十一王一百八十一年始
自文武凡八十三傳至赧王出遷于西二周分治
天下大亂裂為十三傳至赧王出遷于西二周分治
周始絕共八百七十三年

列國見于年表者十九

魯 隱元年至蔡自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入春秋

齊 桓十四年蔡宣公載公考父也隱八年六月卒宣

公 子桓侯封人立桓十七年六月卒桓侯卒子哀侯

獻 舞立莊十九年卒二十七年卒哀侯子穆侯立莊

子 文公申立宣十七年卒宣侯立宣侯立宣侯立宣

春秋 提要 卷上

曹 曹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穆公之子終生也桓

公 十一月卒射姑子傳公夷立三十二年卒昭公

立 僖七年七月卒班子共公襄立文九年八月卒

共 公于文公壽立宣十四年五月卒文公于宣公

立 成十三年五月卒宣公弟成公負芻立襄十

武 公于平公須立十八年三月卒平公于悼公

立 二十七年十月卒悼公弟聲公野立三十二年

野 弒平公弟隱公通立定四年通弒聲公弟靖公

立 八年宋公入曹以伯陽歸而曹亡矣

王庚立十三年四月卒弟平王奔疾立二十六年
九月卒子昭王軫立哀六年七月卒子惠王章立
宋自宣公弟穆公八年入春秋隱三年八月卒宣
公二年十二月卒子閔公捷立十二年八月卒弟
莊公御說立僖九年正月卒太子襄公茲文立二
十三年五月卒子成公王臣立文十六年十二月
卒弟文公鮑立成二年八月卒子共公固立昭十
五年十一月卒子景公頭曼立二十
杞自成公十二年入春秋僖二十三年十一月卒
弟桓公姑容立二十七年來朝文十二年十一月卒
襄六年三月卒子孝公句立二十三年三月卒弟
文公益姑立昭六年正月卒弟平公郁釐立二十
四年八月卒子悼公成立定四年五月卒子隱公
乞立七月秋弟僖公過立哀八年十二月卒子閔
公繼立

春秋提要 卷上

五

陳自桓公鮑二十三年入春秋文公長子也桓五
年正月卒弟厲公佗殺太子免而自立六年秋
殺弟躍立亦為厲公十二年八月卒太子免三弟
長日躍中曰林少曰杵曰林立為莊公莊元年十
月卒宣公杵曰立僖十二年十二月卒子穆公如
立二十八年六月卒子共公朔立文十三年五月
卒子靈公平國立宣十年五月秋靈公子成公午
立襄四年二月卒子哀公溺立昭八年四月卒楚
滅陳十三年楚平王封陳哀公太子偃師之子惠
公吳立定四年二月卒子懷公柳立八年七月卒
子閔公
越立
吳自魯成六年太伯十九世壽夢始入春秋七年
一名壽夢見伐鄭襄十二年九月卒長子諸樊立
十九年五月卒弟夷昧立一名餘昧昭十五年正
月卒夷昧子僚立一名光定十四年卒子夫差立
盧弑僚自立一名光定十四年卒子夫差立

邾魯隱元年三月見儀父後為子莊十六年十二
月卒邾子貜立二十八年四月卒文公遷漆立
文十三年五月卒子定公僂且立成十七年十二
月卒宣公輕立十八年來朝襄十六年晉執宣公
悼公華立昭元年六月卒莊公穿立定三年二月
卒隱公益立哀七年魯執邾子益八年歸邾十年
奔來
莒至魯文十八年見庶其宣六年十月紀公庶其
弑子季佗立成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
黎比公密州立又名買朱鉏襄十六年晉執黎比
公三十年十一月秋三十一年來朝襄十六年八月卒
太子著丘公去疾立十四年來朝襄十六年八月卒
展與復立二十三年來朝莊三十一年四月薛伯卒
薛自魯隱十一年來朝莊三十一年四月薛伯卒
昭三十一年四月秋公穀卒子襄公定立定十
二年春卒比立十三年
秋惠公夷立一名寅

春秋提要 卷上

六

許至魯隱十一年見莊公及許叔立桓十五年入
許許即許穆公新臣莊十六年盟于幽信四年夏
卒僖公業立文五年十月卒昭公錫我立宣十七
年正月卒靈公弢立成十五年遷于葉襄二十六
年八月卒悼公買立昭十八年遷于白羽十九年
五月以斯立定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至魯莊五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哀公獲麟之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公出十二
蔡成十鄭聲之二十陳閔二十齊簡公出十二
十六秦悼悼十一楚惠八吳夫差十五共魯十二
國曹滕邾莒薛許小邾七國不與焉曹仁于哀
之七年宋入陽歸故因其已滅而不見數也滕
始子魯隱七年滕侯卒終于哀十一年七月虞
母卒邾起于隱元年及儀父盟終于哀二十三年
益來奔莒莒見于文十八年來朝其終于昭二十
年邾公許見于隱十一年許莊公許叔終于定六
比試許見于隱十一年許莊公許叔終于定六

年減許元公成立小邪始終皆來朝莊五年即
黎昭十七年穆公凡六小國皆始終存而不數
列而

魯十二公

不尸其位曰隱 在位十一年名息姑自禽父受封
建元桓八年 傳二十三世而至息姑平四十九
弑不書即位

辟土服遠曰桓 在位十八年名軌史記名允隱母
子也隱夫人無考穀以爲乙卯薨之子氏爲隱之
妻公以爲隱之母杜又以爲桓之母也桓夫人文

姜桓王九年建元莊王三
年秋四年七年創去秋冬

勝敵克亂曰莊 在位三十二年桓之子母文姜天
人哀姜莊王四年建元時年十四

未及提娶 卷上

歲惠十五年
不書即位

在國逢難曰閔 在位二年名啟方史記名開避漢
景諱也閔母無考夫人未娶惠十

六年建元時年九歲莊薨般弑慶父夫人利其幼
而立之惠十七年而慶父弑之魯君再弑幾至亡

國皆莊公亡親釋誓過時
後娶之所致也不書即位

小心畏忌曰僖 在位三十三年名申莊公子閔庶
兄母成風夫人聲姜惠十八年建

元襄二十五年
不書即位

慈惠愛民曰文 在位十八年僖公子母聲姜夫人
出姜名與襄二十六年建元匡四

年

善問周達曰宣 在位十八年名倭一名倭文公妾
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匡五年建元

定十六
年薨

安民立政曰成 在位十八年名黑肱宣公十五年
姜夫人齊姜定十七年建元簡十

三年

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在位三十一年名
子嬰胡女敬歸簡十四年
建元時年四歲景三年薨

威儀恭明曰昭 在位二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
齊歸之子夫人孟子景四年建元時年二十歲敬

三年孫齊十年薨乾侯太子衍反務人爲意如所
廢魯于是七年
年無君危哉

安民大慮曰定 在位十五年名宋襄庶子昭弟敬
十一年六月即位追書元年無正

春秋提娶 卷上

月敬二十五年薨○定薨之年奴氏卒葬定奴不
言夫人小君不知定夫人誰與哀十一年孔子自

衛之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
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

折仁短恭曰哀 在位二十七年名湫定公子母定
奴夫人未考敬二十六年建元時

年四歲三十九年絕筆貞定王二年薨○隱元年
至哀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自獲麟而下九君

二百三十三三年而頃公薨爲楚考烈王所滅遷爲
家人○自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所滅遷爲

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譬至使號令不行乃勞
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成守則于五品之祭已爲然

矣而魯十二公亦復類是魯公朝齊晉楚其三十
三而朝周僅三魯大夫聘列國五十八而聘周僅

五而諸侯不知有天子矣于其大夫不知有諸侯
羽父兩帥師而鍾巫兆變慶父兩弑上而魯侯先

萌仲遂入祀代報已擅廢立之兵謀行矣遂東門
連四將遂定強家之詭計季宿城費入卿作三軍

令中軍而楚宮式發幾為野井之前車意如伐葛
怒晉一見止四拒河而寄公納路終踐鵲之來
哭自是都城生盜邑不保而償田于鄰青齊入
冠將士勿謀而用賦于國乃使吳衛王雲入諸
壙則君臣之義絕也隱昧于不再娶之禮而本嫡
抑位以彰前人之愆莊忘其不共戴天之仇而築館
狩以長母氏之愆二十四年而并殺之仇而築館
夫時災及于殷為不慈一十五年而并殺之仇而築館
婦尚早薄其父喪為不孝一十五年而并殺之仇而築館
赤乎殿閣捐宜頌而奔父使是梓死而私事遂殺夷
主而哭新宮于人情何居懲子野而有嘉容斯童
心所使葬先公而遇雨反不如下士之載裝邪上
帝而改葬亦徒爾祖考之陪食則父子之思薄也
仲子以手文為夫人而考官奪嫡齊子以魚唯喪
桓君而孫齊絕親觀社請婚觀幣同贊幸致哀姜
通其仲秋嗣君之條發私屬惡伯繼死遂有出
姜哭大歸勸子卒之情且也昭不別同宗不命不
見不書而吳姬謬為宋子哀不重大昏非薛非商

春秋提要

卷上

九

非齊而制母裝為元配則夫婦之道苦也乃若桓
行而昭公薄友及視而宜公無同父之恩廷昭廢
遇七來七平五見信不由中况伐二十百十三圍
四十四入二十七戰二不侵六十豈日交可三長
久兄弟朋友紛爭如是夫要觀之是何異乎中反
幽死并怨親離益妻赫滅雙弟發荷百祥自是不
享邦君自是不友哉此所以筆起
千平而不得不憤憤于十二公也

五伯

春秋終入吳黃池之役吳楚亦爭伯矣

齊桓公莊十有二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
會于北杏
衣棠之會一桓稱齊四國稱人者本非
受命之伯諸侯共推為盟主以討始亂
正王法與之可也衣棠十一北杏兩師兩出千機
千貫陽殺首止衛母蔡丘兵車會四于桃千機

丘于淮而北
杏為伯之始

晉文公僖二十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得臣復衛封曹之請初無

衛拘宛春而後得臣請戰故雖楚人而及在
晉侯誅意也晉文五書爵伐曹伐衛入曹城濮踐
土獨城濮一戰而伯功利高矣何
不美詞稱揚之則三王之罪人也

秦穆公文三年夏五月秦人伐晉
遂伯西戎僖三
殺歸作秦誓可謂賢矣故文二年孟明報殺之役
復敗彭衙以晉侯主之今又濟河取郊何義哉故

晉侯伐秦秦不報斯善矣
秦襄公僖十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介

春秋提要

卷上

十

齊宋之間以桓九合之盛勝不與衣裳會三十餘
年茲父繼桓桓卒三年而伯滕又不尊事大兄執有
來矣故著罪而書名然執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故
惡其專而稱人大全曰經書執國君十三推成十
五年晉侯執曹伯執得其罪又歸京師故以伯討
與之餘皆齊人悉非伯討也然見執者皆不名推
此年滕嬰齊自外于齊盟哀四年成蠻子赤亂而
無質故名以貶之孫氏云嬰齊遂失國故名亦通
然宋襄從齊桓會鹹會准盟壯丘今繼桓伯去春
首伐齊喪率少長今春首執滕子特強凌弱夏
轉諸夏復秋而圍曹不自有德所以楚風大貌二
十一年春爭鹿上之盟而秋見執于會孟冬盟薄
而釋之猶復二十二年恕鄭如楚而伐之此楚戰
傷泓齊乘其約而圍
之而死將及之也
楚莊王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陳

陵合陳成鄭襄為盟欲討陳夏氏也晉齊二大國
方且致勤于莒秋而莊王獨合諸侯以討少西之
逆所謂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故昔晉于陳與鄭
伯之上予之也楚自威王會孟之後未嘗與晉
于會盟今初土盟而稱晉則與楚宋公稱晉與
子以別楚大夫者與文十六年楚宋公稱晉與
滅庸經滅其罪宜元年與鄭人侵陳宋後十五年
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趙武屈建同盟于宋南北
之勢自楚莊侵宋始故宋書伯將于莊王以伯
也宣三年伐陸渾鄭則圖伯之急矣五年伐鄭
討歸生而經與之八年滅舒蓼懼為中國憂于是
連年伐平陳鄭至辰陵序陳鄭于楚子下遂以諸
侯予楚則雖有入陳納叛之貶而討罪之功足以
掩之此後圖鄭敗晉亦從末滅晉抑盟宋于清丘
而楚滅其附宋之蕭復伐宋圍宋終莊之世必至
宋而莫盛于辰陵之始伯也

春秋提要卷上

十一

晉十一世文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定至獲

年春秋未

文重耳五年僖二十八立三十二卒襄七年僖

三十三立文六卒靈也十四年文七立宣二弒

成也七年宣三立宣九卒景二十年宣九冬

立成十卒厲也八年成十一立十八弒悼周十

六年成十八立襄十五卒平也二十六年襄十六

立昭十卒昭夷六年昭十一立十六卒頃也去疾十

四年昭十七立三十卒定午立在昭三十一年卒

哀二十一年卒在春秋後

滅下陽終于哀十三年晉趙盾多帥師伐衛李氏
曰讀隱桓知王澤之竭趙盾昭定哀知伯烈之衰益
晉伯復盛于悼公之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昭
晉以夷世九君豈無積功著于昭昭昭昭昭昭昭
而不復救嗚呼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晉之微也
大變在夷狄有楚呼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晉之微也
遂弱自召陵有楚呼未有無故而然者也晉之微也
之執晉僂馬北而事楚以東師之禮自吳滅巢城
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也春秋黃池之會吳後然操
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命晉春秋黃池之會吳後然操
晉之失伯實夷狄之張也曰中國晉春秋黃池之會吳後然操
聞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以齊景衛靈宋景
之君其國皆強戮力周旅何畏于吳楚今也齊景
有抑晉伐典之志宋衛魯鄭之君無非攘臂以從
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婁與諸大夫衛而失衛
執宋仲幾樂祁犁而失宋涉佗成何師衛而失衛
春秋提要卷上

十二

荀寅辭蔡而失蔡假羽施于鄭而失鄭是以齊得
盡取諸侯鄭則與齊盟鹹會安甫矣衛則與齊盟
沙次五氏矣晉則與齊會牽宋則與齊會洮矣終
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則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
也曰晉國荷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
叛使六卿諸臣如先大夫之肅皆盡忠以輔公何
憂乎齊衛今也強家多門各求封殖而削弱之禍
獨歸宗國自趙鞅取衛賈五百家勅晉陽之甲自
韓不信執宋命卿不顧踐土之盟自魏舒南面泣
政敢干位以命大事而三晉之盟已成矣則晉之
失伯乃大夫之擅也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
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
范鞅請冠而晉使蒙執趙鞅受揚楯而宋卿賈弼
邯鄲爭賈而三卿胤國或取季氏之賄而昭公勿
納武求蔡侯之貨而伐楚之師徒出或索十牢而
吳人積為口實上下征利而國危又誰咎歟此亦
秋所以謹義理利微之分正君臣上下

曾三桓

仲孫氏

孟孫叔孫氏

季孫氏

僖元年冬

陽之田及費而于文嘉名公輔上卿之兆始應蓋
桓夫人文姜之愛子而季氏獲別之祖也季文季
武世增其業文公葬而東門遂以適庶庶若失
政始逮季氏歷悼平桓于而陽虎竊政康于尊嫡
原其獲奪賜費之初本以忠良之心除慶父賊臣
而絕其受賊之賂乃行父縱遂殺嫡而其後子孫
自相奪嫡武子始專國政而其後家臣又專家政
天之報施豈誅哉伯四年冬叔牙公孫茲會諸
侯之師伐陳而叔孫伯為叔牙之始伯十五年
慶父之始會叔孫及諸侯大夫叔牙之始伯十五年
氏之始會叔孫及諸侯大夫叔牙之始伯十五年
師師叔牙慶父謀殺叔牙伯不世者而茲與叔牙
世為公子之故謹志之春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
春秋提要卷二

自孫叔以後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卿矣是故晉有
仲孫叔孫季孫臧孫齊有齊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
有孫氏齊氏游氏皆世卿也季友仲遂生而賜氏甚
異數矣至有生而賜謚如衛靈之于北宮宣所朱
組先王禮制蕩然矣是故叔牙傳董伯茲孫伯
臣莊叔如京師會伐狄長秋終文之世與仲遂
並如齊諸立宜公殺惡及視叔仲惠伯死焉惠伯
亦叔牙之孫也莊叔傳宜伯僑如侵宋戰鞌圍棘
會穀如齊送女會吳鍾離終成之世議行父于晉
行父釋莒丘而僑如齊齊人立其弟約以為叔
孫後是為穆叔如宋如齊齊人立其弟約以為叔
晉會柯救晉如晉如齊齊人立其弟約以為叔
號四年卒其子孟西仲在為堅牛所殺遂而立昭
子舍如齊如晉又如晉見執如宋昭二十五年傷
公之孫曼國所死舍子不敗嗣為大夫是為叔孫
成子定五年卒子州魚武叔嗣為大夫是為叔孫
穆師伐邾取田盟句澤城降陽陽邾大夫哀之世齊

春秋提要

卷二

三

春秋提要

卷上

古

國書來伐退而蒐乘會吳伐齊奉甲從君夫叔仲
彭生死節之臣也叔孫約盟盟毀中軍強公之臣
也昭子之臣也叔孫約盟盟毀中軍強公之臣
臣則叔孫約之嫡倫如則通君之母堅牛則餓父殺
于州伯則殺于州伯自絕此亦足以振叔牙矣慶父
穆伯叔孫約之嫡倫如則通君之母堅牛則餓父殺
穆伯叔孫約之嫡倫如則通君之母堅牛則餓父殺
教之魯齊人歸其喪又生二子于魯他年來魯
孟獻子愛之或謂而死獻子獲如京師會無妻如
宋侯宋盟虛利以叔孫約宋侯宋盟虛利以叔孫
虎牢如宋會吳善道獻子獲如京師會無妻如
卒子莊子速嗣盟向伐邾襄二十三年卒孟氏之
豐點廢秩立嗣盟向伐邾襄二十三年卒孟氏之
如晉報士鞅之聘襄三十一年卒子襄嗣大夫是
為魯子齊伐魯盟盟拔祿昭二十四年卒子襄
何忌立會成周盟盟拔祿昭二十四年卒子襄
齊盟師費取田盟盟拔祿昭二十四年卒子襄
春秋提要卷上

父先宜叔孝而無後二子知禮而諸死雖以獻子
之德莊子之孝傳子之講禮終子之師聖而伯
卿其亦未免于慶父之餘孽歟

晉八卿 知瑩 魏絳 趙武 荀偃 韓起 樂壓
士魴 魏絳 趙武 荀偃 韓起 樂壓

知瑩其先本荀氏僖二十八年晉文使荀林父將
中行以禦狄又曰中行氏晉襄卒趙盾使先蔑逆
雍于秦林父賦板之三章以贈同僚乃佐上軍以
禦秦師宣十二年邲之戰林父將中軍荀首為下
軍大夫荀偃之父也偃為楚負羈囚首射公子穀
臣獲連尹襄老以二者求之知瑩以襄七年為政

傳稱知武子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三駕伐鄭會
蕭魚而楚不能與爭者也襄十三年瑩卒中行獻
子荀偃爲政蒐繇上治兵襄十五年悼卒平立襄
十九年士匄爲政侵齊至穀聞喪而還穆叔會士
匄于柯懼齊而會晉宣子匄卽范氏也襄二十五
年趙武爲政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子產獻捷于晉
戎服將事趙文子受之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于
趙文子于是晉楚盟于宋南北分伯于是始昭元
年冬趙武卒韓起爲政助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
春秋提要 卷上 五

晉六卿

趙氏范氏知氏荀氏魏氏韓氏也范氏卽八卿士匄士魴之氏獨藥氏不

與傳曰降

趙先與秦同祖裔孫造父爲周穆王御驂騮騶耳
日馳千里西謁王母東滅徐偃王賜趙城因以爲
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自奢盾朔武鞅至于無恤

地過諸侯權重晉君簡子疾五日不寤扁鵲曰晉
秦穆七日寤寤而言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
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
將霸未老而死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夫獻亂文
霸而襄之敗秦于殽已見告矣今主君之病與之
同不出三日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曰我
之帝所樂與百神遊釣天廣樂于九奏萬舞不類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射之中熊來又中帝
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
春秋提要 卷上 十六

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且衰十世而
亡嬴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
安于受言而藏之他日簡子出有當道者曰屏左
右願有以謁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晉且大難帝
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主君之子其必有
代其後且有華政而胡服并二國于翟臣野人致
帝命耳遂不見無幾滅范中行無恤保晉陽原過
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竹三節莫通曰遺無
恤原過告襄子齋三日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

陽侯大吏三月丙戌將使無恤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使賜若林胡之地後世仇王赤黑龍而烏屬鬚眉髭髯大膚大脣大脣修下而馮上左任介乘脊有河室至于休澗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拜受三神之令三國以汾水灌晉陽張孟譚夜出合謀韓魏而滅智氏于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祀三神千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胡服騎射僻地千里王遷信秦及門之言殺牧狂括遂為所滅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

春秋提要

卷上

七

韓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因封韓原以韓為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實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為列侯五世稱王王安為秦所滅魏先與周同姓畢公高之後也武王滅紂封高于畢以畢為姓裔孫畢萬事晉獻滅魏以封卜偃曰其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有眾宜矣六世稱侯侯

之孫稱王王假為秦所滅

范氏始于士會知氏始于荀首荀氏始于荀林父荀氏即中行氏范中行為知瑤所滅知氏又為趙

韓魏所滅

晉三卿

周威烈王

名午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

王常五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趙烈

侯藉六韓景侯度五皆初命為侯左傳終魯悼公

四年是為周貞定王五年自是曠六十一人為

三晉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後

立伯魯之孫浞是為獻子獻子生烈侯藉魏桓子

之孫為文侯斯韓康子之孫為景侯度成烈二十

春秋提要

卷上

四前于安王驕立一十六年晉靖公俱酒二年三

項靖公俱酒三世矣魏文侯斯武侯舉二世矣趙

烈侯藉武侯敬侯章三世矣韓景侯度烈侯取文

侯襄侯四世矣綱目韓君三十四俱酒漢少帝呂

色孺子弘農王魏山陽公齊王芳吳主亮晉陳留

王海西公宋孝陵王魏主營陽王齊王高陵王

陳臨海王隋公唐公唐公唐公唐公唐公唐公

歸一人曰伐見以徒衆于楚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隱即位九年于史策師是未嘗聘朝也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如隱者貶削可也刑不舉而反聘焉其斯以爲不正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糾承命聘弒君之賊故特貶書名又稱爵此責相之意

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

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不責家父之聘常恒所以示責相之意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春秋提要卷上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使王季子來王靈蓋不震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周錫命三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稱天王寵墓祔以濟三綱也

文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止也

成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召伯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來賜公命罪邪召不王畿天子借賞也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也

周歸賑一

定十有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受賑也賑非禮也

周賄葬四

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咺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歸含且賵者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

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春秋提要卷上

周來求三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君取于臣不言求而曰求賻者天王之失道也

恒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遺使需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于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于來求經于求車書曰求車後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稱使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魯君臣朝聘于周八

僖二十有八年夏公朝于王所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

非其所為聚
正本之意也

冬壬申公朝于王所

成十有三年春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

秦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故皆

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

秦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家宰職任至

又天王之禮意厚矣魯既不朝京師又使公子遂往

春秋提要

卷上

王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言敖無使

周之意惟已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

比事可致不

襄二十有四年冬叔孫豹如京師齊人城郊穆叔

王嘉其有禮

公如齊十有一春秋公如齊十有五桓莊四

十有四

桓十有八年春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者許可

至者

莊二十有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正其親

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諸侯祀先公卿大夫

也魯往觀之

二十有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親迎常

此其志何不

僖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公如齊

春秋提要

卷上

王

三十有三年冬十月公如齊○宣四年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卑屈事齊而求安高固

齊高固使齊侯止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此如齊致至而不書月

臣名分之際

夏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王喪不奔而奔齊王葬

卑之等皆致

昭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言在外也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千卿

公如晉二十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巳

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于沓公還鄭伯會公于

成三年夏公如晉公至自晉

其書至自晉

四年夏公如晉

春秋提夏

十年秋七月公如晉

禮也

十有八年春公如晉

襄三年春公如晉

四年冬公如晉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十有二年冬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位也請君無

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昭公既不能諫經守正

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輕復經書公

如晉至河乃復季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

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

五年春公如晉

十有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有五年冬公如晉

二十有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春秋提夏

二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執矜之其造于境弗聽

使請逆于晉晉人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

二十有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定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楚二

襄二十有八年冬十有一月公如楚

昭七年春三月公如楚楚子成章華之臺與諸侯樂之故公如楚

魯大夫聘列國五十有六如楚十九如魯二五如年如衛如楚如齊如陳各一皆因事而聘故不載

桓公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禮娶必親迎桓公不重大

莊公三十二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如齊見其失禮故書

僖公三年冬公子友如齊齊盟○七年秋七

春秋提要卷上 三

月公子友如齊勤伯國○十有三年冬公子友如

文公元年冬十月公孫敖如齊始平于

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之外何以談重志也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執單伯

十有七年冬公子遂如齊之盟

十有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見公子遂叔

立之謀已發于奉使之日

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遂殺子赤及其母弟

宣公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下書會平州則知此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黃齊地乃者復者事未畢

春秋提要卷上 三

十年夏六月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齊侯定位

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季孫亟行歸父既往則以宜公

成公十有一年秋季孫僑如如齊修前好

襄公二十年秋叔老如齊固齊

昭公七年三月叔孫舍如齊盟以結好

九年秋仲孫貜如齊禮也

定公十年冬叔孫州仇如齊侯犯以邱奔齊齊人又致邱叔孫如齊謝

哀公五年冬叔還如齊使卿吊且會葬也

以上如齊不專行聘者亦數之共二十三外又補三條共二十六矣

僖公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

師遂如晉遂如京師魯始聘周遂如晉魯始聘晉來聘使宰宰位尊則天王之意厚矣魯既不朝又使公子遂往又以

以二事出夷京師于列國

三十有一年春公子遂如晉拜曹田

文公五年夏公孫敖如晉慢王事伯

春秋提憂卷上 三七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冬十月公子

遂如晉葬晉襄公

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為單伯叔姬故

秋季孫行父如晉以齊侯西師告晉

宣公十八年秋七月公孫歸父如晉宣公不信于邾交晉方強

齊稍弱因背齊事晉徒以利耳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輕背與國易謀大家而不識本未無成有悔者也

成公六年夏六月公孫嬰齊如晉命代 ○冬季孫

行父如晉

十有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且蒞盟

襄公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

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六年冬季孫宿如晉晉人以鄆故來討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報宜于之聘

十六年冬叔孫豹如晉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時齊叛晉伐魯秋圍成志在

爭伯

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拜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穆叔如晉蒞盟子逆之

春秋提憂卷上 三八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仲孫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二十有九年冬仲孫羯如晉報聘士

昭公二年夏叔弓如晉報韓宣子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晉少姜卒公如宋辭云非仇備情無辱公還宿遂致服焉公不能據禮而妄動又不能行權而輕復昭公失國之因

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隱隱兆于此書矣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曹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適

八年夏四月叔弓如晉賀庶所也

十六年秋九月季孫意如如晉晉侯夷卒卿共葬事畏晉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舍如晉魯取邾師邾人

討舍如晉
晉人執之

定公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鄭伐齊驪公
為晉制之取

匡此獻
鄭俘也

以上如晉共二十七

莊公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內大夫出
聘之始

二十有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越境會
葬違王制委

國事何以無
聚著其效也

文公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季文子聘于
陳且娶焉

春秋提要卷上

以上如陳三

文公十一年秋公子遂如宋言司城蕩意諸而復
之且賀楚師之不害

成公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報華○九年夏季孫行

父如宋致女晉人來滕致女使卿非禮伯姬家著
素行故使卿厚其于歸鄒

慕賢名故爭
勝信其不妬

襄公二年秋七月叔孫豹如宋通嗣
君也

二十年冬十月季孫宿如宋報向氏
之聘

昭公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意如遣正卿為已
逆婦專恣甚矣

以上如宋七缺一

僖公五年夏公孫茲如牟牟小國奉命聘
牟自為逆妻

成公八年春公孫嬰齊如莒因馬陵之盟始復與
莒通○又文七年冬

公孫茲如莒莒盟
前定之盟不在數

襄公六年冬叔孫豹如邾

七年秋季孫宿如衛報子叔之聘且
辭殺非貳也

昭公三年夏叔弓如滕葬滕成公

六年冬叔弓如楚聘且吊房鍾之敗○又僖二十
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拒齊

人之侵西伐
也也不在數

春秋提要卷上

三十

以上如牟如衛如楚如莒如邾如滕各一若令
不在數者則如莒如楚共各二矣○又定十一
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盟始叛晉平六年侵
鄭取匡之怨也則如鄭又一矣但不係聘禮便
不在數平魯大夫如列國
共七十條如宋缺一在外

諸國朝魯四十

曹滕小邾各五 杞邾各七 鄭二

薛紀穀鄧郕郕葛牟蕭各一

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朝魯旅見之始
列國于天子述所賦

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
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

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
儼然受之不辭亦可見隱公之志荒矣

桓二年春王正月滕子來朝桓公弑逆滕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故

滕侯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秋之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程氏皆以杞為紀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為桓立

而朝之故無貶

六年冬紀侯來朝謂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夫魯桓弑君之賊夫人得而討

援其能國乎

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

秋父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

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曹伯既有疾而使世子出危道

春秋提要卷上

也父既有疾而承命朝桓非孝也

十五年夏四月邾人牟人葛人來朝邾牟葛皆附庸之世子也

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皆稱人秋之也

莊五年秋鄆黎來來朝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也

二十三年夏蕭叔朝公公及齊侯遇穀而朝公子齊之穀則非其所也此惜

朝于方岳之禮

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杞伯姬莊公女也莊公愛其女之過春會于泚冬又

歸魯故杞伯來致伯姬也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與其子俱來朝杞伯失夫道伯姬失歸道

魯侯以待父者待子皆非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能修朝禮齊桓請天子進之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及者內為志內女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矣

二十年夏鄆子來朝鄆分南北皆附庸于宋桓二年取鄆大鼎北部也滅在春

秋前此來朝者南部也未滅

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卑杞不共也

文十有一年秋曹伯來朝曹文公即位而來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杞桓公始朝公且謂絕叔姬而無絕

春秋提要卷上

許之

秋滕子來朝滕昭公亦始朝公也曹文公杞桓滕昭相繼來朝皆謂公即位而始朝以

文公之晉庸怠情而僞書乘禮之舊周公禽父之澤猶為諸侯尊敬公乃不思述職之有闕已越再

朝之期不修往觀之禮于京師何謬之甚哉

十有五年夏曹伯來朝曹伯五年再朝而不報亦猶魯之屢朝齊晉而不見

也

宣元年秋邾子來朝魯宣為弑君者所立邾子朝而無貶者既于朝桓貶矣

成四年三月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成公即位始朝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宣公嗣位曹

十八年秋杞伯來朝杞桓公勞公且問晉故公以

晉而請

八月邾子來朝邾宣公即位而來見汪氏曰成公

耳

襄元年九月乙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六年秋滕子來朝滕成公

七年春邾子來朝始朝公也邾少皞之后也先聖

非特蕃王室蓋用夏變夷也于孫多

春秋提要卷上

三

夏四月小邾子來朝小邾穆公

二十一年冬曹伯來朝曹武即位三年而來朝此

師而朝宗國

二十八年夏邾子來朝自晉執邾君魯取邾田至

昭三年秋小邾子來朝是邾悼公來朝邾益微矣

魯昭可有焉

十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小邾穆十五年而再

秋邾子來朝公與之燕仲尼問官而學之告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邾以去年來會未

屈甚

哀二年夏四月滕子來朝汪氏曰自襄六年滕成

朝之中七十有三年矣諸國滕杞曹邾多杞朝

七而止于成十八年曹朝五而止于襄二十一年

小邾朝亦五而止于昭十七年邾朝七而止于定

十五年滕朝五而止于昭十七年邾朝七而止于定

皆列侯而自隱至哀栖栖于兩觀之間蓋微甚矣

齊聘魯五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聖人于年來聘特

有寵愛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變文書弟非倍公

春秋提要卷上

之私也

莊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報公子遂

宣十年冬齊侯使國佐來聘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列國則哀戚

襄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

晉聘魯十有一

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來聘

之始

午及荀庚盟聘而遂盟

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僂如會晉士燮齊

晉為盟主可見魯知不可而不敢違不能立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送公

葬畢三月而後歸卻犇已至堂誠心行聘禮哉直欲迫公使盟耳

十有八年夏晉侯使士甸來聘范宜子來聘且拜朝也

襄元年冬晉侯使荀營來聘簡王崩赴告已及邾方修聘事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無君臣之禮故議之

修聘事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無君臣之禮故議之

八年冬晉侯使士甸來聘告將用師于鄭

十有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也拜師

二十有六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晉為孫氏故召諸侯討罪也

春秋提要卷上

三五

叔來聘召公也

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見易象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

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項公即位通嗣君也

宋聘魯四

成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通嗣

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聘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

盟于劉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毫之盟劉魯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公弱甚矣

昭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衛聘魯四

文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甯俞之謀也

成三年冬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臣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國見其遂事之辱其言及者公與盟不言公見二卿之抗

襄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王崩赴告已及衛方修聘事而不奔喪故

喪故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春秋提要卷上

三六

盟拜武子之言且尋孫桓子之盟

陳鄭秦吳聘魯各一

莊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襄五年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通嗣

文十有二年夏秦伯使術來聘言將

襄二十有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

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為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

楚聘魯三

莊二十有三年夏荆人來聘來聘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楚子思善悔過向慕中國至是其君書爵其臣

襄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聘

盟一百有九凡盟會使臣內為主書及外為主書會別首從而離善惡之首

並始臨黃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盟有勿獲已者而汲汲欲

焉惡隱公之私書字費草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魯及宋人私誓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書盟者惡之宿國

及外稱人

春秋提要 卷上

三七

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舊日謹華夷之辨唐魯地魯書

公尊內戎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子伯各一國紀

兼稱慎國族也密莒邑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石門齊地也特盟之

始尋慮之盟諸侯會盟來告則書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始平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瓦屋周地

也參盟之始釋東門之役書日謹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小國人微而公與盟特言及以譏之

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桓桓與

之盟以定其位越近衛地

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修舊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結怨

為惡曹之盟奪爵示貶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也

春秋提要 卷上

三八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也

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前定之盟故稱使諸

侯兄弟例以字通稱名罪寵愛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平

紀且謀衛故也黃齊地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尋蔑之盟平再

代之楚趙魯地

莊公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蔑蔑魯地及十內為志大夫不名

者義繫于齊而不係于大夫之
名氏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

十有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

平可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幽宋地也衣裳之會四上無明王下無方

伯列國交爭恒始霸天下與之
故書同盟魯始反盟詩不稱公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
滕陳人微者以公子之重臨滕婦之輕其重以失已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

之後盟國之大事以勝婦之輕
及盟主之重譏其輕以失人也

春秋提要 卷上 三十九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高侯盟于防
其不言公諱與

高侯盟也來議結婚
娶魯人女大惡也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魯地也

地也過于穀盟于
扈皆娶結婚好也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

盟于幽
衣裳之會五前此鄭伯嘗貳于齊至是齊桓強盛中國皆歸之鄭伯于是有畏服之心焉而與于盟其所欲也故書同

閔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也前復季

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平魯難定僖公聖人美賢而稱子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

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貫宋地也服江黃也桓之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秋免民左社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齊來尋盟

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其曰屈完進義盟于召陵序桓續

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首止衛地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有憂之

春秋提要 卷上 四十一

控大國扶小國會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
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故曰首止之盟

美之大者也鄭伯逃歸不盟逃者匹夫
之事犯眾不盟深貶之○衣裳之會七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甯母
魯地○衣裳之會八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兵車之會一王人歸今則乞盟于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

也

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葵丘之盟五命之中可謂盡禁

也

也

也

也

吳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故求其載書而不

十有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牡丘書盟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遂次于匡見其救當速而故緩

伯令不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盟曹南非

以不信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用于次唯之社欲以

屬東夷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齊桓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

春秋提要卷上

聖

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春秋沒公人諸侯而諱諱此盟者一以外夷依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諱盟始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邢是衛方病邢地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齊地

二十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

公宋方主會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魯既不能申大義而顧與戰血委言求楚于釋之操縱大權自蠻夷出故釋不

言楚子為魯諱以深取之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

洮洮魯地也修文公好及莒平

向尋洮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

二十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先

後無纂弒之惡楚無故接諸侯圍之何名也故園宋盟而書人楚即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宋方見圍無嫌于

與盟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莒子莒子盟于踐土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而不書去實以全名也衛侯奔莒未絕不名罪晉文

以私怨專置叔武故稱子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子晉人狐宋人公孫齊

春秋提要卷上

聖

人國歸陳人金蔡人秦人小子盟于翟泉翟泉近洛陽王城內子虎與列國盟是為上替列國人夫入天子境雖貴曰士上盟子虎是為下陵故諱公不書與鄭稱人虎與焉正本也

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盟于狄故不地再書衛人而稱及罪衛也盟會

春秋所惡况與戎狄即其

文公二年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不地于晉也諱

之尤不使與公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朝而盟始此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

隴大夫與諸侯始於

隴是始晉討衛故也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也

置其君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况公之不及于會也

冬公孫敖如莒泣盟前定也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趙盾盟于衡雍鄭地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也雒邑天地之中戎釁居之亂華

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示華夷終不可離

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項王立故也

十三年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

春秋提要卷上

伯會公子公如晉衛侯會公子齊請平于晉公皆還鄭伯會公子亦請平于晉公皆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也同外楚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

夷之實荆楚僭號若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矣可不謹乎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自督弒傷諸侯受賂不討使乘宋政

世掌兵權專行不稱君使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盟扈八國之君為界之齊弒君受賂不討矣

賢于秋矣不日晉會諸侯盟而日諸侯盟分惡于諸侯也魯為鄰壤初不與盟會而亦不能討罪亦

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議公不親往○魯及齊平行父會齊侯請盟齊不肯日諸侯君問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

盟于郟丘

十有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齊以公不親盟來討

而齊公出盟鄭丘徒無益

宣公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前定之盟也衛魯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

春秋提要卷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晉會不見公不事盟主又以賄免則不面在已矣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也陳鄭背

晉盟楚而辰陵無貶辭者中國不能令則夷狄進少西氏之逆中國不能謀而楚謀之所謂禮失求

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

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也志同欲也楚

甚矣諸國宜自強可以保耳乃刑性要賈謀以禦楚不滅莫甚故卿貶稱人

賈謀以禦楚不滅莫甚故卿貶稱人

賈謀以禦楚不滅莫甚故卿貶稱人

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也諸侯同欲謀齊釋惟婦成公元年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成公即位未育施舍已責建深寡救之田之也為齊難大故作在甲申將出是師又遣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書及蓋責之恒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垓袁垓齊地也諸國大夫會情欲雪一笑之耻服之也晉又不以德命使齊盡東而質君則亦桀矣由是國子請背城借一推而士之御克使齊飯之使以其詞為之請建于袁垓而與之盟則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及之

春秋提舉卷上

四十五

十有一月公會趙公子嬰齊于獨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趙公子及楚人知也盟者楚也列卿何以楚何以不韓事同既既則從同同正始也公棄晉從之義也是以人諸侯之大夫以見意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晉聘始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也許如楚訟不勝歸而謂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何國諸侯會盟不廢待書以見其皆不臣也七年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晉合八國之君親街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也為放陽之田諸侯武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特書同盟以罪晉也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卻隼來聘已

春秋提舉卷上

四十六

丑及卻隼盟公送非非三月而後歸卻隼已至堂夏季孫行父如晉報聘且十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宋華元克合盟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將討曹十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隼盟于廛晉人執文子于莒丘公還待于邾莒文子謂榮廛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不亦忠乎信哉華忠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叔季孫

十七年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人師于首山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楚知此盟諸侯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

崔杼同盟于虛打

襄公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也出國都以與公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春秋提要卷上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

同盟于戲

武明善陣不戰之法以佐晉悼公與諸

侯伐鄭楚救而不與戰善于屈楚師矣

十有一年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也既盟又板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

盟于劉

十有六年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子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梁

諸侯皆在若欲使大夫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

盟何以獨書大夫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十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春秋提要卷上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也齊成故也高子曰齊以晉不

伐其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

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儀之諸侯晉受崔杼賂

而許之乎故特書曰同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之盟合左師欲彈諸侯之兵于宋請晉楚交見

而諸侯南向朝楚中國之衰自宋盟始故會盟同

地而再言

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杞文公書子賤之也

昭公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昭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航此等宋盟而不書盟者宋盟楚先軼故國請讀舊書晉人許之晉以信為

本故書每先趙武春秋不貴盟也

七年三月叔孫舍如齊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十一年夏五月仲孫穰會邾子盟于陵祥修好禮也

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劉子與盟同懼

春秋提要卷上
四九

夷訴絕兄弟歡惡其勢力不道故詞繁不殺也公獨見辭不與盟疑若可耻臣子當辭而直書何也

晉德不競而矜兵脅詐以諸侯上受天子之老以中國同備篡立之夷不與為幸

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郕陵

講納公而

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援魯地

四年五月公及諸侯盟于卑今定公受國于意如今會諸侯求為此

盟內為志也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鹹衛地也微會于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曲濮衛地也公使鄭斯與何忌使衛皆為

晉故士鞅又自伐之故二國盟以國謀

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汴盟始叛晉也平六年使鄭取匡之

怨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始叛齊也

哀公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三卿並將伐邾取田以盟其君而

二人盟蓋季氏以邾出歸二家報私恩而已不與也

以上干戈至句解共一百有九條其中盟千餘盟于召陵作兩條及荀庚盟及良夫盟作兩條

春秋提要卷上
五

齊侯勿及盟亦一條也若夫有盟而不書盟者宣七年會于黑壤為一條成十二年行父如晉為一條成十二年會于瑯澤為一條昭元年會于說為一條四者皆有盟也合之為一百有九

特盟參盟同盟始終

隱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諸侯會則齊蓋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石門齊地尋虛之盟此特相盟之始

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微會于衛鹹衛地此特相盟之終

隱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春秋

華薄從忠于參盟書口謹其始也瓦屋周地釋東門之役此參盟之始

昭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鄭陵謀納公而不能也此參盟之經

莊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齊桓始霸伐義以盟而魯首其盟故

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幽屬宋地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此同盟之始

昭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城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日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刑楚暴橫陵蔑中華其居固當內結夏盟外攘夷狄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

春秋提要卷上

于不統無積耻自強之志惟官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傾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書同盟劉子與盟同懼

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晉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道諸侯又信發夷之惡絕兄弟之歡求逞私忿問其憂疑如此盟者詞繁而不殺則惡其致力不道為後世鑒也平丘衛地此同盟之終

同盟十有六齊盟二皆同盟周也齊盟十有四皆同外楚也

莊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齊桓始霸而魯首其盟故

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幽屬宋地衣裳之會四齊桓公初主盟此同盟之始

昭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城虎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日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刑楚暴橫陵蔑中華其居固當內結夏盟外攘夷狄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

春秋提要卷上

于不統無積耻自強之志惟官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傾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是以深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書同盟劉子與盟同懼

惡失信也上無明主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仗義以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幽宋地齊桓公初主盟衣裳之會四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

盟于幽前此鄭伯嘗欲于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懷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于是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

故特書同盟初主盟衣裳之會五

文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晉趙盾盾齊侯西同盟于新城同盟于新城同

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荆楚偕號若與同好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宣十有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春秋提要卷上

書同盟志同欲也楚入陳圍鄭取晉滅蕭惡陵甚矣諸侯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于為善可以不保其國耳乃刑牲飲血要質鬼神以禦楚之禍不滅執大于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談失職也清且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

同盟于斷道書同盟志同欲也斷道晉地衛克微

婦人笑于房卻子怒則此盟乃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成五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燕牟許燕鄭伯如

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燕牟鄭服也何以魯天王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九國諸

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燕牟鄭服也何以魯天王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九國諸

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燕牟鄭服也何以魯天王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九國諸

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燕牟鄭服也何以魯天王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九國諸

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燕牟鄭服也何以魯天王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九國諸

侯會盟不廢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也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獲夷狄安美之言故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蓋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九年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杞伯同盟于蒲為汶陽之田諸侯貳于晉晉人懼結之本也特書同盟以罪晉也蒲商地

春秋提要卷上

十有五年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將討曹伯也

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公會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此消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

六月己酉同盟于柯陵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而諸侯還楚人而修盟故稱同又此言同盟尹單與盟之辭也蓋尋戚之盟

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村謀救宋打宋地

襄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

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袁僑如會而韓獻子懼同盟同病楚也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雞澤衛地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

同盟于戲鄭之見伐于楚子馴遂及楚盟而晉師戲夫善陣者不戰知武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獲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也

春秋提要卷上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于北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盟亳北鄭服而同盟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從子晨之謀欲致晉而與之也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晉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聞崔杼之弑知賊不討而受其宗器樂器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如貶云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諸侯即夷儀之所會者重丘齊地晉

人受崔杼之路而許之成故特書曰同

昭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城廐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荆楚暴橫陵蔑中華其君臣常內結夏盟外攘夷狄若勿服也今乃施施然安于不效無憤耻自強之志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貳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未乎是以游惡此會如下文所貶云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劉子與盟同懼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晉主盟中國奉承齊儀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

春秋提要卷上五五絕兄弟之歡求逞私憤問其憂疑如此盟者詞繁而不殺則惡其效力不道為後世鑒也平丘衛地

殊盟二

僖五年春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主世子于首止及以會尊之也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

得而抗也首止衛地衣蒙之會七殊會世子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

鄭伯逃歸不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

之事深貶之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

伯于葵丘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

均勞之義非王世子比矣衣裳之會九葵丘齊地葵丘之盟五命之申可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葵丘之盟五命之申可桓公之志故求牲載書而不歌血也

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

涖盟四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齊來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前定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如齊盟以結好

春秋提要卷上五五

定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始叛晉也

鄭取匡之怨叔還叔請會孫

來盟五

桓十有四年夏五月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來盟稱

定之盟也諸侯之兄弟何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也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

之宜其稱子賢之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其曰屈完

不稱使權在屈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桓也

文十有五年春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傳華孫者公諸侯受賂不討使乘宋政及其後世

宣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前定之盟也是盟衛欲為晉政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尊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外大太聘而遂盟五

成三年冬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二臣非禮不信故不繫國見其逐事之辱其言及者公與盟不言公見二卿之抗晉來聘之始聘而遂盟之于是始

春秋提要卷上 五

十有一年春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公葬畢三月而後歸卻犇已至豈誠心行聘禮哉直欲迫公使盟耳

襄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拜武子之言尋孫桓子之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

盟于劉報二年豹之聘尋十年毫之盟不盟于劉崇而盟于劉崇向戌公弱其矣劉魯地

會九十七通共一百八十四會伐會盟會救會城會侵會次會戰會葬皆不數

故止九

隱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舉號外之也嘗會戎使之各安其所潛魯地

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大將之始宋人乞師鞏以不義強其君周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故去其公子以謹覆轍之戒門國台竟鞏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州吁之賊惡之極也故再序四國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齊會護其無王命而私相會聚以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為師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鞏不氏久期也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

春秋提要卷上 五

十有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昔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時來鄭地

桓元年春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即大丘衛地垂之會鄭為主也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

二年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

秋蔡侯鄭伯會于鄧楚僭稱王遷陵江漢此三國卒滅鄧蔡侯而鄭以王室之鄰是以懼也其後之服從終春秋之世聖人益傷之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齊地

夏齊侯衛侯晉命

于蒲晉命相命也相命近正也蒲衛地晉命相推為牧伯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謂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能勝謂下是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所以別顯明微制治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難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弗遇遷也

十有一年秋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此大

春秋提要卷上夫會盟之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與宋公盟于闕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地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地

八月公會宋公于虛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地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力同度

桓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曹人敗

十有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許定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納

春秋提要卷上夫會盟之始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秋會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齊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越之盟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是年桓公已伐齊王正月明

不得公會齊侯于樂水

莊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不稱公子惡其

賤而書名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以人諸侯所

人公何也逆王命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婦人不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其為惡益遠矣

春秋提夏卷上

左一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桓始斷也衣裳之會一桓井受命之伯諸侯推戴以為盟主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者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免民于左難與之可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之盟公與齊侯皆背其

十有四年夏單伯會伐宋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

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鄆衛

宋服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之會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齊桓始伯仗義以盟

失信也書同盟志同欲也衣裳之會四

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扈鄭地

二十有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故雖齊宋將

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魯地非事而特

春秋提夏卷上

左一

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衣裳五前此鄭伯嘗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信中國攘夷秋之勢鄭伯于是焉有畏服之心其與干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衛地

二十有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諸侯救之是

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

僖元年秋八月公會齊侯宋人鄭伯曹伯邾人于

榘

宋地也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同次于野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此大會而宋言者善是謀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潰遂伐楚次于陟春秋以義正名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識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陟予其慎也

冬十有一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夫桓公欲陞陳陳不果納法轅濇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忘也桓總于是乎憂矣公孫茲報于下

春秋提憂卷上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止衣裳之會七首止衛地及以會尊之也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不可得而抗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愛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以鄭伯逃歸不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敗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鄭新地開而不舉百遺力者矣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

盟于甯母甯母鄭地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王人下士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諸侯之上平以其賤故輕之也乞者卑遜自屈之辭鄭伯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予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以不慎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衣裳之會九葵丘齊地宰周公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而不殊會之何人臣則有出入均勞之義進退之節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春秋提憂卷上

十有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直書于策而義自見矣

十有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鹹淮夷南祀故且謀王室也

十有五年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于牡丘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極矣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謀鄭且東器也兵車之會四

十有七年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魯地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盟曹南非

同志不足以示信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用鄆子次

以屬東夷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楚始與夏盟齊桓既沒中國無

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盟春秋設公人諱侯而深諱此盟者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

會之始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

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始稱子宋楚桓平不

春秋提要卷上

五

執中國也諸侯皆在而楚執其盟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別楚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

夫盟主所以合諸侯懷夷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桓烈而與楚盟會豈尊懷之義乎故宋公欲于鹿上之盟而孟之執直書不隱深貶之也

冬十有二月癸丑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宋方主

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魯既不能伸大義而與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大權自益夷出矣故書釋不言楚子為魯諱以深貶之也薄宋地音毫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

于洮修文公好及莒平也洮魯地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向齊泲之盟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

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先代之後無盟

諸侯圍之何名也故盟而書人諸侯無貶乎人楚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公之罪亦著矣

三十年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

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削

也晉侯奔而不名位未絕也叔武盟而稱子立

焉君也深罪晉文罪惡行私專權廢置之意

陳侯如會會復

春秋提要卷上

六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秦人于溫討不報也秦與中國會之始

曹伯襄復歸于京師會諸侯盟許曹伯襄何以名

以歸也晉侯有疾曹伯貨莒史以已為解于是得反以將得國故春秋名之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子虎晉人狐宋人孫

齊人國歸陳人全蔡人蔡人秦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子虎與列國盟是謂上

晉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子虎是謂下陵無君之心著矣故鄭公不書列卿貶而稱人王子虎亦與焉正其本之意也

文元年春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晉侯弱戚田故

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釁盟

于垂隴大夫而與諸侯敵自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伐沈討服楚也沈潰民逃上也五

會盟南服于楚師入其境而民入逃散雖非五眾

比于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襲也

五年春王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盾內專廢置其君

春秋提要卷上外強諸侯為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于會也扈鄭地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水名蓋諸戎雒居

暴鄭地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

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

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是貪得無故患陵諸

之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

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掩

十有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于

楚者承信宋地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胷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

于棐鄭公如晉衛侯會公于胷請平于晉公還

十有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晉趙盾齊西同盟于新城同盟于新城同外

有背華即夷之實荆楚儕號若與同好是將代宗

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新城宋地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盟齊侯不親往也魯及齊平文子會齊侯請盟齊不肯曰諸侯君問

十有七年夏六月諸侯會于扈宋有弑逆之亂諸侯無討賊之功則

春秋提要卷上序而不

宣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是

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

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冬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大夫

諸侯之師于是始列敵諸侯于師之下而又書

大夫之名氏則臣疑于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

晉師此乃謹禮于微之意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也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東方小國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晉會不

公不事盟主又以賄

免則不直在已矣

九年秋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陳待

十有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諸國宜有詰矣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不亦宜乎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十有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班固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若若替媼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歸來漸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轅

春秋提要

卷上

三九

端而問之陵蔑中華甚矣魯乃謀其不免至于薦斯不亦鄙乎此舉以觀知經世之畧也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妻

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大夫與大

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不能辨于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十有七年夏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

同盟于斷道

書同盟志同欲也邾克微會于齊項公惟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子笑于房獻子怒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斷道晉地

成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

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

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孫一怒掃境內與師而四

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而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並將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以一矢之微殘民毒眾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也焚雍門之焚侵車東至海故憤兵之大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我公致略納非諱也賁季孫辱建君父而不知制之以禮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之役非觀釁也送東侵非以律也敗諸鄭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矣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以鄭之從楚也附夷惡夏則盟主有辭于伐矣宋衛未莖而稱爵者皆殽越境以吉禮從金華之事也

春秋提要

卷上

五

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非禮之禮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盛牟

許靈烈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盛牟鄭服也何以書天王崩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奔喪禮也九國諸侯會盟不廢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子杞伯

杞伯救鄭

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

春秋提要

卷上

五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子杞伯

杞伯救鄭

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

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人邾人伐邾吳初伐邾帶不能及具其成又平

伐晉為盟主可見矣晉既知其不可

從而不敗遂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為沒陽之田諸侯欲于晉

十年夏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宋華元克合

春秋提要卷上

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公欲會伐秦道自

而往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曰如京師見諸侯

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代秦為

廷事明朝王為重

十有五年春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

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將討曹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鱗邾人會吳于鍾離吳以號

也會而殊會外之也以其借竊稱王

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深可耻者為血書

所當恤者晉人聽僑如之請怒公不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楚既敗鄭猶不

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邾人伐鄭公會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春秋提要卷上

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

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謀救

襄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非宋地也

取彭城封魚石戌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魚

石不得受之楚不得取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

叛人所以正賜威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

杞人次于郕楚人釋君助臣晉于是降彭城以魚

也傳書楚子辛救鄭而釋不背鄭本為楚以其君

不稱有德救之名部鄭地

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制邑城虎牢而不保于鄭責鄭之不能自也

三年夏六月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楚師在繁陽韓要古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特書同盟而罪自見

春秋提嬰卷上 七十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陳靖服也秋公至自會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告會期也謂諸侯往與會而主吳故也稱國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吳子使壽施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衛衛大夫會吳于善道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故進而稱

人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能救而懷大秋故也

七年冬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于鄆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其日如會何致其志也諸侯卒于境內不地鄭鄭也其日卒于鄆見其欲而隱之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于中國之君也

陳侯逃歸諸侯致力于陳陳不聽命于諸侯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故逃歸

春秋提嬰卷上 七十四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刑丘晉悼公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夫不自為政而委于臣下諸侯大夫謹其始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

同盟于戲鄭之見伐于楚子驅逐及楚盟而晉師至矣鄭人恐乃行成知楚許之同盟于戲夫善與者不戰知武子明于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勝之道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諸侯世與之會而土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一師于牛首

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二師

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三

春秋提要卷上

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使吳上客而叔老並書以內

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于宿而不敢避兩

失之雖晉人輕其幣而微其使于君命使人之體

得哉

夏四月叔孫約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

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

秦報櫟之役大夫專恣也秦晉兵爭至此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

莒人邾人于戚此定衛也衛亂不討會

十有六年春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梁水名戊寅大夫

盟渙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而獨書大夫盟何也

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欲請

會諸侯伐之

春秋提要卷上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圍入未

者而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

其暴橫數伐隣國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

也其以伐致何也齊環無道宜得疾惡大諸侯之伐而免其罪辭也

十有九年冬叔孫約會晉荀于柯衛地魯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及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齊成

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其
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

二十有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會于商任

會于沙隨復鋼樂氏也晉不念樂氏世勲而廷
盈又將博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

二十有四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代齊水不
免夷儀本邢地

衛滅邢而
爲衛邑

春秋提要 卷上

七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晉爲邢朝歲之
儀聞崔杼之弑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更
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二十有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也顧城田取
衛西鄙澶淵近戚地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伯建蔡公孫

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向戌
欲弭

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始同主夏盟以
諸侯分爲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于是始

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

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

城杞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公不能尊獎王室而夏肆是并輕集諸姬可
謂知事乎城杞之役
亦不待貶絕而可見

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諸侯
之大夫

夫會以謀歸宋財君秋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蔡景

公何以書葬淹刺天下之諸侯也何以知聖人罪

諸侯以下書會于澶淵宋災故而貶其大夫則知

之矣會未有言其所爲此獨言其所爲過刺天下

之大
昭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春秋提要 卷上

七

國弼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

虎許人曹人于訖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尊弟
于訖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
歃故國請讀舊書加于牲上晉人許之春秋不貴
修盟晉人以信爲本
故每書必先趙武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洸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申之會
楚子爲
主而不殊淮夷以在會之諸侯皆歃也楚及弑廢
以立諸侯不以爲賊又相爲盟主相與朝事之而
不敵
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會楚子陳存陳也諸
夏之大夫旅見于楚之

始

十有一年夏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祿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謀救蔡也使彼父請蔡

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勿加焉則無惡也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

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會盟同

又信侯皆武伯微會壹王臣十二諸侯而難成以迫之

春秋提要卷上

主九

也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

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範

子微會于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寡君克修厥以

後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于譏貶矣

陵謀納公而

公至自會居于郕公在外也至自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

邾人滕人會于扈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晉

可知矣不待貶絕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世叔鄭國參子產曹人莒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京

等矣

定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春秋提要卷上

半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楚為襄馬拘唐

後趙蔡侯精師于晉晉請命于周大谷諸侯天子

之元老在焉

八年夏公會晉師于瓦晉士鞅荀寅救晉害公會

民有眾專主

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齊侯使萊

魯侯孔子以禮責齊侯齊人謝過歸郕魯陰之田一言成重子三軍亦噤理而已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家氏曰三國復為

齊地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始叛晉也歟于

密叛

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救范中行氏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邾子來會公來而不朝禮故曰會

十有五年秋九月滕子來會葬

哀六年夏叔還會吳于相許氏曰始結吳好也政之不修親吳以資其力

君之

春秋提要卷上

全

七年夏公會吳于郕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

十年春王二月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齊人弑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弑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其存天

理之意微矣

十有一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黃魯也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

十有二年夏公會吳于橐泉吳欲殄盟非子貢之言不可却故曰不有

君子其能圖乎橐泉吳地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于于黃池春秋內中國而外諸

夷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吳諸王而稱于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辭而言及者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夷狄之強而抑其橫也

殊會四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

逃歸不盟

成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

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

鍾離

春秋提要卷上

全

襄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夏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遇七

志內之遇者四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若曰

以尊及卑然也

隱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濇濇衛地尋宿之盟也魯宋魯私約簡禮書

遇惡其無人
君胡見之禮

莊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

朝及者內為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也朝不
言使言使非正鄆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鄆
矣○清穀防防

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之故遇齊將平宋衛宋以幣
請先相見于衛衛許

莊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春秋提要卷上

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外之遇也梁丘在高平昌
邑縣西南○兩

平五加宣四年平
莒及鄭為六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怨輸平貶其
以利相結矣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有所私係夫平怨之本
取故書取以著其罪也

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十有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洺盟

來七把伯姬來朝其子不數把伯姬來
不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不數

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春秋提要卷上

桓六年春正月實來

八年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閔元年冬齊仲孫來

僖五年春杞伯姬來朝其子

二十八年秋季杞伯姬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

葛盧來以未見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惠公許其臣志行越禮高固委其書

驗境自如人欲已肆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

襄十有八年春自狄來不與其朝也魯亦不當受其朝也

外來朝來聘來盟來戰來求來歸來獻來乞師來巢不在例

人自爲盟三

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中國未

伯而人自爲盟結怨固黨齊魯示貶

春秋提要卷上 全

僖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鹿上齊地也

國始無伯而人自爲盟

宣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人滅蕭晉人宋人

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傳稱蕭潰以滅書斷其罪同盟志同欲也是入陳國

鄭敗晉滅蕭惡陵甚矣諸侯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強于爲善可以保國耳乃刑牲歃血要賈鬼神

新以禦楚謀之不臧莫大焉故國神貶稱人譏失職也此中國又將無伯而人自爲盟也

侵六十

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

侵者衛伐歐鼓出人

十有五年秋鄭人侵宋不意兵涉所謂奇也

二十有四年冬戎侵曹曹驅子出奔陳亦歸于

曹戎侵曹而驅出赤歸制在戎也以國無君不

能自定其位十誰真而可故雖以國無君不書

正之戎

二十有九年夏鄭人侵許

僖二年冬楚人侵鄭楚圖章復鄭助伯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書遂伐楚識其

慎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春秋提要卷上 全

許人曹人侵陳陳大夫一謀不協既執其身又伐其國怒猶未怠而又見侵桓德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伯業既衰秋人窺伺中國今

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

十有四年秋狄侵鄭桓公之

二十有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魯人書侵書師罪齊也見弱以誘魯伏罪以

魯其爲讓明矣書追書至鄆弗及罪魯也

弗敢及也此皆私憤之兵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侵曹

三十年夏秋侵齊

晉人伐齊齊文公名後國鄭之師以

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

秋介人侵蕭

蕭介可來魯次年侵

三十有二年夏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盟

秋請平故盟其不地于秋也而書衛人而書及者

所以罪衛也盟會春秋之所惡况與戎狄即其盛

三十有三年夏秋侵齊

齊無懷

文四年夏秋侵齊

齊無懷

春秋提要

卷上

八

七年夏秋侵我西鄙

周秦晉

九年夏秋侵齊

齊病

十年冬秋侵宋

宋亂之後秋既侵之楚次

十有一年秋秋侵齊

齊不統秋

十有三年冬秋侵衛

十有五年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篡弑又仇我命

兵于我故

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

謂諸侯不能也齊始

宣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書而人鄭

晉不討宋而竹之是矣乃受盟于楚亟病中國何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

意者趙穿已有逆心託于伐國以用其

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上夏盟而

師何畏于楚何避乎闕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

以晉權敗賂釋宋而不討其理曲也故卿不氏而

三年夏楚人侵鄭

正著楚侵掠諸夏之罪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

春秋提要

卷上

八

四年夏赤狄侵齊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晉嘗救陳又與連兵

可也遽以兵加之則非義書

成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

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其辭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聽命于人

以陋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

報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以有寵

弟以爲
後戒

十有六年夏鄭公子喜帥師侵宋附楚病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也

十有八年冬楚人鄭人侵宋書楚侵宋不日救彭城也

級臣之
惡見矣

襄元年秋楚公子壬大帥師侵宋以救鄭也

二年夏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義伐喪也

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十有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欲以攻諸侯

春秋提要卷上

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師于楊梁以報晉取鄭也

十有四年夏莒人侵我東鄙報人

十有九年秋七月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還者終事之辭古之爲師不伐喪士句乃有側隱之心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

定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胥侯宋公蔡侯衛侯陳

子鄭伯許男滑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楚楚魯蔡以拘唐蔡齊台諸侯

而從蔡之請是矣然特宣求告不辭蔡人無功而還書侵歷之也

春秋提要卷下

錢塘虞宗瑤仲簡手輯

伐二百十有三盤罪致討曰伐始隱二年伐衛終哀十三年伐陳

隱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討滑之亂鄭無王命雖有言可許亦王法所禁

況于修怨乎不書戰陳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盤罪而反奪其土若取見事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宋場以子馮之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以伐鄭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誅亂賊先治黨與之法也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大夫專將之始宋人

春秋提要卷下 一 君山堂

乞師鞏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故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而再序四國以見其合黨定賊同伐無罪之邦也

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附庸而序鄭之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

五年冬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鄭邑也環其城邑無罪可討書圖于此書取于後宋惡彰矣

七年秋公伐邾魯爲宋討邾渝蔑之盟非義甚矣不待貶而罪見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一王臣以歸罪凡位失節不救

十年夏聲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聲會鄭伐宋至期而往不待鍾

秋宋八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國鄭伯伐取之稱伐取罪

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王奪鄭伯政以諸侯伐之非天討也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明君臣之義也戰編易而不言戰王卒大敗而不

八年秋伐邾

十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賁賂

春秋提要卷下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宋罪固可證矣然取宋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宋力以篡國者鄭突也故

十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列國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

鄭袤鄭地也將納厲公也勿克而還始疑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相與迎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識之也

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

于曹蔡先衛伐鄭而序陳下者蔡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不與諸禮也豈所以定

民志乎○秋七月公

十七年秋及宋人衛人伐邾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邑何以書伐兵權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不稱公子惡其會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以人諸侯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

春秋提要卷下于衛秋公至自伐衛以下士超從大夫書字之例殺兄逆命大惡也五國連兵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齊桓之師何以序

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齊楚爭鄭

秋荆伐鄭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結方與二國盟何以來伐齊桓始伯

齊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

二十年冬齊人伐我

桓于是舉懷夷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

二十六年春公伐我

為伯于濟西夏公至自伐戎之報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

而齊人同會

無危殆之憂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齊王命桓立千之罪衛逆王命拒方伯故以衛主戰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

以州舉秋之也是

春秋提要

卷下

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

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不務德勤兵遠伐敗稱人為好武功不修文德者之戒

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11 93 31 243" data-label="Text">

僖元年秋七月楚人伐鄭

稱人侵強也

八月公會齊侯

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榘

宋地也齊以救鄭

三年冬楚人伐鄭

楚師三至于連年伐伐齊不救鄭欲成孔叔不可知糧貫陽穀之會皆伐楚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陟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陟

春秋以義正名君臣分職矣送

伐楚譏事也又樂與人為善次于陟斯善之予慎也

夏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討不忠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

鄭新密地也圍而不舉有遺力矣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齊桓復聲罪而討之

八年夏狄伐晉

報秦桑之伐

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桓不務德而動遠器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黃不歸楚貢楚伐之滅弦滅

既與會盟又不能救也

春秋提要

卷下

十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

楚距徐遠而舉兵伐徐暴橫過陵之罪著矣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11 503 31 691" data-label="Text">

徐救

冬宋人伐曹

英氏楚之與國阜陶之後也報楚林之役

十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之與國阜陶之後也報楚林之役

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以諸侯伐齊

伐齊齊人

伐無虧

冬邢人狄人伐衛

以夷狄伐衛而稱人以進之可乎善伐衛以救齊也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

報范圍之伐

二十年冬楚人伐隨姬姓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伐隨取成而還隨之見伐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始稱子諸侯皆而楚執其盟主拱手以聽莫之

敢違其不勇于為義甚矣故特列楚于陳蔡之上

而以同執為文宋公見執何以不少隱之夫盟主

合諸侯所以攘夷尊王也與楚盟會非矣故

冬公伐邾為須何故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魯附庸為邾所

何以書取不請天王專為母家報怨擅取人國而

春秋提要卷下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鄭如楚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宋邑也宋襄既敗于泓荆楚益張齊乘其

約而伐之此尤

義所不得為也

秋楚人伐陳討其貳于宋

二十四年夏狄伐鄭鄭伯不王固有罪矣王不自反遂出狄師是以夷制夏如

木之植板其本

也不亦俱乎

伐齊洮之盟故

冬楚人伐宋圍緡宋背楚即晉楚伐而國之見夷狄之憤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楚強而魯用其師背華即夷取

非所有故

至以危之

二十八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報乞野薄洛之

復怨也

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邾地報升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邾人不設備襲仲復伐之此

直書以罪

十有二月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討其貳

文元年夏晉人伐衛先且居晉臣圍

春秋提要卷下

七

師師善人罪

其不自反

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四國伐秦報彭

德務力報復

無已而稱人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伐沈討服楚也將非命卿稱人民

潰散其民人雖非義舉比

于報復之兵則有間矣

夏秦人伐晉秦始伯西戎夫敗散歸而作秦晉可

稱人以

稱責之

秋楚人圍江近楚小國

報沈之役

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

救江大夫書師師于是始楚國江晉乃獨遣一軍

非其道終無裨于江之滅也

四年秋晉侯伐秦晉見伐而報猶無幾焉秦至是

伯嘉釋怨也所以深善秦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文公遂城邾

冬徐伐莒中國無

九年三月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楚于師于狼淵以伐鄭是貪得無故也

春秋提要卷下

十年夏秦伐晉秦以狄書者晉舍適嗣以外求君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楚書君將始此

十四年春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伯帥師伐邾

十五年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蔡不與

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侵西鄙

不能伐曹入郭討其來朝

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宋弑其君杵

而戍其亂故戍稱人

夏四月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

穀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而齊公出盟則陽穀

使無申池之禍則兵將又至盟豈足恃哉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衛侯會晉師于柴林伐鄭太

用諸侯之師始此列數諸侯于趙盾帥師之下而

春秋提要卷下

冬晉人宋人伐鄭宋人稱君而晉與之合兵伐鄭

有瑕何以代人焉

二年春秦師伐晉報崇也遂圍焦秦人與師報其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夷狄相攻不志此何以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

伐莒取向意在大國平小邦而莫之允則以宣公私

春秋提要卷下

伐莒取向意在大國平小邦而莫之允則以宣公私

春秋提要卷下

冬楚子伐鄭鄭歸生執君諸侯不討而楚師至故書爵以與之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國伐萊非公志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惡齊侯陵弱之師是致人之辱而召天之災亦危矣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白狄始見經秦怨起自侵狄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

秋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

冬楚師伐陳陳及晉平楚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夏齊侯伐萊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匹凌之卒于襄六年滅之可以觀惠公畏強欺弱矣

以觀惠公畏強欺弱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廋晉荀林父

春秋提要卷下

十 師師伐陳會處待陳而陳不會然後師諸侯之師伐之自及有禮矣帥師者在會諸侯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陳賁晉救而從楚所宜討也

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楚子晉爵見其變暴中舉以重兵臨鄭矣與救則不與伐矣

十六年六月宋師伐滕滕有微舒不討而以大師臨小邦特稱師以著罪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屬為貶稱人小國介大國之間從于強令非其罪也不能以德誦撫而力爭之庸何愈于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陳我君不討乃用卿將大衆以凌邾城

之附庸非有而取者盜也

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穎北經削之知其不以楚為罪也書爵直辭也

十有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莒特晉而齊魯伐之晉不之救而求成于子揆函狄不亦僥乎○伐邾莒皆將重兵而後此特會齊楚者歸父也宜公德仲遂而寵其子甚矣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楚討德舒陳德舒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不肖德遠用大衆非義矣衛背清丘之盟而以救者見陳之受伐無罪而可恤也若衛叛盟不待貶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不事齊也

春秋提要卷下

十 夏楚子伐宋楚人滅蕭將以齊宋宋不恤民待敵而急伐楚之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而得書爵討救蕭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晉侯伐鄭為鄭故也鄭從楚討文公之澤浸微于戈日尋憤而至干蜀之盟而中國盡夷豈特失鄭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怨報怨而

十五年六月秦人伐晉次于輔氏乘晉兵暑赤秋而闕其虛也故貶人之

十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自翟泉後不與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伯業始則若平衛以伐齊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唐衛曹以戰齊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世子伐父掌兵非子道也

公伐杞討不朝也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齊武公事晉再盟赤棘而後伐北鄙齊侯之興義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之役非觀也遂東侵非以律也敗諸鄭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矣晉而不紀勝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代書何也以鄭之附楚惡夏則有辭也宋衛未楚稱爵背殲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許恃楚不事鄭子良代之

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計赤狄之餘厲咎如潰上災民也

春秋提要卷下

主

冬鄭伐許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平鄭鄭兩事焉及鄭之敗事意楚晉雖加兵終其之

再勦于于鄭國不既甚乎

四年冬鄭伯伐許伐許後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書

非其惡也

六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荆僭號之與鄭敗是困喪而伐之深惡也

七年春吳伐鄭吳太伯之後以族屬則周之伯父何以狄之焉其偕大號也成二年

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吳兵始及上國

入鄭之禍兆于此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年軍起以鄭背已從諸夏也與莊之討微舒人陳異矣大夫書名氏書伐不待貶辭也由是晉合八

國救鄭焉安陵之盟矣

八年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吳初伐鄭晉不能救既成而率諸國盟主可見矣魯知不可而從之不能止亦可知矣

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鄭伯如晉討其或楚也不以王命不歸京師非伯討矣書伐鄭鄭使伯欒行成晉殺之而不書者執君為重也

春秋提要卷下

主

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邑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渙展而三都潰民不能使死則殊為國之本也民逃雖城高何益特日其潰以

秦人白狄伐晉秦狄而人之狄秦也晉為盟主秦連狄伐之晉不能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然而伯矣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疾立太子州蒲焉君而會諸侯伐鄭

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

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故皆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因會伐而行矣又書自京師以伐秦為逆事者
明朝王為重存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十四年秋鄭公子喜帥師伐許鄭子罕伐許敗焉

之義晉伯而鄭敢怒卿兼羽乎

十五年夏楚子伐鄭晉楚為成期以辟兵甫三歲而伐鄭楚首禍矣寃竟中國

不常與通華元之策非也

十六年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與

伐楚既敗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敦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

春秋提舉卷下 十四

伯邾人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鄭與楚比周晉厲假王命三合諸侯而不能服中

國不振可知故楚人救鄭夏師于首止冬師于汝

上而諸侯兩蹙豈能服晉哉

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宋代

納魚石不日納于彭城何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

非正也大夫不世也絕而復入甚惡也魚石宋之

叛人楚取宋彭城封之成之三百乘釋君助臣悖矣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鄆晉降彭城歸宋而以魚石等五大夫歸則鄭之從楚納

叛而又不勤諸侯使厥伯帥伐之動皆合義也鄭

以共王集矢之故與楚不貳故子辛救鄭伐宋而

經書後宋制其救鄭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二年春鄭師伐宋楚以彭城故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經書楚公子大夫伐

鍾離之會故也楚自鄆陵勢沮吳諸侯并力謀之

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為簡之師克鳩

茲至于衡山春秋吳伐楚楚悉

書楚伐吳必若門集卒乃書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五年冬戊辰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

春秋提舉卷下 十五

救陳陳附東二十餘年諸侯伐不少息及歸中夏

陳距楚與之也特惜其不卒戍遂至失陳耳無事則戍之被兵則收之善晉也

八年夏莒人伐我東鄙鄆田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無故侵蔡以怒楚及楚

服楚而不信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

同盟于戲鄭見伐于楚子驕受盟而晉師至矣鄭

楚子伐鄭子期及楚平公于罷戎入盟同

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楚子巢鄭子耳師于

晉母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荀慤伐秦報其侵也方城偏陽又千里

少安伐之則以秦資楚矣

秋莒人伐我東鄙莒問諸侯之有而伐我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師于牛首

十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秦秋提要卷下

十六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師于北林三

月已未同盟于亳

楚子鄭伯伐宋鄭服而盟亳北尋復從楚伐宋見其既同又叛也從子展之謀欲致

晉師而後與之也

七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台

也晉悼惟誠知武善陳三

駕屈楚滅潰之績不過是

冬秦人伐晉敗晉不書不與秦之弱楚救鄭也

十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魯季孫宣

師師救台遂入鄆鄆舊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迫

不得有為于國也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大夫

也衛北宮括鄭公孫蒍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伐秦晉楚爭兵止此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楚子為肅滿之役故子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魯地

公畏齊不

秋邾人伐我南鄙邾貳晉與齊黨莒故來伐

秦秋提要卷下

十七

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齊既叛晉開公會洩梁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許欲請

既而不果故會諸侯伐之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齊叛晉伐魯欲致晉與戰志在爭伯也

十有七年春宋人伐陳取重

夏衛石惡帥師伐曹取重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魯地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圍防

冬邾人伐我南鄙故也

十有八年秋齊師伐我北鄙肆其暴橫

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鄭子嘉欲起楚師以去之

門而

十九年春公至自伐齊前年同圍齊其以伐至何

諸侯之伐以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樂鮒不書林父并將也

二十年秋仲孫速帥師伐邾報怨也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遂伐晉齊莊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

著于此矣

春秋提要卷下

太

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倭介根

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夷儀本邢地衛城之為

邑此條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北鄙報孝伯之師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辭

而直之士莊伯不能對子展相鄭伯如

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吳子代楚至巢入門巢人射城

上矢中吳子而幸非吳子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師城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天相而不

師之梁縣門發獲九

昭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

子淮夷伐吳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

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

春秋提要卷下

伐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稱人何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于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

封之討罪也吳不領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于是以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

亦有名其從之者

六年秋九月楚遠罷帥師伐吳徐儀楚聘楚楚執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濠

章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鏹

冬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也齊景受賂而還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前

舍中軍易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

公室至是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公無

十二年冬楚子伐徐楚至十五年伐徐之後徐世從

疾吳而遷怒也

晉伐鮮虞楚奉孫吳討陳因滅陳誘殺秦般因滅蔡晉荀吳效其所為偽會齊師殺道鮮

虞遂入晉陽狄之也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荀吳伐鮮虞圍鼓以城攻勿許圍

三月鼓人請以城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也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正兵加敵不納其叛臣故稱名氏以免其貶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徐人行成賂以甲父之鼎無伯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邾取之不書何也邾人藉稱邾人藉師盡俘之邾

春秋提要 卷下

二十

夫人宋向戌女也向寧請師盡歸鄆俘此聲罪執言之兵其善意也故釋其取邑之罪善善長惡惡短之義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不事齊故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莒敗齊師于壽林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吳伐徐子斷其髮携夫人以逆吳子既屈服而後必無與復之志故書各絕之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囊瓦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

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

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七年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我且報二

卿之圍鄭

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

侵也

十有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曹無盟主也

十有三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

十有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敗宋師于老丘

春秋提要 卷下

三十一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諸侯無伯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取潮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卿並將魯眾悉行取地以盟其君而公不與適越之辱

兆矣季氏以取田歸二家故三人伐而二人盟也邾子奔魯喪矣不免見伐不知以禮為國也邾在邾域中諸卿不矜恤而頻伐之既取其田復盟其君不知以義睦鄰也故詳書以著其罪

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討樂大心之亂

五年夏齊侯伐宋齊圖也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助范氏故也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吳伐陳復陳之亂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樂氏伐之稱未服且為入曹起明年曹亡而春秋終矣故特

亡則詩亡曹亡則春秋絕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無故而人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不諱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

八年春吳伐我吳為邾故伐魯魯未及虧不能少特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故春秋不書四鄰及與吳盟者欲見其貨而深譏之也

春秋提要卷下

三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鄭雖不義宋覆其師亦云惜矣而及君親帥師以伐其國亦甚矣

十年春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公會吳伐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其存義微矣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齊救善之也故在吳秋則罪中國吳

夏宋人伐鄭鄭怨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伐不書四鄰直書我者平戈省厥躬

救陳是也吳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也邾子齊出魯入邾則齊取邑請吳師及歸邾則齊反邑辭吳師齊直我曲我何名而會吳伐之則致師之由在我矣

五月公會吳伐齊黃魯也吳之威加中夏多魯之力也

十有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后已也全師復沒亦蹈前日鄭人好還信哉

十有三年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楚吳吳之強無黃池之出會而伐陳也

春秋提要卷下

以上隱十桓七莊十五僖三十二文十八宣二十四成二十一襄四十四昭十三定八哀二十

戰二十三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力同度

相時小國勝大國而幸勝焉之始也今紀人不

度德不量力不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秋君

主皆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十有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此齊魯交

書敗為

莊九年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仇人

之子不為復仇與之戰也將謀定其國家耳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春秋提要卷下

人戰衛人敗績衛嘗伐周立子頑至是王使召伯

乃奉王命聲立子頑之罪以討之也今不徵詞請

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

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

韓獲晉侯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

之皆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秦伯也君獲不言師

敗績君重于師也秦始見經此秦晉交兵之始韓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

敗績不勝四公子之徒

二十有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邾以

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我師敗績邾獲公背懸諸

魚門魯既敗績邾亦幾亡輕用師徒害及兩國故

諱不言公而書及內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績宋伐鄭楚救之故戰敗宋泓水名泓之戰宋襄

不麗人下險不鼓不成列餉小名妨大德故詞

繁不殺而宋公書

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稱人敗也得臣初諸

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于晉欲復舊侯而封曹

是無必戰意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携其黨拘完

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失故楚雖請戰而及

春秋提要卷下

在晉侯誅其意也然無美辭稱揚其績而畧之何

也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以

道義言則三

楚殺其大夫得臣楚以一敗殺之是以師

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秦孟明伐晉報殺之役疑罪之在秦也而

方王者之事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

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

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為志乎是戰者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為令狐之役也秦伯親將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秦納不此遂非積忿晉不謂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以交客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伐晉晉服不戰今又為此後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者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既而稱人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將尊師重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

十有二年夏六月乙卯晉荀林帥師及楚子戰于

鄆晉師敗績陳秋君晉不能討而楚能討之楚人固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

春秋提要卷下
戰則非觀之師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鄆之役六卿並在而不與勸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杖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今有所不

受乃畏失屬亡師之罪從韓厥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華晉師于難貴乎故稱師敗績以林父

主之鄆鄭地也

成二年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

新築衛師敗績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與齊遇而不援欲還其夫不可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以衛主之也春秋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如此新築衛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城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

齊齊師敗績成公初立王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而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並將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水之戒亦明矣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息也焚雍門之焚侵卓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為備兵之大成也

十有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

鄆陵楚子鄭師敗績不書師敗績以其君集矢于目而身傷為重也晉之捷也亦幸焉耳幸非特勝之道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

昭十有七年冬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楚本非吳敵惟不能去讎

春秋提要卷下
賈貨而臻士奇才為敵國用吳日強而楚削矣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從楚人戰

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何以稱子善蔡用吳師特書以深罪晉人保利乘楚之弱也

哀二年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汪氏曰鄭之黨及人罪也然戰于鐵鄭師敗績不思致亂者已實為之故以趙鞅主此戰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鐵衛地

十有一年夏五月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小傳吳之來伐苟能全民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而快于一逞師敗身獲故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書戰書獲止此齊書交兵亦止此

國四十四環其成也曰國

隱五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無罪可討

書圍于此書取干後宋人之惡彰矣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書及齊師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鄭降于齊師者見代國無義而不能服也于是莊公之惡著矣

僖六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春秋提要卷下

三

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地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罪分災救急之義也凡書救者未有不善

之也救許善之尤者也則何以致久也冬公至

自伐鄭

十有九年秋宋人圍曹宋襄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討不服欲速見

之過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宋襄既敗于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

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緡宋邑

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不能以禮安靖隣

國臣恤寡小諸侯不能修方伯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侵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義也

二十有六年冬楚人伐宋圍緡宋背楚仰晉楚伐而圍之見夷狄之

也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二十有八年冬諸侯遂圍許天子再至諸侯皆朝討不臣也其稱遂繼事之辭也曹伯襄復歸于曹

遂會諸侯圍許曹伯何以名其歸之

三十年秋晉人秦人圍鄭鄭伯手曹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未嘗以橫

春秋提要卷下

三

逆加之也坐此見圍可乎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以私怨動民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以義舉也

三十有一年冬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衛強盛衛侯不能自強于政治晉文無卻與安夏之

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茲微夷狄功莫不見矣

文三年秋楚人圍江

十二年夏楚人圍巢楚舒叛楚故也

宣三年秋宋師圍曹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討罪也及宋圍曹罷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見宋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也

者見宋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也

者見宋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也

者見宋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也

九年冬宋人圍滕滕既小國又方有喪而用兵

也之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楚于鄭也人自皇門至于

止書圍諸侯有欲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陳大節器小過難如楚子思陵上國近造

王都之側猶從宋滅于以見誅

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要結盟誓欲以

輕舉大衆動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始謀不戒至

于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

責宋為深若蠻夷

國中國則亦明矣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取汝陽出棘不服

春秋提要卷下

民不聽也成公不知薄稅飲輕力役修德政

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九年冬鄭人圍許鄭以晉人執其君故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書也楚

之三百乘夾則局焉係之宋楚不得取之魚石不

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

十有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國成魯地

十有六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國成魯地

十有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國成魯地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國成魯地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人未

而書同圍齊何也齊聚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

暴橫殺伐鄰國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

其以伐致何也齊環無道宜得疾

惡大諸侯之伐而免其罪辭也

昭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欲

春秋提要卷下

蓋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

誘其君執而殺之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

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內邑也命正卿為

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季孫意如以所惡

于下者事上而不忠其君以所惡于上者使下

而不禮于其臣出爾反爾宜南蒯之及此也不書

內叛反求諸已而已書幽費欲著其實不愛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晉人圍郊天子朝邑也晉人微之也

守者視器其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

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美自見矣

二十有六年夏公圍成命無受原之邑齊侯將納公

據言于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齊師者景公惡于邪說為義不終放微之也書公

而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定四年秋楚人圍蔡楚國蔡

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晉主夏盟不能救蔡遺義

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郕成于齊

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報夷儀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侯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犯以郕叛邑也侯書國師既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亦其理宜矣三家專魯為日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

春秋提要卷下

三

義自見矣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將隨成公

欽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其致危之也

哀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

則是降也繼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

三年夏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

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七年秋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宋人圍曹桓桓于思

入二十七造其國

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小國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不氏朱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還其

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繼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極附庸

五年秋衛師人郕衛宣公殺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鄭小國

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庚寅我入訪其言

春秋提要卷下

三

訪者訪非我有也入者不願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王臣不行于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故

書入入者不願之詞也

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二年秋九月入杞

十有五年夏許叔入于許許叔迫于齊鄭未聞可滅之罪今乃因亂竊入

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公從昭制而不書衛書入于櫟係也若曰鄭人于

操則其國已復矣罪莊公謀國之誤也標鄭別邑

莊三年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紀季紀侯弟卿紀也紀季所以不書齊者

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者天下無道強眾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成服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紀季入云者難詞也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

皆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以逆王命也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

者雖糾糾不書于者明糾不常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

春秋提要卷下

三四

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楚以蔡滅息遂入蔡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姜氏齊襄公之女入

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也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秋入衛

僖二十年夏鄭人入滑

叛鄭服衛故

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

人曹伯肅者未仲晉政莫知所承晉文未修辭令與之戰而以曹伯昇宋人滴矣

伯昇宋人滴矣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秦師過周輒而無禮王孫滿策其必敗滑姬姓秦師及滑鄭駘高犒師鄭穆公使

其武子辭焉蓋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無故滅人罪之也

文五年夏秦人入邽

邽秦人入邽邽周名秦人入邽邽又二千楚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星也斗紀綱星也後此宋微昭公齊獻懿公晉弒靈公天示人顯矣

十有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伐蔡取郤缺有名也晉入其晉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

曹伐有名也晉入其晉也

春秋提要卷下

三五

其郤齊始敗夏盟晉遂不統也齊伐我西鄙謂

宣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

入陳

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也討

入陳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然楚雖難陳能聽申

淑時而復封之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以貶之何

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鄭取一人焉以

歸謂之夏州又納其叛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

其君臣之道也聖人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

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

為之上國晉

成七年秋吳入州來

楚地吳楚交兵不替至是始

九年冬十有一月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

為之也

潰楚人入郢昔特其邑不修城郭決辰之開楚克

不能使民效死則昧為國之本也雖隆莒城何益乎故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謹之

十有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此伐宋納魚石其不曰納魚石于彭城何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其言復入何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也

襄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國台季孫

宿帥師救台遂入郢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郢惡

季孫宿之懼權使公不得有為于其國也

二十有三年夏晉欒黶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欒氏

春秋提要卷下

世臣故盈離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春秋備書之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二十有五年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隨者井壘木刊

鄭人怨之鄭子展帥車七百乘伐陳秋八月衛

侯入于夷儀書滑不名何歸道焉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著

據土背君之罪也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國無二君也展與

為又以國氏平與去疾假齊之力討有罪也焉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疑遂立乎

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

十有八年夏六月邾人入郢邾人藉稱邾人襲邾

無歸矣從幣于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

里以叛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里以叛南里宋國城內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

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以南里為之宋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

二十有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鄭鄭

未踰年稱王示當立也稱名明嗣君也

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東周也不曰入于京師京

春秋提要卷下

師衆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因成周秦雖降而景王寵愛庶孽弱其世適之罪著矣

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吳在楚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驅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入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則無首從之別

其罪一施之故不稱僇而稱及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四卿在蕭叛大心自曹

也書自陳自曹結隣國以成陳曹之罪亦著矣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鞅之入拒范

日叔何也人臣厚土與晉為市則是篡執之階豈非之戒故前書入于晉陽以叛人者不順之詞反

者不赦之罪

冬晉栒賁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知文韓簡趙

吉射相惡請逐范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賈賈公行內

外難折三卿內難直

若手策見其效也

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茶

陽生不稱公子者景公命茶世罔已則簒茶自立

亂所由生也試君者陽生與朱毛易焉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春秋

之惡故滅國書取特強凌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

春秋提要卷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好田

說之曹因背曹好宋宋人伐之曹人不救宋入曹

以曹伯歸而制其見滅之實以著其自取滅亡之

十有三年夏於越入吳吳常破越遂有輕楚之心

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

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春秋書於越入

事屬辭以垂戒後世

以上通其四十七凡書入于者不數及姜氏入

不數故止二十七

遷十徙其朝市曰遷僖十四年

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邾邾邾其以師遷之者是紀

強迫之為已屬也凡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其日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

閏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陽小國也其不仁亦甚矣

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邢地也見齊師

事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衛遷

秋難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

于政治晉文無却夷安夏之功莫不見矣

成十五年冬許遷于葉許公于申遷許于葉

春秋提要卷下

昭九年春許遷于夷夷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

也

十八年冬許遷于白羽自葉遷也畏鄭而樂

定四年六月許遷于容城許四遷皆受楚令經悉

害而願遷也然不能修德固圉而遷徙無常亦何

益乎聖人詳書以為后鑑容城地在華容縣亦析

地之近

哀二年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

子馯蔡所遷也馯為以自遷為文楚既降蔡馯

執政誰之咎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馯焉

書大夫一稱國言君矣
用事大懷殺之也

滅二十毀其宗廟社稷曰滅內兵皆滅曰滅
乃公在會而季孫滅之故不諱

桓六年春正月實來實州公名書曰實

莊四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

也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不書出無所出也何以書譚橫逆加而力不能勝其義蓋未絕也

十有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滅人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

春秋提要卷下

二十有四年冬郭公此郭亡也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然則非有能亡郭者

郭自亡耳

閔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

僖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邑名也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

食路滅虢以及身也下陽滅而虞虢亡矣故特書滅

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十年春王正月秋滅溫溫子奔衛溫近國秋滅不救病齊桓也

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若大國滅死其位是得正龍焉者于禮為合于時

為不幸若江黃是也書滅者見夷強夏弱方伯不能終職使小國賢於困于強暴此亡國之義辭也

力者也

十有七年夏滅項公會淮未歸而取項則季孫所為耳春秋不之諱者尊君抑臣之法

十有九年冬梁亡自亡也酒干酒淫于色好土工輕民力出惡敗謂之魚爛而亡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滅同姓名謂絕

先祖之裔王法不容

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以不祀視之

非其罪也滅同姓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

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無故滅人罪之也

春秋提要卷下

文四年秋楚人滅江

五年秋楚人滅六六人叛楚即東夷

文十有七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大饑戎與庸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阪高為買日不如伐庸謀國亦善矣列書三國楚不稱師滅楚之罪也

宣八年夏六月楚人滅舒蓼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納盟吳越勢益強

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衽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懷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宣九年秋取根牟滅而書取為內諱也

宣九年秋取根牟滅而書取為內諱也

宣九年秋取根牟滅而書取為內諱也

宣九年秋取根牟滅而書取為內諱也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後書入能討賊也猶書人意在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滅無罪之國雖欲救

之不得故傳稱潰經書滅

十有五年夏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

嬰兒歸稱曰謹之也稱師著暴也舉氏及號滅見此于中國書辭者免嬰兒之責詞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必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上會稱人貶也

春秋提要卷下
三

成六年春取鄆滅而書取焉君隱也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東夷偃姓之國舒庸以楚師之敗也道吳師襲恃吳不設備楚公子棄師襲而滅之

襄六年秋莒入滅鄆莒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故釋鄆而罪莒

冬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遷萊于即高厚佳子爵定基田萊姜姓子爵

十年夏五月遂滅偃陽道矣偃陽姓之荀偃得專制之

十有三年夏取邾言滅者內大惡詳也

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昭四年秋七月遂滅賴遷賴于鄆

九月取鄆鄆為魯所取于是始滅書取責魯也

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於越

殺陳孔奭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沈蔡世子

有以歸用之既書滅蔡又書執世子有者世于無降伏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

十有三年冬吳滅州來楚附庸也吳取之

十有七年秋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荀吳名氏者以審趙王室之戎而庸懲之僅得無貶則窮兵于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

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春秋提要卷下
三

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齮胡沈書許書名書滅

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巢楚之附庸書此以著入

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書名

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帥師滅沈以沈子嘉

歸殺之沈不書召陵晉使蔡伐之書滅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

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郢之墓曰入易無楚也何

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何以謂之吳也不正來敗人之積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秋道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鄭滅許因楚敗也

十有四年春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頓欲事晉恃楚而絕陳好故楚滅頓

十有五年春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滅人之國其罪大矣胡豹乘楚之約而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書以歸罪豹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

楚子書爵而胡子書名

哀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好田弋說公孫

春秋提要卷下 四

見滅之實檢亡曹亡春秋之終始也

以上載滅者三十二戰而書滅者二不書滅者十三通共四十七條

敗師十有六說道而勝之日敗

隱十年夏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之者

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書齊伐魯責魯也長勺

魯地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

也次不以其事勝不以其理文識之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華以蔡侯獻舞歸以息嬀之故書名地

之也以其服為臣虜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宋為乘丘之役故伐

魯公禦之敗諸郕部魯地

僖元年秋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既會邾謀救郕又敗其師于此書公

無援夷秋安中國之誠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郟獲莒莒來伐不能抑止遂用詐擒其主將故以友為主而書敗獲莒之備也

十有五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徐特救也

春秋提要卷下 五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晉不稱君將忘親舊惠也客入館而謀其主因信已而逞其許越入境而不哀其喪以貪秦師春秋所以秋秦也

秋晉人敗狄于箕狄伐晉及箕晉侯禦之先軫免

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晉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文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秋

也春秋正其名使有所考

成十有二年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識

備故敗之

昭元年夏六月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晉地也

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荀吳懷升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也書敗狄譏之也

五年秋七月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盼泉莒人來討

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六國先奔楚遂奔故

定十有四年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春秋提要卷下
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揚劍于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閭閻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

取師三悉虜而俘

隱十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小國稱

哀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國宋雍丘宋取鄭師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報雍丘之師也二國

覆師以相償執其惡如此

取國邑十有六取者收奪之名

隱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魯罪伐人而奪其土故特書取以著其惡

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眾取非所有其罪著矣

十年夏六月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魯以決辰之間取宋之二邑書取者謂非其所有也

僖三年夏徐人取舒舒楚與國取為附庸不滅其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魯附庸也為邾所滅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何以書取乎不謂下王專為母家報怨是以亂易亂也

二十有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殺公至自伐齊

春秋提要卷下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曰以不以者也背華即夷取非所有失政甚矣其致危之也

三十有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陞之役

文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真文公

宣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齊魯大國平邾莒小邦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

九年秋取根牟滅而書取為內諱也

十年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用貴卿為主將舉大眾出征伐陳有弑君之亂皆不是圖而妄發小過在邾城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故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成六年春取鄆為內隱也

襄十有三年夏取邾不言滅之內大隱諱也

昭元年春三月取邾季孫宿伐邾取邾不日伐邾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四年秋九月取鄆鄆為魯所取于是始滅春秋書取責魯也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齊侯又邾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邾使居之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公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

春秋提要 卷下 哭

哀八年夏齊侯取謹及闕以上共十九條多三

襲一輕行而掩之曰襲

襄二十有三年冬齊侯襲莒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服

而退以強凌弱又掩其不備罪之尤者也

追二已去而蹕之曰追

莊十有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濟西濟水之西也此未有言伐戎者

而善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散戎心而不知微危道也○時魯始治戎

僖二十有六年春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

弗及其人書師書伐罪齊也見其弱以誘齊也代

安罪魯也邾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逮詞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

成三取兵而守之曰成

僖二十有八年春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

襄五年冬戍陳助陳距楚也

十年冬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成而係鄭國分地非列國所專又書救鄭以許楚所

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會制楚之不若也

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三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春秋提要 卷下 哭

桓十有四年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宋怨鄭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列國之兵有制而私為之用以伐人書以不以其者也

僖二十有六年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齊

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于柏舉楚地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之實也吳書

子善解蔡圍也稱人賤之也特書以罪晉人也

城二十有九城者完雋也內城二十三不時

見勞民為重事也齊伯外城三郭也追丘也緣陵也魯城郭為美晉伯外城三虎牢

也緣陵也魯城郭為美晉伯外城三虎牢

也緣陵也魯城郭為美晉伯外城三虎牢

也祀也成周也

隱七年夏城中丘使人君不以時非

九年夏城郎以夏則非

桓五年夏城祝丘齊將襲

十有六年冬城向離時必書

莊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地

僖元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美桓公志義

也功

春秋提夏卷下

辛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

楚丘是桓天子之大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

事專矣故直書

文六年春遂城郡魯邑備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

宣八年冬城平陽魯

成四年冬城郕公欲叛晉故

九年冬城中城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

襄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制邑也城虎牢南不係

七年夏城費季氏邑也南遺為費字及仲昭伯為

諸城費故季氏城費乃復甯堅

十有三年冬城防畏齊

十有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成之外

十有九年冬城西郛

十有九年冬城武城桓叔歸曰齊猶未也不

提夏卷下

五十二

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

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

杞為悼夫人

昭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晉韓不信齊高張宋

仲幾衛世叔申鄭國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城成周不曰城京師而曰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有四年冬城莒父及霄公叛晉而助范氏

十有五年冬城漆邾代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四年夏城西郭

五年春城毗魯地也

六年春城邾魯地也

築八始也

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春秋以復魯舊禮

而

二十有八年冬築邨其志以下四豐輕用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邨也

春秋提要卷六

夏築臺于薛魯地也

秋築臺于秦魯地也

成十有八年秋築鹿囿不時

昭九年冬築郎囿書時

定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不時

執三十有一齊執者五晉執者十五宋執者二邾執者一

桓十有一年秋九月宋人執鄭蔡仲命大夫至于

莊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書人惡齊也以責已

人此節以

傳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濞東大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已滅而言執不與成也其曰

言以歸驗其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勝魯齊桓

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邾子會盟于邾已西邾人

執邨子用之盟曹南其同志不更以手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

春秋提要卷下

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諸侯皆在而楚執其盟

上以同執為文宋襄欲繼

二十有八年春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

人之職滿矣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

衛為臣執君執不

文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商人執舍

伯并婦

齊人執子叔姬執舍而莫救是本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變書帥師伐鄭鄭伯如

討其武于楚也執諸卿與書伐鄭人使伯獨不

行成晉人殺之稱人以執若非伯討也殺伯獨不

無可殺之善楚不得有殺之名

十有五年春三月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殺

師故特書同

十有六年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御犇信宣伯之言執季文子于

莒丘是信讒惡而棄其忠良矣

襄十有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鄭使良霄告

春秋提要 卷下

五四

十有六年春二月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邾子伯

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為聘

十有九年春晉人執邾子以伐

二十有六年秋晉人執衛寧喜執有罪何以不得

為伯討不以其罪

陳孔與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

有以歸用之

十有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意如罪在無

非伯討也

二十有三年春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魯取叔孫

舍如晉

定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不

之功固有罪矣然執人于天子

之側復霜之漸故書地以謹之

春秋提要 卷下

五五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犁樂祈見范缺貨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括以侵衛

哀四年春宋人執小邾子無伯

赤歸于楚楚圖蠻氏子赤奔晉越缺以晉國未寧

人罪之也夷狄見執書名外之也歸于楚

之備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獲晉侯秦伯伐晉而綱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綱不書歸免秦伯也專罪晉之背

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怨秦伯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千師也秦始見于經此秦晉交兵之始也

宣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獲宋華元將軍師重並書千策示人君不可輕役大

衆又重將

襄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昭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

春秋提要

卷下

五十六

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復陳夏齧吳伐州

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焉為不書楚令尹既

喪楚師已增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是以不書楚也

諸侯之師畧而不序頻胡沈其君自將蔡陳許大

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敗或滅或獲事不同也

故總言吳人以詐取勝于前以君與大夫序六國

于後胡沈書焉畧名書滅二君勿狂不能以札自

守屬殺于楚一敗而身與眾俱亡也其曰

滅威其自取焉耳曰滅曰復別君臣也

哀十有一年夏五月甲午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

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小傳吳之來伐苟能全

可矣今乃以伐魯方歸之罪兵而快于一逞師敗

身獲故以國書主之者深罪之也書戰書獲止此

齊魯交兵亦止

此艾陵齊地

降二降者脅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晉及齊師

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

國無義而不能服也于是莊公之惡著矣

三十年秋七月齊人降郕紀附庸國也

侯罪之深也

潰四民逃其

信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春秋以義正

春秋提要

卷下

五十七

文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伐沈討服楚也沈潰民逃上

中國會盟南服于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

義舉比于假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妄

成九年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

入郕莒特其陋不修城郭決辰之固楚充三都信

則昧為國之本也雖除莒城何益乎故

經于莒潰特書日以誦之郕莒別邑

昭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郕潰民逃其上曰潰自是

昭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郕潰昭公別逃于魯八地

昭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郕潰昭公別逃于魯八地

昭二十有九年冬十月郕潰昭公別逃于魯八地

一民皆非其有矣故者以為成

講武二

莊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也

恒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使冬大閱書八月不特也天子諸侯其禮不同書大閱其禮也懼鄭念畏齊人不因用符閱兵車屬農入政其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微彼祭上獨繆廟戶之意

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

治兵

武也

蒐五

中春秋教振旅遂以蒐謂搜索擷取不字者大云者倍天子之制也

昭八年秋蒐于紅書蒐始此紅地蒐春事也秋之則蒐天時有常所矣其于

春秋提要卷下

五

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兵權在臣下則恃人理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十有一年夏大蒐于比蒲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不與也其權臣專行公乘大輅其臣八佾舞于庭其率據太都執國命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焉

定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既叛晉三桓懼人之固故數蒐焉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軍政不獨公也

狩四

中冬數大閱遂以狩謂守取之無所擇也

狩四

恒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之意也

謹于微

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荜齊人齊侯也其曰人也判釋

僖二十有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文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何以絕筆于獲麟其以天道終乎

乞師五乞者卑遠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詞

僖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

春秋提要卷下

五

乞師五乞者卑遠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詞

成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以霸主之尊何也魯兵非晉所得專也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時書曰乞以見卑伏禍無自及而縮之意

春秋提要卷下

五

十有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黶中饋也故晉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十有七年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黶中饋也故晉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十有八年冬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士魴中饋也故晉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次師十三齊次四魯次四齊衛次三晉楚次各一代書次為善次歷是也故書伯之難文十年次敗貉是楚伯之難張元

伯之難文十年次敗貉是楚伯之難張元

伯之難文十年次敗貉是楚伯之難張元

伯之難文十年次敗貉是楚伯之難張元

伯之難文十年次敗貉是楚伯之難張元

伯之難文十年次敗貉是楚伯之難張元

年次物見晉
國之難矣

莊三年冬公次于滑滑鄭地也欲救而不

八年春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侯而次者有

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次不以事勝不以理交誼之也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欲收師而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之長邢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遂伐楚次于陘子其

春秋提要卷下

本

十有五年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見伯王號令不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楚失用師之義

放下書伐以著其罪○宋陳鄭皆從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于鄆

二十有三年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罪其慢也○齊

定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中國無伯也齊衛

秋重網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陵衛地也二君將

為援

十有五年夏齊侯衛侯次于渠蔭謀殺

制楚得失七

召陵以義勝

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提要卷下

全

城濮以威勝

僖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

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鄆陵以幸勝

成十有六年夏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

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蕭魚以善勝

襄十有一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

光莒子邾子貜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公至自會

于泓以不度德不量力而敗

僖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于邲以將不用命而敗

宣十有二年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召陵以求貨弗得而還

定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春秋提要卷下

奎

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救二十三

救江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隣晉賜處父楚救鄭秋長齊吳救陳是也

莊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從大夫之例而

救術也

二十有八年秋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制伐鄭諸侯

急恤隣之義

閔元年春齊人救邢者稱人將帥少也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稱師見

有餘書次戰

六年秋楚人聞許諸侯遂救許楚攻許即後師救

十有五年春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

狄救齊

春秋提要卷下

二十有八年春楚人救衛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九年春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

救鄭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九年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也蓋下書救

鄭則非與也

經 128—691

十有二年冬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楚討微舒陳德之而不賦書救

者見陳之無罪為可憫也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晉楚遇于桑達軍帥欲戰武子達還則無

力也何以善美不遷戮也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

杞伯救鄭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是懷夷安夏之師故美之書救楚罪益明鄭背夷之善亦

善亦

襄六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春秋提要

卷下

本四

十年冬戌鄭虎牢楚子貞帥師救鄭書救鄭以許楚深罪諸侯

不能保鄭也

十有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鄭受命救台不受入鄭

惡季孫宿之權也

十有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齊畏

二十有三年秋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地也救而書次罪其慢也

哀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宋人圍曹鄭同于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

也不可不救乃救曹侵宋

十年冬楚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此書救者善之也救在夷狄則

罪中國吳救陳是也吳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

獻捷二獻者下奉上之詞軍獲曰捷

莊三十有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威我也書獻以抑之

僖二十有一年冬楚人使宜申來獻捷魯魯也不為

魯諱

零二十有一旱祭也諸侯零于境内之山川蓋以山川百源能典雲雨故也

書秋者七

桓五年秋大雩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魯諸侯而郊禘人雩故書大以志其禮

春秋提要

卷下

本五

成三年秋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十有六年秋大雩

昭八年秋大雩

定七年秋大雩

十有二年秋大雩

書八月者四

僖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襄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

書七月者二

僖十有三年秋七月大雩

昭二十有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雩早甚書

此以志禦災非道而區區于禱祠之末也

書九月者七

襄八年秋九月大雩也早

十有七年秋九月大雩

春秋提要卷下

李

昭六年秋九月大雩

十有六年秋九月大雩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七年秋九月大雩一秋而兩大雩僧齋之甚也

書冬者一

成七年冬大雩

郊九施違者四牛災者四非時大不敬者一蓋郊所以祭天魯諸侯而用天子之祭也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魯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成王過賜伯禽受之非也春秋因禮之變而書于策以深貶之也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三望者祭泰山河海也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

成七年春王正月臧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臧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郊牛日其解角而知傷展道也矣

又食其所則亡乎人矣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不郊猶三望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當祭故不書三望借天子之禮是以書

春秋提要卷下

李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者故特日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

宜用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春王正月臧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春王正月臧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

已郊時也四下非禮五下強也魯之郊祿非禮也

望三望祭也望于山川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

望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敗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

成七年春王正月臚臚食郊牛角敗卜牛臚又食

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春秋提要卷下

烝嘗三

冬曰烝祭也謂萬事畢成所慎祭多也秋曰嘗以物成而特新焉

桓八年春正月巳卯烝魯烝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事也非特以不時

志也焉再烝

夏五月丁丑烝正月巳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烝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災而新作不書營官室以宗廟

為先重本也

乙亥嘗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不敬也志

土田十

假一

桓元年春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鄭人請假祀周

加璧者所請于許故也不言易者湯沐之地朝宿之邑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易有無君無親之心矣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不曰以璧假許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過遷善自新之意也

取五

僖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取之曹也而謂之取者以亂

易亂也

宣六年夏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齊人攻略以兗討而書齊人取田者

春秋提要卷下

烝嘗三

所以著齊罪

成二年秋八月取汶陽田將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歸于王

以正疆則取之以不以其道

襄十有九年春取邾田自鄆水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句繹不與公室三卿並將魯

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共君而已不與焉越之故也

也故歸善
以者其罪

歸我一

宣十年春齊人歸我濟西田此田我者乃相親
愛慈遺之意深著齊

人助成獄
逆之罪也

歸之于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克戰勝于齊曰反魯衛使地今復歸諸國
則歸之不以其道也齊人貪得晉有二命安也則
齊無所諫止皆罪也魯侯弱遂以歸
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來言詞歸易同

疆一

春秋提要卷下

昭元年秋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舊
亂也

主

來歸一

歸及俘非土
田也故不數

隱八年春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其
言

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
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言齊歸衛實則知四國
皆受明之略矣皆此以

將正諸侯之
罪垂戒明矣

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鄆讎陰田此齊來歸何也
齊人心服而歸

之也聖人以禮責齊齊歸三
邑以謝過書曰來序積也

災異一百二十二通計一百
二十四

日食三十六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每食必書示後
世治曆明時之

法過災而
懼之意也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日者眾陽之
宗人君之象

而有食之既
其為變大矣

桓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有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

社鼓不鼓于朝而鼓于
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春秋提要卷下

主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不

于朝而鼓于社
又用牲非禮也

僖五年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

也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有六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有四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春秋提要

卷下

主三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星亭三

文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亭入于北斗

亭恩氣所生開闢不

引之類也斗星也此宋秋昭公

春秋提要

卷下

主三

昭十有七年冬有星亭于大辰

亭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

哀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亭于東方

星隕隕石各一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前此五國連師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喪

運之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石自空

疑結而隕也石隕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將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

不雨七

莊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閏月也閏者有志乎民者也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

而止即八月書雨矣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于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無水三

春秋提要卷下

七十四

桓十有四年春正月無水

今在仲冬之月煥而無水則政治經弛之所致也故書

也故書

成元年春二月無水

寒極而無水常煥也何以書致治未亂慎于微之意也每

事尚矣

襄二十有八年春無水

大雨震電一

隱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譏兆矣

雖至之難萌矣

雨雪三

隱九年春三月庚辰大雨雪

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譏兆矣鍾至

之難萌矣

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僖十年冬大雨雪

大雨雪三

僖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雪

陰脅陽臣沒君之象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昭三年冬大雨雪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

地震五

春秋提要卷下

七十五

文九年秋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靜以動為異

襄十有六年夏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有三年秋八月乙未地震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山崩二

僖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書沙鹿崩十前書獲晉侯于後

雖不指其事而事應具存矣

成五年夏梁山崩

書而不係國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雪也

大水九

桓元年秋大水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

十有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災也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此志災見春秋謹天戒恤民隱之心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此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官不鼓

宣十年秋大水

春秋提要卷下

主六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有四年秋七月大水

有年二

桓三年冬有年獨桓有年則存而不削者緣桓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之施有年足及常也

故典而存之

宣十有六年冬大有年大有年記異也宣公栝立水旱蟲稼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宜也獨于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

饑三

宣十年冬饑

十有五年冬饑宣公務華去實嬖子與會聘問略原既矣水旱蟲稼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

襄二十有四年冬大饑足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無麥苗一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重民命也

大無麥禾一

莊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滅孫辰告糴于齊大者倉廩皆竭之辭也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歲大臣治名不治實之弊也

春秋提要卷下

主七

大旱二

僖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公至自伐萊大旱伐萊齊志也故齊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強凌弱是以為此舉也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零或零而不雨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一

僖三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而況若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人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

隕霜殺菽一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木可以殺而殺記異也

雨水冰一

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木者少陽初君大臣之象冰疑陰兵

類也木幾有沙隨若丘事

多麋有豷有蜚蠊生各一

莊十有七年冬多麋麋多則為異以其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秋有豷豷陰物也含沙射人

二十有九年秋有蜚

春秋提要

卷下

主八

宣十有五年冬蜚生蜚始生曰蜚急民事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

六鵠退飛一

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

六鵠退飛過宋都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鵠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

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

螟三

隱五年秋螟蟲食苗心曰螟害稼也春秋之書螟記災也

八年秋螟

莊六年秋螟

蝻十

桓五年秋蝻蝻災也

僖十有五年秋八月蝻

文三年秋雨蝻于宋墜而死也

八年冬蝻

宣六年秋八月蝻蝻為穀災虐取于民之効也

十有三年秋蝻

十有五年秋蝻

襄七年秋八月蝻

春秋提要

卷下

主九

哀十有三年秋九月蝻

冬十有二月蝻

牛傷四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

成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

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

定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

巳郊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書夏四月郊

禮春秋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垂訓之義大矣

牛死二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

定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春秋提要

卷下

全

宮室災六

多一

桓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僖二十年夏五月己巳西宮災

宣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

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成三年春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官成而主未

何禮哉宜覺至是二十有八月緩于遷主矣言災則不恭之致自見矣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亳社殷

震廟一

僖十有五年秋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不日夷

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

屋壞二

闕一

文十有三年秋七月世室屋壞

齊大災一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瘡也

宋陳衛鄭災各一

春秋提要

卷下

全

昭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火大

宋陳災各一

宋災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取卒之日加

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曰婦人之義傳婦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詳其

事齊伯姬也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凡外災告則書陳已滅陳

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

莊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

杏桓非受命之伯諸侯推戴以為盟主四國僭人
以平宋以正王法也齊侯稱爵者上無天子下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服也地宗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之會三桓公始伯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春秋提要卷下
書公惡不信也桓伏義而天下與之書同盟志同欲

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前此鄭伯嘗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

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地宋

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
也桓之此盟其照荆楚之虛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諸侯皆在獨言是盟也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地謀伐也諸侯

之師同穴于榿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會首止以定其位美其盟而貶其逃歸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盟于甯母

九年夏公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葵丘在齊地宰周公以家宰兼三公其職甚重何以不殊會之人臣有進退之節出入

春秋提要卷下
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比

齊桓兵車之會四

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以下士之微序方伯諸侯上尊

十有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王命也始述歸今之盟見舉動人君之大節可不慎乎

許男曹伯于鹹
且謀王室也

十有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收徐盟也徐而次匡宜速反後伯令不行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謀鄭且東畧也

晉文五書爵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出亡而曹衛不禮至是侵

伐之再稱晉侯後復怨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曹莫知所承

春秋提要卷下晉文未修辭令遠入其因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微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昇宋人論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稱人敗也得臣初請復衛封曹無

黨拘宛泰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意也然局為不美揚其績而畧之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功利則高矣以道言則王之罪人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而不書去實以全名也衛侯奔而不名位未絕

也叔武盟而稱于立為君也罪晉文以私怨專廢盟

晉襄退三強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襄親將猶不憚若何也忘親背惠豈其理哉其惡也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節而謀其害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棄師狄道也人晉狄秦所以立人

秋晉人敗狄于箕狄代晉及其晉侯禦之先軫免以三命命先且申將中中以再命命先軫之縣賞晉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晉悼五會

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四城虎牢之故

春秋提要卷下心病楚故書同盟晉悼自京師歸而得國故會單項公假王命以求諸侯也夫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乃解王命于諸侯其事不足手揚故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子使

莊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子使

冬戌陳遼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能救中國而獲幾故故善之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鄭中是于棠園陳會于鄆以救之強晉伯之意而陳侯棄夷之心不獨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八年春季孫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晉悼公命朝聘之數使諸侯大夫聽命于會夫不自為政而委于臣下諸侯大夫既稱人謹始也○廬陵李氏曰五會始難終邢丘皆鄭故也五會鄭皆與于鄆未至然已致其意矣邢丘之后于鄆不從于展之言而鄭從是矣故于展曰五會之信今將背之

晉悼三駕

襄十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

春秋提要卷下

六

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師于牛首

十一年夏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師于北林侵宋以致之也秋七月己未同盟于毫城

北公至自伐鄭吾從之盟與宋為惡諸侯必至

又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

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公至自會鄭服而從北尋復從楚伐宋見其後與之也鄭又服從會蕭不書鄭會蕭其不可信也晉悼推誠待鄭職于知武子而不與

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雄城濮之績不過是也

晉平七合諸侯

襄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渙渠戌寅大夫盟晉

人執莒子邾子以歸會渙渠為討邾莒也邾莒連而卒平公遂成父志獨惜盟不出諸侯

先不歸京師首事如此餘不足揚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齊地也前年無復盟

侯也盟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春秋提要卷下

七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淵齊成也齊以晉不代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

二十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于商任綱藥氏也晉不念藥氏世勲而逐盈又將博執之命諸侯無得納焉亦過矣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復綱藥氏也齊侯而與會而盈盈故兩書公至以危之

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代齊不克夷儀本邾地簡滅邾焉也

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及會聞崔杼之殺受貽不問其與之同情也故重直書同盟以治之

晉平五合大夫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趙鄭良霄宋人向曹人

于澶淵澶淵衛地近戚者討衛也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春秋提要卷下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向戌欲解諸侯之兵以爲各晉楚始同

二十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寅齊高止宋華定衛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

杞晉平杞出也城杞爲桓夫人故合諸侯之大夫紀城之平公不恤周宗之禍而夏肆是并諸姬是棄可謂知事乎合十有一國之大夫而修私親之戚郭非救患之公心也

三十年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不謀謀災不知務矣故蔡景書齊澶淵言所爲以刺之

昭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

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昭蔡公孫歸生鄭罕

虎許人曹人于訖陳侯之弟昭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也會就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宋盟楚先歃故國諸讀舊書加于牲上晉人許之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春秋五始

元者氣之始即位稱元年明人君之用春者四時之始行夏王時

者受命之始加王于正大一統也正月者正教之始正位也雖無事即位者一國之始上必稟命

春秋提要卷下

隱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二年春無王正月五

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公薨皆有春無王正月

四年十年春王二月七年春王三月無正月

桓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如其意也二年有春王

正月三年至九年無王九年併正月無矣十年春

王正月數盈加誅也十一二三四五年十六七八年

公薨皆無王十五年春二月無王併無正月

莊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二年四年二十年春

王二月十二年十八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春王

三月七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
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九
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公薨但有春無王併正二三
月皆無

閔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二年公薨

僖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三十三年公薨春王

二月十二年十九年春王三月五年七年十一年

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二
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有

春秋提要

卷下

全

春無王併正二三月皆無矣

文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二年十八年公薨春王

二月九年春有二月七年十五年春有三月十年

春王三月四年六年十一年十六年十七年有春

無王無正二三月矣

宣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二年春王二月六年七

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八

年公薨有春無王無正二三月

成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十五年春王二月四年

十三年春有三月十一年春王三月二年八年十
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七年春無王無正二三月

襄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十五年有二月十七年二

十三年二十六年春王二月四年六年十二年春

王三月三年五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三年十五年

十八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二十八

春無王無正二三月

昭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十一年二十四年春王

二月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八
春王三月二年

春秋提要

卷下

全

八年九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

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二十九
春無王無

正二三月

定六月即位追書元年有春王三月無正月十四

年春有二月四年春王二月五年十年春王三月

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春無王無正二三月

哀元年春王正月書即位二年四年九年十年春

王二月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

年十四年春無正二三月

以上五始十二公同一元春而王正即位之書
各異蓋十二公元年之春皆有王而十二公各
年之春亦有不書王者如隱之二五六八九十
一年桓之三年至九年十一至十八年莊之
七九十三四五六七九三十一二
僖之五七十一三四七二十三五六七九三
十一文之四六十一四七二十一三七八九
三四五八成之六十一六十七宣之六七八
九十三五八二二十四五七三昭之八十九
二三四六七八九二二十四五七三昭之八
之三五六七十一二三四七九定之十一二
也又皆不書正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正十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春正十五年
文之九年書春三與之十五年書春三與之
年十三書春三與之十五年書春三與之
四年書春三與之十五年書春三與之
善王故曰十二公元年之春皆有王而十二
各年之春亦有不書王也十一公元年春王
春秋提要卷下 三

孔子相魯

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

至自夾谷平前八年而侯齊之怨書及我志也萊

過一言威重于三子以禮責齊侯齊人歸田謝

齊人來歸鄆謹廼陰田齊人心服而歸三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郕三家之邑三

桓桓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
能制也而問于仲尼遂墮三郕是謂以禮為國不
以為之兆也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不
教者比之舜禹之世苗頑勿帥功以為聖人病故
諸不數耶

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周魯之災止此受

子路用魯即墮郕墮費其

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郕子來朝隱公去年來會未

春秋提要卷下 三

哀七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欲誅盟非子貢之

子使子貢辭不可却故曰不有君子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欲誅盟非子貢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子貢請束錦而中吳宰

冉求用魯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人而童子敢死微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人而童子敢死微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人而童子敢死微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人而童子敢死微

處材之偉言而丈夫蒐乘用前矛之奪人而左師
入軍聽請刻之弱友而尼父稱義○伐不書四鄙
直書我者干戈皆厥躬也邾子齊出魯入邾則齊
取邑請吳師及歸邾則齊反邑辭吳師齊有禮矣
我何名而會吳伐之
斯致師之由在我也

王人三

莊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子突
其字下士之微
趙從大夫而
書字褒救衛

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

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以王命行雖下
士而序方伯諸

侯之上為匹夫事雖國
君而從卑者求乞之詞

春秋提要卷下

九四

二十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

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近洛陽王城之內子虎與
列國盟是為上替列國大夫入

天子境雖貴曰士乃上盟子虎是為下陵無君之
心著矣故設公不書貶卿稱人子虎與焉正本之
也意

命大夫三

魯單伯 鄭祭仲 陳女叔
魯叔豹有王賜路以莖不廢三官

與此

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命大夫王姬召南所
謂平王之孫下嫁齊侯之

子者逆使我為之主也不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

王姬歸于齊
言如義不可受于京師也
后世不可忘君親雖不得已而築館

于外亦未為中禮而特書之書歸齊而
忘親釋怨之罪著春秋復讐之義明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侯女皆執婦道
同詞不異垂訓義大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北杏之會伐之諸師于周將卑師少稱人以制用
兵而賦于民薄矣合諸侯伐之者桓也會伐者無
貶焉故其辭平不復
再舉三國之名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鄆衛地衣裳
之會二宋服

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

春秋提要卷下
九五
姬
所商人執舍忌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以罪
之救則是以已執之者也叔姬舍之母執其母而莫
有不赦之罪也

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
命大夫致而不名十有
尊王命謹臣禮也

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來歸者叔姬無罪齊自絕
而歸之其稱人深責齊人

以商人為君而
不知其惡也

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

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初祭仲有寵于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
忽忽為仲所立而厲公突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
宋執之脅以立突所以突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
大夫主于見執廢置由人而使不正者歸之已立

初祭仲有寵于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
忽忽為仲所立而厲公突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
宋執之脅以立突所以突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
大夫主于見執廢置由人而使不正者歸之已立

者出之學天子之命貢元君之訐故尊王命貴正卿而書字大其任以罪之

莊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始此諸侯交聘之

命大夫故不各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

女叔春來季子冬報○大全云女氏叔字天子賜

諸侯之大夫邑使之歸國則書氏及字單祭邑也

女氏也伯氏叔字也汪氏曰齊晉強大專命無

命大夫魯齊而歸天子之二守晉樂書受王室

之施惠齊王而春秋書莊二十二年高侯閔

國侯十五年高固成二年國歸父宣五年高固十年

書十五年樂厲十七年高無咎十六年樂厲十八年

佐襄元年樂厲十七年高無咎十六年樂厲十八年

三年樂盈二十九年高止昭元年三十一年國弱十

二年高偃十九年高止昭元年三十一年國弱十

定四年八年哀三年六年國夏哀六年不能高張十

年國書皆名而不字或氏而稱子而不能如單伯

春秋提要卷下

祭仲女叔之以氏字書者何也

魯三家所始

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

莒拏莒人來伐魯既不能抑鋒止銳喻以辭命又

責之備也是役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季氏始

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

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叔牙子齊桓欲徑陳陳不

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

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安中國之志急矣教慶父子孟孫氏始

弑君二十有五稱世平者三公族而削其屬

而稱氏稱名者六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閭稱盜者各一

隱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也隱公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書春王正月正督之罪也書大夫賢其義形于色也

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春秋提要卷下

十有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

自齊

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也無知仲年之子

寵當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弑殺無知

十有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

仇牧畏懼禦

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國人不子焉殺

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稱大夫與其不

也

十有九年夏六月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也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書世

君欲以起問者察所繇也

十有四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春秋提要卷下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昭公無道以弑

君罪宋人者三綱不可廢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冬十月子卒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

莒弑其君庶其

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穿弑而歸獄于

盾開臣子邪心而謹其漸

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書名氏以著見

弑之繇訓後世以遠色納諫也

十有八年秋七月邾子貜鄆子于鄆于鄆者罪臣子不能救君

患也邾常用鄆子今又使貜其君深惡之也

成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不書樂善

而稱國知聖人討賊大要

襄七年冬十有二月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

戌卒于鄆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州緯

人死不書皆逢君之惡者

春秋提要卷下

冬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不飾城請罪非吳子自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特

弑君之罪示當慎于廢立

二十有九年夏五月閻殺吳子餘祭吳子近刑人也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三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圖弑君諸侯不討亦已矣

至會于申用召陵之禮若革陽州恐後世以賊爲可從也其義微矣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

楚子伏甲享蔡侯執而殺之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

虔于乾谿書比弑君忘其守也。虔次于乾谿以伐徐觀從帥失職脅比立之師潰而歸

楚子經而死耳

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于嘉殺之葉疾不名謹華夷之

辨蠻子不名亂而無質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春秋提要卷下

師于雞父胡子光沈子逞滅獲陳夏齮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嘉歸殺之

十有三年冬薛弑其君比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

十有四年夏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踐勾

以詐勝閭閻傷而卒

哀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侯如吳大夫恐又遷嗣

逐而射之書次以微有國之升

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係齊昔亂

所由生書乞弑荼亂也。不稱公子自絕于先君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

卒齊人弑悼公赴于師而以卒書者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

以上通共四十五條不數者二十條

春秋提要卷下

春秋提要卷下

春秋筆削發微圖

始元年 平王四十九年至五十一 年 已未終 桓王元年至八年	衛 桓公十三年至十六年 宣公元年至七年
十一 齊 桓公九年至十九年	陳 桓公二十三年至三十三年
隱 桓公二年至六年 哀侯元年至六年	蔡 宣侯二十八年至三十五年 桓侯元年至三年
公 秦 文公四十四年至五十年 寧公元年至四年	曹 桓公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
已巳不 楚 武王十九年至二十九 年 尸其位 穆公七年至九年 曰隱 宋 穆公七年至九年 桓公元年至八年	鄭 莊公二十二年至三十二年 燕 穆侯七年至十七年
春秋圖 十二公	一 君山堂
始元年 桓王九年至二十三 年 庚午終 莊王元年至三年 十八年 齊 釐公二十年至三十三 年 襄公元年至四年	陳 桓公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 厲公元年至七年莊公元年至 六年
桓 哀侯七年至八年小子元年至 三年 晉 寧公五年至十二年出公元 至六年武公元年至四年	蔡 桓侯四年至二十年 哀侯元年
公 楚 武王三十年至四十七 年	曹 桓公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 莊公元年至八年
丁亥辟 宋 昭公九年至十年 卽 土服遠 莊公元年至十七年	鄭 莊公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 昭公元年至二年子豐元年
日桓 衛 宣公八年至十九年惠公元 至三年懿公元年至三年	燕 穆侯十八年宣侯元年至十三 年桓侯元年至四年

始元年 莊王四年至十五年釐王五年 戊子終 惠王元年至十五年 三十二 齊 襄公五年至十二年 桓公元年至三十四年	衛 懿公四年至十一年惠公復入通 元年為惠公十四年至三十一年 公元 至七年
莊 晉 潁侯十四年至三十八年武公奔 國其元為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 公元年至十五 年史記少一年	陳 莊公七年宣公元年至三十一 年
公 秦 武公五年至二十年德公二年 宣公十二年成公元年至二年	蔡 哀侯二年至二十年 桓侯元年至十三年
年已未 楚 武王四十八年至五十一 年文王十 三年衛侯五年成王元年至十年 莊公十八年至十九年 宣公元年至二十年	曹 莊公九年至三十一年 宣公元年至九年
勝敵克 宋 莊公十八年至十九年 宣公元年至二十年	鄭 子嬰元年至十四年厲公復入元 至七年宣公元年至十一年 桓侯五年至七年 莊公元年至二十九年
春秋圖 十二公	二
始元年 周 惠王十六年至十七 年 庚申終 齊 桓公二十五年至二十六 年	衛 懿公八年戴公元年 陳 宣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
年 晉 獻公十六年十七年	蔡 穆侯十四年十五年
秦 成公三年四年	曹 昭公元年二年
楚 成王十一年十二年	鄭 文公十二年十三年
西在圖 宋 桓公二十一年二十二 年 遭難曰 閔	燕 莊公三十年三十一年

[illegible]

<p>昭公</p> <p>年辛卯 威儀恭 明曰昭</p> <p>楚 平公三十五年昭王六年</p> <p>秦 景公三十六年至四十年</p> <p>晉 平公十七年至二十六年昭公六年頃公十四年定公元年至</p> <p>齊 景公七年至三十八年</p> <p>周 景王四年至二十五年 敬王元年至十年</p>	<p>襄公</p> <p>年辛卯 威儀恭 明曰昭</p> <p>楚 平公三十五年昭王六年</p> <p>秦 景公五年至三十五年</p> <p>晉 悼公元年至十五年 平公元年至十六年</p> <p>陳 成公二十七年至三十年 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p> <p>蔡 景侯二十年至四十九年 靈侯元年</p> <p>曹 成公六年至二十三年 武公十三年</p> <p>鄭 成公十三年至十四年 釐公五年簡公二十四年</p> <p>燕 武公二年至十九年文公六年 懿公四年惠公元年至三年</p> <p>吳 壽夢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諸樊十三年餘祭六年</p>	<p>春秋圖</p> <p>十二公</p> <p>五</p>	<p>昭公</p> <p>年辛卯 威儀恭 明曰昭</p> <p>楚 平公三十五年昭王六年</p> <p>秦 景公五年至三十五年</p> <p>晉 悼公元年至十五年 平公元年至十六年</p> <p>陳 成公二十七年至三十年 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p> <p>蔡 景侯二十年至四十九年 靈侯元年</p> <p>曹 成公六年至二十三年 武公十三年</p> <p>鄭 成公十三年至十四年 釐公五年簡公二十四年</p> <p>燕 武公二年至十九年文公六年 懿公四年惠公元年至三年</p> <p>吳 壽夢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諸樊十三年餘祭六年</p>	<p>昭公</p> <p>年辛卯 威儀恭 明曰昭</p> <p>楚 平公三十五年昭王六年</p> <p>秦 景公五年至三十五年</p> <p>晉 悼公元年至十五年 平公元年至十六年</p> <p>陳 成公二十七年至三十年 哀公元年至二十七年</p> <p>蔡 景侯二十年至四十九年 靈侯元年</p> <p>曹 成公六年至二十三年 武公十三年</p> <p>鄭 成公十三年至十四年 釐公五年簡公二十四年</p> <p>燕 武公二年至十九年文公六年 懿公四年惠公元年至三年</p> <p>吳 壽夢十四年至二十五年 諸樊十三年餘祭六年</p>
--	--	--------------------------------	--	--

周世次		魯世次		齊世次		晉世次	
平王 太子洧 桓王 莊王 僖王	武王得天下十二世至平王東遷平王至昭王十三世不數光平王末年當魯隱元年故周八百六十七年四百年在春秋前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中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後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姬姓文王子公旦之後伯禽封于曲阜魯侯自伯禽至隱公十四世自隱公至哀公十二世哀公終二十七年卒十六年孔丘卒經止十六年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太公望之後姜姓武王封太公于齊魯立太公至僖公十三世僖公九年魯隱公攝政	郭侯 哀侯 小子侯 懿侯 獻侯 武侯 成侯 景侯 成侯 景侯 成侯 景侯	唐叔虞之後武王滅唐而封之至懿父改爲晉自唐叔至郭侯十四世郭侯二年春秋始焉

衛世次		宋世次		秦世次		楚世次	
桓公 莊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景公 靈公 厲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景公	康叔封之後武王之弟封于衛至桓公十三年春秋始焉自康叔至宣公十三世	微公 宋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景公 靈公 厲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景公	其先矣封於商武王伐商封武庚後武庚亂更封微子自微子至穆公十四世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景公 靈公 厲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景公	伯益末孫曰非子周孝王邑之秦號曰秦嬴至襄公爲周平王平犬戎封爲侯自秦嬴至秦仲三世至襄公五世至穆公十三世	武王 成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昭王 景王 靈王 厲王 宣王 成王 襄王 昭王 景王	顓頊高陽之後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熊繹成王時封於楚以子男之田姓芊氏自熊繹至武王十七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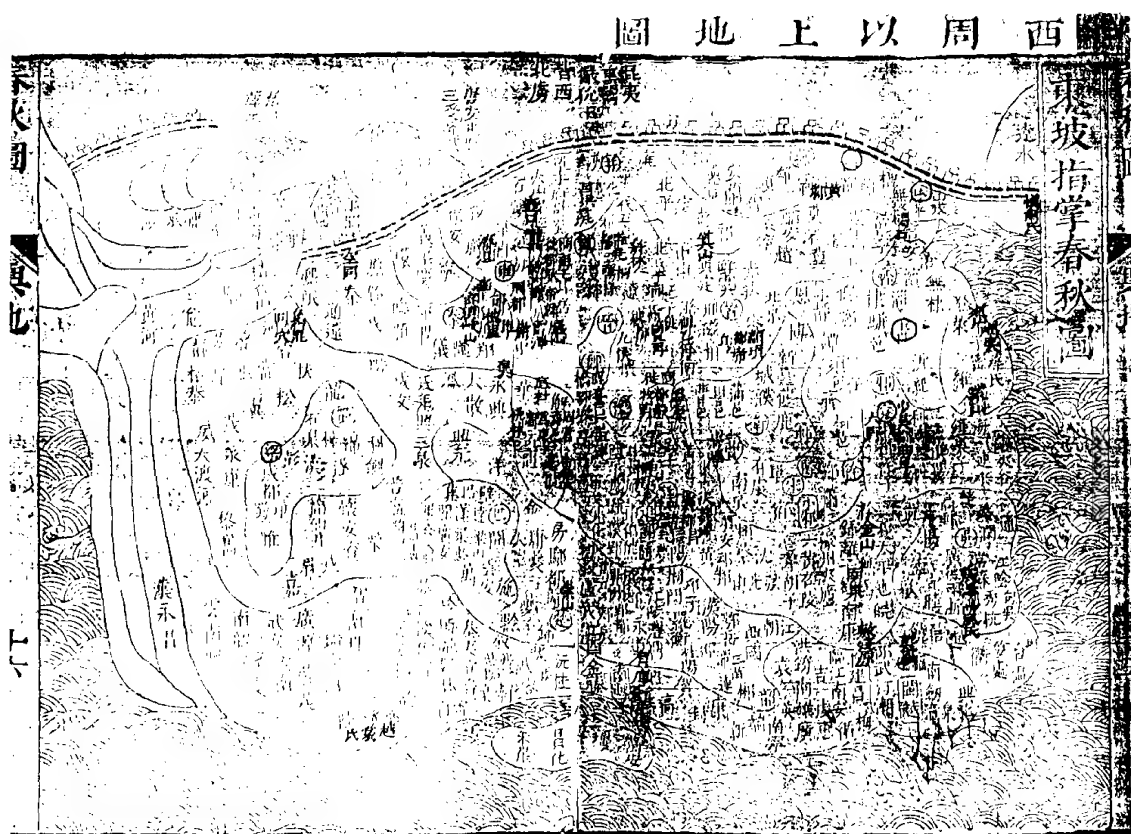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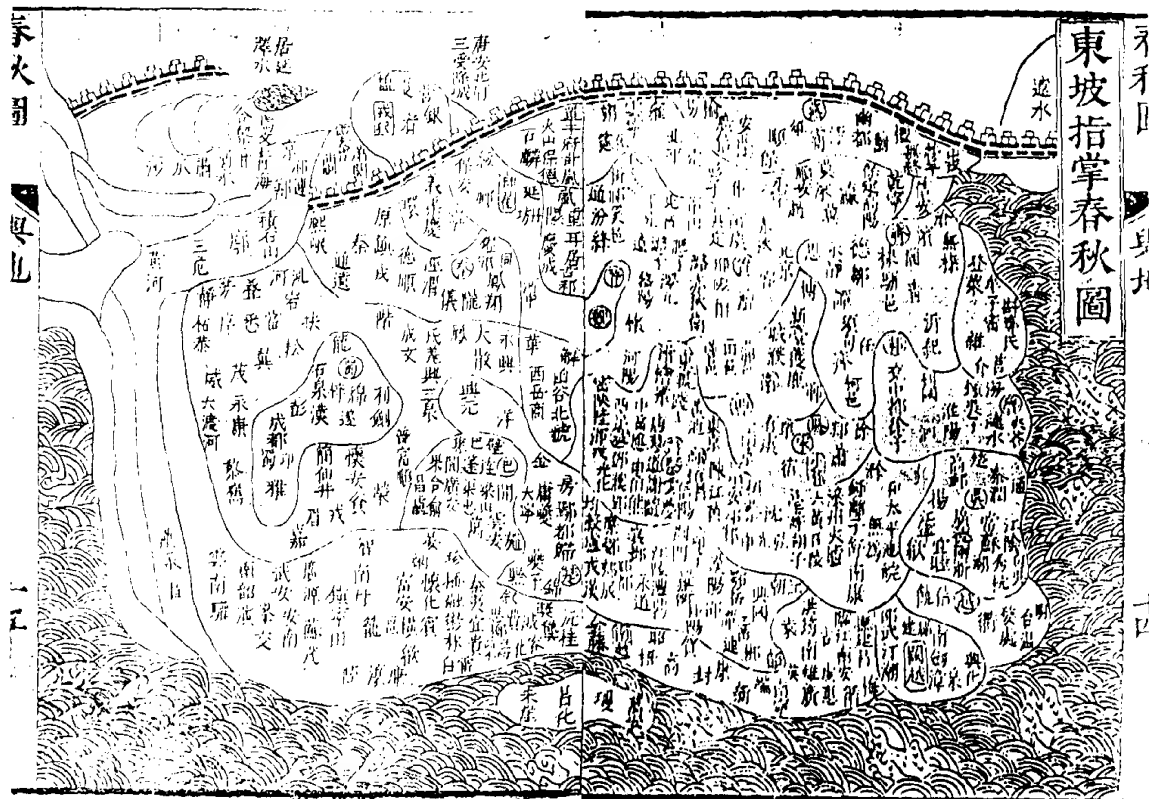
蔡世次		鄭世次		滕世次		杞世次	
宣侯考父 桓侯封人 哀侯繁 繆侯盼		莊侯申 文侯申 景侯囂 靈侯般		成公 悼侯 頃公 隱公		成公 德公 桓公 懿公 文公	
文王子蔡叔度之後		鄭桓公友 厲王少子		滕姬姓文王之子 繡		夏禹之後 東樓公周	
武王封於蔡 蔡叔以		鄭大戎殺桓公 鄭人		之後 武王封之 自叔		武王封于杞 以奉夏	
罪放蔡仲 繼焉自蔡		立其子武公 武公子		繡以下九世 莊公始		后氏祀自東樓公八	
仲至戴侯九世 宣侯		戴侯子		見即穀也		世至成公見于春秋	

薛世次		吳世次		虞世次		許世次		邾世次	
獻侯殺 襄公定 薛伯比 惠公夷宣		王僚 閭閻 夫差		虞公 爲晉所滅 僖五年		穆公 僖公 昭公 靈公 悼公		儀父 邾子 文公 定公 宣公	
任姓 吳仲封薛侯 遷于		吳自太伯至壽夢十		仲至虞公十二世		姜姓與齊同族 武王		邾姓顯 項有陸終生	
武王復以其弟雍 漸爲		吳太伯奔荆蠻 自號		出自太王姬姓 自虞		封文叔于許 自許叔		六子弟五日安期 武	
薛侯小國無紀不可		可吳武王封其後子		九世始稱王		至穆公凡十三世始		王封期 喬換爲附庸	
						見於春秋		十一世儀父始見春秋	

莒世次		曹世次		陳世次		燕世次	
結公 <small>紀公</small> 厲公 <small>莒公</small> 瑤公 <small>莒公</small> 比公 <small>莒公</small> 慶公 <small>莒公</small>	紀姓少吳之後周武王封茲其于莒自紀公已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也十二世茲丕公始見春秋	桓公 <small>莊公</small> 僖公 <small>昭公</small> 共公 <small>文公</small> 宣公 <small>成公</small> 武公 <small>平公</small>	文王 <small>子曹叔振鐸</small> 之後武王封之于商振鐸至桓公十一世	悼公 <small>襄公</small> 隱公 <small>靖公</small> 伯陽	桓公 <small>陳公</small> 厲公 <small>莊公</small> 宣公 <small>穆公</small> 共公 <small>靈公</small> 成公 <small>宣公</small>	桓公 <small>宣侯</small> 莊公 <small>襄公</small> 桓公 <small>宣侯</small> 莊公 <small>襄公</small> 桓公 <small>宣侯</small> 莊公 <small>襄公</small>	悼公 <small>共公</small> 平公 <small>簡公</small> 獻公
春秋圖 世次		春秋圖 世次		春秋圖 世次		春秋圖 世次	
士		士		士		士	
紀姓少吳之後周武王封茲其于莒自紀公已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也十二世茲丕公始見春秋		文王 <small>子曹叔振鐸</small> 之後武王封之于商振鐸至桓公十一世		桓公 <small>陳公</small> 厲公 <small>莊公</small> 宣公 <small>穆公</small> 共公 <small>靈公</small> 成公 <small>宣公</small>		桓公 <small>宣侯</small> 莊公 <small>襄公</small> 桓公 <small>宣侯</small> 莊公 <small>襄公</small> 桓公 <small>宣侯</small> 莊公 <small>襄公</small>	

春秋一百二		四十國爵姓	
魯 秦 衛 杞 曹 息 鄧 燕 晉	有爵無姓者一十六國	黃 羅 魏 耿 霍 郤 韓 焦 楊	有姓無爵者一十六國
蔡 鄭 滕 虞 紀 楚 徐 越	有爵無姓者一十七國	夷 淮 申 齊 向 歸 解 舒 唐 舒 子	有姓無爵者一十六國
邾 許 薛 隨 巴 鄆 齊 宋 陳	有爵無姓者一十七國	江 鄭 權 道 柏 貳 軫 絞 六	有姓無爵者一十六國
荀 賈 凡 宿 祭 郈 胡 州 南 梁	有爵無姓者一十七國	陸 渾 邾 房 桐 邾 秋	有姓無爵者一十六國
邾 許 薛 隨 巴 鄆 齊 宋 陳	有爵無姓者一十七國	顓 臾 須 句 葛 任 牟 極 蕭 鄭 章	有姓無爵者一十六國

齊桓公	周僖王元年	魯莊公十三年稱霸
五	宋襄公	周襄王十三年
霸	晉文公	魯僖公十九年稱霸
楚莊公	周襄王二十年	魯僖公二十八年稱霸
周定王九年	秦穆公	魯宣公十一年稱霸
春秋圖	周襄王二十八年	魯文公三年稱霸
五霸盟	齊桓公	
十三	宋襄公	
齊	晉文公	平公
盟	楚靈王	悼公
吳王闔閭	康王	平王
越王句踐	夫差	昭王
與王周魯晉齊楚秦鄭衛宋	盟陳蔡鄆曹滕邾許杞紀	
之宮吳越江黃滑徐邢薛		
國沈頓胡北燕小邾淮夷白狄		



列國地圖

東坡指掌春秋圖



秦漢地圖

東坡指掌春秋圖



楚漢之際方隅割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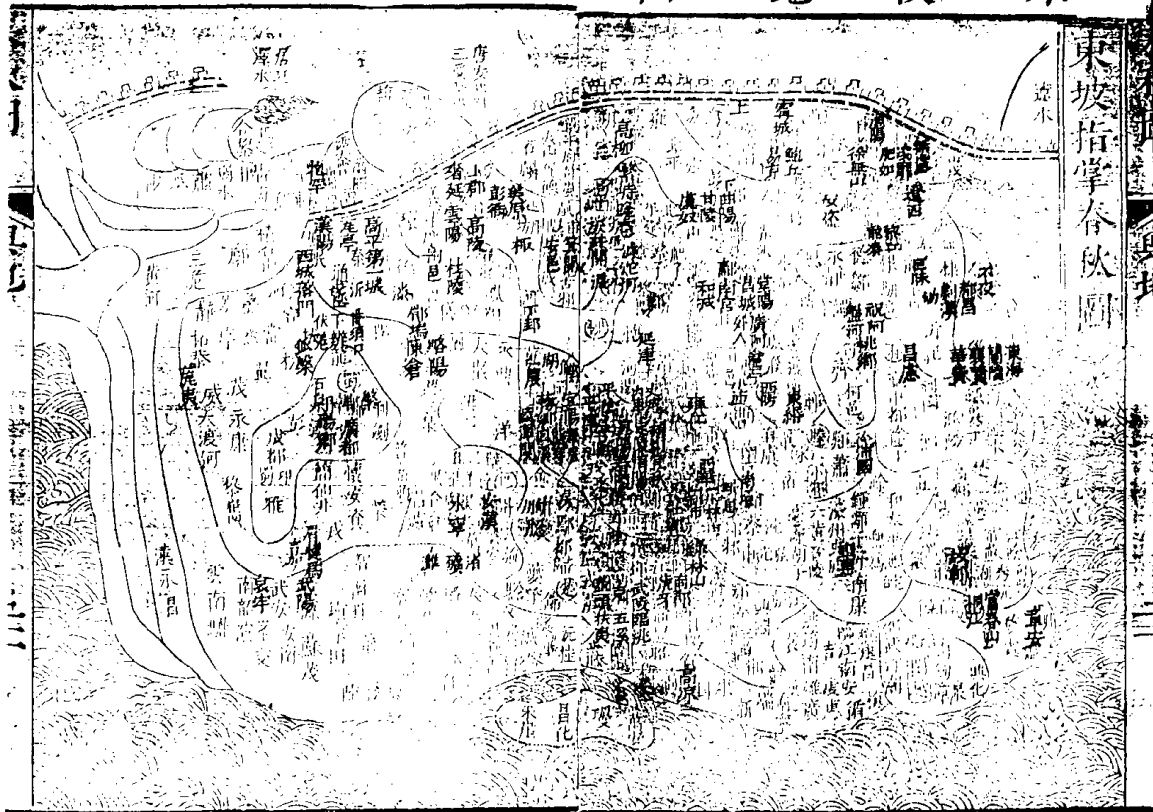


西漢末年方隅割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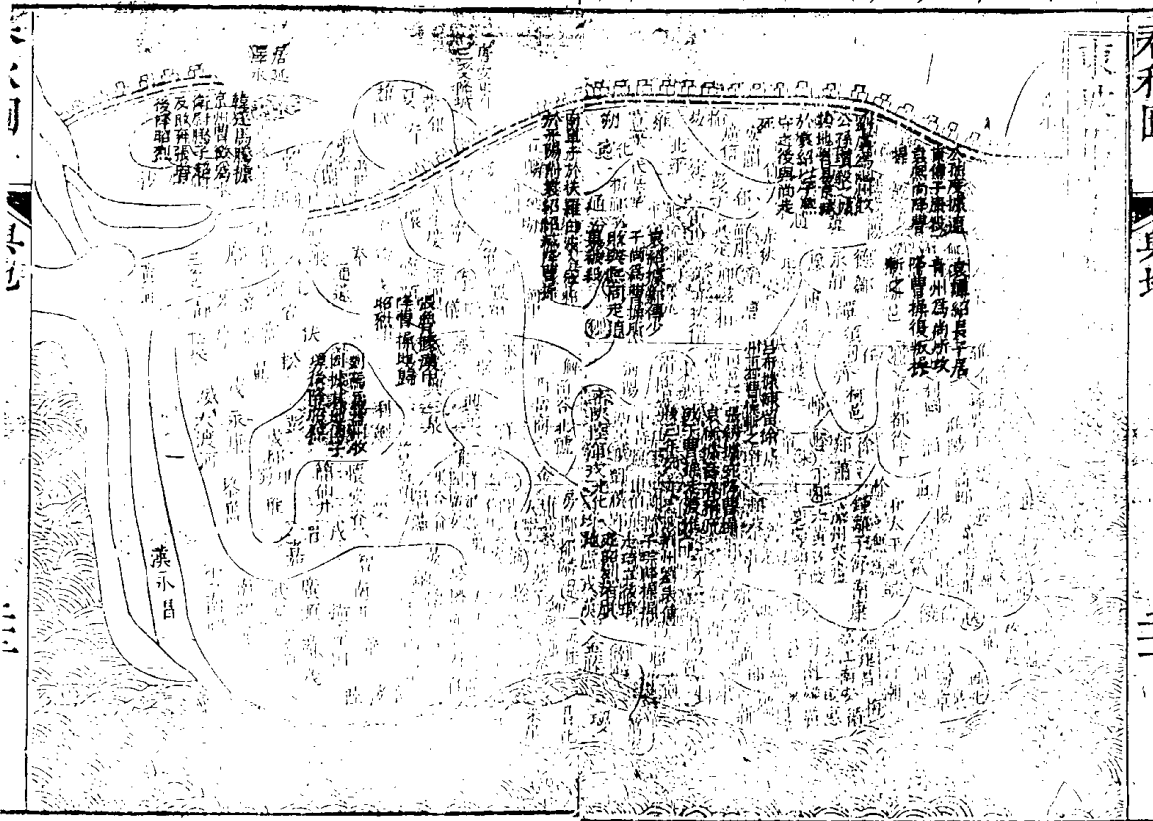


東漢地圖

東坡指掌春秋圖



東漢末年地方割據圖



圖地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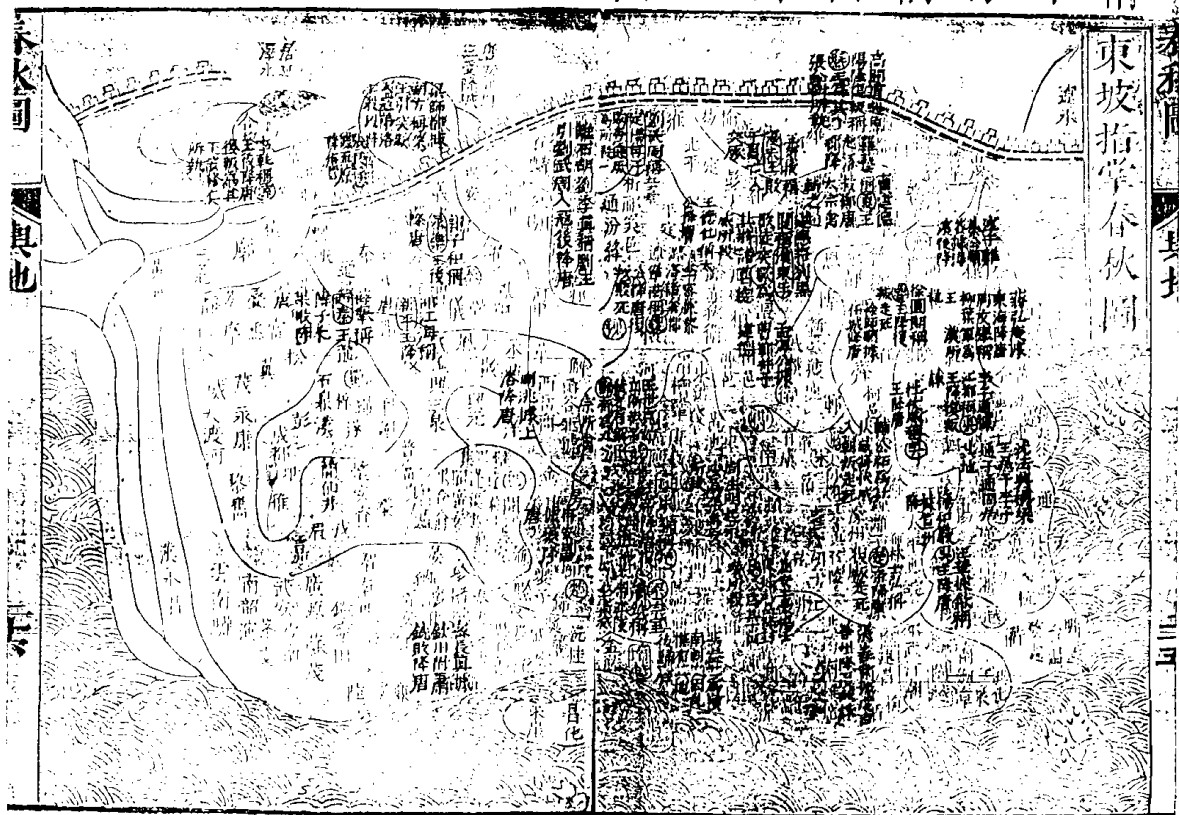
圖地晉



南 北 朝 隋 地 圖



隋 末 方 隅 割 據 之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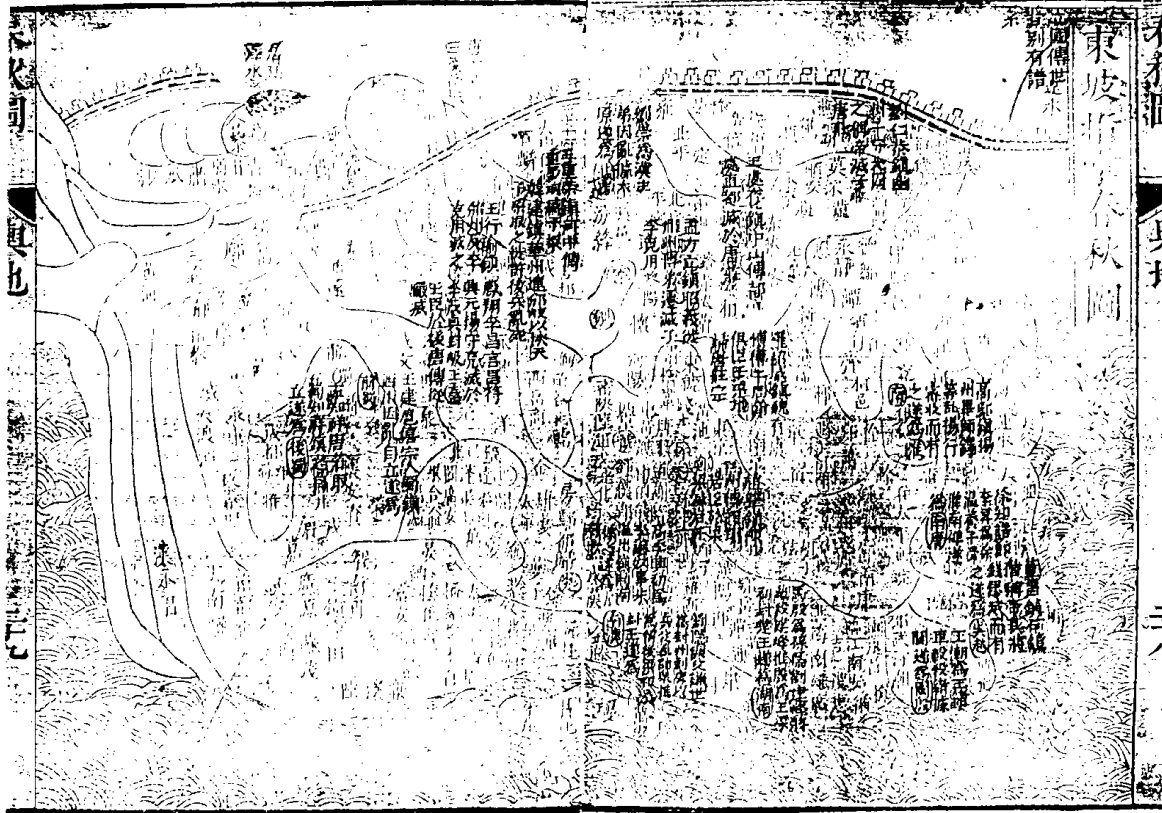


唐興地圖



唐末藩鎮建置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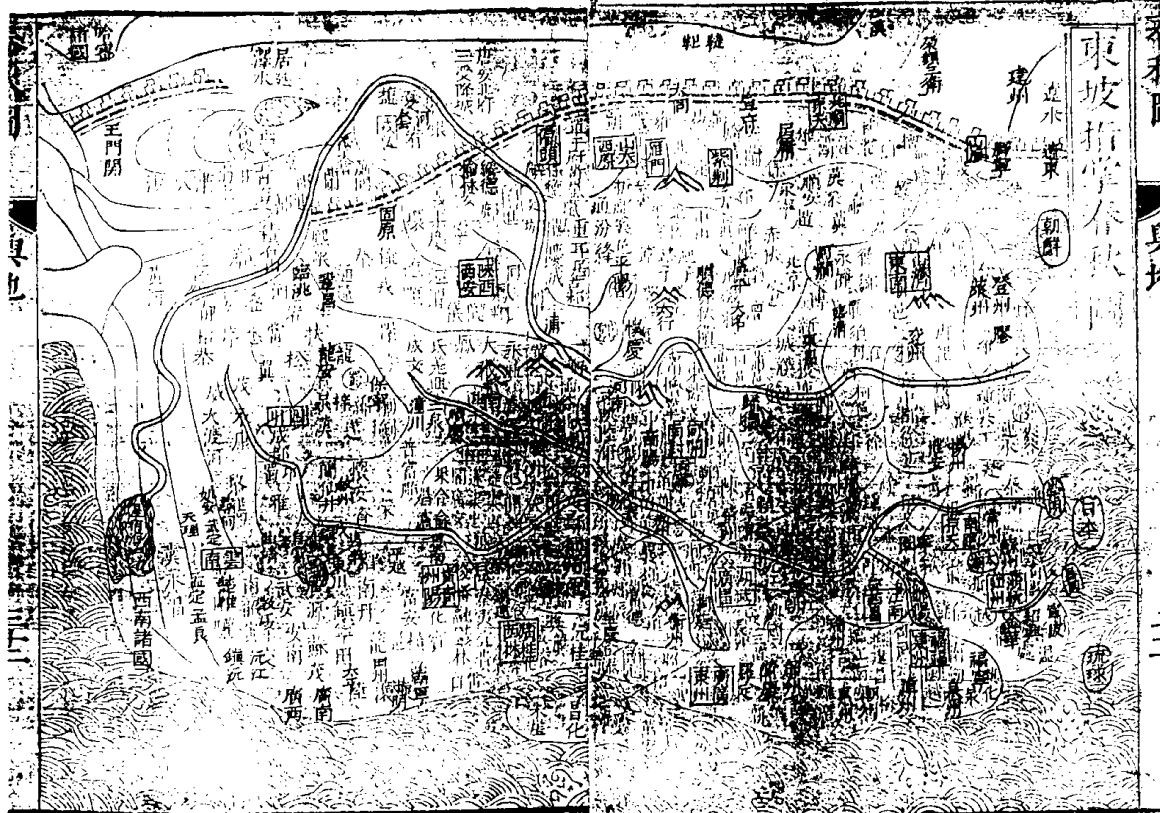




南 宋 元 地 圖



大 明 一 統 圖



興圖迪疆畛之限因革之衡也狀目
古証今邑改者掄謂或非割秦附楚
井甯者指陳罔據列壤而一土之夷
狄而中國矣不合觀不足目備興亡
之遺不統論不足目見傾定之宜故
眷煠之際歟用朱絲秦漢目來悉從
墨蹟合成一幅目省叅稽寔經世之
津梁而弁籌之羔雉也 陳湜子識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圖										宋公族										
諸氏										族公										
向巢 <small>氏之曾孫</small>	向帶	華吳	軀 <small>字子皮</small>	合比 <small>軀之弟</small>	華姓	樂豫	潤 <small>明子</small>	大心 <small>右師</small>		向氏	公子地	蕩虺 <small>意諸之弟</small>	母弟辰 <small>平公</small>	公子無地 <small>桓公</small>	公子卬 <small>昭公</small>	仲幾 <small>師之孫</small>	公孫鍾離	公孫鍾離	公孫鍾離	公孫鍾離
向羅	華氏	華御事	多僚 <small>軀之弟</small>	亥 <small>合比之弟</small>	華邠延	樂嬰齊	晚 <small>邠之弟</small>		向戌	公孫援	上陽澤	公孫丁	公孫丁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向魋 <small>桓魋</small>	華父督	華豹	登 <small>多僚之弟</small>	定 <small>亥之弟</small>	樂氏	樂逯	朱鉏 <small>執之子</small>		向勝	公孫周 <small>字子高</small>	公子寅	公子御戎	公子朝 <small>桓公</small>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子車	費遂	巨元 <small>元子</small>	元 <small>御事之子</small>	啓 <small>定之弟</small>	樂昌 <small>戴公曾孫</small>	樂耳 <small>字子</small>	茂 <small>司城子路</small>		向寧	得 <small>周之長子</small>	公子朱	公子蕩 <small>桓公</small>	老佐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司馬牛	華椒	喜 <small>晉之孫</small>	閭 <small>臣之弟</small>	無威	將鉏	舍 <small>孫喜</small>	樂 <small>子</small>		向宣 <small>字子廉</small>	啓	公子固	公孫壽	孔父嘉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向爲人	華弱 <small>椒之孫</small>	緄 <small>亦曰華孫曾孫</small>	華狸	臯比 <small>閭之子</small>	樂得	樂邠 <small>邠之弟</small>	裔		向鄭	公孫青 <small>桓公</small>	公孫忌	蕩意諸	季座 <small>平公</small>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公孫朝

鄭公族諸氏

公族

四

春秋圖

公族

一

[illegible]

公族莒官族曹虞號

春秋圖

公族

一

公子黨	季札	延陵季子	厥由	公子苦錐	燭庸	掩餘
子山	闔閭子	夫槩主	爲宗			
晉擊	晉子	晉慶	公子務婁	晉胡	公子滅明	公子牟夷
太子僕	季佗	並紀公子	意恢	公子鐸	蒲餘侯	莊
烏存	界我					
公子	公孫彊	公子欣	時	字子臧		
宣子	共伯	虞叔	虞公			
文公	石友	其子	林父	思父	號公醜	

春秋圖									
諸侯					興廢				
魯滅一國	晉滅十四國	耿 雀 魏 號 <small>赤狄潞氏</small>	虞 焦 楊 韓 <small>赤狄甲氏</small>	偃陽 肥 鼓 陸渾	楚滅二十三國	息 弦 黃 夔 鄧 權 江 蓼 <small>又五年</small>	邾 庸 舒 庸 陳 蔡 賴 舒 鳩 唐 頓	秦滅二國	梁 滑
項	齊滅六國	譚 遂 蔡 紀 鄆	陽	衛滅一國	邢	宋滅一國	曹	蔡滅一國	沈
邾滅一國	須句	莒滅一國	吳	徐	吳滅一國	許	鄭滅一國	溫	狄滅一國

春秋圖									
春					秋				
春秋始於隱公	左氏曰攝而不書即位	公羊曰賢其讓	穀梁曰讓非其正以行小惠	杜預曰平王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	范甯曰於時則接平隱公故因茲以託始	炎助曰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及變風	穆陵遲久矣不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不可勝誅故斷自	平王之遷而以隱公為始	春秋終於獲麟
左氏杜預曰感嘉瑞之無應因所賦而作所以為終	公羊何休以麟為漢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其	將有六國爭強秦項交戰劉氏乃立於民罹苦感泣而作春	秋文成致麟	穀梁范甯曰非狩而曰狩大其適也不曰來不外麟於中國	也不言有不使麟不常於中國也學左氏者曰麟生於火而	游於土春秋禮也修火德而致其子	又曰孔子作書麟為之至四靈王者之瑞故有素王之說	陳飲以為麟西方毛蟲金精孔子立言西方兌為口故麟至	劉向戶更始曰瑞災不兼今麟為周異不得復為漢瑞知應
孔子而至	鄭眾賈逵服虔穎客曰自衛及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取麟	為水物故以為修母致子之應	楊士助曰詩終于麟趾春秋終于獲麟						

春秋

總例

春秋圖

